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战地莺花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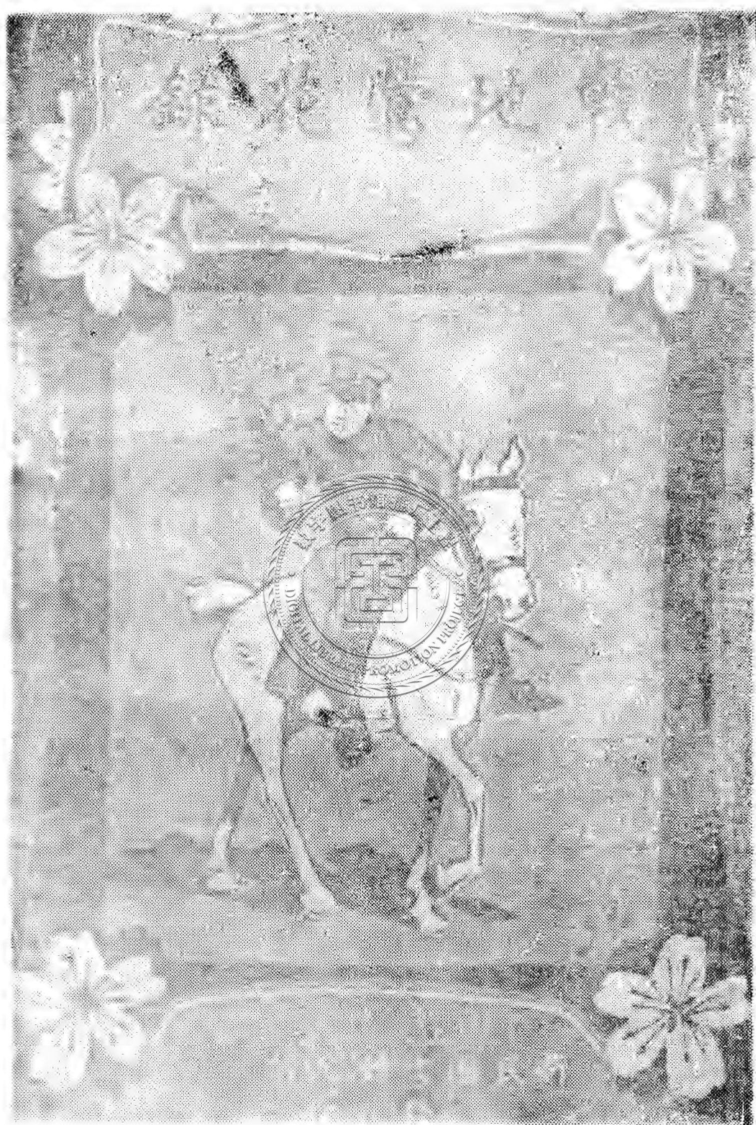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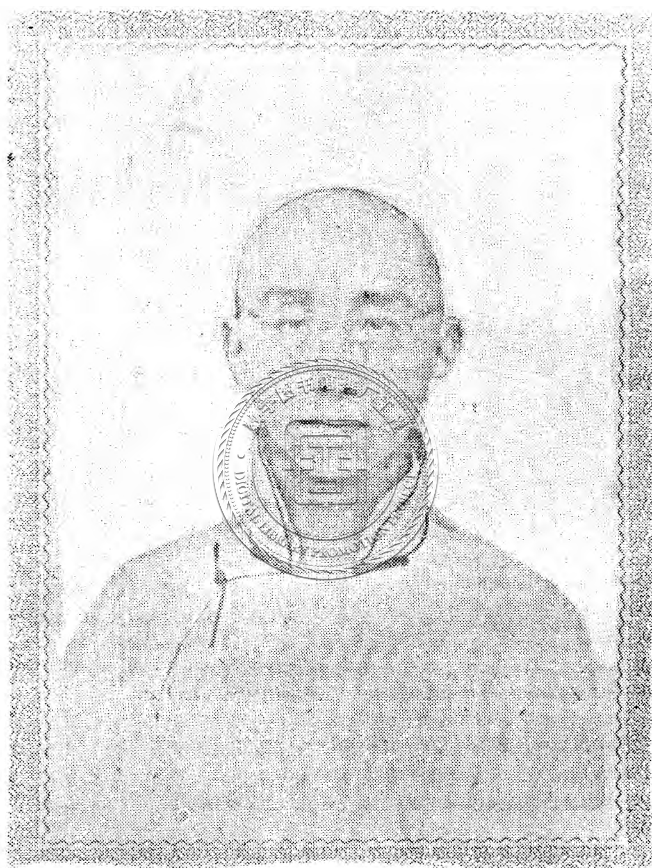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顾问、编委名单



《战地莺花录》书影



李涵秋像

序

章培恒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以后经历了种种曲折，但就总的趋势来说，仍是在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行进。那些开倒车的企图从来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功，虽然极大地延缓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其实只是怎样行进得更为自觉和迅速。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从而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按照习惯的、现在仍为多数人所同意的我国历史的分期法，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近代时期。在这时期里，我国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而且逐渐滋长。为了弄清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演变的历程，我们必须弄清楚近代文学里的这种新因素是怎么形成和演进的，其特点是什么，在整个近代文学里到底占着怎样的地位。也正因此，我们所要注意的，绝不能仅仅是近代文学里的反映了新因素的部分，还必须包括大量存在的、不反映甚或反对新因素的作品。否则就无法看到近代文学的确切样相。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较之古代或现代文学的研究，近代文学研究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结果，是既不能说明现代文学的来龙，也难以探究古代文学的去脉。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近代文学研究必须大力加强。

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应使研究者能够较方便地得到其所需要的资料。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的原因。因为近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且分散于各地，要集中起来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小说，虽然在近代文学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传统观念视小说为小道，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又无突出成就，更被人所忽视；收藏者既少，要找起来就更加困难。这给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企图通过编选这套丛书，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凡　例

一、为了保存文化遗产、积累文化史料；为了开展学术研究；也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的需要，特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选收从1840年前后至"五四"前夕这一时期主要的、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各种题材、主题、不同流派的小说），特别注意选收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的小说。这样，既保持近代小说的完整性，又突出近代小说的主要部分。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尽量采用最初、最好的版本作底本，参照其他有关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整理时，尽可能保持原样，以供教育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使用。

一、凡原书有眉批、夹注、回批和总批者，悉予保留。

眉批，一律改作脚注（如，①眉批：……），用新五号宋体字排印，并在正文的相应部位标上注码。

夹注，仍放在原处，用新五号黑体字排印，以与正文的字体相区别。

回批和总批，一律放在回末和书末，用老五号正楷体字排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校勘时，尽量少作改动。凡有改

动，一般均有他本作依据，如底本不通，他本较善者，从之，并作简单的校勘记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一、凡属明显的错字，据文义改正之，如有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将原错字用老五号仿宋体字保留在（ ）内。

一、凡有夺字，则相应补入，外加〔 〕。

一、凡属衍文，则删除之，可能发生歧义者，则在脚注中说明。

一、凡通假字，尽量尊重原本，一般不按今天的习惯改动。凡当年的习惯用法而与现在不同者，一般也不作改动。

一、凡异体字一律改为现在的通行字。

一、对少数作品中的糟粕作必要的删除。删除字数较少者，用□□□□代替所删的字；删除字数较多者，用“……”号，并加注说明所删除的字数。

一、《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以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进行标点、分段，采用简体字，横排，并附插图。插图均放在每卷正文的前面，几种作品合为一卷者，各种书的插图，一并放在该卷卷首。

本卷说明

本卷收《战地莺花录》。

《战地莺花录》，李涵秋著，标“爱国小说”。共二十四回，分上下两集。上集十回，下集十四回。1919年5月1日上海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出版。有洋装（即精装）、平装两种。洋装两册，平装六册。出版后曾多次印刷。书前有严独鹤、周剑云、范汜君（博甫）所作序三篇。此次即以上海新民图书馆兄弟公司出版的平装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排印。按回的次序排列，不再分上、下集。书中夹批、回批，悉予保留。

目　　录

严　序

涵秋之执笔为《快活林》小说也久矣。予与涵秋初未谋面，然邮筒往还间日必至，文字商量神交綦切，又无异于共晨夕而通謦欬也。犹忆前年之冬，涵秋著《侠凤奇缘》既毕，即以书抵予，谓将更作一小说，杂取战地遗闻、情场小史，足以阐扬爱国之旨者笔之于书，揭其名曰《战地莺花录》。盖亦鉴于欧战既作，其间多有儿女英雄见诸纪载，播诸报章，世之人手披而口诵之，且啧啧称道焉。予初闻其言而疑之，以为国内战争，殊未可拟以欧战。欧战之起，激于同仇敌忾之心，以故各国将士身列戎行者，莫不杀敌致果誓死为雄。即至绿窗少女、白发老妪，受世界潮流之鼓荡，亦且忠义奋发，各抒其爱国之忱，尽其卫国之责，稗史流传，乃多佳话。至若我国，阋墙之斗，徒为私利。宗旨既差，贻祸斯烈。频年兵燹，所可纪者，无非骄将悍卒，毒焰滔天，血雨腥风，流亡遍地。话到劫灰，徒增酸痛。战地之录，以言惨史则有之，更安所得爱国轶闻供小说家之描写哉？涵秋之说，殆近于夸。顾未几而《战地莺花录》之原稿至，穷日之力，浏览一过。觉其纪事，且幻且奇，亦情亦侠，借儿女之情，寄风云之气，虽语多翻空，非必战地之实录；而言皆有物，真成爱国之文章。吾同胞苦战祸久矣，得是一编，乃若愁云惨雾之地，别有洞天；金戈铁马之场，独留韵事。以今日溷浊纷乱之时世，而睹书中激昂

慷慨之人物，其为虚构亦自慰情胜无；其为实事，益足破涕为笑。于是叹涵秋之笔妙，而涵秋之心苦矣。周子剑云与海内同志创新民图书馆于沪渎，开幕伊始，即商诸予，首梓行是书以应世。予维近今小说，每多戕害青年之作，若斯编者，庶不背新民之旨欤。评校既竟，辄抒所见如此。己未孟夏，严独鹤序于海上槟芳馆。

周 序

文章之道，变化无端，运用之妙，存于腕底。文固文，诗亦文；散文固文，骈文亦文；经史固文，小说亦文；文言固文，白话亦文。笔妙文无不妙，一难而无不难。汉魏六朝以降，作者精研一体已足千秋，固无取于贪多务博也。或谓小说体卑，通人所不道；白话肤浅，大雅所不为。予则以为普及之广，舍小说莫属；感人之深，非白话不能。若以文体之尊卑，定文章之高下，则扬子云剧秦美新之篇，胡可及施耐庵梁山草寇之作。白话小说之难，一在定名，须不空泛，不晦涩，有笼罩全局之力，无人尽可用之病；二在回目，须生动而不呆滞，集成语为联，巧合天然，不露斧凿痕迹；三在切题，须能放能收，不黏不脱，千言落楮，一语归宗，不可轶出题外。余则有伏笔也，有衬笔也，有明写也，有暗逗也，写景如披图画也，写人各有面目也，刻划地方风俗如身历其境也，形容诸等社会如亲见其人也。呜呼！只凭三寸管，一锭墨，乃能千态万形跃然纸上，使人嗅之而芬，味之而隽，抚之而华，刹那之顷，不自觉其神经感触，随著者之文善善而恶恶。其学问为何如，其能力为何如，谓非具江郎之才，生花之笔，乃能如是耶！小说之难，于此可见。前乎此者，有我佛山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南亭亭长之《官场现形记》、东亚病夫之《孽海花》，推一时杰作。近年以来，

坊间出版诸品多如汗牛充栋，求其可观，百不得一，以吾所见，惟东江叶小凤探《水浒》之精，江都李涵秋得《红楼》之髓。涵秋此作，以战地轶闻成民国信史，言皆有物，语无不详，良足与《广陵潮》、《侠凤奇缘》并称三大名著矣。民国八年五月九日，周剑云序于剑气凌云楼。

范　序

予弱冠卒业，浪迹春申，风雨旅窗，弄翰闲暇，辄手小说两三册，沉沉焉聊资送日。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行文之难，龙门犹然，况乎小说。结构陆离则失之诞，涉想渊邃则失之晦，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有非可以率尔操觚者。乃今之作者，每轻心掉之，甚至骛利之一念盘固于中，不惜变本加厉，海盗导淫，以取偿于一时，遂使五千年文明先进之国，谬种流传，天阴鬼哭，其陆沉之痛，更甚于洪水猛兽，岂不哀哉！今读江都李涵秋先生所著《战地莺花录》说部作，而叹曰：文字浩劫，否极泰来，其在斯乎！涵秋文笔斐然，思想高尚，左萦右拂，挥洒自如，仿佛平淡春山，风流酝藉，自足引人入胜，更安有诞与晦二者交讥，其说部之有声于世也固宜。此编言爱情则不流于匪僻，而少年勇迈之气油然自生；言军事则不涉于粗暴，而爱国保种之精神沛然莫御。且能熔须眉巾帼于一炉，并作美谈，牢不可破，愈奇肆，愈隽永，予盖叹观止矣。杜工部有云："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以古衡今，殆有大谬不然者欤。呜呼！天下苦兵革久矣，受盟城下，操戈域中，惊怖环生，目不忍睹。予愿持是书以赠之，庶争投鸡林之金，踊贵洛阳之纸，相与销兵气，光日月，亦云乐已。岁次己未暮春之月，吴县范汜君博甫谨序于海上吟风嘲月楼南窗之下。

第 一 回

闹市烟云人惊绝艳　　旅斋风雨客述奇闻

国事蜩螗矣。近年来、燕云万变，楚歌四起。锋镝余腥无避地，况值疮痍未已。问谁是、中流柱砥？大好男儿身命贱，照青萍，剩得头颅几？兴祖国，在此举。　　著书惭悔翻情史。说什么，滴粉搓朱，鸳俦鲽侣。愿拨铜琵惊噩梦，怕有血痕满纸。一字字，金戈铁甲；一声声，哀筝怨笛。定有人肠断，秋风里。编实录，重开始。

这一首小词是作者自悔近十余年来碌碌与笔墨为缘，本无南董之才，不讳东施之丑，世人不谅，偏生要加他一个小说家的虚衔。作者自从拜领这虚衔以后，兀自暗暗好笑。没事时候，少不得便将从前所著作的文字重行翻阅一过，仿佛小学生温理旧书一般。及至细细看去，实在没有什么有益社会的地方。不是为那些痴男怨女撰一篇列传，便是为那些蛇神牛鬼编一部世家。不到几十年光阴，怕我这个虚衔不独不能世袭罔替，简直要加我一个辜恩溺职的罪名，褫夺勋章，永不叙用了。况从镜子里面再看看自家年貌，萧疏白发，已非张绪当年，寂寞红颜，讵冀玉箫再世。闲情都谢，绮语齐删，这是一层。再者，道不高而毁来，名未修而谤至。闲情逸致，我原无造衅之心；风听胪言，人多作含沙之想。疑指桑而骂槐，遂僵桃而代李。因此，悟人间之苦趣，尝世上之酸咸。落叶打包，清流洗脚，人

畜无非平等，尔我俱是冤亲。暂戢刺刺之喉，永卷哓哓之舌。……

作者正在那里懊恼一番，又将适才那些话颠倒价叙述一番。正自说得高兴，猛不防侧首里走过一个平时最熟识，又长于口才的朋友，笑吟吟的驳着说道："照先生这样讲起来，似乎从今以后，既不替人家撰列传、编世家，便该削笔成锥，焚纸成灰，捣墨成泥，裂砚成瓦。何以今日还一般的在此东涂西抹，岂非言不由衷么？"这几句话说得很是促狭，转将作者引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复又正色说道："足下的话差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在下岂但要改过，且想补过。茶温饭饱，灯灺酒阑，偶一兴到，想起这世界上也还有几个磊磊落落的丈夫，做出几件烈烈轰轰的大事，断不能因为我懒于执笔，便将他白白埋没了。桃花曲扇，柳敬亭别有伤心；槐叶深宫，王摩诘正多感触。只要读我书的，见豪杰知道崇拜，遇宵小知道劝惩，增男儿爱国之心，翻昔代从军之苦，只也算是文人天职，醒世婆心。若照先生适才劝我的那一篇议论，岂非又近于厌世过深，绝人太甚么？"于是，在下便慨然说道：

这一部小说，却不记得出于何代何时，何年何月。只记得我有一天，刚刚在上海做那个寂无聊赖的寓公，因为翻译着一部外国侦探稿子业已告竣，是日又是春雨绵绵，道途泞滑，不便向马路上闲逛，一个人独自睡在一张汽皮椅子上面，兀自朦朦的思量去同睡魔结个良伴。便在这个当儿，栈房里一个侍者，匆匆的从外间拿着一封信送进来。那个睡魔看见侍者影子，他已经逃遁，我也就将那信接到手里拆开来一看，原来是报馆里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信上说的他因为本馆有件要事，要向福建省去勾当一番，知道我闲居上海，也没有事做，想邀我做个

同伴，一路上好破破岑寂。并说如若承我允许，今晚航海的轮船，准于十一句钟开行，便在这轮船上接洽。信尾上并附一行小字，说是："君如不往，请赶在午后用电话见覆……"我仔细一想：我如果肯往，自然便不消覆他电话了。心里十分高兴，与其蛰居在这旅馆里，何妨航海一作壮游。立时将信搁在皮包里，便忙着去料理一切什物。忙了好半晌，眼见得诸事妥帖，只单单剩有床上的被褥尚不曾打叠。侍者见我这光景，知道我要出门，遂上前问我动身的时候。我随即将适才信上的话一一告诉他，并托他结束帐目，打听几时可以开船，回寓告我，不可误事。侍者一一答应。

果然当晚约莫有夜饭光景，侍者回来，替我将被褥一古拢儿结束严密，所有行箧及什物等件，雇了一个人挑往船上。我一经抵了轮船，那船已在江岸边呜呜放起那催客汽笛。旅人来往如蚂蚁一般，我跟着那个侍者押着行李，径向官舱里走进去。早看见那位朋友高踞在中间炕上，见了我欢喜得什么似的，仓卒之中，也不及闲话，一直等到铁轮鼓动，船上人声方才宁静。

一霎时出了外海，回头再看看那一座上海地方，已剩得电灯万点，眨眨眼又不见了。经了三昼夜，船已入口。那个朋友遂同我一齐进省，拣了一座高大旅馆，安置下来。

休息了一日。第二天，那个朋友便出门勾当他的公事，我倒又独坐旅馆，同坐在上海那个旅馆的寂寞一般无二，我暗暗好笑。旅馆的侍者瞧出我的心事，笑着说道："先生闷坐在这里毫无兴趣，何妨破点工夫向街上逛逛。我们这里不久便要出赛夏老爷会了，连日那些会中的执事忙着操演，大家都在那里兴高采烈，我们城里有几句俗语说得好：'要得河水干，夏老

爷安如山；要得河不旱，会中朋友忙出汗。’不瞒你先生说，我们这地落有条城河，每逢旱年，河道上可以走得行人。说是只要夏老爷出来赛会，会里的人忙得满头满身的汗，一把一的向河里洒去，立刻便就成了一条大水。你先生仔细就这俗语想想，可知道这会热闹不热闹……”那个侍者正指手划脚的说得高兴，忽的隔壁一个房间里喊人泡茶，那个侍者连连答应着就跑了。我听他说话很觉得好笑，再要详细去问问他已是来不及了。好在平素常听见人说：“福建这夏老爷会真个名震一时”，难得我来的时候又巧碰着这机会，倒不可不前去领略领略。主意已定，遂锁好了房间，径自踱出了旅馆大门，信着脚步走去。

所喜这建设旅馆的地方是个通衢大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很是不少，竟有好几处街道业已搭设彩棚，铺张扬厉。夹道旁边一家一家的香铺，都是临时设置的。走了好半日，却也不曾遇见一班操演的会。正自没兴，又转了一条街。忽的从眼面前涌现出一座高大门间，一例水磨砖砌成的门楼，大门底下，深深悬挂着一条碧绿珠帘。正自奇怪，暗想：这个人家如何会将帘子挂在外边来？这是什么缘故哩。猛一转念，方才恍然失笑道：不错，不错！我们家乡每逢地方上有迎神赛会的事，那些仕宦人家，有些少奶奶、小姐又不便抛头露面出来看会，失了官僚体统，不是都用着这劳什子悬挂门首，他们在里边看得见人，人在外边看不见他们的意思。目下这里正闹着赛会，这个人家自然也少不得如此办法了。但是这人家毕竟是谁呢？再一抬头，原来墙外边还高高贴着一道大红官衔条儿，是：“省议员林第”五个极大的大字，心中很是觉得稀罕。

刚在徘徊，一街上的人忽然哔噪起来，说：“会来了，会来

了！”便从这哗噪声音里，远远听得：“呜、呜、呜！喳、喳、喳！”仿佛奏着军乐模样。顷刻之间，沿街的店铺，都挤挤的拥着许多人，伸直了头向东首瞧看。便是走路的也都停着脚步，拣人家屋檐底下立着等待。那个对面一家大门里，早听见一阵笑语之声，跑出许多少妇娇女，宝光珠气，鬓影衣香，隐隐约约，十分好看。这时候，那军乐声音越走越近了。两旁看的人，蓦又大笑起来，说道：“呸！我们还只当是出夏老爷会，那里知道并不是出会，是本城陆军学校里学生，在城外试操回校，经过此地，这有什么趣味呢！”说着，大家脚底下便都有些活动，想要走开去，不似先前静肃。

这个当儿，便听见对门飞过一种娇滴滴的喉咙喊着：“既说不是赛会，你们把这帘子打起来罢！”立刻就走过几名家人笑道：“弟兄们听见么？赛姑分付打起帘子呢。”帘子刚刚打起，却好学生前队已到。第一个走的身段很高，挺胸凸肚。手里高高擎着一面红缘白地湖绉绣旗，随着风卷得瑟瑟的。旗上绣的字样便看不清楚，旗子后面一班军乐。其余便都身着陆军服，肩上一例的背着明晃晃五子钢的新式快枪，滴搭滴搭按着步法，真个走得一丝不乱。说也奇怪，分明不曾听见教师喊着口令，谁知大家走到林第门首，不约而同的一齐都“向右看”起来，比较平时听见口令还来得齐整。前走的刚刚过去，后面一队一队的都是如此。末了押队的是个少年体操教师，结束得十分华丽。腰间拖着一柄指挥刀，金索红绦，鲜艳夺目。也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走到此处，忽的拿出一个银哨子，滴溜溜的吹得价响，于是全队都立定了。毕竟是个教师身分，不似学生们举动，公然直向右看，不过将一双眼睛深深的沉下来，将两个黑眼珠儿向右边直斜过去，左角上全剩了些些白膜，

形状十分难看。停了一晌，方才有气无力的喊了声“开步……走……”。随又听见滴搭滴搭，迤逦向西而去。

原来这林家门首，自从将那珠帘高高卷起，少不得里面的内眷一个个都将全身色相显露出来。内中尤以一位十四五龄女郎，名字唤做赛姑的更为艳绝。只见他高高站在一张金漆椅子上面，顾盼飞扬，嬉笑无度。身上穿着一件芙蓉罗的夹衫，外罩玄色蝉翼半臂，胸口一顺排着光莹夺目水钻钮扣，额上齐齐覆着碧清的头发，两旁便一直压到耳朵底下，越衬出修眉妙目，粉鼻朱唇。至于足下双钩，却被别人身子拦着，不能容人细细赏鉴。（此等处读者要宜留意。）这个时候学生队业已过去，夏老爷赛会却又未来。一霎时间，街上行人纷纷走散。林家门首那扇帘子依然重行放下，拦得一个文风不动。只剩得我这呆子还只管痴痴的立在对过一家檐下，在那里凝神贯想呢！

诸君，诸君！我在先不是说过的，我已近中年，久销绮思，难不成今日忽的看见这个小小赛姑，会为他勾起什么邪念不成？诸君如果这般猜测我，那就将我冤枉死了。我在此时不过触着一个念头，觉得这“议员”两字，看去却似个荣耀头衔，然而论他这责任很是重要：下佐国民，上监政府，是都人士将他选举出来的，并不是官中封赠出来的；与“钦加”、“钦命”那些字样却迥乎不同。何以这一位林老先生不尴不尬，竟从大门外边将这几个字高高张贴起来。夸耀别人耳目，我怕他这官瘾很浅呢！正在沉吟之间，猛的觉得身边有个人将我肩上使劲一拍，吓了我大大一跳。忙抬起头来一看，原来那个拍我的人，就是同我一齐到福建的那位至友。他轻轻向我笑着说道：“老哥在这里出什么神呢？”他说话时候，也就将个头掉转去向林家门首望得一望，重又说道：“哦！我知道你又少见多怪了。难道这福建省里著

名的黑虎林家，你还不晓得？”我当时骤然听见这四个字很是新颖，不禁也笑起来，便说道：“小弟是初到闽省，不比先生在这地侨居过的，所以各事都还一一明白。譬如这黑虎林家，小弟不但目中不曾见过，便耳朵里也不曾听人讲过。这字样已经新颖不过，可想内中历史，必定很有趣味，先生何妨就此见教呢！”那个朋友听我这话，兀的将舌头一伸，重新笑着说道：“这段历史却是人家祖上一种笑话儿，说出来也不甚雅驯，就是你要听也须等到寓里细细告诉你，如何可以当着人家门首高谈阔论的。讲起这话给人家听见，怕不要给我们耳光子吃。你看这时候天气骤热，东南角上漫着云气，雨意沉沉的，此处也不宜流连了，还是快些回寓罢！”我随即将天色望了一望，果不其然，那雨势好像顷刻就要到了，赶忙拎着长衫，匆匆的偕着我那朋友向寓里飞跑。只见街道上的青石滑得像油一般，及至赶到寓所，已是走得气喘嘘嘘。

彼此进了房间，早有侍者替我们将长衫接得去挂在壁上。其时，玻璃窗棂因为气候太热，却好全行开放。刚坐得下来呷了小半杯茶，蓦觉得一阵东风，吹得那窗上幔子瑟瑟价响，很是爽快。这时候侍者早又忙着进房替我们将窗子又一扇一扇的关闭起来。我笑着说道：“这风吹得煞是有趣，很不用你殷勤，忙着关格子做什么？难道想将我们闷死在这屋里不成！”那个侍者笑道：“先生还不知外面已经落雨了，这一回又是顺着东风，疏疏斜斜的都向这里飘洒，若不关上窗子，怕这案头的什物都要透湿了。”我听他这话，才留心向窗外望去。原来那雨并不很大，急切间却听不见雨声；再看那案上书籍，果然都薄薄润泽了一层。也只得一笑，听他去料理。

休息了一会，电灯业已通明。窗外雨声，比较先前来得凶

猛，疏檐余溜滴沥不已。料想今晚并不能出寓到酒馆里去用膳，便分付侍者在栈里预备晚饭，同我那个朋友在房间里吃了。

入夜，彼此都闲着无聊，正是我好追问林家那段故事的机会了，我那朋友也猜到我这意思。好在两人的卧榻相去都不甚远，大家披了寝衣，坐在床上闲话，倒很是有趣。那个朋友便向我笑说道："这福建省城，老哥是不轻易到的，这也难怪这里风俗人情，老哥都不甚明白。至于我呢，虽是祖籍浙江，却自幼儿随着父母侨居此地，所以像姓林的这份人家目前的局面，以及先世的盛衰，倒常常听见此地父老讲说过的。但是第一件，我却先要请问老哥，今天在他家门首可曾看见些奇异的人物。你先告诉我，我就从这一个人身上先行讲起，才有眉目呢。"我随即想了一想，说道："今天虽然在这林家门首看见好些内眷，因为出来瞧会的，一时间也辨认不能清楚。至于奇异的人物，却没有什么奇异的。只一个女郎名字叫做赛姑，生得很是不俗，在他们内眷之中倒要算得一个翘楚。一个女孩儿家长得眉目艳丽些也是有的，却算不得什么奇异。"我说到这里，又将那些陆军学生当时的神情一一演说出来，以博我那朋友一笑……我那朋友听到此处，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不错，不错。我的意思，就是指的此人而言。你老哥真当他是个女郎么？你却称不起一个老眼无花了，他分明是个男孩子呢。"我惊诧道："哎呀，这赛姑原来是个男孩子！怎么他那神气之间，便活脱是一个绝妙女郎。目下外边时行风气，女孩子男装的也多，却不曾见过这赛姑好好男孩子不去做，要装出这模样做甚？这就无怪你说他是个奇异的人物了。但是这林家也有些胡闹，好端端的易雄为雌，毕竟是何用意呢？"

那个朋友又笑道："说起来这话很长。赛姑的祖老太爷本不姓林，又不是福建原籍。这黑虎的笑话儿，就是这位祖老太爷的在先一段故事。老哥你是知道的，自来谈中国形势者，莫不强西北而弱东南，以为要求刚健之夫，必趋燕、赵；若启文明之渐，又在粤、闽。这种议论，我们却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却好赛姑这个人的种族流传，却兼这两种美质。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原来他这位祖老太爷本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氏。他本来复姓东方，单单讳一个杰字，自幼儿从风沙泱漭之乡，练就成一副铜筋铁骨。他起先家世，后人也记不甚明白。只因为那时候红巾创乱，接着，徐海一带又被捻匪蹂躏得不成模样。他祖遗的几座田地房产，当这兵燹之际，荡毁无存；只剩得他孑然一身，穷苦万状。后来虽大局渐渐平定，他平时既不事生业，到此地步，便几几乎要与乞丐为伍。既无伯叔，又鲜兄弟；再想想自家年纪已是三十岁开外，还不曾娶过妻子。说也好笑，这一年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想着老远在北边一带苦混，断然没有出头日子，东南诸省素称富庶，虽当大兵以后元气一时未能平复，然而比较起我这故乡，总有天渊之隔。我不若筹划几个本钱，向沿海一带去做些买卖，或者可以有发迹的日子。主意已定，于是便嘻皮癞脸苦苦向那些亲友们乞贷得一二千文。就拿这一二千文在济南县里买了许多雨伞，高高的堆满了一小车。心想：久闻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如先往杭州去碰碰机会。谁知一路风尘辛苦，到得杭州，恰值天时大旱，雨滴俱无，那里还用得着雨伞？眼见得东方杰的生意是无人过问的了。可怜东方杰真急得没法。后来又听见别人传说，江浙一带虽然大旱，福建省里数月以来却是连绵不断的大雨，若是将这辆车子的雨伞推到那里发卖，包管是利市三倍。东方杰听着，心里一动，便

连夜的又从杭州转向福建进发。倒运的人说来真是发笑，及至这东方杰巴巴的到了福建，那个福建早已云消雾散，烈日当空。当这夏末秋初，所有道途上有些泥泞，俱已晒得干干净净。东方杰看这光景，不禁暗暗倒抽了一口冷气，没精打采，也不想进城去了，只在城外乡间奔走，打量寻觅些主顾。可怜这一晚腹中又饥，走得又没甚劲儿，眼花撩乱，东磕西撞，只顾向前行去。其时约莫有初更时分，荒田草露，不辨行踪。先前他本是顺着大道而行，不知后来怎生信着脚步，忽的走向斜刺里去了。平芜软浅，沙土轻松，简直那个车轮子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走得顺溜，黑魆魆的向前驰去。走了有一箭多路，那个车子猛的推不前进。他一时兴起，也不仔细瞧看瞧看，使出他浑身蛮力，便将车头直撞过来，耳边只听见'哗喇'一声，好似天崩地塌，他那身上早已砖石交下，泥土飞扬。原来将人家一座短墙，从转角处竟自被他撞倒了有一丈多远，他方才知道自己闯下这天大的祸，料想逃避也来不及，吓得浑身发冷。又是饿了半日的人，那里禁受得起！一口气堵塞喉咙，竟自推金山倒玉柱，晕厥在车子旁边……”

我听到此处，不由笑得打跌，嘴里骂道："浑蛋，浑蛋！怎么这般糊涂，这不是自讨苦吃么？幸亏他是推车子，仅仅拉倒了人家一座短墙，若是叫他骑马，还不要将人家楼屋拆散了么？大约这一顿臭打，是不能免的了……”那个朋友笑着摇头道："老哥且缓奚落他。他这一生奇遇，便从此发轫，少不得听我慢慢表来。东方杰晕厥之后，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悠悠醒转。他明明记得是睡在人家墙侧的，及至展眼一看，真把他糊涂死了！此时却睡在室里一张竹榻上面。灯火通明，许多仆从围绕在自己身边，像个殷勤伺候的光景。再偷眼向上边炕座上一

瞧：分明一位苍颜皓发的老翁，在那里沉吟不语；屏风之后，隐隐约约还有好些妇女躲在一旁，窃窃私议。东方杰真个摸不着头脑。可怜他心里一总还记挂着他宝贝似的雨伞车子，微微开口向身边一个仆人问了一句，又听见炕上那位老者提着铜钟喉咙笑道：'你们大家听听，他这元神不是入舍了么？且不用尽灌他姜汤，你们好生的将我吃的那个参术膏调一盏来，接一接他的胃气。'这时候便听见屏风后面嘤咛答应了一声。不多一会，就有一个仆人用磁勺一口一口的喂着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只觉得甜津津的很有味儿。好在自己已饿得久了，便老实都吃入肚里。那位老者方才轻轻走下炕来，一面望着他吃那参术膏，一面捻着自己短须堆着满面笑容，只顾向东方杰脸上瞧看，觉得他脸上一副紫膛色面皮，虽然被那日色晒得黑巍巍的，却是光彩内蕴，宝气外涵，越衬出粗目浓眉，五官端正。老者越看越爱，口中不住的低低念着道：'果然端的是一位黑虎临凡。我家媚儿今夜所见，决非无故……'说过这两句话，重新命仆役将这人先行扶入外间一座书房里安置，等待他将息好了，明天再询问他名姓不迟……"我听到此际方才恍然大悟，觉得这黑虎林家的故典原来就出在此处，不免重又追问了一句，说："我不相信这东方杰闯下这样大祸，那老者还如此厚待他，其中定有蹊跷。"

那个朋友又笑道："什么蹊跷不蹊跷呢？这总是当初一般老先生迷信太深，才造化了这山东侉子。我先将那位老者家世告诉了你，你可就明白这其中原委。你道那位老者是谁？他便是今天你所见的那个林议员家里的嫡派祖宗了。这福建省里本要算姓林的是个大族，这老者名字便叫做林春熹，在道光朝点了翰林，后来做了一任淮安府知府。那个缺分虽不甚腴美，他本本分分的

倒也蓄积了有十多万银子。因为书生习气太重，不善逢迎上司，到了五十多岁遂告了一个因病休养，在本省里娱乐晚年。夫人姓刘，也曾生过几个儿子，只是活到三五岁便死了。其时膝下只有一个爱女，名字叫做媚珠，那年已长成十九岁了。春熹有时候也想娶一房姬妾，无如他那刘氏夫人阃威利害，不容他作此妄想，此论也就作罢。发匪乱时，省城一夕数惊，春熹夫妇早已挈着女儿避居在乡间。同治初年，国事大定，依刘氏夫人意思，尽想入城居住。不料春熹老先生因爱着乡村风景，又因为在这别墅里住了好几年，一时转不肯舍此他去。好在他那住室，外边虽是黄土短墙，内里却一例的疏帘画栋；没事时候，除得赏玩赏玩山水，便亲自教儿女习字读书。那媚珠小姐虽及不得今日那个赛姑美丽，毕竟是个大家闺女，品貌故自不凡，因为父母择婿甚苛，虽年已及笄，尚在闺中待字。（以祖母而与其孙比较颜色，固是奇绝之笔，然从此处看去，却又一时叫人猜测不出。）有一晚正是七月天气，残暑未净，夜凉乍生。媚珠小姐趁着父母业已入寝，他便悄悄的偕着两个侍婢向院子后面一座草亭上纳凉。亭子面前挂着几盏纱灯，媚珠便斜在一张湘妃竹榻子上面，身后立着一个婢女拿着纨扇替他轻轻扇着。鱼更初跃，媚珠小姐兀自睡眼惺松，那个婢女便催着他进房安歇。媚珠小姐方才懒洋洋的立起娇躯想下亭子，耳边忽听见一片山崩地裂的声音，吓得芳魂出窍。凝睛向外看去，陡然惊叫起来，说短墙外边分明扑进一只黑虎，那黑虎眼中光芒四射，因为势力用得太猛，顿时将那短墙扯倒，再看那黑虎已不知去向了。（写得似是而非，便全是女孩儿家思想。）再经那两个侍婢十分妆点，更说得活灵活现，霎时之间，将家中上下人等全行惊起。春熹老夫妇在梦中也闻此声息，问着媚珠小姐。媚珠小姐同侍婢

又一口咬定是如此如此。老人心下大疑，便提起他当初阅看旧小说的心理，觉得世间往往真有此事。这短墙倒的缘故，虽然不见得真为什么黑虎，或者外间竟是贵人下降也未可知。（在此老方以为自家见解高着女儿许多，写来真堪发一大噱。）那老先生自从心里存了这种思想，至于一片短墙扯倒了，倒略不介意，一心转想出来寻觅贵人。（真是奇绝之笔。）立刻传齐了仆役，大家点起灯笼火把，复行开了大门，兜转到后园外面，那里有什么黑虎影子？早看见一辆雨伞小车歪在灰土里，车子旁边睡着一个大汉，鼾呼不醒。仆役们无不哈哈大笑，有的便嚷着快将这汉子打醒了，叫他赔我们这墙。正纷纷闹着，那位老先生不慌不忙提起一柄灯笼，向那汉子脸上照得一照，顿时正颜厉色的吆喝着仆役们不许罗唣：'你们快替我将这汉子好好抬入我们屋里，等他元神入舍，让我好生问他。你们这些蠢材那里知道什么高低，你们以为看不见那个黑虎就这样大惊小怪起来。哼哼！等待我告诉你们明白，你们才知道这种道理呢。大凡一个有根器的人，都有一座本命星宿，像古时候那些真命帝主呢，他的星宿便是个龙。次一等便是王侯将相了，王侯将相的星宿便是个虎。（武断得异常可笑。）小姐分明看见一座黑虎冲墙而入，此时黑虎已经没有了，只剩得这一个汉子，那黑虎不是这汉子的星宿是什么呢？……'那些仆役们听了，大家将信将疑，只得依着老主人说话，一面将这东方杰抬入室中，一面将那雨伞车子便由墙缺处也推向园内。好在其时已值承平，夜间却没有什么盗贼，这座破墙只好等待天明再行补葺……"

我又笑道："这事真是奇闻，我不相信这位老先生顽固迷信到这步田地，若在目前文明开通的时候，断然没有人肯说这话。……"那个朋友也笑道："谁还不是这样说呢！只是在这个当

儿，他先生既发出这种议论，谁也不敢拿话去驳他。其实那位媚珠小姐当时又何曾真个看见什么虎影子？因为在那夜色朦胧之中，那辆雨伞车子黑巍巍的又高又大，他又说虎眼睛里射出光芒来，后来经人揣测，这光芒便全是雨伞顶上那些铜帽子映着亭子上面的灯光，远远看去不甚明白，自然疑惑他是虎眼睛里的光芒了。（疏解明确，可释群疑。）总是东方杰这厮的造化，既然有那媚珠小姐误认黑虎推墙，又有那位老先生断定星君转世。到了次日，林春熹果然殷殷勤勤的询问他名氏族里，东方杰少不得一一说了。春熹成竹在胸，立时向后室里同他那位刘氏夫人商议，意欲将他膝前那位爱女便行招赘东方杰为婿。刘氏夫人起先决意不肯，说是我家这媚珠经许多宦族求他为媳，我们总是拣长拣短，不肯轻易将他嫁给人家；如今忽然招赘着这一个无家无室精穷的匹夫，被别人听见了，岂不要将牙齿笑掉？这时候少不得要累春熹先生引经据典，拿着许多故事比喻给刘氏听了。后来又渐渐说到这东方杰将来定是不凡，封侯拜相一定是稳稳的事情，若是错过这种姻缘，怕将来提着灯笼还没处寻觅这样好女婿呢！好容易说了许多话，才将刘氏夫人的心说活动了。好在那时候儿女婚事全是父母作主，只要父母允许了，也没有去同女儿斟酌的道理。那媚珠小姐听见这个消息，心里虽不甚愿意，也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儿家，羞人答答的，不能说出别样话来。到三个月的工夫，问名行聘，纳采迎娶，全是林家一手经理。东方杰落得现现成成的做了五马黄堂太守家的娇婿。你想这东方杰其时心里欢喜到什么分儿呢！……"

我越听越是好笑，只顾扑手打掌喊着："奇闻，奇闻！说若不是你原原本本说得有凭有据，告诉谁也不肯相信；便是我兄弟在上海编小说，也不能编出这些话来叫人驳我。便依你说

这东方杰不过做了林家的女婿，并不曾给林家做儿子，如何你又说是赛姑的祖太爷呢？这不是老大破绽。”那个朋友又笑道：“你且听我再往下说罢。东方杰既已娶了媚珠小姐，料想他那辆雨伞车子已经置之高阁，不再出门去卖那雨伞了。其时在乡间又住了半年，他便同他岳翁发出议论，要想在社会做些事业，不能老困守在这荒僻所在。林春熹暗想这话也甚有理，他们少年男子，不比我这老朽理应享这田园之乐，若是要想他们成家立业，还须搬向城里去居住，好在城里本来置有许多高大房屋。从第二年春间，依然搬回自家住宅，便是老哥今天看见那所高大阀阅了。进城之后，春熹老先生又发出许多私蓄给东方杰开设庄号。偏生东方杰时运发达，凡有贸易，无不利市三倍，历年很聚积了些财产。媚珠小姐先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却好这一年刘氏夫人身故，族中还有好些子侄无不觊觎他家当厚，争着要继给春熹为后；开了一篇应继名单，倒好有二十余人之多。你不让我，我不容你，闹得一塌糊涂，将林春熹气极了，便发誓一个不许承继，情愿将自家女儿所生的外孙为后。说也奇怪，那些子侄自家人只不肯输这一口气给自家人，听见他老人家要立外孙为后，倒反心悦诚服，不敢前去争执，所以东方杰那两个儿子，转安安稳稳都姓林了。（嗟乎，同室操戈，反使外族坐享其利，我察社会现状，我为寒心。）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此一回文字，所谓书中楔子是也，尚非本书正文。是以从作者与其朋友口中说出赛姑远代，远代而必叙东方杰者，重在赛姑以一人而兼有刚健、婀娜性质故也。东方杰既为西北之英，媚珠小姐又属东南之秀，遗传至赛姑，然后双美

具焉。

黑虎林家，事甚怪诞，然说来却有情理，与旧小说谈神说鬼者故自不同。 （原评）

起首一词及开场数语寄慨至深，削笔、毁砚诸语，尤足见著者一肚皮牢骚不平之气；然又句句笼罩全书，绝非无谓而发，是好文字，是好笔力。

赛姑为书中主人，如此登场，扑朔迷离，用笔奇诡，尤妙在“顾盼飞扬，嬉笑无度”八字，已活画出一个风狂样子来，令人一见便知赛姑为何等人物。

黑虎一段，写来令人失笑，然在旧社会中，确有此等情景。至同姓争产，甘让外族，尤为中国人一种特性，此一部外交史所以每让渔翁得利也。即小见大，家国同慨，作者眼光，固不仅在针砭末俗已。 （独鹤评）

第　二　回

进谗言劣儿废读　　明大义烈女全贞

且说东方杰自从将第一个儿子林焕华承继给林家为子之后，（此下便入本书正传，不再入作者口气，与上回截然各不相同，读者须能理会。）不上几年，春熹又已身故，东方杰一个转念，老实也不再姓东方了，公然便自称为林杰。世易时移，好在更没有人追问他的根底，安然同他夫人坐享林先生家这份家业。林焕华生得美秀而文，性喜读书，自幼儿便颖悟异常，一时有神童之誉。十六岁上便在本县入了邑庠，林杰夫妇自不消说得是十分钟爱。那时候县学老师是江苏人氏，姓孟，双名宗魁，因为焕华游泮，少不得来拜谒老师，相见之下，知道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央出当地缙绅向林杰说合，情愿将膝前一个爱女名字叫做书云的配给焕华（章）为妇，林杰一口便应承了。当时便送了聘礼过去，准备第二年秋闱以后择吉完娶。焕华在暗中也曾打听过这孟书云小姐，家传旧学，精通翰墨。只是一层，这孟小姐的才华却不在诗词歌赋上用心。因为这些月露风云的轻薄文字，不是闺中女孩儿家可以研究得的。平时议论起来，都觉得道蕴咏絮之才，易安伤春之语，虽复名传后世，总不免玷了闺娃身分。（扫去寻常小说家一班才女积（结）习，论人固迥超流俗，论文亦摆脱恒蹊。）自己只把那些天崇国初的帖括之学潜心讨论，每值银缸结焰、静夜沉沉，花阴里常送

出孟小姐咿唔之声，真是清脆可听。不上几年，居然成了一个八股名家。批点丹黄，又全出自他老父手笔。这位孟老先生年逾半百，尚无子媳，你想他焉有不将他那副全身本领，拿出来造就这不栉进士的道理呢？后来孟小姐已知道受了林家的聘礼，夫婿又是个年少秀才，芳心暗暗欢喜。自家在背地里打算：若是那人秋闱获隽，自不消说得；万一乡试报罢，暴腮而还，我嫁过去之后，倒要加意督责，尽我所有的学问，把来成就他的功名，庶不负我数年萤窗攻苦。（奇情奇事，可谓从儿女婚姻上别开生面。）林焕华既然知道他这位浑家是个扫眉才子，八股名家，他那里还敢怠慢！真个日夜手不释卷，把所有外间的名人闱墨竭力揣摩，便是睡梦里都咿咿唔唔吟哦不绝。谁知用心过度，那个顽固时代，读书士子只知道伏案功深，於卫生上毫不讲究，从是年冬间，林焕华便得了一个咯血症候。他又深恐给他父母晓得了，替我担忧还是小事，万一再拦着我不许用功，那才要把人急煞了呢！（此种见解，骤观之却是一个贤子，然而可訾处毕竟甚多，不足为法。）于是决意隐瞒着不肯告诉别人知道。大凡一个人讳疾忌医，定然要养痈遗患。林焕华便因为存了这个主见，不上两个多月，已是骨瘦如柴、形容憔悴。后来被林杰夫妇瞧出他的神态，逼着问他，他才约略说了几句，吓得老夫妇惊魂无措。一面延医调治，一面分付他好生静养，自是以后，不许再捧那牢什书本子。林焕华也觉得性命要紧，方才依着父母的话，暂且将那些闱墨束之高阁。一直延至次年春间，始觉渐有转机。

林杰家中本来请着一位西席先生，教他两个儿子读书。（不表明此句，几乎将那位议员老爷忘却；借此轻轻一点，顿时觉得另有一顽劣儿童跃然纸上。）那西位席先生却是闽中耆

宿，道德学问卓然表表，因为与我这书中没有什么关系，老先生的名讳我也不再去替他表明，转淆读者耳目。当初那些做人家西席的却与近来时髦不同，决不是一味敷衍东翁，哄骗学生，只图一年混他几百元修金，至于这学生将来成材与否，他却概不过问。（调侃不少。）这位老先生却是尽心教育，爱着这林焕华刻苦用功，他也一毫不肯松放。自从焕华得疾之后，林杰倒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转是林氏夫人啧有烦言，说："好好一个体气健旺的孩子，硬生生的被他先生督责太严，以至逼出他的病来。若是我这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叫这老货偿我儿子的命，我定然不活在世上……"林氏夫人虽然有这些不讲情理的话，也不过是在闺房以内说着出出闷气罢了。偏是他那位第二贤郎名字叫做林耀华的，（随手补点出来。）积伶不过，听见他母亲说着这话，他其时也不过才十五岁，便趁这个当儿指手划脚向他母亲冷笑道："可是的！（三字神来。）我在先告诉过妈的是些什么话，妈总是骂我，说我扯谎，（可想扯谎已非一次。）妈如今也明白过来了。那老猪狗简直也不是教书先生，翻起两个白眼珠儿与活强盗一般无二。哥哥起初没有病的时候，他逼他念书也罢了，或者是他的好意。至于哥哥已经病得不成猴子头了，妈也曾分付爹去告诉老猪狗，说停几时再叫哥哥念书罢，单教耀儿读读《三字经》也好，那里晓得那个老猪狗毒得像蛇一般。（又是猪狗，又是强盗，又是蛇，先生头衔越加得多，越显得耀华待先生之忠且敬。一笑。）除得拚死拚活同我做对一般的，还逼着哥哥在夜里躲在他那牢床上，点一盏油灯，瞒着别人念书。可怜哥哥那时候念得上气不接下气，只管一口一口鲜红的血吐在那老猪狗白帐子上。那老猪狗却也不嫌腌臜，还望着哥哥发笑，我也猜不出那老猪狗是安着什么心儿？我虽然

坐在书桌旁边，我就很有些不大愿意……”耀华一面说，一面拿眼去偷瞧他母亲脸上气色；觉得他母亲颇以自己的说话为然，并没有嗔责的意思，（溺爱太深，纵子为恶，此家庭教育所以不可不讲。）益发快意。又嬉皮癞脸的简直坐向他母亲膝上去，用一只小手摸他母亲下颏笑问道：“妈呀！你这地方为何没长着胡子？我看妈凡事都同我的爹争强，爹有的物件妈都有，我笑妈这胡子却输给爹了。妈几时索性再同爹大闹一场，逼着爹分些出来安在妈这地方也好。”（此等处看似戏笔，已将林杰平时之惧内，林氏夫人之泼辣，从无字句之间，一齐和盘托出。世间不乏有依裙带而富者，读此能毋寒心。）这几句话早引得满堂的婢仆都失声大笑起来。林氏夫人又是生气，又是好笑，轻轻用手掌将耀华那只手击得一下，骂道：“糊涂畜生，越说越不成话了，还不替我快滚下去！我这身上禁得起你这般揉搓？”耀华便趁势向地上一跳，见人笑他，他也呆呆的望着人笑。又用两只手圈起两个指圈儿套在眼睛上面装鬼脸子。林氏夫人笑道：“刚才说的话倒还像个明白道理的……”耀华猛然听见他母亲加着他这奖语，心花怒放，便不再装鬼脸子了。重又正色说道：“妈呀！像哥哥这病，妈还想他好呢，还是想他不好？”林氏夫人笑道：“这孩子又来胡闹了。你哥子自从得了这病，我成日夜的焦烦到什么田地，巴不得他立刻硬朗起来我才欢喜，怎么会不望他好呢？”耀华拍手笑道：“妈何不早说！若是真个望哥哥病好，我倒有个绝妙药方子，只须吃一剂，包哥哥硬朗起来，更不消用第二剂。”林氏夫人一时转被他这话朦住了。又看他这般正言厉色，料想不是顽话，忙立起身来问道：“好儿子，你有什么药方子可以吃得哥哥病好，你为何不早说？好在如今还不甚迟，你可记得明白是那几味药，快说出来，我叫人到药铺子

里赶紧配去。”耀华忍着笑说道：“这味药铺子里却没有，却好出在我们家里。只须妈去分付一声，叫我们书房里那个老猪狗赶快回去。老猪狗回去之后，哥哥病如不好，你们只管骂我。”(哥子病已不好，骂你更有何益？而出自小儿口中，便全是不知轻重语。)

耀华一面说，一面嘻天哈地的大笑。猛不防他父亲林杰靴声秃秃的已打从外面走入来，耳边也隐约听见一两句，还不很十分明白，便含笑向身旁一个仆妇问二少爷在这里同太太讲什么这样高兴？那个仆妇便含笑将耀华要赶逐师爷的话约略说了些，林杰也忍不住好笑，忙沉下脸吆喝道：“小孩子不许乱讲！这是一味什么药？还说医得你哥子病好。”林杰说着，便又望着林氏夫人，自信自家说的这话更没有可以批驳去处。(暗暗补写林杰平时说话，其常被林氏夫人批驳可知。)谁知林氏夫人却又不然。先前对着耀华听一句，只管点一点头，及至后来看见林杰责备耀华不是，顿时愁眉泪眼，冷冷的说道：“儿子呢，横竖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养得出来的。(奇语。)焕儿这孩子，是我的肉，也是你的肉。(奇语。)我不提起他这病倒还罢了，一经提起他的病来，我浑身便觉得肉片片儿飞。(奇语。)耀儿说的看似孩子话，然而细想着，倒实在是至情至理。”耀华站在一旁听见他母亲说到这句，早用一个大拇指直竖的藏在背后给婢仆他们看，又鼓着两片小腮颊儿待笑不笑，装出正经样子。(画鬼之笔。)林氏夫人接着说道：“便是做师爷教人家儿子读书，也须有个分寸儿。也不曾见没早没夜，像逼命似的同人家孩子过不去。我也曾打听出来，(不言耀华告诉自己者，为耀华回护，且坐实师爷之不是也。)怎么焕儿已病到这个分际，他还硬叫他藏在卧床里念文章，世上可有这种不近情理的书呆子。哼哼！好在带来的儿子当兵不心疼，只是我们做父母

的，难道便忍心望着焕儿将这条小命送在他手里不成？如今大儿子是被他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有我这老二依然跟着他读书呢！万一……”林氏夫人说到此处，以下的话觉有些忌讳，不忍再望下说，转拿起手帕子揩擦眼泪……林杰忙道：“我知道你们母子两人的意思了，只是半途上便辞了他这馆，怕这话难以启齿罢……”林氏夫人倏的将手帕子向怀里一塞，额上两道蛾眉似乎蹙了蹙，冷笑道：“论理，这些事我辈女流本不宜干涉，（口里说不干涉，其实仍是干涉。妇人钳制其夫，往往用此口角。）你自己斟酌斟酌，还是师爷同你亲密些呢，还是儿子同你亲密些？你若是将自家儿子的性命看得没甚要紧，你就留着他在我们这里一世也好。”林杰经他夫人这一篇话，一句也不敢驳回，只低头笑了一笑。果然不到半月功夫，毕竟将那位西席老夫子辞得去了。那位先生倒是极有涵养的，毫无异议，慨然就道。还是林杰看不过去，暗中将全年束脩捧出来送给他，不知怎生又被林耀华打听得清楚，咕噜咕噜告诉他母亲，因此林氏夫人还同林杰闹了一场。

看官看看，林耀华这点点孩子，究竟同他这位先生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呢？处处同他反对。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先生督责太严，自己又懒于上进，遂竭力怂恿自己的爹妈逼得先生走了，好让他无拘无束，享受他做少爷的安闲日子。说也好笑，他自从九岁上便随着哥子焕华在家塾里读书，读了六七个年头了，入手读的《三字经》，到了今年依然还是读的《三字经》。因为他第一年勉强将《三字经》读完，到了第二年，他那本《三字经》又全然忘掉了。林杰便同先生商议，添教新书恐怕他不能领受，不如依然还读《三字经》罢。一本《三字经》，读了两年以来，也算是百读不厌了。谁知到第二年上，《三字经》依然是《三字经》，

林耀华依然是林耀华，两两没有交涉，林杰也是没法。所以一年一年递换下去。一直到十五岁上，天不变道亦不变，林耀华仍然与那《三字经》结了一个不解之缘。自从此次那位老先生去后，他益毫无忌惮，成日价便同家里使唤的那些小厮们，无论什么淘气的顽意儿他都干得出来。有时候向松树上折一干松枝插在帽檐上做花翎儿，大模大样装起老爷来，叫小厮们扮做衙役一般的呼幺喝六放告排衙，将东首一座小花厅简直做了他的官署，没事时就去排演。有一天却被林氏夫人看在眼里，却不肯去惊动他，暗暗在一旁点头，觉得这儿子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举动，将来必成大器。想着当初孟母三迁，也不过是怕儿子跟别人学坏了，看起我家耀儿虽在游戏之中，仍不失仕宦人家本色，若是比较战国时那个孟子，似乎还胜得一二分呢。因此越发钟爱他，不忍呵斥，背地里还将这事告诉林杰。林杰笑道："话虽如此，然一味的纵容他放荡惯了，也不成个事体。依我主见，过了午节，总须另行延聘一位西席，逼着他用心读书才是正理。"林氏夫人满以（意）告诉林杰这话，林杰听了必是欢喜，不料他又说出这拂意的话来，顿时放下脸色，望着林杰说道："你毕竟是个平民大百姓出身，只知道卖你的雨伞。我父亲也是瞎了眼睛，又说你是黑虎下凡，将来必定要做到什么大大位分儿，可以继续我家这仕宦之族；谁知你如今也捱到五十多岁了，几曾见有过一个翎顶儿飞到你头上来的？我怕你那里是黑虎临凡，简直是个黑狗转世。"（语语绝倒。然而黑虎还是夫人第一个亲眼见的，今日之下，先应自己打嘴。）林杰一生一世只恐人揭他这短儿，今日蓦地被他夫人提起这话，又不敢使性子拿话去堵塞他，又眼睁睁的看见一大堆仆婢立在旁边，只逼得他一副紫黑面皮顿时透出一条一条的红光异常难看，勉强笑

说道："这些旧话你无缘无故的又提他则甚！管他虎也好，狗也好，你总算嫁给我了，几十年的夫妻，切不要在这些上面有伤和气。"林氏夫人冷笑道："伤和气便怎么样？你有本领，你就将我们母子惯下来也罢，你还去推你小车子去！其实我也不是一定怪着你不去做官，不过我那死去的父亲，他总想出几个有志气的子孙，好让我们这份仕宦人家不至中途堕落。你今生今世算是没有做官的指望了，难得耀儿在从小儿便有如此的志向，将来总可以博得一官半职，好叫我那父亲在九泉之下兀自欢喜。我巴巴的把来告诉你，你转没头没脑又批驳我的不是，可想叫我气不气呢？"林杰此时真是无言可答，心里兀自难受，只得站起来背负着手，尽管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林氏夫人见他这样，还思量拿话去驳诘他，转是林焕华在对面房间里听见父母在外边口角，更忍不住；好在此时病势已渐痊可，忙趿了一双睡鞋笑盈盈的走出来。林氏夫人方才打断话头，忙安慰着他道："好儿子，你静养着罢了！又巴巴跑出来做甚？仔细扑了风可不是当耍的。"焕华也笑道："儿子近来已觉得身子很是硬朗了，出来吸取点新鲜空气，于卫生上倒还有点好处……"林氏夫人皱着眉头说道："你又来说这些外国话了。什么叫做空气，什么叫做卫生？我一经听入耳朵里便是生气。我只知道一个有病的人，总宜在房中静养，四围窗幔都要闭得完风不透，才可以免得外邪侵入，你只管说这些胡话，怕不是同你这条小命做对。咳！你们此时是人大心大，那里会相信我们这些老腐败的主张呢！"……林氏夫人说着，便很有些闷闷不乐。林焕华却也再不敢说别的了，转含笑向他父亲说道："爹适才说午节后要另聘教我们的读书先生，这件事倒还可以缓得一缓，因为秋间便是乡试的日期，儿子忙着入闱，也没有功夫再同先生研究学业。至于

兄弟耀华呢，他左右不过读了一本《三字经》，至今还不曾读熟，我没事时候也还可以教着他温习温习，老实等到明年再议及聘请先生的话罢，也不定赶在一时忙着。”林杰点头说道：“你呢！我原放心得下，便是没有先生，你自然会按步就班的读书；只不过耀儿他是个没有笼头的马，不请一位先生督责着他，怕他只顾贪图顽笑。我适才不过说了这几句话，便引得你母亲生起气来，将辰年、卯年的话都翻出来同我生气……”耀华此时看见他父亲同他哥子在那里讲他的话，他早不耐烦再听，乘人一个不防备，便溜得出去了。林氏夫人也不便再说什么，只逼着焕华到房里去安歇，怕他因为讲话劳神。

光阴飞快，转眼已届初秋，焕华将息了半年，脸上虽然不十分丰腴，然而比较他初得病的时候，却是好看了许多。他的性格本来异常聪敏，因为试期在迩，略略将当初所习的文艺重新整顿整顿，一到了下场日期，高高兴兴先在学台那里应了录遗的试，便已巍然高列。迨至三场已毕，所作的文字，真个掷地有声，沉酣饱满。那些同试的朋友见了，莫不啧啧称羡。焕华也自得意，少不得又将稿子恭楷誊写出来，送给他岳丈孟公阅看。孟公越看越爱，又命焕华将稿子存在自家这里，且缓取去，焕华答应了，告辞而退。

但说孟公留存他这稿子的用心，料想没有人猜不到他，定然是留给他那个闺中文豪赏鉴。果不其然，孟公等焕华走后，他早已笑嬉嬉的袖着那几篇锦绣文章，亲自到他女儿面前，轻轻放在女儿书案上面，嘴里并不曾说出什么。好笑那个书云小姐也不诘问这是谁人手笔，父女两人仿佛彼此打了个哑谜一般，相对无言。书云小姐早已一篇一篇的悉心浏览，孟公只从旁察看他女儿神态，觉得他吟哦之际，颇露着眉飞色舞的神气，老人家心

里已猜到他爱女是十分欣赏的了。一直等他阅毕之后，方才含笑问了一声，说："你看这种文字是否可以入那些主司法眼么？"书云也只笑了一笑。孟公见他女儿不肯下着断语，知道他女儿还有害羞的意思，不便再行诘问，依然笑着将那几篇稿子袖出去了。

时值九月，天高气清，凡有应试的秀才，无不伸头垫脚的盼望发榜的佳音。再讲到那个林焕华，转因为在棘闱里面过于劳神，旧症复作，回家没有多日，依然口吐猩红，身体潮热，一时咳嗽起来，甚至成夜的不能合眼安眠，把一个少年美好的郎君，顿又弄得骨瘦形销，卧床不起。林氏夫人见这光景，吓得茫然无措，除得叠请名医疗治，加着日夜求神问卜，仙方符水没头没脑的直望焕华肚腹里灌，总然没有一毫效验。林杰在外边也是急得搓手顿足，有时候同林氏夫人研究焕华的病源，林氏夫人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恨起来只有提着那位西席老夫子痛骂，似乎他这爱子的病都是他硬生生逼出来的一般。及至到了将近放榜那几天，焕华渐渐有好几次昏晕过去，不省人事。是省城里有些名气的医生都请遍了，镇日价穿梳也似的全是医士进出。耀华看这光景很是热闹，格外高兴，益发奔走跳跃，没有一个人敢去管束他。（提出此句，不冷落耀华一边。）林氏夫人一搭鼻涕，一搭眼泪，赶着各庙宇去焚香祈祷，不知允许了多少愿心，又不肯将这消息给孟府上知道，怕孟家父女替他担忧。所以外面各士子虽然纷纷的盼望放榜，他家上下人等却一毫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怜这一天五更头里，那焕华已是一丝半气的躺在床上，将个头掉转向床里边只顾喃喃私语，像个同人说话一般，别人虽然站在床前，一句也听不清楚。林杰知道光景不妙，同他夫人商议，要将焕华身后的事料理料理。林氏夫人

那里肯答应！转泼口骂着林杰，说是咒着儿子。林杰转不敢开口，只得背地里分付几个家人预为布置一切。一直挨到黄昏时分，林焕华一口气回不转来，早已魂归罗刹，长辞人世去了。这时候只把个林氏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哀恸无比。

闽省风俗，凡遇着病人临危时间，必须将外面大门、内里屏门一齐开放，是个遥送死者出去意思。可巧在这个当儿，忽的门外锣声震天，虎也似的扑进一大群人来，不由分说，拥至大厅上面，将手里那封泥金捷报高高替他悬起，口里尽嚷着讨索喜钱，原来林焕华已高高中了第十七名举人。耀华得了这个喜信，兀自高兴非常，连蹿带跳跑入他哥子死尸床前，喊道："恭喜爹妈！哥子中了第十七名举人了，报喜的在厅上讨赏呢。"林杰耳中猛听见这话，又喜又恨；一眼看见耀华那种蠢然无知的样儿，不由伸出手来打了他一个耳光，打得耀华直跳起来，说："我又不是说谎，爹如若不相信，出去看一看便知道了，为甚无缘无故的打我？"说着，便放声大哭。其时林氏夫人只顾在床前哭泣，并不曾留心外边热闹；及至一眼看见他们父子俩在一旁吵闹，方才懒洋洋的忍泪向着林杰说道："我的天呀！如今第一个儿子是死了，所剩的不过尽有这个孩子，你毕竟还要使出你的那个毒恶手段放他不过，左右儿子都是你的仇人，你爽性拿根绳子将这祸害勒死了，好让他弟兄们做一路去！……"林氏夫人说到此处，又忍不住要哭，一把将耀华扯入怀里，用手摸着他头，问："你老子打了你那里了？你这祸害死不挣气，哥子现死在床上，你好好的又跑来撞甚魂呢！"耀华哭道："我原是不肯进房的，我也怕哥子这形状难看，只因为哥子中了举人了，外面报喜的一大堆人进来讨赏，我巴巴跑来告诉爹，倒吃爹打我一下。"林氏夫人惊问道："真个你哥子中了举人了……"才说了

这一句，立刻放下耀华走至床前，抱着焕华的尸身，一声儿一声肉的哭得利害。林杰见此光景，也不由顿脚痛哭，便是房间里所有的仆俾，无不各各垂泪。（煞是可痛，至今如闻其声。）

且说厅外面的报喜的人，经林家的仆役将这情节告诉他们，真个将他们一番豪兴仿佛提入冷水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发呆了一会。内中有几个人说道："晦气，晦气，算我们白跑这一趟了。我们的弟兄们还分了一半到孟公馆那一边报喜去呢！怕也不是要吃一鼻子灰。"（偏是此辈于此等处最打听得清楚，到孟公馆那一边报喜，不但极有情致，而且呼起下文。）

林家因为焕华病势垂危，固然不会留心去探听放榜，至于孟宗魁孟老先生，他起先虽然知道焕华有病，也常常命着仆人过来探问，及至到了乡试那几天，他分明看见焕华精神丰彩与病中大不相同，而且出场以后，焕华又亲自送闱稿来看，孟老先生既喜这爱婿疾体复元，又爱他那几篇文字做得十分出色，一个举人是定然稳稳到手。（果然不出老先生所料。然而老先生尚有不及料者：茫茫前途固安可预测哉！读书至此，为之怃然。）他那里会猜到林焕华旧病复作，竟至一暝不起呢！（觉上文林杰夫妇不肯给消息给孟府知道，用笔最细。）是以将近放榜这天，孟老先生异常高兴。一面差遣身边两名敏健的斋夫前去向贡院门口打探消息；（此等处最易漏落。其不肯漏落者，用笔精细可知。否则，因上文有向孟家报喜之言，孟宗魁遂因是而得知其爱婿获隽有是理乎！）一面置备了好些酒肴，亲自命人安设在他女儿闺房里，上灯时分便父女同酌起来，准拟一夜不睡，等候喜信。书云小姐也甚感激他老父意思，便也陪着闲话。约莫等了有一个更次，还不曾见那两名斋夫回来。又听见街

上报喜的锣声镗镗走过去好几遍，书云小姐虽然勉强捧着酒杯，那个芳心中不无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一会儿觉得坐又不是，立又不是。孟老先生重行斟了一杯酒，捻着那几根长须笑道："孩子你老实将心放下，他那几篇文字如若不中，我以后也不敢衡量天下士了。我往常翻阅那些旧本小说，最可笑的是形容那些听榜的士子刻划入微，及至中的人已经报完了并不曾有他的大名，别人没有话来安慰他，便又说道：'你先生的名次决在五魁之内。'发榜规矩固然五魁后填，然而落第的人也甚不少，人人都用这话来安慰，一张榜上那里有这些五魁呢！（说破真是发笑。）我同你是父女，固然用不着这些无谓周旋，然而就以他这文字而论，却是精湛有余，饱满不足，我却不敢恭维他许他五魁。若讲到中的名次，却也不会出二十名以外。（真个老眼无花，当初这些老前辈确有如此学识。）你放心，包你不会将全榜名字报完了我才拿那五魁的笑话来奚落你家夫婿。"书云小姐也是微微一笑。

父女两人正在谈话，已听见外边一阵嘈乱，那两名斋夫喘吁吁的跑得转来；孟老先生知道这件事有九分了，倏的立起身子跑出房外，一头已撞着进来的人，只说了一句："恭喜老爷小姐……"底下的话一时急切喘得说不出来。孟老先生将手一挥，说："你们在外遍歇歇去罢，这事我已经知道了。"说过这话，一个转身，望着书云小姐笑道："我的话如何？"立刻端起酒杯子吃了一杯酒，不觉哈哈大笑。那个书云小姐顿时也就觉得眉横翠黛，脸晕羞霞，说不出那个芳心中无限得意。（偏生要如此细细写来，作者刻毒。）约莫二更时分，外边报喜的人已闹进来，孟老先生高声喊着："放赏，放赏！"又将贴身小厮喊过来说道："你们去打发他们，这是大喜的事，不用替我省钱，只

要叫他们欢喜就是了。”小厮连连答应，这且不在话下。

孟老先生这时候已将酒饭用毕，旁边仆婢已经将什物收拾完好，另泡上一壶龙井酽茶。孟老先生喝了几杯，眼见自鸣钟上长针已指到丑初三刻，老人家深恐自家女儿不耐夜深久坐，便笑向书云小姐说道："你停一会也料理料理预备寝息罢，我也不能过于耽搁，明天还须起个清早到亲家那边去贺喜呢。"说着，又回头笑向他女儿用的一个侍婢说道："好孩子，你快去跑一趟，到姨太太房里嘱咐他将我的冠带袍褂检点齐整，省得早间又忙得手慌脚乱；并告诉他一句，我今夜就在书房里安息了，叫他好生睡罢，不用等我。"那个侍婢嗷声答应而去。

原来孟老先生元配萧夫人业已于五年前辞世，适才所说的这位姨太太本系当日萧夫人陪嫁过来的婢女，芳名叫做春莺。起先萧夫人携带来的婢女本有两名，一名春莺，一名秋燕，当时年纪不过只有十四五岁。秋燕为人倒生得敦敦实实的，性格又极忠厚，便因为过于忠厚了，不甚得主人怜爱；至于那个春莺呢，真是舌比流簧，一面将萧夫人哄得天花乱坠，一面又暗中同孟老先生眉来眼去，卖弄风情。那个孟老先生在着当年也算是个风流张绪，却不似近日龙钟老朽，一般的遇见春莺也就情不自禁，不无有些在背地里沾花惹草，只是畏着萧夫人的阃威，不能真个拥抱衾裯许他在三五小星之列。萧夫人又不知道他们暧昧情事。可巧这一年书云小姐已长成六七龄了，一个小女孩子他那里知道轻重？偏生有一天无意里碰着他父亲在一所套房中正和春莺携手并肩，书云小姐笑着便跑去告诉他母亲，又举起两只小手比喻他们那时情状给母亲看，萧夫人顿时倾翻醋瓮，立唤着春莺进房，重重鞭挞了一次，又没头没脸的同孟老先生严行交涉，以后便时时刻刻防闲他们起来。孟老先生也无可

如何，只得自行检举，向萧夫人面前赔着不是。惟有那个春莺恨这书云小姐真是深入骨髓。那萧夫人毕竟妇人家心肠褊窄，便因为这件事觉得夫婿的爱情原来同自家神离貌合，自是以后，便得了一个膈食重症，医治无效，迁延好几个年头，遂一命呜呼，与孟老先生做了一个分飞之鸟。书云小姐后来渐知人事，懊悔万状，觉得他母亲之死，全是为的自己搬弄是非而起，况且这些情事，我做了一个女孩儿家，当时要去干涉他们做甚？越想越过不去，真个抱了终天之恨。

萧夫人既殁，孟老先生虽然也痛痛的哭了好几场，然而一个转念，觉得天从人愿，好像要成就他同春莺一段艳史，才逼着萧夫人下世的一般。于是赶着殡葬了萧夫人，无论什么戚友忙着替他续弦，他是一概谢绝，遂轻轻的将春莺收了做着偏房。名分所关，他虽然不能拿出做母亲的身分来欺压书云小姐，然而心中终究记着前仇，平时同书云小姐总有些面和意不和的光景。前车可鉴，他自从嫁给孟老先生之后，他又防着孟老先生用着当初偷摸他的手段去偷摸秋燕，倒也是一件极悬心的事情。于是日夜在孟老先生面前絮聒，逼着他将秋燕速行遣嫁。其时孟老先生尚居原籍，并未曾就职闽中。却好近邻有一份打铁的店铺，这靠着打铁为生的主人名字叫做郝龙，年纪已在三十以外，因为上有孀母，自己又生计维艰，是以到今日并不曾娶过妻子。春莺得着这个消息，便央人向这郝龙说合，情愿赔贴些妆奁，将秋燕嫁给他为妇。依郝龙主意，决计不肯答应，怕多了一个人进门，每日所得的钱财便不够供养他那老母，（*孝子之孝，在无意中流露而出。*）还是他那老母嚷着骂着说："你这个糊涂畜生！难道因为我这个老朽，便耽搁了姓郝的一家嗣续？平时你都拿话搪塞我，说是没有钱能娶妻子，这也罢了；

怎么今日难得人家巴巴的还贴你妆奁，将一个现成的人自送给你，你这没有长进的奴才，还要把来推掉了。好，好！你左右不过多着我，我立刻一头向墙角上碰死了，那个时候，你横竖不能再拿我这老朽推托……”郝龙的母亲真个善于做作，居然弯着腰埋着脑袋要向墙角上碰去，把个郝龙吓得三魂出窍，一把将他母亲紧紧抱住，没口子的答应说道：“我依妈，尽说尽好，只求妈不用生气。”他母亲听着这话，才不去寻死觅活。不到一月光景，竟将秋燕娶入门了。（接笋飞疾，须知不是写郝龙娶妇心急，正是写春莺遣嫁心急。）秋燕他本是个心地长厚的女郎，既然主人遣嫁，他却一毫没有计较贫富的心理。嫁过来之后，转一心一意侍奉孀姑、辅助夫主，做起一份好好的人家来。（读者于孟氏父女得着喜信之后，方拟急窥下文，偏生于此安插郝龙、秋燕一段小传，心细手闲，有横风断云之致。）

春莺当夜分明知道他们父女等候林焕华爱婿的喜信，后来接二连三的又晓得林焕华真个中了举人了，他先前本独自坐在房里，此刻转气愤愤的解了衣服上床安睡，满肚皮不快活。忽然又在这个当儿，听见孟老先生打发人来叫他尽今夜里预备冠带袍褂，明天一大早便去林亲家那里贺喜，心中益发不自在，勉强答应了一声。书云小姐那个侍婢刚待回身要走，春莺一个转念，觉得先前还可以装着不知道此事不去理会，如今他们父女既然已将这话巴巴来告诉我，我依然不向书云小姐那里去周旋周旋，毕竟场面上不甚好看。话虽如此，若是再叫我此时重新下床跑去贺喜，心里又不甘服。他毕竟是个伶俐的人，忙将自己身边用的一个侍婢唤得近前，说：“你替我去到小姐房里走一趟，顺便告诉小姐，说我今晚身体不大爽快，有些怯寒，不能亲自过来替姑少爷、小姐贺喜，叫小姐不用见怪。万一明天

身子爽健起来，再到小姐这边来补贺罢。”那个侍婢也猜到这姨太太的意思，含笑答应了一声，却好便同书云小姐那个侍婢一路嘻嘻的笑着到书云小姐房间里来。书云小姐的侍婢上前回过孟老先生的话，春莺的侍婢也就走进一步，将适才姨太太吩咐的言语一一向书云小姐说了。孟老先生倒也毫不介意，转是书云小姐听了这一番不痛不痒的话，顿时触起自家无穷身世之感。暗想：一个女孩儿家没了生身之母，就再没有一个知疼着热的人了。这位姨太太素来本是同我貌合神离，今日的事，怕他只有一分欢喜，倒有九分妒忌，我却也不去怪他。若是我母亲在堂，不要说听见这个消息他定然笑得拢不起嘴来，便是适才放榜时间，他老人家也断不肯安然高卧，怕还不是同我父亲一般要坐在这里等候喜信。如今是音尘永隔，魂梦难亲，九泉之下，谁还能递一个信给他老人家，使他为我这可怜女儿嫣然一笑呢。

书云小姐想到沉痛去处，不觉那泪痕如断线珍珠一般滚滚的直堕襟袖。此时转将春莺遣来的那个侍婢吓噤住了，不知小姐因为何事，兀的听见我们姨太太的话，引得痛哭起来，大家互相厮觑默不一语。至于孟老先生，却在这时候闭目摇头，研究这举人风味。可怜孟老先生一生一世赴了有十几次乡闱，不但不曾有中举的指望，便是希冀个堂备荐卷或者误中副车都没有这个造化，还是侥幸在岁考里补了一名廪膳生员。又熬了十多个年头，循例遇着一次恩贡，好容易巴结到做了闽县教谕。所幸老眼无花，竟被他选中了一个女婿，固然年轻貌美，品学兼优，而且初次入闱，公然竟夺锦标，名驰全省，老先生生平一副肮脏不平之气，也就算是借这爱婿身上洗刷罄净了。所以坐在那一张太师椅上，颠头播脑，得意洋洋，说不尽心中快乐。不料在这

个当儿，觉得先前满房都是欢笑声音，如何忽的变做音响沉沉的境况？（衰兆之来，征之人事，与迷信家意想不同。）老先生猛一睁眼，早已看见书云小姐坐在一旁垂泪。他正猜不出他这女儿是何用意，心中却老大不以为然，忙跳起身子，逼近女儿面前仔细望得一望，失声吆喝道："哎呀！云儿，你是为着什么？好好的伤心起来。这个不可，这个断断乎不可。有忧而喜固属反常，像你这有喜而忧，也非佳兆。云儿，云儿！不是老父同你闹着顽笑，你家夫婿如今已是中了举人了，你还如此伤心，像你这不肖的父亲，当初入一次乡闱遭一回落第，你那母亲岂不要同我拚命吗？"说毕，便掀髯大笑。

事有凑巧，谁知孟老先生不提起母亲两字倒还罢了，偏生无意中又将书云小姐的母亲两个字提出来，益发触动小姐适才的悲感。先前书云小姐不过呜呜咽咽掩面悲啼，到此竟不由的放声大哭，竭力要忍也忍不住。急得个孟老先生双足齐顿，嘴里只嚷着："不好，不好！为甚好端端的如此伤心，莫非……"底下的话尚未说完，一霎时间蓦听得前一进屋子里蹿进几个斋夫来，一路喊着："老爷可在小姐这里么？林公馆那边差遣家丁过来要见老爷，说是姑少爷去世了。"（我闻此语，心骨皆悲。一室斗大，朔风夜号，陡闻哀音，如何消受！）书云小姐哭声未已，尚不曾听出什么，孟老先生耳边已触着"姑少爷去世"几个字了，也不知道是酸、是痛、是悲、是恨，转呆呆立在房里一动也动不得。一直等到自家斋夫将林府送来那张丧条呈上来，老先生也知道接在手里，将两个眼珠儿睁得比平时大了一倍，果见上面明明写着："小儿焕华于九月二十一日亥时辞世，准于二十二日戌时入殓"两行大字。老人家此时转丝毫不觉得悲痛，不由气轰轰的将这字帖掷在书云小姐面前，说

道："孩儿！我叫你不要哭，你不肯相信，如今真个哭出意外事来了。自是以后，好孩儿你有得哭呢。"（若是乎焕华之死，全是书云小姐哭出来的一般，情急语急，真有如此情态，不得疑孟老全无心肝，此时尚同爱女负气。）

孟老先生说到伤心之处，方才虎吼一般大哭起来，这才将书云小姐吓得一跳，毕竟还猜不出他父亲所哭何事，或者知道我想起母亲伤心，他老人家也想我的母亲亦未可知。及至再听见他父亲且哭且叙，话里已夹杂他夫婿焕华的事，蓦向案上一瞧，见那张丧条已赫然在目。始则还疑惑是在梦中，不禁暗暗用指甲将手掌掐得一掐，分明华烛未残，鱼更三跃，一时惊魂出窍，立刻双睛反插上去，平空栽倒在椅子上。所有旁边伺候的婢女惊惶无措，赶着近前叫唤，兀自不曾醒转。孟老先生见此情状，只有捶胸跌足的分儿，更无方法。

春莺遣来的那个侍婢，早已疾转身躯飞也似的向春莺那里去报告异事，刚走进房，见春莺尚恹恹的斜倚在绣枕旁边，像个说不出他心中懊恼。那个侍婢笑盈盈的，（此何等事而乃出之以笑，固知有是主必有是婢。）说了一声："太太你可知道林府那位姑少爷已经……"春莺正没好气，一眼见这侍婢含笑而来，知是他替书云小姐欢喜的意思，又怪着他劈口便提起林府姑少爷，春莺益发怒不可遏，重重的向那个侍婢脸上啐了一脸唾沫星儿，接着骂道："看这小蹄子这般浪样儿，谁不知道林府姑少爷已经……已经中了举人了，可是不是？人家中举不中举，与你这蹄子有甚相干？要你这般快乐！你再多讲一句，看我掌你这油嘴！"那个侍婢本来一团高兴，陡被春莺一顿怒骂，还不许他重行开口，只得倒退了几步，站在一旁咕嘴喃喃的说道："谁曾说林家姑少爷中举来，我说的是林家姑少爷已经死了，太

太也不听个明白，便没头没脸的骂我。”春莺先前本懒懒倚在枕畔的，此时忽的一咕碌坐起身子向前欠得一欠，指着那个侍婢问道：“你嘴里讲的什么？是谁死了？”那个侍婢重又说道：“有谁死了呢？便是中举的那个林家姑少爷业已于昨天晚间去世，适才报丧条儿已交在我们老爷手里，如今小姐哭晕过去了。我怕太太不知道这件事，特地跑回来告诉的。”春莺听到此处，不由心花怒放，笑着说道：“我久已讲过的，（谁曾听来，小人事后论人长短如画。）像我们小姐那个清瘦脸儿，断不是个载福之器，这件事也是意中的事，并没有什么希奇。我一时也睡不沉着，丫头，你好好的伏侍我下床，我转要到小姐那边去瞧瞧热闹儿。”（看他先前不肯去，此时肯去，一片幸灾乐祸心肠，可为浩叹。）说着，早已跳下床沿。好在九月天气还不十分寒冷，身上尽披了一件夹衣衫，命侍婢在前掌灯，自家便轻挪莲步，袅袅婷婷的走入书云小姐绣闼里来。

其时已有多人将书云小姐唤醒。书云小姐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众人也没有解劝法子。正自仓皇无措，孟老先生一眼看见他这姨太太到来，便拂拭老泪哭说道：“你看，你看，这事怎生是好，叫人那里想得到！我此时方寸已乱，你替我斟酌斟酌，我们怎生办法。”春莺扭头一笑，又流转二目，似乎向孟老先生丢了一个眼色，说道：“这件事有什么办法呢？老爷起先主见倒还不错，天色尚不曾明亮哩，便逼着我预备冠带袍褂，向林亲家老爷那边去贺喜；如今贺喜是贺不成了，冠带袍褂预备却是还要预备的，只须将那天青颜色换过了，换一件玄色外褂，连夜里跑去吊丧确是不迟。”孟老先生连连点头说道：“你这话却也说得不差，只是此时倒也不一定计较这些仪节，只是从天外飞来这件大祸，苦了我家云儿，叫

我心里如何得好生过去？”说着，重又大哭。春莺冷冷说道：“老爷尽哭也无济于事，自家还该保重些，你年纪六十以外的人了，心里如何搁得住这般哀痛。”……一面说着，一面才缓缓走近书云小姐身旁劝道：“死者不得复生，小姐你这样哭法，难道还能将林家姑少爷哭活了不成？大凡皇上家的功名，也要看这个人的福命压得住呢是压不住？万一没有那个福命，倒是这份功名不飞到头上来是他造化；若是无故的得了这份功名，小则生灾，大则送命，这是一定不可移易的道理。林家姑少爷想是福命太薄，所以刚刚中了举，他就伸腿去了，阎王老爷没有错拿的人，我劝小姐还是看开些罢。只是我们老爷他素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刚才听见姑少爷中举，他就欢喜得那个样子，如今听见姑少爷去世，他又哀恸的这个样子，这不是坑死人呢。我劝他，他又不信，与其此刻像这样闹法，在先便是少欢喜些，倒还可以扯了个直。”说着，又挤眉弄眼的向那些侍婢们示意，又将头掉转过去笑得一笑。幸喜他们父女已哭得死人一般，春莺这番冷嘲热讽的话，一共还不曾听见。春莺轻轻将书云小姐袖子扯得一扯，重又说道：“我还有一句很心的话呢，好在林府上同我们这边不过下了一个聘礼，我们家的小姐一总还不曾出嫁过去，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如今好端端的将这千金身体哭坏了真不值得；倒是林家姑少爷终七之后，我们老爷须速同那边亲家老爷将话讲明白了，那边所来聘礼该还他多少就还他多少，像我们家小姐这样人材，还怕没有人家抢着来聘小姐么？”

书云小姐只顾哭泣，其先本不曾听见春莺所说的话，至于这几句不尴不尬的言语，却被书云小姐听在耳朵里。猛一转念，觉得春莺措词虽近无理，然而难保别人不随着作这般思

想。此时更不能再顾羞耻，也不同春莺驳诘，转含着一泡眼泪，匆匆的走近他老父身旁，双膝跪下，一手扯着他父亲袍袖，侃然说出一番道理。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此篇之写孟书云小姐，非尽为书云小姐立传也。其实仍为赛姑学习翰墨地步。文章固有手写此端目注彼端之法，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吾于是文亦云。

刻画春莺之精明刻薄，几于妙到秋毫。然而书云小姐之种祸始基，实由于一言之不慎，彼身为娇女者，其发言固可不慎哉。（原评）

林夫人一生受病，全在溺爱二字，有此时之溺爱耀华，便有后日之溺爱赛姑，卒至自贻伊戚，且更遗祸家庭，可为林门一大罪人。然其人除性情褊急外，初无他过，徒以未受教育，遂致昏昧至此。盖天下贤母良妻，皆须由良好教育陶铸而来，于此知女子教育之不容或缓也。

有耀华之顽，愈见焕华之贤，然而苦读致疾，卒陨其身，亦殊无以对父母，所谓过犹不及也。

写孟氏父女一段，捷音甫至，噩耗旋来，欢喜之极，愈增哀恸，楼台灰烬，顷刻变幻，世事无常，茫茫天壤间，固不独书云小姐一人抱无涯之痛也。（独鹤评）

第　三　回

公子芙蓉消遣法　　美人桃李艳阳时

孟老先生当时忽然看见书云小姐扯着他的衣袖要同他讲话，赶忙拂拭老泪，哽咽说道："孩儿，你有甚可说，不妨同老父斟酌，你父亲没有不依你的道理。"书云小姐这才重立起身来，一手指着他的姨娘春莺说道："父亲你适才不曾听见姨娘的言语么？他为孩儿计较，孩儿不能驳回姨娘，说姨娘不是；只是人各有志，孩儿平素承父亲教训，虽然不能及得那古往今来义烈的女子，至于那'从一而终'这句话，倒还讲解得明白。林家夫婿不幸夭亡，论理，做女儿的便该相从地下……"书云小姐刚说到此句，孟老先生益发肝肠寸断，忙哭着拦道："哎呀，这个如何使得！好孩子，你难道只知有夫，不知有父了？你父亲行将就木，子嗣尚虚，不过眼前只有你一个女孩儿，慰情胜无，聊以承欢膝下，你万一竟存了这个念头，这不是立刻催着你父亲往死路上走吗？雀屏选婿，业已闹出这般惨局，那嫉忌我的，早应该讥诮我衰年命蹇，你如若再决计一死，我便偷息人世，更无生趣。老实说，与其我望着你死，不如我先死了，落得一瞑不视，不见不闻。"孟老先生越说越苦，不由的竟放声大哭起来。春莺暗暗好笑，忙走过来假作劝慰说道："老爷你再往下听去，小姐适才的话还不曾说完了呢。你不明白小姐口气，他并非真个要死，不过这般说说罢了。一个做女人的丈夫

一死，自家都跟着去死，照这样说法，世界上早应该没有寡妇了。人家都笑我痴呆，照我们老爷这样锯倒树捉鸦的见解，真个比我还痴呆十倍。”春莺这一番轻跌巧播的话，竟将房中的仆婢有说得笑起来的。孟老先生果然才收着眼泪，只管凝睛向书云小姐瞧看。书云小姐也不理会春莺，重又垂泪说道：“父亲快不要为女儿伤心，女儿也知道父亲这意思，一时间如何肯舍着父亲去觅死路。只是有一句话要预先同父亲讲明白了，父亲不阻拦我，女儿自然知道感激父亲恩典；就是父亲阻拦我，女儿既已定了主见，所谓三军可夺，匹妇之志断不可移，女儿也必孤行其是。父亲先前不是说的，明日清早向那边贺喜，如今噩耗传来，不料易贺为吊，（断肠语我不忍闻。）女儿此时索性禀明父亲，父亲去时，女儿决意随着父亲前往抚尸一哭，便在那里守孝，生为林氏之人，死作林家之鬼，也可以省得背地里轻薄唇舌，或竟疑惑你女儿别有用心。须知道暮作孤鸾，朝歌飞雉，那些忘廉丧耻的举动，在稍有人心的尚不肯出此，何况女儿也曾略涉诗书，深明义理，安敢偶一不慎，贻近人之口实，落后世之骂名。（此等话分明针对春莺适才言语而发，小姐词锋亦正可畏，然而其志弥坚，其心愈苦矣！可为浩叹。）只是自此以后，一别庭闱，尽节日长，承欢日短，按之方寸，悲痛万分，伏乞父亲谅我节孝不能两全，慨然俯允，则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百世为儿难酬恩谊。”书云小姐说着，重行跪下地去，用手抱着孟老先生双膝哀哀欲绝。

书云小姐虽然说了这一番话，还深恐他父亲舐犊情深，未必毅然答应。谁知孟老先生在这个当儿转收了眼泪，仔细捧着书云小姐的脸庞望了又望。望了好半晌功夫，忽然仰首向天哈哈大笑，转将房里的人吓了一跳，便是春莺也觉得出自意外，大

家互相厮觑默不一语。孟老先生笑毕之后，一把将书云小姐扶得起来，正色说道："好儿子，好儿子！你真个有如此见解，这是成圣成贤的道路，不料你这点点年纪竟能造就到这个地步，你父亲年虽老迈，安敢阻拦你，不让你成就一个完名全节的女中圣贤。好儿子，你有这种学问，我转要伏地拜你，何能再容你跪我，这不是折杀老父了么？快快站起来，我们好商量此后进行方法。"书云小姐听见他父亲这番赞语，虽未免觉得有些过分，然而见他父亲已经允许，真是感入骨髓，想起鞠育深恩，又未免伤心落泪。只不过春莺同那些仆婢们却猜不出孟老先生何以竟狠心至此，一个女孩儿要向人家去守节，他老人家不哭而反大笑，觉得有些不近人情。（呜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孟氏父女，所以不可及也。）

孟老先生一把将书云小姐推坐在椅上，自家也对面坐下，慨然叹道："你虽然有此美意，还须得我停回前去向亲家夫妇那里说明白了，料想他家也是仕宦之族，听见这话，没有不乐从的道理。但是你既过去之后，一时不见得便能回来，所有钗钏、首饰、衣服、箱笼，总须收拾收拾，此时便随着我一径同去，未免过于仓猝，你依我说，我也不能再等到明早过去往吊，此刻便行前去，你尽管在家等着我。适才你的姨娘还说要预备玄色外褂，这殊可以不必，就命你的姨娘陪你一陪，此时也有三更以外将近四更时候了，大约天明我便回来接你。"说着，便分付外边斋夫伺候。俄顷之间点齐灯火，孟老先生带了两名跟人，一直径向林府而来。

这一夜林杰家里灯烛辉煌，通宵达旦，上下人等，异常忙碌，门丁见孟老先生已到，随即进去禀告林杰。林杰将孟老先生延入大厅，相见之下，彼此涕泪纵横，失声痛哭。孟老先生坚

意要向焕华停尸之所一走，林杰也不能拦他，只得在前引导；内眷听见孟老先生到来，大家都暂避在灵床之后。孟老先生一见了焕华尸身，说不尽心中惨痛，这一哭也就竭情尽致。家人们等孟老先生哭毕，拧着手巾近前给孟老先生擦脸。孟老先便坐在房里，将书云小姐要来吊孝守节的主意，一一告诉林杰。林杰骤然听见，兀自半晌不能回答。谁知这一番话已被灵床后面林氏夫人听得明白，也顾不得同孟老先生不曾会过不便相见，转嚎啕大哭奔得出来，孟老先生同林杰都吃了一吓。林氏夫人悲悲咽咽同孟老先生行了初见的礼，哽咽说道："适才亲家的言论妾身已听得清楚，不料我这媳妇有如此的贤德，叫人异常感激。只可惜我家焕儿福薄，不能消受这样贤德妻子，他竟自溘然长逝，不但将我们夫妇抛下，还累着那边小姐这点点年纪便守了孤孀。在愚夫妇的意思，儿子既死，何忍再累那边小姐到我们这里替他守节；今承小姐不弃，竟愿光降寒舍，永矢冰心，倒不能拂贤小姐这番美意。好在愚夫妇这边虽然算不得世家大族，所幸尚有薄薄田产，小姐到这边来，或者不愁温饱。就请亲家回去转告小姐，明天愚夫妇这里便用花轿到尊处迎娶，等小姐过门后再将焕华儿入殓，好让焕儿在九泉之下也自欢喜。"林氏夫人说完之后，重行走近焕华灵床放声大哭，嘴里断断续续的还将这事告诉焕华，越说越恸，几次昏晕过去；所有内眷也就从床后都走出来劝慰。孟老先生见此光景，不能久坐，也只得含泪同林杰作别，林杰送至门外。

其时天已大亮，晓日将升。孟老先生回去少不得同书云小姐预备一切。果然将近午牌时分，林家的花轿鼓乐业已到门，孟老先生知道焕华在戌时大殓，不能耽搁。可怜书云小姐早已洗除脂粉，屏脱簪环，身上却穿着大红衫裙，登时上了彩舆，

一路上哀哀欲绝。这时候全城都知道这事，无人不替书云失声叹惋，还有许多人赶到林府观看热闹。林杰这边既要替儿子料理丧仪，又要为媳妇置备吉礼，还喜得他家钱财富有，亲友众多，一夜之间各事都还办得妥贴周到。书云小姐彩轿到门，已有许多仆妇簇拥着新人升堂。书云小姐那里还忍得住，早就放声痛哭。除得林杰夫妇悲痛自不消说得，是凡在林府致吊的人，见这惨状，莫不泪随声下，那一片哭声也就仿佛山摇地动。

不说别的，众人眼看着书云小姐其时登毡谒见翁姑，上首便另有一个仆人捧着焕华灵牌，书云小姐便立在下首，双双行礼。这一层举动，就足使石人落泪，铁汉酸心。然后书云小姐重又对着灵床，换了妇人妆饰，身着缞麻，遍拜亲友。大家看见书云小姐生得端庄秀逸，莫不交口赞叹。一直等到焕华入殓之后，方才略事休息。

孟老先生因为哀伤过甚，触动他痰喘旧疾，便不曾亲自送他小姐过来。书云小姐三朝已过，也曾回去过一次，问候老父。自是以后，书云小姐便做了林家一个青年守节未亡人了。

就中单表林杰那个第二儿子耀华，自从焕华去世，他益发觉得兴高采烈。那一天他哥子入殓娶书云小姐过门，别人已是哀痛异常，他转以为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又是丧仪，又是婚事，自是热闹已极。）他这一天前进跑到后进，瞧瞧这一处，看看那一处，几乎笑得拢不起嘴来。只怕被父母看见要训斥他，他早躲向门房里同那几位大爷们喜天哈地的谈笑。（耀华真是全无心肝。）门房里有个家人名字叫做林福，跟随林杰已有多年，是林杰素来最宠任的；家中凡有事故，林杰均交给他一人经理。你们想近来出了这一件大事，林杰夫妇已是方寸大乱，更不比平时银钱出入还有林氏夫人料理，此次便都归林福

掌握。大权在手，明取巧偷，吞没的款项很是不少。林福本来烟癖甚深，加之此次未免日夜操心，少不得更要藉重他振作精神。他睡的那张床榻上是永久设着烟具的，耀华进了门房便同林福躺在一处，林福趁间笑向耀华说道："二少爷，你如今总该要放尊重些了。大少爷既死，将来你便是撑持这份门户一个重要的人，老爷想该益发欢喜你，你此后那里还肯同我们这些奴才们在一堆儿嬉戏呢！老实说，你二少爷许同别人拿二少爷身分，不该同我拿二少爷身分。你可记得？老爷有好几次发狠捶你，都是我替你讨饶，你如若公然……"耀华听见林福说到此处，一扭身子用手握着林福的嘴骂道："你敢说这些话！当初老爷捶我是因有大少爷在世，如今大少爷倒跷了辫子了，他那里还肯捶我？你别的话不说，单拣这些讨厌的话乱嚼舌头，看我依你！"林福笑道："不说就不说罢了。你好生躺在那一边，让我抽一口烟，再同你讲别的。这几天可怜我也辛苦够了，二少爷你是亲看见的，那一件事情不要我过去理会？若是全靠着我弟兄们这一班土牛木马，这件事出来还成个样子么？"说着，重又抽了好几口烟，方才将那支烟枪缓缓放在一旁，叹了一口气道："可惜大少奶奶好一个缥致人品，偏生将一个大少爷死掉了，叫他活活守寡，我只恨老天不曾生着眼睛。你二少爷也该是定亲的时候了，不知道我们将来那个二少奶奶可赶得上大少奶奶呢。我们瞧着太太意思，对于二姨太太那边舜小姐倒很有点关切的样子。却好舜小姐今年刚是十四岁，比起二少爷只小了一年，若是把来给二少爷做媳妇，倒是天生的一对儿。二少爷何不同太太商议商议，老实就放了聘罢。省得二少爷乌眼鸡似的，看见外面只要有个品貌好些的姑娘，就不转眼的向人家瞧着。"（买舜华小姐的事迹，便先轻轻从林

福口中一点。）林福说毕，忍不住哈哈的好笑。旁边另有一个家人笑着说道：“这一会子等你提议这事呢，我瞧太太光景，想该早已同二姨太太谈过他们两家头的婚事了；不然，我们家里这几天像这般热闹，如何二姨太太到来，单单不曾携着他家舜小姐呢？可想舜小姐是因为害羞，不肯随着他母亲向这里走动了。”先前林福说话时候，耀华早听得呆了，只管扭着身子竖着耳朵动也不动，及至听见这个家人又这般说，他方才笑着跳起身子拍手说道：“你们没的活见鬼了！世上没有影子的话，到了你们嘴里，便说得活灵活现。谁告诉你们，舜小姐这几天不曾同着姨娘到我们这里来是因为害羞呢？我知道舜妹妹当初本在私塾里读书，去不去可以随意，所以我们姨娘出来，他就跟着出来。自从去年姨娘将舜妹妹送入崇实女学校里，学校里的规矩，不遇着星期是不准放学的；哥子死的那几天，你们想想可是星期不是？舜妹妹自然不能到我们这里瞧看热闹了。亏你们扯七扯八，又扯到那些瞎话上去，仔细给舜小姐听见，没头没脑的骂你。”……林福冷笑道：“二少爷讲的话忒是稀奇，你们做亲不做亲干我们屁事？不成说了这一句顽话，就该舜小姐骂我们。不是我林福斗胆说一句放肆的话，像老爷这样身分，他想骂我还离着远哩！倒不曾去领那舜小姐的威风。”又有一个家人笑道：“福二爷你真个同二少爷计较这些，二少爷嘴里虽然这般说，其实我知道他那心里听见福二爷这一番话，他不知怎样欢喜呢！舜小姐那副俊俏庞儿，谁人瞧着不爱？把来配我们二少爷这副嘴脸，难道还辜负二少爷什么不成？”耀华此时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羞惭满面，一时又辩驳他们不过，无以解嘲，只得重行将身子躺向床上，提起烟签子在那烟盒里蘸了许多乌烟，向灯头上尽烧。他又不会烧那牢什子，

只烧得满屋焦香，早被林福一眼瞧见，急得双脚齐跳，喊道："我的小祖宗！你在这里闹什么把戏。你不知道糟蹋这烟比较糟蹋五谷还要利害十倍，你不怕雷公爷爷来凿你的脑袋？来来来，你想要吸几口倒不妨事，只不要白弄掉了，便算你惜福惜寿。"林福说着，真个也睡上床去，替他烧了一口烟装在烟枪上，递向耀华嘴边让他吸。耀华本不曾尝过这种异味，接二连三的吸了几口，果然觉得浑身舒泰，只是头目有些发晕，忙笑着摇摇手说："多谢，多谢！我不能再吸了。吸多怕要呕吐，留着些明天再来叨扰你罢。"林福笑着点点头。

自是以后，耀华每逢午后没有事做，便跑向门房里借乌烟消遣。林福略不吝惜，殷殷勤勤的烧给耀华吸，还自家掏出钱来买些水果、茶点供应这位二少爷。一天一天照样过去，不到半月光景，耀华竟是非此不乐，简直同林福混在一处，形影不离。那个林福知道耀华虽不曾十分上瘾，觉得已有九分九了，有时候故意躲避起来不同耀华见面，急得耀华抓耳挠腮，苍皇失措，命人四下里去寻觅林福，林福暗暗知道大功业已告成。（奸奴欺主穷形尽相。）除得林杰呼唤他，他还略略支应一两件事，其余便都派遣别人奔走，他只终日高卧陪着二少爷吐雾吞云。约莫又过了好几个月，这一天刚同耀华睡在床上吸烟，他便开口向耀华说道："目下土价渐渐昂贵了，我实供应二少爷不起，二少爷倒是戒了这烟罢。如若二少爷一定高兴要吸，还须筹点现款交给我，好让我替二少爷预备着。若不是这样办法，万一一天两天弄不到嘴，二少爷又该骂我不会干事。"耀华此时正吸得高兴，猛听见林福这话，不由吃了一吓，说道："哎呀！吸烟要子如何还要我给钱，就是要我给钱，派我给你多少呢？"林福将舌头伸得一伸，又把个头向腔子里一缩，烈烈的

怪笑道："我的二少爷，你真是生成吃熟饭的，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世间的物件，那一样不要钱去买？你不要疑惑这鸦片烟，他名字虽叫做西土、广土，他却不是真从土里挖出来的。一块滴大溜光的洋钱，也买不到三两五钱。我林福在这几个月里多也不敢说，足足报效了二少爷将近百番了，老爷给我们工食一个月能有多少？都把来供应二少爷吸烟也来不及呀！二少爷如果喜欢借这东西消遣，大约至少每天要一块洋钱。这里面我若是赚你一个鹅眼儿，叫我将来同大少爷一样，中了举人就死。"耀华笑道："自家好弟兄们在一处儿取乐，多用几块洋钱有什么打紧？亏你还同我赌这血滴滴的毒咒，看被别人听见笑话。只是我目前的境况是你晓得的，家里白花花的银子虽然不少，都被我那死鬼老头子霸占在手里，丝毫不许我浪用。他拿出防贼的手段防我儿子，他难道活到一百岁都不死？总有这一天，遇见我使起牛性子，叫他认识我这姓林的也不是好惹的！"林福笑道："二少爷又来讲笑话了，二少爷姓林，老爷难道不是也姓林？"耀华四面望了望，见房里却没有别人，忽的低低附着林福耳朵说道："老爷他配姓林！你是我的好哥哥，我不瞒你。这件蹊跷的事，在先我的妈曾经背地里告诉过我的，爹本来是姓东方，因为我们小弟兄们承继给我们祖爷爷，我们姓林，他也就老着脸也姓林了。其实我们这份家私是祖爷爷的，并不是爹的。我们姓林的可以使用得，他却使用不得。如今转颠倒过来，叫他阻拦着我不许使用这银子，你看可有这道理没有这道理？目前却同他辩驳不到这一层，只是哥适才所说的这句话，我尽着去筹办，总不叫哥吃亏。哥还须看我们平日交情，不许使促狭藏躲起来不给烟我吃。……"林福笑着点点头，又叮嘱他说："老爷姓林不姓林的那番话，同外人不可提起。其

实老爷当年那一段故事，我们也有所闻，少爷也该替老爷隐瞒些，父子间不可伤了和气。”耀华笑道：“这且看他造化，他在银钱上面放宽松些，我又何须苦苦同他为难呢！”

果不其然，耀华打从今日，便百般的设法掏摸家里银钱出来，交给林福替他熬鸦片烟。毕竟出纳之权不在他手里，一月之中要想赚取二三十番却也不甚容易，渐渐的便假托说要购买书籍，要置备衣服，日夜的向他母亲罗唣。林氏夫人素来溺爱耀华，少不得徇着他的意思，瞒着林杰，背地里给钱给他。后来仍是不敷应用，耀华便不免在母亲房里实行他盗窃手段。有一次竟将林氏夫人一副手镯偷出来，交给林福押了二百多块钱。谁知钱越来得快，烟越吸得多，不上两月光景早又告罄了。

林氏夫人暗中也瞧出耀华不肯学好，房中累次损失物件都是他的作用，又不敢告诉林杰，怕林杰委曲了他。背地里又气又恨，又不知道耀华偷这些款项在什么地方使用，几次也诘问他，他只支支吾吾不肯实说。林氏夫人恍然大悟，暗想：耀华今年已是十六岁的人了，孩子们知识开得早，人大心大，定然在外边有些沾花惹草，遇着不肖的朋友，难保不勾引他向那些不正经的地方去走动走动。花费银钱还是小事，万一将身子淘碌坏了，有个山高水长，将来我们夫妇还靠着谁养老送终呢？越想越怕，镇日价没精打采的在房里淌眼泪。由是打点了一个主意：第一件须得赶紧替他觅一房媳妇，早早娶进门来拘束住他，或者他便不想在外边流荡。第二件老放着他不去读书也非长策。自从去年为延请教读先生同林杰口角之后，林杰真个绝口不提此事，此时又不便将我这意思同他父亲商议，背地里转将这话告诉他寡媳孟书云小姐。书云小姐见他婆婆为耀华读书筹画，便慨然说道：“这句话母亲不是告诉过媳妇的，他哥子在

日，说一时延聘不到西席，他哥子情愿担任教叔叔读书；如今不幸他哥子已经去世了，不能将这句话实行出来，想他哥子未尝不衔恨地下。媳妇不才，幼年颇曾研究过一番书史，好在叔叔读过的书也还不多，（想小姐定然也知道他熟读一本《三字经》。）媳妇又闲着没事，情愿每天同叔叔研究研究学业。一者媳妇可以借此消遣永日，二者也完了他哥子一桩心愿。"书云小姐说到此处，已不禁泪痕满面。林氏夫人听毕，十分欢喜，说："难得你肯如此热心，是极好的事了。你叔叔将来有点出息，断然不敢忘你恩德。"说着又提起袖子，向书云小姐福了两福，吓得书云小姐忙站起来说："自家骨肉，理所当然，婆婆如此客气，转使媳妇心里不安。"当下婆媳将这件事计议已妥。

第二天上，林氏夫人便将耀华唤得进房，先重重的训斥了几句，然后将嫂子要教他读书的话说出来。耀华听了虽不甚愿意，然转念一想：觉得嫂子教我读书，总该比请的先生宽得多呢，不如答应下来，省得父亲又要替我另延西席，那时候倒反不好，于是欣然应允。林氏夫人见他这样，益发欢喜，便命耀华将书桌设在正屋中间，却好他们婆媳的住房都在对面，可以互相照应。打从这一天起，耀华真个便从书云小姐读书。只是不得耐心坐着的分儿，每逢晌午时间，他就抛却书本子，去跑向外边去顽耍。（其觅林福吸烟可知。）书云小姐倒还循循善诱，不上几日功夫，已将他那本《三字经》理得透熟，随即教他《四书》，而且逐字逐句讲给他听。其实论耀华资质，并不十分拙钝，不过先前遇的那位老先生对着他只一味的严声厉色，稍不受教，便夏楚从事，逼得个学生畏之如鬼，自然日日思量逃学，那里还有心情去温习书籍。耀华这番既是感他这位嫂嫂和

蔼可亲，又将书里的义理编着白话讲给他听，他焉有个不觉得津津有味？所以收效反比外边聘的西席又妥又快。虽然没得坐性，时常偷空向外面去走动，林氏夫人转暗中授意给他媳妇，叮嘱他不用过于拘束，怕这上了笼头的劣马，使性子重又溜缰。书云小姐也因为耀华功课并不十分亏缺，也就落得做点人情，不肯苦苦与他为难。林杰近来也知道这件事，心中却不甚为然，迫于他夫人的主张，也只好推聋装哑不大理会。由是耀华名目上虽是按日读书，其实暗中仍与林福打得一团火热。叵耐那个奸狡林福，除得同他拚命吸烟之外，偷着闲空，又引诱着他时时向那娼寮赌局上去嬉戏。（渐渐来了！日与小人居，固未有不至于此极者。）

林耀华本来是个纨绔子弟，胸中又毫无主宰，加着知识初开，既然领略到这许多地方的滋味，益发乐而忘返，骎骎有趋入下流之势。目前只苦银钱不济，不能任他尽情挥霍。又亏林福替他出了一个绝好主意，钻头觅缝，替他在外用三分五分的利息借钱。不上半年工夫，耀华身上已负有二三千银子债务，一半是自己花费，一半已填入林福的腰橐。看官，论耀华这点点年纪，除他父母而外，又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不务正业，如何竟会凭着林福这一个家人，大家竟肯成千累百的借银子给他使用，岂非著书的人有些言过其实么？这其中却有大大的缘故，待在下表白出来，便不至惹诸君驳诘了。因为那些借钱给他的人，却都是些老奸巨猾。他们久已知道姓林的这份人家富有财产，无奈林杰生性悭吝，要想他错用一文是再没有的事，今日难得他生出这一位佳儿，同他乃父的见解却是背道而驰，不趁这个当儿用重利去盘剥他更待何时？他们又明晓得此时借钱给耀华，不但本钱无着，便是利息，他一时也无从出项。他们却

也不怕，只从借据上注明几分利息，过个三月五月，便将那利息积聚起来算上本钱。借钱时候三面言明，只要他父亲在那一天身故，这款项便在那一天偿还。这个办法是专为便利那一班不肖纨绔子弟起见，是以美其名曰“磬响钱”。磬响者，人临死时必须敲磬，磬声既响，然后此款遂随磬响之音而入债权者之手也。（忽用文言唱叹以出之，真调侃不少。）诸君不信，试从我们这个文明上海地方略一调查，当有许多买办少爷、封翁公子，比较我书中这位林耀华借的那种磬响钱，还要多得十倍百倍的，且不计其数。（住上海的公子少爷听者！）单单去责备讥诮我这少不更事的林耀华，却未免少见多怪了。

闲话休絮，且表这福建去南城十里，那一带地方却是妓馆林立，凡是当妓女的不同上海风气，或是称先生，或是称姑娘，他们另有一种名目，一例的都称做白面。耀华自从随着林福光降这地方以来，就中单结识了清香堂一个白面，名字叫做玉青。据玉青的鸨母夸说：“这玉青年纪虽然与耀华同庚，却还是个冰清玉洁的清倌人，至今并不曾被人梳拢。”林福又在背地里告诉那鸨母，他这少爷家世。鸨母便一心一意的拉拢耀华，讲明了梳拢时一切用度，约费五六百金，耀华便同玉青双双成了好事。最苦的这地方是在城外，家中又拘束得紧，只好从白日里偎香倚玉，却不能成夜的宿在玉青那里。我能发誓：耀华确是个初经风月的雏儿，比不得玉青，我却不敢替他下这断语。（语语轻薄，使我忍俊不禁。）

这件事倒是不曾尝过滋味的好。耀华自与玉青订盟以后，又不能公然常常的同他双宿双飞，你们想他镇日的被他那位嫂嫂逼着读书，真个痛苦万分，无言可喻。别人虽然望着他坐在屋里，双手捧着书本子，其实可怜他行也是玉青，坐也是玉青，茶

饭里也是玉青，睡梦里也是玉青。到了无可奈何时候，他竟公然移着怜爱玉青的心，渐渐怜爱起他那位嫂嫂起来。（一笔直跌到此，奇绝幻绝，真是狗彘不食。）

这一日刚是风和日丽，淑景暄妍，林氏夫人因为日长困倦，午后躺在他牙床上睡觉。耀华的读书桌子便设在靠窗子一边，刚刚读得几句，也就有些疏懒，蓦然打了一个呵欠，简直有要去梦见周公的意思。书云小姐坐在上面，一眼瞧见他这形状，又是好笑又是生气，便提着他呖呖莺声喊了一句，将耀华从梦中惊醒，兀自揉了揉眼睛，掉转脸向书云小姐望得一望，也便吃了一吓，按着书本上东拉西扯，不知胡乱念了些什么。书云小姐便拿出他做先生的身分，重复将他喊近案侧，顺手在书本上翻了几页，却好翻到宰予昼寝那一段故事，放下脸色说道："在先这一章书我曾经讲过给你听的，此时且不要你背诵，你倒是替我望着这书本子照样复讲一遍给我听听。"耀华此时本有些模模糊糊，陡然见书云小姐要他讲书，他早已心慌意乱，一时间那里讲解得出？只管对着书卷发呆。好半晌刚念出"宰予昼寝"四个字，以下便连字句都辨别不清楚了。书云小姐见他这惫懒模样，不由噗嗤一笑。谁知这一笑不打紧，耀华偷眼看见他这嫂子淡妆素服，雅洁无伦；暮春天气书云小姐只着了一件葱白罗夹衫子，越显得弯眉入鬓，笑辅承颐。再四面望望那些仆婢一个个都不在屋里，想是大家都偷懒躲向外边去打盹去了。耀华顿时觉得情不自禁，便也回眸向书云小姐一笑，说："嫂嫂宽恕则个，这一段书委实一时记不清楚，让我好生想一夜，明天再讲给嫂嫂听罢。"嘴里说着这话，忽的将自家身子直挫下来，斜靠到书云小姐身上。书云小姐猛不防耀华会做出这般轻薄状态，直吓得浑身抖战，舒开纤腕使劲将他向外

一推，大怒吆喝道：“畜生，敢如此无礼！”耀华心已荡漾，一点也不惧怯，心里也还疑惑他嫂子是故意崛强，论他这芳年守节未必遂心坚如石。经这一推，他转趁势掉转来依旧想用手去搂抱书云小姐。书云小姐又急又恨，一时避让不及，只得将自已面前那张书案豁琅一声推翻在地，三脚两步飞跑入自家绣房里，吁吁气喘。耀华的心还是不死，也就随着书云小姐脚步，意思想闯入闺閤，只恨那些不做美的仆婢听见屋里桌椅倾翻的声息，都匆匆跑入里面来看视。林氏夫人午梦初酣也自惊醒，大声问着何事。耀华眼见风色不利，才一溜烟的含笑飞逃，跳出去了。

众人也猜不出其中缘故，只纷纷的将书案整顿好了，一地上纸墨书籍，捞掇不及。这个当儿，林氏夫人已趿着睡鞋出了房门，问他们为什么在此纷乱，“耀儿呢，为何不坐着读书？如何还不曾到放学时候，早又不见他影子了。”（此老梦梦，使人失笑。）仆婢们见夫人询问，你望着我，我瞧着你，大家都回答不出。林氏夫人益发焦怒，刚待向他们发作，耳边忽听见他媳妇嘤嘤在对面房里啜泣，（不肯大声出来辨诉，只“啜泣”二字，已写出书云小姐贞静贤淑。）心中也便瞧料六七分，只长长的叹了口气。慌忙走至书云小姐那边，已见书云小姐钗横鬓乱，气竭声嘶，便从无穷悲愤之中加着异常怜悯，款款的向书云小姐问了一句，说：“不肖畜生想是又不服教训，以至累媳妇气苦。好孩子，你告诉我，看我叫他老子捶杀他。”书云小姐此时只有哭泣的分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见林氏夫人追问他这缘故，先前还羞羞涩涩的不肯说明，后来被逼不过，方才含羞敛恨，将适才情景一一的告诉林氏，只把个林氏夫人气得面色如土，一叠连声命人赶快出去将这畜生抓进来。仆婢们只得连声答

应，出了内室，传话给外边，教请少爷入内，夫人立等着问话。

不多一会，外边仆役已进来回报，说四下里寻觅少爷，不见少爷踪迹，不知跑向何处去了。林氏夫人格外着急。却好林杰其时刚坐在西边一个小花厅里，同几个厨役在那里结算连日伙食帐目，听见太太生气着人出来寻觅耀华，他也猜不出为着甚事，不敢怠慢，立刻发遣了厨役，亲自踱进内室。林氏夫人因为在媳妇房间里不便同林杰讲话，遂含怒走入自家卧室，先将耀华调戏他嫂子的话略告诉了林杰一遍，随又长长的叹了口气，向林杰埋怨道："我几次同你商量过的，说孩子近年来人大心大了，若不赶紧替他娶一房媳妇，怕后来还闹出别种笑话。你都是同我一味搪塞，说是在外边听见文明人议论过的，说中国男孩子此后不宜早婚，若是早婚了便有许多障碍。放他娘的屁呢！我听了这些瞎话，我就生气。据你告诉我中国有四万万多人呢，我家一个耀华便是早婚了，也没有什么打紧，只要别人家不早婚，也不至便叫这中国受了早婚妨害了。（当代驳之曰：若是四万万人都像你这般思想，奈何？惜乎林杰不敢为斯言也。）你又拿你自家做比方给我听，说你也是到了三十岁以外才娶我的。你这话益发糊涂了，你当初是个精穷光蛋，若不是遇见我那父亲，你到今日一般的不曾娶亲亦未可知。你须知道耀儿他与你不同，他的命好，偏生的在我们这份人家，还是没有钱还是没有势？你难道还望他同你当日一样，穷得连爹妈都养活不起，推着小车子度日……"

林氏夫人还待望下再说，早被林杰笑拦着说道："又来了，又来了！同你讲起话来，动不动都提起这些旧话，实在讨厌得紧。耀儿的婚事，你要替他怎样办便怎样办，我是没有违背的；只是一时间去向那里觅这一门亲事呢？依我的主张，如今世界上

叔招嫂的事也算很多，你何妨先去探听探听大媳妇口气，他若是肯于答应，我们就简直将他这两口儿推向一处，省得另外又多出一番使用。”（丧心病狂之言，亏他老脸说得出口，可谓有是父乃有是子。）林氏夫人向他啐了一口说道：“怪道耀儿敢如此妄作妄为呢，原来你早存着这主意了。一个堂堂知府人家，如何公然做出这样事来，敢要被人家骂煞。况且我这媳妇年纪虽小，倒是一个规行矩步不苟言笑的人，我不敢开口向他说这样话，你做公公的你有这本事，你何妨去同他商议商议，你休得将这难题目儿给我去做。”林杰哈哈大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我有这老脸向媳妇讲这样话，岂非去讨没趣。罢罢，你若是说用不得这主意倒也不妨，何必给这苦给我去吃，我也不上你这个当。”林氏夫人也笑道：“可又来了，你不肯上当，谁还肯去上当呢。（不从大义上着想，仅仅作如此计较，写林氏处恰在分际。）你也休想讨这种便宜，孩子们婚姻大事多使用些银子也不算什么，你快别生此妄想。耀儿的媳妇我心眼里倒有一个人呢，说出来给你听，管许你也以为然。英家二妹妹他的女儿舜华，我就欢喜他那一种天生成的活泼性格儿，又长得最可人意，我久已想要他做媳妇，不过因为他们年纪还小，又加着近来我们家里接二连三的闹出这些岔枝儿的事，所以一时也就不曾提及。背地里窥探我那妹子的神情，提着耀儿都是眉花眼笑，只须我们向他去求亲，他没有不允的道理。在这个当儿请出几位亲友来，去向他们那里说一说，包管十有九成。”林杰笑道：“着着着！你这主意真个不差。莫要说别的，他万一不答应我们，我们只须将那每月津贴的款项一概停止，就可以立制他们死命。”说着，又皱了皱眉头道：“这是一层，同他那里做亲，若是想他们多多的陪奁，怕就不能如愿了。”林氏夫人

笑着骂道："同你讲起话来，都全是这些小人心眼儿，真要把人呕死。他们那份贴款难道是掏你的腰包？人家不肯答应亲事，便该拿这些话去挟制人家，莫要给我那妹子听见，他难不成是卖女儿给你？至于陪奁这一层呢，多也罢，少也罢，只要女孩子福命好，也不在一时陪奁上计较。不过我近来听见我那妹子又将舜华送入女学校读书去了，这件事我很不满意，横竖等娶过门之后，他少不得要依着我们家规矩，这学校的风气却万万不可沾惹。这些后话，且放着再议；倒是你过一两日就去赶着将这事办一办罢。"

林杰连连点头说："使得，使得。"停了半晌，重又向林氏说道："耀儿这孩子近来很不长进，我暗中打听出点消息，据说他酷嗜洋烟，如今渐渐的上了瘾了，虽然未知真假，你早晚将他唤到面前替我审察审察，看他可真有这嗜好没有。若是果真有这嗜好，老实说他也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敢做他的老子，立刻将这畜生赶出姓林的大门，让他同乞丐为伍。这是你知道的：当初有一次我发胃脾气痛，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汗珠子比黄豆还大，许多亲友劝我吸一口洋烟包管立时奏效，我是拿定主意，宁可疼死了，总舍不得拿着白花银子去买这害人东西来治病。他有多大年纪，又不病又不痛，转拚命的向这下流路上去走，你看我可能容着他放肆，不去管束呢？"林氏夫人听到此处，忽然笑容满面，（笑得大奇。）说道："原来耀儿是吸上鸦片烟了，阿弥陀佛！我今才将这颗心放落下来。我正疑惑他前几次将我的首饰偷窃出去，是在什么地方使用呢。若是光使用在这上面，倒还算是我们林家造化。你这没见识的人，懂得什么？大凡一个做子弟的，仗着家中有些财产，第一件最怕的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被那些没脸面的婊子哄骗起来，成千成

万的银子都肯拿出去花费，那个用法可就没有底儿了。若讲到吃这鸦片烟，他纵是吃得利害，像我们这份人家每年摜给他几百块钱，也就够他慢慢的消遣了。而且拿这烟拘束住他的身子，倒还可以保得住他不别生妄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亏你还要去同他拚命呢！他不过吃一两口烟，你便同他过不过去，你若听见他在外面浪赌浪嫖，你又待如何？（奇绝议论，真是别有肺肠，天下为母而溺爱其子者大都如是。）你今年也有半百的人了，我虽然比你小得十几岁，你是知道，但是要想再养个一男半女料是没有指望，亏你狠心辣手说得出这样的话，叫我听着如何不兀的伤心！"林氏说着这话，那个眼眶儿一红，不由的扑簌簌的流下泪来。说也奇怪，林杰本来挟着一团怒气，几乎要拿出他义方之训管教顽儿，谁知此刻经林氏夫人一番话，仿佛兜头淋了一杓冷水一般，立刻乾纲不振，愤意全消，转凄凄惶惶的陪着他夫人流着眼泪起来，（活画庸夫。）一声儿也不言语。坐了一会，慢慢的踱将出去。不曾过了几天，真个央出两位亲友向英府那边去求婚。

且说林氏夫人的父亲林春熹本来单生了这位千金，其余别无子女，这位英姨太太据林氏夫人口气，口口声声称他做妹子，这壁帐究竟从那里算起呢？原来林春熹老先生当初本有一个同祖的长兄，名字叫做林春涛，论起他们这林家族众甚多，同在五服里的弟兄们班次也很不少，惟有这林春熹同林春涛自幼儿便在一处同学，及至成立以后，性情又极投契，当春熹服官淮北时期，春涛其时亦经捐了一个盐大使在两淮候补，弟兄们总不时的通通信札。无如春涛为人使酒负气，与那些一班同寅的人多所龃龉，以至听鼓多年，始终不曾得着一个差缺，弄得两袖清风，一贫如洗。老夫妇先后便殂谢在扬州地方，只有

一个女儿嫁在江西南昌府英姓，早年便已守寡，膝下只生得一男一女，夫家境况又极萧条。后来打听得他那叔父春熹在福建故乡很有声望，随即挈着子女二人来投靠春熹。适值春熹避居乡间，却好因为自家在省城里房屋甚多，便拨了一处给他们母子居住，所有一切用项，全系春熹这里替他预备。英氏儿子却与耀华同庚，不幸那一年福建大闹鼠疫，阖家便都染了重症，英氏母女医治痊愈，偏生将他那个儿子死掉了，英氏异常悲痛。这时候春熹却已赘了女婿挈眷返省，见此惨状十分怜悯，看待英氏母女格外周到。春熹临死之时，谆谆的将他女儿、女婿唤至面前，分付他们："我的长兄，只有此两代弱息，我死之后，须照着我生前办理，依旧津贴他们，不可稍存歧视。"林杰夫妇唯唯答应。历年既久，他们抚视英氏已不如从前，然而每月津贴之款却还不敢怠慢。英氏对于林杰夫妇，因为仰仗他们照应，凡事也都先意承志，好博他们夫妇的欢心。论英氏心理，先前本极钟爱焕华，久已有心想焕华做他女婿；后来见焕华已经同孟老先生那边结婚，此事也就作罢。不料焕华命薄，中了举便已身故，英氏暗暗叫声惭愧，只有些可怜书云小姐。至于耀华的为人，他的父母虽然溺爱不明，然而英氏从旁边看出，知道这孩子将来没有什么长进。偏生林杰此时又遣出人来，想要他女儿舜华为媳，英氏满心不愿，又迫于林杰夫妇看待自家母女很是不薄，若是一经拒绝，此后更无颜托人宇下。况且耀华此时年纪尚小，等待成人之后，或者不至一味流荡。好在他家富有财产，任是耀华不肖，也不见得便误了我女儿终身。主意已定，便满口应承了。林杰夫妇自然异常欢悦，少不得按着结亲仪注，行茶下礼，便将英舜华小姐聘定了。

此时林氏夫人已查出耀华是躲在门房里同林福吸烟，特地

将耀华唤至面前，重重申斥了几句。耀华竭力抵赖，坚不承认。后来经林氏夫人告诉他吃烟原不要紧，只要你关着门在家里静坐不出去交结匪人，你就明白地在家开了灯罢。你老子已经我同他讲明白了，他也不来管你。耀华方才欣慰，真个的同他母亲要了些银子，逼着林福替他在外边置办了精美烟具。起先倒还本本分分，镇日价在家消遣。无如静则生动，不上一两个月，又渐渐有些活泼起来。好在他此时已不从嫂子读书，更没有拘束他的事务，南城外面玉青那里，便常有耀华踪迹。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书云小姐一番热心，不谓结局乃遇伧奴戏谑。若论情理，为父母者宜如何痛斥耀华；乃经此变剧以后，卒未闻林杰夫妇于此事有一语罪及耀华。林氏之溺爱不明，林杰之昏庸不振，皆于无文字中见之，可胜浩叹。

英氏依栖族党，不惜以爱女为酬赠之品，读书至此，鲜有不为舜华失声浩叹者。君子观于此，可悟我国家族制度害人不浅。（原评）

孟书云以未嫁之身矢志柏舟，愈觉难能可贵，然亦惟涵濡于旧道德中始克有此；若令一般自由女豪素持放荡主义者闻之，且掩耳却走矣。作者竭力写一书云，正所以愧当世，但恐奇谬之论一倡百和，与讲贞操反受若辈笑骂耳。呜呼！

耀华戏嫂原是禽兽行为，然而青年嫂叔相对授课，仆婢不前，形迹渐密，本失避嫌之道，苟非书云冰霜难犯，则中篝之羞，自兹而始矣。此男女之防，所以不可不严也。

林夫人于恶剧发生之后，惟知急急为耀华娶妇，丝毫未加责备，已属可怪；而林杰竟惜婚姻之费，即欲为叔嫂撮合，尤属乱伦蔑理之谈。有如是一对父母，安得不生此劣子。（独鹤评）

第　四　回

旧知县频遭月旦　　新议员重出风头

清政不纲，大局日促。亲贵固招权纳贿，汉员亦结党营私。鱼沤涸辙之中，燕巢危幕之上。加以外交失策，干戈固不足言战，玉帛并不足言和，列强眈眈，蹈瑕伺隙。即以赔款一事而论，每年损失之巨已不可以数计。国帑虽已空虚，而皇室挥霍之经费，在势不能稍加节省。赋税不足，继以厘金，厘金不足，继以捐纳，最妙不过的是拿那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为骗取百姓资财之策。偏生有那些不长进的官迷，家中薄薄有点财产，平时则一钱如命，孤寒的亲戚、贫困的朋友开口向他告贷，他便挤眉弄眼，百般诉说他的艰窘，仿佛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一般。若再说到慷慨好施做点慈善事业，更是没有指望了。至于讲到捐官这一层，有钱的固甘破悭囊，没钱的也东挪西借。若是乎这头上不安着一个翎儿、顶儿，身上不披着一套袍儿、褂儿，脚上不穿着一双靴儿、袜儿，就辜负了这堂堂七尺之躯似的。一旦高车驷马，安富尊荣，问他怎么叫做国计？怎么叫做民生？他那一肚皮的草包，两腿胯的泥土，除得乞怜昏夜，白日骄人，吮痈舐痔，掇臀捧屁，再做不出一件叫人称颂的事体出来。乱离时代，天地便生出一班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承平时代，天地便生出这一种吃人不吐骨的官吏。这也叫做气数使然，非人力所可转移的。（一字一泪，看似调侃，其实无限悲

悯。)

在下为何说出这一番话呢？便因为我这书中那位林耀华先生，自幼儿便喜欢妆模做样学个大老爷派头顽耍顽耍，果然生有自来与寻常人家儿女不同，不独林氏夫人背地里称赞这儿子根器非凡，便是林杰有时候看见他举止雍容，一口北京官话儿又说得轻圆溜亮，也暗暗觉得雏凤清于老凤。却好在这前几年已将英舜华娶得入门，夫妇之间颇相和睦，只是至今还不曾生得儿子。(此等事只须略略带过，不以烦言占正传地步。)这一年清廷捐例大开，耀华便百般怂恿着母亲，叫他同林杰商议，替自己捐一个大八成知县。论林氏心里，见儿子要想出去做官，自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道理；无如林杰总舍不得拿出几千银子，去博那将来不可知的利益，老是延挨着不肯去办。耀华兀自忍耐不得，简直向林杰面前百般要挟，说："儿子今年也有二十多岁的人了，平时只恨着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老坐在家里享快活日子。如今世界上若讲到做买卖这一层，能有多大点利息？便是开着绸庄、银号，一旦倒歇下来，更没有翻本的指望。儿子想来想去，只有这做官一事利息最厚。今日父亲拿出几千银子出来，将来几万几十万都包在我的荷包口袋里，这是再合算不过，再稳当不过。况且这昭信股票，比较此项捐款省俭得许多，万一错了这机会，将来再想捐官可就烦难了。我只知人家做儿子的不肯上进，父亲须得去责罚他；不曾见着做儿子的要想做官，替祖上争光，父亲反苦苦阻拦起来。老实说，父亲若是再坚执不允，我自今以后也只得借点别的事情去寻寻乐儿，要想将我关在家里像做女孩子一般，那是干不到的……"耀华愈说愈气，很很的楞起两只眼珠子向他父亲使劲望了望，拔开大步一口气早跑向外边去了。林杰一时又拿话驳他

不出，不得已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径自踱向里边，同他夫人斟酌去了。

林氏夫人拍手笑道："香的不吃吃臭的！我说你这人真是别有肺肝，耀儿他说得出就做得出，万一真个在外边大闹起嫖赌来，他是有词可藉，说你做父亲的连做官都不许儿子去干，想必是留着他在家里流荡的了。况且还有一层，耀儿已不是做孩子的年纪，凡事也该放他出去阅历阅历，他一经做了正经人，又没有我们做父母的去帮护他，他也就不敢有所倚赖。做官做得好呢，自然让他一路荣升，开府封疆，也是人做的。说句不顺遂的话，即使风色不顺，还可以将他呼唤回来，也不过花了几千银子，到底落着几对衔牌儿搁在我们公馆门里，也算一时的威风，也没有什么折本的去处。"林杰此时只有点头的分儿。真是内逼悍妻，外迫娇子，那里还敢怠慢。好在林春熹此时虽已身故，他那些姻亲故旧在北京里拥据要津的也还不少。林杰请人替他写了一封恳切的书函，将要替儿子捐官的话详细说明，一经就绪，立刻从银铺里将捐款汇寄。京里的人得了这个消息，果然照着办理。不到三五月功夫，林杰便将银子汇去，那边已将捐照寄来，却是分发广东，尽先补用知县。这其中经手办理的少不得还吞没了七八百银子，林杰如何会得知道？但是替儿子已将这件事完全做成，自己也就安然做了封翁身分。不但林氏夫人同耀华欢喜到极处，便是林杰也十分畅快。

耀华先赶制起簇新知县袍服，镇日的坐着呢轿在城里东奔西走，借着拜谒亲友为名，希图卖弄。林杰又拣个好日子替耀华开贺，真是悬灯结彩，大擂清吹，整整热闹了三日三夜。耀华的岳母英氏已经笑得拢不起嘴来，暗暗叫做惭愧。若是当初

错了主意，不肯将女儿嫁给他，岂不是白白将一位现成知县太太让给别人。背地里怂恿女儿，万一耀华往省候补，务必闹着同他一路前往。女婿年轻，得意的又早，你不在他身边监察着他，还要怕他三妻四妾的浑闹起来，如何是好？至于讲到在家侍奉婆婆这一层，他横竖有他的大寡媳依随膝下，也不能不让你随着丈夫走。你第一这些主意务要打定，万不可博贤孝之名贻误大事。”英舜华小姐听他母亲的话，也只笑了一笑。

谁知英氏在家里同女儿蹉商要他随夫赴任，那里想到在这个当儿，早已另有一人闹得更比英氏利害，这人是谁呢？便是南城白面玉青了。玉青平时拿出他狐媚手段，早已同耀华山盟海誓，口口声声说要嫁他。那时候却还是沉几观变时会，嘴里嚷嫁，心里还未必一定肯嫁；今日见他父亲已替耀华捐了知事，花样又足，到省不要多时，就可以当差署缺，这是拿得稳的事情，不趁这个巧宗儿强他替我出一笔银子赎身，将来要再想遇着这寿头码子可就难了。况且我是嫁他之后，要是好呢，大家就在一处多混几时；若是不好，好在我年纪还轻，将来便是另打主意也还不迟。所以自从耀华告诉他想要捐官，他早就甜言蜜语骗得个耀华死心塌地。今日见他功名业已到手，他劈口便先问此番到着粤省，可否携带你们太太同去。耀华正色答道：“这个想是不行罢。我的爹妈他们又不随着我去享福，我终不能擅自带着妻子双双赴粤，怕被人家议论。我此后比不得当初的林耀华了，知县虽是个七品小官，将来还要去整顿人民，维持风化，这些上面倒要将脚步站稳了，万万被人指摘不得。大约我先带着几名家人前去看看光景再说，所好的本省与广东尚系毗连，随后挈眷不挈眷也还容易……”

耀华刚自说到这里，忽见玉青猛立起来，将个身子直跌到

耀华怀里，那滚滚泪痕便是断线珍珠也没有那样又圆又快，转把个耀华吓了一大跳，忙低下头去，拍着他背，低问道："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有话尽管好说，怎样好端端又哭起来。我此番是前去做官，比不得别的事情，凡事都要图个吉利，亏得你肯如此糟蹋我。我和你将来是同福共命的人，我便有个山高水低，你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玉青正哭得高兴，转被耀华这几句话点醒过来，暗想：他这话果是有理，我未免有些失于检点了。好在此时已哭了半晌，那把眼泪已有些接应不济，便不是耀华拿话拦他，他也要易哭泣为干嚎了，（冷隽语，使人失笑。）却好趁这个当儿收了眼泪。免不得掏出一方香扑扑的手帕儿，向粉颊上略掩了一掩，冷笑说道："你只怪我不该哭，恐防蹭蹭了你，我岂不明白这道理。但是你的作为，太没有一点怜恤我的分儿，你就不知道责备你自己了。你此番到省，不肯携带你的太太同走，这原见你的孝顺爹妈的心；你不能携带你太太，难道也不能携带着我？我适才故意探听你的口气，谁知你简直一句都不提起我的话，你叫我听着伤心不伤心呢？你们做男人的，铁打的心肝，铜浇的肺腑，我年纪小则小，然而在这些世故人情上面，我早已冷透了这颗心了。但是一层，宁可叫你们负心，我们做女人的，却是既同这一个人要好，偏生死心塌地，时时刻刻便将这一个人当做自己嫡亲丈夫看待。莫说你今日不过到广东去做知县，便是放了那里的督抚大员，我只听见这分离两个字，老实便有一柄锋利的刀子将我这心肝平剜了去。所以在这几月前，有意无意的知你要捐官分发出省，我外面虽然不甚露着形迹，怕你替我伤心，你那里晓得我便从那一天起，我这一双金丝累凤镯儿，猛可的在手腕上便宽了一围……"。

玉青一面说，一面早掳起袖子，露出一双雪白也似的皓腕，

送到耀华脸上给他看。耀华虽然不曾真个去验他钏口大小，然而这时候便觉得有一股肉韵脂香冲入鼻观，已是荡得神魂欲醉。再加着看见玉青粉颊上早又盈盈挂下泪痕来，真个心痛欲死。嘴里只有感激的话儿，咿咿唔唔也不甚听得清楚。玉青重又说道："我也知道你此番出去，家人小厮少不得要带一大堆去，还愁没有人伺候你。我只虑到那些人他们只许在外边随机应变，一经到了夜晚你步入卧室的时候，他们见你睡下，还不是一窠风的跑去偷懒了。我不是同你讲笑话，这孤另另的客枕，单薄薄的香衾，睡了大半夜到有小半夜不得安适，那时候谁来体恤你？"玉青说毕，忍不住哈哈的笑，又用手指头在腮颊上羞着他，低说道："我请问你，平时我觉得腻烦起来，常常使劲推开你，叫你离开着我，你还涎皮癞脸像吃乳的孩子一般死也不去，我究竟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着流波送盼，媚态横生，很很的向耀华瞅了一眼。耀华也无从分辩，只低着头含笑不语。

玉青又说道："你此时是一个豪兴，以为出去做官了。哼哼，你还不曾尝着旅客滋味呢。到了这个当儿，可是懊悔迟了。"玉青说着，又用手拍得一拍说："你不要尽管向着我笑，我也猜出你的用意了。你以为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全是白操了心，自今以后，你老实是个知县大老爷了，又有钱，又有势，花天酒地，还不是尽着你去胡闹！俗语说得好：'三只脚的虾蟆没处找，两只脚的婆娘要多少。'你太太又不在你面前，我又远在福建，珠江的姑娘体面似我们的很多很多，你还不是拿出本事来去吊膀子、结线头，便多带几名来陪你，也不是希罕的事。哼哼，林耀华，林耀华！你放着你的玉青不死，你若果然抛掉了我又同别人去攀相好，我纵是这身子不能飞到广东去监

察你，我半夜三更魂儿梦里，我摇身一变，也须变个极毒极利害的猫头鹰儿，一翅飞向你住的那座房子屋上，成日成夜的向你怪叫。我不把你们那个合欢好梦闹得你们丝毫不得安静，我也不在世上算个人。到末了，还要撕下你片片肉来，跑向广东城门楼角上细细嚼吃，也要叫你好生消受。……”玉青真是咬牙切齿，说得十分利害。

耀华毕竟是个初出山的雏儿，先前听玉青发的议论，还只管咧着嘴笑，此时转吓得呆了。连忙摇手向玉青哀告道：“快别要如此，你有什么主意，尽管同我计较，我们好好的交情，那里说到这些上面。你知道我素来胆小，何苦拿这些话来吓我。”玉青又抿着嘴一笑说道：“我和你有甚计较呢！你的主意拿得稳稳的，是决计将我抛在此地了。我便勉强闹着要随你去，后来也没有什么味道儿，老实你还是让我照这样办罢。”耀华道：“你这人委实难缠，你是我心爱的人，我何尝忍心将你抛下，不过你的身子还是你父兄的，你又不能自由，难道我白白的能带了你走？你又是个红倌人，身价又高，我一时也难筹措这笔现款，这是我的老实话，你去替我想想看可有一字欺你。”玉青听到此处，不由略点了点头，重又向外间斜着身子望了望，笑说道：“今日时候已是不早，日色渐渐沉下山去了，你若是能在我这里耽搁一夜，我们停会子再细细同你打算主意，你看可好不好？”耀华答道：“使得，使得。”说过这话，旋即命房里娘姨出去，“叫跟随我的人着一个进来，我有话分付。”娘姨立时含笑走了出去。

不多一刻，果然走入一个小厮，耀华正色说道：“你留小林在此伺候我，你就赶快进城去罢。如老爷不问我则已，若是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歇宿，你就说程伯英程大老爷留着我议论一齐

到省的话。这时候还不曾开席，大约至早须得明天午前方赶得及回府。千万说妥贴了，不可大意，露出马脚，要紧，要紧。”小厮一一听着，连答应几个是，重又缩回几步，方才掉转身子向外面跑出去了。玉青看着耀华说道：“亏你这么大的人了，又不是三岁、五岁的孩子，怎生你家太爷还不容你在外边住宿，我替你可惜，枉把个知县大老爷给你做了。要是我，好就好，不好就同他翻脸，怕他还敢下手打你！”耀华叹道：“一言难尽。这老头子一天不死，我须受一天活罪。他别的本领没有，同儿子吵嚷是他第一等拿手好戏，瞪眼竖鼻，叫人看着便要吃吓。我难道不想同他翻脸？只是别人议论起来，但有说我的不是，没有人说他的不是，你叫我奈何得他呢。所以纵容得他越闹越威武了。”（儿子纵容老子，真是千古奇谈。）玉青也只微笑一笑。

其时房里娘姨知道耀华今夜在此住宿，早已预备好了酒饭，立刻捧进房来。也不去请别客，彼此浅斟低酌，十分有趣。一直饮至二更时分，大家都有了些酒意，炉薰鸭脑，衾拂龙涎，双双解衣入寝，枕上喁喁细语。耀华便先问他：“身价究竟要需多少？若是我能竭力筹措，我就将你的身子赎出来，老实先携你赴粤，也不必三心两意。”玉青笑道：“不能依我爹妈的主张，他们开口动不动都是一万二万，我知道你这人的心，便是在我身上花个几万银子原不介意，只是你家里的银子还不能由你做主；便说到能由你做主，我也不忍心叫你无辜的花这许多昧心钱。我说句老实话，你的银子就是我的银子，你舍得浪用，我还不肯容你浪用呢！你尽让他们漫天索价，我们须得酌地还钱。我给你一个底细儿，你在我的爹妈面前千万不可露出口风说是我教给你的，那时我这条小命也不想活了。……”耀华低

低说道："我又不呆，我忍心葬送你？难得你待我这般恩义，我感激你还感激不来呢。……"耀华话还未毕，玉青早将一颗香口衔近耀华耳朵，低告道："我这身子，大约只要你出八千足色纹银，也就可以集事。……"耀华伸了伸舌头，刚待答话，玉青忙又说道："你若一时凑不起这样数目，我还有个计较，你尽管去凑得多少便是多少，其余上下差个一千、八百，说不得这话，我既一心要嫁给你，我身边还有点体己儿，我情愿拿出来贴在里面，你看如何？我这是真心为你，才肯说出这话，若是外人，想我这样待他可就做梦了。你若再推三阻四，可想你就不是真心要想娶我，我们从今以后就一刀两断。"玉青说着，那泪痕已点点滴滴倒有一半浸湿了耀华腮颊。（两人亲密情形，可想而知。）耀华低告道："我那里是不肯娶你？我要娶你的心比你要嫁我的心还急得十倍，只是这几千银子，虽然不算什么巨款，毕竟总要去同人家挪借。你不知道我目下欠的磬响钱着实已是不少，虽然承人家的情，不一时急急要我偿还，然而遇着别人有些需用去处，少不得还要同我纠葛；我连年这耳根子也就很不干净，你想此时忽然又要去设这几千银子的法，可拿得稳拿不稳呢！我此时不恨别的，只恨我那老子依然精神抖擞，一点病痛也没有，指望他倒头可想难了。万一天老爷有眼睛，立刻下帖请他到阎王那里吃酒，我可就有了命了。莫说三千、五千，便是三万、五万，不是说句狂话，轻轻的捧出来却也不难。"玉青冷笑道："照这样说来，你的家里是拿不出，外面又借不到，得除死法想活法，只有求你老人家早死这一着子以外，更无计较。来呀！我们不会就想一个法子，请你那爹早早升天呢。"（丧心病狂乃出是语，世有溺情嫖界者，其鉴之哉。）耀华笑道："好极，好极！你真有这个好法子，你便教导了我罢。若是能够如

愿，不独我感激你，便是那些借钱给我的诸君，也都感激你。”玉青笑道："这是你我两人体己的事，做成功彼此都有好处，很不用你感激我。你明天回去，对你的爹依然和平日一样。你须索打听他几时睡觉，给他一个冷不防，悄悄的将他头发打开来，用一根极长极快的铁钉轻轻向他脑袋上插进去，用着被头替他没头没脸的蒙起来，使他叫喊不得，不到一刻功夫，管教他一命呜呼，伏维尚飨。比较砒霜毒药，还利害十倍。便是官来检验，一时间都瞧不出形迹。这件事再稳当不过，你依着我去办包管一些不错。”耀华想了想，重又说道："话虽如此，只是我母亲却同他睡在一处呢，如何能够让我从从容容做这手脚。我做儿子的虽然不爱惜老子，他做妻子的却要爱惜丈夫，万一叫喊起来，事尚未成，我早已耽着这偌大罪名，如何使得？”玉青笑道："这也虑得不错。但是你去做这件事却要见机而作，你先要探听你那母亲睡熟不曾，等他睡熟了，你再下手也不为迟。还有一句老实话，若是你母亲果然护着你爹不容你施展，你就一发将你那母亲也做翻了，好让他们夫妇双双的携着手向枉死城里去走一走。而且办起丧仪来也还便当些，省得去做两番发送。”（不知轻重之谈，便全是无知小儿女口角，读者或以大义责之，谓其灭绝天理，则犹高视乎侪辈已。）玉青这一篇议论，真个将耀华说得顽石点头，心花怒放，没口子的称赞"好计，好计"。两人此时约莫谈了有大半夜功夫，十分困倦，一倒头便沉沉睡熟。

次日清晨，玉青也不留他，耀华因为心中有事，亦急于要赶了进城。进城之后，到了家里，一眼看见林杰夫妇同他妻子都聚拢在一处替他料理行装，他望了望也不去理会，重又掉转身子，走到门房里去寻觅林福。可巧林福正闲着没事，正躺在床

上呼呼的抽那大烟。耀华不觉笑道："好呀，你真快活，在这里取乐也不招呼我一声，你知道我恼你不恼你？"林福斜着眼见耀华进房，也不起立，只努了努嘴说："少爷请那边躺躺罢。亏少爷还在这里怪我，少爷昨夜在玉姑娘那里快活，也不曾招呼我林福一声，你恼我，我还要恼你呢！"耀华笑道："呸，谁见来！我是在程老爷那里住的，何曾看见玉姑娘影子。"耀华说着，早已躺下来笑道："快烧一口烟给我过瘾，休得同我瞎三话四。"林福一面替他烧烟，一面笑道："你真个不曾住在玉姑娘那里？住在玉姑娘那里的敢是一条癞狗。好少爷，你做的事休要瞒我，瞒了我是再也干不好的。（暗逗下文。）你做宋江，我就是吴用；你做刘备，我就是孔明。……"林福还待望下说，耀华一口烟早已笑得喷出来，骂道："这都是小林嘴快，看我明天揭他的皮！"林福笑道："他不曾替你告诉老爷就算是他好处，万一他不仔细竟给老爷晓得了，你又待如何呢？"耀华猛然听见林福提起"老爷"两个字，他心里是有事的人，不由动了动心，顿时放了满面愁容，重重的叹了两口气，依旧拿起烟签子就着烟灯烧烟。林福暗中已瞧料几分，只不便拿话去问他，左右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耀华更忍不住，一时将烟枪放在一边，劈口向林福问道："大前年老爷同太太预备好的那两副寿材，我记得是停在北门城外龙光寺的，此时想还搁在那里呢。"林福笑道："这个没要紧的事，少爷提他则甚？"耀华正色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们看看老爷虽然是精神健旺，只要一口气不来，那时候就要这棺木用了。"说着，又连连叹气不已。

林福此时已十分明白，重又逼问一句道："我怕老爷一时难得便死，阎王老爷不来请他，难道老爷还去寻觅阎王老爷不

成？不能依我林福的心，我也望老爷早早死了，少爷做了一家之主，那时候我们便该快乐不尽了。”耀华忙道：“难道你也有这样心？既是如此，我也不瞒你了，做出来还要你各事帮我料理呢。自家好弟兄们，我将来断不负你。”耀华于是将夜间同玉青计议的主张，详细说出来告诉林福。林福只管竖着两个耳朵听他说话，再也不去扰他，及至听他说完了，然后才一咕噜坐起身子，笑向耀华道：“我的好少爷！你真个依着玉姑娘的话去干不成？这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头是不够砍的，少爷要做还须斟酌斟酌才好。”耀华急道：“我也出于无奈，若不是要银子用，谁还肯去杀害亲老子？好在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你不去替我告诉人，谁还知道这事便是我做的。”林福笑道：“这一层虽然不消虑得，但是你少爷不是捐了知县要到省去候补么？候补的官，一经父亲身故，便须禀报丁忧。这‘丁忧’两个字是官场最忌讳的。你将老爷害死了不打紧，因这上面却不能不丁忧回籍，这不是自家给苦给自家吃吗？玉姑娘他只顾说得高兴，他那里会想到这其中的原故呢。”（照此说来，林杰还亏给儿子捐官，才救了这条老命。一笑。）耀华听到此处，方才恍然大悟，急得将双手一拍，说道：“哎呀，我就不曾想到这一层，幸亏你提醒了我，几乎错走了道儿，那时候才懊悔不及呢。这可难煞我了，又要钱使，又不能用这一条计策，玉青这身子不替他赎出来，他又要恼我。好哥哥，你既做我的诸葛孔明，你有什么两全妙计呢？”

林福笑道：“莫忙，莫忙。等我这诸葛孔明将烟瘾过足了，再来替你筹划。”说着，便拿起烟枪吸了好几口烟，才望着耀华微笑道：“少爷，你左右不过是要钱使用，我来替你想个变通方法，权且济过了燃眉之急，随后再设法弥补也不为迟。我们

公馆里同本城益大钱铺共着往来，这是少爷知道的。每次支取银钱，不是老爷亲自去会他们管事先生，有时候也遣我去付过银子的。此番瞒着老爷，你就说赴省需款，在他们铺里先支八千银子应用，他们见了少爷，料想不会不答应的。便是老爷随后查察出来，少爷已经到了广东，难不成老爷还能奈何你？”耀华笑道：“不行，不行！我也想到这种办法，只是支取银钱必须簿折为凭。我知道那个折子老爷收藏得非常严密，亲自交代在太太身边；你替我想想，我还敢同太太开口要这折子出来？便是和太太商酌，太太也决不肯轻易允许。若是我能将折子取到手里，我早已随意去支付款子了，还待你今日替我筹划？我说你这诸葛先生很不济事。”林福不待耀华再望下说，忙正色答道：“少爷又来了！我岂不知道这个道理，不得薄折，如何能支付银钱？我们此时第一须要设法将折子骗取到手，以下的事便可迎刃而解。少爷不等我的话说完，兀自先责备我的不是，我如何肯服。少爷在先不是说的，要谋害老爷必须乘夜深人静悄悄入房。我的意思，此一层文字却用的不错，只须改换谋害的主张，易为偷盗的手段。我久已打听得老爷近来并不常在上房里宿歇，这件事更容易下手。但是婢仆们耳目众多，也不可不防，老实同他们打通一气，事成之后，允许他们好处，约定日子，还可以分付他们开门而待，这是千稳万妥，比较那些做出灭伦的大祸高着许多。少爷一经将银子取到手里，依然将这折子轻轻放归原处，神不知，鬼不觉，还可以保得老爷查检不及。”耀华此时只顾凝神静听，及至林福将话说完了，重行立起身来，向林福深深作了几个揖说：“妙计，妙计！便依你这样法办。至于里面婢仆们，我不便向他们接洽，一切总费老哥的心替我成全到底。”林福笑道：“那个自然。我替少爷干了这件功劳，我也不

想别的好处，少爷赴省，千万向老爷说一声携带我同去，便是少爷酬谢我的地步。”耀华笑道：“你这人可不嫌腻烦，这句话早经同你说定了，还要你叮咛什么，难不成叫我画个花押给你不成！”说着，彼此相顾大笑。

果然不多几日，林福真个买通里面上下人等，将林氏夫人存储薄折地方都打听得一一明白。耀华这一夜公然偷入他母亲房里，其余物件一概不动，只把个同益大往来支取银钱的折子悄悄偷得出来。次日，便去益大铺里支了八千纹银，少不得又拿出些交给林福酬谢里边的婢仆。随时又将那个折子交给他们，依然背着林氏夫人放还原处。林福又带要带借也取了他百十两银子，耀华方才欢天喜地，将银票放在一个皮夹里面带在身边，径向玉青处来替他赎身。这件事彼此当面又不好讲得，还是约同林福一路出城到玉青那里，叫他做个撮合保证。

且说玉青自从教导耀华杀父计策以后，便日夜盼望他父亲身故消息。谁知等了有好几日功夫，并不曾见林家有甚警报，那耀华的影儿又不见到来，心中异常焦急，深恐耀华负心。这一天刚在房间里闷坐，忽的外边报进来，说林少爷已经到了客厅，玉青不由吃了一惊，刚立起身，已见耀华笑吟吟的掀帘而前。玉青一眼瞧见他依然是平时装束，猜道耀华并不曾依着自己计策行去，心中便老大不自在，（不近人情之人，写来异样好看。）只冷冷的问了一句，说：“少爷这几天很好？”耀华笑道：“多谢你问着，我还一般的顽健。”玉青又问道：“你们老太爷这几天想也很好？”耀华益发大笑起来，说：“我的爹同我一般都还好。”玉青到此更不言语，一屁股坐向绣墩上边，几乎要盈盈的落下泪来。耀华含笑挨着他坐在一处，低低说道：“并不是我违背你的言语，那件事委实做不得，不但我担当不起这杀父的罪名，

而且爹死之后，我就须丁忧，不能到省。我既不能到省，我又何能替你赎出身子带你回广东去呢？你是聪明女孩子，须索替我想一想。”玉青一面听着，一面使劲将耀华推过一旁，含愁敛睇的说道：“你也不用同我支支吾吾，我猜透了你这颗心，左右要抛弃我罢咧！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你还是老实去到广东做你的知县，我是个薄命的人，也不想跟着你去享福，我还以为你一辈子不到我这地方来呢。你今日又来显魂做甚？谁希罕你这样甜言蜜语的来骗我。”耀华见他这娇嗔满面，越显得楚楚可怜，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道：“痴丫头！你休得向门缝子里瞧人，将人都瞧扁了。我姓林的难道除得杀害老子才有钱使用，其余便想不出一个方法来赎你的身子？你也不问人一个青红皂白，便霹霹拍拍像放连珠炮似的责备我一大篇混话，我要不是打心坎里爱你，我便赌气跑了，看你同谁去使这性子？”玉青听见他这话里有因，兀的转过脸来也笑道：“你赌气还不是由你去赌气，我只恨你这人既然想好了法子替我赎身，为甚不明白告诉我，转要你这般吞吞吐吐的拿着人开心。”说着又笑道：“我昨天新近得了一双好鞋样儿，你看这花朵绣得好不好？”耀华望了一望，也笑道：“很好，很好。我此时且没工夫同你研究这些，你将耳朵送过来，我告诉你的话。”于是耀华遂将昨日如何同家人林福设策，怎生在益大铺子里瞒着爹透支了一笔款项，今天专为这件事而来同你家妈讲话，你看可好不好？……耀华却不曾说出实数，只告诉玉青说是取了六千银子出来，却不知你的妈还答应不答应。玉青只管含笑点头，立刻便命人将他的妈请进房，将耀华要替他赎身的话，一一说了。

那个鸨母起初听到这里，放下脸色决意不肯，说是“我一家子的希望都在玉儿身上，其余虽然有几房女儿，才色都不出

众，将玉儿放走了，我家这份门户便立刻支撑不来，还是劝林少爷休打这个主意”。这番话将一个林耀华说得冷水浇背，五官百骸一毫热度都没有了；也不答鸨母说话，只呆呆的望着玉青发愣，几乎不垂下泪来。还是玉青莺簧一般的言语向他的妈央告，说是林少爷他是决不顾惜银钱的。他都能使你们心满意足，图个下半世的快活。鸨母那里肯听，只把个头仰得高高的，好似绝对没有转圜的地步。玉青益发着急，免不得淌眼抹泪同他的妈厮闹，说：“妈如若不放我嫁林少爷，我从今以后便立誓不接第二个客，借此报答林少爷平时待我的一番情义，我看你们能奈何我怎样？”鸨母被他闹得没法，才冷冷的说道：“好呀，女生外向，好儿子，你只知有林少爷，不知有你的妈了。你既然决意要跟林少爷走，料想我便拚命留你，留住你这人也留不住你这颗心，我也只好割割肚肠让你们称心满意。只是我辛辛苦苦养了你将近二十个年头，别的不算，就是我调理出来你这一般水葱儿似的人物，也不知费了几多心血，我倒要听听林少爷的分付，你这身价他给我多少呢？”玉青哽咽说道：“妈又来了！女儿是你的女儿，这身价自然听妈究竟索多少。不是我替林少爷说话，他怎么先开口给你多少身价呢。好妈妈，要得卖头向外，妈也不必给这难题目给我们做罢。还是请妈明白说一句，好让林少爷自家去斟酌。老实说，妈也要平心想一想，我自从解了知识以后，历年间替妈也挣了许多银子，妈今日千万不可路转山遥的索价，总要让林少爷能做得到，那就算妈是爱惜我了。”（一篇装模做样的文章，说来真令人感激，安得不使耀华入其玄中。）那鸨母冷笑了一声，故意扭了一扭头，向玉青说道：“咦！我倒瞧不出你这小蹄子同林少爷打得这样火热，怪不道有时候从夜间都听见你魂儿梦里喊着林少爷名字。”

鸨母刚说到这里，把一房的人皆引得哈哈大笑起来，耀华尤其觉得眉飞色舞，玉青羞得脸上通红，轻轻向他妈啐了一口也就笑了。鸨母又接着说道："你既然这样说法，真个倒叫我不能同林少爷多索银子了。罢罢罢！好歹林少爷就给我一万银子罢，这真是天公地道。若是别人要娶我这玉儿，便加增我一倍，我还不依呢。"玉青得了这口气，也不再同他妈讲话，便走近耀华身边低低说了两句，自家便佯佯的走过一旁去了。耀华方才向鸨母说道："论理，你要的这数目也不为多，只是我近日忙着到省候补，凡事都拮据异常，一时间如何能得此大宗巨款？好在这件事也不是我同你两人当面可以谈得妥协的，我有个家人林福是我今天将他带出来伺候我的，他此时想在你们那个门房里坐着，你可出去将他唤进来，同他接洽。他凡事可以替我做得一二分主的，你同他计议好了，叫他到我跟前回我的话。"鸨母连连答应了几个是，呵着腰，含着笑，径自走得出去。

玉青见鸨母已走，从背后瞪了瞪眼，向房里那几个娘姨用手指着鸨母身后喃喃的说道："你们看这老婆子越老越糊涂了，开口一万，闭口一万，他也不知道这一万银子毕竟有多少，他这老脊背儿可还搁得动搁不动？我不笑他别的，只笑他一个贪心太重，你们看我这话可是不是？"娘姨们也笑道："姑娘的话一点不错，论姑娘的心是我们素来知道的，巴不得白跟林少爷走，只是这位老太婆太难缠，姑娘也叫做无法。"玉青笑道："可不是的呢！我只恨我这身子不能自主……"

大家刚在房里说了些闲话，早见林福掀着门帘伸头向房里探了一探，似乎不敢擅自进来模样。耀华眼快，早已瞧见，忙喝道："林福，你有话进来说不妨，不用这般鬼鬼祟祟的。"林福得着这话，方才走入房里。一眼看见玉青坐在耀华身旁，忙抢

近了一步，向玉青弯了一只腿，口里说着："林福替姨太太请安！"玉青委实不好意思，勉强抬了抬身子，笑道："不敢当。"说毕忙掉转脸，用手帕子掩着香口，吃吃的笑个不住。耀华对着林福冲口问道："适才玉姑娘的妈同你讲的话怎样了？你看他开的盘子很大，简直是有心不肯让玉姑娘嫁我，你毕竟怎生对付他的，不妨明白告诉我，横竖我也不恼他就是了。"林福垂着手将身子站得挺直，朗朗的说道："小的很知道少爷的意思，适才同他们着实磋商了好一会，玉姑娘的母亲初则不肯答应，经小的再三开导，说是少爷如若不娶玉姑娘，以后也再没有人敢占我们少爷的面子，来和玉姑娘相好。"……说到此处，林福又将一双眼睛向玉青飘得一飘，微微笑道："况且小的久已探听得玉姑娘除得我们少爷，他也决不肯另行嫁人，你们白白的在里面作梗，反落得两边不很好看，你们都要在这价目上面让一让，这件事才可就绪呢。玉姑娘母亲听小的话说得十分恳切，方才命小的斟酌个办法。小的从五千银子上讲起，此时已讲到六千五百银子，至于做喜事时候一切开支在外。小的看他们的口气业已活动，所以进来特地请少爷一个示：还是就照这样办呢？少爷如若嫌数目太巨，小的也可以去回覆他，小的不敢擅自专主。……"论耀华此时的心，深恐那个鸨母真个非一万银子不可，便是求他宽让些，大约总要八千身价才可集事，谁知听见林福这一番话，简直出自意外，心中已是欢喜不尽，面子上故意迟疑了一会，又拿眼去望着玉青，似乎要待他发落。玉青也猜到他这心事，忙笑推着耀华说道："我的少爷！你就答应了他们，在我身上多用个一千八百，我是知道感激你的。你若再迟疑，弄出别的岔枝儿来，你便对不住我。"说着，又望林福笑道："林二爷，我知道你是少爷体己的人，这点点主你便不

能替他做一做，还巴巴的来同少爷聒噪？我劝二爷快去同他们接洽定了罢！你放心，料想少爷不来怪你。……”玉青刚在这里说着，旁边早走过一个凑趣的娘姨，使劲的将林福向房外一推，林福便趁这个当儿笑了一笑，真个跑向外边去同那个鸨母做事去了。辗转了片刻功夫，重又跑得进来向耀华索取银票。耀华早从身边一个皮夹里拿出六千银子一张红票，另外一千的又是一张，当面交给林福，说其余的五百以及开销费用，改一天统共再交一千银子。林福将银票接在手里检点清楚，答应了几个是，匆匆的又出去了。其实林福同鸨母议定玉青的身价整数七千，另外开销只有五百，其余五百银子老实便是林福享用，这是他们预行计议的。好在这款项都出自[①]耀华身上，大家分润些也不为过。后来耀华感着林福替他出了这一番力，还另行送了他二百洋蚨以作酬劳之用，林福欢喜自不消说得。当晚兑价之后，鸨母少不得备了上等酒筵替耀华同玉青贺喜，耀华当夜便又宿在玉青这里。

隔了几天，耀华在家里忙着起行的事件，玉青那里又拣选了吉日良时实行纳宠的仪节，耀华便在这时候又将那一千银子交给林福。有些同耀华密切的朋友都跑向玉青那里去纷纷祝贺，热闹情形在下这支笔也不去替他们铺张扬厉，只瞒得林杰夫妇以及耀华的妻子英氏实朦朦的。等到耀华赴任之期，雇好官船，扯着广东候补知县红沿黑字的大旗儿随风招飐。耀华真个同他父亲求告将林福携带赴任，林杰初犹不肯答应，还是他母亲说“林福这人干练多能，耀华身边虽然带了好几个家人，总不若林福为人妥贴，到省之后，有林福在耀华面前照料一切，

---

①“自”字下，原衍“耀”字。

我们做父母也可放心”。林杰这才首肯。林福第一件事,便是背地里将玉青用一乘小轿先行抬至船上。开船之后,耀华十分快慰。白日间,便推窗四望,同玉青并肩坐着,指指点点叫他看两岸风景;一到夜里,旅客凄凉,征人辛苦,他是一点没有这些感慨。转瞬之间,抵了粤省。那些脚靴手版,庭谒衙参,少不得自有他们一番官场俗例,暂时权且不絮絮表他。我且将耀华在家里脱骗出去的那八千银子交代一个下落,才见得世界上有这种为富不仁的父亲,自然要生出这种善于挥霍的“贤子”。

林杰自从送耀华赴任之后,心里自是欢喜,一双垂老的夫妇偕着两房媳妇在家庭度日,倒也安闲快乐。隔不了多日,其时适值冬至令节,朔风凛冽,天气冱寒。林杰这一天清早起来,督率着仆婢们在神座前烧着贡香,遍燃蜡烛,自家穿戴起礼冠礼服,恭恭敬敬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然后便有孟书云小姐同着英舜华小姐两个人含羞带笑的出来替公婆贺节。林杰夫妇也笑着说了些升官发财吉利话儿。大家刚才坐下,其时家人们便热腾腾的送上几碗猪油白糖大汤团子上来。因为林杰平素酷嗜此物,加着冬至俗例,无论大家小户,必须用这汤团为冬至食品,大约取个团圈的意思。林杰十分高兴,端过碗来狼吞虎咽的一气吃了有五六个,他们婆媳们只不过随意吃了些就放下来,仆人收拾碗箸之后,递上滚热手巾,林杰擦了两把,便告诉林氏说自家要出去向几家亲友那里走一走。林氏笑道:“怪冷天气,你既然要出去贺节,好叫他们赶快替你预备轿子。”林杰笑道:“不用,不用。家里又没有轿夫,向外边雇人,当这节期,定然又要争多竞少,还是步行的好。况且适才我又多吃了几个汤团,倒是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免得停滞在胸腹里不能消化生出病来。”林氏也笑道:“不坐轿子就罢

了，又说这些蹭蹬话做甚？大清早起又是令节，你也不图个顺遂。"林杰也只笑了一笑，果然只带了一名仆人携着自家名帖，一路上迎着朔风迤逦前进。刚自顺道访了几家亲友，忽地满天又飘下几点碎雪来，道途又滑，身上觉得微微有些燥热，回头向仆人笑道："早知便坐轿子出来也好，此时在那里觅一地方歇一歇脚，委实我有些动掸不得了。"仆人向街上两头望了望，猛然指着一处说道："离此不远，我们共着往来的那家益大钱号便在这里，老爷最好在他铺子里坐一会，等雪住了再走不妨。……"说着抢先行了两步，果然到那铺子里招呼一句。益大钱号便走出一位管事的，笑吟吟的迎得上前，说道："天气这样寒冷，老先生还出门则甚？快请到小号里吃杯热茶，再回公馆。"林杰也拱手笑道："久不到宝号来盘桓，今日特地到来贺节。"那管事的笑着道："老先生言重'贺节'二字，实不敢当。"

两人说着话，早先后的走入中间一进厅上，彼此分宾主坐下，已有号里仆役殷勤送上茶点。那个管事的少不得想着闲话同林杰攀谈，又讲到耀华赴任候补一事，着实的奉承了好些话。林杰十分得意，也便询问些今年年底银根松紧如何，贵号素称殷实，想不至有所拮据。就以舍间存款而论，放在别家号里总不及贵号倚靠得住，大约年间尚不至到贵号提现，只求将利息早早的发给弟使用，弟便感激不浅。那个管事的听见林杰说到此处，凝了凝神，重又欠着身子问了一句说："老先生财产饶富通省皆知，一时原不必急于提付现款，但是在令公郎赴任之先，曾在小号里拨过八千银子，想老先生应该知道的。……"管事的这句话不打紧，然而传入林杰耳朵里，好像劈头打了一个焦雷一般，真个掩耳不及，顿时面色便死白起来，也没言

语回答，两只眼珠渐渐要反插上去，幸而坐的是一张靠背椅子，不曾倾跌下来，把个管事的吓得真魂出窍，忙跳近林杰身旁喊道："老先生怎样？老先生怎样？"接连的喊了几声，那种声气，将一店的人都惊坏了，大家一窝风似的都围拢过来瞧看热闹。林杰带出来的那个仆人刚站在店门口闲望，见这光景，知道里边出了岔事，忙跑近前，仔细一望，向众人摇摇手说："不妨事，不妨事！我们老爷想是急怒攻心，以致一时转不过气来。莫非管事先生同他讲起银子的话，他才有这种神气，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管事的听那仆人很说得有理，方才匆匆的将适才的话说了一遍，那个仆人笑道："可不是的！我们老爷的性命，将来定然要断送在这银子上面，你们若是不肯相信，再瞧着罢。……"说毕，便伸手向林杰唇齿中间使劲的掐了一下，林杰果然立时苏醒，悠悠的叹了一口气，睁开眼来，见许多人围绕着自己，又羞又恨，忙用话解释道："诸位休慌！我是生平有这头眩的病，一时发作起来往往如此，停一歇便可痊愈了。"众人听了他这话，方才陆续散去。那个管事的殷勤慰问了一番，林杰叹道："银子呢，原不打紧，只是孩子们瞒着我做事，实在胆量太大。况且他此次到省的一切用度，我已替他预备妥贴，不知道他又要这许多银子在何处使用？"说着，又连连摇头不已。瞧这光景，几乎又要眩晕过去模样，那个管事的忙劝着说道："老先生这也不要过于怨恨你们少爷，目前世界非钱不行，尤以官场为甚。少爷此去，不想差缺则已，如若想差缺到手，大约赤手空拳万无希望，少爷难得生在老先生这份人家，若不下些本钱，将来的利益从何而得？哈哈，不怕老先生见罪，世界上利益最厚的莫如做官了。少爷有朝一日升官发财，那成大堆的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翻翻滚滚的运到公馆里去，那时候

老先生才知道这八千银子的好处呢。（此公亦颇洞见官场症结，而词令亦复可喜。）不比我们做生意的人，拿着钱出来开铺子，稍不谨慎，一般连本带利都亏歇了，捞摸不得，还没地方去叫冤呢！……”管事的说着这话，又掉转头分付小官们快些送上热茶来给林老先生润一润口吻。林杰细细听去，心头一般恶气稍稍按捺了些，更不耐久坐，便要告辞而行。管事的也不敢久留，一直送至铺子门首。

林杰刚待要走，猛又想起一事，又重行站下来，向那管事的问道：“劣子不肖，固然不该瞒着我私付银钱，但是贵号既不曾给信给我，如何竟听信劣子一面之词私相授受，这件事似乎……”在林杰的意思，满心想借这话同益大办个交涉，思量同他们图赖这笔现银。（无赖之思，写来可怜可恼。）那个管事的精明不过，亦已洞见林杰的肝肺，不待他说完，忙笑着说道：“老先生言重。这私相授受的罪名我们何敢担受！只是少爷付银子时候，确有老先生簿折为凭。当时若没有这个簿折，莫说少爷要付八千银子，便是八百八十，小号也不敢擅自给他。老先生是最明白事理的，倒是速回公馆查问查问这簿折如何落在少爷手里的，这才是正办呢。这还幸而少爷是老先生爱子，取去银子使用，便同老先生亲自取去一般；万一竟被外人偷窃出来，径向小号支付款项，那时老先生更当着急呢。”管事的这番话，分明讥诮林杰不自谨慎，以至酿出此事，又句句堵塞住林杰适才的言语。林杰方才知道耀华竟是盗取簿折，表里为奸，这一气更比先前利害。又加着那管事的当面冷嘲热讽，分明抢白自己，想要再同他争辩，又觉得自己适才所说的话原是过于冒失，便争论起来也于事无济，只得重行将这一口闷气勉强吞咽下去再不言语，径自同原来的那个仆人，冒着微雪，一路上踉踉

跄跄的赶得回去。一进了大门，飞也似的跑入上房，坐下来举着双手揉搓胸腹。

林氏夫人瞥眼瞧见林杰气色大变，气促声微，知有意外变故，忙走进前询问着，说道："好好的出门贺节，为何弄成这般狼狈样子回来，敢莫是在路上受了风寒么？"接连问了好几遍，只不见林杰答话。林氏夫人益发大惊，忙一叠连声的命女仆们"将适才跟随老爷出门的那个爷们唤进来，待我问他这其中的缘故"。女仆们刚待要走，猛的听见林杰大吼一声，直跳起来，一把揪住林氏衣领轻轻的按倒在一张睡榻上，所有衣服已撕成两半，揸开五指便去褪林氏小衣，几乎不将四体显露出来。也不知林杰那里来的这般勇力，口口声声只喊着："我倒要剖开你这肚皮！问你当日在这地方如何会生出这孽种？你们快替我取一盆水来，让我替他洗一洗这肠子。"林杰越说越气，顿时眼睛通红，口流白沫，只把个林氏吓得怪喊怪哭，拚命的撑扭。其时屋里也立着许多仆婢，大家见这光景，知道林杰已经疯狂，谁也不敢上前劝解。毕竟林氏尚有主见，虽然闹着，还大声吆喝着仆婢，说："你们快快出去，多叫些爷们进来动手。"这一句话才将大家提醒，果然不到片刻功夫，外边陆续跑进许多仆役，连拖带拽才将林杰扯得过去。林氏将自家衣服掩束完好，再瞧着林杰，已在一边蹿上落下寻人厮杀。林氏分付众人快用绳子将林杰手脚捆缚起来，不得容他施展，才一长一短问着先前那个家人。那个家人便一一的将在益大铺子里的情由告诉林氏。林氏重重的啐了那个家人一口，说："谁叫你献殷勤，叫老爷到那铺子里去呢？你看我这事做梦也想不到，这原是少爷不好，也难怪老爷生气，如今弄成这个模样，这不是气数么。"说着，已簌簌流下泪来。

这时候两个媳妇都已站在一旁，只得先将林氏劝得进房，重行穿换衣服。林氏果然将那个益大钱号簿折检查出来，再一细看，不是明明白白注着日期，付过八千银子，一毫不错。不由长长叹了口气，顺手掷到英舜华小姐面前，意思叫他去看。舜华气得粉面雪白，也不伸手去接，还是孟书云小姐凑趣，依然替林氏将簿折包好放入柜里，笑道："娘还是将这簿折收拾好了罢，免得再被别的人盗了去，弄出岔枝儿来，那才是不了呢。……"书云小姐原是一句取笑的话，谁知已直刺入舜华心坎里，疑惑是轻薄他的夫婿，从此遂记着书云仇恨，以至后来家庭酿出许多酸风惨雨，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这两个媳妇刚将婆婆安慰好了，重出来看视林杰。只见林杰虽然被人捆着，兀自喃喃的乱嚷乱骂，也听不出他说的是些什么。一会儿气竭声嘶，便又口吐白沫，昏然不省人事。林氏夫人出来瞧这光景，惊惧交并，赶忙命人出去延请医士前来诊视。医士按切他的脉道，便一一告诉林氏，说："老爷分明是急怒攻心，猝然疯狂，纵是吃下药去，怕一时难奏功效。"说毕，遂开了一纸方剂，不过都是安神定魄的药。林杰勉强服了下去，略觉安静些。无如他今日早间吃的汤团太多，一共不曾消化，真个停滞在胃脘里，从此不思饮食，恹恹成了膈食重症。一时气愤起来，依然指着林氏骂詈，怪他不曾生着好儿子。林氏也不敢同他争辩，镇日价惟有暗自饮泣，形容也日就枯槁；背地里又命人将家中如此情形，痛痛切切的写了一封长函寄给耀华。

谁知耀华自从到了广东，循例参见了几位上司，将近半年，也不曾得着一个差委。因为那时候清政不纲，亲贵用事，外任的大员多半由苞苴而来，一切用人行政谁也不是视贿赂之

多寡，定差缺之肥瘠。那些候补人员，除得借重京内的请托，还可有委署缺分的指望，再不然也须辇着重金贲缘上下。你们想那个林耀华，既无当道的攀援，至于银子一层，好容易窃取了些已花费在玉青身上，所有林杰交给他的几百元，才够在省中饮食居处的支用，那里有余款可以贿通长吏。可怜他那一条水晶板凳坐得很有些不耐烦起来。好笑那个林杰在家里骂着他，那里知道他一般的也在外边骂着林杰，说："我这父亲不达时务，既然替我捐官，又舍不得给我私通贿赂，不知等候到那一年才有发迹日子？"闲着没事，住在寓里，日间便同林福抽着大烟消遣，夜里少不得又要敷衍敷衍玉青。烟色两亏，年纪虽然不过三十岁左右的人，已是骨瘦形销，毫无生趣。赌气不寄家信去禀安父母，遇着用度不给，只打发一个家人回家取钱。粤中官僚，大家也都晓得耀华癖好甚深，嗜烟渔色。大凡一个人好好名誉最不容易传播，至于此等劣迹，偏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立时将个林耀华指摘得无地可容。耀华有时也听入耳朵里，又羞又气，越发不肯出去同那些人周旋。孤立无援，益形狼狈。当初在家里借的那些债累，人都以为他既然到省候补，还不时的写信来催促他的借款，他格外心里焦急，常常的对着玉青唉声叹气。

这一天，一个人刚坐在书房里发闷，特地命着身边伺候的小厮去传唤林福进来替自己烧烟。不多一会，已见林福张皇失措的，手里拿着一封书函跨进书房，向耀华说道："奇怪，我们公馆里不知出了什么事故了，刚才从邮局里送来一封快信，上面标着紧急字样，我又不敢擅自开拆，少爷快快瞧一瞧看，告诉我们，好让我们放心。"说着便将那信递入耀华手里。耀华略将信面子随意看了看，又重掼过一旁，冷笑道："有什么事故呢！

任是重要，不过老爷或是太太病故罢了。像我在这里活活受罪，倒不如回去丁忧还爽快些，要你这样着急做甚？我的瘾已发得好久了，且将这牢什子搁在那里，停会子去开拆不迟，你好好的替我上来烧几口烟倒是正经。”林福见他如此，心里暗暗好笑，又不敢同他违拗，只好向那张烟床上对面躺下，一递一口抽了好些烟。耀华吸得快活起来，已是闭起双眼，沉沉要睡着了。还是林福忍耐不过，用手将耀华推了几推，说：“好少爷！这封信不比寻常家信，毕竟请少爷看里面说的是什么？少爷若是果然懒得看，只要少爷分付一句，我便替少爷拆开来念给少爷听也好。”耀华闭着眼笑道：“没的活见鬼罢，我几曾有事瞒过你的，这封信你要拆就拆，何用如此绕着道儿和我讲话。好好，你便念给我听。”林福被他也说得笑起来，真个坐起身子跳下床沿，将那封信一气拆开，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笑道：“原来是老爷疯了，目前又添了膈食症候，这信上说得十分危险，怕少爷适才说的那句丁忧的话，真要实行了也未可知。”耀华听毕，果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道：“我的话如何！我相信我这料事如神，是再也不会错的。我有句话要问你，在先常听人说，凡人得了这膈食重症是再不会全愈的，但不知这病几时可以送命？须是越快越好。”林福道：“这话也难预料，虽然膈食症候异常难治，然而却保不住不迁延个一年半载，若果然遇着灵效方子，一样能进饮食，重新会好起来，这瞧着少爷的命运罢。”林福这几句话早又将耀华说得闷闷不乐，重又向床上一躺，只是叹气。林福笑道：“其实这灵效方子向那里去寻觅呢？怕老爷这病左右是个死局。”耀华忙一咕碌坐起身子，指着林福大笑道：“你这一句话讲得才明白呢，我就很欢喜听得入耳朵里去。像你先前说的那些议论，我们就恼了交情都使得。”说

完这话，他也再不俄延，立刻拿了那封信函，一直笑到内室里去了。

玉青近日以来久不见耀华的笑容，今日猛的见他如此形状，心中也兀自欢喜。忙笑道："少爷高兴得很，敢不是从藩台那里得着什么署缺的消息了？"耀华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便是署缺，也不过出去寻觅银子使用。如今是外面的银子虽然没有指望，家里的银子不瞒你说，转可以稳稳到手了。"于是将今日接到家信的话，详细说了一遍。又叹道："我那死鬼老子在这银子上面真个一点儿也瞧不破，其实他单单剩了我这个儿子，偌大的家财将来总许着是我承受，何苦措勒着毫不放松。我不过背地里私支了他八千银子，就气得连性命不要，在家里泼天泼地的骂我。我都等候着他，有这一天咽了气，看他还能带一个大钱到棺材里去么？我此时也没有别的希望，只在这里等他的凶信，那时候我同你快快收拾赶回家去快活罢。这牢瘟候补知县也没有味道儿，况且我也曾听见外边消息甚是不好，怕这大清皇帝还坐得不稳呢。什么革命党人背地里闹得烟舞涨气，一旦决裂起来，怕那些狗官不都是些刀头之鬼。好在我虽然在此候补，尚不曾领着大清的俸禄，也不犯着去替他出力。我也有我的主意，若是那些革命党人果然成事，我便去俯首求降，少不得也会捞摸着他们的一半官职，不强如在这地方受这些官场的恶气。"玉青笑道："你讲话也须得仔细些，怎么公然提起革命党来，万一被人家传出去你可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呢！你说你们老爷病势沉重，在我看倒不如借着这个名目，向上司那里请个终养的假，早早回公馆去等候着，把一家的权柄揽在手里，等候老爷归天，所有一切财产方才不至别有遗漏。虽然老爷是生着你一个儿子，你还该记得当初尚有已经死

去的一个哥子呢。那个嫂子，又长长住在家里，万一有那白嚼舌头的说是要平分家产，你所得的数目毕竟就不能无所亏折了。你仔细去想想看，我这话可使得不使得？”耀华拍掌笑道："你真个是玲珑透剔的心肝，你想出来的主意都比别人高得许多，我就在这些上面爱你不过。”说着，便拢近玉青身子，向他接了一个吻。玉青笑着用手一推，说："看你这轻狂样儿，实在有些叫人肉麻，奴婢们大家都站在房里呢，派你这样来轻薄我。你既然真心爱我，你不会将你那夜叉老婆药杀了扶我为正。”耀华猛然伸出一只手掌来叫玉青击着，说道："谁也没有这样心，我若有半字虚言，我就是你养出来的。”（隐隐约约预伏后文。）两人又调笑了良久，耀华方才含笑出房，又去寻觅林福，将玉青适才一番议论同他去细细斟酌，林福也是极口赞成。

耀华于是决意遄回故里，水陆行程又迁延了半个多月，及至到了省城，先是觅了一处房屋将玉青安置好了，然后回家谒见父母。那林氏见儿子回来，倒也十分欢喜，询问他在广东一向的境况，耀华略略说了。林氏笑道："这也罢了，横竖像我们这样人家，也不一定靠着做官去发财，既然在省里没有什么指望，倒是回家来学习学习操持门户，也是正办。但是你老子在这几日前因为气你不过，得着症候，好容易延医调治，目下稍有转机，然而仍是不能多进饮食，每日除得吃点糕汤同半碗薄粥，其余便一点不能下咽。他一个人睡在书房里，不肯见人，见了人就要生气。你此番既然回来，做儿子的规矩又不能不让你去会他一会，只是你随机应变，不用再触恼他倒是要紧。”耀华点头笑道："这个儿子理会得。”说着，就想向书房里走，林氏忙命着一个女仆引着他。

刚去书房不远，已听见林杰在里边喃喃说话，耀华忙停了脚步，疑惑是有客在此同林杰谈心，那个女仆笑道："老爷那里肯见客呢！他这几月以来都是这个样儿，谁也听不出他讲的是些什么，少爷进去不妨。"耀华一笑，方才大着胆子走进书房，早一眼瞧见林杰拥被坐在床上，身边连一个小使都没有。耀华此际抢近两步走至床侧，低低的喊了一声："爹！"林杰初犹不辨为谁，及至凝睛一看见是耀华，不由吼了一声，将身上所掩覆的衾被平空卷过一边，举起双手拟向耀华猛扑。无如他是病久体弱的人，那里容得他施展，倏的又倒下去，已是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如此父子、父子之道！于是乎苦矣！可为一叹。）耀华见此情状，觉得林杰同他全然没有一点父子之情，不但不为惊恐，而且怒气填膺，更不去理会林杰生死，掉转身子疾便向房外而走。还是同来的那个仆妇在门外看得清楚，深恐林杰酿出别的变故，赶将进来看视。见林杰已经双瞳反插，大大吃了一吓，更来不及招呼别人，忙用手在林杰身上乱掐乱扑。约莫有几分钟光景，林杰方才回转气来，犹自四面瞧望，似乎寻觅耀华的意思。那仆妇更不耽搁，忙回转上房，将这事告诉林氏。〔林氏〕惟有默自流泪，也说不出什么。自此以后，林杰病势日益沉重，简直不省人事。（林耀华之罪，至是定案。）

林耀华自从撇下他父亲之后，因为匆匆回家，尚不曾与英舜华款洽，转笑嘻嘻的跑入自家房里，将住在广东一切情形大略说给他妻子知道，只将玉青的话一字不曾提起。舜华见着自己丈夫，自然异常欢悦，夜深就寝，耀华少不得又问起近来家中情事。舜华埋怨道："都为你一个人不肯长进，已经将爹爹气坏了身子。但是这层还是小事，八千银子你虽然瞒着爹爹取

出去，毕竟你同爹爹是父子之亲，他终不能奈何你怎样。我单单气不过我们那位嫂子，这件事与他又有什么相干？他人前背后都拿这些话来奚落我。那一天婆婆将那益大簿折取出来给我看，他便明讥暗讽的，又说不要再给别的强盗偷出去，弄出岔枝儿来。你想想，我在这个当儿有地缝总该钻得进去。照这样子看来，你所干的事，难保他不在公婆面前暗中调唆。你是个顾头不顾尾的蠢人，我不过白关照你，以后对于这嫂子，倒要留他点神呢。"耀华听见这话，暴躁如雷，兀的跳起来骂道："好，好！这贱人他也来欺负我，我倒要前去问问他，爹的银子毕竟是他的还是我的？要他抱这不平，是何用意！……"说着，披起衣衫，便思量哄到书云小姐房间里去，舜华一把将他袖子扯着，笑道："你这威武样儿使给谁看？家里已经气杀一个了，你还要闹出第二场笑话来，再叫人议论你的不是？"耀华急道："又是你告诉我，又拦着我不要同他闹个翻天覆地，你这不是安心要气杀我？"舜华笑道："我告诉你是叫你防备着他，不曾叫你真个同他去厮闹。我请问你，你便同他去嚷吵，你有你的理，他也有他的理，不过彼此乱吵一阵，又有何益？我们如今且放着他，好在他是个孤另另的寡妇，任他利害也跳不过我们掌握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慢慢的再去摆布他也不为迟。你看今夜已是不早，还不快快替我上床去安歇，眨眨眼天就要发亮了。"说着，回眸一笑，两颊红云不由的从腮颊上晕入鬓际，这才把耀华的一腔怒气平空按捺下去，喜孜孜的解衣入寝。（读者观于耀华夫妻之爱情，再一回思书云小姐冷落孤帏，觉世界悲欢迥乎不同，不禁使人增无穷之感。）作者如今且将耀华家事权且按下缓表。

且说清廷气运渐次告终，便在这几年间，汉人种族之思益

发膨涨，都觉得满廷执政处处丧权辱国，大有不可一日与共之势。祸机四伏，只待乘时起事。不料那些亲贵尚不省得，还想用专制手腕扑灭党人。这一年便因为四川铁路风潮，弄得举国人心纷纷涣散，那些革命志士却好便借这个题目思量大举。却好其时两湖总督正是满人瑞澂在位，防遏党人的计划无微不至。那里料到在上的压力愈大，在下的抵制力亦与之俱涨，巧巧在八月十九这一夜全营哗变，立时遂逐走瑞督，占据武昌，公举黎都督出来主持一切军政，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不到三月光景，已逼着宣统退位。南边便举孙文为大总统，各省纷举代表创立宪法。说也奇怪，好好一个数千年专制政体，猛然的一跃而为共和。后来孙文一个转念，又将总统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是个极深沉勇毅的奸雄，一朝大权在握，便按着民主国的章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令各省选举议员，参预国政。无如事属创举，固然不乏文明志士出来躬膺艰巨，但是其中难保没有许多人以为议员位分是个升官发财的捷径，竟有百般的贿通选民按票价买，将一个庄严神圣不可侵犯的代议士，弄得鱼龙混杂，不辨贤奸，内灰豪杰之心，外腾列邦之笑，这也要算得我们中华民国的怪现状了。……

诸君，诸君，我何以说出这些颓丧的话，叫人听着不快活呢！我便因为我这部书中那位林耀华先生，他在前清时代做了一个知县不曾得意，却好听见这“议员”二字，比知县高贵得许多，他转高高兴兴拿出他狡滑手段，全神便都灌注在上面。身边那个林福又是他参赞帷幄的一个军师，狼狈为奸，不消几日功夫，公然竟将一位当选省议员运动到手。最妙的是他这时候却不比当初银钱拮据了，林杰是一息仅存，恹然待毙，所有一切家政以及用款上收入支出，全是他一手主持，只须挥霍些现银

子，自然那省议员的头衔就不劳而获。耀华这一番快乐，真个竭情尽致。所以他的公馆门墙上面便用上等朱红名笺，高高的标起"省议员"字样来夸耀乡里。（回顾前文，一丝不走。）任是有人笑骂他，他也置若罔闻。每逢省里开会时期，他一例的参预末座。好在他也没有什么政见表示，老实按月去支取他薪金。谁知不上一年功夫，忽然打听得北京里面闹起帝制风潮，取消议院。耀华私心筹划，又觉得这议员名目不甚光彩，思量随声附和。同林福斟酌，不如竟将门墙上面议员字样洗刷干净，重新贴起他旧日知县官衔来。议尚未决，不料他家庭里又闹小小风波，不免将此事暂行延搁。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林杰之弊，弊在一贪字。卒至因此自殒其身，并无一人为之怜恤。戾气所召，乃生耀华，在家庭既为不肖之子孙，在社会亦是害民之蟊贼；虽无杀父之心，实撄杀父之罪。此回书中笔笔谨严，已定耀华罪案，君子观于此，而叹家庭之无教育，其祸甚烈，又不独为耀华一人写照已也。以耀华之为人，而膺议员之选，是岂民国之福？朱笺头衔，炫耀乡里，犹其小焉者也。一闻帝制发生，遂乃舍新谋故，彼议员诸公，其亦有闻耀华之所为，而泚然汗下者乎！或曰，不有耀华之本领与其思想，又安能为议员？吾闻之嗒然。（原评）

前清以官弄钱，民国以议员弄钱，官与议员名目虽异，同是一个宗旨，同此一般人物，不过乘时蝉蜕耳。《战地莺花录》中只有一林耀华，中华民国内，正不知有若干林耀

华也。

玉青劝耀华弑父，为的是要用钱；而林福力阻之，为的是怕丁忧。劝的理由奇，阻的理由更奇。然写妓女便活是一个妓女，写狡仆便活是一个狡仆，神情口吻，无一不肖。若令作者以著书之才易为演剧，吾知一旦粉墨登场，生、旦、净、丑，当能各尽其妙也。（独鹤评）

第　五　回

借资财气死孟宗魁　　求子息乐杀王无咎

且说书云小姐的父亲孟宗魁在闽省当着清苦教官，自停止科举以来，他那所得的束脩已渐渐有些入不敷出，谁知堂堂的一个清室，眨眼之间宗社为墟。政体既变，所有各省的广文先生自然淘汰得干干净净。孟公经此打击，格外灰心世事，本拟挈眷回乡，又因为囊橐空虚，川资不继，不得已便侨居福建，一时间不作首邱之想了。无如自家虽已赋闲，至于家中用度依旧不能减省，他那位如夫人春莺，衣饰钗环，脂香粉盝，尚不时的同老先生絮聒。孟公不得已，初则将自家平时所聚蓄的那些名人墨迹、琴剑图书一件一件取出来售卖，聊资餬口。无奈私囊有限，耗用无穷，不上一两年，已是四壁萧条，家无长物。加着春莺诟谇之声，终日不绝，逼着孟老先生向林家去告贷，孟老先生那里肯折这身分。后来被逼不过，默自思索，除得此策，竟无别法，少不得下气低声来同林杰启齿。诸君知道，那林杰又是个一钱如命的，始则犹迫于亲戚分上勉强借贷了些，后来见孟老先生渐渐来得腻烦了，竟自冷嘲热讽，不但一毛不拔，而且责备孟老先生不善持家，累及亲友起来。孟老先生这一气也就非同小可，罚誓再也不上林杰的大门。林杰不识孟老先生的为人，尚恐他将来纠缠不清，公然在自家那座大厅上面两根廊柱上，用红笺写起一尺占方的大字，一边是“至亲好友

领骂不借”,一边是“前欠未清免开尊口”,仿佛是一副对联一般。(既然有那贤郎在门墙上贴着议员官衔，自然有这贤父在大厅上贴此不伦联语，可称双绝。）孟书云小姐是个极精细、极聪明的人，知道他这尊翁写此联语的用意，背地里也不知流了许多眼泪，遂不免借着归宁为名，将自家按月的月钱积蓄起来，悄悄带给他父亲使用。遇着不足的时候，又典质些首饰，借资贴补。

孟老先生虽然感激他这爱女的用心，却顾虑到林家人口繁多，万一被他们知道了，不独将我看得一钱不值，还怕连累着女儿受气，有时反劝书云小姐不可如此。转是春莺以为林家富有资财，在书云小姐这一方面，定然如取如携，不难源源接济。书云小姐虽将自家所处的境遇一一告诉他，他兀自不肯相信，都还疑惑书云小姐悭吝，故意装这委屈样子来欺他老父，书云小姐也就怀着满腔冤愤，无可表白。因为怕春莺纠缠，也就轻易不敢回家走动。他父亲却也不来怪他，惟有春莺在背地里百般怨诅。

忽的有一天，春莺瞒着孟老先生，自家坐了一乘小轿子径向林家而来，也不去谒见林氏婆媳，转鬼鬼祟祟的走入书云小姐房里；书云不免吃了一吓，却又不敢怠慢，少不得殷勤接待，暗中便探问他的来意。春莺扭头扭颈的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小姐你是最玲珑不过的，试猜猜我来访你何意？”书云小姐勉强笑道:“姨娘心里的事，我如何得知？还得请姨娘明白表示了罢。”春莺笑道:“你爹是古板的人，小姐是知道的。我便偶一思量出门去散散心儿，他都没命的拦着，好像我一出去便溜跑了一般。好容易昨日有几位朋友约我出城去逛逛，难得你爹竟自应允了，我心里十分喜欢。但是一件，你爹近来的境况

很是不济，这是小姐知道的，简直连一件漂亮衣服都穿不上身，还是我出了一个主意，将冬季里几件皮衣命仆人们挟出去质当，才另制了一身纺绸衫裤，式样倒还时新，我穿起来给你爹看了看，他兀自高兴，笑得两只老眼睛几乎要合了缝。难得他又替我想着，说衣服倒还不差，只是手腕上没有一副金镯，毕竟不能同那一班姊妹们争胜。我也晓得小姐你那副镯子，在去年被我们当了，至今还不曾有款子赎出来还你，心里很是抱歉。如今也是情非得已，你爹叫我同你斟酌，请你同你那位弟媳妇借一副镯子出来给我撑撑面子，第二天上便仍是我亲自送过来，双手交还包不误事，不知小姐还放心不放心呢？”书云小姐刚听得这里，不由愣了一愣，尚不曾回答，春莺忙接着冷笑道：“小姐这又何必故作疑难呢！谁家亲戚不同亲戚通融借点首饰，我们又不至连夜逃跑了，大不过一两百块钱物事，你爹同姨娘虽一时拮据，不见得将来就没有发迹日子。说起来叫人感叹呢，当初你爹在任上的时候，什么金狮子、银哈犸，你姨娘都有，只要有人说一句要借的话，我从来不曾打过一个哑声儿，不料得如今开口向人便这样烦难。”书云小姐笑道：“姨娘这话又冤屈我了，我岂敢有一毫藐视姨娘的心。只不过我那弟媳近数年来都是同我面和心不和的，我也不知道那一件事曾经得罪了他，闪得我在这家庭之间，浅也不是，深也不是。姨娘也不用生气，我便去他那里替姨娘借一副金镯，至于他答应不答应，这个却不敢预必。”春莺冷笑道：“小姐这话说得冠冕呢，肯不肯的权柄虽在他，借不借的用心还在小姐。小姐若是果肯替我出力，料想你那弟妇断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只是怕小姐不愿意耽着干系，那可就难说了。……”春莺这几句话分明刺入书云小姐心坎里，书云小姐真是委屈不过，也不再同他辩驳，随即站起

身来，命房里侍婢们伺候着姨娘，我去就来。说着，径自三脚两步的走入前一进屋内。

却好看见英舜华正独自坐在房里，面前放一本小说在那里瞧着。书云小姐便将春莺要借金镯的话匆匆说了一遍，猜着舜华未必肯轻易答应。却不料舜华的脾气又自与常人不同，平时虽然不满意书云小姐，此番见他来替他母家的人借贷首饰，转有意的要卖弄他首饰充足，忽地笑嘻嘻的请书云小姐坐在一旁，笑着问道："难得嫂子的姨娘也知道向我借金镯，只是我的金镯有好几副呢，不知道他要那种式样儿，倒是请你们姨娘向这边来亲自拣选也好。……"说着，方嗽声喊进一个侍婢，便将这话告诉了他。侍婢去不多时，果然春莺已盈盈的走来，含笑向舜华行礼。舜华那里有正眼看他，兀自待理不理，转忙着将自家那个首饰匣子，重沉沉的向桌上一搁，启开匣盖一件一件的取出来，堆积满案，光华灿烂，耀得春莺眼睛几乎睁不开来，心头便觉得有些跳得不住。暗想：世界上竟有如此慷慨好义的人，我不信我家这小姐竟自将他这弟媳说得十分悭吝，你想他同我并不认识，一经听见我和他借镯子使用，他毫不留难，我想除得这镯子以外，便和他再多借几件料必也是肯的。……心里正在这般盘算，早见舜华递过一付累凤攒珠的镯子在书云小姐手里，书云小姐忙接过来重又交给春莺。春莺一眼又瞧见那匣子里一支赤金耳挖，重又笑道："这支耳挖子一发请二少奶奶借给我罢，明天一齐送还二少奶奶可使得？"舜华抬头将春莺望得一望，随即将那赤金耳挖拿出来，说："这有什么使不得！横竖是我们嫂子同我借的，我将来便和嫂子要，还怕靠不住么？（好利害。）至于这位姨娘呢，我们却是初会，只要我们嫂子做个保人，便是借去一百件也正不妨。嫂子，你看我这话可

是不是呢？"书云小姐只得点了点头。春莺非常得意，拿了首饰向舜华谢了又谢，舜华早去收拐物件，也不理他。春莺见首饰到手，也再不向书云小姐房里去坐，径自上轿回家去了。……

著者到著此却有一句话要向诸君交代明白，那个春莺姨娘口口声声告诉书云小姐，都说是有几位女友约他出城游玩，因为首饰不齐，便由孟老先生分付他来向他女儿的弟媳借贷金镯使用，这句话，不独欺了书云小姐，怕连阅书诸君都一齐被他欺了。那孟老先生的为人，虽是一介寒儒，却生性是一介不与，一介不取，第一个耿直人物。他岂肯因为纵容小妻出门游览，腆颜向人家挪借首饰去装潢门面？原来春莺这一次举动，全是他私心筹划，以借贷为名，骗取人家财物。自从孟老先生卸职以后，家计虽然日就萧条，至于柴米油盐百凡拮据，依然全行仰仗孟老先生去一一料理。稍不遂意，勃豀诟谇之声，他这闺房之中，也不曾有一日安静。孟老先生被他缠障不过，也没有别法，只得躲向他那一座小书房里，捧出些《太上感应篇》以及《朱子语录》等书摊在案上，高声朗诵起来，借资排遣。春莺暗暗发笑，见孟老先生不来理会他，他也不去理会孟老先生。好在他的女友甚多，倒有一大半是福建著名的赌棍，彼此联络起来，便成日夜的在赌局上过活。一年计算有三百六十日，他确有七百二十个半日不离赌局。大凡一个女人家酷嗜赌博，若是有人去劝诫他，他总笑着说："彼此藉着这顽意儿消遣，没有许多输赢。"他一共不曾想到这每日酒食的开支，仆婢的赏赉，以及头家的头钱，暗中销耗，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又有谁来替他们填补？况且有时候赢钱到手，好像是意外猎取来的一般，毫不爱惜，任情挥霍，赢得越多，用得越快。及至输得一场两场，只得质衣鬻物去偿还人家。并非他为人信实，因为凡是赌友，不怕

输钱，只怕输了钱不设法给人，别人就要同他断赌。（写尽赌鬼心事。）孟老先生在任时候，入款尚多，春莺便有时赌输了，尚不致十分为难；目前是日用尚且不足，孟老先生那里还有这笔余资，交给春莺浪费呢？也不是孟老先生没有这权力去阻拦他，也因为自己年事就衰，娶了这花枝一般的女娘，种种不能惬其心愿，（老夫而娶少妻者，实有如此苦况。）若再遇事钳制，也防着要激而生变。所以明知道春莺溺情赌博，也只好装着痴聋，给他个不闻不见。转是春莺去赴夜局，他老人家反酣然熟睡，休养精神，再没有那般恬适。（意在言外，春莺不赴夜局，其苦可知，读之使人失笑。）无如春莺今年入春以来，赌运欠佳，无日不赌，却又无赌不输。不独同赌的人挂欠不少，转又向别人借了好些款子。说也奇怪，只要银子一经到手，那银子好像生了腿脚一般，便会如飞的跑向别人面前去了，想拦也拦不住，只急得春莺三尸神炸，七窍烟生。再从赌局上窥探别人对待自己神情，简直有些不高兴同自家入局模样，那些债权的人，又不时的同自家罗唣，弄得春莺一个千玲百巧的人，渐渐的竟无计可施，一筹莫展。平时虽有些钗环首饰，早已典卖略尽。也亏他左思右想，想出一条好法子来，便同书云小姐商酌去借他弟妇英舜华一副金镯、一根赤金耳挖回来。他的初意，原想将这两件首饰权时质押在典铺子里，将这一笔钱拿出来偿还债务，谁知一眼看见这白花花银子，不觉又心烦技痒。暗念与其拿着还人，不如借此孤注，再赌他一两场，一样将以前所输的钱一齐翻转过来，这也是意中之事。主意已定，次日便喜孜孜的捧着银子重又去赌，不到两日功夫，不但没有翻本的指望，白白的将费尽心机骗取来的首饰，转又不翼而飞，不胫而走。春莺这一番的懊丧自然不消说得。

再讲到英舜华借那两件首饰的用意，不过要叫他嫂子同那个春莺姨娘知道他富有资财、累累珍宝，并非同春莺有什么特别感情，忽然做出这慷慨通财的举动来。既已达到我这卖弄家私的目的，仅仅隔了一夜，便穿梭价的差遣自家侍婢向书云那里催促送还镯子并那根赤金耳挖。书云明知他姨娘春莺来借首饰，决非出自他老父之意，其中定然另有作用，（此语补得甚好，不然真将书云写成一个呆人矣。）但是如今既已被他将这两件首饰略骗了去，也叫做无法可施，心中正自闷闷不乐。再加着舜华毫不容情，叠叠的叫人来索取，先前都用言语搪塞，乞他宽限几日，后来被逼不过，又不见春莺将那首饰送还，只得差遣自家房里用的一个仆妇悄悄到春莺那边，将他弟妇催促的话告诉他，并恳切叮咛，如若业已用过，便交给来价带回最妙。春莺始犹百般掩饰，拿话支吾，继而因为书云小姐那边催促得太紧，他转老羞成怒，竟自出言不逊，说："这点首饰，论理便不归还，我家小姐也不能逼取我的性命！他若是果然等待不得，便请他替我还给人也不算过分。"仆妇们回来，遂将这番话一一的告诉书云小姐，可怜书云小姐又急又气，背地里只管淌眼抹泪。只恨自己母家境况艰难，不能替自家争气，反做出这不尴尬的事来，落人褒贬。

如此延挨已非一日，看看将近有半个多月了，舜华本来生性暴躁，那里再容纳得下？这一天便亲自走到书云小姐房里，指着书云小姐诘问，口口声声便说他串通他的姨娘来骗取自家首饰，若是不赶紧取出来交还，便要同书云小姐势不两立。书云小姐含羞带泪剖辩了几句，舜华益发大怒，双手将书云小姐靠近窗口的妆奁举起来惯向地下，直掼得落花流水。林氏在隔房业已听见这边吵闹得利害，少不得过来询问详细。舜华那里

容得书云小姐分辩，滔滔不绝的将前日的事告诉林氏。林氏也觉得书云小姐这件事做得不合情理，又重重申斥了书云小姐几句。这时候舜华的骂声，书云小姐的哭声，林氏的吆喝之声，直闹得沸反盈天，烟舞涨气。恰好林耀华刚在前面书房里同林福议论着国家大事，思量将省议员的名目改换前清知县的头衔，尚在踌躇未决，耳边猛听得内室里这种声息，接连又有家人上前禀告，兀自说得不甚清楚，耀华更不怠慢，撇下林福，随即大踏步奔进来查问原故，才知道便因为前日借贷首饰的事。耀华当时便冷笑了几声，指着舜华说道："别人家既然穷得没有首饰去装体面，谁叫你白白多事把来借给人家？你须知道这一班没体面的人，借时是一种面目，你要索还时，他便又换了一种面目。我不怪人家不好，我总怪你多事要借给他的不好。"耀华这几句话，原是冷讥热讽，分明奚落书云小姐，偏生遇见那位舜华体会不出他的意思，还只当他丈夫真个不以他借的为然，其怒愈甚，猛向耀华脸上啐了一口唾沫，也就哭着闹起来，说："你不该当着人给我没脸，你不帮着我同人家索还首饰，该你编派我的不是！"大跳大闹，直闹得三面不得开交。幸亏耀华平素最畏惧他这位夫人惯了的，除得用袖子将脸上唾沫抹了抹，却一句不敢开口，两片腮颊儿气得像个癞虾蟆似的。忿无可泄，只说了一句："你们也不用只管在家里胡闹，冤有头债有主，嫂子既然说是他们姨娘借的，我立刻坐轿子到我们太亲翁那边亲自同太亲翁去坐索，横竖我们那位太亲翁他是最讲体面的人，也不至于借了你们女人家的首饰，便想图赖不成。……"说完这话，立刻吆喝人去预备轿子。

可怜此时书云小姐正坐在一旁饮泣，猛然听见耀华要去会他父亲，知道父亲若是晓得这件事，必然要气出别的岔枝儿

来，也顾不得羞耻，随即抢至耀华身旁，一把扯着他的袖子，哭着拦道："好二叔，你不须性急，包在我的身上，不出三日，定然将这两件首饰交在弟媳手里，此刻却千万不要去同我的父亲接洽。"耀华刚受了他夫人满肚皮恶气，正是无可发泄，今见书云小姐忽的走来拦他，转急得暴跳如雷，双足乱顿。舜华见这模样，转不哭了，冷笑望着耀华说道："你们瞧瞧他说的这风凉话儿，左一个三日，右一个三日，如今不知有许多三日了，可想他这其中情节，显见得是无私有弊了嘘！"林氏也放下脸对着书云小姐说道："好孩子，既不是你串通作弊，耀儿要去同你父亲接洽也是正办，你苦苦的拦着他又是何意呢？"（为书云小姐设身处地着想，实是左右为难，春莺之罪，真无可恕。）耀华更不容分辩，使劲摔脱了书云小姐的手，真个如飞的跳出前进，乘着轿子去会孟老先生去了。

我如今且不须絮絮叙述耀华如何同孟老先生索欠，徒把来占我篇幅，料想当时定然没有好话对付这孟老先生，只表这孟老先生送过耀华出门之后，他老人家那副枯涩面皮，立时由红而紫，由紫而白，比死人临终咽气还要难看十倍，手足冰冷，一屁股坐向一张藤椅子上，只管唉声叹气。停了一会，又回过两只枯眼左右望了望，猛向一个仆婢问道："姨太太这一会子在那里呢？"仆婢掩口笑道："午后姨太太到方公馆姨太太那里斗牌，不是曾经告诉老爷的？这一会子，老爷如何忽又忘记了，转问起我们来。"这几句话转将个孟老先生问得无言可答。顷刻痰气上壅，双睛反插，口角边涎流不止，半截身子直挫下去。（老人真不禁气。）仆妇们方才大惊，一时间没了主意。好在门房里使用了一个老仆，听见内里这个消息，飞也似跑进来，拥抱着孟老先生，腾出一只手向他胸口使力揉搓，只不见醒转。那个老

仆益发慌促，遣了一个仆妇快去请姨太太赶紧回来。仆妇答应了，高一脚低一脚的忙着去报信给春莺。

幸喜这方公馆离自家公馆尚不甚远，眨眼之间已到了那里，早一眼瞧见春莺同着三位女眷坐在一张桌上斗牌，正斗得高兴。那个仆妇气喘嘘嘘的喊了一声，说："姨太太，不好了！老爷病势危急，请姨太太快行回公馆去罢。"这句话方才出口，早将桌上的人吃了一吓，春莺转冷笑着说道："没的活见鬼罢！我从清早出门时候，老爷还好端端的坐在书房里看书，怎么就会得病了？我知道你们这些贱人别的本事没有，像这样雷声大雨声小的来传话，是你们最擅长的本领，姐姐们不用去理会他，我们只管斗我们的牌。"说着，依旧从手里发了一张牌出去，问下家可吃不吃，碰不碰。还是别人委实看不过，笑对春莺说道："姐姐到底问问你这大娘，你们老爷究竟得的是什么症候，如今可有碍没碍？"春莺只才扭了扭头问道："你且试说说看，我在这里听着呢。"那个仆妇正撅着嘴侍立一旁，听见这话，方才将孟老先生的情形详细告诉了一遍，只不曾提及林耀华来会孟老先生的事迹。春莺一面发牌，一面喃喃的骂道："便依你说，老爷也不过是个气急痰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到了你们嘴里，便像老爷立时要咽气一样，其实他那里就会死呢！若是果真死了，倒还干净，省得在世界上挣命，把米都被这一班老不死的吃贵了。你替我赶快滚回去！老爷如若问我，就说我一经完了牌局，自然回来，叫他放心，道不得个便跟人逃走了。"一顿话，真个把那仆妇说得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抱头鼠窜，快快飞奔出去。大家见这形状，都拍手大笑，称赞春莺遇事真有决断，春莺益发得意。

谁知孟老先生这时候果然不出春莺所料，真个不会便死。

那个仆妇回转以后，他老人家已苏醒过来。其时身旁那个老仆，已经将遣人去接姨太太的话告诉了他，他见了仆妇，便战战的问了一声："姨太太可曾同你一齐回来？"仆妇板着一副面孔气得不能讲话，只剩向孟老先生摇了摇头。孟老先生也不开口，止不住簌簌老泪直流下来，老仆不免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孟老先生哭着说道："你还出去好好照应着门户，万一我死之后，还要你主持一切，姨太太他是靠不住的。我将来这副棺木，你须去同大小姐商议，能够亲家那边怜我孤苦帮点丧葬之费，还以搬运回乡同太太合葬为是，否则，便埋在这福建城外也使得。你跟随我多年，始终也不曾有点好处给你，但是我一生为人，虽然算不得毫无缺憾，然而这安分守命不取非义之财，这是你最知道的，上天不仁，不料得使我如此结局。我书箱里还有好几本制艺是我一生心血，你过一天替我检点出来，去送给大小姐，叫他收藏好了，侥幸遇着知音，能刊印行世是我的造化；如果没有这指望，便留着给大小姐看看，见了这文字，像是见了他父亲一般，算是个纪念罢。"孟老先生说一句哽咽一句，说到此处，已是喘得回不过气来。可怜那个老仆除得唯唯答应，只有哭泣的分儿，衣襟上已湿透了一大片，只得依然退入他那座门房里。

好容易等到掌灯时分，才见春莺姗姗而来，进了门少不得要打从孟老先生书房门口经过，悄悄的伸着头向房里望一望，孟老先生识得春莺脚步声音，勉强提着喉咙问道："哎呀，你回来了！你且进房来，我要问你……"底下的话尚不曾说完，春莺也不理他，早一扭身子向内室走去，嘴里自言自语的说道："白白一天累在牌局上，连解手功夫都没有，我委实涨破小肚子了，谁还有这心绪同你讲话！你若有话问我，停一会子再问不迟。"

孟老先生也知在这书房里不好说什么，回头看见身边还立着一个仆妇，孟老先生便命这仆妇扶着自家，一步一步的缓缓踅进春莺卧房里来。春莺此时刚坐在净桶上，勉强笑着问道："听说你适才病了，不料好得转这样快。"孟老先生已经舍了那个仆妇，坐向一张椅上，猛的大声吆喝道："我且问你！你几时曾向林家二少奶奶那里借过首饰使用？还假托我的名儿，你这贱人全然没有心肝，胆敢做出这不顾廉耻的事来辱没我！你好好直供出来，限你尽今晚快将这首饰送还人家去，万事全休！若是……"春莺听到这里，便截住孟老先生的话，冷冷的笑说道："我的老爷！你如今是落了职的人了，你兀自使出你这浑身的威风来吓谁？我又不是犯人，供不供你便怎么样！可怜你不过做了一个芝麻大的教官罢咧。若是教你做了知县，难不成使用你那小板子去打你老婆的屁股？不敢相欺，林家二少奶奶的首饰是我借的，你老爷的大名是我盗用的，我知道没有别人唆弄这是非，定然是你那个寡妇女儿给信给你的。虽然不是我亲生养的，他毕竟在我面前抚养了他好几年，他没有别的本领，唆弄他老子同我淘气是一等名功。咳，天老爷的赏罚是再也不会错的，他若果然有良心，天老爷也断不叫他不曾出嫁便守了寡……"春莺说这话的时候，早苏啰苏啰向床褥底下去掏摸粗纸，揩拭了一会，倏的已立起身子，走近他梳桌旁边，自家倒了一杯清茶，用手托着慢慢的品味，也不来理会孟老先生。孟老先生被他这一顿数说，只气得筛糠簸米价抖，好半晌重又抖出一句，说："你倒不用冤枉了书云，他何曾将这件事告诉过我的，今天他家二老爷亲自到我这边来索取，据他的意思还疑惑书云同你是串通去略骗他们夫妇呢！如今长话短话都不消说得，毕竟这两件首饰是什么模样儿，央求你先取出来给我瞧瞧。说不

得要下这口气，好让我亲自送过去，替你赔个不是，也免得书云夹杂在里面受别人的气。”春莺又笑道：“首饰么，若是还在我身边，我早就送还过去了，也累不到他家二少爷亲自跑来索取。老实说，你要瞧这首饰却也不难，只须捧出二百块洋钱来，立刻到质铺里就拿到手。”孟老先生益发惊讶说道：“怎么你借了人家首饰，转质押着钱使用了？我家近年的境况虽然艰难，道不得个便短了你的衣食，你为何质押这许多洋钱，究竟用在那一笔款项上？你又知道我一贫如洗，从何处拿出这钱来替你赎当。你如此种种妄为，不是简直要逼死我这老命！”春莺笑道：“提起衣食呢，承你的厚爱，果然养得我盛水不漏。只是我这历年的赌帐，你问问良心可曾替我弥缝过多少？（置妾者须代还赌帐，倒是一种新法律。）我也体谅你手头不宽，也从不曾向你絮聒过。我是不得而已才想出这法子来弥缝过去，你若是明白事体的，任是他们二少爷跑来索取，你只该推聋装哑置身局外，他们有本领同我打一场讨债官司，我断不惧怯他。不料你这人糊涂透顶，竟自承认了不算，还巴巴的跑来审问我；既许你有这权柄来向我审问，就许你有这权柄去替我赔偿。……”

孟老先生此时越听越气，一咕噜站起身子，重重的向春莺脸上一啐，说：“你这贱人，满嘴里放的什么屁！那一家做女人的该派在外面成日成夜的狂赌，赌输了便去骗取亲戚家的首饰，这不成了一个活贼？”春莺不慌不忙叠起两个指头，在鼻梁上指着说道：“没的叫人惭愧罢，老实告诉你：我们做小老婆的，比不得你们当初的大太太在理须替你撑持门户，除得寻取快乐，其余没有我们应该干的。你抚心自问，你有那一件事能叫我称心满意？若再拦着我不赌，岂不是要白白闷煞了我。我也不

呆，世界上精强力壮的少年汉子也不知多少，我总念你毕竟是做过芝麻大教官的人，从来不曾在背地里同人家偷偷摸摸，你如今竟为着这一点些些小事同我反脸，哼哼，你有前眼没有后眼，看我施展出手段来拣选一个好孤老，不在白日便在黑夜，只须买几钱砒霜，立刻发送了你这条老命，好图我下半世的快活，看谁来替你伸冤？你千不该万不该，当初不该白糟蹋了我这花枝般的人物。我提起来便恨得牙痒痒的，亏你老脸还拿出你做老爷的身分。要做老爷压制姨太太不妨，只是谁叫你没有钱，便穷困到这个分儿呢！我这房里没有你这穷鬼站立的地步，赶快替我滚去书房里安置罢！我已是赌了一天，精神委实疲倦，却不陪你长谈了。”说着便丢过一个眼色给那仆妇，意思叫那仆妇扶着孟老先生出去。那个仆妇那里敢违背姨太太的意旨，只得走过来带笑带劝，扯着孟老先生向外间走去。可怜孟老先生已是气得不能发话，勉强从丹田里叹了一口气，颤巍巍的扶着仆妇，真个回转自家书房向床上一倒，便模模糊糊有些不省人事。仆妇轻轻的替他扯近一床被盖上，放下帐子，随即走了。……

且说书云小姐当时看见林耀华负气去向他父亲理论，明知他父亲听见此事定然生气，素来又知道春鸾不守妇职，这一番吵闹定然不免。这一夜之间，整整哭了半夜，心里委实放心他父亲不下。次日清晨起来，便略略梳洗，走过林氏这一边来，禀明了要亲自回家去走一躺。林氏笑了笑道：“你回去也好，倒是劝你们那位姨娘好生的快将那两件首饰送过来，不然我家那个蠢儿他是不懂人事的，一般的会重行闹到你们老太爷那里。自家好好亲戚，不要因此闹生分了，反叫我们做父母的难处。”书云小姐俯首答应了一句，那眼泪又直流下来。林氏看着也知

道他心里委屈，重又说道："他们诬蔑你的那些话，你也不用去计较，只是我心里明白罢了。……"说着，便命身旁一个仆妇赶快出去叫外边预备大少奶奶轿子，仆妇随即传了话给前进伺候大厅的管家。不多一会，轿子已经齐备，书云小姐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婢，浑身穿着素服，越显得蛾眉淡扫，体态轻盈，款款的向外走来。刚经过舜华住的那一重上房，蓦然看见阶沿下面氤氤氲氲的设着香案，两旁燃着一对大红凤烛，案上黄表堆得有二三尺高，下铺锦垫，端然立着一位星冠珠披的道士，右手捏诀，左手捧着七星宝剑，口中念念有词，不住价的叩拜。书云小姐不审何事，吓得转止住了脚步不敢前进。却好在这个当儿，舜华房里已跑出一个蓬头短婢赶到书云小姐面前，双手拦住说道："二少奶奶分付，今日有人替我们二少奶奶拜斗，最忌的是阴人冲犯，大少奶奶若是要出去，务须请由那边小弄里绕一转儿，不可冲犯我们二少奶奶今天清醮。"书云小姐点了点头，又悄悄用手指着说道："这人是谁？好像面熟得很。"那个短婢笑道："这就是玉皇阁的王道士，去年老爷害病时候，太太曾经延请他们那里许多道士来诵经，热闹了好几天，他是天天来的，所以大少奶奶觉得他面熟。"书云小姐又问道："你们二少奶奶又不曾害病，又去请他来拜斗做甚？如何又是他一个人在这里，又不看见别的道众。"那个短婢掩着耳朵笑道："这个我不晓得，大少奶奶休要问我。"（笑得蹊跷。）刚自说着，早听见舜华在房里骂起来说："你这小蹄子，同谁在外边嚼舌头！我分付你的话，你从来不肯依我，看我会揭你的皮！"那个小婢听到这里，忙掉转身子，如飞的跑入里面去了。书云小姐只得复行退入后一进里，绕出腰门，由小弄内出去上轿。好在那些轿夫全是耀华近来雇着用的，也曾抬过书云小姐回自家公馆里好

几次，是以更不消问路程，上了肩便如飞而去。那个侍婢早已有人替他雇了一乘人力车，随在后面奔走。接连走了好几条街，却好这一条街上人烟稠密，十分拥挤，轿夫是不由分说只顾横冲直撞，猛不防迎面走过一个人来，仓猝之中，低着头踉踉跄跄的向前行走，早被前面一个轿夫使劲一推，将那个人推得有好几步远，那个人发起急来，指着轿夫便骂。林公馆里轿夫又是不肯让人的，转停着脚步对骂。书云小姐早隔着玻璃窗子喊起来说："这不是我们家里的福子！你这般忙着到那里去？"那个人抬头一看，见是自家小姐，忙抢着走近轿子前喘着说道："原来小姐已回来了，巧得很！小的此刻便是赶着去请小姐的，我们老爷昨夜已经身故。我的老爹早间走入书房里才知道老爷业已咽气多时，正哭着替老爷穿衣服；他是不能走开，所以命小的来报信给小姐。"书云小姐听见这话，立时放声痛哭。原来这福子的父亲便是孟老先生身边那个老仆，他自己却不在孟公馆里伏役，另在一个乡绅家里当着爷们，是以那些轿夫一总不认识他，此时大家都笑起来，说："休怪，休怪！不是我们这一撞，你兄弟还须白跑一趟路，亏你还破口骂着我们。"那福子也拱拱手笑道："不知不罪，先前我还怪着大哥们跑得太快，此时倒反要求着大哥们快着跑了。"说毕，跟着轿子，真个飞也似的直向孟公馆走来。

书云小姐跳下了轿，更不待侍婢搀扶，一路哀号擗踊走入书房，早见他父亲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书云小姐抱着他父亲尸骸哭得晕绝过去。眼泪哭干，继之以血，哭得声嘶力竭。带来的那个侍婢也就含着眼泪竭力劝慰，已有仆妇们递过手巾给书云小姐擦脸。书云小姐勉强止了哀恸，耳边才隐隐的听见还有一个人坐在窗口掩面啜泣，知是他姨娘春莺。书云小姐哽咽问

道："父亲是在夜间什么时辰归天的，临终时候可有什么话分付下来没有？"他姨娘忙答道："谁还知道呢！他久经独自睡在书房里，我几次劝他老人家移入我的房里宿歇，他死命的不肯答应。昨夜还好好的同我讲了一会闲话，谁也料不到他会骤然身故。如今将我一个没脚蟹抛撇下了，他也要算是很心！"说着，便故意要哭，只是没有一点眼泪，少不得用手朦着粉脸。那个老仆此时正坐在地下焚化纸锞，那扑簌簌的鼻涕眼泪一条条的都将胡须黏满了，（写春莺如彼，写老仆如此，着墨无多，而真伪自别。）见他小姐问到这里，哽咽着答道："小的们罪该万死，谁说料不到老爷死呢！老爷早经将话分付小的了，等小的来告诉小姐。"那个老仆于是带哭带说将孟老先生日前分付的那番话，一一禀明书云小姐，只是碍着春莺在旁，将孟老先生所说他姨太太靠不住的话不曾提明。书云小姐听一句，哭一句，到此重又伏尸大哭。那个老仆拦着说道："小姐，这不是你哭的时候，小姐还该想着法子料理老爷身后大事要紧，老爷一生清苦，难道死后还让他老人家久久停尸不殓么？况且那边轿夫们还在这里听候小姐示下，小姐有什么发落，好让他们早早回公馆去禀报一声。好在这边除得小姐那边是自家亲戚，以外姻旧朋好也很有限，也不用去布散丧条，因为这些仪节我们这里也没有人料理。"书云小姐点头称是，便将小婢唤至身边说："你出去分付轿夫，叫他们先行回公馆去，顺便就将这件事告诉太太同二老爷一句，说我暂时不能回来，至少要等过老太爷首七。"侍婢答应着，立刻去打发了轿夫。

林氏得着这个消息也就吃了一吓，随即将耀华唤到里面，叫他赶快到孟公馆里行礼，便在那边帮着你嫂子料理料（斜）理。耀华跺着脚喊道："怎么这老头子竟自死了！昨天他还允许我将

借的首饰赔偿过来，如今道好没有指望了。好好！我们过一天再同他家那位姨太太讲话，好在首饰是他亲自来借的，老头子虽然死了，横竖他不曾死。至于母亲叫我去行礼，我却没有这些闲功夫；况且你的媳妇因为求子的事，正延请着道士在家拜斗，我须得陪着他，一刻也不能离开。在儿子的意见，他家出了这件事，老实给他一个不瞅不睬，还怕嫂子开口要向我家借贷，那时候不答应也不好，答应了便破钞，我们究竟亏负他家什么，有钱也犯不着向他那里去使。”说毕，也再不待他母亲开口，径自大踏步跑向前一进去了。林氏觉得他儿子说话也自有理，自家沉吟了好一会，毕竟有些舍不得书云小姐，小小年纪遇着这样大事，叫他一个女人家如何发付！又知道孟老先生身后萧条，殡葬之资一时料难筹措，想了想，便从自家那个小匣儿里检出一叠钞票，约莫有二百多元，悄悄的放在身边，忙带了两名仆妇乘着轿子，立刻亲向孟公馆而来。（此等处写林氏毕竟还存厚道。）

书云小姐听见外面传进来说：“林府太太到了。”慌忙偕着他姨娘迎接出去。一大群人簇拥着林氏进了上房，春莺便同书云小姐匍匐在地行了大礼，林氏一手将春莺搀得起来，凄然说道：“不料亲家老爷遽然作古，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姨太太还须保重身子，不要哭泣坏了，我们亲家老爷在天之灵也放心不下。”此时书云小姐已站在一旁，林氏又向他说道：“你今天回来恰巧，适才我听见轿夫们回去说着这话，把我都吓坏了，我又知道你身子单弱，禁不起这样哀痛。论理你父亲也年近七十，少不得有这一日，只是他老人家生前的境况是我们知道的，不晓得这衣衾棺椁可曾预备好了没有，此时尸灵停在何处？我还得亲去叩拜叩拜才是道理。”春莺忙拦着说道：“业已劳动

太太大驾，委实感激得很，再不敢当叩拜，太太还是请在这里坐一歇罢。”林氏说这个不能，说着就命书云小姐引着道儿一路向书房里走去。

春莺心里十分不悦，见林氏走后也不去陪，只喃喃的向着自家仆妇说道：“又不是喜庆的事，还巴巴的赶来热闹，叫我们还是料理死人，还是周旋贵客呢，这不是讨厌得紧。”（看他此时是这样说。）春莺刚坐在后面发话，兀自不肯出去陪客，谁知没有一刻功夫，书云小姐忽的打发着小婢进来，说是请姨太太到书房里讲话。春莺懒洋洋的答应了一句说：“我理会得了，我知道我家这位小姐他是断不容我偷一点懒的。”春莺打发那个小婢走后，又延捱了一会，才缓移莲步走入书房里。

原来林氏拜灵之后，便将带来的钞票双手交给书云小姐，说是“权且留着为你家父亲身后一切用度，若是不够，你再回来告诉我，我替你设法，只是不要叫你的小叔子夫妇知道就是了”。书云小姐接过来之后，真是感激涕零，又不敢径自做主，所以特特的命小婢去请春莺出来，将这件事禀明了他。此时已见春莺到了书房，忙含着一包眼泪将钞票送过来，并叙述他婆婆一番意思。春莺拿眼睃了睃，见是五十元一张的钞票共计五张，真个出他意外，惊喜万状，提起袖子向林氏福了两福，随即变换了一副神态，叠叠连声的命人出去买点心、泡上等好茶，又分付向酒馆里定一席鱼翅饭菜。见旁边放着一架面盆，亲自拧手巾送给林氏擦脸。（亏他这副老脸变换得快。）林氏毕竟老实，见春莺如此殷勤，十分过意不去，忙拦着仆人们说：“你们千万不用依姨太太的话，我立刻就要回去，你们这里遭着这样大丧，如何还能为我一个人费许多的事，若再如此，我便坐也不坐了。”

书云小姐先前本已瞧出春莺冷淡他婆婆的神情，此番见他忽然装出这种殷勤丑态，知道便全是看的钞票分上，不由也就插口说道："姨娘倒不用如此着忙，好在娘又不是外人，姨娘倒是拿着这钱赶快命他们替爹去置备棺木一切要紧。"（在春莺心里是最好得了钞票，更无须再买棺木也。）春莺忍不住笑吟吟的说道："你们小人家不知道轻重，林太太轻易又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过，若是怠慢了他老人家，叫我们心里如何过意得去？你是太太的媳妇，可以说得这话，我们将来仰仗太太的地方甚多，万一不懂人事，叫太太着恼不怕天雷来劈我？……"春莺其时嘴里虽这般说，后来见林氏决意不肯在此扰饭，也就罢了。一会儿将林氏送上了轿，自己早将那些钞票收藏起来，勉强拿出几十串钱交给那个老仆使用，那里能够好好发送。书云小姐十分看不过去，不免说了几句。春莺早沉下脸来，说是"你爷在日，一毫不知道积蓄银钱，他老老实实一旦伸腿去了，叫我在这里为难，你小姐只懂得说现成话儿，我岂不想在你爷身上热闹热闹，但是没有款子也叫做无法，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小姐若是能体贴我，难得你婆婆说过的，万一钱不够使，再同他去设法，不知你小姐的意思怎样呢"？书云小姐沉吟了一会，说："姨娘这话只好随后再看光景，终不成刚才收了他的钞票，此时转又回去同婆婆啰唣，也叫人看轻了我们。"春莺见书云小姐尚不曾十分拒绝，私自欢喜，便大家忙着将孟老先生装殓起来。书云小姐想起自家命运，以及他姨娘不懂人事的地方，不禁对着他老父灵位哭得死去活来。春莺在这时候防人议论，少不得也帮在一处哭泣，只是没有眼泪，一味的干号，这就叫做虚应故事罢了。世界上像这样的女人尽多，却也不必单单去责备春莺。

可怜书云小姐一直等到孟老先生首七以后，方才叩别灵座回转夫家。谁知在这七天之内，耀华夫妇早已打定主意，直待书云小姐回来同他索取首饰。书云被逼不过，隔了几天只得重行去向春莺商议，将孟老先生生前置办的书籍、古玩，还有一张没弦子的旧琴，一口拢儿检点出来，赔偿该款。幸喜春莺不知爱惜这些物件，竟慨然应允。书云小姐又百般的向他弟媳舜华哀告，说自家的父亲委实没有别的私蓄，如今权且将这些质押在这里，一俟将来姨娘有钱时候定行赎回，决不累及你们夫妇。依耀华还是不肯答应，究竟女人家心肠软些，看出他嫂子为难情状，只得劝耀华暂时允许，这重公案才算权行了结。诸君阅书到此，须知舜华并非慷慨的人物，他此番作为尚不失为仁厚者，其中正另有缘故。（承上起下，绝好斗笋。）

且说舜华自从嫁到林家之后，忽忽的已将近二年，却从不曾怀过身孕。论他们夫妇年纪尚轻，便迟得个一年半载不生子女也还不至于十分着急。谁知天下的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耀华在外边娶了玉青为妾，本来瞒得个舜华完风不透，无如阅时既久，这种消息，已被舜华的母亲林氏从林家爷们嘴里打听出来，吃这一吓真是不小。又知道他女儿性情激烈，怕告诉了他，夫妇之间必然生出别的意见。左思右想，便虑及到他女儿至今尚不曾生育，万一俄延下去，女婿耀华再借着妻子不能生育为名，一般会公然将那个玉青娶得进门，那就很是不好。如今是别无长策，第一件必得女儿早早生个一男半女，才好堵着女婿的口，所以百般的替他女儿舜华觅取求子的方法。舜华的母亲本来同城里那个灵鹫庵的尼姑，名字叫做印云的打得十分火热，自家只要有点积蓄，都把来施舍在这庵里供佛，又不时挈带印云到林公馆里拜谒他姐姐林氏，所得布施很是不少。素来

知道他这庵里有一座送子观音的佛殿，常时有许多妇女进来拜佛求子。却好在这个当儿，触起他替女儿求子的心事，便暗中将这意思告诉了印云，印云满口答应，说："只须每月送十斤菜油来，将观音座前那座长明灯点得透亮，不消过得三五个月，定然能使我们家里的小姐生一个又肥又白的小少爷。前年张道台家，去年李知府家，两位少奶奶不是都因为送我们的菜油，每人都生了孩子。太太如若不相信，我们出家人是再也不会撒谎的。"舜华的母亲听见他说得这样活灵活现，喜得什么似的，便悄悄的告诉了舜华，舜华也十分欢喜，说："这十斤菜油有什么打紧！母亲快去分付他，叫他庵里按月到我这里来领钱。若是果然有了效验，过后我们还许得重重酬谢他。"他母亲笑着，便去告诉印云。于是又不时的携着舜华常常到他庵里随喜。印云拿出浑身本领，应酬他母女两人无微不至。只是过了好些时，也不曾有点怀孕消息，计算那菜油的款项倒被他领去许多。在舜华这边毫不介意，惟有他母亲觉得十分着急，不时的同印云啰唣。印云暗想：大凡做妇人的要想怀孕，必须他这丈夫精强力壮，或者还有点指望。至于他家那位二少爷年纪虽轻，已经被那鸦片烟淘成一个虚弱身子，猴头缩颈，萎败不堪，料想他天一之水定然不会涓滴归公，这位二少奶奶的母亲，他不想到这一层缘故，转来同我纠缠不已。说句老实话，二少奶奶他是个女人，我们当姑子的也是个女人，纵有替他种子之心，没有替他种子之力，这真算得个爱莫能助了。……印云越想越没有主意。事有凑巧，隔了几日，恰好逢着观音圣诞的日期。这一天佛座前香花果供摆设得非常齐整，便有许多檀越到来拈香叩拜，不消说得，舜华的母女自然也在此处了。

且说那玉皇阁的道士王无咎本来同印云是旧交，早已打得

十分火热，凡遇着印云庵里有事，他都要过来帮着料理一切，此番一眼瞧见舜华，背地里便笑同印云说："这林府上在我们省里固然算得是个富户，然而他家那位老太爷悭吝性成，在我们僧道身上是从来一毛不拔的。除得上次因为他家老爷有病延请我们道众去荐了一坛清醮，到后来依旧轻易不敢近他的府门。不料你公然有这神通，竟同他家内眷联络起来。我想你多少都要得他们点布施，毕竟还是你们当姑子的好。"印云见他问到这里，蓦然触起自家心事，便也悄悄的将王道士袖子扯得一扯，低低说道："停会子你到我卧室里来，我有话同你斟酌。"王道士会意，便点了点头，果然先到印云卧室里去等候印云。印云在外边张罗了一番，又嘱托了别的尼姑同那些内眷们在一处盘桓，自家疾便抽着身子来会王道士。两人并肩坐下，印云便从头至尾将舜华要求子息的话告诉了他，说："这件事我很有些为难，如今想起来还只有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王道士听了半晌，兀自用手在头上搔来搔去，说道："且缓，且缓！我不忍心欺你，我所有的那些白凤丸、降嗣丹，以及调经种子的药方儿，全是捣鬼，骗着人家钱顽笑的。如今你既没有这本领替他求子，我那里还有求子的妙法儿？怕还不是个劳而无功。"印云红着脸笑道："呸，谁还要你当真去替他想法子呢。你的那些真方假药一概都不必提起，我知道你求子法儿是最灵验不过，你通记不着去年坑死了人，白白的叫我吃了十个月的苦，好容易耽惊受怕，才将那个血淋淋孩子发送了。你既有这本领对付我，何不再拿出这一份本领来对付林家二少奶奶，也叫他称心满意。"（无知妇女喜与僧尼往来，其影响必至于此，吁可畏哉。）王道士到此方才恍然大悟，不禁哈哈的笑道："原来你是打的这样主意，但是我替你求子是你自家愿意的，那个

二少奶奶难道放着他家二少爷不去同他养儿子，倒好看上我这道士？”印云笑道：“你这人真是糊涂！二少爷能够同他养儿子，他倒不向我这庵里来求子了。我瞧透了世界上做妇人的心理，他既然求子心切，只要能遂了他的心愿，倒也不在乎是自家丈夫不是自家丈夫，况且他的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的，二少奶奶若不生下一男半女，便恐怕二少爷外边娶的那个姨娘就要进门，所以十分着急，我们还该看菩萨面上做一做这方便也好。（这等事，说是看菩萨面上，真是绝倒。）王道士笑道：“也罢，也罢！凭着你这本领去同他们暗中知会好了，至于我这人是现成，我又不呆，放着这般标致女人，难道还肯推辞着不干？只是你将来倒不要吃起醋来，又怪我负了你。”印云也是一笑，很很的用手向王道士额角上使劲一点，说：“我成全了你这样好事，你若是负了我，菩萨也断不容你，以后好歹凭你的良心便了。”

印云说过这话，也不敢过于耽搁，旋即出了自家卧室，重行走到舜华身边，笑了一笑。舜华笑道：“好呀！有好一会不看见你影子了，又不知道鬼鬼祟祟的去干什么，将我们一干人搁在这里老等。像你这样周旋施主，怕将来鬼都不上你这庵门。”印云见舜华发话，便趁势将舜华一扯，说：“请二少奶奶不必挑我的眼儿，借一步同你谈几句体己的话。”说着，就引舜华另行到了一个净室里，推舜华坐下来，咬牙笑道：“你这好人，人家为你的事操尽了心，你还同我瞎三话四，看我背地里提你名字咒你！我如今老实告诉你罢，我有一位师兄，他是在本城玉皇阁里做着住持。他名字叫做王无咎，他也曾到你们公馆里讽过经的。他的神通广大，除拿妖捉鬼是他的家常本领，至于他求子的法儿，又多又灵，别人家提起这王道士三个

字,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舜华低头想了想，重又笑起来说道："哦，这王道士不是生得眉清目秀，单论他那副面庞，长的又红又白，诵起咒语来真个清脆好听，他年纪约莫也不过三十左右。"(容貌年纪全在舜华口中点出，固属文家顺带之法，然亦想见舜华之对于王道士，固留心久矣，妙绝之笔。）印云拍掌笑道："二少奶奶的话真个一点不错，说句笑话儿，做和尚的人还有生得极萎琐不堪的，至于世界上的道士，却没有一个不是仙风道骨,仪表非凡,毕竟上八洞的神仙传下来的子孙与寻常人不同。……"印云说到此际，忽又轻轻附着舜华耳朵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引得个舜华粉面通红，羞晕欲绝，忍不住将个头俯到胸口不住的格格的要笑。(神妙欲到秋毫，写淫尼情事可想而知。）

话休絮烦。自是以后,印云遂替舜华同王道士做了一个氤氲使者。舜华也不瞒着他的丈夫，转告诉他玉皇阁仙佛最灵，求财得财，求子得子。耀华也自欢喜，隔着三天五天都催着舜华到玉皇阁里拈香一次。说也奇怪，不曾有半年光景，舜华居然怀了身孕。王道士又替他推算流年，说是舜华本年系计都星入宫，若不将他设治禳解，怕临产时候有意外的危险。舜华听去尚不很相信，转是耀华异常着急，诚诚敬敬的去延请王道士到家，替舜华拜斗，建了一场三日三夜的清醮，这便是书云小姐看见王道士在内室里设坛的事了。王道士日间固然口诵真言,殷勤拜斗；夜间也就留宿在林公馆里。好在耀华宠爱玉青，却好借这拜斗为名，说是理宜斋戒沐浴，夫妇分眠，他早一溜烟跑向玉青那里去了。舜华也就自然而然的不肯苦留他，(用笔微妙，意在言外。）兀自一心一意的去款待王道士。拜斗既毕，王道士少不得仍回他的玉皇阁。

且说林氏本来望孙心切，今既知道第二个媳妇已有喜信，欢喜得什么似的，百般爱护着他，不肯容他受了委屈，一举一动分付他加意小心，燕菜参汤不时的叫人替他预备。在这几月头里，便雇着许多成衣匠人赶制小孩子的衣履，从生下来的时候做起，一直做到十岁上的穿着；锦衾绣褓，斗丽争华，诸事忙得妥贴，眼睁睁的只等舜华分娩。舜华的母亲这一番得意更自不消说得，又悄悄的在他女儿那里取了好些银子，也替小孩子做催生衣服。书云小姐眼看这样热闹，自家常常坐在房里想起丈夫焕华来，不免伤心落泪。有一天，却被他婆婆林氏瞧出他的神情，老大不忍，忙用好言安慰他说道："也难怪你伤心，假使我家焕华在世，想你早应该替我养了孙子了。事已如此，哭亦无益，你凡事总要看开些。我们大清律例上曾经说过的，长房无子，次房不得有子；万一耀华他们先生下孩儿，理宜先行继你为后。不过隔了一层肚皮，这名分上是迁就不得的，你是个聪明孩子，还有什么见不到呢。"书云小姐感激他婆婆这番话，真个解释了一二分愁怀，也就匆匆忙忙帮着舜华替孩子想这一件，置那一件，还亲手绣了一方大红肚兜、一双花鞋送到舜华房里。这一天刚是黄昏时分，猛见舜华颦眉蹙额倚在床柱上，像个忍痛模样。书云小姐吃了一惊，低低问道："妹妹莫敢是有了分娩消息么？"舜华痛得已经不能说话，只略点了点头。书云小姐这才分付房里侍婢们赶快去给信太太，叫外边爷们一面去招呼稳婆，一面去请二少奶奶的母亲过来。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孟老先生虽一教官，而亮节清风，不失为古之君子，徒以晚年不慎，纳宠专房，以至春莺恃爱而骄，其弊遂至于此。

我国读书士子，白首穷经而不知齐家之道，写孟老先生者，所以为吾国一般老前辈现身说法也，彼春莺又安足诛哉。

舜华之母一庸庸之妇人耳，只知为女儿争宠，不惜与淫尼狡道，比附为奸，卒酿成闺阁之私，有不堪以言语形容者。然以耀华之鄙劣，一顶绿头巾遂轻轻加于其顶，咎由自取，君子不为惜焉。

观印云与王道士一种丑态，真足使人喷饭，至勾引舜华处，均用淡笔描写，不落秽亵痕迹，尤见用笔之妙。（原评）

林杰气死，孟宗魁也是气死；然而孟宗魁之死使人怜，林杰之死徒使人哭。均是死也，因两人品格不同，遂令阅者感想随之而别。特林不能教其子，孟不能制其妾，其自讨苦吃处，正复相类。

耀华闻其父病危，只顾吸烟；春莺闻其夫疾作，只顾斗牌。嗜好在前，亲义灭绝，真是毫无心肝。虽然社会上一般少爷、姨太如耀华、春莺二人者，正触目皆是，苦无作者之笔，为之一一写照耳。

王道士固可恶，然亦舜华秉性淫荡取侮辱，否则，堂堂一少奶奶，印云又何敢以不堪入耳之言来相引诱？观于眉清目秀数语，知舜华之于王道士已先自关情，物腐虫生，其来有自矣。　（独鹤评）

第　六　回

易女装娇儿入世　　惊国变老父归天

大凡一个富贵人家妇人分娩，比寻常不同。寻常妇人等到十月满足时候，纵然有了些分娩的消息，他总一味的瞒着人，忍着痛，及至瓜熟蒂落，宛如母鸡下蛋一般毫不费力，生下的孩子偏生又易长易大。越是做到这种少奶奶身分，便看得他这怀胎一事，像是什么一种惊天动地的举动。单以舜华而论，孩子尚怀在肚腹里，合家的人已就闹得烟舞涨气。此刻将要坐蓐，他们不知道产妇须得安静休息，转四下里雇了许多稳婆，加着一府的内眷穿梭价的探问消息，把一个产妇房里几乎挤得水泄不通。偏生舜华又忍耐不得疼痛，颦眉泪眼，万种呻吟，吓得他的母亲同婆婆林氏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神佛前固然烧起满炉贡香，又不时的用人参桂圆汤逼他吃下去辅助正气。稳婆既不止一人，谁也不想争功献策，催生神符、安胎灵药成大捧的拿得来放在案上准备应用。（说尽富贵人家许多弊病，却是确切不移。）可怜舜华这一件养小孩子的事是他破题儿第一次经验，又看见他们这样慌了手脚，总疑惑自家是性命呼吸吉少凶多，霎时间倒不曾疼得晕去，转吓得晕去。他的母亲更是好笑，不由分说，皁儿天儿地的嚎起丧来。林氏更没有法儿，只一叠连声打发人赶快出去寻觅耀华回家，防着他妻子有意外变故，好让他夫妻们会一会面。外面的爷们刚才答应，分头出

门，谁知舜华便在这晕过去的当儿，小孩子业已堕地，呱呱的啼哭起来，稳婆们齐打伙儿伏侍着产妇上床，安然无恙。他母亲泪痕还不曾干，早喜得笑逐颜开，向林氏道贺。林氏不由从口里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都聚拢来看孩子，真个生得魁伟壮大，说不尽心中快乐。稳婆们此时正忙着替小儿洗澡，洗毕之后，打起包裹来，双手捧着送至舜华身边给舜华瞧看。舜华微抬双眼仔细望了望，暗暗叫声惭愧，觉得这小孩子面庞不是简直同王道士一般无二。（点睛之笔。）这个当儿，先前出去寻觅耀华的人都纷纷回来，说：“二少爷今夜不知向什么地方去赴赌局去了，四下里寻觅已遍，都不曾见二少爷影子。”林氏叹道：“这畜生越发越发不像样了，半夜三更还在外边流荡，房里这件大事他转置身事外，难道这孩子不是他造下的孽？（当代答曰：不敢，诚如慈谕。一笑。）都把来交给别人身上。”舜华的母亲同些稳婆一齐都笑起来说道：“这原是二少爷的福气，安安耽耽的生下这般小少爷，怕他明天得着喜信，不会欢迎。”舜华的母亲重又笑道：“正是的，这个喜信也须得告诉亲家老爷一声儿。”林氏连忙摇手道：“这却可以不必，他公公近来连人都认不清楚，饮食也是吃一顿不吃一顿，我的心也冷透了。请了许多名医，服下药去，一点也不见效，你们将这件事去巴巴告诉他，一般的会发狂大闹起来。……”说着，又望书云小姐笑道：“你看我这话可是不是？”书云小姐只是含笑不语，半晌重又说道：“婆婆同太亲母忙了大半夜，总该辛苦了，便请去睡一睡，这房里交给我同仆婢们在此照应也不妨。”林氏近年来本患着筋骨疼痛的症候，一经劳了神，委实有些支持不住，刚待答应，转是舜华的母亲抢着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亲家太太尽管同大少奶奶进房歇息，我是惯会熬夜的，便是熬得三

夜五夜也不妨事。……"彼此互相谦逊了好一会，然后才议定了书云小姐同舜华的母亲在此看护舜华，林氏回入上房安睡。稳婆们见诸事完毕，也都拿了赏号，纷纷散去；约定了三日之后，再来做汤饼大会。

事出意外，（四字使我吃吓。）谁知等不到三日，这里又生出岔枝儿了。且说耀华果然在次日得了喜信，连忙赶回来看他这儿子。王道士因为舜华是在他那里求的儿子，也忙着备了一份礼物亲自来贺喜。耀华见了王道士少不得满口称谢。（此等处亦是寻常应酬，然而转使我读之失笑，何也。）王道士走后，看看傍晚，林氏同舜华的母亲都在房里已预备了好些钩藤、甘草，泡起开水来给小孩子吮咂。书云小姐喜孜孜的将孩子抱入怀里，林氏便用一柄小银匙儿颤巍巍的拿着来喂他。只见那孩子一张小嘴紧闭不开，任是你们灌下去，依然从口角边还还淌出来。喂了好半会，一共也不曾有点下咽。林氏吃了一吓，便忙唤着舜华的母亲问他缘故，舜华的母亲已经在旁看见了，只是摇头不语。再听那孩子哭的声音也不洪大，好像是哭不出来一般。书云小姐也吓得不敢出声，大家静悄悄的互相厮望。还是舜华的母亲忍耐不住，说道："我看这孩子嘴里定然有病，敢莫不是得的锁口症候？事不宜迟，还须赶紧去将稳婆唤得来，叫他们瞧瞧光景，看是怎生办法。"书云小姐听到此处，便不由吓得索索得抖，忙将小孩子依然放下。耀华不由分说，飞也似的跑出去命人去唤那些稳婆快来。果不曾隔了一会功夫，早有许多稳婆赶到这里。林氏便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立刻看视了小孩子，知道这委实是锁口之症，若不赶紧设法医治，是断然不会咂乳的。其中便有一个年纪长些的稳婆，早从怀里掏出一包器具，内中针刀剪镊各色俱全，虎也似的将孩子

抱过来，用指头将那张小嘴挖开，轻轻用了一柄剪刀从他舌根底下刺进去，随时挤出许多紫血，那孩子便呀然一声哭了。林氏等大喜，忙轻轻接过搂入怀里。那个稳婆高兴非常，又叮嘱今晚权且不用灌他乳汁，等到明日自然会得痊愈。林氏便依他分付，重又取了些银子赏给他，婆子欢天喜地接了银子，谢而又谢，径自去了。别的稳婆不曾得着赏号，也就怏怏的分头各散。

此处房里的人格外提心吊胆照应着，不敢松懈。谁知不曾到半夜时候，先前那孩子还一声一声的哭闹，后来渐渐声嘶力竭，宛然像个病猫嘶唤。房中本来点着许多灯烛，觉得一阵冷风过处，光焰兀自缩得如绿豆一般。那耀华因为稳婆替小儿诊治时候说不妨事，他借着产妇床褥污秽为名，早已溜向玉青那里宿歇去了。此时房里房外全是些妇人女子，瞧这神情大家都自不寒而栗，只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搓手咂舌无计可施。林氏同舜华的母亲知道这事不妙，又喃喃的骂那稳婆卤莽，转被他误了孩子性命，立刻打发人出去延请医士重来诊视。医士尚未请到，那小孩子早就声息俱无，浑身冰冷。书云小姐先行伸手去摸了摹，不禁放声哭了；舜华的母亲旋即跟着哭起来；舜华益发伤心，也就要哭。还是林氏恐怕舜华身子虚弱，禁不得这般惨痛，忙忍着眼泪先来安慰舜华，说：“你这身体要紧，这点点血泡子，命中注定不应该做你的儿子，还去哭他则甚？”一面又拦着他母亲同书云小姐，说：“孩子已是去了，你们不要再闹出别的岔枝儿出来要紧。”大家才注了哭，只呜呜咽咽的站在一处。这个消息传到外边，已走入许多家人，林氏便分付他们买了一个小棺木来盛殓这孩子，又将在先制好的衣服取了几件把来发送他，整整忙了一夜，方才料理清楚。

次日便有人跑去告诉耀华，耀华倒也毫不介意，转是王道士听见这话，不免捶胸顿足，背地里急了好一会。又隔了许多日子，这一天打听得舜华的母亲在他自己家里坐着，他便悄悄的来会舜华的母亲，说是很不放心二少奶奶近来身体可还平善，自家不便亲去探视，所以特地到太太这边来问一声儿。舜华的母亲见是王道士，不由埋怨着说道："那小孩子的事，想你也该得着消息了，我正预备过些时到你庙里去咒骂你。你平时讲的什么话？都说你那玉皇阁里仙佛最灵，我请问你：那些佛若果然是灵的，为何我家小姐在那里求了一个儿子不曾捱到三朝，便又白白的跑掉了，这不是有意给这苦头给我们小姐吃？亏你今日还有这副老脸跑向我这里来呢。不用恼我起这性子，我有本领叫我的女婿带了人去拆毁你那个牢屋子。"

王道士见舜华的母亲向他发话，一点也不着忙，转拍手打掌哈哈笑起来，说道："太太这话真个要冤枉死小道了，但是冤枉了小道却不要紧，冤枉了菩萨，真个罪过呢！这其中曲曲折折的缘故，不到这时候，小道却也不敢泄漏天机先行告诉太太，今日孩子已死，便说出来却也无妨了。我先斗胆请问太太一声，譬如拿着小姐比起这血泡孩子，还是小姐要紧，还是孩子要紧？"舜华的母亲笑道："呸！讲起要紧来，小姐同孩子都是一样，至于万一到了不得而已的时候，自然小姐比孩子还得要紧些，这个又何劳你道士掂斤播两的说起这话。"王道士又笑道："可不是的呢，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怜我为小姐的事，费尽了无限的心机，几乎闹得要同我家菩萨反脸。（同菩萨反脸，奇绝之语。）如今才算是保住小姐性命了，太太不来感激我，还成大套的责备小道（说），不是冷透了小道的心……"王道士说着，便提起那大袖子，意思要去拭眼泪。舜华的母亲见他说

得如此郑重，不由吃了一吓，忙问道："你说的什么？我一毫也不懂得，请你详细告诉我，若是果然有理，我自然知道感激你。"王道士方才正色说道："小姐今年是计都星入宫，在先小道不是说过的，太太料还记得。"舜华的母亲笑道："又不曾隔着三年五载，这句还是记得的，还劳动你替他拜斗。"王道士道："还提起拜斗呢！那一天我替小姐拜斗，不是匍匐在蒲团上足足有两个时辰，是太太亲眼瞧见的。"舜华的母亲想了想，笑道："不错，不错！那时候我还背地里笑你，说王道士为何老远匍匐在地上捣鬼。"王道士笑道："亏你还笑我捣鬼呢！这种大道理，在佛家便叫做出定，在我们道家便叫做游仙。（偏生有得他说嘴。）我其时三魂渺渺，七魄悠悠，驾着一道祥云往游天府，其时劈头便撞见那位北斗星君，他开口向我说道：'王无咎你此番拜斗，可不是为的英舜华恶星入命，替他禳解的么？'我忙应道：'星君有先见之明，我不为英舜华，还为谁来？'那位北斗星君听了我这话，忽的向我摇手说道：'王无咎你可不须出来兜揽这件事罢！舜华大限已终，有他的前生冤孽，皆番已经放他不过了，专待他临产时候索他性命，你如不信，我可以将我那生死簿子检出来给你瞧看。'哎呀，我当时听了这话，好似半天里打（打里）下一个焦雷，几乎将我脑子震破了，只吓得战战兢兢，一言不发。再一思想，平时承太太同二少奶奶照看我的情分，我安能见死不救！随即跪在星君面前，哀求他设个法儿解救解救。星君始尚不肯答应，继而被我缠障不过，想了好半会，说：'也罢，若是徇你的情面，要救舜华性命，除非另外寻得一个人来替他代死，方可以缴销这重公案。'我想他还有一个亲生老母，或是将他勾摄得来替了他的女儿也好。"（妙绝之谈。）王道士一面说，一面拿眼偷瞧舜华的母亲脸

色。只见舜华的母亲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上下像似得了三阴疟疾一般，连珠价的抖得要死，倏的立起身子向自己哀告道："这可万万不行呀！我女儿固然死不得，我这条老命生前还有许多未完的心事，毕竟也死不得。还求求你同星君哀恳，重行觅一个替他罢。"说着真个要哭出来。王道士见他这情状，兀自暗暗发笑，忙接着说道："太太休得吃惊，若非小道百般的替太太同星君哀恳，太太这时候如何还能活在世上同小道谈天呢？也是小道当时人急计生，便同星君商议说：'不如就让二少奶奶生的这个小孩子替了二少奶奶罢！'我也有我的打算，小孩子虽死，二少奶奶还可以再生别的孩子，若是二少奶奶一死，可就值多了。可怜小道为了二少奶奶费尽无限心机，到今日不曾落着太太的好处，还一味的埋怨小道，可不叫小道听了寒心？"舜华的母亲到此方才将一颗心放得下来，重又笑道："哦，原来如此！我早知道这个缘故，那一天小孩子死后，我们应该欢喜，不该转去哭他了。"（愚妇之愚，真是别有见解。）

舜华的母亲刚说了这句话，好像又想着什么似的，凝了凝神，复行问道："但是一层，叫我有些不很相信。你当初拜斗时候，离着我们二少奶奶分娩时候隔了有好多日子，如何会见你，你一共也不曾提起这话？及至孩子已经生下来，你一般的也备着礼物到他们公馆里去贺喜，像煞你一点也不知道孩子会死的消息。今日孩子已经死了，你方才成大套的告诉我这番没处查考的话，敢莫不是你见我拿话责备你，你才信口开河编着来哄我们。"（此一驳诘，可谓理解确凿，毫无疑义矣。然而终不免为王道士所愚者，中国妇人见理之明，固不如其迷信仙佛之痴也，哀哉！）王道士猛不防劈头被舜华的母亲问了这几句话，一时未及打算，几乎登时对不出，不由的抓耳挠腮，脸上的

红晕一阵一阵泛得出来。又恐被别人打眼，兀自提着大袖子在室中团团的绕了几转，方才站定了，哭丧着脸冷笑说道："我不料太太真个不达时务，竟会拿这样话来堵塞我，而且北斗星君你都有些疑惑他老人家不正经起来，真是万分罪过。幸亏他老人家住在天府离太太这里还远，若是被他听见，哼哼，只消他老人家歪歪嘴，（星君而会歪嘴，大奇。）分付值年的雷公老爷，（雷公而称老爷，大奇。）怕不是震天价的霹雳掼下来，问太太一个毁谤星君的大罪！……"且住，读书诸君且休着急。这时候并非王道士还有这闲情逸致说这风趣话儿，亦非作者故意弄这笔墨尽在这里盘旋，委实因为王道士口里虽在那里说话，心里急得什么似的，要想几句话出来抵制舜华的母亲，还不曾想得出，所以十分的延挨着，落后竟被他想着一个好主意，譬如做文章方才打到本题，侃然说道："太太你疑惑小道在先不曾提起小孩子替死的话，一般送礼贺喜，便冤枉我拿话欺了太太。我老实告诉你罢，大凡一个有根器的人，最忌的是泄漏天机。小道修炼了二十多年，不敢说根器甚深，然既能巴结到同天上各位星君互相厮混，难道连一个天机不能泄漏的大道理都不明白，转来卖弄自家未卜先知，便预先将这件事同太太们讲起来了？所以当那小孩子未死之先，一般的装着同凡人一样，叫你们大家瞧不出来，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谁知转因为这上面叫太太不能见信，想起来可不叫人又好气又好笑呢！……"王道士当时这一篇话，真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把一个舜华的母亲直相信到一百二十分，慌忙提着袖子，恭恭敬敬向王道士万福，道："是适才多多得罪，务乞将来会见星君时候替我道歉。"（说得王道士与星君如友朋之可以时常会晤，真是绝倒。）王道士见他吓得如此模样，又用

了好些话来安慰他，然后才告辞而去。

这里舜华的母亲转又亲自到林府里来，将王道士那番议论一一的告诉了林氏同舜华他们，林氏也就将王道士当做神仙一般看待，并叮嘱舜华的母亲，此后如会见王道士，须得求他设个法儿，将舜华前生的那个冤孽解释开了，将来再养孩子方才可以保得住长命百岁。又笑向舜华说道："好儿子，你前回的孩子是向王道士那里求得来的，过一天等你将息好了，依然还是多向王道士那里去走走，虔虔诚诚的再向菩萨面前祷祝祷祝，或者还可以有点指望。我们这份人家各事都还算得称心满意，只是子息这一层觉得很艰难些，好在你们夫妇年纪还轻，我们再等着罢。"舜华听了，只是低着头含羞不语。（此何为也？不必含羞，可以意会矣。）先前向玉皇阁时常走动，还有些防着林氏不悦，如今是公然奉林氏的命了。自是以后，舜华同王道士的踪迹益发来得亲密，有时候婆媳两人还偕着到那地方去随喜随喜。谁知隔不了一年，舜华居然又怀着身孕了。他的母亲同林氏重行快乐起来，上次替小儿制的那一套衣服，因为嫌着忌讳，一概抛弃了不用，把来另行赶造，又眼巴巴的专待舜华分娩。说也奇怪，及至等到十月满足之后，不但舜华分娩的情形同着前番一样，便是那个小孩子，不出三朝依然得了锁口症候而死，也是同着前番一样，急得林氏同舜华的母亲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来。

话休絮烦，舜华一连生了五胎，都是水月镜花倏生倏灭。最可笑的舜华虽然生子不育，毕竟他还耽着一个生过儿子的名目，至于耀华那位爱宠玉青，自从嫁给耀华之后，简直连蛋也不曾下过一个。耀华年纪渐渐也将近四十岁的人了，心中不无也有些着急，时常在家里对着他妻子舜华唉声叹气。舜华有时

候良心不昧，也觉得自己行为不端，对不住自家丈夫，暗想：叠次经着这分娩的磨折，安知不是神佛嗔怒，因此屡遭天谴。况且再向镜子里照照自己容颜，已自绿鬓消疏，朱颜非旧，心里十分懊悔。以后便绝迹不再到玉皇阁里去求子。有时王道士也着人来请他，他总拒而不理，转一心一意的操持家政侍奉翁姑，便是对着书云小姐也不是前时跋扈，妯娌之间亦甚和睦。书云小姐见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心中暗自纳罕，也就各事襄助着他，不生意见。

这一年刚在光绪三十年上，（大书年月，所以记实也。）舜华忽又呕吐不安，嗜酸贪睡，腰腹渐渐膨胀起来，屈指受孕日期又将近半载。林氏得了这个消息，因为惊弓之鸟，兀自愁眉不解，背地里同书云小姐谈论，都耽着十分惊恐。依林氏主意，此次舜华分娩时应用诸物一概都不去预备，准拟任着孩子去留，免得事前种种热闹，到后来转落人笑柄。舜华的母亲见林氏这番冷淡光景，心里虽然不甚满意，又因为自家女儿生着孩子都不挣气，也不好同林氏争竞，只好在背地里求神许愿，问卜延医，无论什么方法，只是想得到的一般的尽心尽力去做。后来还是同他住在一条巷子里的紧邻，有一位年老的妇人经验很深，平时也知道林府上各种事迹，有一天见舜华的母亲打从他门首经过，他便殷殷勤勤的邀到他家里去坐，便有意无意的问着舜华怀孕的事，舜华的母亲也就一一将前后生儿不育的话告诉那老妇，又说："你老人家阅世甚多，看可有什么法儿没有？"那老妇便笑着问道："你们那位小姐历次生的孩子，究竟还是男胎的多，还是女胎多呢？"舜华的母亲叹道："可不是的呢！就因为历次都是男胎，生下来不到三天上便白白跑掉了，怎生不叫人可惜？"那老妇人点头说道："这就难怪不育了，这其中

很有个道理呢。（无理之理，说来偏生有理，真是奇绝。）料想你们那位小姐命里注定了不应该享着这男孩子的福分，所以生下来便压不住他，你叫他怎样会不死呢？我来教导你一个法子，包你没事。万一此次你们那位小姐生下来是位姑娘，便不谈了；如果依然是位小少爷，你太太切记着，便把他当女儿看待。你第一件先去问问你那亲家太太，这番替孩子预备的衣服，若是都制成了，千万不可顾惜银子，赶快放着不用，一例的都改成女孩子的妆束，不待三朝，一般的替他穿耳朵、戴环子，能一概瞒着人，叫人不知道他是个男孩子最好，就使家人们晓得详细，也须分付他们大家都唤他做小姐，依我这样办法，定然易长易大，无灾无难的过到一百岁。若没有应验，你来挖我这两颗昏昏糊糊的眼珠子我不怪你。”舜华的母亲听那老妇一番议论，真个笑得拢不起嘴来，说道：“这法子真是奇妙，亏你老人家教导了我们，心里着实感激。好在我那亲家太太因为历次孩子不存，各事都灰了心，延捱到今日也不曾替孩子制一件衣服，如今我去将这话告诉了他，包他听见了定然欢喜。我也不在这里耽搁了，随即就去会我们亲家太太，此次小孩子若是应了你老人家话，我叫我们亲家太太那里送一百枚喜蛋过来，给你老人家当点心。”说毕，遂别了那位老太，径自向林府而来，从头至尾将这话告诉了林氏。林氏也只淡淡的答应了几句，说：“照这样试办办也好。”次日遂雇了许多成衣，连日的赶着制女孩子的衣服。书云小姐同舜华背地里都觉得好笑。

光阴飞快，转瞬已到了第二年花朝这一天，便是我书中在先曾经发现的那位赛姑诞降之辰，（一笔兜转，何等魄力，著书到此，方入正传。）至于那临产的繁文末节，也不必絮絮的

去讲他。只是林氏们看见舜华生下来的孩子依然是个男胎，不禁从丹田里倒抽了一口冷气，大家面面相觑，不但没有贺喜的声音，转提心吊胆，好像那孩子又要得那锁口症候似的。一直等到次日星月已上，又须替这孩子用汤水开口了，林氏战战的捧着杯匙，仍旧叫书云小姐抱在怀里去喂他，不料那孩子竟咂嘴咂舌的喂得一个十分爽利，林氏在旁边看着，先自乐得眉花眼笑，舜华的母亲更是不消说得，没口子的只管念佛。本来屡次当那未曾坐蓐之前，都是将奶妈雇好伺候的，这会儿书云小姐见那孩子嘴里一毫没有毛病，也就快乐非常，笑嘻嘻的顺手便将孩子递入那个奶妈手里，叫奶妈解开怀来喂孩子的乳。奶妈果然便将乳头给孩子衔入口里，可喜那一张小嘴紧紧的含着乳头吸个不住，一点都流不出来，大家这才将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三朝以后，真个替孩子装扮成一个女儿模样，传出话去，都说是二少奶奶此番生了一位小姐，报喜给亲友家，一概都是这样说法。这其间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莫不替舜华欢喜。弥月过周，依旧大开筵席，十分热闹。这赛姑名字便是林氏替他起的，暗暗寓着赛过姑娘的意思。最奇怪的这孩子名字叫做赛姑，长到两三岁上偏生生得异常美丽，眉目如画，举动之间同女孩子一般无二，可以算得名称其实；性情又极聪明，自幼儿便随书云小姐识字读书。林氏命他称书云小姐做母亲，转称他自家母亲做婶母，转称他父亲做叔父。赛姑乖巧异常，依依在书云小姐膝下，百般承顺。不过祖母等人十分骄惯，凡事都顺着他的意儿，从没有个人肯委屈他。舜华自从生了赛姑之后，一总也不重怀身孕，更是看待得赛姑宛如珍宝。再讲到他父亲耀华，既不出去做官，镇日价除得同林福呼吸洋烟，便是在玉青那里大开赌局，日夜的号召那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聚

赌。后来舜华的母亲暗中将玉青的事告诉舜华，舜华初则尚有些不悦，继而经书云小姐劝慰，说不如简直命二叔将玉青接回来住罢，省得他在外边另行支着一份门户，转多耗费。舜华也就依着书云小姐的话，背地里诘问耀华。耀华知道无可隐讳，只是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舜华面前自认不是，舜华便叫他将玉青接回来同住，耀华也答应了。去同玉青商议，玉青知道终久避居在外也非长策，于是遂将细软打叠打叠，择了一个吉日，迁移到自家公馆里来，叩拜林氏同舜华他们，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林杰自从受了耀华的气，终日便似颠非颠，卧床不起；再加着得了一个膈食重症，从不曾好好的能进饮食，饿极了只勉强进点粥汤。林氏初犹着急延医调理，后来经医生说是只好带病延年，难冀起色，也就将一颗心淡得下来，不去问他。赛姑有时候也到他面前走走，他一时明白也知道欢喜，然而只认做他是女孩子，从不省得他是乔装的。那一年赛姑已经十岁，林杰便溘然身故，幸是衣衾棺椁在他生前便已预备好了，依着民国体制遵礼治丧，林氏一番哭泣，也不必细述。至于耀华平时借的那些磬响钱利债，在林杰病中不问家政，那时候也就陆续偿还了好些，尚有不曾偿还清楚的，耀华此时遂公然将各钱铺里的存款一一清提出来，算明本利，一概还了别人。再将所有家私通盘筹算，也不过剩了些田地房屋是不动产业，每年进项渐渐的有些入不敷出，他自家心里也很有些着急。他的那议员位置在先本因为洪宪改元，大家又闹起帝制来，所以京城里的议会既经解散，便是各省里也就仰承意旨，虽然不曾明布解散的公文，其实也同解散一般，终年也没有开会希望，各议员的薪金遂一概停发。耀华镇日价只有长吁短叹，不时的还同自家妻妾使着性子胡闹。

谁知事有凑巧，却在这个当儿，云南忽然起了一枝义兵，反对帝制。愈闹愈紧，竟有好些省分响应起来，彼此相持不下，兵连祸结，吓得那些小百姓叫苦不迭，猜不出将来究竟作何结局。那里想到不曾闹了半年，洪宪皇帝尚不曾登极便尔驾崩，这也是天老爷可怜小百姓们不忍叫他们受罪，轻轻的好像便在暗中做了一个调停。君主既已宾天，总统重行就职，共和政体依旧恢复，一般号称志士的莫不兴高采烈，又忙着大出风头。你想各省那些伟人谁也不是见机而作，也就立即号召旧日的议员把个省议会又簇新热闹起来。别人我不知道，单就我书中那位林议员而论，得了这样消息，第一个快心满志，直乐得跳出跳进手舞足蹈。当下又没命的逼着小厮们买红纸、磨香墨，请了一位会写大字的，明明白白将那“省议员”几个大字写得龙蛇飞舞，更来不及去揭门墙上面旧日那张知县官衔的条儿，尽用了许多浆糊，将这新头衔儿加在那旧头衔之上。有人笑骂他议员是人民公举出来的不应该如此做作，他转楞起白眼说：“民国体制理当如是，我若不尊重我这议员，便是不尊重民国。”别人听他这话，也只得付之一笑罢了。说也可笑，他在先充当议员，不过像寒蝉仗马，无声无臭的随着别人旅进旅退，只知道按月领取薪俸。此次却又不然了，一者年齿既长，阅历已深；二者实在因为家用浩繁，仅仅循例领取薪俸不敷挥霍，便日夜睡在烟床上同他那位诸葛军师林福筹画妙策。林福本是个极工心计的人，便怂恿他借这议员名目，凡事招摇，甚至包揽词讼，私通贿赂，把持新政，关说差缺，无所不至。只要有人将成千成百的银子送给他，他是不惜廉耻，不顾声名，拚命去做。有些奸民想要沟通外人私卖矿产，不敢去同别人联络，都来寻觅林议员这条门路。耀华益发兴高采烈，觉得浑身本领竟没有一个

议员能及得他。是以朝朝酒宴，夜夜欢场，忙得连回家功夫都没有了。

赛姑这一年已经十四岁了，豆蔻初胎，芳菲正艳。女装既惯，那行止举动纯粹是女孩儿家态度，不但陌生的人看不出来，便是自己家里上下人等，积久相忘，简直不去把他当做男子。有一天刚随着书云小姐在房间里读书，声调琅琅，绝似莺簧燕语，十分好听。他祖母林氏蹜蹜的打对面房间里走过来，坐在旁边望了好一会，不由含笑说道："一个女孩子家，要读这许多诗书何用？亏你母亲镇日价逼你捧这书本子，一共也不教导你做点针黹，将来看你嫁到人家去做媳妇的时候，连一根线儿也拈不动，怎生是好？……"赛姑骤然听他祖母说这一番话，也摸不着头脑，只管将两颗漆黑小眼珠儿骨碌碌的尽望着林氏发愣。还是书云小姐不禁扑嗤笑起来，说道："母亲真是龙钟了，怎么忘记我家赛姑儿是谁，都说出这样话来！他不久已是要娶媳妇的人了，如何会嫁给人家去做媳妇？"这几句话才把林氏提醒了，忙用手拍着胸口笑骂道："你看我这人不是老悖到极顶了，公然的将孙子当做孙女儿看待起来，没的把人牙齿笑掉了。"说毕，重行大笑，直笑得颤巍巍喘不过气。书云小姐也是笑得花枝招展，手里捧的一杯茶盏都倾泼了好些在地上。赛姑方才悟会这意思，更忍不住一直扑到书云小姐怀里，埋着头哈哈的笑。此时舜华刚同玉青坐在前一进里闲话，忽然听见后边笑声大作，两人携着手带了几个婢女一齐进来询问，方才坐得下来，赛姑指手划脚笑着告诉道："祖母要将我给人家做……"刚说到这里，又忍不住复行大笑，再也说不出话。还是书云小姐忍笑将适才的话说了一遍，舜华同玉青也一齐大笑起来，便连那些仆婢没有一个不掩口而笑。笑了好一会，玉青笑

说道："我看赛小姐也有这般大的人了，还是改了男装的好。老实像这样装扮着，果然将来怎生好娶媳妇呢？"林氏忙摇手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你们不知道轻重，我家赛姑因为这般装束才养成他这般大的，如何能够轻易叫他改装，万一改了装，你们可保得住他不伤风咳嗽？若是提到娶媳妇这句话，便迟了两三年也不妨事。你看他那个不成料的老子呢，娶媳妇娶早了，他就会在外作怪，又闹起娶小老婆来了。……"林氏这几句话本是取笑的意思，不防着直羞得那个玉青面红耳赤，一时间低头不语。舜华同书云小姐见他这个形状，不禁又是一笑。林氏不悟他们的意思，还只管唠唠叨叨的说耀华说个不住。书云小姐刚待拿话去拦林氏，猛不防外面跑进几个仆人来，嘴里不知嚷着什么，诸人齐吃一惊。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舜华叠次向王道士求子，偏生有子终不能育，及至悔心一萌，琴瑟静好，遂坐享佳儿。愚者不悟，又谓赛姑果系因改女装乃得成立，不亦可笑耶。此书仍是导人为善不少，乌得以其为稗官而薄之欤！
结束处惯作惊人之笔，固也。然他书类此者多系呼起下文，不料此回转是回抱前事，使人叫绝。　（原评）

耀华生子，向王道士满口称谢，我阅至此，狂笑不止。荆妻在侧诧以为痴，告以书中事，则亦忍俊不禁。此等处不多着墨，而涉笔戒趣，足见作者之善于滑稽，但未免谑而虐矣。
王道士信口胡诌，可憎亦复可喜，此等鬼话，在稍具知识

者本不值一笑，而舜华之母且奉若神明，并见迷信毒人之深。如此愚妇人，吾所见亦甚多，并非作者之过于刻划也。
男作女装便易长大，老妇之言不知何所依据，要之仍为奶奶经中之一种论调而已。因此一语，遂使林赛姑入世以后生出许多情海波澜，造成《战地莺花录》一部绝妙小说。然则，即谓此老妇为涵秋化身，亦无不可。呵呵！
林耀华自命能干，便无恶不作，骂尽当世一般红议员。（独鹤评）

第 七 回

真相思男儿惊绝艳　乔入学女校结新欢

话说前回书中刚叙到林氏一干人在房中笑语，真可算得天伦乐趣，泄泄融融。谁知在这个当儿，蓦的外间跑进几个家人来，喘吁吁的报告事项，不独书中的人被他吃了一吓，便是书外的诸君，谁也不以为外间定然有了变故。横风吹云，截然中断，若不是出了特别大事，著书的定不留着做两段章回斗笋接缝之用。哈哈，若果照这样想去，可不叫著者背地里笑得比适才林氏他们还要利害。诸君通不记得这《战地莺花录》第一回的事迹了，夏老爷赛会已是闹得举国若狂，林公馆大门口便因为这件事，屏门内外特地将帘子悬得齐齐整整，准备赛会经过到此，阖府内眷便出来瞧看。家人们这时候远远的听见军乐声音，也不曾问个青红皂白，深恐误事，便没命的跑入上房来报告，说是“快快请太太、大少奶奶、姨太太、小姐出去瞧会，迟则恐防不及了”。说了又喘，喘了又说。书云小姐笑喝道："原来是外间赛会，看你们这般大惊小怪的，这点点事要这样慌张则甚？还不快滚出去！”命他们将帘子放得下来，“太太同我们即刻出来瞧看就是了。”几句话说得那几个家人快快而出。赛姑听见这赛会的话，他一把早拖着书云小姐袖子直往外跑。林氏笑道："仔细些，你母亲脚小，休得将他跑跌倒了，那才是笑话呢！”说着也就立起身来，旁边走过两个侍婢搀扶着。舜华、

玉青大家也都扶着各人侍婢，闹烘烘的一齐走出去，在珠帘里面一排坐下。忽又听见家人们在旁边儿咕着说："适才的军乐，谁知并不是赛会，是陆军学校里的学生演操回校打此经过。"林氏笑骂道："蠢奴十分糊涂，难道不打听明白了便就向上房里去乱报。没有赛会，老实我们还是进去罢！"惟有赛姑听见是学校里的全队，他是孩子见识，转舍不得就此进去，忙笑说道："学生队伍在我看比较赛会还要好顽。好祖母！我们在此耽搁一会儿，让我看他们走过去再进去不迟。"林氏不忍违拗他的意思，也就答应了。赛姑好生快乐，一叠连声便命人将帘子替我打起来，好在不是赛会，街道上定然没有闲人，要这牢什子挡在面前委实讨厌。……

嗟呼，世界上本没有事，都因为人去寻事做，然后才闹出多少事来。此时赛姑如若不嚷着打帘子，万事全休。偏生他讨厌这牢什子，家人们便将一抹珠帘高高卷起，他还觉得在屏门旁边看得不甚爽利，一个人竟跑出来向外张望。别人家那里猜得到他是个乔扮英雌？只见他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态度，神光离合顾盼飞扬，固然将那一班陆军学生看得个个销魂，人人荡魄。这中间尤有一个多情种子，不过也随例同赛姑打了一个照面，那里想得到他的身子虽然也同着那一班学生一齐回校，他的魂灵儿早不曾转去。你们知道他那魂灵儿不曾转去，毕竟在那里干什么呢？说也可笑，他这魂灵儿便一直痴痴的立在林公馆的大门左近。一直等着赛姑将他们这队伍看得完毕，笑吟吟的偕着他祖母一干内眷指指点点回入上房，家人们依旧将些珠帘全行放下，他那个魂灵儿方才缓缓的走回学校，依然同他的身子附合起来。……

著书到此，又有人讥诮我这话太觉荒唐，简直有些套用古

时那个倩女离魂的故事了。这话却又不然，如今是文明时代，就说我著书的没有妆点，也断不敢将这希奇古怪的话儿引人发笑。我适才说的这番话并非实有其事，如果实有其事，他这魂灵儿不会竟不回校，一样跟随赛姑到他那道绣房里，盘桓个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去赶逐他，要知世界上断没有这样快活的事，当初的小说家都是编着哄人顽的，诸君千万不可去相信他。我讲的这个人实在因为爱慕赛姑不过，觉得走遍了福建全省也断断不会寻出这样千娇百媚的女郎，他一时虽然匆匆的返校，坐定下来他兀自出着神，仿佛亲眼看见赛姑笑吟吟的转身入内，亲看见家人们放下珠帘。这也叫做一相情愿，乱想胡思。自此以后，他不独无心上课，便连茶饭也是无心去吃，好觉也是无心去睡；常常编着谎向提学面前去请假，不时的走向林公馆门首，希冀再见玉人一面。但是林耀华家中虽然算不得个侯门似海，毕竟堂堂议员的公馆，也没有女眷擅自倚门卖俏的道理，你叫他那里去见一见赛姑呢？后来还希望着夏老爷赛会，或者赛姑仍然要出来瞧会。谁知那些不做美的官厅，因为国体新更，危机四伏，新年里龙灯花鼓尚且一概禁止，安能再让他们兴高采烈去赛夏老爷会呢？不由分说，下了一条禁止赛会的示谕，高高贴在通衢。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暗想：我这单相思病定然稳稳害成了。先前还是瞒着人在心里打算，到后来更忍不住，逢着星期例假出来自由行动的时候，便悄悄的将这番事迹同他的一个妹子商议，这可真要算得一个情种了。……

且住，著书的说了这一大篇话，究竟还不曾表明了这个学生到底是谁，听了去没头没脑，也不成个格局，如今且待在下慢慢表来，才知道这学生根基也还不薄，比较起黑虎林家来名

望还高些，门第还大些呢。单论他的姓，便占着社会上通用的百家姓上第一个字，又是大宋嫡派的子孙。他的祖父在前清做过陕西、河南两任督学使者；父亲是个纨袴公子，只在吏部里捐了一个小小主事，并不曾出任，尽管在家乡里享着田园之乐。革命军起，福建光复。那些党人便借他家曾经做过满清奴隶的名目，又知道他家富有资产，（满清奴隶可也，富有资产不可也，令人浩叹。）硬行向他家勒捐十万银子佽助军饷，若是不肯答应，就须率领健儿实行去抄没。他父亲本来胆小，性情又极懦弱，得了这个消息，百般的央出人来向军政处哀恳，只承认了五万银子，随时交割清楚。银子虽然是交割去了，这一口气那里咽得下去！由此一病，便行身故，只遗下他夫人湛氏以及一子一女，便是我在先讲的这位陆军学校里学生了。生得眉清目秀，举止翩翩，学问又极充足，可惜赛姑不是真正女郎，万一果然是女郎，配着这样才子倒是天生的一对嘉偶。他的名字便叫做赵珏，表字璧如，还有一个妹子。论他妹子的容貌比赵珏还要胜得十倍，姿态明艳不见得不如赛姑，至于身段玲珑，腰肢窈窕，赛姑终究是个男儿，还有些比他不过。芳名赵瑜，婉如是他的表字，这两个字还是他哥子替他取的。湛氏夫人膝前有这一对佳儿也就心满意足，虽然夫主已亡，家道中落，却也减得许多忧郁。赵珏今年十八，赵瑜今年十四。赵珏入校业已四年，本年暑假已届毕业时期。至于他妹子赵瑜，去年才入本城高等女子小学校肄业。那个学校，原名含芳，系是一位太史公高攀龙的如夫人创办的。高翰林夫妇去世多年，那个如夫人曾经留学过日本，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春字，嫁给高翰林未及两年，已守了寡，愿意将所有财产私立这一座含芳学校。民国成立风气大开，他这学校也就非常发达，学生已达一

百五六十人之多。赵主事同高翰林当初本是通家之好，所以湛氏夫人将这爱女送入该校读书，校长欧阳春不时的还同湛氏夫人常常来往，遇着经济不足之时，也曾经通融过的。赵瑜在校里名分上虽是学生，至于校长看待他宛如自家子女一般，赵瑜又非常敏慧，每届试验，均列优等。他们兄妹之情也甚融洽。

那个赵珏年近弱冠，情窦初开，是以蓦然见着那个赛姑，无怪他魂儿梦里都把来系恋着他。但是逢到在家休沐之日，都觉得神志萧条，不时的短叹长吁，或是独坐书斋里喃喃呓语。他母亲偶然看见他这情状，疑惑他染着病恙，着实有些悬心，问暖虚寒殷勤更挚，有时问他，他也没有什么可说。却是赵瑜暗暗猜着他哥子心事，背地里拿话去引逗他，赵珏满腔抑郁正苦无可发泄，竟一一的明白说出来。又道："我这颗心里都嵌了那人的小影，我也没有别的想头，只求能再行会他一面，便是死了也甘心的。好妹妹，你是聪明不过的人，可能替哥哥筹划一个好主意达我这个目的，你将来要我买什么物件酬谢你，我都愿意。"赵瑜到此方才明白，不禁笑道："我道哥哥为着甚事这样愁苦呢，原来是因为想娶嫂子。我不信林家这位小姐究竟生得怎样一个美人儿似的，累得你为他这般憔悴。不是我说句笑话儿，他既然做了一个女孩子，横竖将来都是要嫁给人的，像哥哥这样才貌便是娶他回来做嫂嫂也不为辱没他。若是问我的主意，在我看最好老实将这话去禀明了母亲，央出人来向他家去求婚，包管十拿九稳。那时候嫂嫂进了门，任你怎生去看他都可以，不比这样鬼鬼祟祟的，光在这里痴想的好得百倍。"赵珏笑道："话虽如此，我又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办法，我只怕一经去求婚，他家若果然允许了自是万幸，万一没有这姻缘之分，他父母不肯答应，岂非绝了我的希望？绝了希望，我便没有命

了，转不如此时究竟还有一线生机。所以想到这求婚这一件事，越想越是害怕。"赵瑜笑道："呸！世界上的事都尽尽力去做，没有个做不到的。若是像哥哥这样畏首畏尾，他家不允许我们固然料不定，他家就是肯允许我们，我们不央出人来向他家去说，难道人家就晓得你爱慕他这小姐，白白的送来给你做妻子不成？我平时尝笑哥哥读书都读痴了，照这样看起来，真是一点不错。"几句话转将赵珏说得笑起来，羞得脸上通红，忙用双手握着两个耳朵笑说道："你说得很是有理，我就通通将这件事交给你去办，若是能替哥哥办妥了，买物件谢你还在其次，包管在哥哥身上将来替妹妹拣一个好男孩子，长得同林家小姐一般俊的给你做女婿，你看可好不好？"赵瑜手里却好拿着一柄湘妃竹的纸扇子，使劲在他哥哥背上敲了几下，说："好吓！别人在这里帮你打主意，你转拿话来奚落我，可想你这人没有良心。"

说毕，早笑吟吟的跑入后进，果然将他哥子的心事一一告诉了母亲，并将自己的主张也说出来。湛氏夫人不由笑道："哎呀！珏儿这点点年纪，他居然作起怪来了。你去替我吩咐他，叫他将心用在学问上，将来何愁娶不到媳妇，不用三心二意，偶然见了人家一个女孩子，就魂思梦想起来，这还了得！"赵瑜笑道："母亲的话怕不有理，但是哥子此番的意思，大有不遂他的心，就没有性命的光景。好在哥哥年纪也这般大了，嫂嫂迟早都是要娶的，他既然爱上这林家小姐，母亲何妨就央出媒人来替他去说说看，若是说妥了，母亲也放下这一条肠子。（姑娘之意，若曰此不过放下一条肠子而已，还有一条肠子尚未必放得下也。哈哈！）湛氏夫人也笑道："好呀！你竟不是同我来商议，简直是替你哥子作说客来了。我知道你们小人家的用

心，以为早娶了嫂嫂你们就多了一个伙伴。（谁知这个伙伴又自比众不同。）也罢，我就看你的情面，替他向林府那边去说一说看。只是一层，虽然彼此提起来都还知道，毕竟平时也没有往来过，女孩子的容貌想自然是好的了，这倒不消探访得，至于请谁去做媒，要想一个两边都熟悉的人倒还烦难呢。”赵瑜听他母亲说到这里，也就沉吟了一回，忽的拍手笑道：“有了，有了，这做媒的人母亲何不便请我们校长。”湛氏夫人道：“你难道晓得你的校长同他们那边有甚瓜葛？”赵瑜笑道：“怎么没有瓜葛！我久经打听得林府上这位小姐的婶母还在我们校里肄业过的，当初同学录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叫做英舜华。后来不知为着什么，不曾等到毕业便行退学了。可想我们校长同他府上有这一重世谊，为何不可以去代哥子做媒？”湛氏夫人点头笑道：“这是最好的了，想必该应是他们前生注定的婚姻，所以凡事都还来得凑巧。（且缓拿稳着！）你明日到校里就说我的意思，去烦校长做媒人，想他也断不至推辞。”赵瑜见大功业已告成，忙笑着去安慰他的哥子。赵珏听了，也自欢喜非常，兄妹二人依然各人到各人学校里潜心修业。

且说欧阳春听了赵瑜的话，他是个最热心的人，早已满口应承。先行到湛氏夫人这边来接洽好了，随即坐着轿子径来拜会舜华。舜华自从出了学校之后，同那个欧阳校长虽然也时通庆吊，至于平素没有事故，却轻易无由会面。此次门房里忽然通报进来，说是含芳女学校长亲自来拜会二少奶奶有话面谈，舜华吃了一惊。暗想：他来访我，有何话说？一面沉吟，一面便招呼人开门延接，自己早走至阶下等候。不多一会，已见欧阳校长踏着小皮靴儿咕咯咕咯的一路笑得进来，一眼瞧见舜华，忙走近几步，笑拉着舜华的手说道：“我们还是那一年尊

翁仙逝，我到府上行礼，曾经畅谈了一次，如今又有好许时不来看望你了，起居料还佳胜？”舜华当时谦逊了几句，便让着他在堂屋里上坐，侍婢们已经送上茶来。欧阳校长又问了他婆婆同寡嫂的安好，方才凝眸向房里望了望笑道：“你的那位女公子呢？如何不出来我们见一见。”舜华欠身笑答道：“家中人等托庇校长洪福均皆平善，小女此时现在他母亲房中读书，我去命他出来拜见校长。”欧阳春重又笑拦着说道：“既然是女公子不在这里，且缓着去请他，他若是[①]来，我们反不好谈心了。二少奶奶须知道我番来的用意并非闲聚，特地到府替他做媒。”舜华忙笑答道：“原来校长有此美意，这是极好的了。特不知校长谈的是谁家的女孩子？”欧阳春怔了一怔，转笑道：“我来做媒的便是府上的女公子，并非替别人家女公子多事，二少奶奶适才的话想是错会我意了。”舜华到了此时方才恍然大悟，暗念道：“这人委实糊涂，我心里只知赛儿是个男子，那校长如何会猜得出他是乔装呢？适才这句话几乎露出马脚来，幸亏匆促之间，校长一时尚不至明白我的话中意思。”忙接口说道：“原来校长是替小女择婿，校长法眼，平时阅人甚多，谈的这位公郎定必不错，何妨宣布出来好让学生去同婆婆斟酌，再行回覆校长。”欧阳春见舜华有允许之意，非常高兴，遂将湛氏夫人为儿子求婚的话，一一告诉了舜华。大凡世界上做媒的人，那张嘴是再圆活不过的，极穷的人家他会把来说成个富如猗顿，极陋的子弟他会把来说成个美若潘安，况且这赵府门第本来是世代簪缨，赵珏的为人本来是翩翩公子呢！再加上欧阳校长那一番颊上添毫，十分妆点，暗想这位二少奶奶听见包管要没口子的

① “是”字下原衍“不”字。

答应了。谁知舜华只是低头含笑不语，一直等欧阳春说完毕了，方才答了一句说："赛儿虽然是我养的，如今已是过继我们寡嫂做女孩子，这件事须索要我的婆婆同嫂子做主，请校长好言上覆赵府太太，既是校长盛意替他们撮合婚姻，赵府那边的家世又是我们素来倾慕的，料想没有不应承的道理。"说毕，又将别的闲话应酬了几句，欧阳春方才欣然告辞而去。

舜华殷殷勤勤一直送至二门，看着校长上轿走了，早忍不住好笑。急急转身，正预备到后一进里将这话去告诉书云小姐。其实书云小姐同玉青，在先忽然听见婢女们传说含芳女学校长到门求见二少奶奶的话，彼此正在疑惑不知为着何事，玉青便扯了书云小姐悄悄的躲在屏风背后，他们两人所谈的话已经一一听得明白，及至欧阳校长走后，他们早已笑盈盈的站在屋里，书云小姐早笑指着舜华说道："你这个人卤莽到什么田地，怎么别人替你家赛儿做媒，便应该给他说媳妇，不应该替你觅女婿，别人那里知道你这赛儿是男孩子？幸亏这位校长先生的糊涂也同你一般无二，他就被你几句话朦混过去了。若是我，就会瞧出破绽，该当时便问你一个将男作女的罪名，看你怎生分辩？"舜华笑道："你们不用说嘴罢，这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若是人家骤然对你们说这样话，难保不也是同我一样。倒是我们且休讲顽话，赛儿若是老远不改换男装，以后像这样烦难的事倒很多呢！"玉青接着笑道："谁也不敢再提赛小姐改装的话了，那一天我不过说了一句，倒被老太太数说了一顿，还夹七夹八的连老爷都骂下来了。今日这件事，二少奶奶何妨前去禀明老太太，看他老人家究竟怎生个办法？以后若是再有人出来替赛小姐做媒，最好大少奶奶、二少奶奶都不用去理会，让老太太一个人发放人家。"几句话转把书云小姐同舜

华说得笑起来，于是互相携着手，款款的走入林氏房间里来。

这时候赛姑刚伏在一张桌上低着头写字，并不曾理会外间的事，转是林氏夫人一眼看见他们满面笑容，不由笑着问道："你们又遇着什么喜事了?这样高兴得很。"舜华同书云小姐尚未及答应，玉青忙接着笑道:"谁说不是大喜的事！如今果然有人家来替我们赛小姐做媒，太太前日刚说赛小姐将要给人家做媳妇，真个应了太太的话了。"林氏惊讶道："难道真有这怪事不成？你们究竟如何对付人家的？敢知又将老实话说出来了，看我依你们！"舜华忙笑道："事是有这事的，便是那个做过学台的赵家，央出含芳学校校长亲自到我们这里来求婚，媳妇知道赛儿乔装的话是万万不能告诉人家明白的，只好含糊答应着，说是停会子要同婆婆斟酌。做媒的人如今却是别过了，但是人家明天要等候我们的回信，在婆婆看这件事怎生答覆他才好？"林氏正色道："这有什么为难呢！那个校长若是再来啰唣，你们就替我回绝了他。就说是我的主意，我家这个孙女儿是要留在家里做子的，一百年也不嫁人。任是这做媒的再涎皮癞脸，也不好还向我们纠缠不清。真是发笑，即是我家赛儿真算是女孩子，他今年也不过才十四五岁的人，他们就容不得他？必定抢得聘了去才算趁了他们心愿。适才这（适）个校长，幸亏不是同我当面讲的，他若是当面同我讲这话，看我没头没脸的耳光子打过去，问他下次还敢替人家多这些事不敢？"（世间好替人家做媒的听者，须防老大耳光子打来。）林氏刚同舜华在这里发话，玉青站在背后悄悄的拉着书云小姐袖子笑道:"人家做媒原是为好的，就是不答应人家也没有被打耳光子的罪名，别人他那里会知道你家小姐内中有这些不尴不尬的顽意儿呢？我瞧他老人家越老肝气越旺了。"

此时赛姑早已从椅子上跳下来笑嘻嘻的听他们说话，已知道人家将他当做女孩子替他做媒，他十分不快，急得跺脚道：“不晓得你们为何好好的将我弄成这般模样，我是不愿意老远受这般气，我立刻将这些牢衣服脱下来，看他们可还要娶我回去做媳妇！……”一面说，一面真个就去脱上身那一件桃红洒花湖绉夹袄子。林氏吓得慌张了，一把将他扯入怀里，好乖乖好心肝的喊个不住，又说道：“你因为装成这个模样，才长成到这般大，你切莫同你小命做对，都是你的娘同你的婶娘不好，他们闹出这些笑话儿来引你生气．你还好好的去读书写字，以后若是再有这样不识时务的人到我家门上来，我分付门口爷们关起大门，不许他们进来，可好不好？”赛姑听见林氏这番话，方才罢休。

约莫又隔了半个多月光景，那个赵珏十分放心不下，转又逼着他妹子去催校长，校长欣然向赵瑜说道：“我看这件事没有不成的道理，只不能像你家哥子那般着急。你告诉他，等到下一个星期我再向林府去走一趟，但是林府这位小姐年纪还小呢，总不能一经谈妥了，就容易让你家娶了过去，你哥子再着急些也没用。”几句话说得赵瑜也笑了。

这一天刚是五月初一，最可笑是中国自改变政体以来，久已颁行阳历，一般社会却没有一个人肯遵照办理。譬如本年五月，在阳历已是六月下旬，然而各人家里依然还是闹他们的端阳佳节。舜华同书云小姐大家正在后一进里用粽箬裹粽子，赛姑站在一旁瞧看，侍婢们各拿蕉扇立在他们背后扇着取凉。忽见玉青匆匆的含笑进来，向舜华努嘴道：“那个讨厌的校长又进来了，坐在你的屋里等你讲话，仆妇们要进来通报，是我拦着说等我先去告诉二少奶奶一声，还该大家斟酌句话好去回覆他。”

舜华忙将粽箬掼下，皱着眉头笑道："太太呢？"赛姑在旁边说道："祖母适才刚睡午觉。"书云小姐站起身子笑道："你们不必着忙，这番等我出去见他一见。"赛姑鼓着两片小腮颊儿向书云小姐说道："娘去见他时候，何不将他骂一顿，免得他下次再来。"书云小姐笑喝道："你懂得什么！不能依你祖母的意思，好好的得罪人家则甚？"说着，便轻移莲步径到外面。果然看见欧阳校长坐在椅上，他们彼此却都是相见过的，书云小姐先开口说道："大热天气累校长远来相访，寸心中甚抱不安，舍弟媳因为有些琐屑的事缠着身子，不能出来奉陪，校长若是有什么分付，我当代为转达。"欧阳春校长笑道："前次曾经到府为令嫒小姐执柯，尚未知尊旨如何，是以此番特地前来讨个确实消息，倘蒙金诺，当即回覆前途，以免悬盼。"书云笑道："不错，不错。此事已经舍弟媳禀陈婆婆，婆婆的意思，以为赵府那边不鄙寒微，肯附为姻娅，非常欣幸。但是小女尚在稚龄，一切懵无知识，一时还提议不及此事，务肯校长将这意见婉向赵太太面前辞谢，实深感激。"欧阳校长笑道："令嫒小姐年纪虽轻，正不妨先行受聘。好在嫁娶这一层，便是耽搁个一年半载也不妨事，少奶奶这般峻拒，想是不肯同那边俯就的了。"书云小姐笑道："在愚妯娌的思想，谁也不是同校长一样，不过家中大小事件均须禀承婆婆的意旨，他老人家这样分付的，没有人敢去驳回他，还求校长俯察下情，勿用见怪。况且鄙人这边也很知道赵府的公郎非常美秀，此刻又在陆军学校受业，将来怕还不飞黄腾达？舍此佳婿又将何求。老实同校长说，小女万一不嫁则已，若是将来择婿，断不舍赵府公郎另受他姓之聘，茑萝附松，这段婚姻是必要同赵府那边联结的。"（语语有草蛇灰线之妙，读去又不着痕迹，而后来情事，已从无意中埋伏。）论

书云小姐说的这话，正是他善于词令，他以为赛姑本非女郎，断没有将来受聘之理，此时落得做个人情，好让欧阳校长听着欢喜。至于等过几年，赛姑一经成立，自然仍改他的男装，赵府断不能责我前言，务期践约。然而那个欧阳校长那里会猜到书云小姐的心事呢？他这时只在胸中暗暗盘算，如若说他不愿同赵府结亲，听他话中之意，却又有仰慕赵家门第的意思，只猜不出他又愿做亲，又不愿在这时候受聘。至于赛姑年轻的话，分明是借作推诿，并非实事。世间自幼联姻，长成合卺的也还不少，难道他家小姐已经十四五岁的人，还不能给人放聘不成？毕竟心里虽然想到此处，当时又不便拿着话再同人家驳诘，只得点头答应，重行说了些闲话。又问到赛姑近来可曾读书没有？书云小姐笑道："他那里能算得读书呢！平日间不过跟着我认几个字儿，所喜他心地还不过于愚笨，《四书》已能讲解明白，如今教他读着第二本《诗经》。"欧阳校(教)长惊喜道："难得令媛如此聪敏，真是可喜；加着你这贤母尽心教导，将来是一定不患不成英雌。"说毕，又叹道："论中国国粹呢，这《四书》、《五经》却也未可一概抛弃，但是所学非所用，白白的埋头故纸也非教授的良法，令媛既然有这般天资，不造就他成材，却是异常可惜。照这样说，我倒要不辞毛遂，想搜罗令媛列我门墙之下。我那里英文、算学、烹饪、手工各项科学都还齐备，未审少奶奶还肯叫令媛到敝校肄业么？"（此事转从他发起，妙绝。）书云小姐忙抬身笑道："校长真是多情，伐柯未成，又施化雨，目下行将暑假，小女不便趋侍函丈，一俟秋季开学，再行命他亲来受教便了。……"书云小姐本是一句随口应酬的话，谁知欧阳校长听了非常欢喜，重又叮嘱了几句，方才告辞而去。

书云小姐进来，笑着将适才一番酬答的话告诉了舜华他

们。舜华笑道："毕竟嫂子口才是好的，几句话就把这校长打发了去，若是我就不能怎样爽利。"书云小姐又道："这欧阳校长不知同我家赛儿有什么不解之缘，我不过说了一句赛儿在家里随我读书，他就欣然要命赛儿跟从到他校里去肆业。……"说着，又向林氏房里望了望，见林氏还不曾醒，便悄悄向舜华说道："这件事倒也很是烦难呢！论目前时势，科举既废，将来的人家子弟要希望上进，万不能不打从学校里经过一番。赛儿年纪不能算小了，规矩便应该入高等小学肄业。固然因为他祖母不以学校为然，所以至今耽延下来，连一张初等小学的文凭都不曾混得到手。便算是祖母许他去求学，他这男不男女不女的态度，究竟该到那个学校里去才是？一味敷衍着过去，将来怎生结局呢！"舜华尚未及答应，赛姑在旁边听着早闹起来，嚷着说道："我几次三番同娘商议要向学校里去求学，娘都是不理，在这春间我亲眼看见那些陆军学校里的学生何等威武！既然在世界上做了一个男孩子，终不成老远的将我关在闺房里，闷得要死。好亲娘！我也不想别的，老实你们就将我送入那个陆军学校里去练习些军事学识出来，包还可以替我们这中华民国做点事业。"（口气不小。）玉青笑道："赛小姐好大口气，亏你也不羞！你看那些学生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少年，忽然搀入你这么一位袅袅婷婷的小姐在里面，岂不将人家牙齿笑掉了。"赛姑急道："你懂得什么！我如若进了陆军学校，难道还这样装束不成？一经穿了男孩子衣服，自然也会雄纠纠气昂昂的起来了。"书云小姐笑道："你们大家不用在这里鸡争鸭斗，我的心里何尝不想你入学校里去练习，但是你说的那个要改男装的话，有祖母在堂，料想你这男装便不能改换。况且论你这年龄，也还不是做陆军学生的时候。你且莫忙，我来教你一个好

主意，你过了今日，只管去同祖母缠障，不说别的，单说要入学校，若是祖母不许我入学校做学生，我也不依祖母在家里做女儿。你祖母别人说话是不信的，惟有你的话他却千依百顺。等到祖母允许了，他必定要同我酌斟入什么学校。老实说那些男孩子的学校，你一时且休想进去，我便禀明祖母，先让你到含芳女学校里去试演试演一二年，好在他那里的科学，除得烹饪、缝纫，其余都还同男校不相上下。那时候既遂了你求学的苦心，又不违背祖母命你乔装的慈训，这才是两全好法子。你依着我办，包你不错。”舜华同玉青听了都笑说道：“这计策最好。”赛姑方才欢喜。

当晚书云小姐便将欧阳校长重来的事，以及自家如何发付他走那一番话禀明了林氏，只不曾提及赛姑入学，林氏点头无语。自此以后，赛姑果然日日向他祖母絮聒，闹着要入学校。林氏起先还不肯答应，后来见赛姑说是若不许他入学校求学，就要不穿女装，方才着急。书云小姐又在旁边假作调停，便将欧阳校长想暑假后叫赛儿到他那里肄业的意思告诉林氏。林氏因为是女子学校，也就答应了。赛姑知道遂了他的心愿，毕竟是孩子见识，只眼巴巴的盼望赶快过了暑假。至于入校的书籍用品，在一月以前逼着他母亲替他料理齐备，不时的命人到校里去打听开学日期。

如今且讲一讲那个多情赵珏，已经听见欧阳校长第二次的回覆，说是“林家不愿意让他小姐在幼年结婚，必须等再过几年方能提议此事”。赵珏的一番失望神情，自然不消说得，背地里只有长吁短叹。湛氏知道他的心事，又深恐酿出变故，便不时的留心亲友家中的女孩子，要想替他放聘。赵珏又立意不肯，告诉母亲，说：“我刚在求学时代，本不合有家室之累，实系因

为初见林家小姐，论他的姿容真是百中挑选不出一个，儿子想同他家联下姻来，至于娶他这一件事，便再迟些也不妨事。像母亲这样办法，转似乎儿子急于想娶妻子一般，未免错会了儿子的意思了。”湛氏笑道：“照你这样讲，原不为急于娶亲，人家便说是须迟得两三年，你又何以这般恹恹不乐呢？”赵珏当时也没话回答，只低头勉强笑了一笑。

五月中旬他们兄妹学校里都放了例假，彼此会见。赵瑜笑嘻嘻的望着他哥子说道：“妹子有一件最高兴的事要来报告哥哥，林家那个小姐哥子想娶他，一时尚不能如愿，至于妹子不日转可以同他朝夕亲近，耳鬓厮磨，哥子听了，可妒忌妹妹？”说着，便将欧阳校长要赛姑入校肄业，他母亲已经应允的话滔滔说了一遍。赵珏狂喜道：“这件事再妙不过了，哥哥岂但不妒忌你，还要替我欢喜。这一来哥哥不是有同他会面的机缘么？”赵瑜将头一扭笑道：“我不相信。他在我们女校里读书，哥子自在陆军学校，难道好常常跑去同他相见不成？”赵珏笑道：“这个却是不行。不过妹妹既已同他在一处校里，便准许你将他约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常常相见。”赵瑜笑道：“你做梦呢！人家难道不晓得我们这里去求婚过的，他一个女孩子家，他肯老着脸跑到我们这里来同你会面？”赵珏想了想，顿时露着不快颜色，说道：“照这样说起来，转是我们向那边求婚的不好了。都是妹妹出的好主意，如今弄得婚事既不能成就，又落了这样痕迹，反叫人避起嫌疑来，毕竟如何是好呢？”赵瑜笑道：“哥哥你也不用埋怨我，好在我同他虽然在一处，也要看彼此性情投合不投合，万一他果然同我要好，我能替哥哥竭力地方都竭力帮着你去做罢了。”赵珏这才不言语。……

九月一日各学校纷纷开学，内中单表这含芳女学。早晨八

时诸生齐集礼堂，行拜谒国旗仪式，真是衣裙襟縩，肃穆无哗。新生班里便有一个翘然杰出姿首动人的女郎，大家虽都是粥粥群雌，然而爱好天然，一例的将视线注射在那女郎身上，转看得那个女郎红晕腮庞，嫣然无语。停会子各人分散开来，三五个一群，谁同谁最相契的都集合在一处谈笑。惟有新入校的这个林赛姑，平时既不轻易出门，从来不曾结过女友，此时对着那些同学简直没有一个相识，送他来的两个仆妇将他丢下来都回去了，他此时好像小学生初次入塾读书一般，先前尚还高兴，到此转有些凄皇起来，若不是怕人耻笑，早已要哇的哭了，孤另另的走至一块太湖石畔，立在桂花底下低头弄那衣带。这个当儿，忽的远远走来一个女学生，上前便执他的手笑嘻嘻的问道："姐姐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此地阴森森的，受了潮湿如何是好！我陪姐姐到左首一间小花厅上谈谈去。"赛姑也只笑了一笑。再向那女学生细细一看，只见他莲脸含春，蛴蝤如雪，那一搦腰肢比自家还要瘦削些。一面说着话，便携了自己向左边走过去，情不可却，只好随着他缓缓到了厅上。那女学生笑道："姐姐可是姓林不是？我姓赵，学名便叫做赵瑜。我们校长到府上去求婚的那便是我家哥子，如今侥幸同姐姐在一处求学，凡事总还望姐姐指教。"赵瑜初次同赛姑相见，本不应该劈口便提起求婚的话，叫人听着羞愧，谁知这也是赵瑜小姐的狡猾，借此试探赛姑的意思，看他听见这话，怎生对答？然而若是赛姑果然是个女子，他自然含羞无语，面上一红罢了，那里晓得赛姑本来是天真烂熳，加着自己明知是个乔装的人，心中毫无丝毫惭愧之意，转笑答道："求婚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幸亏校长到舍下去做媒，我才有入这学校的机会。姐姐在这校里不止一年了，我初到这地方，很觉得人生面不熟的，难得姐姐肯

照应我，我实在非常感激。至于姐姐说的那位令兄，他是不在陆军学校的？我先前也同母亲闹着要到陆军学校去做学生，母亲不许我，说是我年纪还轻，只应该在这校里读读书。奇怪我们来了也有好一会了，怎么还不叫我们去读书呢？”赵瑜此时眼看着他这种娇憨神态，说出话来毫无顾忌，忍不住好笑。

刚待答话，蓦听见外间一阵摇铃声音，顺便将赛姑扯得一扯，说：“快随我来。”赛姑依言，跟他走入一座极大讲堂上。全校学生鸦飞雀乱的都纷纷归座，赛姑也就偎傍着赵瑜坐在后边一条长椅子上，低低向赵瑜笑问道：“这是授的什么课？”赵瑜笑道：“这不是授课。规矩是第一天开学，校长循例训话，你须悄没声儿只管拿耳朵去听，不要叫校长责备你紊乱秩序。”赛姑伸了伸舌头，方才不敢开口。果然不多一会，已见校长匆匆的走进来，向讲台上一站，弯了弯腰，顿时全堂学生都站起来弯腰，那一阵扑通扑通的脚步声音像似轰雷一般，赛姑看着只是要笑，又听不出校长说的是些什么，说了有半句多钟，又弯了弯腰，便走下讲台去了。这里大队学生，又嘻天哈地的笑着出去，已有好多人纷纷赶着出校，赛姑笑问道：“怎么不曾授课，他们却都走了？”赵瑜笑道：“今天开学是例行不授课的，我停一刻也回去了，姐姐你呢？”赛姑呆了一呆，说：“哎呀，我的仆妇们不知道这个缘故，要等到晌午时候才来接我呢！我一个人又认不得路径，叫我怎生走回家去，这不是坑死人么？”赵瑜此时猛的触起一件心事，忙笑道：“不妨，不妨。姐姐便同我一路回去，舍间离此又不甚远，在我家里用了午膳，再命仆人送姐姐回府包不误事。”赛姑笑道：“我不去，姐姐府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会见了羞人答答的。”赵瑜故意作难道：“姐姐不肯随我回去，停会子我们都走净了，看你一个人老远在校里，

等人接你还不知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刚在这里切切私语，早被旁边站着的几个女学生听见，内中便有一个人插嘴笑道：“姐姐你休睬瑜姐姐的话，这有什么打紧，办事室里有的是电话筒子，姐姐只须跑过去打一电话到公馆里，分付贵价他们来赶快接你便是了。”赛姑大喜，便扯着赵瑜要去同他到办事室里打电话。赵瑜向那个说话的女学生瞅了一眼，笑道：“快嘴的丫头，谁要你献这殷勤儿，看我明儿依你！”赛姑笑道：“将来很有日子到你府上去盘桓，今日你老实让我回去罢，我自然知道感激姐姐。”赵瑜被他缠得没法，真个同他去打了电话，不曾隔了一会功夫，已有仆妇们押着轿子来接赛姑。赵瑜望着他回去了，然后才携着书包径自走回自己家里。

赵珏在这暑假时间已经毕业，并不到陆军学校，刚坐在内室里同他母亲闲话，一眼瞧见赵瑜回来，不禁笑着站起身子，问道：“妹妹散学得早，想是今天不曾授课，林家小姐是否进校，妹妹会着他没有？”赵瑜一面叫了一声母亲，一面将书包放在一张儿子上，笑道：“怎么不曾会见！我们还谈了好一会体己话儿，我邀约他到我家里来用午膳，他一定不肯，已有仆妇们将他接得回去了。”赵珏急得笑道：“他不肯来，妹妹为什么不硬扯着他，不放他回家去？”湛氏笑道：“珏儿又来讲呆话了！他知道我们向他家那边做过媒的，他是个女孩子，他不害羞，肯到这里来走动？”赵瑜笑道：“母亲这话却是不然，我看林家这位小姐长得是怪俊的，怕他心里着实有些朦懂，是我故意使的促狭，一会见他便提到乞婚的话，谁知他一毫不省得羞愧，转在我面前问着哥哥。”赵珏惊问道：（一惊字，写出赵珏神情。）“果然他竟问着我么？妹妹你倒不用疑惑他朦懂，如今世界是开通的了，不比当初做了一个女孩儿，只要有人提着婚

姻二字，他便羞得无藏身之地。老实说，这叫做毫不文明。林小姐这点点年纪便能这样开通，可想他得风气之先，不似寻常脂粉。我不料到妹妹厕身学校已有两年多了，如何还拘守旧习，拿这些话来嘲笑人家。”这几句话，转将赵瑜说得急起来，使劲说道：“哥子也不等人将话说完了，便长篇阔论的埋怨起人来，幸亏林家小姐还不曾嫁给你，若是真个做了我的嫂嫂，你应该处处帮护着他，欺负我，都编派我的不是。”赵瑜越说越气，不禁眼圈儿一红，几乎要流下泪来，一摔身子便向自家卧室里走。赵珏知是自家的话说得大意了，忙陪着笑脸赶至赵瑜面前拦着他，说道：“我不过讲的一句顽话儿，妹妹为这点小事同我生气，倒觉生分了。你刚才的话说是还不曾完，好妹妹何妨再告诉我听听呢。”赵瑜用手将两个粉耳朵一握，冷笑道：“别人家的闲事我也犯不着再讲他，哥哥休得问我。”赵珏笑道：“哎呀，妹妹真个同我恼了，难道彼此以后就再不讲话！……”说着，便笑嘻嘻的装起鬼脸子，向他妹妹脸上尽瞧。赵瑜也被他引得笑起来，方才从身边取出一方手帕儿向脸上轻轻掩了掩泪痕。湛氏也笑道：“瑜儿休同你哥子一般见识，你有话尽管来告诉我。”赵瑜便趁势折转身子向赵珏说道：“我不同你讲话，你也不许偷着来听，我自把话来告诉娘。”赵珏连忙答应了几个是，也用手握着自家耳朵，只是握得松松的，依然听得清楚。

赵瑜重又笑道：“我觉得林小姐好像不知道自家是女孩儿似的，他同我讲，说自从看见哥哥他们陆军学生的队伍，他便回去同他母亲嚷闹要到陆军学校里去当学生，还是他的母亲拦着他，说他年纪轻不合入陆军学校，这番才到了我们学校里来。可想他心地不很明白，岂有个陆军学校可以让女孩儿进去当学生的道理？”湛氏笑道：“小孩子家说话不知道轻重，这也是常有

的事。瑜儿你也不用笑他，你通记不得你小时候的糊涂，也同林家小姐一般无二。我切记得有一次你那姨姐姐令娴在我们家里住着，你便同他睡在一处，一刻都离不得他。你的祖母还向你说瑜儿同娴儿将来总要出嫁，看你们还能老远这样厮守着？你说的话更是发笑，说我不出嫁，若是要我嫁，我便嫁给令娴姐姐。当时有人笑你，说令娴是女孩子，你如何嫁给他？你一定不依，还扯着我问，姐姐是女孩子，我为甚嫁给他不得？后来经我骂了，然后才不敢开口，那时候你也有八九岁的人了。”（一篇话若隐若现，全是预为下文张本，非闲笔也。）赵瑜脸上一红，说：“那是小时候的话，娘又提他则甚！”湛氏又笑道：“我不信林小姐长得这样俊，心里会这样不清白，你过了一天倒是将他邀至我们家里来，让我看一看，我这眼睛是再不会瞧错人的。”赵瑜点了点头。

且说赵珏此时坐在一旁听他妹妹说的这番话，转又生出痴想，暗念：莫不是林小姐真个多情，知道我在陆军学校里，他所以闹着要进去。可惜你不知道我如今已是毕业了，即使你乔扮男装混得入校，也没有同我会面的缘分。既是你这般属意于我，我家妹子约你同来，你便该答应着不用推辞才好。自此，赵珏便日日盼望赛姑到自己家里来，轻易不肯出门。平时同在校里的也有好几个知己朋友，当初每逢假期都还要文酒留连时相过从，无奈如今被那个情魔缠障，转弄得故人疏远，索居寡欢。这一天正是残暑初净，嫩凉乍生，赵珏独坐在自家一个书室里寂无聊赖，花墙月影刚斜自西阶，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转，觉得困卷异常，一倒头便向卧床上和衣而睡，疏帘四垂，静悄悄的更没有一毫声息。

他素来有个至好的同学方钧，表字天乐，小赵珏两岁，他

父亲方浣岳在陆军部里当了一个科员，家眷都在北京，单单放着方钧在梓里求学，今年同赵珏一齐毕业。出校之后，便寄居在他姑母那里，彼此极其投契，有什么心事没有个不互相倾剖的。赵珏眷注赛姑，早已一长一短告诉过方钧；谁知方钧也有他的心事，却不能一长一短的告诉赵珏。因为方钧常常到赵珏家里走动，湛氏怜惜他的父母不在此处，又觉得他生得美秀可爱，时时留他饮膳，嘘寒问暖，照应得十分周到。至于女儿赵瑜，有时相遇在一处也不回避。方钧久已有心想娶赵瑜，只是父母远在京师，没有人能替他做主，也只好常常在心里辘轳打算。今日接到他父亲手书，叮嘱他毕业之后，赶快入京向陆军部里应试。又知道本校对于那些毕业生，例行选择那几个列在最优等级的，行文申送部中听候录用，赵珏名字便在其列。他得了这个消息，忙赶到赵珏这里送信给他，意思想同他一路结伴到京，免得长途寂寞，是以特地来访候赵珏。赵府门口本有两个爷们知道方家少爷是常常来惯的，正不用引导，只笑说了一声："我们少爷在书房里呢！"方钧便含笑一径走入书房。早看见赵珏睡在床上，唤了两声也不见他答应，于是轻轻的走至床前，向赵珏身上摇了几摇。猛见赵珏一咕噜翻身坐起，使劲的将方钧手腕紧紧握着，口里嚷道："好小姐！你可将我想坏了，难得这一会你竟肯来会我。……"方钧吓了一跳，顿时脸上羞得红晕起来，正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再看他依然合着双眼，方才悟会他尚在梦中，或者竟将我当着林家赛姑亦未可知，不禁忍笑推着他说："醒来，醒来！"赵珏这才惊醒，依然执着自己的手还不肯松放，重新将眼睛揉了几揉，忙跳下了床，说："原来你是天乐，适才你可曾瞧见有一个人打从我房里出去不曾？"方钧笑道："呸！我看你神志近来很是不宁，便是面

庞也比往年消瘦了许多。我劝你还该将这条肠子暂时放将下来，不用这般梦想颠倒的。”赵珏此时已经清醒，知道自己的话说得十分尴尬，不由脸上也红起来，赶着让方钧向对面炕沿上坐，兀自叹了一口气，也不言语。方钧知道他恹恹不乐，也不忍再拿话打趣他，只得将今日来访他的意思一一说出，又说道："倒是向北边走一趟，不但功名上有所希冀，还可以借此排遣排遣你的心绪。”赵珏听到此处，将个头连连的摇得像个播鼗鼓儿似的，说道："我不去，我断然不去！老弟切莫提起这话。前日家母还询问我们学校里可有送学生到陆军部的信息，我回着说这是要任从校长选择的，我虽然幸获优等，至于送部的名单却没有我。老弟这一来，岂非破了我的谎话？”方钧叹道："你这主意好虽然是好，只是我又不能常住在省里，瞬将分手，此后相会时期正遥遥不知何日，想起来真叫人肠断。”方钧说到此，声气也就有些哽咽。赵珏笑道："你且莫忙，万一能够将我的心事如我希望，随后毕竟也要到京，难不成终老在家里一世不成？”方钧点点头，又叹道："男女爱情原是人生第一件要事，像你这样精诚所至，一定金石为开，不像小弟仍然漂泊一身，将来这婚姻一层还不知怎生结局。”赵珏笑道："这不是做哥哥的笑话你了，只要你意中有什么好女子，你便须尽力去谋干，老天总不辜负的。像你光是这一昧的唉声叹气，难不成叹一会气儿就有人家将女儿送给你做妻子不成？论你我的交情，还有什么话彼此不可以商量得，你何妨也将你的心事告诉给我听听，我能够给你为力的，我一样帮着你去想法子。”方钧听他这一番话，不由暗暗好笑，又不好告诉他说我思量要你家妹子，心里一急，脸上不由的绯红起来。赵珏拍手笑道："我平时说你行动都有些女儿气似的，这话一点不错，你又不是个女

孩子，提着这婚姻的事，为甚将个脸庞儿红得这样可爱，我不相信世界上竟没有一个女孩子能中你的意的，只是你瞒着我罢咧。其实，我已魂儿梦里都系恋在林家小姐身上，断没有个还来夺你所爱的道理。……"说着，又笑得打跌，硬逼着方钧告诉他的心事。方钧被他逼得没法，想了一想，正待要说，又忍住了，觉得十分碍口。赵珏急道："怎么要说又不说了，你这人真是可笑，简直没有一毫男子气度。"方钧勉强笑道："我意中原也有个人呢，只是不敢告诉大哥，怕大哥听了要恼我。……"这句话刚说出口，赵珏猛然省悟，不由脸上也红了一红，笑说道："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莫非属意于我家瑜妹妹？"方钧不等他这话说完忙站起来，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赵珏央告说："大哥不逼着我说，我原也不敢冒昧，如今斗胆将我这几年的心事业已和盘托出，大哥可怜兄弟，若能成全此事，当生生世世犬马酬报。"赵珏忍笑扯着他说道："老弟言重，这件事且待我禀明了母亲，料想没有不肯允许的，早晚我定然报给你的佳音。"方钧谢了又谢，坐了一会，也就同赵珏作别。临走时候还叮咛了一句说："老哥如若见访，我都在家姑母那里专等。"赵珏含笑答应，亲送他到了门外方才回来。

湛氏便问着他说："方少爷几时入京，不知你们学校里申送学生可有他的名字没有？"赵珏答道："他的父亲早经有信给他，命他到部里去应试，有他父亲在京里，这近水楼台将来不愁没有位置。转是这孩子十分可笑，谁知他心里久已注意我家瑜妹，想向我们这里求亲，今天他才将这心事告诉了我。我看瑜妹妹也有这般大了，母亲如若允许，我明日便去给一个喜信给他，叫他欢喜。"湛氏笑道："奇怪，怎么你们这点点年纪，都一心的把来都放在这些事件上，前天你为林家小姐，你妹子替你

在我面前讲情；今日方少爷又为我家瑜儿，你又替你妹子在我面前说项。（说破真是发笑。）方少爷这孩子我心里也很爱他，长的人品儿也还去得，便叫瑜儿嫁给他不能不算是一双佳偶。只有一层，我是万万不能答应。他家虽然祖籍福建，他的父亲历年在京里做着京官，便是侥幸简了外任，也不见得能到本省。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平素又是娇纵惯了的，你替我想想，我可放心将他远嫁到北边去做人家的媳妇？况且年纪毕竟也还小呢。林家小姐和他同庚，人家还要等过几年方才给我们这里放聘，你着急什么？转要赶着将你妹子嫁给人家去，岂不叫我听了着恼。"赵珏一腔高兴，骤然被湛氏一顿抢白，又不敢拿话去驳回，心中十分不快，气愤愤的转身走回书室。觉得时候尚早，径自来访方钧。

方钧姑母住的所在却不甚远，赵珏走到他那里不过日落时分，方钧不料他此刻会来，喜孜孜的迎接出来，邀入赵珏书室里坐下。方钧偷窥赵珏的脸上的颜色很是懊丧，不由吃了一吓，意中还猜不到他已经将那件事同他母亲讲过，转拿话试探道："大哥兴致甚豪，这时候还来见访。"赵珏气愤愤的答道："有什么豪兴呢！家庭压制凡百难言，自由结婚终成虚话。我们今日国体虽改，若是人心不改，终究没用。这些话还只得同我们知己的弟兄谈谈，长远的同一班顽固老人家周旋，兀自不叫人气破胸脯。所以因为在家里闷得慌，特地到老弟这里排遣排遣。……"方钧听他话中的意思，已猜着那件事十有九分不成，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坐在一旁转吓得不敢开口再问。还是赵珏忍不住，便滔滔的将他母亲说的那番话，一一告诉了方钧。只见方钧顿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眼眶里几乎要流下泪来，兀自背过脸向壁间瞧看悬挂的那些字画。赵珏忍不住笑道："这

些字画是老弟平素看惯了的，何以此刻转一意的揣摩起来。我记得今天老弟还谆谆劝我，须将各事排遣排遣，我看老弟身当其境，也就排遣不开呢！我还有一句腻烦的话问你：可想你垂爱舍妹这件心事已不止一朝一夕，何以今日转装出这种模样儿，你平时的神情竟叫我一点瞧看不出，又是什么缘故呢？”方钧这才勉强掉转头长叹了一声，道：“不瞒老哥说，平时虽有这件心事，因为不曾明白向尊府求亲，尚抱着无穷希望，今则承吾兄盛爱，不惜为弟从中撮合，不料伯母毅然见拒，是小弟希望全然断绝，此后更何心勉图上进。在先吾兄说是不愿入京干取功名，如今弟也不愿入京了。”赵珏听他这番话，不由心下沉吟了一会，暗想：我当初为林家小姐不是也同他一般心理，幸遇我那妹子百般的替我出力，可怜他为我的妹子竟没有人替他分忧，无怪他这般烦恼了。于是慨然说道：“我家瑜妹将来总须要嫁人的，我虽然猜不出他心里爱你不爱，至于你爱他之心可算已臻极顶，不幸为家母阻隔，不能结合这种姻缘，罢罢，这件事母亲固然做得主，就是我做哥子的也不见得就不合做主。好兄弟，你将心放下来，放着赵珏不死，包管圆成你们的好事。你的戒指呢？可把来给一只给我，我替你向舍妹那里换一只戒指过来，便算聘礼。”方钧惊喜道：“这种办法是再文明不过了，比较行茶下礼还爽利些，只是这件事是否给伯母知道？”赵珏笑道：“如何能告诉家母呢！一经告诉他，依然决裂，只好瞒着去办。等过些时再看光景，可以宣布再行宣布，否则就等府上要娶舍妹的时候爽直来娶，有我哥子做了主张，不愁家母不肯答应。”（少年举动虽近热心，究嫌武断，书此可为一班青年鉴。）方钧欢喜不尽，当真从手指上解下一只戒指，亲手递给赵珏。赵珏接过来向衣袋里一塞，随即欣然告辞回去，心

中非常觉得快慰。回家时候，却好赵瑜亦已散学，正坐在他母亲身旁闲话，他母亲又不便将方钧求婚的事同他提起。

一直等用过晚膳，闲着没事，赵珏更忍不住悄悄的将他妹子唤至自己书房里来。赵瑜知道他哥子大约又须询问林赛姑的消息，暗暗好笑，坐下来便笑向赵珏说道："妹子已经屡次约过林小姐到我们家里来，连日窥探他的意思已有些活动，只是他祖母溺爱，不放心他一个人向外边闲逛，我的主意拟拣在下一个星期，亲自到他府上去约他同行，或者可以达到我们目的。他万一来时，哥哥千万不可冒冒失失的走出来，吓了他可不是当要的。"赵珏点头微笑，再凝神看他妹子那种娇憨神态，真是叫人艳羡，无怪方钧为他颠倒，满心要想将这意思告诉他，又怕女孩儿家脸皮最薄，引得他羞怒起来反为不便，只得先行拿话试探一番，再定行止。于是笑说道："林家小姐不曾来，今日倒有一个人来访我的，我还消遣了半日。"赵珏笑道：这（是）定然不是别人，大约就是方钧。"赵珏笑道："一点不错。妹妹，你看方钧这为人如何？他不久就要入京了，今日特来同我作别。"赵瑜道："哥子说话最是蹊跷，你的朋友我如何会知道他好歹，这问的不是有些不近情理？至于他入京也罢，不入京也罢，我亦不便过问。"赵珏窥探他妹子神气觉得很有些不甚愿意，满腔心事一句不敢再说，勉强用几句话搭讪过去。又故意向他手指上望了望，笑说道："妹妹带的这戒指儿式样已不时新了，何妨交给我替你拿到银楼里改制改制也好。"说着，就要伸手去除他戒指来瞧看。赵瑜仓卒更猜不出他的用意，当时便在手指上褪下来，说："就烦哥哥替我换一换式样，这戒指不但式样不时新，颜色已带得雪淡了。但是不可多耽搁日子，有能现成的便换一只来也使得。"赵珏将戒指接

到手里，暗暗欢喜。

次日，便飞也似的来访方钧，见面之顷，便笑说道："恭喜，恭喜！愚兄幸不负所托，舍妹的戒指已经在此。"说着，便双手递奉过来。方钧也不知道赵珏是略骗他妹子所得的，一咕噜向手指上一套，异常欢慰，说道："家一来小弟径赴北京，当将盛意禀明父母，一俟择定日期，再行返里迎娶。"赵珏问道："老弟动身之期定于何日？"方钧道："家姑丈准于阴历八月初二日启碇行程。"赵珏道："今天已是七月下旬，距老弟行期不过五日了，愚兄当邀集几位同学为老弟饯行。"方钧笑道："彼此属在姻好，又何必拘此形迹。"赵珏笑道："城外宝珠寺桂花盛开，我们便在那里乐一天最好。况且那个方丈法航，为人极其和蔼，我此番回去，便命家人们去知会他，叫他替我们预备。"说着，径自去了。（读书至此，准疑下文宝珠寺之游，必有一番热闹矣。看他用笔折转之奇。）

赵珏当时且不回家，先将方钧那个戒指掏出来望得一望，觉得颜色不似新制的，恐防妹子疑心，特地又绕道到那一座凤祥银楼，将戒指另行炸得黄澄澄的，然后才走回来，预备交结赵瑜。刚刚走进内室，蓦然看见他母亲坐在上面，一见了赵珏，勃然大怒，指着他说道："珏儿！你近来简直不将你母亲放在眼里了，各事都来瞒混我。你为了一个女孩子不想上进，没的还带累了别人。我问你：你也算是陆军学校毕业的人了，这欺负母亲的罪，可还使得使不得？"湛氏说着，声色俱厉，赵珏当时吃了一吓，暗想：我替方钧套取妹妹戒指的事，不知谁去告诉母亲了，正待近前分辩，又见他母亲从桌下掷下一束纸卷来，掷在赵珏面前叫他阅看。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有赵珏之无端用情，然后有向林赛姑乞婚之事。有方钧之无端用情，然后有向赵瑜乞婚之事。双方写来，如出一辙。然而赵珏之与赛姑，其乞婚不成，是人人意中所有之事也。方钧之与赵瑜，其乞婚不成，未必为人人意中所有之事也。观乎后文，情事之迷离，结合之变幻，五花八门，令人有身入山阴，应接不暇之妙。
结末数语鲜不谓湛氏知戒指之事，乃愤怒责备赵珏。不独赵珏致疑于此，即善读书者亦谁不致疑于此。而乃不然，又由是生出下文惊天骇地之剧，布局奇绝。（原评）

此回起笔忽与第一回相呼应，百转奇峰，仍寻原路，是绝好章法，是极新格局。
乔妆入学，出自书云之意。书云素来秉礼，岂不知以男儿而入女校为极不正当之事？乃转有是主张，以致生出后来许多波澜，亦所谓事由前定也。
赵珏处处求乃妹为自己撮合，却无异处处自为乃妹撮合，思之绝倒。赵珏求婚于赛姑未成，遂不愿入京；方钧求婚于赵瑜未成，亦不愿入京。佳人难得，功名何足重哉！
互换指环一节，写得赵珏做事异常孟浪，然其孟浪处，觉是一片热心，异常可爱。（独鹤评）

第 八 回

孤舟遇险夜渡重洋　　两小无猜春生锦被

赵珏当时见他母亲发怒，口口声声责备自已，正猜不出为甚缘故。又见他母亲从案上掷过一束纸卷，慌忙向地下拾起来一看，原来是陆军学校里申送自已到部里应试的一封公文。又听见他母亲接着说道："起先我百般的问你这事，你都向我支吾，说校里不曾申送你去应试，今天这封公文又打那里来的呢？显见得你不求上进，只想苟安。我虽然猜不出你安的什么心肠，单论你这欺瞒长上的罪名，也就无从解免。你全不想你实原系世代簪缨，只不过外间那一班志士，陡然将一个大清帝国弄得社稷为墟，不得而已才叫你们向这学校里经过一番，做将来进身之阶。像你这样阘茸，以后拿什么去荣宗耀祖？若使你父亲在世，我又何须操这样的心！如今把这重担子全卸在我身上，又亲眼看你这样不成材料，你替我想想：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希望呢？"湛氏说着也就哭了。赵珏忙陪笑说道："母亲不用生气，其中也有一种情节……"湛氏不待他说完，接着说道："什么情节不情节！我再也不来问你，但是你对于此事，究竟入京不入京呢？"赵珏道："既然校中将儿子名字申送到都，如何可以不去应试。"湛氏点头道："好好，我只要你知道应试要紧，立即动身，先前的事一概不用再提。你究竟定在何日启程，你告诉了我，我须得同你妹子料理料理你的行囊物件。"赵珏

想了一想，道："儿子此番也不同别人结伴，却好方钧随他姑丈家眷一路入京，我就偕着他走，路途上也有照应。方钧今天还告诉我，大约准在出月初间。"湛氏笑道："这个更好了，但是你的话我总有些不很相信，可着人前去将方少爷请到我这里来，我来亲自拜托他一切。"赵珏答应了，立即打发人去请方钧。

方钧闻召即至。湛氏便絮絮的问着他，说："难得你们小弟兄此番远行，可巧遇着你们令姑丈宝眷一同就道，这是我再放心不过。五日后，我就着人将珏儿行李押送到你们船上，并请你替我在你们令姑母面前请安问好，所有小儿年轻，各事全赖他们两老人家当着自家子侄一样看待，但不知令姑丈附搭那一家轮船？"方钧笑道："璧如大哥的事，伯母一切放心，不用悬念。至于轮船一节，家姑丈因为附搭海轮，必须在上海还要另行换船，转多周折。家姑丈自从卸职以来，身边却还有一只五大官舱的海船，他老人家历次往来南北贩运货物全乘此船。上船之后各事可以自主，水手等人又全是当日跟随过家姑丈的兵士，熟谙水道，驾驭得法。等到动身时候，小侄当命人来搬运璧如大哥的物件，万无一失。"湛氏笑道："这样办法更好了，你们一抵了京都，须快着写一封平安信给我，不可叫我盼穿双睫。"方钧笑答道："这个自然理会得，伯母无庸多嘱。……"

方钧坐了一会，见湛氏没有什么话可说，随即告辞，依然偕着赵珏向他书房里走来。方钧笑道："这是从那里说起！大哥方才要替我在宝珠寺饯行，谁知替人饯行的人，别人又须替你饯行了。你不是要瞒过伯母不肯入京，如何又被伯母知道硬逼着你也长行起来？"赵珏也忍不住好笑，遂将刚才的事一一告诉方钧。方钧笑道："这就难怪了。可怜你同林家小姐咫尺尚且

山河，如今真个远隔山河，可想大哥心绪必然恶劣，宝珠寺之聚我们当然取消。转是此番入京应试，去取原不能预定，我替大哥设想，定然希望不蒙录取的好，才可以赶紧遄返故乡呢。”赵珏笑道：“人家心里麻烦得很，你还拿话来奚落我，可想你不讲交情。……”两人正自谈笑，忽听得窗外窸窣窸窣有脚步声音，接着笑进来说道：“哥哥如何竟自有了行期了？我已将人替你约定下来，若是迟走得十日八日，包管你可以一见。”说到此处已走近书房，猛抬头看见方钧在座，不由含羞带笑的倒退了几步，不肯进来。方钧见是赵瑜，也不由脸上一红，知道他们兄妹要在此谈话，自己在座很不方便，早趁这个当儿向赵珏说了一声道：“我们早晚再见罢，若没有闲空，便在船上相会也好。”说着迳自走了。

赵珏送了他几步，急转身回来忙向赵瑜问道：“妹妹适才说的是什么？”赵瑜笑道：“转眼不是中秋佳节了？我们校里例行停课一星期，我同赛姑约好了，叫他便在这假期之中到我们这里走走，他已经答应了。我适才又听见母亲说哥哥初二日便行动身，不是白白将这机会错过了么？”赵珏叹道：“这有什么法儿呢！娘一定逼着我进京，我又没这权力能使方钧的姑丈延缓着十朝半月。难得妹妹为我用尽心机，以后你会见他的时候，倘能将我爱慕他的意思吹入他粉耳朵里，叫他千万等候着我，不要被别人家聘了去，那个我就感激不尽。”赵瑜点了点头，又道：“哥哥此去还须将功名大事放在心上要紧，至于这件事，我都有布置，你可不用记挂着，分了应试的心。”赵珏此时猛然想起一件事来，忙从身边掏出那一只戒指递给赵瑜，说：“这戒指儿妹妹仔细拿去罢，我几乎忘却此事，没的把来放在身上一般误带到北京去，那才是笑话呢。”赵瑜笑道：“就使哥子带到北

京去，这点点物件也没有什么打紧。”说着，接过来向手指上一套，笑着向后边去了。

不曾隔了几日，方钧便在动身前一天亲自来约赵珏，告诉他我们的船泊在南台江汊里，所有姑母那边家具均行上船，准于明天清晨起程。湛氏得了这个消息，也便命家人们将赵珏行李押送到他们船上。当晚无事，母子兄妹少不得彼此叮嘱了一番。第二天赵珏起了一个绝早，辞别母亲同妹子，欣然出城去了。刚上了船，早见方钧同他的姑丈、姑母以及姑表兄妹大家都坐在船上，水手们各事均已布置妥帖，便待开行。赵珏同方钧的姑丈、姑母本来是常常见面的，到此重行见了礼。送赵珏上船的家人告辞回去，方钧的姑丈倏的走上船头，招呼水手们扯篷转舵。霎时间他那姑丈忽然在船头上吆喝起来，方钧同赵珏不知为甚缘故，忙走出来瞧看。只见他姑丈面前垂手站着一个黑魆魆的汉子向他姑丈陪话，旁边还有几个水手，一般笑着向他姑丈央告说：“小的们伏侍老爷长途辛苦，老爷没有一个不怜恤小的们的，此人系小的们的好朋友，他又是孤身一人，不敢多占老爷船上地方，只在后梢上面权行躲一躲风雨，到了京城，他多少也给小的们些银子，这银子就算是老爷赏给小的们酒钱，先前原想瞒着老爷，今既被老爷查察出来，还望老爷成全成全这汉子罢！”他姑丈又嚷着说道：“我们这船今番是装着家眷的，他这汉子我又从不认识，知道他是好人歹人？你们大胆，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擅自让他搭我们的船入京。我此刻若是赶他上岸，显见得我老爷没有容人之量，你们只叫他在后梢上各事安分些。我老爷戎马半生，原也不畏惧奸人谋害，倘若有点不法的举动看在我眼睛里，我能容情，我舱里悬挂的那把虎头九节连环大刀他是不肯容情的。”说毕，愤愤的掉转身子重行走入舱

里。那些水手大家笑着，伸了伸舌头，将那汉子依然带入后梢去了。是日却好风恬浪静，海水不扬，水手们忙着烧了神福，三棒锣声，扯起半篷，直向外洋驶去。

如今且趁着他们开船这个当儿，必须先将方钧姑丈家世人口叙一叙，后边许多事迹方才有个着落。原来方钧的姑丈姓刘，官印金奎，是个武进士出身。在前清时代曾做过浙江金华府的游击，后来一直荐升到记名总兵，不日可以补授参将实缺。后来便因为革军四起，各省光复，所有旧日的文武官僚大半都投闲置散起来。论他的资格便在民国博取一个旅长、师长，也还容易，无如他生性顽固，决意不肯附和那些伟人志士，慨然挈着家小遄返福建故里。他同徐州张大帅本拜盟弟兄，张大帅也曾写了好几次信招致他到那里统带军队，刘金奎欣然答应。他知道张大帅平素宗旨，也想同他联络联络，效忠故主，为将来复辟地步。还是他的夫人方氏颇有远见，苦苦拦着他，说："你今年也有六十多岁的人了，一姓不再兴。如今既已改变政体，全靠你们这几个衰朽老臣，未必便能挽回天命。家中有的是银子，下半世可以吃着不尽，何必再辛辛苦苦重作出山之想呢？"刘金奎本来有些惧怕老婆，只得连连答应。但是自己不肯服老，近年来常常带些银子来往张家口一带贩运皮货，向南边各省地方销售。自从易官而商，不数年间已积累得有十余万金财产。方氏夫人只生了一子一女，子名大镛，年逾弱冠，至今一共还不曾娶嫁。因为这位大镛生得呆头呆脑，一脸的鲜红疙瘩仿佛大麻疯一般，没有一家肯与论婚。至于他的那位妹子，虽然同大镛是一母所生，姿态身段却与乃兄大不相同。论这位秀珊小姐的标致，虽然及不得赵瑜，也要算是百中挑不出一个的人材，芳龄十七，比较方钧只长着一年。方氏夫人久已想将这爱女给他内

侄方钧为妻，无如方钧还是个小孩子家的心理，以为娶个妻子都要比自己年纪小些，不该比自己年纪长些；又因为一心一意想慕赵瑜，全然没有想娶他表姐姐的意思，方氏夫人那里猜得出他的用心？有一次写家信给他哥嫂的时候，便明白提着这事。方钧得了这个消息，随即背地里也写了一封家信，叮嘱父母不可答应这段姻事。他父亲方浣岳接到这两封信正没做理会，转是方钧的母亲出了一个主意，说："外甥女秀珊还是当年在家乡见过一次，其时他年纪不过才得四五岁，近年长成，还不知道他性情模样毕竟如何？儿子既不愿意同他家结婚，或者外甥女生得丑陋也未可知。在我看，你不如回姑娘一封信，叫他们挈着子女到京里来盘桓盘桓，那时候相机行事，其权在我，方不至于误事。"浣岳听了大喜，便真个照着他夫人主意办了。刘金奎同他夫人得着此信，却好心里也想将家眷移居北京，同他舅爷住在一处，各事有个照应，即便儿女将来姻事，也可以在那里料理料理，总比这福建一隅地方觉得便利些，随后从北边贩运皮货就可以只身南下，兼省内顾之忧。当时将这意思同方氏商酌，妇人家听见归宁两个字，再没有比他快活的，满口的答应不迭。所以此番全家北上，内中有这许多缘故。

再说他们这一只海船，原是刘金奎的祖父手里遗留下来的。他的祖父在清朝嘉、道年间，原是闽、浙地方一个海盗，党羽众多，像这样的船不下有二十余只，出没海滨一带，劫掠行商，声势甚大。当年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武备久已废而不讲，所以他的祖父纵横海上四十余年，从来不曾经过官兵剿办。晚年生有二子，长子名字叫做刘鲸，在十几岁上因为习学泅水骤遇海潮淹没身死，他祖父哀痛非常，总觉得是自己造孽太多乃遭天谴，这一年便立志改行为善，舍舟就陆，做起一份良民人家

来。次子刘鳌，便是刘金奎的父亲了。他祖父临死时候，分咐刘鳌将所有海船全行发卖，只留了一只极坚固的留给儿子，命他飘荡洋海，做些贩卖珠宝的生意。刘鳌为人极其忠厚，很积蓄了些财产，单传刘金奎一子，自幼生下来膂力异常，颇有他祖父遗风，刘鳌遂一心一意命他习武。

刘金奎幼年便丧了父母，他也习知他祖父当日事迹，便在做官时候轻易不肯将这船舍掉，留为子孙一种纪念。转不料后来罢官归家，还藉着这船之力，来往南北经营起商业来。历年这船身经雨打风吹，不无腐蚀，刘金奎却是随时修理，油漆得簇然一新，通体又加了一层铁皮，格外完固。刘金奎却没有别的嗜好，天性爱酒。临行之顷，在福建城里购了好几坛美酒，便是亲友们赠他的路仪，大家也都是买着成坛酒来送到船上。等到一开了船，他在舱里没有消遣，老实便一杯一杯的痛饮起来。方钧本来酒量很窄，刘金奎便问着赵珏能饮多少？赵珏笑道："晚辈在学校求学，除得三餐茶饭，规矩是没有涓滴到口，所以讲到饮酒这一层，晚辈万不能奉陪老伯。"刘金奎哈哈笑道："我知道近年来外间闹这学校，几乎闹得烟舞涨气，政府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养你们这一班学生，没有别的好处，只有将你们拘束得像个囚犯一般。不许你们嫖赌罢了，怎么连一杯酒儿都管着人不许吃起来，难道这就叫做教育人材不成？不是老夫说句放肆的话，像我当初就不曾进过学校，却是天生成的酷喜吃酒，同人家打起仗来一刀一枪，酒越吃得多，力气越使得出，通不曾像你们这样蝎蝎螯螯似的，简直同个女孩子一般，这也算是陆军学生！你敢同我赌一赌？我们到船头甲板上，你同方钧两个人对并我一个，看是你们不吃酒的同我这吃了酒的谁胜谁负。"说着，放下酒杯子就要向船头上跳．吓得赵珏诺诺连

声说："晚辈何敢同老伯比较力量，晚辈情愿在老伯面前罚饮三大杯何如？"刘金奎听了，方才欢喜起来，拍掌大笑道："好，好！这才爽快呢。你吃三大杯，我吃十大杯陪你。"方钧这时候尽躲在一旁发笑。赵珏勉强将酒吃完，已有些天旋地转。转是刘镛平素能同他父亲对饮，此时早走过来同他父亲嚷要吃酒，刘金奎用一只手摩着刘镛的头，笑向赵珏说道："我这儿子别的我都不喜欢他，只是这吃酒的本领，简直能传老夫的衣钵。你不用客气，尽管同钧侄先行用饭，看我们父子俩再吃一坛给你们看。"刘金奎端着酒杯向刘镛道："你母亲同你妹子在后舱里吃过饭没有？"刘镛嘻嘻的笑道："妹妹敢是吃不下饭去了。"刘金奎惊问道："怎么难道他晕船不成？今日却没有风浪。"刘镛又笑道："不是晕船，我怕他偷看这相公要看饱了，怎生会得再去吃饭。……"说毕，便用手指着赵珏。刘金奎却不曾留心他说的话，转是方钧羞得脸上通红起来，很很的向刘镛瞅了一眼，低低骂道："你又在这里乱嚼舌头了！说得的话说，说不得的话也来胡说。"刘镛急道："我为什么乱说，你坐在外边那里知道？我是亲眼看见的。这相公早间才走入舱里，妹子就隔着舱板仔细向他瞧看，母亲还同妹子讲说这相公比你还生得标致，你通不知道生气，还使劲的拦我。"方钧又好气又好笑，也不敢再去同他辩驳，怕被赵珏听见要笑话自己。再看看赵珏幸喜已经沉醉，虽然勉强坐在桌上，早将头伏下来仿佛要睡光景。用过午膳，方钧独自一人立向船头上徘徊海景，只见四无涯岸，水光接天，那船就像驶马一般，偏迎着那颗斜日直向前进。

连日在船舱里大家闲着没有事做，刘金奎除得吃酒，便将赵珏他们喊到面前，滔滔滚滚的说个不了。有一大半的话都

是诽谤新政，痛骂共和，他们也不敢拿话去驳回他，只有唯唯诺诺的答应着。方氏因为赵珏生得清秀，也不时的命方钧将他带入后舱里闲话，问问他的家世，又问他们姊妹俩可曾同人家结婚不成，赵珏一一对答明白，方氏很是欢喜。他们做武官的人家原不讲究什么礼节，每逢赵珏入内闲话，方氏都不叫他小姐秀珊回避。秀珊往往看见赵珏同他母亲讲话，他便在旁拿眼去偷瞧赵珏的容貌，及至赵珏回过脸来偷看秀珊，秀珊又将个粉脸垂下了。有时候彼此无意中打了一个照面，四眸相合，秀珊便忍不住羞晕一红。无如赵珏此时心心念念都垂注在林赛姑身上，以为将来的婚姻断然非赛姑不属，（武断得可笑。）虽然觉得秀珊也生得姿态明艳，他却没有一毫私念。无如刘镛很不以他母亲为然，几次拦着母亲，说："妹妹已经长成了，不应该放这姓赵的进舱来啰唣。"方氏骂了他几句，说："这有什么打紧！又不是你的妹妹独自同赵家少爷会面，有我坐在舱里，难道赵家少爷就将你妹妹偷跑了不成？"刘镛憋着一肚皮气，不敢同他母亲驳诘。他转去拦着秀珊，说："一个女孩儿家不识羞耻，一个蓦生的人同母亲坐着，你不藏躲起来，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我也知道你人大心大，怪不得那一天姓赵的甫经上船，你早就在窗子里看得一个不亦乐乎。你做梦呢！放着我做哥哥的还不曾娶亲，难道老子娘就肯先替你招个女婿不成？"说着，只管用手指在脸上刮着羞他，招得秀珊哭闹起来，被方氏查问明白，又痛痛的将刘镛骂了一顿，抚慰着秀珊道："好儿子，你休理会你哥哥的话！他的为人同畜生一般，这是你知道的，有什么话不能信口胡嚼，你同他一样见识，没的叫人转笑话你，今天时候已是不早，收拾收拾大家睡了罢。我看你身上只穿着这一件夹衫，总应该觉得太凉，你通不听见海面上渐渐起了

风了，八九月间天时不正，宁可保重些，不用在路途上又闹起病来。”

秀珊听他母亲这一番话，方才止住了哭，顺手便去开他那个衣箱，意思想要取一件背心出来加在身上。刚走近左首窗边离放箱子的地方隔不了几步，猛听得“豁琅”一声，箱子上面存放了有些零星物件，一古拢儿向舱面上倾倒下来。接连便觉那船身一侧，秀珊小姐几乎立脚不定，踉踉跄跄的退了有十几步远，吓得失声怪哭，一手扶着床柱子，方氏也是大惊。不到半晌功夫，只听得风声水声异常澎湃，那船行的速度格外飞快，只是颠来播去，仿佛在秋千架上一般。母女两人刚在房舱里面面相觑，没做理会；又听见外间人声鼎沸，内中夹杂着刘金奎的声音，只喊着水手们赶快落篷。水手便一齐吆喝着扯那篷索，谁知风力太猛，将那三面大篷鼓得像几座银山一样，一时间再也落不下来。这时候赵珏、方钧都还不曾入寝，扶着舱板走进船头上偷眼一看，只吓得缩头不迭。原来满天漆黑，星影全无，海面上的浪头一阵一阵直向船舷上打来，三座风篷已有半边斜入海里，那船身便直倾过去。方钧同赵珏都一齐滚入舱里，颠簸得横七竖八。内里方氏母女以及婢仆们，一时哭声大作，惨不忍闻。刘金奎却毫不畏惧，忙赶入内舱向方氏他们说道：“海上遇风是常有的事，你们不用害怕。今天却是怪我大意了。我在傍晚时候，就远远看见西南角上有一片黑云，定然主有暴风，然而我拿稳这风须在三更时分才得鼓动，不到四更就该平息，所以托大，不曾预先分咐他们先将风篷扯落下来。这时候就是这风篷危险，也还不怕他，只要再走十几里路，便有港口可以湾泊，你们这一闹转将我闹得六神无主了。”正说之间，那船又猛颠播了一阵，顿时平平的不再攲侧。刘金奎又

跳上船头，方才知道水手们已经斫断篷索，三道大篷已落下来，刘金奎大喜，喊着："不妨事了，不妨事了！"大家这才心里稍觉宁帖。

刘金奎便一叠连声叫人荡酒来压惊，无如那几个仆人被适才这一顿颠播，都站立不住，呕吐狼藉，疲惫不堪。刘金奎见没有人答应，自己便提了一个烛台，亲自走向一小舱里是安放酒坛的所在，及至近前一看，可惜那些酒坛子都倒在舱板上，流了一舱的好酒，再没有一坛完整的可以吃得。刘金奎这一急非同小可，双脚齐顿。可巧便在他顿脚时候，又是一个浪头比山还来得利害，扑通一声直打入船里，水声汩汩，淹了有小半船水。船身一倾，刘金奎站立不稳，一个觔斗直跌向舱板上，手里烛台掼得老远掉入酒水里熄灭了。顿时又大家惊慌起来，各人抢着用盆桶泼水，撞损的一两处便将行李打开来用被褥紧紧塞着。后舱里已有人在那里大声喊着说："不好，不好！船尾已经打坏半边了。"刘金奎慌忙扒得起来，扶墙摸壁的走入后舱，果然看见那个船梢木板已是七零八落，海水漫入上面已有一二尺深浅。重又跑入舱里，只见方钧同赵珏两人坐在地上面面相觑，衣衫有一半浸在水里，刘金奎向他们尽管摇手，似乎叫他们不用害怕。赵珏忽然侧耳听了一听，说："你们从这风声里听见外面什么声响？"刘金奎也听见了，说："这分明是水手们在那里抛锚下海，敢莫不是到了什么港口了？"方钧道："真是抛锚的声响，一点不错。"三人刚在这里讲话，猛然水手们在船头上大家叫起苦来。原来前面已离山东蛇尾港不远，水手们特地将头锚放下海去，便于收口停泊。谁知锚虽入海，那一根极粗极长的铁链抵不住水力，刚刚放得一半忽然断成两截，那铁锚已不知去向。再看看那只船依旧像是掣电一般直往

下走，万一错过这港口，今夜就没处停泊，汪洋巨浸之中，这一只损坏的海船如何支持得住？少不得全船的人都是个死。大家瞧见这种危象，除得刘金奎大约没有一个人不失声痛哭。方氏更是不消说得，只有念佛的分儿。秀珊小姐一面哭，一面取出一根丝绦系在他母亲腰里，将那一头便系着自已，预备落水时候母女死在一处，尸身不至分散开来。刘镛此时也倚在一旁发呆，看见他妹子在此做着手脚，他猛然哈哈大笑起来，嚷道："这法子很好，我们若是大家都捆成一堆儿，任是翻了这船也不怕他，我们不依然像水里一座木排，随浪淌去，定然可以保得性命。"他从这个当儿，便连跌带扒的跑至方钧面前，指手划脚告诉他们这个主意。方钧他们因为外面风浪的声音太大，又听不出他说的什么，更不去理会他，引得个刘镛窜上落下的闹。

一会子水手们重行将第二道铁锚放落下海，方才将这船身轻轻稳住。此时刘金奎已赶上船头，指挥他们拢港。无奈船身既坏，驾驶不灵，你越想他向港口驰去，他越是在海面上随浪颠播。大家使尽力气，只是遥遥的尚离那港口有二十多里远近。此时已是初更向尽，潮水陡落，那暴风也就渐渐平息，不似先前汹涌。使舵的那个舵夫竭力将舵向外面攀转过来，那船一个掉头，便搁在一片浅沙上，已是分毫不能移动。船里的人这才欢声雷动，秀珊小姐两个小酒窝儿也就不由的露出笑容，轻轻将身上丝绦解得下来，一古拢儿替他母亲都绕向腰里。满舱出水，这时候已涓滴无余。方钧同赵珏都进入内舱替方氏问安，刘镛已在一旁嚷着腹中饥饿，这句话转把大家提醒，方氏分付后舱上伙夫赶快煮饭。那里知道这船前半虽然无恙，后半截即是全行淹没，锅灶浸入水中，束柴不燃，煤炭尽湿，有些微浪还一阵

一阵的汩汩向里面浸灌。

这时候在后舱搭船的那个大汉，早跑入舱里向他们说道："老爷们不要疑惑，我们业已出险，可保平安没事。我怕大祸便在目前，大家还不趁此想个法子去逃性命，停会子懊悔就来不及了。"刘金奎大声喝道："你这厮懂得什么？敢在这里摇唇鼓舌。此时风浪已平，诸事妥贴，你说这大祸的话，莫非想要鼓惑人心谋为不轨？"方氏忙拦着说道："你且缓着责备他，他的话也未尝无理，我们这船毕竟不会收口，搁在这里也非长策。"那个大汉又说道："这船能老远搁在这里倒好了，我怕不能如太太这心愿呢！这会儿正是潮落的时候，侥幸安然无恙，若是延挨到下半夜，早潮大作，像这样损坏的船，不消半个时辰定然沉没，那时候一船的人那里还想有一个活命？"方氏母女同方钧等人被他这一番话提醒了，重行惊慌起来。那个使舵的舵夫也在一旁说道："这话委实不错。适才我们已将舵尾验看过了，因为用力过猛触入沙泥，业已损去大半叶，早潮时候便是造化不沉下海去，只须随波逐流飘荡起来，一个船舵使用不灵，那还了得！我倒有一个主意，老爷同太太们不如趁这地方水势不深，连夜的渡过海滩赶快上岸，明日再想法子来救这船也还不迟。"舵夫的话方才说毕，刘金奎早跳将起来，骂道："了不得！你简直同这汉子是串通一路，意思将我们骗得上岸，好让你们吞没这全船财产。你们若再在这里胡说，我定然先砍下你们脑袋！"那汉子听了毫无惧色，转哈哈大笑道："我同老爷一般是做买卖的人，不过经济短些，不免借着老爷这船向北边去走一趟也是有的，如今不幸遇着天灾，大家算是同舟共命，况且我劝老爷们下船，我也立刻下船，并非独自留在这里，觊觎非分。怎么老爷错会我的意思，转将我同强盗一般看待。

好，好！老爷既然不肯见信，我也不敢相强，只是我却要预先失陪了。"说毕，便跑入后舱，将他的一个薄薄包裹打叠齐整，沿着船旁探看下海的方法。这时候弄得个赵珏同方钧等人毫无主见，不知怎生是好。转是方氏很不以刘金奎的说话为然，随即将那个舵夫喊得近前，说："你们适才的议论不为无见，只是我们轻易不曾经过这海上路程，看这样四面汪洋，无边无际，船上又没有划子，如何可以渡得上岸？承你们的意思关顾我们这合家生命，若是果有好法子，我们一定依你。"刘金奎此时见方氏也想上岸，格外生气，愤愤的坐向舱外，不去理会他们。那个舵夫见方氏问他的法子，忙答道："仓猝之中那里去觅划船？况值暴风之后，此处离港口又远，便是一只打鱼船儿也没有。不瞒太太说，我适才已经验过此处水势，深不足一尺，尽管可以涉水过去。但是事不宜迟，再延挨两个更次，遇见早潮，那就不堪设想了。"方氏听了这话，觉得性命俄顷，不容再行迟疑，立时逼着刘金奎一齐下船。刘金奎那里肯答应？还是方钧劝道："姑夫不肯下船倒也罢了，我们还有些应用物件都在船上，万一托天侥幸，我们一经抵岸，随时派遣别的船只前来迎接姑丈，并将船上所有的概行运至陆地，再作别的计较。"（主意未尝不是，只是怕不能延至第二日了，哀哉！）

方氏便询问船上水手："谁愿同我们上岸，谁愿同老爷在此守船？"其时，水手们倒有大半惮于跋涉，都愿意在船上休息，方氏也不勉强。又觉得秀珊小姐缠足伶仃，如何能在海滩上行走，却好船上还带着几张藤条编成的睡椅，立即用绳子系落一张下去给秀珊乘坐，另有一个水手同那个舵夫抬着前行。方氏同刘镛亦已下船，站在水里，幸喜那水不过淹及足踝，行路还不觉得吃力。方钧同赵珏各人脱了鞋袜，便跟着那汉子一

路走。走不了一里多路，大家已有些疲惫，再向前一望，乌光漆黑，只有数十颗星点从黑云里时隐时现。勉强又走了一截路，自家那只海船已一点瞧看不见，白浪滔天茫无涯涘，并辨不出东西南北。先前在点上还看见那蛇尾港的黑影子，此时被暮霭笼罩着，更不知道那港口在什么地方？又因为海面辽阔，七八个人零零落落，已有些呼应不及。赵珏掉转头喊了一声："方天乐！"忽然不听见方钧答应，吃了一惊，脚下便打起软来，几乎倾跌下去。振起精神又向前赶得几步，似乎前面有一丛黑影子，疑是方氏母子。及至走得近前更无人迹，只得站在水里失声狂喊。似乎离着一箭多路有号泣的声音，又猜不出这声音从那一面吹来的，心中异常畏惧，暗暗发恨道：母亲此番叫我进京，谁料便遭此巨难，万一死在此处，家里一时尚不能得着消息，甚至我那瑜妹妹已同林家小姐将我要娶他的话已经告诉明白，他万一竟允许了我，我转白白死在此处更不值得。越想越恨，简直要放声大哭。正沉吟之间，谁知适才那种声音已离着身边不远，自家便挣命向前跑了几步，谁知脚底下的水已是较前不同，渐渐淹到膝边，一想：不好，每常听见人讲说，海滩上多有深潭，莫非就在此处，不要吃跌下去，休得再想活命。

正待移向左侧行去，忽的看见身畔有个人影一闪，忙高声问道："是谁？"那人见有人问他，也立了住脚，答应道："是我。"赵珏见有了人，方才大着胆子，仔细一望，原来正是搭船的那个大汉。看他肩头虽然背着一个包裹，却毫不费力，因为他一手却拄着一根短竹篙儿，一步一拐的探着水势深浅向前走。那汉子忙道："你不是赵家少爷？千万莫向右边走去，那里是个海穴，最好你跟着我走，万无一失。我虽然是在陆地上做生意，至于这泅海的方法（海）我却精熟。刘老爷他是不听忠言，依

着我早经走了，此时业已耽搁下来，我深愁着海潮陡长，那时候逃得性命逃不得性命还在未定。”赵珏惊道：“我刚才听见右边有哭泣的声音，莫非有人已陷入穴里？论理须得去救他一救才好。”那汉子又说道：“这是避难的事，谁也顾不得谁，少爷最好由他去罢。没的救人不成，反把自己性命送掉了。”赵珏毕竟心中不忍，转央着那汉子同自家前去探听探听。那汉子没法，只说了一句：“要走快走。”赵珏听了大喜，便扶着那汉肩背，高一脚低一脚向深水里跋涉，口中又不住的喊着：“刘镛，刘镛！……方钧……方钧！”只不见他们答应。匆遽之中，那汉一竹篙已碰在一件东西上，果然那嘤嘤啜泣之声便从此处发出。赵珏赶近一步，仔细一认，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秀珊小姐安然坐在那张藤椅子上。海水已经淹到椅背，秀珊小姐半身都浸在水中，气竭声嘶不能说话。幸亏这张椅子将他搁着，不然早经淹死了。赵珏将他推得一推，说：“小姐，你如何一个人坐在这里，他们抬椅子的人到那里去了？”秀珊小姐未及答话，那汉子站在一旁又嚷起来说：“哎呀，这不是那个老舵夫？可怜已是没气了。”秀珊小姐也辨不出救他的是谁，便告诉他们说道：“老舵夫他们抬我到此，不知道他怎样跌在水里就扒不起来；那个水手将我掼在这里，他也不知去向。我此时已不想活了，但不知道你们怎样会看见我？”赵珏忙说了名姓，急得问道：“小姐你的太太同令兄此时在那里呢？”秀珊只摇了摇头。赵珏又道：“此处不可久延，小姐如若能步行，就随着我们走罢。等捱到岸上，再查探他们消息。”秀珊哭道：“我被他们在这里海面上一阵颠簸，业已筋稣骨软，此时寸步不能行动，赵先生请自逃命，休得顾我。万一明天会见我父母时候，告诉他们命人赶紧来打捞我的尸骨，便已感恩非浅。”赵珏急道：“这

个如何使得！我既然遇见了小姐，何能坐视小姐死在此地不一援手，叫我明日如何对得住伯母他们？既是不能行动，最好我就背着小姐。……”到此更不容分说，却好藤椅子上有现成绳索，忙解得下来，命那大汉帮着将秀珊牢牢缚在自己身上。幸喜赵珏毕竟在陆军学校操练过的，颇有些膂力，虽然将秀珊背得起来毫不觉重，一手扯着那大汉衣带，一手托着秀珊双腿，重行振起精神向前进发。走来走去，一总不曾看见陆地影子。

风凉浸骨，水气浸肌，十分狼狈。看看又走了好一会，那个大汉忽的凝神向西北角上听道："赵少爷，你听见前面有什么声息？"赵珏道："我觉得是犬吠的声音，不知可是不是？"那汉子便笑起来，说："是的，是的。既然听见犬吠，可想此处已有了人家，我们便赶快向那地方走罢！"赵珏这一高兴非同小可，那脚步比在先格外来得飞快。果不其然，那水势越走越浅，一会子竟踏着陆地，远远的有一丛树木，似乎底下有些村落，已有一闪一闪的灯光从门缝里透露出来。秀珊小姐便低声说道："请你将我放下来罢！这种模样很不雅观，恐怕有人笑话我。相救之恩，此时也不便称谢，等我父母出险之后，再来酬报你不迟。"赵珏听他的话很是有理，随即请那个汉子将绳索解开，轻轻的将秀珊放在地上。

彼此又休息了一会，那汉子已跳起来，意思想去敲那些人家的门。不曾跑了有半截路，远远的早看见有簇人影子聚在一家庄门外边，指手划脚的谈论。那汉近前一看，原来正是方氏母子，以及方钧也在其间，不由失声向赵珏他们喊道："赵少爷同小姐赶快来罢！太太们已抵岸了。"此处方氏正偕着方钧议论秀珊小姐的踪迹，旁边有些居民因为知道他们是在海面上逃难来的，大家都围拢着互相谈说。方氏听见那汉子的话，早

排开众人赶近几步，问道："哎呀，你这人不是同我们一齐下船的，你看见我们家小姐同赵少爷在那里呢？"那汉子刚用手指着，已见赵珏偕秀珊小姐两个人并肩盈盈的走来。母女相见，彼此涕泗交下。方钧也就执着赵珏的手问道："你怎么会同我的表姊遇在一处？"赵珏大略将路间情形叙述了一遍。这时候方氏已经走过来向赵珏道谢，说："小女若不是遇见少爷，定然葬身鱼腹，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只好等候将来再说罢。……"其时，大家再一检点人数，除得那个老舵夫业已身死，还有水手一名不知去向，其余的人却喜均皆无恙。但是这荒僻所在，又没有客店，少不得便拣了一个人家权且住下。

这一家只有老夫妇两口售卖糖粥度日，今夜刚将糖粥煮齐备了，准拟清晨向村中兜售，方氏因为大家饥饿，便掏出两块洋钱给他们，叫将这粥让给大家吃喝。老夫妇欢喜不尽，便忙着替他们安放杯碗，又烧起些炉火烘焙潮湿衣服。那汉子见他们都团坐在一个小屋里，觉得自己夹在里边很不方便，遂起身向方氏告辞，预备另向别家求宿。方氏是个精明强干的妇人，那里肯容他走？忙起身拦着说道："我们可算是一齐同过患难的了，承你的盛情，既然指点我们的生路，此番在海面上又帮着救了我家小姐，我心里感激非常，况且我家老爷还在船上，明天借重大力的地方甚多，如何就想离开我们？……"说着，便端过一碗糖粥递给那汉，命他在檐底下坐着，又殷勤问他的名姓，此次到京所为何事。（我亦要问久矣，不谓方氏先得我心。）

那汉子见方氏看待自己不薄，便答应了。又见方氏问他的踪迹，忙回答道："小人原是打铁为生，开着一个小铺子在省城里，每日所得却好够养着小人的母亲。不幸后来娶了一房妻子，几年之间，又生了两个娃娃，家中食指浩繁，靠这生意渐

渐有些入不敷出。因为有个母舅在京城织布厂里做小工头儿，几次写信来叫我向他那里去谋事，小人又因为舍不得母亲，不肯远离。去年母亲已是死了，妻子便逼着我到母舅那里去走一趟，却好我平素多认识老爷船上的水手，所以搭着老爷这船，不料又在此处遇险，小人命运也算是迍邅极顶了。小人名字叫做郝龙’小人妻子是在福建做过教官孟老爷家里的一个侍婢。（第二回书中事迹不谓于此跳跃而出，不知读者还忆其人否？）孟家大小姐便嫁给我们省里有名的黑虎林家做媳妇，未曾过门，姑爷便行身故，如今大小姐膝下只承继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家二老爷甚是悭吝，小的妻子也不肯轻易向他家走动。……”郝龙正说得高兴，旁边却又触动赵珏的心事，忙插口说道：“你们大小姐承继的那个女孩子，你可曾瞧见过不曾，他那模样儿毕竟长得如何？”郝龙笑道：“赵先生，这位小姐却轻易不出大门，我们也没有瞧见他的分儿。如今却是不然，日日背着书包到学校里读书，小人家的店铺门口是他必经之地。说也可笑，初时出门，大家都把来当做一件新闻似的争着夸赞他的颜色，目下看惯了也就罢了。”（千古美人大抵如斯，又岂独林赛姑为然哉。经郝龙一语道破，为之哑然。）此时方钧偷眼望着赵珏，又暗暗的伸手同他打哑谜儿，赵珏只是低头含笑。（流离颠沛之中，乃复有此闲致，妙绝。）秀珊见赵珏殷殷垂问林家小姐，言论之中又寓着无穷欣慕的意思，芳心中兀自十分不快。（追神蹑魄之笔，盖秀珊小姐于此，殆别有用心矣。）方氏向郝龙说道：“你此后正不用焦愁，将来一路同我们抵京之后，你那母舅能安置你更好，否则，你就在我母家那边觅一件事干着，我的哥子现在陆军部里当着差使，他若是要提拔一个人正不费力。”郝龙忙站起来称谢。

这屋里那个老妇人颇为解事，转将方氏母女邀入他住的那一间卧房里，方便了一会，秀珊便问方氏在海滩上的情形。方氏笑道："不然我们抵岸还得快些，只是你哥子他不能照应我，反死命的扯着我的衣服，走到半路上，他禁不得海水一浸，忽然又嚷着腿筋疼痛起来，赖在水里死也不肯再走，我做好做歹百般哄骗着他，后来方少爷又赶得来，只是看不见你们踪迹。那时候我急得什么似的，深恐你遇着危险，谁知竟不出我所料，若不是赵少爷将你搭救出来，我便活在世上也无趣，怕不是依然跳入海里，同你做一路走。……"说着，又笑道："偏生他又背起你来，患难之际，却也说不得个避嫌，将来我自有主意。"秀珊听到此处，不禁脸上一红，更没言语。

其时已是五更向尽，天色大明，大家也不曾好生安睡，这时候都跑出来向海边眺望。再看看昨夜走的那一片海滩，已是白浪滔天，潮水大涨。刘镛先自伸着舌头喊起来，说："好大水，好大水！这水是几时冒上来的？万一昨夜便像这样儿，包管我们没有一个能活命。"方氏只管伸着头望了一会，一共也看不见自家坐船的影子，心里已是有些忐忑的乱跳，回头向那个卖糖粥的老者问道："这近海一带地方叫做什么名字，离蛇尾港还有几多路程？"那个老者笑道："这地方离蛇尾港还有十二里远近，此处叫做白沙滩，隔着海面不过六里，潮落时候，水深的地方只有尺许，浅的只得三四分，淹着脚面子就罢了。本村居民一到傍晚，都赶向滩上捞摸蛤蜊，借此为生。昨夜幸亏太太们认不得蛇尾港方向算是侥幸，若是从这里向蛇尾港走去，沿滩有好几处潭穴，外面看着同海滩上的水似乎差不多深浅，一经误踏下去便是死命。"方钧顿脚说道："照这样看起来，那个水手他定然认识蛇尾港所在，将秀姐姐掼下来，他径自向那里走了，

这条命一定送在海里。”又回头问道：“这会子我们可能想法子弄一只划船来，将我们渡到大船上，我们自然重重酬谢。”那老者笑道：“容易，容易。我们鱼船是有的，停会子等他们大家起身时候，我替少爷们去预备。清晨海风很大，太太们还是到屋里去坐一会儿不妨。”方氏皱着眉说道：“看这般水势浩大，不知我们那只船可能依旧泊在海心里？万一托天庇佑，你父亲安然无恙，将来我亲手替天妃娘娘锈一件锦袍来还我心愿。”说着，那眼眶里已不由的流下满脸泪来。郝龙站在一旁，低低向赵珏说道：“那一只破船，我能发誓保他不能在海面上延挨两个时辰，此时刘老爷倒好向水晶宫里赴宴去了，可怜太太还在这里许愿呢。”

这时候，大家在老者屋里不曾坐了一会功夫，果然那个老者已在村里雇了一只渔船过来，言明了送至大船，赏他们十块洋钱。方氏连连答应。于是，都来至岸边，大家纷纷上了渔船。幸喜风平浪静，双桨如飞，不一会已赶至他们泊船所在，大家只叫得一声苦，谁知那只大船已没有踪迹，却好还剩了三支桅杆微微露在水面上随波荡漾。方氏同秀珊小姐都大哭起来。方氏哭了一会，窜身便向海中跳去，说时迟那时快，早被秀珊小姐一把抱住哭道：“父亲生死未卜，母亲不赶紧设法打捞父亲尸身，转想将我们兄妹抛在此处，母亲既死，我们如何得活？”说罢，益发嚎啕大哭。方钧同赵珏也含泪在一旁劝慰，方氏思量他女儿的话也很有理，只得定了一会喘息，哭道：“这小小渔船料想也无济于事，我们只好重行上岸，再来料理这船上的事件。早知如此，昨夜硬逼着你的父亲一齐下船倒也罢了，偏生他坚执不肯，这不是气数使然，叫我也没话可说。”说罢又哭。郝龙当时便催着渔船上那个舵夫，将船依然荡至白沙

滩前。那个老者得了此信，也替方氏他们扼腕，便出了一个主意，等待当晚潮水退去的时候，多雇了些夫役泅水到那只大船上，只见船里横七竖八的有好多尸首，一一把来运置岸上。方氏同女儿细细检点了一会，只不见刘金奎的尸身，便连水手人数也不齐全，也不知被海水冲去，也不知是遇救更生。方氏又哭了一场，命人将所有尸首草草埋葬了。复行将所有的箱笼物件，是存在舱里的都一一运来，幸喜损失尚不甚巨。

在白沙滩住了一日，第二天便从陆路上雇了车子，依然赶到蛇尾港口，另雇了一只海船向北京进发。赵珏本拟将在路遇险的事，先行打一电报回家，谁知蛇尾港又是个冷僻所在，没有电报局所，也只得罢了。只且按下不表。

最可笑的当赵珏他们惊涛骇浪之天，正赛姑玉软香温之日。原来这时候已去中秋不远，赵瑜自从他哥子赴京之后，有一天在校里会着赛姑，便将这事告诉他，又笑说道："我和姐姐同学算来已是一月有余了，几次邀姐姐到舍间盘桓盘桓，姐姐都是同我推三阻四，我知道姐姐的用心不过因为我哥子在家，诸事均觉得有些不便，如今姐姐是再没有推辞了，中秋之约，千万不可再辜负我的意思。"赛姑笑道："呸！你哥子在家不在家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肯到你那里去走动，也不是一定为此。不过我那祖母他轻易不许我出门，放学之后看不见我的影儿，他就同我的母亲他们闹起来。论这中秋却是个佳节，等我向祖母跟前说明白了，这一晚定然到府上去赏月，你给我预备着罢。只是有一层须得叮嘱你，祖母如若能准许我出来，我自然会来，若是不来，你这里也不必着人去请我，请我也是无益。"赵瑜连连答应。

果然到了中秋这一天，自己禀明了母亲，说是林家小姐要

到我们这里赏月，还须得预备些酒菜果品。他母亲听了也自欢喜，随即命厨房里办了一桌筵席，上灯之后，将所有的灯彩全行点得通明。偏生那一轮皓月格外光辉灿烂，照得庭宇仿佛浸在水里一般。一直等到晚膳以后，才听见外间通报林家小姐乘着轿子到了。赵瑜盈盈含笑一直迎至阶下，只见赛姑打扮得异常娇艳，婷婷袅袅，分花拂柳而来，身边只带了一个小婢。赵瑜一把扯着赛姑的粉腕，笑道："姐姐怎来得这般迟慢，几乎将我盼望死了。我又愁你不来，真个又不敢着人去奉请。"赛姑笑道："你还嫌我迟呢！我是久经要向你这边来了，祖母那肯答应？他老人家说这中秋佳节必须一家子团圆，坐在一处吃酒，就是出去逛逛，也须等待晚膳之后。我心里想着，难得他老人家不曾阻拦我便是万幸；万一再忙着要走，触恼他老人家再不许我出门，那可糟了蛋了！不怕你笑，我那里是在家里吃酒？只是挨命。"赵瑜点头笑道①："也难怪姐姐，赶快请进来坐罢，家母此时还在后进里等候姐姐去见一见。"赛姑粉脸一红笑道："我见了生人便有些羞怯怯的，改一天再拜见伯母可使得使不得？"赵瑜笑道："我的母亲又不是父亲，你怕他则甚？他不过要瞧瞧姐姐究竟生得怎样标致罢咧。"赛姑格外羞愧，又禁不住赵瑜强迫着，一直将自己让到上房里。早听见他母亲笑道："难得林小姐肯光降寒舍，真是荣幸。我们也不必客套，彼此行个常礼罢！"此时赵瑜站在赛姑背后，便笑着推他上去见礼。赛姑扭股糖似的一步一挨，方才走至湛氏面前，道了一个万福，脸上又通红起来，将旁边侍立的那些仆婢都引得掩口而笑。湛氏重行将赛姑的手握着，细细向他脸上端详，兀自叹赏不置。又

---

①"道"字下原衍"道"字。

回头问着那几个仆婢笑道："你们大家瞧瞧这位小姐，比我们家里的小姐谁长得俊？"仆婢们笑道："这两位小姐站在一处，绝似一对花枝儿，我们看在眼睛里，只觉得光彩四射，那里还能够替他们分出高下来呢！"湛氏笑得只不住的点头。又问赛姑家里有几多人，住了几多房屋，你的祖太太定然将你看待得宝贝似的。这也不怪你们老太太，就是我们今日初会，倒有些离开不得，你们姊妹们难得在一处儿读书，以后千万常常到我们这里走走，不要生分才好。赛姑十句话之中约莫也含糊答应了四五句，只是局局促促的讲一句言语，脸上便是一红。湛氏知道他羞怯生人，遂笑了笑说："瑜儿你同林小姐去到前面坐罢，恕我不来奉陪了。"赵瑜知道他母亲的用意，接着就将赛姑一扯，说："我已经将右边那座小花厅收拾好了，我们便在这地方饮酒赏月。"赛姑便笑盈盈的跟着赵瑜走至花厅上面，彼此分宾主坐下，吃了两杯茶。赵瑜站起来让赛姑入席，赛姑将双蛾蹙得一蹙，笑道："在家里已经吃得饱了，此时怎生再吃得下去？其实我同你两人清谈最好。"赵瑜笑道："谁不知道姐姐家是山珍海错，我们这份穷主人，便是办出筵席也算不得供客，姐姐赏个脸，便吃一杯酒也使得。"说着，又卟嗤一笑。此时赛姑业已入座，也笑道："你笑什么？"赵瑜笑道："我笑姐姐将来做了我的嫂子，第一天光降寒舍，少不得也要设筵款待，那时候姐姐还要客气，道不得个在家吃饱了不肯相扰。"赛姑笑道："好呀！你今日简直不是请我吃酒，是将我唤得来给你取乐儿，你这人刻薄还了得！我此时便回家去。"赵瑜笑道："姐姐耽待我这一次罢！下次再说这样话刻薄姐姐，姐姐再恼我。……"

入席之后，赵瑜又分付仆婢们："将赛姑带来的那个小婢约在后面去用膳，林公馆的轿夫门房里有爷们照料着，叫他们在

此稍待片刻。”这里赵瑜便一杯一杯的劝赛姑饮酒。赛姑是轻易不得出门，此番也觉得十分高兴，也就同赵瑜高谈阔论起来。此时赵瑜一心记挂着他哥子嘱付的话。常常拿些话去引逗他。（论赵瑜的芳心，方谓替哥哥出力，谁知转为自己出力，天下事固非人所逆料。）便又提到赵珏此时已抵北京，想他客邸中秋断然及不得我们快乐。赛姑方端着酒杯子，细细瞧那月色，听见赵瑜说到这里，也笑道：“你猜北边那个凉月儿，是否同我们这南边凉月儿一样？”赵瑜笑道：“普天之下那里会有两个凉月儿！北方与南方地势虽然不同，至于凉月儿定然是彼此公共的。姐姐看我这话猜得错不错？”赛姑笑道：“你自然猜错了，若说两边都公共这一个凉月儿，如何我们此处只看见凉月，不看见你家哥哥？”赵瑜笑道：“姐姐又来讲呆话了。凉月儿在天上，我们所以看得见，哥哥他们在地上，如何会看得见呢？”赛姑正色道：“这话我真个不明白哩。若说人在地上，便该看不见，试问适才我同你在屋里的时候，如何只看见你，又看不见凉月？”（玄之又玄，愈玄愈妙，持此求道，可以大彻大悟。谓赛姑痴者，乃真大痴也哉。）赵瑜被个问得没话可答，只是呆呆望着赛姑发笑。赛姑觉得大乐起来，笑道：“你可被我问住了。你既然回答不出，须罚三大杯酒，我才饶你。”赵瑜笑得用纤手按着杯子，说：“好姐姐，饶了妹子罢！三大杯委实吃不下去。”赛姑用手将他手夺过去，说：“饶便饶你，喝一杯想还使得。”于是，催着旁边侍婢斟了一杯酒，强着赵瑜喝干，自家也喝了一杯，用手羞着他说道：“亏你连三杯酒都吃不下去，还在这里同我讲故典儿。你不信，瞧我吃三杯酒你看！”说着，果然又吃了三小杯。赛姑这时候已是脸泛红霞，十分春意，倏的又将外衫卸下，下面只穿了一条淡红香云纱小脚裤

儿，时坐时立，很不安静。赵瑜狡猾，他却没有醉意，见赛姑高兴喜饮，便百般的劝他吃酒，赛姑略不推辞。他又不喜欢吃菜，只顺手取些果品慢慢的过口。赵瑜又笑道："姐姐吃下酒去越发标致了，不怪我哥哥自从看见你后，一直眠思梦想爱你不过，便是到北京去的时候，还叮嘱我将他这意思告诉你听。"赛姑将粉颈一扭笑道："奇呀！你哥哥爱我则甚？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爱我则甚？"（又重复一语，想见姑娘的醉容可掬。）赵瑜着嗁道："他爱你生得俊。"赛姑笑道："呸！一个人生得俊些，便该叫人爱了？世间生得俊的很多着呢？譬如妹妹不是一般生得俊，你哥哥安见得就不爱你，光是爱我？"赵瑜笑得用手握着两边耳朵，说道："越同你讲，越讲出不好来了，你再乱说，看我来拧你小嘴！"赛姑气得鼓着两个腮颊冷笑道："不是我责备你，你也欺人太甚！若讲道做女孩子的不该叫人爱，你就不该告诉我说你哥哥爱我。你抚心想想看，你同他是嫡亲兄妹，我只说了一句爱你的话，你就生气；他同我还不曾会过面，就该派你说他爱我？"（理直气壮，又聪明，又妩媚，赵小姐何以为情。）说着，将面前一个酒杯子向外一推，站起身来说："我不同你厮缠了，我还得赶快回家去。"谁知赛姑嘴里虽这般说，不想刚刚站起来，那两条腿好象画符似的只管在地上打幌，重又嫣然笑起来，喃喃低语说道："并不曾多吃酒呀，怎生像是醉了一样。"赵瑜看见他这样光景，深恐他倾跌下去，忙一把扶着他肩胛，说："姐姐还是坐下来歇一歇，你若是不能吃酒，我就分付他们开饭罢！"赛姑趁势重向椅上一敧，笑道："饭倒很可以不用，你若是舍得给酒给我吃，我再吃一坛子酒也不妨。"一面说，一面早伏在椅背子上，颠头播脑的思量要睡。赵瑜暗暗好笑，用手将他推得一推，说："酒还多着呢！姐姐怎生倒渴

睡起来？明日又该笑我悭吝，藏着酒不许你吃了。”赛姑闭着眼睛将头摇了摇，含糊说道：“你好生替我斟酒，停一会子看我喝给你瞧。”此时站在屋里的那些仆妇悄悄告诉赵瑜，说：“林小姐很有醉意了，万万不可劝他再吃。若是再勉强他喝得一杯两杯，包管连轿子都不能稳坐，不如就此散了席罢，好让林小姐歇一歇，转回他自家公馆。”赵瑜点了点头，便命一个仆妇去搀扶赛姑。那个仆妇走得近前，将赛姑粉臂轻轻扯住，不意赛姑身子一欹，便直扑到仆妇怀里沉沉睡着，喊他又喊不醒。赵瑜在旁只是哈天扑地的看着发笑。

大家正闹着，湛氏已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见这光景，忙笑着说道：“你们还不快将林小姐放下来，让他睡一睡。他是醉了的人，再加着你们这一乱，那酒格外要涌上来，如何使得！……”大家听了湛氏这番话，随即七手八脚将赛姑放在厅侧一张大理石的睡榻上。再看赛姑已是鼻息沉沉，鼾呼不醒。带来的那个小婢已知道他小姐醉了，忙忙的吃完了饭赶着出来伺候。依他的意思就想将赛姑搀扶上轿抬回去，好卸他的责任。湛氏笑道：“你家小姐醉成这个模样，如何还能让他坐上轿子？万一再从轿子里跌出来，我们将来也对不住你们家里老太太同两位少奶奶。在我斟酌办法，不如你带着轿夫径自回去，也不须告诉少奶奶他们说小姐酒吃醉了，只说我留小姐在此间住一夜，明日我这里打发轿子送小姐转回公馆。我家少爷已往北京，家里并没有男孩子，料想小姐便在这里下榻，也没有什么不便。”那个小婢正没做理会，听湛氏这般分付，也只好答应着，真个同外间几个轿夫将一乘空轿子抬回去了。湛氏又埋怨道：“毕竟你们全是小孩儿家脾气，怎生就容他醉成这个模样儿！若是被他家母亲们知道，还要议论我不来拘束你们，将他醉坏了，

看你可过意得去？”赵瑜笑着辩道：“娘又来怪我了！我又不曾劝他吃酒，他高兴起来只顾一杯一杯的望肚里灌，难不成我做主人的转拦着人家不许吃酒，岂不是又要怪我没有敬客的道理。”湛氏笑了笑，又望着赛姑叹道：“一个女孩儿家初次到人家来走动，便醉成这个样儿，简直脱了女孩子的体态了，怕腼腆些的少爷们还没有他这般洒落呢！睡在这里，怕他受了凉气，夜色已深了，横竖你们两家头最是亲爱不过，我暂且在厅上看视着他，你快到你卧室里去收拾收拾，叫他们扶着到你的床上睡上罢。”（虽无媒妁之言，已有父母之命，瑜姑娘其奈之何。）赵瑜笑道：“我的床上也没有什么收拾，你们就扶他去睡。但是一件，若是他呕吐起来，那时候我可不依。”说着便又笑了。此处仆妇们已将赛姑轻轻扶起，大家簇拥着向赵瑜房里走来，湛氏同赵瑜便跟在后面。

好在新秋天气，冰簟初凉，赛姑和衣睡在一边，赵瑜伸手扯过一幅罗衾替他轻轻掩覆好了。湛氏命人泡了一壶茶，准备赛姑醒来口渴，坐了一会，也就进自己房里去了。仆妇们安置妥帖，将房门替他们掩好，各自出去料理花厅上残席。赵瑜自己饮了半锺苦茗，移灯近前，向赛姑脸上照了一照，只见他双颊微酡，酒涡微笑，低低唤了他两声，只不见他醒转。其时已有三更时分，自家也觉得困倦非常，坐在床边上换了睡鞋，将外面大衣服卸了，只着了一身小衫裤儿，便向赛姑脚边一睡。无奈床上只有一幅衾被，于是拖了半幅掩在自己身上。失眠的人，翻来覆去好一会都睡不沉重，一直听见自鸣钟敲到四下，觉得赛姑一个翻身，猛的将一只小腿搭在自己胸腹上，又不忍去惊动他，只得忍耐着，不肯移动。捱了半晌，又听见赛姑樱口里微微咂得声响。赵瑜恐他想茶吃，不得已将他的腿轻轻移过一

边，坐起身来使劲将赛姑摇了摇，低低问道："姐姐吃茶不吃？"此时赛姑酒已略醒，听见有人问他吃茶，忙点点头说道："你们有茶倒给我一锺，我心里觉得热得很。"赵瑜慌忙又跳下床拿着茶锺，向壶里倒了半盏，重又坐向赛姑身边，一手将他粉颈扶得起来，一手端着茶递向他嘴里。赛姑一口气将茶喝完，摇摇头说了一句："不喝了。"说毕，重又倒下。此时却再也睡不沉着，在帐子里仔细瞧了瞧，含含糊糊的问道："我睡的是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床上挂的是淡青秋罗帐子，如何却换了青花洋纱的了。适才倒茶给我喝的，他又是谁？"赵瑜抿着嘴笑道："亏姐姐素来聪明，怎生连昨夜里事迹都醉得忘记了？我劝姐姐少吃两杯，你又不肯，如今倒好赖着睡在人床上，又要人倒茶给你吃，看你明天羞也不羞？"赛姑吃了一吓，果然依稀想起昨夜在赵瑜家里吃酒，如今竟不曾回去，这还了得！沉吟了半晌，倏的要坐起来，只是浑身困倦，一点力气都没有。赵瑜按着他笑道："时候还早呢！你忙着起身做甚？一发再睡一会。可怜我被姐姐闹到此刻，眼睛还不曾闭一闭，有话明天再讲不迟。"赛姑笑道："话倒没有什么可讲，只是我此刻酒是醒了，睡在别人床上怪害怕的，心里总觉得有些突突的跳。"赵瑜笑道："姐姐在家里睡觉，难道也有人陪你不成？此刻又放刁起来。你尽管定神去睡，床上还有我在这里呢。"赛姑笑道："我心里真个跳得利害，你不信伸手来摸摸我看。好妹妹，我们并在一个枕头上睡罢！"赵瑜笑道："天气怪暖的，还是两个人分头睡的好。你也不是个小孩子，难不成还想睡在人怀里？"赛姑笑道："这是什么时候了，那里会暖？我不依，我偏要你同我一头睡。"赵瑜被他缠得没法，只得将身子挪了挪，便睡在赛姑外边，笑道："天色一会儿就得亮了，大家还得静静儿养一养神。"说

着，依旧拖了半床锦被覆在身上。赛姑此时只管有一搭没一搭拿话来逗着赵瑜谈笑，赵瑜不理他，弯过一只粉臂朦着脸装睡。赛姑趁势便伸手向他两腋底下乱挠，赵瑜禁不住触痒，忙用手拦着，笑得格格的。又厮缠了好一会功夫，后来还是赵瑜着起急来，含嗔说道："姐姐你再也没有良心，你上半夜睡得像死人一般，别人为你忙得十分辛苦，如今你是酣睡足了，更不体贴人，还闹得不许人睡。"赛姑方才住了手，彼此安静睡去。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再不肯醒。

且说湛氏很不放心赛姑，深愁他醉坏了身子，甫及清晨，他就悄悄出了房门，走过赵瑜他们这边来。看见桌上的残灯犹自一闪一闪的不曾全熄，轻轻的向他们床上一望，好笑那一床锦被全行拖在地板上面，他女儿上边里衣已松了一半钮扣，粉红肚兜紧紧的束抹胸口；赛姑一双皓腕把来勾着赵瑜的粉颈，两人脸对脸厮搵着，睡得十分酣适。湛氏笑了笑，低低说道："大清早起，很有一股凉气，怎生连一床被也不盖严密了？冻着不是耍的。"一面说，一面伸手将地上的被轻轻抱起来，向他们两人身上一搭，然后吹灭了灯，走得出房，重行将房门替他们掩好。

再表中秋这一天，赛姑同他祖母要求要到赵家去赴约，林氏在先那里肯答应，后来被赛姑缠得没法，又知道赵瑜同他在一处读书，彼此情好甚密，至于他哥子赵珏又不在家里，方才应允。赛姑出门之后，林氏便不时的催着家人们去接他回来。书云小姐觉得赛姑出去没有一会儿，不见得赵家太太就肯放他回家，只管答应着，却不曾分付人去。起更后林氏打熬不住，便自收拾进房去睡，书云小姐便同舜华、玉青他们泡了好茶，大家坐在檐底下玩月。过了一会，书云小姐觉得赛姑也该是回来时

候了，正预备分付家人们前去催促他，不料赛姑带去的那个侍婢已经走入内室，便将小姐如何醉酒，他家太太如何留着他在那里住宿的话，详细说了一遍。书云小姐听毕，不由异常着急，向那个侍婢骂道："糊涂东西！小姐不是有现成带去的轿子，便是醉了也该抬着他回来，你几时看见小姐曾经在别人家住过宿的？老太太明天知道了，怕不揭你的精皮！你替我还不赶快滚出去，分付轿夫们重行接小姐转回公馆。"舜华在旁拦着笑道："既是他家太太留着赛儿，料想重行去接也不济事，不如过了这一夜，明天再接他也不为迟。"书云小姐又急道："你这话也说得糊涂了，我请问你，赛儿他毕竟是女孩子不是？万一那边太太再让他同他家瑜小姐睡在一处，再弄出笑话来如何是好？"这几句话果然说得舜华也是发笑，玉青在旁笑说道："大少奶奶这话固然虑得不错，但是在我看起来，我家赛小姐任是同他家小姐睡在一处，不至有别的什么尴尬。赛小姐平时还是一团孩子气似的天真烂漫，什么事他都不过……"说到此，又噗嗤笑了笑。舜华笑道："你笑什么？"玉青笑道："我笑我们家里赛小姐委实算是天真烂漫，但怕那位瑜小姐知识初开，一般会不肯天真烂漫起来。这其中的情事，我就不敢替他们说这托大的话了。"说着，格格的笑个不住。舜华向他啐了一口，笑骂道："你没的折了人家小姐身分罢，瑜小姐果然知道他是男孩子，包你吓得要怪哭起来，难道他就肯公然同赛儿做出别的故事？你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想你的为人，大约从小儿有他们这样年纪，不知怎么样不尴不尬的呢！"玉青羞得脸上通红，笑道："人家不过说了一句顽话，二少奶奶便成篇累套的批驳起人来，简直将我说成一个不堪的人物。不瞒二少奶奶说，当初我虽然吃这碗把势饭，却也长到十七岁上方才和一个

客人相识了一次，第二次可就遇见我们老爷了。”书云小姐笑道：“你们不用在这里乱嚼舌头罢，倒是赛儿在人家过宿的这件事，大家还须得隐瞒着，不用给老太太知道。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了，包管连我们做母亲的都应该担着不是。”舜华点点头，便分付那些仆婢们在老太太面前，不可提及赛小姐不曾回家的话，还须赶在明早快快的将赛小姐接得回来，不可迟缓，仆婢们答应了。三个人又坐了一会方才起身，各自进房安寝。

书云小姐心里很悬挂这事，第二天清晨起来，便催着外边家人打轿子去接小姐，轿夫将轿子抬至赵府，里边传话出来，命他们稍等一等，说是两位小姐刚在房里梳洗，还不曾用过早点。原来赵瑜早间一觉睡醒，已见窗子外面杲杲日影隔着绿纱透映进来，刚待坐起身子，却被赛姑粉腕紧紧搂着，不能移动。忙用手将赛姑推得一推，赛姑惊醒了，兀自揉了揉眼睛笑问道：“这有什么时候了？我觉得依旧疲困得很，你何妨再同我多睡一会儿。”赵瑜笑道：“你还问什么时候呢！敢怕离午膳不远。姐姐要睡便一人去睡，我是要失陪了。”说着，便坐起在床，将衣衫上的钮扣重行整理严密，跳下床来洗手。赛姑也觉得好笑，随即也就起来。这个当儿已有仆婢们送进茶水，彼此对着镜子再掠云鬓，重匀翠黛。谈谈笑笑收拾完毕，赵瑜笑携着赛姑的手说：“我们到母亲那里去走一走，不要累他老人家不放心你。”赛姑笑道：“适才他们说接我的轿子已经来了好一会，见过伯母我却要赶着回家。”赵瑜笑道：“姐姐休得着急，大约母亲总须留姐姐在此用了午膳呢。”说着，已走入后进。赵瑜一眼已看见他母亲坐在房门外面，手里不知捧的什么，一边看着，一边禁不住两行粉泪簌簌的直往下流，哽咽得十分难受。赵瑜同赛姑各吃了一惊，正猜不出什么缘故。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海船遇险，此其中盖有天焉。一以见刘金奎之愎谏，适足自陨其身；一以见赵珏之救人，适以保全其妇。至秋燕之嫁郝隆，于书中开篇时略一表见，几疑其与全书人物无甚关系，乃忽于此一回中无意遭逢赵珏、方钧等人，乃知灰线草蛇，其极不经意处，正其惨淡结构处，非浪费笔墨者可比。海潮虽落，莽莽大洋，固犹是也。以数书生数妇女跋涉其间，读之真使人目眩神骇。

中秋佳节，杯酒清谈，赛姑忽与赵瑜同衾共枕，香温玉软中，仍不失烂漫天真之趣。落想之高，用笔之洁，吾无间然。

赵珏一意想娶赛姑，百计千方，而不知适为阿妹作傀儡，然则少年子弟，对于娇好女郎，慎勿偶涉遐想哉。重读一过，为之忍俊不禁。　（原评）

作小说者，须于热闹处仍一丝不乱方为能手，此回写孤舟遇险，觉骇浪惊涛，历历在目，其事何等忙迫，然船中诸人，神情举止，依旧各合分寸。文心之细，文笔之妙，蔑以加矣。

刘金奎刚愎自用，活是一个粗卤武人，然颇有几分爽直可爱处，较诸今日一般混世魔王，恣睢暴戾者，又自不同。

刘秀珊之于赵珏，本已一见倾心，况又患难相逢，锺建负我，于是一往情深，固结不解。特是赵珏胸中方有一林赛姑在，便觉落花有意，流水无心，未免辜负美人厚爱耳。

春生锦被，事极香艳，却只淡淡着笔，不涉猥亵，是极力顾全赵瑜身分处。　（独鹤评）

第　九　回

伤时局狂歌当哭　　感家难发愤从戎

这时候湛氏一看见赵瑜同赛姑携手入内，含泪说道："瑜儿，瑜儿！你们做女孩子的，一般安坐在家里享庭帏之乐，外间什么惊险都飞不到你们头上来，这是何等的福分！你们还贪心不足，常常埋怨困守闺门，不及男儿志在千里。如今像你哥哥果然是千里万里的出门去了，谁想他几乎将命送掉在海里，我此时越想起来越舍不得他。……"说着，便将手里拿的那封信函掷在赵瑜面前。赵瑜大为惊诧。忙接过来仔细的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方才晓得他哥子赵珏在蛇尾港那里遭了覆舟的惨祸。如今且喜安然无恙，已抵北京，这信便是从北京发来的。忙陪着笑脸安慰他母亲说道："吉人天相，幸亏哥哥他们见机得早，径自冒险登岸，母亲听见须替他们喜欢，何必像这般忧闷。万一母亲再忧闷出事来，反叫哥哥心悬两地，进退为难，那转不好了。"湛氏道："我岂不知道这个缘故，只是回想起来令人害怕，当初你哥子本不愿意赴京，是我硬行逼他出去的。若是果然有个长短，你叫我怎生对得住他？这事已经过去，我们也不谈了。随后你须替我写一封回信给他，命他在京城里各事保重，但凡遇着危险的地方千万不可大意，否则宁可就叫他赶紧回家也好。我经这一吓，也不想他干什么功名富贵了。我们娘儿们厮守在一处，便是喝一碗粥儿度日，也是愿意的。……"

母女两人正在那里絮絮谈论，赛姑又不好进前搀话，只低着头站在一旁。还是湛氏笑着站起来说道："我真个被珏儿这件事吓昏了，怎么林小姐在这里也不知让人家坐地，你看我糊涂也罢了，瑜儿也不提醒我一句。"赵瑜笑道："我同姐姐是不拘礼的，他这一双大脚便多站一会正不妨事，母亲难道还怕得罪了他？"（宛然小夫妇口角，妙绝。）赛姑趁势便上前向湛氏告辞，湛氏笑道："哎呀！林小姐真是恼了我了，怎生清早起来就忙着回公馆去，还要被令堂太太他们笑话我，连一顿午饭都舍不得留小姐在这里吃。"赛姑笑道："伯母说那里话！委实昨儿夜里在这边下榻，祖母定然十分悬念，怕还要抱怨家母他们，所以赶在此刻就打发轿子来接侄女。好在我同瑜妹妹是朝夕不离，无论什么时候总可以过来替伯母请安，今日还是让侄女赶快回家的好。"湛氏望着赵瑜笑道："你的意思如何？"赵瑜笑道："姐姐适才的话倒很有理。他那位祖太太的古怪脾气与人不同，姐姐也常告诉过我的，在我看不如此时就让姐姐回去，省得将他祖太太触恼了，将来真个再不许姐姐同我们往来，那才坑死人呢。"湛氏点点头，母女两人便一直将赛姑送至二门口，看他好好坐上轿子，然后转回内室。

赛姑回去时候却好林氏刚刚起身，便笑问赛姑昨夜是几时回来的？赛姑信口支吾了两句也就罢了。转是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不甚放心赛姑在赵家歇宿的事，背地里一长一短的审问他，赛姑只是嬉嬉的憨笑，也不肯说出什么。书云小姐觉得有些羞人答答的，也不好再往下问，只分付他以后不许再同赵瑜睡在一处，赛姑便答应了。自此以后，赛姑虽也同赵瑜常常往来，只是一到晚间，家里都赶着叫他回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赵珏随着方氏夫人等人由蛇尾港另行雇船抵了天津，

在天津也不曾多耽搁，随即改乘赴京火车，不多时候，那座巍巍京都已在火车窗子里一闪一闪的看入眼底。方氏念及夫君身死，此次来投奔亲戚，觉得另有一番感慨，在车里不由纷纷落泪，还是秀珊小姐不时的在旁边劝解。火车停驶，搭客纷纷下车，早已有许多脚夫，围在车站铁栅外边招呼着替他们搬运行李。方钧同郝龙押着人，将行李送到了栅外，那些挑脚的你抢我夺，都扎缚好了绳索。方钧当时指点他们明白地址，然后又雇了两乘轿子给方氏同秀珊小姐乘坐。幸喜方钧父亲住的房屋离城门不远，只须进了城越过两条大街早就到了。方氏他们轿子先抵其处，才下了轿，转把方氏母女吓得呆了。

原来方家门首高高的搭着丧棚，两扇大门一例的裱糊白纸，门凳上却坐了两个家人。一见了他们行李，问起来知是姑太太的家眷由南边而来，不敢怠慢，忙着上前料理一切，又抢进几步弯了一只腿向方氏请安。方氏抖得战战的含泪问道："你们老爷想是无恙，这……这……这丧事是替……替……替谁办的？如何我……我……我们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有个年纪大些的家人垂手禀道："我们太太归了天了，昨天才过首七，老爷在前曾接到姑太太来京的电报，所以不曾给信给姑太太那边。我们少爷呢，想同姑太太一齐抵京了？"方氏听到此处，不禁泪如雨下，更不说什么，扶着秀珊小姐蹜蹜的望里面走。前面有家人引导着，一直引入后室。这时候方钧已偕着刘镛、赵珏、郝龙纷纷都到，方钧见门外这种情形，惊骇正不消说得，一眼又瞧见墙门上悬的讣状，方才晓得他母亲业已身故，登时哭倒在地。赵珏同郝龙忙着扶他起来，大家拥入大厅上面，家人们慌得七手八脚，一面拿钱打发挑夫，一面检点行李什物。方钧匍匐跑入后进，到他母亲灵柩之前伏地大哭，方氏同秀珊也在灵帏里哀哀欲绝，

只有刘镛呆呆的站着不动。方氏哭了一会，有几个女仆送上手巾给他们母女擦脸，方氏方才含泪问道："老爷此时想是在部里办事呢？我们到此也该送个信给他，若是部里没有多事，请他早些回来谈谈。你们不知道姑老爷在海面上遇着险也身故了。如今看起来，真可算得六亲同运，又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说着又哭。方钧哭毕之后，便问家人们太太染的什么病症，以至不起。说着，又掉头向方氏说道："这也奇怪，计算我母亲死的日期，就是姑丈在海里遇险的日期，他们两位老人家同在这一天身故，这是打那里说起呢！"家人们说道："我们太太不过在几天前头得了一个秋邪症候，觉得有些胸腹饱闷，寒热往来，老爷忙着延医诊治，已是不及，不曾延到五天上就归了天了。老爷此时不知道可还在部里不在，小的已分付人去请老爷去了。姑太太同少爷们想还不曾用着晚膳，停会子叫厨房里预备两桌。"说着，又向方钧低低问道："厅上还坐着两位生客，请少爷的示，他们的卧榻安置在什么地方，还是去住旅馆？"方钧道："那一位是我在福建同学的赵少爷，你将他的行李铺设在外边书房里，同姑太太家里少爷床铺搁在一处。那个姓郝的最好你们将他邀约到门房里安置罢，这人是附搭我们的海船来京谋干事体的。"那个家人连连答应，在外布置了一会，重又跑进来有一搭没一搭的同方氏他们讲话。

方氏便问道："近来老爷同太太过得还好？太太这一死，老爷想是伤心到极顶了。一个公馆里没有一位太太料理一切，叫老爷一个人如何支持得去？"那个家人四面望了望，微微笑道："老爷当初待我们太太不能说是不好，近年却是同太太常时有些鸡争鸭斗的，没有三五个日子不同太太吵闹一场。太太这回病症本不至骤然身死，只是据医生他们背后谈论，说太太平素

气恼伤肝，人已衰弱极了，所以禁不得一场风寒毛病，便自溘然长逝。”方氏惊讶道：“怎生老爷忽然变了一种脾气？……”方氏话还未完，先前到部里去请老爷的那个家人业已匆匆回来，走到上房，说道：“咦，老爷呢？如何此刻还不曾回公馆。”先前在里面同方氏讲话的那个家人有了几岁年纪，便拿着老家人的身分向回来的那个家人骂道：“你们看这厮，不是活活见鬼么？是你到部里去请老爷的，如何这一会儿转来问我。”那个家人笑道：“我一口气跑至部里，门房里当差的回说老爷在内办着公事，一时不得分身，我便将公馆里姑太太抵京的话说了一遍，请他们替我进去回一回。果然过了一会，老爷已匆匆出来，还问了我两句话，跨上轿子如飞的抬着就走，我一径跟着回家。那里想到老爷并不曾回公馆呢！”那个老家人皱了皱眉头，说道：“你是个积伶的，不会到金寓那里走一趟？须防着老爷又在那里耽搁住了也未可知。”那个家人将舌头一伸，笑道：“你说这个轻巧话儿不是给苦头给我吃！老爷不分付我们到金寓伺候，那个还敢冒冒失失跑到那里挨骂？”两个人正在一旁讲话，方氏禁不住笑问道：“这金寓是个什么地方？老爷去得，你们怎生便去不得？”那道老家人冷笑道：“这句话说来长着呢。姑太太是知道的，老爷今年也有五十多岁的人了，起先论老爷的为人真是言笑不苟，矩步规行，听见人家寻常子弟们狂嫖滥赌，他老人家当面不骂，背后总要议论人家一个大大不是。该因是前世里的孽缘，有一天财政部秘书卜老爷过四十大庆，请老爷在他公馆里吃酒，大家这一晚都闹着叫局，便有别的老爷替我们老爷硬生生的叫了一个姑娘，名字叫做小赛金，年纪已有二十开外的人了。当晚同老爷便很谈得入港，赶着老爷请他到自家寓里走走，老爷偏生就爱上他了。隔不了几天，就去小赛金那里走一趟，

以后走得热闹起来，什么叫局呀，碰和呀，闹得一塌糊涂。初时还瞒着太太，后来被太太查察出来，同老爷闹了好几场，这一闹开了花儿，老爷转明目张胆连太太也不怕了。老爷常常对着人说，这小赛金同老爷的恩爱大约两个人只多了一个头，恨不得将身体拚做在一处才好。又说什么如鱼似水，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小赛金便思量嫁给老爷做小老婆，在老爷也巴不得这样办呢，只是干碍着太太，怕太太不好讲话。我适才不是告诉姑太太的，老爷同太太不和的缘故，便因为这小赛金了。如今是天从人愿，太太竟一口气不来死了，最可笑的老爷当太太死的时候，假意干嚎了几声，还不曾到收殓，老爷早坐着轿子跑到小赛金那里报喜信去了。小的敢说句放肆的话，老爷自从结识了这个小赛金，太太死了尚且不顾，他虽然听见今日姑太太到京，那里还肯当做一件大事？定然不回公馆，又是到金寓那里开心。所以我问我们这个兄弟，为何不到金寓那边去打探打探呢。”（方浣岳以前事迹便轻轻借家人口中补出，是文家省笔之法。）

方氏听到此处，不由蛾眉倒剔，气愤愤的望着秀珊冷笑道："秀儿你听见么？我不料你这舅舅忽然变出这么一个人来，真是意外的事。"方钧也在旁听着，想起他母亲受的委屈，尽管用手揾着脸哭泣。方氏又问道："你们老爷他身体素来孱弱，如今想是结实了，不然道不得在外边这般胡闹。"那个家人冷笑道："老爷身体结实得很呢！我说了姑太太还不肯信，停会子姑太太便可会见我们老爷了。他老人家那颗脑袋，扯着谎说，大约几乎要弯到小肚子边；喉咙是终日吼喽吼喽的顽痰作响，人多疑惑他肺管里拽着大锯子，这还罢了……"说到此，又将秀珊小姐望了望笑道："小姐在此，我也不敢胡说，在小的们愚见，老

爷倒是安心静养，还可以保得住多在部里混几年，等我们大少爷成立了，将来娶一房少奶奶，让他老人家享几年清福，多少是好。万一像这样胡闹，将身子淘碌坏了，哼哼，他老人家也不用忙着娶姨太太罢，倒好要赶着太太一路去做伴了。姑太太看小的这话可是不是？”方氏道：“你这话说得很有道理，难得我这一番到京，凭我的本领来劝你们老爷回心转意。”那个家人拍手笑道：“真个好姑太太，若是将老爷劝醒了，要算老爷的造化……”还待再往下说，已听见外间轿夫喊着老爷回来了。

方氏同秀珊都站起来向外迎接，方钧也跟着下了台阶。早见方浣岳一拐一拐的走入天井里，身后跟着一个小厮，方氏笑道：“哥哥这早晚才回，将妹子们都盼望死了。”浣岳伸手将眼睛揉了揉，抬头望着方氏笑道：“是几时到京的？我们倒有十多年不曾相见，这就是甥女秀姑，出落得怪好。”当时秀珊小姐同方钧便都上前磕下头去行礼。浣岳将身子欠了欠，说：“生受，你们一路辛苦，大家歇一歇罢。适才我打从厅上进来，看见外甥还同一位小少爷儿坐在那里，这少爷毕竟是谁？”方钧遂将赵珏一齐到京的话告诉了，又说到姑夫在海船上遇风身故，那方氏不由又泪如雨下，哽咽得不能开口。浣岳笑道：“我计算你们行程日期原该早早到此，不料在路上又出了这样岔事，那就不怪你们耽搁这好些日子。”（不痛刘金奎之身死，转絮絮说此等闲话，一“笑”字，如见其人。）方氏着接说道：“家门不幸，你妹婿又舍我而去，伶仃子女尚未成立，这一来转要累着大哥了。”浣岳从喉咙里佯咳了两声，冷冷说道：“妹丈虽没，你们家资尚还富厚，覆舟时候不曾损失什么什物么？”方氏叹道：“第二天也曾雇着人向船里寻获什物，所幸几个箱笼虽然被水浸湿，里面尚是文风不动，但是家中所需用的一切器具，俱已

丧失无余。他父亲半生来苦苦挣的家私，不意一夕之间顿归乌有，想起来叫人异常悲痛。我的意思便在早晚请大哥这里派几个家人，在京城替我们租一处公馆，权且安住下来。少不得还要替他父亲设一灵位，好让我们娘儿居丧挂孝，大哥看我这话可是不是？”浣岳迟疑了半晌，方才缓缓的说道：“论理呢，妹子此番到京，便可在愚兄这里同住，无奈你的弟媳灵柩未葬，不久还要忙着替他出殡……”说到此，又笑了笑，将两边肩头一耸，说道：“中馈无人，外间朋友们都劝我须得娶一房家小，所惜寓中房屋又不甚多，在势不能留妹子同甥女他们在此下榻……”浣岳越说越觉得高兴，用手捺了一会鼻头，两条腿好似得了三阴疟疾一般，左右摇簸得个无休无歇。方氏道：“正是的呢，不料嫂子好端端的就一病身亡，想起来真叫人肝肠寸断，适才到了公馆里，我们母女还痛痛的哭了他一场。”浣岳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妹子真可算是多情了，一个人在世上横竖迟早总是要死的，你那嫂子近年来的举止动静很觉得有些反常，我就料定他非享寿之道，果然伸腿去了，反落得耳目清净，亏妹妹还在此洒一掬无因的眼泪，岂非怪事。”方氏听他发出这种议论，心里老大不以为然，只是彼此初次相见，不好意思就起冲突，忍着一肚皮气勉强又问道：“适才哥子说想要另娶一房家小，但不知是谁家的小姐，倒不嫌哥子年纪老迈，肯来续这已断之弦？”浣岳见有人问他这话，不由心花怒放，咧开一张大嘴笑道：“左右不过是几家同僚的千金，此时我也不便告诉妹子，等愚兄一经择了喜期，少不得都要请妹子过来吃一杯喜酒，那时候妹子自然便会晓得。至于你讥诮我年纪老迈，似乎不配再糟蹋人家小姐，这话却又不然。我记得我今年是属狗的，不过才得五十七岁，也不能便算衰朽。你不曾瞧见我们前任那位大总

统呢，论他年纪比我大得许多，他还左一个姬妾，右一个姨娘，闹得如花如火，只要势位高，家资富，便是真老也不老了。民国肇兴，共和初建，一切行的新政，我都看不入眼里，唯是这男女平权呀，自由结婚呀，是再文明不过。这便是你哥子醉心欧化的第一要件。”说着，又掉转脸向秀珊小姐笑道：“甥女如今已长成这般大了，定然也该在学校里阅历过一番，做舅舅的还不晓得你对于这自由结婚上可曾研究研究，若是将这种学术研究透了，除得你那令兄是同姓不婚，譬如我家这钧儿，以及厅上坐的那位赵大少爷，你爱上那个就愿意嫁给那个都不妨事，万不可给你这个顽固老母拘束误了你的终身……”秀珊小姐初时看见他舅舅同他讲话，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特地恭恭敬敬站起来敬听，后来听见浣岳说出这些不疯不癫的话，直羞得面红耳赤，忙别转了脸，几乎急得要哭出声来，引得旁边仆妇们一齐都掩口而笑。方氏忍不住，陡然放下脸色向浣岳说道：“你这人如何变成这般模样了，满口里不知胡说的是些什么？你外甥女儿已经这般大了，你不教导他几句正经道理，怎生同他说着这不顾廉耻的胡话。”浣岳伸长了颈脖笑道：“哎呀，这难道就是不顾廉耻？英、法、德、美许多堂堂大国，那些贵胄小姐谁也不是这样办法，怎么到了你们这些顽固嘴里，又说成一个不顾廉耻了。咳，福建僻处海隅，究竟不曾开通风气，妹子你若是在我们北京多住几年，包你才晓得这些文明举动是做女孩子的一生幸福呢。我还有一句话，说出来你不用怪我，可惜你妹子今日已是年华老大，若是早几年妹夫死了，你一般的可以明公正气另行嫁人，在这北京城里断然不会有人笑你。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你愿意嫁人是你的自由，别人何敢来干涉。……”

浣岳说得高兴，还待再向下说，猛不防被方氏重重的向自

家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淋淋漓漓的流了满脸。浣岳也并不生气，缓缓的提起袍袖拂拭了好一会，方才笑容可掬的说道：“哎呀，你这是个什么讲究？大家不过讲着顽笑，又不曾真个逼着你去嫁人，到不得发出你这样的野蛮手段。”方氏怒吽吽的指着他骂道：“谁同你顽笑！你这些顽笑的话，只配同那些赛金、赛银的婊子去闹，你不配同我做妹子的闹。”浣岳摇头晃脑想了想，冷笑起来说道：“又不晓得我这里那位快嘴爷们又将这件事告诉姑太太了，好，好！金也罢，银也罢，再往下说，更要引动姑太太肝火，你们快些去预备晚饭，伺候姑太太他们吃完了好让他们安睡，有什么事件，我们明日再行细谈。”说着，果然走过一个仆妇，将方氏母女请入一间套房里去坐。

这时候方钧便趁势命人将厅上赵珏邀入后进，来谒见他的父亲。赵珏一会子已偕刘镛一齐走入，向浣岳行了礼之后，又在灵前叩拜了，方钧匍匐在旁边答拜。刘镛只呆呆的站着，用一个手指头刁在嘴里痴笑。方钧便向他父亲问道：“儿子虽然在陆军学校毕业，不幸又遭着母亲丧事，料想不能向部里去应试。至于赵兄他从远道而来，这应试一层是必不可少的，还求父亲在部里替他留意。”浣岳笑对赵珏说道：“小儿在福建多承照拂，难得你们一齐毕业，此番陆军部考试大约定在十月中旬，钧儿老实也去碰碰，若说是母亲死了便要丁忧，这是前清礼制，近来已不讲究这些繁文末节。（言下慨然。）我若是可以为力，定然替你们运动运动。老贤侄尽管在舍间多住几时，随茶吃茶，随饭吃饭，只是不要怪我简亵罢了。”赵珏忙站起来答应了几个是。方钧又笑道：“还有一事要禀明父亲，承赵兄不弃，已将他的令妹聘给儿子为妻，我们在家乡时候已经交换了戒指。”浣岳笑道：“这更好了，格外彼此觉得亲热些。但是行茶下聘，总还

要等待钧儿服阕后。（不料他也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老贤侄寄家信时候，请顺便写一句禀明令堂太太，实在是因为钧儿重孝在身，不便提议及此。他不比我在他母亲丧中，一般的可以办理喜事。……”说着，又细眯着一双鼠眼，笑个不住。笑了一会，猛又想起一件事来，低低望着方钧说道：“在先你姑夫、姑母不是写信给我，要将甥女聘给你，后来你又有信到京，意思一定不肯允许，不省得你同赵少爷那边结亲，你姑母可否知道？”方钧摇摇头。浣岳笑道：“这也罢了，你不瞧见你那姑母的为人，近来越发悍泼。秀珊甥女容貌虽然长得不差，还不晓得他的性情同乃母有无差别，万一竟同他母亲一般无二，岂不是为你终身之累。”

此时赵珏刚同方钧并坐在一处，赵珏用手推了推方钧，说道：“郝隆的事，你何妨就此禀明了老伯，免得他老耽搁在这公馆里。”浣岳笑问道：“你们低言密语的在这里讲什么？何妨说出来使我明白。”方钧便道：“我们同乡有个开铁铺子的郝龙，他是一齐随着我们的海船抵京的。他此番出来想在京城里觅一栖身之所，父亲可否无论在什么地方安插安插他，他知道感激父亲。”浣岳冷笑道：“不曾在外面阅历过的人，大率都以为京城是个出金豆子的地方，走得来不愁没得事干，这姓郝的理当在家安守本分，为何舍着自家手艺不去觅钱，转老远的跟着你们出来谋事。他心里有这把握，我还没有这把握呢。看你们情分，让他在我这里耽搁几天不妨，至于托我谋事这件事，叫他休生妄想。”浣岳愈说愈气，转有些呛咳起来，两颧渐渐的红赤，喘了一顿，又笑道：“好在不久我也要忙着赶办喜事，多几个闲汉替我照应照应倒也一举两得。”方钧先前见他父亲生气，不敢再往下说，此时见他父亲又喜欢起来，随即趁势说道：

"这姓郝的此时本来住在门房里，可否叫他上来见一见父亲。"浣岳连连摇手，说："不用，不用！我近来很不愿意看见生人，若是生人走到我眼前来时，我心里便有些怔忡怔忡的作跳，再不然，一般的会无故生起气来，往往的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写方浣岳病势深沉，只在无字处落墨，如此等言语，亦其一也。）赵珏此时坐在旁边看着浣岳这种情状，自己很觉得有些促局不安，忙立起身来告辞出去，浣岳也不相留，只说了一句："钧儿陪着他们坐坐罢，恕我不能奉陪了。"方钧便偕同赵珏、刘镛一齐都走入厅上。先是刘镛嘻嘻的笑起来，说道："我看舅舅怕活在世上没有多日了，你们看他瘦得像活鬼模样，讲一句话倒要咳嗽得几十遍。赵大哥若不赶快出来，怕他不老大耳光子打你。"方钧向刘镛瞅了一眼，说："你的讨厌的话很多，请你坐在那里歇一歇罢。"于是让着赵珏坐上首炕上，叹道："家父为妖婢所迷，什么骨肉亲戚全然不顾，适才已同家姑母很冲突了好几句，如今家母身亡，庭闱无主，我倒悔着多此一行了。"说着，便将他父亲要娶小赛金的事一一告诉了赵珏，赵珏少不得用话慰藉了一番，是夜各自归寝无话。

次日清晨，浣岳依然借着到部视事为名，成日成夜的轻易看不见他转回公馆，把一个方氏气得什么似的。先前还想拿话来劝慰他的哥子，至此也只得置身局外，任其所为。过了些时，却好方公馆的家人替他在城里觅了房屋，方氏便携着子女迁移到新宅居住。心里本来很爱赵珏，便约他一齐同他们住入新宅，因为方钧不肯让赵珏舍此他适，也只得罢了，只叮嘱赵珏不时的向他们那里走走，赵珏唯唯答应。方氏少不得便在京里替刘金奎发丧挂孝，一切的事，方钧同赵珏都帮着料理。至于那个郝龙在方公馆里住了一日，因为方钧告诉他说父亲一时

间不能替他觅事，他虽然是个粗俗人，然而为人却有气节，便不肯在这里久久耽搁，径自去访问他的母舅。他的母舅倒还看待他不薄，随即在织布工厂里觅了一个机会，权且将他安置下来。这刻郝龙逢厂里放假的时候，转时常来至方公馆里替赵珏及方钧他们请安。赵珏因为寓居在京人地生疏，除得闲时同方钧谈笑谈笑，其余便没有一处可走的地方，却好见这郝龙倒十分殷勤，便就带着他向京城那些名胜的所在去游览徘徊。

一天一天的消遣下去，其时已是九月下旬，陆军部里还没有召集他们考试的消息，赵珏几次等待不得，思量别了方钧仍回福建，还是方钧将他苦苦留着，又不时的向他父亲追问试期。他父亲皱着眉头说道："部里因为远省学生尚未到齐，是以不能开考，赵家少爷便是回去也没有什么要紧事干，（殊不知赵珏心里正有绝大要紧事干，特方浣岳不知耳，一笑。）他住在我这里，一切茶饭供应，我不憎嫌他，他倒反着起急来，岂非奇事！钧儿你须得劝劝他，既是为着功名，迢迢至此，毕竟考试过了看是如何，不可像这样半途而废，负了他令堂太太望子成名的苦心。"（方浣岳自从出现以来，惟有此数语不失为正大之论。）不觉又过了些时，浣岳这一天又打从部里回来，笑嘻嘻的将方钧、赵珏唤至面前，说道："好了，好了！你们的试期已定于十月十六这一天，那几位主试的都还同我有点人情，我已经将你们的名字嘱付过他们了，大约将来取列的名次，想还不至过低。"说着，又用手在秃头上搔了半晌笑道："但是有一件事不巧，你父亲的喜期也在这一日，新姨娘便行进门，除得钧儿是必须行叩见的礼，便是赵少爷我还指望他帮着我们料理料理，不料你们偏又进部里去应试，少了你们两个人，公馆里便觉得减了热闹。也罢，只好等你们将考试忙毕

了，我重行再备酒筵请赵少爷罢。”说到这里，又扬着头想了想，忽的叠着指头数道：“本部里的总长、次长、秘书长、各科科员，可笑他们都知道你父亲这件喜事，大家都闹着要过来吃杯喜酒，承他们盛爱，也不好推却得，大约二十多桌酒席是要预备的。”方钧更忍不得，忙正色说道：“父亲尽管忙着这不要紧的事，至于母亲灵柩尚且在堂，从未见父亲提起一句，难道就把来搁在脑后不成？”浣岳笑道：“这事如何能搁在脑后呢！也没有个家里办这大喜的事，尚将这晦气的灵柩放在堂上。不瞒你说，你父亲早已打定主意了，月半娶你的姨娘，月初便葬你的母亲。不过我至今不肯明说出来，怕被别人知道消息又要来应酬我，我的精神近来很是不济，如何禁得住陪他们跪拜。最好是悄没声儿瞒着人，随意拣一个日子，趁半夜里就将你母亲抬至城外安葬。”（娶妾则唯恐不热闹，葬妻则唯恐不简省，得新忘旧，觉方浣岳之非人。）方钧冷笑道：“我母亲一生替我们这一份人家操持家政，临终这一件大事，父亲转忍心草草把来做过，难道安葬这一天，不替他老人家讣告亲友，开一日吊？做儿子的于心何安！至于父亲说是精神不济，难道为母亲的事便爱惜精神，至于娶新姨娘进门便不爱惜精神起来。旧人何薄，新人何厚！父亲还宜清夜自思，不可拘执成见。”（并剪哀梨，无此痛快。）浣岳怒道：“钧儿呀，你太胆大了！眼睛里全没有你的父亲，竟敢公然拿话来挺撞。你毕竟也曾读过书的，难道连个经权都分别不清。我请问：你母亲他已经是死去人了，任是再替他热闹，九泉之下，他未必还有见闻。你的新姨娘，他将来便是一家之主，入门之始稍涉草率，他心里不喜欢，你父亲心里也必不喜欢，你们做儿子的不能想出法来亲承色笑，转有意无意的同我为难。哼哼！我不是因为你在陆军学

校业已毕业的人，就该痛痛的捶你一场，看你还敢在父亲面前说长道短？你本分些，躲在一旁，各事不要出来干预，是你造化，否则……”浣岳因为生气，那个咳嗽益发利害，已经喘得抬不起头来。方钧也便不敢再说什么，退了几步，早跑向前厅，将适才这些话告诉赵珏，又叹道：“如今这新姨娘还不曾进门，父亲处处便都憎厌着我，将来还不知闹成一个什么局面？喜期这一天转是我们向部里去应试的好，眼睛里不看见这些事，落得干净呢。可笑我们自从到京以来，还不曾好生的用功，万一试题到手摸不着头脑，岂不要闹出交白卷子的笑话。我因为家庭琐屑倒也可以解说，至于老哥也是终日在外边闲逛，究竟不是求学的道理。似乎这几日功夫，还要静一静心方好，愚直之言，老哥听了不要见罪。”赵珏笑了笑，摇头不语。方钧见他这种疏懒模样，益发苦苦追问他是何用意。赵珏笑道：“人各有志，我目前的志向不但不愿意应试，便算是应试之后高高录取出来，人以为乐，我以为忧，人以为荣，我还以为辱呢！”方钧当时听了他这番议论，委实猜不出他是何缘故。及至再拿话去试探，赵珏只是笑而不答。

光阴迅速，果然到了十月中旬，方浣岳已分付家人们办理出殡的事件，真个不曾去讣告亲友，前一天仅延了几位僧道在家讽经。方氏携着子女过来帮着照料，眼见各事都十分草率，不免又同浣岳吵闹了一场。浣岳被他罗苏不过，转使出他的老法子向小赛金那里一躲，延挨到发引时候方才回来。方钧想起母亲，惟有抚柩痛哭。安葬之后，方氏已知道浣岳在十六这一天娶小赛金进门，便将方钧同赵珏唤至面前，望着方钧说道：“你的父亲此时已是蔑弃人伦，漠视骨肉，（罪状确定。）料想他忙着娶那妖姬，至于你们应试这一层，断然不会还把来放在

心上。我知道你们应试的人，前一天总该休养精神，好好的安睡一夜，家里放着这番热闹，如何会让你们好生安息？况且赵家少爷还占着他的床铺，那座书室也应该腾挪出来让他应用才是个道理。依我的主意，我那边空闲房屋也还很多，你们弟兄俩最好将行李搬运到我那里去，我来照应你们。应试之后，你们父子我也不来拆散你们，钧儿依然迁回自己公馆，若讲到赵家少爷，就老远住在我那里也罢，你姑母虽穷，倒还不多着他一个人嚼吃。”方钧连连答应，赵珏见方氏情意殷勤，也不推却。方氏大喜，立刻逼着这边家人将他们两人的衣囊行李，雇了人送至自己家里，又将这话告诉了浣岳。浣岳有什么不愿呢？他连日已经为着这喜丧两件大事闹得头昏脑闷，整半夜的不能安眠，每逢四五更天兀自醒了坐着咳嗽。到了喜期，勉强扶病下床，应酬宾客。

几次打发人去请方氏来料理内政，方氏那里肯来？只在家里预备方钧他们第二天到部应试的事务，真个异常周到。秀珊小姐又在内室里炖了莲子清汤，亲手剥的桂圆肉儿，一套一套的叠好放在一张桌上，准拟交给他们带入部里去享用。猛不防刘镛一步一步踱进房来，却好看见桌上桂圆肉儿，他也不管什么，成大把的拈来直向嘴里送，嚼得涎水淋漓，沾满襟袖，被秀珊小姐一眼瞧见，不由娇嗔满面，嚷着说道：“这不是忙出来给你吃的！别人家应试才配吃这东西，你是一个蠢才，颠倒有饭给你吃饱了便算造化，你还馋猫似的偷来便吃个干净，你羞也不羞！”刘镛笑道：“我羞什么？这桂圆是我家拿钱买的，不给我吃倒反给别人去吃？你才羞呢！娘在先不过无意说了一句想将你嫁给赵少爷，也不知赵少爷要你不要，你便这样关顾着他。一个应试罢咧，值得屁事！要你献勤儿剥这桂圆肉子给他

吃。”（秀珊的话自说得太过，怪不得刘镛反唇相讥，观此数语，针锋恰对，刘镛亦何尝傻哉！）刘镛话还未完，早招得秀珊哭起来，说刘镛不应该拿我开心“这桂圆也是娘分付我剥的，又不是我自家出的主意，我倒要问问你怎生叫做献勤儿，我究竟献勤给谁？”（当答曰：你自己晓得。）方氏其时刚在前进看方钧他们收拾考篮，耳边忽听见内室里面嚷闹的声音，慌忙跑得进去询问缘故，秀珊小姐含悲带恨，便将适才的事告诉方氏。方氏没头没脸将刘镛骂得一顿，又安慰秀珊小姐不用去理会你哥子的话，停会子只好再命家人们去买桂圆进来，还须累你的手去剥一剥。母女刚在这里讲话，刘镛虽然被骂，他还是嘻嘻的笑，却早一眼看见阶沿石上放着一个火炉，上面炖的不知是些什么，料想总该是可以吃得的。他早又踅过来，双手举起那莲汤铞子，伸着脖子去喝，不料那莲汤正在炉火上炖得滚热，刚近得嘴已烫起几颗白泡，只喊了一声“哎呀”，双手齐抛，将一罐子的莲汤倾泼在地上，烬火都浇灭了，抱着头大哭嚷痛，转将秀珊小姐引得笑了，只低低念了一句“阿弥陀佛”。方氏又恨又气，赶着过来要打刘镛，刘镛飞也似的跑得出去。且休表他们家庭琐事。

第二日清晨，方氏起了一个绝早，逼着家人们伏侍方钧他们入部应试，郝龙特地请了一天假，也亲自赶来伺候方钧。赵珏同方钧刚走到那里，已有许多学生纷纷唱名接卷，他们也跟着上前将卷子接到手里，挤得进去，各认位次坐下等待题目。方钧身遭家国之难，满腔怨愤无可发泄，转一心一意想夺锦标，所有试验的题目，他一一登对出来，且是条分缕晰，详细无遗。若论赵珏的宗旨便与他迥乎不同，身子虽在京城，而梦绕魂萦却时时刻刻都放心赛姑不下。他仔细思量，万一侥幸有

了名字，少不得便要分遣到各营里实地见习，暂时永无旋里之望。此次赴京本非我的初意，不如草草完卷，虽不能博取功名，倒可以借此还家，将林家那边姻事弄妥贴了，向后再出来托人运动谋一位置也不为迟。却好看见那一个国文题目是问国家编置陆军靖内乱御外侮孰先孰后的策论，他也不假思索，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得有一千五百多字，胡乱誊向卷子上，自家读了一遍也觉得好笑，立时将那一张稿纸撕得粉碎，又放在嘴里嚼了一顿，才抛弃了。傍晚出场，郝龙早在部门外边等候，迎得上前，将书箱替他背好，匆匆的转回方宅。等了好半会，才见方钧同家人们匆匆回来。方氏早已替他们预备好了晚膳，方钧在席上便问赵珏文字若何得意。赵珏只笑了一笑，他也不转问方钧，也不向方钧要稿纸阅看。方钧猜不出他何以对这考试异常冷淡，不便再问，只得罢了。

次日偕同赵珏亲自到他父亲那里贺喜。走进大门，果然看见悬灯结彩，十分热闹。两人刚在前厅坐下，内里有人出来传话，说："老爷同新姨太太还不曾起身，请两位少爷在厅上稍待片刻。"赵珏望着方钧只是微笑，讵意方钧兀自闷闷不乐，坐了一会，方才招呼他们进去。浣岳笑容可掬，命新人出堂，彼此见了一个平礼。方钧偷眼看那小赛金时，果然生得身材袅娜，面目娇艳，只是一双水汪汪的眼儿流转不定，虽然站在一旁，转不时的飞眼过来向他们两人顾盼，将两人觑得不好意思起来，只得告辞出外。赵珏低低向方钧笑道："我瞧你的这位新姨娘很是不怀好意，你不看见他适才险些将你身影子嵌入他心头上面，万一他有时候不爱我们那位老伯转爱起你来，你如何是好呢？上淫曰蒸，你一样同你那姨娘做出些风流韵事，你可不许瞒我。"方钧急道："你满口里嚼的是些什么？我请问你，

我同你是个什么关系，你忍心拿这些话葬送我。”赵珏笑道：“同你取笑罢咧，值得认起真来，看你脸都急红了。”方钧又问道：“我此刻暂不向姑母那边去了，你过后还是向舍间这边宿歇，还是依家姑母的分付就住在那边？”赵珏道：“方太太那样盛意我也不可拂了他，还是住在那边的好。”方钧笑道：“可是的呢！家姑母有家姑母的用心，你也有你的命意。那一边既以姻亲见待，你也就公然以赘婿自居。你通不看见我那姑母款待你的那番殷勤，比较我这内侄起来总该胜得十倍，怎生不叫我有些妒羡。”赵珏急道：“别人同你讲一句顽笑儿，你就急得那种模样，这些话又是派你同我闹得的！你难道不晓得我婚姻已有所属，你转拿这些话来刺触我的心，可见得你这人刻薄。”方钧拍手笑道：“你也知道着急了，谁叫你适才那样高兴来的。这叫做一报还一报，又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人又谈笑了一会，方才各自散去，赵珏依然回转方宅。

真个那方氏爱惜赵珏胜如亲生子女一般，嘘寒问暖，凡事体贴，赵珏也自异常感激，自己有什么举动，都进来禀告方氏。便是秀珊小姐，虽然彼此不曾讲过话，然而相见之顷，两下都不回避。过了几天，部里一共还不曾发出榜示。方钧功名心切，坐在公馆里很不耐烦，便来访晤赵珏。赵珏扯着他一齐上街，身边带了些银子，购备了好些物件，是个预备回去馈送礼物模样。方钧笑道：“你急什么呢？一经发出榜来，你今年也断不能再回福建，徒然预备了也是无益。”赵珏笑道：“任是他们发榜，断然也不会有我的名字，我心里赶着回去觉得比取中了还高兴些。再过几天，你就知道我说的话不是欺你了。”赵珏这句话儿在别人耳朵里听见原自不肯相信，因为那些阅卷诸公对于各学生的去取自有权衡，也不是他们与考的人可以猜测

得出的。然而话虽如此，但是古人也有两句道得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约被人考验这一件事，固然冤屈的也有，侥幸的也有，至于讲到不肯希图上进，有意在文字上面狂訾恶骂起来，这个名落孙山之外，倒是拿得稳稳的。方钧其时听他这话，不过付之一笑。谁知隔不了多日，陆军部里已将录取的学生花名分数一一标示出来，方钧却高高列在最优等第一名，再往下寻觅赵珏名字，却是影子也没有。方钧暗暗叫声惭愧，少不得亲自走到他姑母这边来安慰赵珏。只见赵珏丝毫不以为意，转兴兴头头的在那里预备动身返里的物件。方钧更忍耐不得向赵珏问道："论大哥的平时文字，在校里的时候屡获优等，便是各门学业也从来不曾落人之后。如今的考试究竟比不得当初乡闱，却是在暗中摸索，优劣相差不至过于悬绝，大哥毕竟在部里闹出什么故事儿，以至横遭擯斥。彼此属在至好，你总不应该瞒我，还须告诉我知道。"方钧问了好几遍，赵珏只是微笑不答。方氏已从屏后走出，转气愤愤的替赵珏不平，指手划脚骂着部里阅卷那班人瞎了眼睛，又百般拿话劝慰赵珏，叫他不用懊恼。其时刘镛却也站在一旁发怔。方氏笑道："镛儿，你们大家横竖都闲着没事，今晚你何妨领着你这两个兄弟拣一座清净馆子，请他们去吃一杯酒解解闷儿。先前我本想在家里料理几样菜，不想你妹子从今天早间身子便有些不甚爽快起来，如今还恹恹的坐在房里，我也不忍心再去劳动他，我没有一个帮手，又怕弄出菜来没有味道儿，倒是你们出去散散心也好。"

刘镛巴不得他母亲说这一句话，顿时十分高兴，就逼着方钧他们一齐出去。彼此刚到了大门，早见郝龙迎面走来。原来郝龙也时时刻刻的关心着赵珏的考试，今天已经请人向部里看了名册，知道赵珏不曾取列在上面，心里老大替他扼腕，便赶

在工厂里放工时候，跑向方公馆这边来，意思想要安慰赵珏一番，顺便问他回里的日期，要请他捎带一封家信。却好见他们三人已经出来，便含笑迎得上前，赵珏便扯同他一齐去赴酒馆。刘镛本来不把郝龙放在眼里，因为他是个工人不合同自家在一路行走，今见赵珏携带着他，却是不甚愿意。（偏是呆子，偏有这些心思。）又因碍着赵珏情面，不能阻拦。于是将他们三个人撇在脑后，自己转大踏步的在前面奔走。走到一家酒馆子面前，招牌上全用电灯编着"洞天春"三个大字，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少停，方钧他们三人一齐都到，大家也不谦让，径自走得上楼，已有侍者们迎得上前，替他们拣了一个宽敞房间。刘镛跑进去先占据了首座，复行撅嘴叫方钧同赵珏坐在两边，让出下首主位命郝龙去坐。方钧暗暗好笑，也不便同他说什么，只得胡乱坐下。刘镛拣选几色好菜，分付侍者去照样备办，又命侍者开了四瓶白酒，一杯一杯的随意吃起来。

酒至半酣，方钧重又问起赵珏考试的事，又笑道："那各门问答的题目委实不难，料想大哥不至条对错谬，或者那篇国文，大约不知道你怎生做法？我怕这一篇文字到了你的手里，一般的会得罪了当道，不然，以弟菲材，尚且幸列前茅，论大哥的才调，若还都考兄弟不过，任是谁人也不敢相信，这其中一定别有缘故。"这时候赵珏已有三分醉意，不禁望着方钧点头笑道："你这话问的很有些意思了。你且莫问我这题目是怎样做法，我倒要问问你这题目你是怎么做法呢？"方钧笑道："他问我们编制陆军靖内乱与御外侮是孰先孰后，我猜测他这命题的心理，自然想我们说御外侮固然要紧，若是内乱不靖，定然外侮也不能御。平情看去，想这样违心的论调，兄弟也不忍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斟酌再三，想出一条好法子，我也不去侧重

那一边，转给他一个模棱两可。说是内乱固然要靖，外侮也不可不御；劈分两大段说去，觉得文气倒还淋漓酣畅。"赵珏不等他说完，不禁拍掌大笑道："好一个模棱两可！这锦标不是你夺得，还有谁来夺得？你有了这一种好法子，岂但今日的考试该列前茅，便是将来做了师长、督军，一定是福泽绵长，根基牢固。哎呀，我同你同学四五个年头，竟猜不到你已将近来那些大人先生做官秘诀被你伦窃得来了，真个失敬，失敬！"（骂得痛快。）说着，便递过一大杯酒来，强着方钧喝得下去。方钧被他这一闹，已是深悔适才的话说得大意，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勉强接过酒杯一口气吃下，重搭讪着问道："小弟的文字本没有价值，无怪老哥不以为然，但是你的那一篇佳作稿子，可肯拿出来让做兄弟的瞻仰瞻仰呢？"赵珏哈哈大笑道："你问我的稿子，不瞒你说，我那稿子也见不得人，早在部里被我撕得稀烂。你仔细去想想，你这高取第一的是这样做法，我那不取的做法已是可想而知。老实说，我那一篇的大意，用新名词比喻起来，同你便是个绝对的反比例。我不但说是内乱不当去靖，而且疏解内乱这两个字是没有一定的界限。今日那些掌握政权的人，都以为只要有人同他们反对，便轻轻加他一个内乱的罪名，却不问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这共和国的体制，是否能免除前清当初专制的手段。万一自信不过，若再不出几个同他们反对的人物，岂不是更要卖我祖国，丧我主权，一点顾忌也没有了。在自己一方面，不惜怙权；在别人一方面，则谓之谋叛。其实民国岂无耳目，你会说人是内乱，人也会说你是内乱。自然各拥重兵，互相残杀，连年炮火，累岁烽烟，到头来无论谁胜谁负，及至再一去瞧瞧老百姓，他们早已骨肉流离，肝脑涂地。国家编制陆军，这陆军粮饷是谁人出的？是老

百姓出的。这陆军的兵士是谁人充的？是老百姓充的。为个人之利权，损中华之元气。那些鹰瞵鹗视的强邻，早悄没声的立在一旁，只须遇着一个空隙儿，大家起来同我做对。可怜我们国里在先或者还有点兵力财力，能敷衍同人家打几次仗，如今是因为家里的人同家里人斗殴，已斗得筋疲力倦了，那里还会去抵御外侮？不为朝鲜之续，定为波太之遗。是以若讲到要御外侮，必不可讲到靖内乱，若专一去想靖内乱，则不如不必提起御外侮。这两件事是处于对峙之地位，断没有并立的理由，苟能省识夫重轻，自无所分其先后。这一篇议论便是我做这国文的大意。（是好议论，但何堪入试官之目哉！）我已经知道不合时宜，宗旨乖谬了，千不合万不合，我一时只顾下笔千言，写得高兴，转又节外生枝。又讲到今日陆军部里用非其人，蝇营狗苟，视官署如传舍，引宵小为腹心，有陆军之名，无陆军之实，任你再添练些兵也不济事。依我的主见，那些当兵士的固然要大加删汰，即那些当上级军长的，也还要驱除败类，遴选真才，然后可以巩我国防，免人藐视。老弟，老弟！你替我仔细去想想，我既然糊里糊涂做出这一篇伤时的文字，那部里阅卷的几位大人先生，不将我活活捉去，加我一个莠言乱政的重罪，或则悬首藁街，或则立行枪毙，就算是他们深仁厚泽，莫大之恩。任是我再懵懂不过，也不合还去希冀微名，侥幸取列了。所幸我还有先见之明，是以在场内则不留稿纸，出场外则打叠行装。今天揭示榜文的时候，在你们咸以为出之意外，殊不知在我已早视为当然。这一来转容我买棹南旋，不向这茫茫人海中去寻苦恼，登堂侍母，闭户读书，再等个三年五载，还不知这莽莽神州，将来毕竟作何结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愚而安愚安知非福。……”

赵珏越说越高兴，将酒越吃得快，便是郝龙坐在下首，也不由的凝神侧耳，觉得他这一番话，颇有好些打入自己的心坎里，不住的望着赵珏点首。惟有刘镛，他再不理会别人说些什么，埋着头捞那大虾仁儿只顾嚼吃。方钧满肚皮虽不以赵珏为然，然一时间又无从拿话去驳回他，只低头冷笑了笑，勉强呷了小半杯酒，重新抬起头来，向赵珏笑道："照这样看起来，像老哥超然物表的清高，越显得我这幸获微名的龌龊了，真个使人惭愧无地。但是有一件事不能替老哥解说，少不得要来请求指教。老哥如今固然是俯视一切，睥睨万夫，恨不能绝人逃世，方才爽快，所以将一个中国陆军骂得淋漓酣畅。但是老哥既知道中国陆军腐败，便不该在家乡时候又入陆军学校，在学校肄业，不惜五年之功。今日提起陆军，转觉不能一日与共，言行不能一致，前后如出两人。即谓此番赴京应试是迫于伯母之命，非兄本心，然而既谓赴试为孝，则赴试而故意使之不取，又安得谓为能孝？而且我看你虽是宦裔，至于讲到家计这一层，也不过同我一样，屋乏半椽之瓦，家无百亩之田，将来一家的付托都还要依赖着你的一身，任你菲薄陆军，不愿与侪辈为伍，当真你还能够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去与木石为伍？自然还得另谋自立。要晓得滔滔者天下皆是，陆军龌龊，不见得除却陆军，其余便都是道德充足的！你目前已可算得将学校几年功夫白白辜负了，伯母坐在家里那里晓得？他一般还眼巴巴的望你的捷音，听你的喜报，一旦你束装归去，何以慰藉伯母期望的苦心？为己谋则不得谓之忠，为亲谋又不得谓之孝，亏你还在这里轩眉努目自命不凡。这还是替你说得几句冠冕的话，至于你的用心，瞒得他人，却是瞒不得我。你又何尝是真个不满意这陆军，你在考试时候这番胡闹，自然别有作用，我知道你心

心念念牵挂着林家那个美人儿，巴不得插翅飞回去好同那人常常厮见，万一部里将你名字取列出来，一定耽搁在这京城不能如你所愿，这叫做儿女情长，遂弄得你英雄气短了哇。……”说毕，不由哈哈大笑，还只管挤眉弄眼，望着郝龙他们做手势。

赵珏被他这一番奚落，语语切中自己的病根，不由面红耳赤，恨不得跳起来将方钧痛打一顿才泄心头愤闷。想了一想，忍着气向方钧冷笑道：“适才你的议论，也不能便算你是冤枉了我，但是我原有我的打算。自古以来有多少才人，都因为这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往往耽误了美满姻缘，万一林家小姐赏识了我，比较这陆军总长赏识了我还荣幸得十倍。便依你说，我这人没有长进，没有志气，又不忠又不孝，然而我不过害了我自己一身，并不曾去殃民祸国，你休得像这样趾高气扬罢。你以为今日取了最优等第一，眨眨眼便是中尉的头衔，将来升官发财，这便是个牢不可拔的根基，你还在此做梦呢！目前的时势，既然投身政界，须下一番特别的功夫方才有济于事。你若问我什么叫做特别的功夫，那就须得我来指导你。第一件舌头是要伸长些；第二件手指是要磨光些。伸长舌头，准确舐上司之痈；磨光指甲，好去掇长官之臀。你若是有了这本领，还须加点很心辣手，到一处地方不是勒索军饷，便是劫掳民财，大约不到十年，包管你飞黄腾达，富有万金。那时候的方天乐，便不是今天在这洞天春吃酒的方天乐了。若说凭你这胸中学问，曾经在陆军学校里攻苦多年，如今考取的又是优等，以为定然博得政府青眼，一般会做到督军、师长。哼哼，不是我打断你的兴头，便是真个做梦，还怕没有这样好梦给你去做呢！这还是我从好一层设想。其实像我们国里这样闹来闹去，谈到内乱，内乱既不能平；讲到外侮，外侮又无从御。不晓得还能支

持到十年、八年，容我辈优游食息。一旦瓜分豆剖，惨祸临头，锦绣河山万劫不复，不肖的固沦为牛马，即号称贤智的亦一例沙虫，毕竟还不及我这不忠不孝的赵璧如，绿酒频斟，绮窗暂坐，闺里红颜之妇，堂前白发之亲，稍尽天伦，苟延残喘。……”赵珏说到这个分际儿，不禁有些鼻端出火，耳后生风，顿时举起大杯连连的又喝了三大杯酒。只恨手里没有宝剑，不能当筵起舞，一眼恰好瞧见席上有一柄刀叉，用手拿着，敲得杯盘叮叮当当价响，信口狂歌了几句："入世未销儿女气，谈天敢抱帝王思，阿谁一击当头棒，长夜漫漫复旦时。苦心倒拜斯宾塞，窜迹宁为玛志尼，他日支那铸铜像，西泠公子是吾师。”真是声裂金石，转将在座的几个人噤住了。刘镛听得高兴，还用手推着他逼着他再唱。

方钧还待再想出话来同他辨驳，这时候忽的打房间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慌慌张张的看见了方钧，忙近前一步说："少爷还不快点回公馆去！老爷病势沉重，怕那光景很是不妙。小的适才向姑太太那边给信，才知道少爷们在这里吃酒。”方钧听了吃了一吓，惊问道："老爷早间还是好端端的，如何会骤然病重？”那个家人垂手说道："老爷傍晚时候打从部里回来，便偕同新姨姨在房里坐着，家人们还听见老爷同姨太太谈笑的声音，不知怎生一会儿功夫，姨太太便招呼我们进房，已见老爷双睛反插，简直有些不省人事。适才已请了医生来诊过脉，据说老爷这病是肾绝，怕不能久延，已分付家人们预备后事。家人们委实不知道这肾绝是个什么症候，便该如此危急，最好少爷回去瞧一瞧便有主张了。”方钧不由叹了一口气，立起身来向赵珏他们说道："家父有病，兄弟暂且失陪。”说着，转身就走。刘镛一把扯着他袖子笑道："你不吃一碗饭回去？舅舅若是果然要

死，不见得你忙着回去他又重活转来。”（绝倒。）方钧急道：“你这是什么说话！我此刻方寸大乱，如何还吃得下饭。”刘镛笑道：“你虽然不肯吃饭，这酒菜的东道你还得说一句，应派叫谁会钞？”赵珏劈手将刘镛夺过一旁，笑道：“你同天乐缠障什么？我这里有钱，断然不须你费钞就是了。”郝龙也笑起来，说：“我今日原竭诚来替赵少爷解闷儿的，这钞让我会了罢。”刘镛笑道：“这才是道理呀，你不会钞，谁叫你赶着主人座位上去坐了呢。”

他们在这里谈笑，方钧早偕着那个家人飞也似的赶得回去。走进内室，却是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心里方才稍觉宁帖。揭起门帘，看见他姑母方氏同他新姨娘站在床侧，他的父亲倚靠在床栏干上，喉咙里痰涌的声音煞是利害。方氏见方钧进来，忙向他摇摇手，低低说道：“你也得着消息了，瞧你父亲这光景，还不至于有碍，你且不用着急，倒是去向外间照料家人他们将药煎好了，仔细送进来，看你父亲吃下去怎样。”方钧连连答应，兀自走出走进忙个不了。他父亲服药之后，神情渐渐转得过来，面色也就活动，只是不能讲话，若是需要什么物件，只同人做手势。

过了没有多一会，赵珏也走得来问病，方钧将他一直引入内室。方氏听见赵珏到了此处，忙忙的出了房门，含笑问着他们今晚在什么地方吃酒的，镛儿晓得他舅舅有病，如何不曾同你一路到此，转是你知道讲这些礼节。赵珏笑道：“大哥贪杯吃得十分大醉，天乐因为得着老伯有病消息，先行了一步，随后我们也就各散。大哥勉强出了酒馆的大门，已是醉倒在路上，行不走得，还是我同郝龙替他雇了一乘车子，送至我们公馆里，郝龙辞去，我一直等大哥好生睡下，方才偷个空闲儿到此走走。适

才小姐并着人传话出来，叮嘱我问伯母一句，今夜还是回去不回去？”方氏皱了皱眉头说道：“这看这厮一毫长进没有，分明不能叫他看见酒影子，遇着酒便是烂醉，同他父亲一样的脾气。好在他舅舅病势还不十分打紧，我们那里秀儿病了，镛儿醉了，叫我如何放心得下？停会子你随着我的轿子一同走罢，明天再赶来看视他舅舅不迟。”赵珏随即答应了，便坐在屋里同方钧闲话。

方氏重行转身入房，便将要回去过夜的意思告诉赛金，又叮嘱了赛金一番，叫他好生伏侍老爷，夜头早晚多预备点参汤，怕他一时气喘起来，有这参汤可以扶助元气。仆婢们不可偷懒，大家辛苦辛苦，老爷一经全愈，自然不亏负你们。赛金听方氏说一句，答应一句，猛然触起一件心事，忙含笑向方氏说道：“姑太太公馆里有事自然不便强留在此，至于分付一切的话理当遵示办理，不敢稍有怠慢。只是有一句话说出来，姑太太不用笑我。不瞒姑太太说，我这一颗胆比芥子还小，寻常听见猫叫，兀自吓得小鹿儿在心头撞个不住，如今将老爷瞧去，虽然不至别生枝节，但是瞧见他这怪样儿，有姑太太在这里，我两只手已是吓得冰冷，停会子夜色已深，我一个人独自伴着老爷煞是害怕。若讲到仆婢他们，外面看起来似乎都还坐在房间里，只要给你一个冷不防，他们还不是躲向别处去挺尸。便去呼唤他们，我是个新进门的姨娘，他们准是待理不理，难不成我还去同他们生气？论理呢，老爷是个天，我是个地，他不幸一旦得了这重病，也是情非得已，我不尽心去伏侍他，更有谁来伏侍？总不能因为我胆小，便该这般推三阻四。不过知道姑太太平素看待我简直同自家子女一般无二，所以斗胆在姑太太面前想要求一件事，可否分付大少爷在他父亲房间里多坐一会儿，

同我做个伙伴。老爷是大少爷的父亲，是我的丈夫，彼此的关切总该没有分别，大少爷又是个孝顺不过的人，一定可以允许的。”方氏听见赛金这一篇宛转的话，不禁被他说动了，刚要答应，一会儿又有些踌躇起来，只管沉吟不语。赛金已知其意，忙笑说道:“这话却是难说呢！外间那些糊涂的人，替人讲坏话的多，替人讲好话的少，未尝不以为我同大少爷，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坐在一处不很雅相，其实存这样心的人，我敢说他就不是好人。大凡一个人，只要心地无私，莫说是自家的大少爷，便是同个陌生的汉子在房间坐着，还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说到此又叶哧一笑，说道:“不是我敢说一句放肆的话，论起辈份来，我毕竟是他父亲的姨娘，便是我年纪还轻，比较大少爷也长得三岁五岁，承大少爷的情，平日之间，都是流水般的左一个姨娘，右一个姨娘，叫得异常亲热，他们又是读过书的学生，难不成对着我还安着别的邪心不成？即以我而论，当初不得已吃过这一碗把势饭，别人大都疑惑我定然举止轻浮，与大家闺女不同，殊不知我的母亲结识的都是些前清侍郎、尚书、监司开府，至于那位独占鳌头的状元，同我母亲有啮臂之好，这更是人人晓得的。据母亲亲自告诉我，我这个人还是那位状元的嫡种呢。如今该应同他父亲有这姻缘之分，一旦嫁了他，我生是方家的人，死是方家的鬼，我不替他父亲挣气，还须替我那死去的母亲挣气呢。入门为净，道不得个还做出歹事来给别人去嚼舌头？姑太太你老人家放一千二百个心，横竖大少爷既然在我这房间里，我又不能公然床上去安睡。清醒白醒的，又有许多仆婢坐在一处，料想不会累你姑太太悬心。”方氏笑道:“我又不曾说什么，谁还敢疑惑你那些闲话，你转成篇累套说出这一番大道理出来！（贼胆心虚，不得不先自掩饰。）我

真真佩服你这人的心眼儿，一点放松不去。这事等我来分付钧儿，料想他也没有一个不肯应承的。”于是，真个揭起门帘唤方钧近前，将适才赛金要他今夜做伴的话告诉了他。方钧见他父亲如此情形，本意放心不下，便是赛金没有这话，自家也没有安睡的道理。此时既然听见方氏分付，连忙答应了几个是，依然去陪赵珏谈心。约莫捱至二更时分，方氏坐轿转回自家公馆；赵珏也别方钧而去。

方钧重行蹭到他父亲房里望了望，见他父亲依然无恙，径自出了房门向厅上走去，添了两件衣服，防备夜间寒气。刚自在外不曾坐了一会，里边已流水价的传着姨太太的命，请大少爷进去。方钧吃了一吓，怕是父亲有什么变动，于是三脚两步飞也似的直望后跑。及至到了房里，只见赛金向他吟吟的笑个不住，提着那娇滴滴的喉咙说道：“你今晚是在外间吃的酒席，料想不会吃得过饱，如今已有了时候了，我替你预备下稀饭，还有几碟可口的小菜儿，你快去吃了罢。少年的人饿坏了身子，那个如何使得！”说着，就将方钧引至一所套房里。果然那套房里收拾得十分整洁，桌上点着透明的洋灯，一例的放着两双碗箸，方钧果然觉得腹中异常饥饿，见了稀饭坐上去便吃。赛金含笑也捱坐在旁边陪着他一齐吃，方钧倒也一毫不去介意，因为平时虽然不曾同他姨娘在一处吃过饭，此时事出仓猝，也不能顾这许多，自家只顾埋着头将一碗稀饭吃完，两边望了望似乎要去再添一碗，旁边便走过一个侍婢上前来接他手里的碗盏，赛金连忙将自家箸子放下，向那个侍婢眨了一眼，说道：“你们这些不干不净的手腕，快替我滚过去，让我亲自来伏侍大少爷不妨。”说话的时候，早将方钧手里的碗夺过来，向外间一张短桌上放的粥桶子里去盛粥。方钧十分过意不去，连忙站

起身来笑道："姨娘不用费心，我们在学校里吃饭，谁还不是自家去动手，姨娘还是将碗放在那里让我来罢，闪了姨娘的贵手，岂非罪过。"赛金此时已将粥碗端得过来，放在方钧面前，掩口笑道："一家子的人快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儿，你瞧不出我这人的古怪脾气呢，人越是同我亲亲热热的，我便最喜欢他；况且你又非比外人，适才你说的话我倒不很相信，一个学校里是叫人去当学生的，不是雇人去当仆役，为什么添饭还要自家动手？这不是折了学生的身分。"方钧笑道："姨娘毕竟又不懂得这道理了，大凡做了一个学生，第一要勤劳身体，偷不得一毫懒惰，这添饭一事并非贱役，叫我们亲自服务，不过要扫除当初那些推奴使婢的恶习，所以我在学校里反弄成一个习惯了，平日间遇着这些琐事，倒轻易不肯假手他人。"赛金笑道："原来如此。然而在我的意见，毕竟觉得这样不很舒服，老实说勤劳是你们的习惯，懒惰却是我们的习惯，还是各尽其道罢了。"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方钧也再不辩驳，只顾埋着头吃饭。赛金食量原小，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双眼盯住了方钧的粉脸，勉强又搭讪说道："今晚在外间吃几多酒的？看你腮颊儿两边都泛得红红的。"方钧答道："也不曾多吃着酒，只是我的酒量本窄，十杯下去固然脸红，即使一杯下去，那脸也要红起来，真是讨厌。"赛金笑道："你们年纪轻，酒能乱性，倒是不可多吃，至于红脸不红脸，那倒不关紧要。"刚说这话，方钧业已将碗放下，赛金笑道："再添些！"方钧连连摇头，赛金便一叠连声喊人去将自家亲用的那些盥盆手巾，一古拢儿捧过来给大少爷擦脸。方钧拦着说道："不用，不用！还是让我跑到自家书房里去盥洗罢！"说着，站起身子就要出去，早被赛金横身在面前拦着，放下一脸的娇嗔向方钧说："哎呀，我这些肮脏的东西，想是不配给你使

用，这时候夜色已深，天气又极寒冷，你忙着跑出跑进，万一冻坏了身子，叫我如何放心得下。便算你嫌我肮脏，也得将就些勉强一遭儿，犯不着这样绝人太甚。”方钧被他说着这些话，转觉得深抱不安，口内不住的连连陪着不是，再一看那几个仆妇，已将赛金的奁具一一都搬移过来，一只大银盆里已放满了水，方钧不得已只好胡乱弯腰洗了一把。赛金在旁又逼着他用胰皂擦了手，方钧只觉得脂香粉气充满鼻观。可笑方钧自从入世以来，还不曾领略过这绮罗风味，到了此际，也就不由神驰意荡，呆呆的站着不动，不知想到那里去了。赛金是个玲珑剔透的妇人，有什么瞧科不出！不由笑嘻嘻的拈了一柄小镜儿，向方钧面前照了一照，说道：“看你这般收拾齐整起来，越发标致了。”方钧被这话提醒，不免满脸通红，立时收敛神志。（人兽关头，只差一点，险哉！）将盥具一推，站得过去，假妆端起杯子来喝茶。

延捱了一会，其时已近三更时分，万籁俱寂，夜色沉沉，浣岳已略能安睡，赛金替他将被掩盖好了，方钧也向床边左近看视了一回。至于那些仆婢，见没有什么事做，大家都睡眼朦胧，还有倚在壁上鼾声如雷的。赛金向方钧微微撅嘴，笑道：“你看这些蠢材，到了这时候便渴睡不过，任是再有什么事他们都不知道理会。”说毕，又提起喉咙吆喝道：“你们若是支持不得，便都替我滚去睡罢！这也难怪你们，明天还要起早，各人有各人的职务呢。老爷若是喊人，有我在这里替你们答应便了。”那些仆婢巴不得有这一句话儿，旋即站起来，纷纷的都踅出房外。转是方钧吃了一吓，疾忙拦着说道：“自己家里使唤的人，姨娘何必同他们如此客气。平时又不去麻烦他们，不过因为老爷有病，便让他们多吃一夜辛苦也不妨事，依我的愚见，

还是不让他们去睡的好。”赛金听方钧忽然说出这番话来，似乎出自意外，不由回转秋波向他飞了一个眼色，笑道：“大少爷真是糊涂，多一副眼睛讨一分憎厌，况且他们便是勉强坐在这里，与老爷病体有何益处？你平素最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如何在这些上面转一点窍儿不识，不是辜负了我的心？……”说到此际，又故意的声音放得沉重些，似个无限委曲的模样。方钧没奈何，也只得任从他打发了仆婢一齐走得干净。

赛金方才面有喜色，悄移莲步，又走向套房里间向火盆里添了炭火，低声唤着方钧，道：“你快向这边来烤火，那房里冷清清的，坐在那里则甚？”接连唤了两遍，只不听见方钧答应，赛金更忍耐不住，竟走过来想去扯他。方钧业已怀着满腔愤气，只得随赛金走入套房，果然见那火盆里炭火甚炽，不免放下脸色问道：“这火盆该设在父亲房里，他是有病的人，得些和暖气儿方才舒服，我们却是用他不着。”赛金此时业已神魂驰荡，更无暇去察看方钧脸色，只随意笑答道：“你父亲已剩得一丝半气了，他那里还知道冷暖？我同你年纪相差不多，正该享些艳福。我就不信你年纪这般大，在别人家娶妻娶得早的，早就生了孩子了。我就不信你还是这般朦瞳，连别人待你的情义一概都猜测不来，不是冷透了人的心！”方钧越听越听不下去，刚待发作，又想父亲病重，在这三更半夜闹将起来，别人听着还不知道谁是谁非。他既然怪我朦瞳，我不如便朦瞳到底，给他一个不瞅不睬，看他还有什么法儿待我？拿定主意，便一敧身子坐向一张绣榻上。四面望了望，想取一本书卷消遣，却没处去寻，只有靠壁一张桌上，钟座旁侧搁了一本刘伯温的《烧饼歌》，便顺手捧在手里，只管低头装着看书，不去理会赛金。

原来这小赛金当初嫁给方浣岳时候，本非出自诚意，只因

为自己在这京城里混了几年，苦于色艺不高，生涯落寞，况且他真实岁数业已二十八岁，思量一年一年再延挨下去终非了局。难得忽然遇着这方浣岳同自家打得十分火热，又打听得他近年来在部里很积蓄了些财产，所以自从听见他夫人故后，便日夜闹着嫁给他，打算过门之后，像浣岳这样病鬼似的，只须拿出自家狐媚手段，也不消得几月工夫，定然会置他死地，那时候掳掇细软席卷而逃，向上海一带地方去另支门户。这是他起先打定的主意。及至嫁得过来，看见方钧一表人材，生得异常可爱。他们原是些迎新送旧的粉头，那里知道什么叫做名分？早又一心一意的牵挂在他身上。遇着便殷勤照拂，问暖嘘寒，比看待浣岳还加得十倍。方钧毕竟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做梦也想不到赛金心怀不轨，总还疑惑这姨娘为人和蔼，因此平时遇着在一处，都还亲亲热热的坐着，讲些闲话。便是浣岳看在眼里，也十分欢喜。自从娶了赛金之后，他也再不向外间游荡，每日打从部里办毕公事回家，便成日价的同赛金缠在一处。赛金心里虽然极不愿意，面子上又不好不去敷衍着他。浣岳思量得他欢心，少不得竭尽绵薄之力，向赛金追欢取乐。你们想，他是一个极虚极弱的身体，任是静静的保养还愁难享大年，那里禁得起这般戕贼。可巧这一天回来得早，在房里和赛金闲话一回，便又狂荡起来，将赛金扯入怀里，赛金趁势坐在他身上，正想温存，忽然听见浣岳大喊了一声，顿时直挫下地去，口眼歪斜，不省人事。赛金不慌不忙跳起身子，指着浣岳暗暗骂道：病鬼不知死活，我早知有今日了。叫你试试老娘手段哩！（此一段文字可为高年不慎罗列姬侍者戒。）心里虽然如此设想，至于面子上却少不得故作慌张之态，顿时将房门开放，亟命家人们分头去延请医生，又给信给方姑太太以及大少爷方

钧，整整闹了一晚。在赛金意思总疑惑浣岳可以立时身故，谁知他一灵不瞑，九死重回，将煎药吃得下去，转又清醒过来。自家心里老大不很愿意，却还喜得同姑太太说了几句，公然竟把一个大少爷留在房里同自己做伴，这是轻易不可多得的机会，如何肯将他轻轻放过？无奈百般的向他兜搭，只不见方钧凑拢前来，芳心里又恨又急。再仔细瞧着自鸣钟上的长针已交到丑正寅初，万一再耽搁下去，岂非负此良夜！可怜他这时候口干舌涩，喉咙里一点津液都没有了；两片腮颊烧得像胭脂一般，不但不觉得寒冷，身上转有些烦燥起来。轻轻的将外盖一件狐嵌的皮袄脱去，只穿着桃红洒花湖绉紧身小袄，虾青摹本小脚裤儿，长长的叹了一口怨气，向薰笼旁边一张睡椅上躺下，兀自将两瓣瘦削金莲跷向火炉架侧，复行故意垂下，朦胧两眼，似乎装着思量要睡的模样，其实还留着一丝微缝，从灯光底下偷瞧方钧的动静。

方钧此时见他这样妖淫，转引得自己羞惭满面，待要走过一旁不去理他，又怕他要赶来缠障。心里盘算着：你既会装睡，我如何不会装睡？像这般淫妇，须给他一个不闻不见，想他也不能奈何我。主意已定，于是将手里捧的一本书扑通掼落在地，随即将头伏在案上。谁知他辛苦已极，初意原想假作困倦，不料竟真个沉睡起来，鼾呼之声如雷而起。赛金重又等了一会，只不见他醒转，自家忙站起来，将几粒银牙咬得吱吱作响，指着方钧恨道：世界上不曾见有这种铁石心肠的人，难道像我这般人物，白白来俯就你，你还甘心拒绝不成？莫不是他人小胆虚，我虽有爱他的心，终不曾明白向他启口，他以为我是姨娘身分，不敢来亲近我亦未可知。罢罢，既然想遂我的心愿，便不能再顾廉耻，一发让我再去勾搭他一番。他也是知识初开的

少年，不愁他不入我圈套。想到此际，不由轻轻走至方钧身侧，伸出一只皓腕，搭伏肩头，低下头去紧紧的靠着方钧脸上揉擦了一会。方钧虽是睡着的人，毕竟心中有事容易惊醒，蓦见赛金对他如此做作，吓得跳起来惊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赛金笑道："你还问我做什么呢！我只埋怨你将人都想坏了，此处如何可以安睡！你若是真个有心，那边还有一张炕床，被褥都是预备现成的，我同你两人去睡不好？你放心，我断然不将这事告诉你的父亲同你姑母知道，只是你不可……"说时迟那时快，赛金只顾神迷意荡，喃喃的声气已有些若断若续，猛不防话还未完，只听见"劈拍"一声，左边腮颊上已中了一个巴掌。方钧虽是个文弱书生，究竟在陆军学校练习过体操的，手腕之间很有些膂力，这一下只打得赛金半边脸红肿起来，一道一道的青紫伤痕数去准准的确有五道。（读书至此，当浮一大白以赏之。）跳起身来指着骂道："你这贱人，平时我看父亲分上，尊敬你一声姨娘。你既经入了我父亲的门，便该划净邪心，操持家政，好好的伺候父亲眠食。如今我父亲不幸病在床上，你不去理会，转一心一意在此诓骗我，想败坏我的名节，可见你当时倚门卖俏的故态一概不曾销灭。你须知道我们当学生的，这品行两字最是要紧，如何肯出此狗彘之行。我不因为父亲有病，不禁气恼，看我有本领立刻将你扯到父亲面前，叫他知道不该娶你们这娼楼淫妇。自今以后，你若肯洗心革面力改前非，我也不来追究你，万一你淫心不死，再做出别的丑事来，哼哼！放着我方钧不死，总叫你这贱人认识我。"方钧骂了一顿，拽开大步，飞也似的跑入前进，依然回转他的书房和衣而睡。小赛金这时候脸上忽的着了这一巴掌，真是出自意外，顿时将一腔热腾腾的欲焰浇灭得非常干净，耳边也听见方钧贱人

长贱人短的痛骂，自家因为无穷冤愤堵塞咽喉，转一句回答不出，只呆呆的站在一旁，动也不动。一直等方钧走了，才挣出一句说：这是打那里说起，我不是活活的遇鬼么？任是你不肯从我，我也不犯着打巴掌的罪名。我将一片真心看待了你，不曾得你别的好处，这一巴掌难道就是你这很心的人酬报我的地方。"赛金想到此处，方才觉得一缕柔情异常酸楚，那扑簌簌的眼泪不由成大把的洒将出来。哭了一会，没精打采的不免独自睡向那一张炕床上去。辗转了两个更次，东方业已发白，清霜满天，晓鸦乱噪。外间那些仆妇业已陆续进房，赛金深恐别人瞧出他脸上伤痕，便推说身子不快，蒙头而卧，不肯下床。

方钧心里悬念他的父亲，早经起身进房来问候，见他父亲好好的安眠了一夜，虽然身子十分疲倦，却也勉强能讲得出话来，开口便问着赛金。方钧见赛金不在旁边，知道因为昨夜的事，自然负气不来见我，听见父亲询问，却也不便回答。这时候旁边却走过一个仆婢，回说："姨太太夜间辛苦，此时觉得身子不大爽快，暂且在套房里歇一歇，不能过来伺候老爷。"浣岳听见这话，转长长叹口气，望着方钧说道："你这姨娘身体单弱，禁不得一点事儿，他见我昨夜病势如此危急，不知道他心里怎样难受，不怪他今天便病倒了。但是家中没有一个正经主子料理琐务，怕各事都不妥贴。……"说到此，猛又想道："你的姑母呢？我昨日隐隐约约记得他在房里坐着的。"方钧便将姑母因为家里没人，特地赶回去过夜的话说了一遍。浣岳点头冷笑道："自从你母亲死后，好些人劝我不必再娶女人进门，好让我静静的养息身体，其实外人那里晓得这其中为难的情节呢？你瞧瞧我昨天一病，除得你的姨娘不离左右是真心伏侍我，（如此梦梦，可笑亦复可怜。）其余的仆婢固然是倚靠不住，即以

你这姑母而论，他眼见我一丝半气奄息在床，他还巴巴的赶回家去，可想他看我这性命仿佛鸿毛一般。死也好，活也好，一毫关切都没有。至于你呢，孝心是不错的，只是一个男孩子家，那里能照管得到琐屑去处？如今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可怕。在先若竟听信人言不将你这姨娘娶过来，岂非赶我向死路上走。”

浣岳说一句，又休息一会。因为话说得太多了，又有些喘急起来，双睛向上反插，吓得方钧扯着他父亲手大声呼唤，浣岳方才悠悠醒转。他们这一边闹着，赛金分明睡在套房里听得清清楚楚。他因为恼着方钧，死也不肯走过来探视。幸亏外边有人报说姑太太到了，方钧才将一颗心放下，含泪将他父亲适才情形告诉方氏。方氏将眉头皱了皱说:“这也没有别法，赶快着人去延请名医，我们在家里多预备些参汤，防着他一时脱陷要紧。”方氏坐了一会，问道：“姨太太呢，如何不看见他影子？”仆婢们笑道：“姨太太也病了，此刻还不曾起身梳洗。”方氏惊问道：“哎呀，他好端端如何会病起来？这还了得！家里已经病倒一个，不能再添上一个热闹了。”又回头向方钧问道：“我记得昨夜是你同你姨娘坐夜的，他得的是什么病，你应该明白。”方钧此时想了想，不忍心坏了赛金廉耻，遂不曾将昨夜的事提起一字，（此是方钧好处，其处心忠厚，自不可及。）只说道：“侄儿同姨娘坐到三更以后，侄儿因为困倦不过，便别了姨娘向书房里去宿歇，委实不知他得的什么症候。我此时且出去分付他们延请医士，姑母不妨看望看望姨娘。”说着，自家趁势便走出房门。

方氏不知就里，只得缓缓站起身来踱到套房里面，果然看见赛金睡在被里，也猜不出曾否睡熟，不免伸手过去使劲的在

他身上摇了摇，低低唤道："姨娘醒来，你觉得身子怎样？告诉我，等医生来时好一齐替你料理料理。"赛金假装惊醒，从被里将头伸出一半，答道："想是受了点寒凉，浑身酸痛得紧，怕一时还不能起来。姑太太，让我多睡一会便好了，也不必大惊小怪去告诉医生，我是最怕喝那苦水。"方氏听他的话也说得有理，便不去勉强他起身，只向他额边按了按，却是冰凉的，并不曾发热。（当代答曰：额角上虽然不热，嘴巴上却是滚热。）心中暗暗纳罕，只得重行转到浣岳这一边来。一直等到午后，方钧陪了医生入内诊视，开了药剂，命仆人出去配药。药煎好了，浣岳服得下去，顿时又好了许多，方钧方才放心。

约莫有黄昏时候，浣岳又问了好几遍赛金。赛金也因为挨饿不过，只得含羞带恨的下床，略略梳洗一番。先命仆婢将饭菜送进套房吃了一顿，再用镜子将脸上照了照，红晕渐褪，方才踏踏的走入浣岳房里。浣岳看见他如获至宝，将他唤至床前，喘着问他这时候病好了不曾？赛金含笑摇摇头说："此时业已好了，不须你记挂着。"浣岳方才欢喜。

话休絮烦，如是迁延下去，浣岳虽不曾大有起色，瞧他光景，大约于生命还不至有碍，每日用补品调养着，只是急切不能到部里去办事，接连请了好几次病假。外间遂有人觊觎他这位置，在陆军总长面前托人运动，说方浣岳溺情声色，放弃职务，立时将他这差委撤换了，另易别人。方浣岳得了这个消息，不无又添了一重气恼，每日只是唉声叹气，有时候发动肝气，常常打骂童仆。赛金便趁这机会，百般的在浣岳面前媒孽方钧的短处。

且说方钧自从拒绝赛金之后，明知这家庭仇隙日积日深，有一天赵珏要遄回故里，特地向方钧这里辞行，方钧很觉得有

些依依不舍，便约定了他第二天在自己家里晚宴，赵珏欣然答应。方氏其时知道赵珏归心甚急，不能挽留，只是他女儿秀珊的姻事，在他意思便想趁赵珏在京里的当儿同他讲明白了，特地同方钧商议，并请他做个媒。方钧心里明知道赵珏一心一意想娶林家赛姑，不见得肯答应这边姻事，然而当面又不好驳回他姑母，只得勉强应允。这一晚方钧便命厨房里预备了一桌酒席，也不曾另请外客，只同赵珏对酌。赵珏此番因为遂了他的归志，十分高兴，饮酒时候谈笑自若。惟有方钧毫无兴致，端着酒杯子只是长吁短叹。赵珏忍不住笑问道："天乐，天乐，你的功名业已到手，此后少不得便要飞黄腾达，如何装出这矫情模样，有喜而忧，这是什么缘故？"方钧叹道："大哥这话未免以小人看待我方天乐了。傥来富贵，何足为荣？况且此后便是编入军营，像我们这样介介自持的脾气，还怕要所如辄阻。至于兄弟不乐的缘故，决非为此。一则我弟兄们相聚多年，如今两地分飞，会唔还不知何日。二则家庭多故，凡百难言。老父疾病淹缠，自从撤差之后，入不敷出，家计日近萧条，姨娘不贤，时常在老父面前媒孽小弟短处，日来老父只须看见小弟，只有呵斥而无爱怜。论理呢，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但是从此延捱下去，总免不得骨肉参商，祸生不测。小弟思来想去，转没有两全的主意。"赵珏听到此处，也不禁替他扼腕半晌，说道："横竖你不久便要派遣到各营里见习，你那姨娘任是不喜欢你，一经离了眼前，难道他还赶着你淘气？若讲到伯父听信谗言，处处都觉得你的不是，你也有舌头呢！不会将你姨娘的阴谋诡计，一一替他告诉老伯，任老伯糊涂，总还该明白过来。你切莫要学那晋国太子申生，说是'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的那几句话。可就是冤屈死了，也没有人怜恤

你。

方钧摇首说道："家父的性情与别人又是不同，他此时溺爱这位姨娘，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得，我这不肖儿子的说话，他如何肯信？至于你说的随营见习，原可以图得目前清净，但是小弟的远虑还不在此。如今小弟是孤身一人尚未授室，这般打算还可以使得，万一将来娶亲之后，少不得还要同这位姨娘在一处过活，他若是以怨及怨，将来这姑媳之间，定不免朝夕诟谇。大丈夫不能自立，致使闺中弱质为我受这般闲气，我有何颜立于世界。我如今却有我的打算，大哥近来不是听见都城里纷纷传说，同盟各国邀约我们政府里出兵参预欧战，小弟遂从实地调查，知道将来这件事准要达到目的。因为大哥是自家姻戚，我先告诉你一句，到那时候我定然投笔从戎，只身万里。托庇大哥洪福，若能立功凯旋，既可以慰亲心，又可以雪国耻，庶不负我们军人天职。如其不幸，效死疆场，宁为鬼雄，不为孽子。那时候令妹婉如任从改嫁，勿为小弟误彼终身。……"方钧说到此处，也就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赵珏笑道："你这又何苦来呢！兵凶战危，那些手握军符的伟大人物，遇着国里的些小争竞，他们会一般的兴高采烈，必须主战到底，遇着别人从中调和，莫不怒(努)目相向，死也不肯答应。及至叫他们参预外国战事，大家转有些迟迟疑疑的不肯前进，这分明是他们眼光看得远，脚步站得牢，既然做了一个军人，大约先要有这样的见识，方才可以趋吉避凶，舍危就泰。我倒不料你这草茅新进，竟是初生犊儿不怕老虎，公然要想参预欧战起来，岂非有些不度德，不量力。况讲到同人家打仗，也要瞧瞧在什么时会。当初有个专制君主，我们打败了，他要定我们的罪；我们打胜了，他要赏我们的功。因为有这种极大的

关系，大家少不得拚命去干，死了也博得个封妻荫子，不死就可以拜爵封侯。如今君主也没了，提起来都说是民国，难道这些大名鼎鼎的伟人，还肯低首下心，向那些老百姓们去讨好不成？转不如关起大门来，在家里闹一闹还可以。”方钧知道赵珏满肚皮的牢骚又要在这饮酒时候发泄了，又深恐他再说出不尴不尬的话来触犯时忌，京城里耳目甚多，比不得在外边各省，连忙用手掩着赵珏的嘴笑道：“你可不许再胡说了，我们还是吃酒罢。”赵珏冷笑道：“谁还说是不吃酒呢！我若不是尽灌几杯酒下去，清醒白醒的，我有这大肚皮来装这许多气？”

方钧笑道：“你的议论说的何尝不是，只不过有些不近情理。我说个比喻给你听听，譬如毒蛇螫手，千金之子望而却走，不敢轻犯其难，因为他有千金的身家，犯不着去同毒蛇博个你死我活。乞丐则不然，他没有顾虑，没有希望，擒而杀之，毒蛇遂不能为害。小弟如今便同那个乞丐一般，人不肯干的小弟却敢去干。且不讲别的，即以你大哥而论，你心心念念都还放不下那个林家小姐，不是小弟敢奚落你，陆军部里应试尚且不惜捐弃微名，若再提到跋涉山川身入战地，那更是没有的事了。我同大哥处的境遇，所以不可一概而论。如今却提起一件事来，不如趁这时候明白同大哥讲了罢。这叫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至于大哥答应不答应，这却不关小弟的事。”赵珏笑道：“又是什么事，你要说就快说了罢。像这样吞吞吐吐的则甚？”方钧笑道：“家姑母初见大哥的时候便很有些垂爱，后来愈觉得大哥一表非俗，满意想附为婚姻，前天将小弟唤去便为此事，命我告诉大哥一句。我却知道大哥是曾经沧海，论表姊丰姿，那里及得大哥的意中人物？今日同大哥讲过了，大哥还是想个法子，怎生向家姑母那边辞谢。”赵珏叹道：“方太太看待

我的殷勤，真是俨同骨肉，便是令表姊亦复温存体贴，使我虽在异乡而无思家之念，皆出自他们母女两人的厚惠，我暗中未尝不猜测方太太意思，不惜以爱女下嫁，此时一旦回绝了他们，未免觉得过于寡情。最好你就说我因为没有母亲的分付，不敢擅自答应。一俟此番回里之后，当将盛意禀承堂上，然后再向令姑母那里求婚。如此说得婉转些，等到我将林小姐聘定下来之后，此事自然作罢了。”方钧笑道：“你的主意何尝不是，只是白白的叫家姑母他们指望，未免于情理上讲不过去，如今却没有别法，只好照这样回覆他们便了。”赵珏又笑道：“论你的那位令表姊虽然及不得林家小姐的容貌，然而风致楚楚，也是个绝好的女子，当日你倒不曾提这一门亲事。”方钧只是含笑不语，赵珏也不便再望下追问。彼此吃了好一会酒，又谈了些时事，自此赵珏遂别了方钧，遄返福建。

此次却坐京汉火车，由汉口改乘江轮抵沪，由沪出海，一路上却喜安然无恙。方钧等赵珏走后，遂将他回覆姻事的话，一一告诉方氏，方氏也深以为然，遂在京城里静待赵家的消息。不到半月，方钧已派入陆营见习，果然离了赛金，耳根觉得清静些。本意等待见习三个月之后，一俟中国加入欧洲战团，他好出洋在那枪林弹雨之中增长一番阅历。无如政府虽有这意思，一共还不曾实行。方钧在营里也没有什么事做，镇日价闷闷不乐。这一天他们这营里忽然接到一封紧急公文，命他立刻开差向南边进发，夺取南军占领的长沙一带地方。其时方钧已升为营长，手底下却也有四五百名健儿，当即随营出发。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方浣岳之为人，可谓轻重倒置者矣。薄骨肉之亲，而厚羽

毛之爱，至病其身而不惜，殒其命而不恤。卒之老夫少妻，我纵爱之如珍宝，彼且视我为赘瘤。幸家有贤郎，不为妖狐所惑，否则聚麀之诮，必且难免。读书至此，可为彼据高位而置群姬者戒，又不独广田自荒，丑声四播为可耻也。或谓赛金一倡妓耳，阅人多矣，何独见一方钧而为之颠倒若此？不知时势有不同也。自嫁浣岳以来，床笫之狎亵，必不能惬其所好，此可断言者也，干柴近烈火而燃，久旷有思淫之心，宜其神魂失守，舌燥唇枯，而使人不忍卒读也。掌颊一声，可谓当头棒喝，方钧煞是可儿。
赵珏论陆军一段，可谓竭情尽致，如卦枝儿声声打入人心坎里矣。起视吾国，果若赵珏之所论乎，抑赵珏言过其实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已耳。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秀珊小姐之婚姻可谓反覆沉吟矣。始言之于方钧而不得其当，继言之于赵珏而又不得其当，特未知将来一身究将谁属也？虽然观于后文，始觉其结构之奇。 (原评)

方浣岳所论自由结婚可谓奇谬已极，然自主张极端革新主义者闻之，必且奉为至理名言。吾故云：可惜方浣岳上了几岁年纪，不然倒也算得是个新青年。
赵珏一番议论，伤时之泪，忧国之心，一齐涌现。作者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不可徒以小说家言目之也。
赵珏下第，而秀珊自清早起便有些不爽快，此非身上不快，实是心中不快耳。写秀珊用情之深，当于无字处求之。
赛金引诱方钧一段，真是现淫妇身，说淫妇法，总之老年娶妾，本是自讨苦吃。孟宗儒之于春莺，方浣岳之于赛金，俱足为一般社会当头棒喝。 (独鹤评)

第　十　回

避兵祸挈眷走羊城　　奋战功只身入虎穴

且说那时候南方一带，很有好几处省分因为不满意政府举动，时时想和北方反对，内中便有许多伟大人物树着护法靖国的旗帜，宣告独立起来。北方政府少不得便一力主战，派遣军队纷纷南下。其时方钧本隶属一个团长部下，团长随即将几位营长传至面前，将政府不得已主战的苦衷明白宣布，并叮嘱那几位营长从速回去，将所有军用器械查点齐备，一经有了行军日期，当即乘坐津浦火车同时出发。（按切时事均属似是而非，读者慎勿一一必求吻合，苟求一一吻合，则是信史而非稗史矣。）那几位营长唯唯答应，更没有别话可说。惟有方钧蓦的抢近了一步，慨然说道："营官愚昧，久已有一件事想禀陈团长：须得大加整顿，因为营长莅差的当儿，便将本营兵士数目查点了一番，觉得其中虚数甚多，其时营官便想招人补充满额，又因不曾与团长申明，不敢擅自做主。如今是出发在即，国家养兵的粮饷，开支一份理宜得一份实用，似此迁延下去，名虽一营实只半营，万一同人家打起仗来，如何可以杀敌致果？营官的功名性命原不足惜，倘若因此遗误了政府军机，谁尸其咎？据营官的愚见，可否趁这时候尚未到出发日期，便赶紧回营招一二百人补足额数，庶几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还乞团长示下，以便遵行。"方钧说完这话，不打紧早将那几位营长引得在旁吃吃发笑，便

是那团长也被他吃了一吓，暗想：这个姓方的如何怎样糊涂？他竟公然会提议到这些上面。至于他的话却又是侃侃正论，又不能拿话去驳回他，只得正色说道："贵营长所论极是，但是我们这营里所有军士的额数，从来不曾缺陷，便是偶然因有他故缺少几名，也断不至如贵营长所说之多。贵营长既然有见及此，想亦断非捏造，此必是前充营长的所为非法。如今也不必计较了，贵营长回营之后，理宜招人补足该额，重行编造花名缴存敝处。"说着，又转头向那几个营长问道："尔等营里可否有这样弊端，不妨认真去查访查访，像方营长我就喜欢他实心任事，诸君都要引以为鉴。"那几个营长一例回道："方营长是新近接事，团长明见，难保前充营长的不在这里面舞弊，至于营官们却是实支实销，人数足额。团长不信，不妨明查暗访，如有半个字虚谎，甘罪无辞。"团长哈哈大笑道："可又来！不瞒诸位说，兄弟当初在大清国充当军官时候，就认真办事，不敢欺君；如今是改为中华民国了，兄弟还是认真办事，不敢欺民。在别的带兵官儿，或者有那不肖的不把军士名额补足，以便在这中间克扣粮饷，为中饱之计。兄弟却是一清如水，不但军士额数不肯去舞弊，便是那战马的口粮，也从不曾有丝毫侵蚀。咳，全国军队若都能像我兄弟同贵营长诸君这样秉公办理，莫说区区南军不难一鼓荡平，即使挞欧美而跨东瀛，亦何难攻必胜而战必克。"说罢，又哈哈大笑了两声，然后向方钧他们拱一拱手，各自分散。

方钧蒙团长这一番奖励话，心里非常高兴，返入自己营里，真个发出一道榜文招人充当军士。风声传布，京畿一带地方很有些游手好闲的百姓，都纷纷来营报名听候考验。有一天，方钧坐在帐下暗暗好笑，自念本意想要出洋参预欧战，稍尽我

这国民义务，不料这种目的并未达到，转是自家同胞同自家同胞杀起来，万一被赵璧如知道，又该要讥消我是同室操戈，胜亦不足为武了。但是当军人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的位分又小，像这样偌大举动又没有我置喙的地步，只好等到南边再察看形势。如果有人再出来向两边调和，彼此稍稍让步，或者一样不劳对垒便可罢兵，算是国家洪福；倘若必不得已竟至交绥，那就也顾不得许多了。

方钧刚在里边沉吟不语，帐下早走上两名队长，手里捧着两本名册，口称：这几日所招军士已近三百多名，便请营长升帐察看，该留的留，不该留的便放他们走罢，省得在此耽搁。方钧略点了点头，更不怠慢，旋即踱出外间。那两名队长向营外招呼了一声，只见纷纷拥拥走进许多人来。方钧命他们一齐站立在右首，亲自按着名册一个一个的喊至面前，合用的看一遍，便招呼他们向左首站着，不合用的随时命军士们押着出营遣散。约莫点了有一百多名，忽然点到一个名字正是郝龙，方钧仔细一望，暗喜这人竟肯来当兵，真能资我臂助。因为郝龙的身段雄壮，虽是一个蠢人，心地却还异常忠实，定然可以任怨任劳。方钧忙笑着问了声："郝龙，你如何也想到我这营里？"郝龙忙垂手答应，说："小人在工厂里虽然有点出息，将来终没有个出头日子，近来听见营长在这里招人，所以特赶着过来伺候的。"方钧笑说："这样很好。"说完这话，郝龙也就站向左边去了。方钧随即又按着名字检阅了好几十人，兀的从这个当儿，猛然看见一个名字是刘长胜，才喊了一声，那人已如飞跑至座前，向方钧拱了拱手。方钧不看则已，一经看在眼里，不由吃了一吓，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表兄刘镛。暗想：这厮如何会跑到这里来同我厮缠？他这呆头呆脑的也不是当军士的

材料。想到此处，便将他的名字上用笔打了一个角儿。这是方钧点名的暗号，凡遇着不能收录的，这人名字上都用朱笔打上一角，旁边军士便上前催着刘镛出去。刘镛见方钧不肯收他当兵，不由勃然大怒，直喊起来说："方钧！你如今不过当了一个小小营长，便连自家亲戚都不认识了，若是叫你做到督军，岂非连祖宗……"军士们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见他出言无状，公然喊着营长名字，大家都不服气，一拥上前，也不容他将话说完，连推带搡将刘镛踉踉跄跄的赶出营外。刘镛咬牙切齿，一路上骂声不绝，气得转回公馆。方钧当时也只好装着不曾听见，置之不理，依然将名册点完。约莫已是一营人数，分派了两名连长，八名队长，将他们带得下去，赶紧操演，一俟军衣购齐，再行发给他们，好编入队伍。

方钧当晚忙换了便服，也不曾带人，独行踽踽，径向他姑母公馆里走来，意思想询问刘镛当兵的缘故。走近大门，仆人见是方钧，忙起身招呼，又因为他是常常来惯的，便让他独自进去。方钧匆匆的跨入大厅。其时天甫昏黑，厅上尚不曾点着灯火，蓦觉得左厢里飞出一条大汉影子，飕的就向方钧脑后一拳。方钧知道不妙，更不避让，转跳向前去有好几尺远，那人方才打了个落空，趁势又飞起右腿，从方钧下三部直扫过来，方钧大声喝道："镛哥有话好说，不可动手动脚。"一面说，一面又闪避过去。便在这一声吆喝里面，已惊动门房里的家人，慌忙提着灯赶进来。方氏正同秀珊小姐坐在内室闲话，也听见外间厮打，母女两人吓得战兢兢的携手而出，有两个女仆也一齐跟出来。家人们已将刘镛死命抱住，刘镛那里肯依？他自幼时也曾跟随着他父亲习学过武艺，加着他浑身蛮力，寻常人也轻易近他不得。幸喜方钧身段积伶，不曾吃他老大的亏，算是造

化。刘镛还想将家人们打开，要同方钧拚命。方氏不知就里，一眼看见刘镛闹到这步田地，忙放下脸色，上前去要打刘镛，口里骂道："你这畜生莫不是又发疯了，好端端的为甚同表弟打起来？"刘镛见是母亲，方才不敢开口，只鼓着腮颊站在旁边生气。

方钧略略定了喘息，指着刘镛笑道："大哥不是兄弟敢说你这人真是糊涂，你心里便是想做一件事，也该预先同我斟酌斟酌，怎么冒冒失失便跑向营里去应募起来。况且姑夫在日，当初也是个武职大员，论大哥这身分也须得从学校里操练一番，博一个好好的出身，这兵士也不是你去干得的。你叫我将你收录下来，随后究竟如何看待你，你不是使我为难？当着众人面前，我又不好同你明讲这话，此刻特地跑得来向姑母处赔罪，不料你又给我一个冷不防，拳脚交下，不是兄弟避让得快，这性命岂不要送在你的手里？"方氏听着方钧说出这一番话，方才明白这其中情节，不由又气又笑说道："原来镛儿今天已向营里去走过一趟了，这畜生简直瞒得我一个文风不透，俗语说得好：'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看这畜生越发要走入下流，这军营里有什么顽意儿，你巴巴的跑去胡闹？你表弟不肯收留你，我狠感激他，你转要同他去殴打，这是什么道理？"刘镛撅着嘴说道："有什么道理呢！我不过因为往常听见别人讲起打仗来，非常热闹，只可惜我不曾亲眼看见过，魂儿梦里都放不下这打仗的热闹。我新近打听得方钧不日就要往南边去开战，我的意思想瞒着母亲同妹妹溜到打仗的地方要要去。叵耐方钧他不肯携带我，又分付人将我赶得出营。他既不认我这表哥哥，他此时又跑来做甚，我不打他打谁？"方氏笑道："好呀，幸亏你不曾真个在营里当兵，万一当起兵来，这殴打营长的罪名看你怎生逃

脱得过？"秀珊小姐也笑道："我知道哥哥的用意，他深恐表弟不知道他的本领，所以同表弟厮打起来，试验试验他有这当兵的本领没有？只是太卤莽了些，不该冷不防的给苦给营长吃。"方钧笑道："就是你想同我一齐到南边去走走也不妨事，等我替你想个法子，好在我营里尚须寻觅一名书记，大哥便充当了这一席，总被兵士们位置好看些。但是还须得请姑母的示下，可否放心大哥同我一路走，兵凶战危，这也不是当要的事。"方氏道："镛儿同你一路走，我还有什么不能放心？况且这畜生终日坐在家里，兀自寻着事同人淘气，我倒愿意放他出门去阅历阅历。等候侄儿打了胜仗奏凯而回，倘能在请奖名册子上替你表兄填一个名儿，大小博取一点功名，也不枉他父亲生他一场，九泉之下，听着想还欢喜。"方钧望着刘镛笑道："姑母适才的话你可曾听得明白？你若是便肯俯就书记这一席，我明天便差军士们过来奉请。"刘镛此时听见方钧肯带他同走，他心里方才欢喜，只是嘻嘻的笑。见方钧问他这话，他想了半会，重行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我生平不会写字，你也不用笑我，你是知道的，我两膀的力气只懂得拿枪，却不懂得拿笔，"方钧笑道："你又来固执了！目前的时势，谁还当真有这本领才可以做这件事吗？只要有情面，尽管去拿钱吃饭。我给这书记名目给你，断然不用你去拿笔写字，我那里写字的尽有别人。"刘镛笑道："这还可以使得。你在先若是早早告诉我，省得我适才同你拚命。"说罢，众人都笑了。方氏当晚便留方钧吃了晚膳，然后回营。过了一天，方钧果然将刘镛请入营里。又因为郝龙前此曾在蛇尾港共过患难的，登时派他做了队长。部署已毕，然后将全营名册缴至团长面前，团长也自笑了一笑。背地里却还骂着方钧少不更事。（免不得有此一骂。）这且按下缓表。

且说赵珏打从京城里回去，心里十分快乐，真是归心似箭，巴不得立刻到家，好设着法儿同赛姑会面。这一天船刚抵着闽江江岸，好在自己无多行李，只雇了一个脚夫挑着，自己拾了皮包，飞也似的赶得进城。谁知离着城门还有一箭多路，沿着路旁的军队却密麻的相似排列着，凡是出入的人，那些军队都要细细收检。一见了赵珏这样文明装束，格外留意，将行李一一打开，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一会。又问他皮包里藏着什么？赵珏赌气将皮包向地下一掼，那些军队见没有违禁物件，才放赵珏过去。赵珏在京里的时候，本已听见福建督军黎又齐因为防御粤军来攻省城，各处非常戒严，又常常有急电到政府里请兵救援，当时还疑惑是别人传闻失实，今日见此情形，方才知道本省兵事十分危急。及至进城之后，是凡有交通利便的地方，都有军士们荷枪鹄立，只吓得那些居民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像是大祸近在眉睫一般。所有热闹街市的店铺都是零零落落的半掩着铺门，尽有因为货物无多全行关闭的，赵珏瞧这气象非常惨淡，心中也觉得老大吃惊。替自己挑行李的那个脚夫嘴里咕噜着说道："你少爷还不曾看见那些大街小巷呢！有钱的人家有一大半纷纷迁避到别处了。从九月里就闹着要同南军开仗，统共闹到今日，也不曾见有一个南边军队影子，白白的累着百姓们害怕，这又何苦来呢？说也好笑，只许做官的像这样大惊小怪，目下因为搬家的太多，督军又发出告示，一概不准人家箱笼出城了。不瞒少爷说，在这一月前，我们倒还捞得好些钱文，如今连这指望都是没有，将来还不晓得弄到什么地步呢！"赵珏也不再同他讲话，急急奔入家门，见门房里仆役只剩一人，上前伺候，问其缘故，皆因外间兵信不佳，是在人家充当厮役的多半请假回去。

赵珏分付将脚夫开发走了，匆匆向内室走去，早有一个侍婢看见赵珏，忙喊起来说："太太休得烦恼，大少爷如今是回家了。"只听见他母亲湛氏在房里有气无力的答道："你们休得又来哄我，年残岁底，他还赶回来做甚？"赵珏听见母亲声音，觉得心里有些酸痛，忙跨入房门喊了一声母亲说："儿子真个回来了。母亲在家这一向身体想还康好？"湛氏果然见是赵珏，不由悲喜交集，一把扯着他的手，含泪说道："上次接得你的家信，你并不曾说明回来的日期，如今转出我意料之外。哎呀！你这一次出门将我心胆都吓碎了。起初是听见你们在海面上遇险，几乎将性命送掉，目下又闹得兵乱荒荒。我想我们这省城里尚且如此交通断绝，怕北京到这里路途遥远，一定不便行走，不料你居然能转回来，大家相见一面，真是神佛庇佑，你一路上不曾遇见战事么？"赵珏笑道："母亲放心，外间并不曾有什么战事，只不过本省转闹得利害些。只是儿子此番白白辛苦一趟，不能博取得功名到手叫母亲欢喜，心下甚是惭愧。"湛氏连连摇手道："这种世界什么功名不功名，我一概都不把来放在心上。况且你们是陆军学生，他就是给你功名，还一定要你们出去替他打仗，那还了得？我早知道南边同北边闹出这种意见，不能让我们享一享太平之福，我死也不放你去学陆军。我方在家里后悔，后来得着你不曾取列名字的信，才将一颗心儿放下，你还惭愧什么呢？我又看见你信上说是方家那位少爷是取上了，不知他可还出来打仗？"赵珏笑道："既然入了营里，没有个不打仗的道理。方钧他是不怕，他还想出洋去同外国参战呢！"湛氏惊道："一个文弱的书生怎么想要同外国打起仗来？怕不是同自已性命做对。好儿子，你不知道我们这福建省里也是要大劫临头了。最可恨的这福建本在南方，偏生遇着这

黎督军又是北派，他成日成夜的预备同南边的军队开战。他们开战是小事，任是谁胜谁负，总丢不了他们的功名富贵，只是苦了我们这一班百姓了哇。（沉痛之言。）米粮是因此陡贵，经济是因此恐慌，大家镇日愁眉泪眼，不知道怎生避这乱子才好。果然真个开起战来倒也罢了，光是老远像这样风声鹤唳，弄得人惊惊惶惶的，其实一共也不曾听见他们放过一个炮火。像这样迁延下去，万一闹个一年半载，我们这些人还想有命吗？你这会既然到家，倒是打点主意，究竟怎生个办法？你此番进城时候，难道不看见大家小户都搬得七零八落的么？"赵珏耳边虽然听着他母亲絮絮叨叨的讲话，却不曾过于理会，转拿眼四面望了望，说道："瑜妹妹呢？我回家有好半会了，如何不曾见他影子？想是在学校里未曾下课。"湛氏冷笑道："你还提什么学校不学校呢！自从兵信紧急之后，所有地方上一切财政都被督军署里搜括殆尽，通通拿去供应兵祖宗、兵太爷，便是各行政衙署也都停止办公，减发薪水。至于学校里的经费，更是丝毫无着。别的学校我还不甚清楚，若讲到你那妹妹的含芳学校，虽说是欧阳校长自家出资创办，毕竟按月总还倚赖官中资助，你想如今既然闹到这步田地，那校长如何支持得住？却好本来离放年假不远，他便提早几星期草草考验了他们一次，便行解散。照这样光景，便是过了新年还不知道有开校指望没有呢？"

赵珏听到此处，不由笑起来说道："妹妹既然不曾上课，我猜准他这一会子，定然又是同林家小姐不知跑向那里去戏耍去了。他们非常要好，既已放假，焉有不互相聚在一处的道理。"湛氏将眉头皱了皱说道："你还提林家小姐呢！他家在这半月头里因为外间风声不好，早已全家到广东去。"赵珏蓦然的听见这句刺耳的话，顿时惊得呆了，不由的咬牙切齿。暗想：这全

是这可恨的黎督军闹出这样乱子，硬生生的将我这意中美人逼得向远方避难。依赵珏此时心理，便恨不得和黎督军拚命，方才消释得心中无穷怨愤。湛氏却猜不出他心里思索什么，重行接着叹道："人家因乱出去避兵，这也出于不得而已，我就不知道你那妹妹同林家这小姐，前生前世究竟怎生结下这种相亲相爱的缘法，他们两人自从听见有了离别日期，会着面都是哀哀切切的悲哭，真个将旁人看得都心酸泪落。我有时劝慰他们，也不肯相信，如今你那妹子是病在床上呢。（春云渐展，情事宛然。）咳，外间是乱成那样，家里是病成这样，委实弄得我心绪如麻。我要替他请医生来诊治，他又死命的同我违拗不肯服药，我也被他缠得没法，只好听天由命，死活且自随他去了。"说到此，不禁提起袖子揩拭眼泪。赵珏叹道："妹妹同林小姐朝夕在一个学校里读书，自然是如影星形，再加着彼此性情相投，生生的将他们拆散开来，也难怪妹妹伤离感别，以至为他成病。"湛氏冷笑道："林小姐早经退学了。（上文情事便借湛氏口中补出，至其中帷灯匣剑又隐隐露其端倪。）说也奇怪，自从你动身以后，中秋那一晚林小姐因为在我家吃酒，吃得大醉，后来便不曾回去，同瑜儿勉强睡了一夜，以后他们小姊妹们便格外亲热，隔不了三日五日，不是瑜儿到他府上去饮膳，便是林小姐到我们家里来，一样要谈笑到二三更天气方才回家。这也罢了，只是他们姊妹俩过于亲热狠了，一班同学的女孩子妒忌他们也是有的，竟有人在校长面前进林小姐的谗言，校长（等）听信了一面之词，在上月里便开除了林小姐名字，逼着他退学。我背地里也曾问过瑜儿，那些女孩子究竟编派林小姐是些什么话？瑜儿又死也不肯告诉我。（这事如何能告诉老母，一笑。）林小姐虽然退学，依然还是同瑜儿往来。瑜儿

平日间却也是十分欢天喜地的，下课之后，都要常常去访他，一日不看见林小姐，兀自闷闷不乐。如此一天一天下去，不料平白地我们省里闹出兵信，林小姐的父亲不知为甚的挈着家眷，赶着向广东去了，瑜儿就此得了病症。我还笑着向瑜儿劝说：'这林小姐将来就必得嫁给你哥哥，你们姑嫂们方可以常常厮守在一处，万一他府上竟不允许我家这头姻事，你们将来都是要出阁的，难道还舍不得分手，这不是用情太过，转苦了自己身子吗？'可恼瑜儿他也不理会我的话，一经我提到林家小姐，他早又哭起来了。我千不恨万不恨，只是恨你这畜生，当初若不是你叫你妹子去联络他，他们何由会在一处求学？如今将这实心孩子弄得死又不死，活又不活，叫我怎生说法。"赵珏急道："这又怪孩儿则甚？瑜妹妹舍不得他走，难道我心里还舍得他走不成？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分儿，如何便会猜到今日外间闹出这样乱子。母亲也不须着急，等我去会一会妹妹，我还有话要向他询问呢！"

说着，母子二人便都向赵瑜房里走来。赵珏才一进房，只见锦帐四垂，炉烟沉寂，只有一个短鬟坐在一张杌子上打盹，见了湛氏忙笑着起身相迎，又向赵珏招呼了一声。湛氏便问道："小姐这一会觉得怎么样了？"侍婢笑回道："小姐今天咳嗽得好些，适才吃了几片戈制半夏，如今想是睡着了。"大家刚在这里讲话，赵瑜在帐子里又咳了两声，侍婢忙上前替他将帐子揭起。赵瑜微抬双眼，见他哥子已站在面前，便问他是几时回家的。赵珏此时看见他妹子斜倚在枕上，身畔围着一叠锦被，只是云鬓蓬松，花容憔悴，比当初清减了许多。见他问着自己，忙笑说道："愚兄回来未久，听见母亲告诉我妹子如何好好的会病了，近日精神可还硬朗些？"赵瑜勉强笑道："妹子本没有

什么大病，入冬以来略略受了些风寒，只是咳嗽得利害。日间还支持得住，一到夜深时分，身体觉得微微燥热，不能再睡，倚在枕上眼睁睁的看着天亮。倒是不睡还好，睡了反怔冲不宁，颠倒做着无数噩梦，吓得人心里怪怕的。”赵珏皱眉说道：“这是虚弱的症候，再不能迁延下去，还是赶紧请医生来调治方有起色。”赵瑜摇头笑道：“我自幼儿便怕吃药，便是今日一闻见药香便要呕吐，既然吃不下药去，白给医生看了也是没用，我愿意静养些时，一经胃口开了，能多进点饮食，料还不至有碍。”赵珏笑道：“话虽如此，妹子总须得将心放开些，不可将朋友情分过于认真起来，徒然有损自家身体。据闻林家小姐业已向广东避兵去了，终日在一处的姊妹也难怪你牵肠挂肚，但这也不过是暂时离别，一经大局平定，他们家眷一定还要回来，你若因此有个三长两短，便是林小姐他心里也过意不去。”赵瑜听见他哥子提到林赛姑的话，不由触动他的心事，又不好说出什么，转羞得将个头伏在锦被上面咳呛不已，顿时面红耳赤。湛氏忙得近前，用手在他背上拍着说道：“瑜儿且歇一歇讲话罢！你这身子虚弱已极，所以劳一点神儿便喘成这个样子。”赵珏暗中瞧出赵瑜神情，觉得还不是单为着林家小姐，或者他情窦初开，有什么告诉不得人的隐处亦未可知。（也只猜着一半。）我在先曾经瞒着妹子替他同方钧换了戒指，这头亲事如今尚不曾禀明母亲，不如趁此时明说出来，也叫妹子心里欢喜，这病一样全愈得快。筹划已定，当时便不同赵瑜讲话，遂有意无意的将前番的事迹，一一告诉了湛氏。

湛氏尚未及答应，谁知赵瑜已听得明白，抬起眼来将他哥子望了望，忽然哀怨填胸。依他的意思还想同哥子冲突一番，埋怨他不该瞒着自己擅自同别人订(结)婚，无如气堵咽喉，只

纷纷的落了无数眼泪，双睛反插，手足冰冷，立刻晕厥过去。湛氏吃这一惊煞是不小，忙倚在他的身后竭力捶打，含悲带恨的喊着："瑜儿！瑜儿！快醒转来。你哥子做的事没有人去睬他的。"那个侍婢也帮着叫唤，约有五分钟的光景，赵瑜方才悠悠醒转。湛氏早望着赵珏挥手叫他出去，赵珏更猜不出他妹子是何用意，只得怏怏的走出房门。赵瑜见他哥子不在面前，也说不出什么，只是尽哭。湛氏百般的安慰，坐了好一会，又伏侍赵瑜好生睡下，方才出来同赵珏闲话。不免又责备了赵珏几句，说他做事也太卤莽，"虽说女儿的婚姻父母可以做主，但是你当时又不曾同我斟酌，冒冒失失的竟将你妹子的戒指同人家交换起来。况且目前时事，又闹着自由结婚、男女平等的那些邪说，你替他擅自做了这件事，知道你妹子心里还愿意不愿意呢？只是一层叫我委决不下，若是一定猜你妹子意中有什么人思量嫁他，他又是从来不曾同外面男孩子在一处走动，同学的朋友最亲密的只有林小姐一人，难不成因为同林小姐亲密，将来便不肯嫁人？这断然没有这个道理。"赵珏也笑道："母亲所见极是。若是妹子果然真个舍不得离开林家小姐，他就应该竭力替儿子设法，万一林小姐嫁给孩儿，他们做了姑嫂，不比但做同学朋友还好，母亲往常可曾听见妹子替我同林小姐提到这件亲事不曾？"湛氏道："不曾，不曾。自你动身之后，他们倒是常常在一处嬉戏，将以前向那边求婚的事倒像忘掉了一般，林小姐有时同瑜儿也到我们家里来，却一毫没有羞涩的意思，岂非怪事！……"

著书到此，觉得书外的人，定然没有个不笑书中的人糊涂。因为书外的人大家知道林赛姑是个男孩子，书中的人湛氏同赵珏却只知道林赛姑是个女孩子。书外的人读至这一回，再瞧一瞧

赵瑜的神情，又已猜到赵瑜一定知道林赛姑不是女孩子了，但是赵瑜所以知道林赛姑不是女孩子的原由，书中尚求曾补叙出来，书外的人究竟还不能算得明白透亮。如今且趁林赛姑远赴广东，赵瑜又病在床上这个当儿，略将以前事迹叙一叙，庶几此中情节方有一个线索。

诸君犹记得中秋那一夜，林赛姑醉倒在赵瑜家里，以后便双双同宿在一张床上，那时候赛姑固是醉态模糊，赵瑜亦复天真烂漫，虽则并肩叠股，实系玉洁冰清，这也是人人共知，人人共见的。自是以后，书云小姐因为中秋替他们捏了一把汗，再也不许赛姑去同赵瑜一床上睡觉，无奈他们夜里虽不在一处，日间却常常在一处。赛姑年纪又比赵瑜长些，男孩子的知识毕竟开得较早，觉得日日同这一位娇丽的女郎厮混得极熟，又是形迹无拘，嫌疑不避，也就不免百般同赵瑜去挑逗，恨不得便将自家是女装的话明白告诉了他。岂知天下的事越想瞒着人，有时候还免不得破露出来，况乎我自家想去破露，焉有个不破露的道理。所以有这么一天，竟被赵瑜探察出赛姑的踪迹，在那个当儿，赵瑜原自吓得心惊胆战，不知道怎生发付才好。万一在这当儿有个道学先生在赵瑜身边警戒他说道：你以前不知道赛姑是男子同他在一处厮混这也罢了，如今你既然看出赛姑是乔装的女郎，便该视之如虎狼，避之若蛇蝎，下得一番克私去欲的工夫，不愁不造到大圣大贤的地位。哈哈，赵瑜不过是个十四五龄的幼女，他那里会想到去媲美圣贤？他从惊恐之中转生出无穷爱恋。论赛姑这种美丽姿颜，譬如是一块金玉，当初把他当做女友，还以为这金玉我虽爱他，总不见得将来便为我有；如今转增出一重希望，要把这金玉深深掩护起来，不容旁人在我手里夺得过去，你想他那里还肯听从道学先

生的说话呢？由是形迹愈亲，情好愈浃。毕竟小孩儿家的举动不比那些老奸巨猾，做出一件事来，要是不瞒着人便罢了，若果然有意要去瞒人，不但左右的人不得而知，便是通国百姓的耳目，他都可以遮掩得一个干干净净。（吾闻此语，吾为吾国政府失声一叹。）他们那里有这程度呢？所以逐日下来，都有些藏头不藏尾的，渐渐被同校的女学生瞧出破绽，大家便交头接耳，寻事来指摘他们，一种风声不知不觉传入欧阳校长耳朵里。校长当时大大的吃了一惊，暗想：这件事关系甚大，倘若真个闹出来，不但于林赵两家声名有碍，便连我这校里将来如何还有人家敢送女孩儿到此处求学。随即不动声色，过了几天，故意的借了一个题目，将赛姑名字开除，叫他退学回去。赵瑜同赛姑心里都明白其中用意，更不敢说出什么。赛姑以后便不再到含芳学校来了。他祖母林氏本不以学校为然，见赛姑退学，却还甚是喜欢。惟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知道外间的风声，暗中责备赛姑好几次，赛姑只是咬牙咧嘴的笑，依旧不时的还同赵瑜往来，形迹比在学校里还更觉得亲密些，书云小姐劝他，他也不听。赵瑜背地里也同赛姑商议，说："我这身子可算托付你了，任是我们心地上清清白白，并不曾做出什么不端的事，然而将来你一经改了男装，别人都知道我曾经同你在一处歇宿，谁也不要议论我们无私有弊，除得我嫁给你，更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掩饰以前的暧昧。"赛姑满口应承，说："只要一经我的祖母不要我装做女孩子，那时候自然请出人来向府上求亲，决不至误了你的终身。但是这时候总不能提议到此，你放心等待着罢。"这是以前的事迹。

赵瑜已一心一意的等候成此一段美满良缘了，不料本省忽然闹起兵信，林赛姑随着他父母远赴广东，赵瑜的一颗芳心方

恨政府里只顾争竞他们的私人权利，硬生生的拆散他们这一对秘密鸳鸯。偏生又在这个当儿跑出一个冒失鬼的哥哥赵珏，他也不顾青红皂白，怎么自家硬行做主，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妹子，悄没声儿聘给方钧，还千方百计将妹子一枚戒指诓骗到手换了给人，又将别人的戒指交给阿妹，赵瑜才知道这一(晌)手上套的戒指，竟是方钧聘定自己的礼物，真个又气又恨。等待他母亲同哥子出了房门之后，他便死命的去抹那戒指。病褥呻吟，春葱瘦损，一抹便抹将下来。望了望，便引至樱口边用牙齿死命去咬，想将这戒指咬碎了方才称心，无如这戒指金质坚固，咬了半会，那里损坏得分毫？只急得眼中珠泪纷纷如雨。正没做理会处，蓦然想到书架上有一瓶硝镪水，是前几月同赛姑向药房里购来戏画竹布上花草用的，还剩得有小半瓶，连忙招招手将侍婢唤到床前，命他将那瓶硝镪水递给自己。侍婢不知他有甚用处，只得依得分付，轻轻的将瓶子取过来。赵瑜忙接在手里，将瓶塞子揭开，使劲将那枚戒指向里边一丢，立刻烟焰蓬蓬，翻腾作响。侍婢吃了一吓，没口子问小姐为甚事同这戒指做对？当即从赵瑜手里夺过，跑向外间阶石上面，将戒指倾倒出来。可笑那戒指已烧成薄薄的，剩了一点零星金屑，赵瑜才觉得畅快，重行伏枕而卧。此处侍婢将这残缺的戒指用冷水浇了几次，笑嘻嘻拈着送至后进，给他们母子瞧看。湛氏见了，只管点头，望着儿子微笑。转是赵珏十分着急，说："妹子这是什么意思？你一个未曾同人结婚的女子，便是我做哥哥的替你定下这门亲事也不为过，如何竟自下这一番辣手，公然将人家聘物用硝镪水烧坏了，我倒要前去问问他，究竟这层婚姻他承认不承认呢？"说着，就想揎拳掳袖的向赵瑜房里走去。湛氏忙拦着说道："你这又何苦来！他已是病得不成模样的人了，你还赶着把气给他去

受。依我主张等他病势全愈，我来缓缓劝导他，他若没有别的意见，自然会顺从你，便同方家做亲。你此时即使同他闹起来，也闹不出个正经办法。总而言之，你这人各事都有些一相情愿，不但你妹子姻事你硬行替他做主，便是林家小姐，你也是不管人家答应不答应，都十拿九稳的，便硬派人家要嫁给你做妻子。少年子弟十有九个卤莽，你这卤莽也要算极顶的了。……”湛氏几句话，转将赵珏说得俯首无语，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径自跑向他那卧室里睡觉去了。我如今且要倒转笔来叙一叙林家赴粤的缘由，以及他们动身后的事迹。

自从南北生了意见，福建督军黎又齐本是北洋派的一份子，他据有福建全省，竭力要去与南方做对。又因为兵力不继，成日价的发着万急密电向政府里乞兵救援，无如鞭长莫及，一时间北兵不能前来。黎督军非常焦急，只得将各要塞地方派兵严密防堵，凡省里有形迹可疑的人都把来一网打尽。那时候林耀华正当着省议会议员，他的宗旨却是个随人俯仰，没有一毫成见。叵耐黎督军在先本不以议会为然，却好近来便借财政不足为名，立时逼着那些议员闭了会幕，停支薪水。林耀华因为没处捞摸银子使用，非常懊丧，再加着兵信紧急，吓得林氏他们日夜不安，时时筹画避乱所在。林耀华正自没法，这一天忽然接到广东一位朋友的信函，说是已经替他在省里觅了一个相当位置，系督军署里的庶务员，务须赶速前来，迟则恐为他人猎取。这朋友姓金名广仁，原是耀华当初在广东候补时候结识的。金广仁也是个知县班子，与耀华甚是投契，目下金广仁已入督军署里做了秘书长，却好看见出了一个庶务员缺，所以特地在督军面前保荐了林耀华，这也是他们延揽人材的意思。（延揽人材而及于林耀华，真是不值。）耀华坐在家里正苦没

有个走处，却好接得此函，随即将他那个军师管家（称呼奇绝。）林福唤得近前同他商议，林福笑道：“这有什么商议！我久经打听得南方声势浩大，不日便来攻打这福建，万一黎督军一个支持不住他们，兀自会掼下这地方大家逃走，那时候我们住在这省里，怕不要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难得那边金老爷有信来请老爷，这庶务员缺又是个发财的道路，老爷还不快快拿定主意，挈着老太太同太太他们，走他娘的路。黎督军不讲交情，早把老爷们的议会取消了，老爷难道还同他有什么感情不成？”耀华笑道：“话虽如此，但是督军新近有告示贴在外面，不许军民人等迁移他处，那看守城门的非常认真，我们公馆里又免不得行李箱笼成大捆的往城外挑抬，他们那里容得？不是走不成功，反弄得打草惊蛇，被别人笑话。”林福拍手笑道：“呸！我说我们老爷为人忠厚，这不是有些忠厚太过了？督军的告示虽然煌煌的贴在墙上，那是吓百姓的，但凡省里有些权势的人，他也管不了许多。老爷这议员身分比百姓不同，有什么法子不好想？这件事不用老爷操心，包在林福身上，只须跑向督军署里寻觅着一两个熟人，向他们乞一纸通行证，走到城门边，包管那些守城的兵士，乖乖巧巧的放老爷们摇摆出城。事不宜迟，老爷此时便请回上房告诉太太他们一声，叫大家将细软打叠打叠，便赶在明天清晨动身。我若是将那通行证一经到手，便在城外雇好船只，准备他们来扛抬行李了。”

耀华听了欢喜不尽，旋即走入里面，一眼瞧见他母亲同家里上下人等，都愁眉泪眼的坐在一处。林氏看见耀华忙问道：“你在外间可听见什么消息没有？”耀华笑道：“母亲不用焦烦了，明天就有了动身机会，大家向广东去走一趟。”于是便将适才的事迹，一一告诉了林氏。林氏听到这里，不禁先念了一声佛，

说道："这真是皇天保佑，难得有这样事体。粗重家伙我们都不要了，各人将首饰衣服打叠起几十个箱子抬着走罢，等大局平静，再回家另行置备不迟。"此处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他们，都非常欢喜。惟有赛姑站在旁边咕噜着一张小嘴，良久方才说了一句道："本省虽然闹着兵信，不见得广东就会安然无事。况且挈着许多眷属，一路上兵匪纵横，难保不发生别的乱子。（下文情事，无意在赛姑口中一点。）在我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老稳住在省里的好，让父亲独自前去瞧瞧那边光景，再斟酌我们行止。"林氏不等赛姑说完，重重的向他啐了一口，骂道："一个女孩儿家，盐酱口还不曾动身呢，就满嘴里说起路上遇见乱子来。若果然有乱子，便让你一个人去受害，我们还要图个顺遂呢！你这点点年纪懂得什么？当初革命党起事还是文明办法，轻易从不肯杀人，你的曾祖还不肯放胆住在城里，巴巴的携带我避居下乡。（又将第一回情事重行提起，使人增岁月之感。）目下时势又不然了，南北争竞起来，好像有什么不共戴天大仇似的，只要军队一接，乒乒乓乓的枪弹炮子雨点般的打得个落花流水。其实他们军队里果然死的人不少，若论无辜百姓损失性命的也是很多很多。他们争权争利，不顾死活罢了，我们这些百姓也打入这劫数，不是从那里说起。（慨乎言之，愿南北诸君一听此言。）我请问你：不过豆瓣子大的一个女孩儿，难不成偷着汉子，养着孤老，不放心离着他远走，想老远住在这地方担惊受怕。你不肯走，你便一个人住在家里，替我们看守房屋也好。"林氏越说越气，只拿着手揉自己肚皮。赛姑本是他心爱的孙子，自幼儿也不曾用大气儿呵斥他过，此番也是因为性命交关，便不由的口不择音，骂得赛姑纷纷珠泪湿满襟袖，站在旁边一声儿也不言语。还是书云小姐

知道他心里的委屈，忙将他扯到房里，低低笑道："你祖母的脾气向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独断独行摜了的，他既决意要往广东避兵，你为何又不看看风色？转同他辩驳起来。这还是你呢，若是我们做媳妇的像适才这个样儿，不知还要骂到什么田地。好儿子，我猜你舍不得动身的缘由，定然是为的赵家小姐，如今却也没有别的法儿，我放你今晚到他那里走一趟，让你们叙叙这别情可好不好？只是须得早早回来，不要再累我受气。"赛姑听他母亲这句话，很觉得有些刺心，顿时羞得脸上绯红，那眼泪又落下来。书云小姐笑道："好端端又哭什么呢？你们这婚姻的事，我在先不是曾经明白同你讲过，都要等到祖母准许你改换男装，方才可以请出媒人来向人家去求亲，若是像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便思量将赵小姐聘给你做妻子，岂不要惊世骇俗？你也不用耽延了，最好连轿子都不用坐，悄悄的带个丫头，瞒着他们去罢。"赛姑心里着实感激他这母亲不尽，当即遵照他母亲说话，穿街过巷，已到赵瑜家里。

赵瑜刚自散学回来，正苦没有消遣，忽然听见赛姑到来，喜得心花怒放，忙迎至厅口，一把携着赛姑的手，笑吟吟的说道："今天怎生这般高兴，特特的过来访我，想是你知道我在家苦闷，我们来畅谈畅谈最好。……"赵瑜说了一会，只不见赛姑答话，转觉得他满脸上堆着愁容，像有甚心事的光景。其时已经走到自家卧室来了，两人双双的并坐在一张绣榻上，赵瑜偎着赛姑笑道："你心里有甚委屈，尽管告诉我，为什么只不开口，叫人猜不出你心里的事。"赛姑摇头叹了口气，道："我不说罢，说了你也要伤心。"赵瑜听他这句话，转吓了一跳，疑惑他们婚姻上有了变故，或者他的父母替他聘下了别人家女孩子也未可知。想到此际，也就闷闷不乐，低下头只管发怔。

彼此鸦雀无声的坐了好半晌，还是赛姑忍耐不得，噗哧笑了笑，说："你为何也不开口了？"赵瑜冷笑道："据你适才的说话，定然也没有什么好事告诉我，我在先还想你说，此刻转不想你说了"。说毕，也就落下眼泪来。赛姑取出一方手帕，一面替他拭脸，一面说道："你也不用胡猜乱想，我还不曾告诉你的话你就哭了，若是告诉了你，岂非更要累你尽哭。我今天也不为别的事生气，我被我那祖母骂了，所以此时见了你还不大高兴。"赵瑜听见这话，方才转忧为喜，笑道："你们老太太骂你做甚，他不是很钟爱你的？我猜着了，大约因为你要向我这里来走动，他老人家又不以为然，可是不是？"赛姑道："我今天到你这里来祖母并不知道，是我母亲分付我来同你作别的。"赵瑜惊讶道："你别我到那里去？"赛姑道："到广东去。"赛姑遂在这时候将合家要避兵迁居的话，通通告诉赵瑜一遍。赵瑜顿时花容失色，手足冰冷，半晌开不得口，眼泪儿却一点也没有。赛姑非常怜悯，轻轻用手在他背上拍了好几十下子，赵瑜方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扯着赛姑的手更不肯放，哽咽着说道："你这一去，我们再没有会面的日子了。"说了这一句又哭。赛姑急着说道："祖母嫌我说话不图顺遂，你这话不更忌晦么？如今世界上交通很便，福建离广东虽是隔省，也不算远，为何就没有会见你的日子，难不成我此番在路上有什么性命危险？"赵瑜用手握着赛姑樱口哭道："我不是咒你有什么危险，你须知道此次南北战争，全是各人闹的各人意见，又比不得当初匪人作乱旋生旋灭，或者还有个肃清之时。如今是你结你的党援，我树我的旗帜，彼此势力又不能相下，今天你胜了我，明天我又胜了你。他们只顾争竞各人的权利，权利一日不能相平，就算这干戈一日不能了结，老的死了还有一辈小的出来，小的死了还

有一辈最小的出来，中华民国一日存在，他们依旧拿着百姓的钱坑害百姓的命，兵连祸结，如何会有已时。你此番一走，更不知道几年几月方才可以返里，我们的姻事，终究没有指望了。老实说，我们切肤的灾害是我们领略的，还有那些妻离子散、兄死弟亡，尚不知更连累了几多百姓哩。”赛姑忙安慰他，说道：“你这也过于远虑了，他们这些争权夺利的人，不见得全然没有心肝，总该有个懊悔日子，大家休兵息战起来也未可知。”赵瑜掩泪说道：“若讲到休兵息战，早呢，早呢。除非这中华民国落在别人家手里，重新制造起来，那时候权也没得争了，利也没得夺了，大家俯首帖耳在别人肘腋之下，闹得个花子没蛇使，猢狲没棒弄，只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叫做滚汤泡老鼠，一个活命都没有，他们这才称心满意。当初我们骂起满清来，都恨着他们挟了一个私见，说是‘宁赠朋友，不与家奴’，因此大家闹着将他推翻了。如今这些伟人，我也猜透了他们，定然也是个‘宁赠敌国，不给同胞’的用心，所以才这样拚命的私斗。提起大题目来，双方却都有理，北边便说南边是捣乱，南边又抵制北边说是护法。我请问你，他们若是果然有这实力，眨眨眼或是直捣幽燕，或是统一区宇，我们便忍耐着，让他们闹个天翻地覆，不过是暂时痛苦，也还罢了。最奇怪的北边的伟人遥遥的坐在极北，南边的巨子遥遥的守着南隅，连一根毫毛都损坏他不动，白白的苦了别省的老百姓，朝也忙避兵，暮也忙逃难，终不成就像这样打来打去，就打出一个什么局面么？说句不怕你笑的话，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受过文明教育的了，谁焉（也）敢鄙薄这‘共和’两字不好？然而照今日这样时势看起来，倒觉得有一个皇帝专制的好，省得国体上耽着虚名，民生上受着实祸。……”赵瑜越说越恨，哭到不要哭了，只是剔起一双蛾

眉，咬得银牙吱吱作响。（一篇男女离别的文章，转把来洗尽那些绿波春水南浦销魂的话头，真是推陈出新，文境怪绝。）赛姑也不由被他说得笑了，忙劝着说道："大凡世界上的事，也不可一味从颓丧那一边落想，横竖我们年纪都还幼小，暂时同你分手，不见得就如你所说，简直没有幸福希望。但是我倒有一件事替你悬心，我们这省里被这黎督军占据着，他是北洋派的人，却领着南洋土地，怕护法军一定是要同他争竞的，干戈扰攘，涂炭生灵，免不得要有一番举动，你住在这危险地方，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此次一经抵了广东，试探试探那边光景，万一可以去得，我定然写信寄给你，等你哥子回来，不如一齐都移家到广东去暂住。"赵瑜点点头说道："无论如何你既到了那边，总要先寄信给我，让我放心；至于我的哥子回家时候，他自然也须有个办法。料想这福建闹得这样乌糟糟的也决非乐土了，年近岁逼，不料你忽有这一番跋涉，我这身子不能随你去，我在梦里都要飞来同你会面的。……"说到此，又哭起来。

湛氏在先听得赛姑到了此处，心里很是喜欢，因为不肯去打扰他们谈心，只分付仆妇替他们预备晚膳。后来又有侍婢进来报告，说自家小姐同林小姐坐在房里哭泣，转将湛氏吓了一跳，忙移步走到赵瑜房里，果然看见他们脸上泪痕兀自未干，便慌着问他们为的什么缘故？赛姑才将往赴广东的话告诉湛氏，湛氏不由的也洒了几点眼泪。彼此正在凄惶之际，外边又传进话来，说林公馆那边已经打着轿子来接小姐。赛姑随即起身向湛氏告别，又叮嘱赵瑜凡事看开些，不可过于想念。我一经乱事稍定，我必催着祖母他们仍然旋里居住。赵瑜掩面而泣，更不起身相送，只低低说了一句"姐姐在路途上各事保重，务

必常常寄信给我，让我放心”。赛姑忍泪，依旧携着原来那个小婢，匆匆上轿回家去了。

其时林府上下人等早已忙得鸦飞雀乱，所有行囊什物均已打叠齐整，林耀华同他母亲斟酌，外间留了几名年纪长些的家人看守房屋。又将舜华的母亲林氏请得来，告诉他暂时向广东避兵，内室里还有许多什物不曾携带，无人照应，便请林氏将家迁移过来管理一切。至于按月的支用自当随时寄来，断不有误，舜华的母亲欣然答应。布置既毕，却好前一晚林福已将通行证运动到手，更来不及拣选吉日，随即在第二日清晨车轿纷纷出了城，用船运着到罗星岛，等候海船启碇。

上了海船之后，时交冬令，北风大作，那船身很有些颠播。林氏同赛姑这母孙两人非常眩晕，赛姑尤其利害，一日一夜，饮食却不能入口。林氏没法，便将耀华唤到面前，说：“赛儿不耐风浪，这便如何是好，你看有甚法子可想？”耀华笑道：“母亲放心，再俟半天，便可行抵香港。林福也曾告诉过我，说虎门那里兵队林立，防守极严，遇有往来商旅，百般罗唣，甚至扣留当地，一时不容进省。儿子因为急于要向督军署里去接差，委怕耽搁迟了。为捷足者先得，所以林福劝我们便在香港登岸，由九广铁路乘着火车，不消一夜功夫，便可径赴广州。母亲同赛儿既苦晕船，照这样办法格外觉得好了。”林氏方才欢喜，又将这话告诉了赛姑。

果然那海船在香港停泊的时候，耀华便分付家人们，将船中什物一齐雇了脚夫扛抬上岸，觅好旅馆，权且歇下。赛姑身登陆地，爽快非常。次日由香港过江、到了九龙地界，大家行抵车站，却好火车已到，耀华引着内眷陆续登车。他们是买的二等车票，其余仆役均系三等。开车之后，真是风驰电掣，异常迅

速。赛姑毕竟是小孩子家心性，连日在海船上十分闷损，陡然上了这火车，再凭窗眺望眺望沿途风景，虽然时当冬季，广东地界却又与他处不同，依然是橘绿橙黄，森林茂密，喜得他心花怒发，将远行的苦况，离别的悲怀，一概抛撇得干干净净，在那座位上忽上忽下，一刻也不能安静。幸喜二等车里闲杂人等不多，另有几家官眷大家看见赛姑，多半交头接耳在旁边窃窃私议。其时隔离赛姑坐的地方，约莫有十几步远近一排车座上，并肩坐了两个少年。一个是军官模样，肩章灿烂，映着衣襟上的金线格外好看，身旁搁着一柄指挥尖刀，手里不住的拈着那刀柄上系的杏黄须子，两颗圆溜溜的眼色，只顾向赛姑身上射来射去。侧坐的那人，却是中国寻常装束，也是缎帛遍体，瞻顾频频。一会儿两人低下头去附耳私语，那人不知对那少年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少年军官便伸手向他脑袋上扑了一下，顿时将那人头上戴的那顶瓜皮帽儿扑通打落在地，彼此哈哈大笑。那人俯身下去，将帽儿拾起来重新戴好。赛姑初犹不甚留意，后来看见他们这般做作倒反觉得好笑，也就呆呆的掉转脸来不住的向他们瞧看。那少年军官益发得意，顾盼飞扬，若不是碍着车子里耳目众多，简直要同赛姑做光起来。看官须知道，赛姑若果然真是个女郎，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这班内眷不是没有眼睛的，少不得自然要监防赛姑，防他被人家少年男子引诱。无如他这乔装是他自己家里知道的，虽然明明看见别人这种怪样，转一毫不以为意，听其自然罢了。

可怜那个少年军官此时的神魂大约已经被赛姑勾摄去了，纵是做了一会鬼脸子也无济于事。他又想了一个计策，思量卖弄他的气焰，站起身子挨挨挤挤从赛姑面前走得过去，向腰间掏出一个警笛撮口吹得一吹，立刻从三等舱里跑过四名兵士，

齐齐侍立在那军官座侧。军官重行入座，又叽咕了两句，那四名兵士又如飞的走到后面。不多一会，取出好些茶点放在他们几上，少年军官且不吃，又指指点点的向那些兵士说了几句，兵士们随即含笑走了。约莫有半句钟点的光景，兵士们又走回来垂手禀陈了一番话，那少年军官脸上顿时露出无穷失望颜色，遂不似先前高兴，将兵士们喝退，只没精打采的低着头一言不发。旁坐的那人百般逗他谈笑，他也不理。后来还是那人扯着他又低说了好一会，那少年军官方才重新眉飞色舞，对着赛姑转不像适才的轻薄，反放沉一副脸色下来，好叫人知道他身分尊贵似的。

原来这少年军官先本分付那几个兵士去向林耀华家人打探，问他家这位小姐可曾有了婆婆家没有？当时便被林福听得明白，心里暗暗好笑，自念这都是我们这位老主母多事，无端的要将这小少爷装扮成一个女孩子，又因为模样生得太好了，在家乡时候不是这家来求亲，就是那家来做媒，几乎闹得打发不开。如今在这途路之间，偏生又有人看中我家这位假小姐了。若是明白告诉他们还不曾给人家放聘，恐这军官一定还要纠缠不清，不如等我编一句谎去发遣了他，省得他们痴心妄想，随即便向那几个兵士笑道："承你们大人错爱问及我们小姐，只是可惜我们小姐早经被人家聘定了。"那兵士还不肯相信，又向林福追问："你们小姐究竟聘给那一家，这姑爷姓甚名谁？"林福原是随口说的，并不曾防备他们问到这里，一时转回答不来，幸亏蓦然触着前番含芳（清华）校长欧阳春几次三番来替赵家少爷做媒的事，忙回答道："我们姑少爷姓赵，单名叫做赵珏，不瞒诸位老总说，他却也是陆军学校里出身，包管你们大人提着也会知道。不敢动问你们大人贵姓，在营里充当什么

差事，此番搭这火车向那里勾当公事？”内中有个年纪长些兵士答道：“原来你们贵小姐已有了婆婆家了，可惜，可惜。窥我们大人意思，却很钟爱你们贵小姐，如今且不谈了。我们大人原姓是宗，后来因为旅长陶大人爱我们大人不过，便将我们大人继给他做儿子，目下便改姓陶，官印如飞。本随着陶旅长驻扎虎门，督军说是增城防务空虚，命旅长遣一营弟兄向增城驻防，旅长恐怕虎门不久将有战事，特地遣发我们大人离了虎门，给这清闲差事给我们大人充当。前队已在三日之前驻在石龙地方等候我们，我们在石龙便要下车。由石龙到增城还有几百里水路，火车是不能直达的，好在不久这火车便要在石龙停驶，总须等第二天黎明时方才可以开车。弟兄们多是相好，那里有好酒店，我们来请大哥吃三杯酒儿，大哥不可推却。”林福笑道：“多蒙老总错爱，理当勉副宠召，但是行驶火车的规矩，每逢一个站头至多也不过停止十分钟时候，断无耽搁到一夜的道理，岂不是有辜盛意。”那个兵士听林福这话，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原来大哥轻易不在外面行动，所以这赶道子的勾当不很明白，大哥讲的话还是太平时候的景象，如今时局却又不然了。益发同大哥讲了罢，自从我们这南边同政府里站了对面，他们虽是防着我们，我们不时的也防着他们。大家只顾贯注全神，恨不得拚个你死我活，老实说就没有大闲工夫儿来替百姓们问事了，没有钱使，少不得还要向他们搜括搜括。叵耐那些狗男女也没有良心，我弟兄们苦苦的拿性命替大家抵御北兵，你们就多送点银子出来也不吃亏，谁知这些狗男女被弟兄们逼得急了，他们也一般的使刀弄枪，一古拢儿溜去做盗匪去了。这广东地界当初本有三点会匪，如今趁护国军不能去剿灭他们，他们的暗中势力也就叫人可怕。却好石龙到新塘这一带

铁路必须经过在一座土山里面，经过的时间却又在深夜，自从兵兴以来，在这一月前头，便有好些三点匪徒藏躲在山洞之内，出车行不意，大大掳劫过一次，车中乘客损失固然不少，还伤了好几条性命。地方官对着这次案件也没有法子，兵力又不够分出去剿匪，还是百姓们自认晦气。所以车站里改了章程，在这戒严期间，不许夜间在这土山内行驶。到快活了石龙地方那几家旅店，客人觉得在车子里不很方便，都跑向旅店里暂住一夜呢。”

林福听见这话，暗暗思索说：“原来在这石龙镇上还要耽搁一宿，若不是会见这几位老总，我们还不知道预备寻觅宿头呢。”当时便向那几个兵士称谢了两句，林福遂独自踅(蹩)到耀华身边，将适才的话告诉了他。耀华皱眉说道：“我此时心急如火，巴不得立刻便抵省城，不料路间又有这许多阻隔，料想老太太他们在这车子上也不方便，停会子抵镇时候，你就赶紧去寻觅一所干净旅店再说罢。……”

斜日衔山，满天星斗，车声忽然停住，乘客纷纷下车。也有顾惜银钱的，便在车上蜷伏过夜。耀华同着家眷先后出了车站，站外排列着许多车轿招揽生意，赛姑欢天喜地的跟随祖母同母亲、姨娘等人一齐坐上了轿。林福这时候已率领众家人将旅店觅得稳当。耀华分付自家带来的一名厨役在车上看守箱笼什物，只挑了几副铺盖准备夜间睡觉。大家进了那座旅居，虽然不甚宏敞，房屋却还整齐，当时便看定了两所上房给内眷及女仆们安住。前进一所客房分着两大间，一间住那几个家人，一间便开下烟灯，耀华同林福在里面吸烟消遣。其余还有十几个房间，都被车上客人住满了，倒觉得十分热闹。耀华同林福刚在客厅上用过晚膳，转入自家房间，忽然有个家人进房禀道：“门外

有一位老爷要进来拜会，小的们本回他说老爷已经安睡，他一定不依，必须面会老爷，说有话谈论，老爷还是见他不见？”耀华向林福笑道：“这又是谁呢？此地我又没有熟人。”林福笑道：“横竖时候还早，老爷便请他进来谈谈也好。”那个家人听见这话，更不待耀华分付，旋即转身出去，一会儿领进一个少年来。

耀华仔细一看，分明这人便是在车上同那个军官坐在一处的，他此番来会我，不知有何事故，少不得出外相迎。那人已走得近前，身后随着一名荷枪兵士，满脸陪笑向耀华拱手，便请问姓名寓阀，耀华一一答下，让他坐向炕上，便转问他贵姓。那人不慌不忙，从衣袋里轻轻取出一张卡纸名片递在耀华手里，上印着三个大些字迹是“嵇绍刘”，旁边还有四字是“夷白番禺”，上面系陆军第二营书记长的头衔。耀华忙道：“失敬，失敬！夷翁原来是打从营里来的，但不知枉顾鄙人有何见教？”夷白笑道：“敝东陶营长适才在火车上瞻仰丰仪，便思畅叙，因为不敢冒昧，是以失之交臂。今访得先生寓居该店，很相关顾。因为此地形势偏僻，匪人最易潜踪，先生挈着宝眷，辎重又多，各事务宜谨慎。敝东先本拟亲来拜会，奈缘兵队驻扎河干，家眷人等已经纷纷上船，不能分身前来，是以特遣兄弟到此，一则道达渴慕之私，一则替先生招呼本地警士一句，分付他们好生过来伺候，免生他变。”说着，便向阶下站的那个兵士略撅了撅嘴，那个兵士立刻出去，重行带进两个警察。夷白便招呼警察，今夜务须将岗位暂移该店门首，照察一切。这位是林爷，不久就到省，向督军署里当差，你们不可怠慢。那两个警察答应不迭，告退出去。耀华见这嵇夷白殷勤之状，委实有些过意不去，随即命人预备了许多茶点畅叙心曲。嵇夷白又将陶营

长的家世及目下上峰眷顾厚谊，详细告诉耀华，并托耀华此番到省，所有敝营长各事均望照拂，耀华满口担承。夷白坐了一会，且不作别，又问贵眷等上房安置何所，如若不嫌冒昧，不妨带领兄弟进去望一望，以便分付警察在外间当心巡逻。耀华此时只有十分感激，更不疑惑他们别有用意，忙说道："渥荷盛情，此事有何不可。"当即在前引导，将夷白同那兵士一齐领至后面，将林氏他们住的房间指点给他们看视。夷白前后察视了一遍，这里尚属严密，暂住一宵决无他变。说话时候，便飞眼色来，似乎指示那个兵士，那个兵士也就默相会意。不一会大家依然出来，夷白更不再坐，起身告辞，耀华将他一直送至门首。

自从这稽书记走后，顿时将一店的住客都弄得交头接耳，夸赞林耀华这位长官定然是个极有身分的人物，如若不然，我们中国过来的军队何等骄倨，那里便肯无辜的跑来巴结着他，还亲自分付警察在这里看守门户。这事不打紧，便连我们还要沾光许多好处，料想这一夜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便是小毛贼儿也不敢来窥伺了。耀华也有一半听入耳朵里，益发趾高气扬，扯起他十足的官架。果不其然，这独龙镇上只有一所警察分局，那个区长得着这样消息，忙忙的坐着轿子前来拜谒耀华。耀华那里还将这区长放在眼里，只将他的一张名片收下来，着了一名家人出去挡架。林氏心中也非常欢喜，坐在房里，便絮絮叨叨的对着书云小姐等人盛称那个营长的好处，又叮嘱他们今夜早些收拾睡觉，大家放警醒些，不要误了火车开行的时刻。再看看赛姑，想是日间辛苦已极，早伏在床上鼾呼不醒了。

且说耀华晚膳以后转入自家房间，命仆人将烟灯陈设齐

整，先行躺下来吸了三五口。林福也就缓缓的踱进来，躺在耀华对面，随手将烟枪取入手里替耀华一口一口的烧烟。耀华便又谈到那个陶营长盛意殷勤，着实可感，此番到了督署之后，如能有酬报他的地方，倒要替他设法。林福一面烧烟，一面笑道："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此番奉承老爷另有他的用意，大约是爱我们小姐不过，便深恐小姐夜间受着什么盗贼惊吓，以爱及爱，是以特地差遣那个稽书记到此同老爷周旋。……"林福遂将那个陶营长着兵士在车上询问我家小姐可定了亲事不曾？窥探他那意思，如若小姐真个不曾对亲，他还想做老爷的快婿。其实这其中的隐情林福是知道的，免不得支吾了几句，说小姐已经给人家放了聘了，不料他还这般用情。老爷说的话一点不错，如能有酬报他的地方，自然须替他尽力，不可叫人家心冷。耀华笑道："哦，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缘故呢！我心里方在这里筹划，觉得同他非亲非故，又无杯酒之欢，为甚他这般的护持周到呢？这就是了。照这样看起来，目前这些少年军官可想在这色字上面非常注重，可惜赛儿是个男孩子，若果是个女儿，便招这军官做了女婿也还不辱没我，如今却枉了他这一番错爱了。……"

彼此闲话了好一会，再瞧瞧壁上挂的自鸣钟已是交到丑初二刻，满店的人都已沉沉熟睡，惟听得遥遥村犬互相鸣吠，耀华笑道："谈话不觉得夜长，我们还是略趟趟儿，省得明天在火车里又打磕铳。"林福此时已是迷迷糊糊，似答应非答应的从①鼻子里哼了一声，耀华也不去惊动，依然向那半边睡下来。刚自着枕，似乎听见后一进里屋瓦上有人行的声音，"格蹬，格

①"从"字之下原衍"的"字。

蹬”响了半会，耀华故意提着喉咙咳嗽了两声，那响声便自寂静。过了许久，更无声息，自己方暗笑自己多疑。今日已由营里招呼过警察，纵有盗匪，他们岂无耳目，何敢还向这里来窥伺？想到此际，也就合眼朦胧睡去。不知睡了有多少时候，蓦的从耳边听见一声枪响，大门外面便有脚步声音，还兼吹着警笛。耀华毕竟心里有事的人，忙一翻身坐起来，用手在林福身上推搡。便在这个当儿，已接二连三的听见满店里喧哗起来，一时人声嘈杂，灯火齐明。林氏上房里格外闹得利害。耀华喊声“不好”，林福业已惊醒，刚自揉着眼睛问外间闹的什么事？耀华急道：“你还不快同我一齐进去探视！怕老太太后面遇了盗了。”林福侧耳一听，真个觉得内室里沸反盈天，还夹杂着哭泣声息，知有不妙。彼此大踏步窜入后进，早见林氏等人仓皇失措，说：“窗隔房门全行被人打开，还不曾查出损失何物。”这时候店主同茶房等人都点着灯火向各处照看，见房中各物一毫不曾移动，刚自喊着侥幸。还是林氏不放心赛姑，说：“赛儿睡在对面床上呢，你们且不用惊吓了他。”舜华被这句话提醒，忙同玉青飞跑过去将帐子揭开，再一细看，那里有赛姑的影子！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林氏得了这个消息，顿时放声大哭，喊起心肝儿子来。耀华拦着众人叫且不用嚷闹，赛儿一定因为躲避强盗，或者隐藏在那里也未可知。世间做强盗的人断没有个放着银钱不取，仅将一个孩子抢去的道理。店主人同林福也觉得这话说得有理，随即提着灯火四处寻觅了一会，只不见赛姑踪迹，心下正有些慌急。

其时大门已开，有好些住客同茶房等人出外查勘形迹。刚走到围墙后面，内中有一个人脚下一绊，低头看视，却是一个人睡在地上，哼声不绝，大家都嚷起来说：“有了，有了。”耀华

套内听见这话，偕同店主人林福一齐飞步出外，提着灯笼逼近一视，原来并非赛姑，是巡逻大门的一个警察，腿上中了一枪，因此不能行动。店主人将他扶得坐起，问着他适才的情形，他呻吟着说道："约莫三更时候，先是听见屋上有人走动，刚待查察，便又听见内里人声嘈杂。我们知事不妙，我将枪提在手里赶到后墙之下，已见有两三匪人蹿身而下，我刚欲放枪，谁知那匪手眼灵捷，早飞过一弹子来，将我打倒在地。同伙的那个弟兄想已瞧出光景不好，只听他吹着警笛向远处去了，一定是报告我们局里……"说到此，他随又倒下身子仰卧在地。众人见那管枪果然还远远的撇在草地。耀华也无心来顾及警察，只站在墙侧唉声叹气。不多一回，已见远远的灯火拥至，那个区长又带了许多警察，飞也似的赶来。那区长一见了耀华，先自鞠躬问安，又问："店里想是不曾损失什么？救护来迟务乞恕罪。"林福在旁吆喝着说道："别的虽然不曾损失，只是我们小姐踪迹不见，这祸可也闯得不小。幸亏贵区长派了警察在此巡逻，如其不然，还该将我们老爷都要掳劫而去。小小镇市，盗匪如此猖獗，贵区长平日缉捕之政，也可想而知。"区长听见林福这番话，吓得面目改色，荷荷的答道："当真有这事，那还了得！兄弟一定多派警队四下缉捕，断不能使小姐久稽盗窟。……"大家说着话，一齐都走回客店。别的警察少不得将那受伤的警察抬得回局，赶紧疗治。

此处耀华且不同那个区长周旋，只是含着眼泪来安慰母亲林氏。林氏只有捶胸哭泣的分儿，书云小姐等人也是仓皇失措，无策可施。耀华忽然拍手说道："不妨，不妨。我们既然要寻觅赛儿，如何放着这条门路不走？"大家忙问耀华，寻甚门路？耀华道："陶营长兵队暂驻此地，又承他殷殷盛意，在先就叮嘱

我们旅居小心，如今既出了这件变端，等我赶快去拜会陶营长，请他派兵在镇兜围，他定然没有个不出力的。事不宜迟，趁盗匪未及远遁，我就去罢。”林氏听了，方才将心宽慰了些，说：“这话一定不错，此处虽非他们兵队的汛地，然而兵以保民为本，（林氏差矣！现在的兵，还讲什么保民？）眼见人家受了这祸事，他们也应该替我们剿办剿办。若是将赛儿赶快寻得转来，任是我们没钱，我情愿将我的衣服首饰一古拢儿变换出来，做他们兵士的犒赏。……”

大家混闹了半夜，其时已将近黎明，窗纸透进白光，灯烛齐齐熄灭，火车站上机声发动，汽笛乱鸣，所有搭车的行人都纷纷打叠包裹，不暇来照顾他们的事迹。一霎时间，旅店里只剩得林家上下人等不曾起程，至于车上的什物，一经出事以后，林福预先知道第二天断不及上车，早命别的家人将各物取回。在车上看守的人亦已知道此事，互相疑讶，只得都回转店中，静待破获这案。林氏此时只指望耀华去会了陶营长，立即将赛姑寻觅回店，遂催促耀华赶快就道，耀华连连答应。又无奈辛苦了半夜不曾休息，神志已是十分昏乱，林福瞧出他的神态，连忙将他请到前进房间里替他烧了好几口乌烟，又闭着眼养歇了一会，早已近辰牌时分。又将店主人喊到房里，问他石龙到增城那条水路离此地多远？店主人道：“这增城的水路，名叫妙音河，这码头离小店还有二十多里远近，我们也知道那营长的兵队已在河边，抢了许多船只泊在那里。老爷若是前去会那营长，断断不能步行，我去命茶房替老爷雇一乘轿子来。”耀华道：“很好，很好！林福须得随我一齐去，有轿子还须雇着两乘。”店主人当即答应。过了好半晌，店主人又走进房里皱眉说道：“本镇地方偏僻，加着近来年荒岁歉，生计维艰，所有

那些轿夫，大半都跑去当兵，适才在外间寻觅了一会，只觅到轿夫三名，两乘轿子，三名轿夫如何抬法？还请老爷示下。”耀华急道：“轿夫又不齐全，这便如何是好？你叫我想法子，我有什么法子想呢？……”这时候那个区长还坐在屋里并未敢回局，听见内里闹着没有轿夫，慌忙走至耀华面前献勤说道：“轿子敝局是有一乘，轿夫现成，兄弟此刻即行回去，分付他们过来伺候罢。”耀华见区长情意周到，满心欢喜，忙称谢道：“好极，好极！便请老兄叫他们快来，我此时方寸已乱，也不同你客气了。”那个区长弯着腰，果然忙忙的转回局里，随时差遣了轿夫抬着轿子如飞而至。耀华见时候已是不早，用了早膳；恐防路间烟瘾发作，又同林福睡下来吸了好几口大烟。店主人此时已走近房门催着说道：“时交冬令，日间极短，由此处走到妙音河，来往不下五十余里路程，再一俄延，还防着赶不及回寓呢！”耀华再看看窗日影，果已渐渐正中，心下方才着慌，将烟灯推过一旁，向林福说道：“走罢，走罢！”两人然后跨入轿里，先后向妙音河进发。

一路上衰杨白草，日色淡沉沉的，每逢市集，不无还要下来吃点饮食，及至到了妙音河畔，已是红日西斜，暮烟四起。那条河倒是个四通八达的码头，帆樯林立，船只却还不少。林福先跳下轿子，沿河询问陶营长的兵船泊在何处？有些弄船的便上前告诉他，说：“好几天前头果然有一枝军队，其中还有营长的家眷，雇了好几只船泊在这里，据说是一径等候他们营长到来，便即开船向增城去填防。那个营长却于昨夜三更时分到了，不曾等到天明，立即扯起帆篷顺流北驶，如今却好要走完一半路程了。你们此时来问他的踪迹，打那里去会他呢？”林福呆了一呆，当时走至耀华轿前，将适才所听的话一一说了，耀

华在轿里不住的跌脚，说：“我不料他们走得这样快，失了这个膀臂，更有谁人有这力量能替我们寻觅赛儿呢！”耀华因为提到赛姑，再想想他平素在家何等娇养，生生的被强人掳劫而去，不必讲到去杀害他，就是这一吓也要将他吓死了，不由触起父子之情，便在轿子里呜呜咽咽的哭泣。沿河的居民猜不出是何缘故，倒围拢了好些人过来询问。耀华虽不同他们讲话，林福不免将昨夜情事诉说了一番。大家有互相猜疑的，有代为婉惜的，轿夫说道：“时候已是入暮，这二十多里路程料想赶不及回去，当初夜晚尚可行路，如今是盗贼繁多，万一在路上出了岔枝儿，小人们担承不起，林二爷同老爷去回一句，不如就在这地方权且过夜，明天大早再回石龙镇罢。”林福便同耀华商议，耀华也没有主张，说：“你看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林福随即向土人询问此处有什么宿店？内中有个人指给他说道：“沿河虽有几家宿店，委实龌龊，老爷们万不能歇驾。离河边不远有一座华大王庙，内中很有几间清洁房屋，原是给往来客商歇脚的，老爷们如若合意，小的情愿领你们前去，只须赏小的几个酒钱就是了。”说到此，又回头将耀华望了望，掬着嘴笑道：“老爷是个长厚的人，断然不刻薄小的，小的适才的话转未免轻视老爷了。”说毕，拔起脚步向前飞跑，那四个轿夫抬着轿子也跟随他走。

眨眨眼，果然那座华大王庙已在目前，轿子歇在庙外，那个引路的人先跑进去好一会功夫，便偕同一个和尚出来迎接。和尚连声道请，将耀华同林福引得进去。四个轿夫便命先前那个人安插他们在左边一间破厢房里，这房里还搁着两个漆黑的棺材。耀华仔细看那神殿，也是朽败不堪，大王的泥像灰尘积得有一二寸深浅，也辨不出他是彩画的，是装金的了。转过殿后，朝

南有五开间厅堂，收拾得倒还清雅，陈设也极整齐。和尚便指点靠西边一间客座里，给他们主仆下榻。耀华同和尚彼此通了姓名，寒暄数语，便命林福取出四百文赏给那引路的人，那人欢天喜地称谢而去。庙里自有道人伏侍，替他们安了灯火，送进几碗素膳。耀华只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两人虽然不曾携带烟具，幸喜那时候禁烟虽厉，至于广东一省尚在洋药印花税名目之列，林福当时同那道人商议，并交给那道人五大块洋钱，那道人立刻答应，不多一会，早已将烟具取来，耀华吸了几口，方才回复些精神过来。

夜深岑寂，便同林福斟酌这件事如何办法。无奈林福做了他军师多年，到此时间也弄得一筹莫展，不得已左思右想，才想出一个法子，是赶紧转回石龙镇贴他几十张寻人招贴，将赏格注明，或者有人希冀重赏，将赛小姐送出来也未可知。耀华兀自沉吟不语。谁知天下事竟是无巧不成书，林福刚在这里想出招贴寻觅赛姑，大门外边竟有人知道他这意思，迎合上来，更不劳耀华他们另费手脚。其时刚在二更时分，耀华和衣躺在烟床上面，忽然听见有人敲打庙门，其势甚急，心里吃了一吓。见林福已是朦胧睡去，自家便提着一盏煤灯，开了房门向外张望，这时候已见使唤的那个道人用手揉着眼睛，嘴里不知叽咕是些什么，想是前去开门去了。耀华知道他不曾瞧见自己，也就掩灯进去，不去管他们的闲事。约莫隔了几分钟光景，道人又转回来，便来推耀华的房门。耀华忙问："是谁？"那道人说道："适才有一个浑身穿黑的少年汉子，手里拿着一封书信，我开了门，他便递在我手里，叫我送给一位姓林的看。我想我们庙里没有别的姓林的，一定是老爷了，所以送给老爷收下来。我其时还问他可要等候力钱，他只望我笑了笑，摇摇头早就跑了。"耀华

将信函接入手里，兀自呆呆的发怔，暗想：这地方我并没有一个熟人，这信又是谁寄给我的？再看看信面上只写了“林先生开视”几个大字，可想连我的名号他们一概还不晓得，真是蹊跷得紧。那个道人见耀华已去拆信，他说了一声，依然到后边睡觉去了。耀华从灯下将函中的言语读了一遍，格外吓得手足无措，只是摇头咋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好林福业已睡醒，耀华便将适才有人送信的事告诉了他，又将那封信掷入林福怀里，叫他看视，林福一面看，一面念道：

本山主占据石龙镇一带地方业已多年，专一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昨日看见你家小姐十分美貌，因此将他请至寨中，意欲想他做个押寨夫人。今姑念汝父女之情不忍分离，可预备银洋三千元在石龙镇南首三间草屋之中，汝交我银，我交汝女。若不秘密，别生异心，沿途已布儿郎，定取汝全家首级。

本山主押

林福看了一会，只是在旁边点头不语。耀华急道：“不是反了么？光天化日之下，竟容若辈横行无忌，抢了人去还不算，公然写这信来叫我拿钱去赎，大家都做了共和国民，如何能容得这样野蛮强盗？我同他是誓不两立的了，你快将轿夫唤起，我们立刻转回石龙镇，将这情事告诉警局，命他们赶紧督队兜拿，迟则恐防误事。”耀华愈说愈气，那一种摩拳擦掌的样儿，简直有灭此朝食的气概。林福等待他发挥透了，方才冷笑了一声，说：“老爷何须着急！他既然有这本领写信给老爷，料想他们一夜之间决然不肯逃走。如今在这三更半夜，天气又极寒冷，便将轿夫唤醒了，他们也未必便抬老爷连夜的回镇。至于老爷说是共和国民便不该有野蛮强盗，这话尤其发笑。不是小的敢驳回老

爷，自从改革政体以来，人人都知道讲解这'共和'两字，说是国家既然共和，凡是有钱的人，总该将钱捧出来给大家用。所以在专制时代，强取别人的钱还可以算他是强盗，若是在共和时代，别人勒索你的钱，你还要尊敬他一声同胞。（断肠之音，不忍卒听，读者不可以其稗史而忽之。）他们既已看着同胞的情面，将已经掳掠到手的一位小姐，不惜冒着偌大危险写信来告诉老爷，不过想老爷破费几千银圆，便许你珠还合浦。老爷只须将这件事揣度揣度，还是小姐要紧呢，还是银子要紧？若说是银子要紧，我们明天回石龙镇时候，不必提起这事，尽管上我们的火车到省去当差使；若还怜爱小姐，不忍心叫他永堕盗窟，老爷只须将这话禀明了老太太，一样不须老爷破钞，老太太自会拿出银子来去赎小姐。至于说是分付警局里去派人兜剿，千万不必做此蛇足之事，莫说石龙镇的警察至多不过一二十名，火器又不周全，徒然打草惊蛇，无济于事。试问老爷，我们中国自从开办警察以来，这一笔经费不是都出在商民身上？商民忍着痛苦情愿拿钱养活他们，方且以为地方上有了警察，这地方就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谁知除得循例派几名巡士站站岗位，什么城市里打架斗殴，伤风败俗，任你们闹得一塌糊涂，那些巡士简直是个不闻不见。这还是有点意思的巡士方才能够如此，其余就格外不堪设想了，调戏妇女，诈欺取财，借地痞为护符与奸人通声气，诬栽赃证，勒逼人命，种种罪孽，一言难尽。就以我们昨夜出事时候而论，看守店门的那两个警察，为何无巧不巧的一个中枪，一个鸣笛，没有一个能探出贼人的形迹，至今我还有些疑惑他们，不知是真是假呢？最可笑那位区长，大约除得在老爷面前献些殷勤而外，再不会有别的本领。这也却难怪他，他这个区长位置不知费了许多心力，花了许多贿

赂，一朝到局任事，你想他不捞摸几个钱过活，他倒不如躲在家里喝风去了。所以大凡做区长的，只要将本地绅士谄媚好了，官长逢迎熟了，再拿出点辣手来，尽性去敲诈百姓，再也没有人去干涉他。那区长若不是因为老爷到省当差，在客店里出了岔枝儿，你便请他来他还不来呢！万一老爷将这件事告诉他，他的警察万一再同那些强盗通同一气，不待去兜捕他们，只消预先送个信到那里，那里将小姐向僻处一藏，哼哼，那时候任是老爷再多出些银子，怕小姐永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老爷便是不可惜小姐，老太太看待小姐，那种疼爱，老爷素来是知道的，将来何以应付老太太呢？老爷不过只顾惜了三千银子，白白的送了小姐一条性命，再添上老太太一条性命，算来总还不值罢！”林福说到此处，耀华已是顽石点头，恍然大悟，只低着头不肯言语。林福又说道：“若讲到兜剿这一件事，只是可惜将那陶营长放得走了，有他那一营雄厚兵力，或者还有几分希望，如今却是不消谈得了。（林福议论虽中肯綮，然论陶营长处，却与书中情事大相悬背甚矣。料事之难，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狡如林福，尚堕入陶营长计中，天下事顾可易言揣测耶。）目前这件事还算是老爷天大的造化，那些强盗竟肯写信来告诉我们，千万不可再三心二意，明早赶快回镇，预备银子去赎回小姐，再没有别的法儿。”耀华连连答应。

一宵易过，黎明时候轿夫早已催着上路，耀华便命林福赏给那和尚些借住的酬资，又吸了许多烟，然后才上轿起行。赶回石龙镇，时候已是不早，店里林氏他们除得哭泣，只眼巴巴的盼望耀华将那陶营长的兵队请来捕获群盗，好救赛姑性命。及至听见耀华业已回店，说是依然主仆两人，并不曾看见有若何军队，林氏先自倒抽了一口冷气，也顾不得什么体统观瞻，

忙三脚两步的跑至外间，向耀华询问昨宵事迹。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也都挤在屏风背后打探消息。林氏劈口先问了一句："耀儿，你请的兵队何在？"耀华摇头说道："不瞒母亲说，陶营长已经拔队启行，儿子去迟了半日，不曾会见他一面。"林氏惊问道："然则你这一趟辛苦，不是白白吃了，依然无济于事么？赛儿的救星简直没有指望，你叫我怎生活法！"耀华道："母亲不必着急，赛儿已是有了。"林氏不由破涕笑起来，说道："哎呀，赛儿有了，你是在那里看见他的？你为何不将他一齐携带回来，莫不是将他藏起来戏弄我。咳，但愿你们戏弄我，将他藏着也好；难道这孩子他也不知道我纪念他，不赶快跑来同我会面。"耀华也笑道："赛儿虽然有了消息，只是还须得拿银子去赎，所以儿子还不曾将他携带回来。这是一件什么事，如何敢戏弄母亲。"耀华说着，随即将住在华大王庙里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又从怀里掏出那封信函，双手递给林氏。林氏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忙道："有，有，有！银子我有，可怜要将我的赛儿吓坏了。他自出娘胎，他何曾同这些恶眉瞪眼的强盗混在一处，只不是要了他的小命么？事不宜迟，我们且到后面来斟酌办法。"此处书云小姐大家听见这事，无不摇头咋舌，说："如今世界上的事真是愈出愈奇了，怎么强盗将人掳掠了去，还公然写信告诉人家拿钱去取赎，我不相信他们这胆怎生个大法。"舜华叹道："这还算是神天保佑，那强盗肯写信告诉我们，不然，他若是将赛儿……"舜华又觉得出言不甚吉祥，忙忍住不再往下说。此处林氏已向耀华问道："这三千银子你那里可有法想没有法想？"耀华摇头说道："儿子此番挈眷入粤，只随身带了些零用盘川，通盘筹算起来尚不得半数，这便如何是好？"林氏道："这也难怪你，你也料不到路间忽然出这岔事，老实你去

攒凑得一千元来，其余二千，我箱子里还有好几锭元宝，每锭足足有百十来两，都捧出来交给你，所有的数目看是还差多少？我再将金叶子拿些出来，又轻巧，又便于赍送，省得洋钱多了，容易招摇别人耳目。你斟酌斟酌，看我的议论如何？”耀华忙站起来称谢道：“母亲议论处处周到，只是为着儿女的事，白叫母亲坏这许多钱钞，儿媳们心里如何得安！”林氏掩泪说道：“你也不必同我客气，只怪赛儿生得太好，我心里又最爱他不过，他同我仿佛共着一条性命，我此番拿出钱来，虽然看似去救他，实在暗中还是救了我。银钱是身外之物，只要用得在道理上，倒也不足可惜。你通记不得你年少时候在外不知道干些什么，一万八千的拿出去花费也不心疼，如今因为救儿子的性命，又有些割舍不得了！快别要如此，倒是赶快将这事做完妥了，早一天见了我的赛儿，好叫我早一天魂安梦适。你们便趁此时日色未落，便同林福再带几名仆人，打一乘轿子去接赛儿去罢。”耀华尚未及答应，旁边早走过林福上前说道：“这件事很有关系，稍一不慎便会闹出别的乱子。要知道我们去接小姐原不怕人，他们做强盗的人，在这青天白日之间总还有些顾忌，去早了反为不妙。小人倒有个计较在此，如今事已大定，只等待小姐一经回来，我们就须趁着火车走路，倒不如今夜老太太们将各项什物打叠齐备，命家人们搬上火车，我们在店里。用过晚膳之后，老太太同太太们只顾去向火车上坐地，这时候我同老爷再用轿子去接小姐，接了小姐随即上车。既可以免得许多轇轕，我们的踪迹又不至让他们探听出来，或者再有意外风波。老太太们须知道这石龙镇是强盗出没之所，小的心里总还怀着鬼胎，怕他们党羽众多，有得了好处的，有不曾得好处的，也不可不防备他们哩。”林氏听他这番话很是有理，便

命人照这样办理，尽今夜赶着上车。其时家人们都分头办事，老早的便催店里将晚膳预备出来，各各饱餐一顿，陆续将行李什物雇人抬赴火车。

镇上那位区长虽然没有捉拿盗匪的本领，至于周旋贵官倒还来得十分周到，一到黄昏以后，早又派了警察过来伺候，自家步行来请耀华的晚安。一见他们有了动身形状，心里着实欢喜，面子上还故意装着惊骇，说："兄弟业已分派巡士，买通眼线，不久便可破获贼踪救回小姐，大人们何不稍等一等，转匆匆的赶上火车是何用意？"耀华当时也不便将匪党通函的事去告诉他，只略略支吾了几句，说是"省里盼我到差非常着急，实在不能因为儿女小事有误要公，至于捕缉诸贼，还一切仰仗大力，我在省中静候好音罢了"。那区长连连称是。又见耀华行色仓皇，不便久坐，遂站起身来告辞而去。

约莫有三更时分，耀华先命家人将林氏他们送上车站，自己同林福依然坐在店里等候时机，身边还留了两个家人，一乘小轿。好在日间林福已经命这两个家人向镇上南首打听过地址，果然那处有草屋三间，大门用一把铁锁锁着，旁边并没有居民，回来报告林福。林福益发相信这件事非夜间去接洽不可，自觉老谋深算，周密非常。又因为行将出发，少不得要提起精神去探龙潭虎窟，于是主仆两人也没有别的计较，只拚命的躺在床上狂呼乌烟。过了一会，耳边已听见更柝之声将近四鼓，耀华一翻身坐起，命林福点好了手灯，便交给林福拎着。外间家人们已经将轿子上灯笼点好，一面是福建省议会议员，一面是广东候补县正堂字样。耀华分付林福到了那里先向匪徒他们打话，所有金银元宝一古拢儿全交在林福手里，自家因为胆小，又是个官长身分，不合去面晤匪类，只坐在轿子里等候，林福

一一答应，同时出了客店。

大门外边两名警察只知道他们是上火车，慌忙向耀华行了立正的礼，一经耀华走后，那两个警察也就一溜烟跑回局里睡觉去了。夜深人静，那一带荒林密树，萧瑟异常，虽有几盏灯笼，已被北风吹得半明不灭。耀华坐在轿里只是缩颈如蝟，只恨自家运气不济，出了此种变故，银子还不打紧，像这样的辛苦要算出世以来第一遭初尝滋味。幸喜路途还不甚远，不多一会，那两个家人已将轿子放落在地，耀华知已到了盗窟，吓得牙齿抖战，只好一团糟伏在轿里，喘着气等候他们去办事。林福命一个家人在耀华面前做伴，自己只带了一个家人，提着灯一步一步向那草屋边踅将过来，隐隐看见篱落之间仿佛有一星灯火，及至看见林福他们走近，那一星灯火随时熄灭，乌光漆黑几乎辨不出门户所在，还是内里轻轻的走出一人，向他们拍了拍手，林福也拍手相应。彼此会面，更不打话，那人将林福一直引到堂屋里面，隐约之间似乎还有几个人伏在暗陬，似个防备不测的意思。林福向那人低问了一声，说："我们小姐呢？"那人将手向左边一个房间里一指，林福再侧耳一听，果然听见房里有嘤嘤啜泣声音，非常沉痛，林福此时更顾不得什么，随即说道："这黑魆魆地如何点交银子？"林福刚说这话，外面那个家人已将手灯拎得进门，猛不防侧首走过一个汉子，将手灯夺了过去，吹灭了搁过一旁，从自家怀中掏出一个电筒，捏着机括，照耀得桌上明晃晃的。林福便将金银摊放下来，遂觉得电光一闪，一霎时桌上金银已被他们收掳而去，呼啸一声，纷纷散走，连脚步声音一点都没有，吓得林福同那个家人面面相觑，毛骨竦然。

这时候手灯已不知被他们搁置何处，林福免不得催着那个

家人赶快将轿子打进来，接回小姐要紧，两个家人轻轻将轿子提在门外。林福此时已推进房门，只低低喊了一声："小姐快请上轿罢。"说着，便来搀扶，只听见那个女子哽哽咽咽的随着林福走出房门跨入轿内，那两个家人知道大事妥贴，兀自欢喜，抬起轿子，飞也似的直望火车站那条路径走去。林福方才一拐一拐的趁着满天星光走至耀华身畔。耀华正呆呆的站在道旁，见了林福，便询问适才光景。林福伸了伸舌头说道："这些匪人好生利害，他们将小姐藏在房间里，先将我们银子一古拢儿拿到手，然后才容小姐上轿。这一会功夫，我好像也不是在人间做事，简直昏昏沉沉的仿佛入了阿比地狱一般。如今幸不辱命，银子虽然损失，好在小姐是安然无恙，就算是天大的造化，此处不可久留，我们就赶快走罢。"耀华此刻也是六神无主，再也说不出什么，扶着林福肩背，从黑暗里只顾奔走。离车站不远，已是东方发白，耳边早听得火车上汽笛乱鸣，仿佛要开行的模样。心慌意乱走近车站门口，那乘轿子已歇落在地，一个家人站在轿旁等待，一个家人打从站里跑出来，口里嚷着老太太他们全都上了火车，此时车站里已没有客人。耀华同林福刚走到此处听见这话，便分付他们一径将轿子抬至月台栅栏外边，耀华先跳入月台，一眼看见林氏他们都已齐齐坐在二等车中，大家伏着窗口向外翘盼。这时虽已深夜，站上灯光还照得有些明亮，玉青眼快，用手指着耀华说："这不是老爷来了么？"林氏见了耀华，吓得站起身子大声问了一句说："赛儿呢？"耀华含着一种悲喜声音答道："母亲放心，赛儿坐着轿子来了。"耀华刚才说毕，便跳上了车。书云小姐同舜华以及仆婢等众，都赶着到车门首一齐来迎接赛姑；三等车里有好几个家人早已跳下车子帮着去接，便在这个人声鼎沸纷纷拥挤的当儿，林福在

栅栏外面将赛姑扶得下来。至于那乘轿子，原是石龙镇区长的，好在栅栏周围一带有好些荷枪巡警在外逻守，家人们便将轿子交给巡士，派人送回局内。此处大家带拖带拽，好容易才分开众人走入月台，将赛姑扶得上车。说时迟那时快，刚刚上车之后，那车轮已轧轧行动起来，汽笛一声，顷刻电掣风驰的开行了。

林氏此际不由分说，含悲带泪，正待搂抱赛姑入怀，问他可否受了惊恐。谁知林氏蓦待上前，那女子反行退后，再一细望，那里是个轻盈袅娜的赛姑？早变了一个少年妇人，衣衫褴褛，形容亦复憔悴不堪。他也不知道自家怎生会走到这火车里来，看见许多内眷围拢着他，只吓得低头无语，不免溜着灼灼目光，尽管向别人瞧看。林氏这才知道耀华他们忙了一夜，花费至三千金之多，并不曾真个将赛姑赎回，转弄来这么一个不识姓名的少妇，气愤填胸，手足冰冷，一叠连声将耀华喊得近前，责问他怎做出这一出糊涂恶剧。书云小姐同舜华也是目瞪口呆，茫无所措。车里虽还有些客人，也不知道他们内中事迹，都坐在一旁互相私议。

再说耀华上了火车之后，惊魂已定，回想夜间情事，觉得可喜可愕，要算是生平第一件阅历。他转兴高采烈同别人研究这事，怎么冒险入了盗窟，怎样出险救了女儿，口讲指画娓娓不倦。林福也自高兴，在旁边帮着耀华，颊上添毫的点缀得十分有趣。这个当儿，忽然听得林氏呼唤，再也猜不到另有变故，随即大踏步走过来。其时电灯已开，朝旭初升，那些疲倦的客人均已纷纷入睡，不去管他们闲事。林氏一见了耀华，大声吆喝，并用手指着那个少妇问道："你这蠢材，你夜间救的这人是谁，我的赛儿呢？"林氏提到赛儿这两字，不禁肝肠崩裂，大放悲声。书

云小姐同舜华先前还在一旁发怔，一经林氏说着赛儿，觉得住在客店里还有寻觅赛姑的希望，如今已是火车开行，更没有转回石龙镇让我们再去寻觅赛姑的道理，也就一齐掩面痛哭起来。耀华这时候好像青天里猛扑下一个霹雳似的，吓得话都说不出来。凝了凝神，走至那少妇面前仔细一望，直跳起来说："哎呀！这不是孟老先生的……姨娘……他名字不是叫做春莺……他如何会走到这里？他他他……"以下再说不出什么。真是写不出他又羞又急，又悲又气的神态。林福也出自意外，少不得一步一步的踅过身子来询问。耀华一眼看见林福，不由怒从心起，重重的向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骂道："干得好，干得好！白花花的三千银子，不曾将自家的人救得出来，转无辜的闹出这样笑话，如何是好？（以前奉林福为军师，而军师之结果乃至于此。可谓军师妙计安天下，赔了姑娘又折钱矣。一笑。）你在那时候还是醒着呢，还是做梦？"林福被他这一顿抢白，也无从分辩，只咕噜说道："这强盗真辣毒得很，他不曾劫我们小姐也罢了，如何弄这等玄虚来骗我们。老爷也不用尽抱怨我，黑夜里提着胆子去干这样事，巴不得有了小姐便好了，那里会猜得出他们这样狡猾呢？……"

两人刚自辩论，书云小姐先前本掩面哭泣，耳边忽听见耀华喊那少妇说是孟老先生家的春莺姨娘，他吃这一惊不小，疾忙掩了泪痕向那少妇细认，果然真个便是他姨娘春莺，不过病态恹恹，丰韵又觉得比前憔悴了好些，所以俄顷之间辨不出他面目。书云小姐忙向他责问道："我们在省里时候不是听见姨娘说孑身返里，连父亲棺柩都不肯携带回去，（补前文所不及叙。）如今却怎么又留滞到这广东地方？无巧不巧转在火车里与我们相见，这其中定有别的缘故，若不实说，我婆婆的性情你是知

道的，他决然不许你同行，看你怎生是好？"春莺经他这一问，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迟疑半晌，方才吞吞吐吐的说道：（着此数语，可知春莺一面之词，尚未可全信。）"自从老爷死后，日用渐渐不敷，其时实在难于支持，不得已思返故乡，借谋栖止。不意搭了海轮之后，便在船上遇见一个男子，看待我十分殷勤，后来知道我只身无偶，遂同我商酌，叫我嫁给他为妻。这男子自言姓田，说是在广州城里开着皮丝烟店，家资富有，尚无子息。我一时不合便听从了他，同他过久了下来。谁知他羽党甚多，大家都以贩卖妇女为业，东漂西荡，也没有一定的住所。此次他随同许多人带了好些妇人，拟向香港一带去兜售。我自知陷入匪人之手，愧恨交至，从前月里又染了一种猩红热的症候，几乎性命不保，目前虽然痊愈，精神身体一切尚未复原。他们有一处巢窟，便在新塘地方。前日晚间这姓田的忽然将我唤至面前，说我病体恹恹，便能够卖给人，也断不会得着善价，说目前有一件机会借我这身子用一用。并安慰我，说我这一番离了他们，定然会得着好处，比当做猪仔快活得许多哩。我这时候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他们说一句，只得答应一句，任他们怎生发付我，我何敢有丝毫违拗呢。便于昨日日间，这姓田的还约了好几个同伙，将我带到一处地方，命我安静坐在房里，还分付我装做哭泣模样，嘱付我如若有人来接你上轿，你便好好跟随他们去罢。果不其然，夜间便听见外面有人招呼轿子给我安坐在里面，糊里糊涂的被他们抬到此处。小姐须知这种种作为，我是身不由己，不料在此居然会见了小姐，真非我意料所及。至于我听见老太太言语之间说是赛小姐失掉了，这又从那里说起？还求小姐告诉了我，让我明白。此番既蒙小姐们将我救护出来，以后任从驱使，为婢为奴，决不敢有所违背。……"

春莺一面说，一面已含泪跪将下去。此刻大家都止了眼泪，听他叙述这一段奇闻。书云小姐尚未及答应，林氏已勃然大怒，指着春莺骂道："你这不识羞耻的贱妇！你家老爷在日，几曾亏负了你？他身后何尝没有些积蓄，都被你这贱妇输得罄尽，又不替你们老爷争个体面，公然又重去嫁人。我不恨别的，我只恨若非你这贱妇，那些强盗何至将你弄出来骗我们的银子。依我性子，便该赶逐你下车，任你饿毙道路。但是我还想我家赛儿托庇上天保佑，叫他早早还家，所以不肯过为已甚。如今你这身子须知我是拿着三千银子将你买得来了，（说破真是发笑。）当初你在孟家虽是个姨娘，目下到了我家便算是个侍婢，你好生循规蹈矩，我将你派遣在第二房媳妇面前伺候一切，你心里可服不服？须得快快讲来。"春莺这时候只求有个安身立命所在，那里还敢向林氏倔强？不由将双膝挪了挪，跪在林氏膝前，磕头如捣蒜一般，没口子的恳求收录。旁边看的人有许多替他感喟，他丝毫并不觉得愧耻，只有书云小姐心里又羞又气，遇见这不挣气的姨娘也叫做没有法儿，只好听其自然罢了。林氏将春莺喝起。

闹了好一会，那火车经过的地方已是不少，眼见得不能再行谋救赛姑，大家没精打采坐在车里。耀华越想越呕，用手搔着头说道："我不恨别的，这些强盗既然不曾劫去我家赛儿，他又从那里打听出来，知道我家赛儿被人掳掠，偏生使这促狭计策来骗我们银子呢？"（此层我亦要问。）林福在旁说道："老爷又来迂阔了，赛小姐被劫，已经闹得通镇皆知，石龙离那新塘地方也不过几十里路程，难保他们便不得这消息？还有一层，老爷在新塘妙音河旁边坐在轿子里哭泣时候，可记得有许多汉子围拢过来询问，我们千不合万不合，又将这件事一一告诉了他

们，你想他们可肯不想出法子来骗老爷么？所以一抵了华大王庙，便有人送那信函来了哇。”（毕竟军师料事与众不同，只是迟了，可惜，为唤奈何！）耀华连连点头，自悔不该在妙音河旁边漏了消息，因此一路上十分纳闷。

不日抵了广州省城，先行命林福在省里觅好了公馆，将家眷人等一一安居入内，然后去拜会那个介绍的朋友金广仁。金广仁见耀华到来，非常欢喜，当即在督军面前替他报到，督军便下了一封委札，委他做了庶务员。军情紧急，事务纷烦，耀华日在署中却也忙得刻无宁晷，他转将赛姑这件事搁在脑后了。转是林氏婆媳等人，虽然已获安居，至于痛定思痛，平白地将这一颗掌上明珠在半途里弄得无踪无影，还不知道生死存亡怎生结局？偏生舜华同玉青虽在青年时代，却再也不会生育，各人膝下俱是冷清清的，真是毫无意趣。林氏年力就衰，因此又发动痰喘症候，势甚危急。耀华有时偷暇回家，看见这种情状，只有顿足长叹，没做一个理会处。可怜好好一份人家，便因为赛姑一人酿成惨局，这也很可叹息的了。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赛姑人奇事奇装束又奇，是无往而不奇者也。天既生赛姑，断无使其碌碌无所短长之理，石龙遇劫，消息沉沉，是亦天之有意奇赛姑也。岂如世间一切有情儿女，生息长养，没世不闻，享庸庸之厚福者哉。赛姑既奇矣，而此篇文字与事迹，亦遂与之俱奇。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陶营长之使书记与耀华极尽殷勤，使耀华置而不理，则军士未由入户窥探。使妙音河而不求助于陶营长，则不至沿河哭泣，遂漏消息于人，则骗函

或无由寄来，则三千白银，何必买一孟老先生之侍妾。造种种因，结种种果，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评）

中国号称多兵为患，实则兵多而空额尤多，竭人民之财力，为军中供养空额，徒充上官之腰橐，宁不可叹，此弊固不自今日始，特今日为尤甚耳。作者借方钧添招兵士一举，揭而出之，意中实有无限愤慨，非闲笔也。

赵瑜说并没做出什么不端的事，与《红楼梦》林黛玉说我身子是干净的一样用意，所谓莫玷污了小姐清白也。

此回借各人口中杂论阋墙之祸，用兵之害，无一语不痛切，无一处不透辟。虽与书中人口吻微有不类，然正以见是书为伤时感世之作，目光甚远，用意至深，初非专写儿女闲情，无关宏旨也。

石龙镇一段情事，波谲云诡，令人似乎猜测得出，却又捉摸不定，文章之妙，无以复加。至于军官劫人，匪徒劫财，尤足见中国今日是兵是匪，同为一邱之貉而已。　（独鹤评）

第十一回

结新知志士论交　　泄春光伧夫骂座

赛姑走失之后，岂但林氏一干人放心不下，吾知读书诸君亦复悬心彼美，恨不得立刻要去寻个水落石出。明知赛姑算是书中主人，或者不至有什么意外变故，不过迷离惝恍，也猜到定然有一个人将赛姑劫夺而去，终因为书中不曾明白发表，不免还有些将疑将信。著者岂不愿迎合诸君意旨，也想一直便叙下去，不至使诸君为这琐琐稗史，苦其沉闷。无如当时事实，却实在不能随我所欲，定须另从一个人身上，才可以将赛姑的踪迹打探出来。所以我这一回书，转不能去叙赛姑，必先叙一叙这人的事迹。

这人究竟是谁呢？便是误认赛姑做女郎，心心念念想娶他回来做妻子的赵珏了。然则赵珏这时候是否已经知道赛姑被劫么？这句话却又错了。赛姑在石龙镇被劫，其时赵珏尚不曾还家。须知赵珏还家之时，业已在赛姑赴粤之后。好笑这赵珏在北京时候无心赴试，故意在文字上面闹出乱子。方钧留他在京，他又决意不肯。方氏爱他，想赘他为婿，他又极力坚辞。凡此种种，皆是赵珏钟情赛姑，恨不得立刻飞回家里，虽然一时间不能娶赛姑回来，也可以借妹子的交游，常常同玉人亲近。书外的人，未尝不暗暗笑他将男作女，用这无谓的相思；然而书中的人，他又那里会猜到赛姑原是乔扮女郎，永无婚姻之望呢？

不料事出意外，赵珏抛弃一切，原是为的赛姑，及至到了家中，他妹子方才告诉他赛姑业已全家赴粤，你想他听见这句话，有个不灰心短气，大失所望的道理么？加之自己热心替妹子同方钧结婚，不但不能博妹子的欢心，转被他十分抢白，平白地又将人家一枚戒指，撩向镪水里，烧得剩了薄薄一个金片儿。母亲湛氏爱惜女儿心重，又数说了自家无限的话。真个冤愤填膺，毫无兴趣，镇日价长吁短叹，大有书空咄咄之概。初时别人还疑惑他因为外间兵乱，因此恹恹不乐。后来才探出他的意旨并非关心大局，依然为的是一身际遇，凡百难言。他母亲见他这种情形，规劝既无以措辞，责备又嫌其太激，也只好听其自然罢了。

驹光易驶，转眼残冬向尽，又是新年。南北纷争，益形激烈。长江几个督军，虽然勉作调人，出任和解，无如北方政府势不能甘，主战主战之声，闹得烟舞涨气，转将那几位议和的督军处入嫌疑地位。这时候百姓们才知道天降战祸，无从幸免，只得忍泣吞声，坐而待毙。所幸福建这一带，虽是日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却喜并不曾真遇着战事，那南北的争点转移在湘鄂各地去了。方钧领着一营军队，此时刚驻扎城陵矶地方，将随大军进窥长沙，也曾寄信给赵珏，劝他当国家多事之秋，我辈男儿不可自甘家食，如故乡中没有际遇，不妨到我营里看看机会，觅个进身之阶。这却是方钧的一番盛意，无如赵珏接到这信，当时便拿给他妹子赵瑜瞧看，赵瑜看毕笑问道：“哥哥意旨如何呢？”赵珏连忙摇首说道：“妹子你年纪轻，不知道目下南北的大势，在我看起来，两边虽然势均力敌，不见得就能谁并了谁，但是南方所标的题目比较北方毕竟好听些，你想若是北方政府做出来的事体，果能压服人心，人又拿什么名目去反对他？

无如他们全是挟着一团私见，想要巩固他们的北洋团体，以至权利竞争，着着进行。不瞒妹妹说，我若是以政府为然，我早经在考试时候一般的作出文字来迎合他们的意旨，不致名落孙山之外了。方钧他是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带着军队来同南方对垒，我又何苦不行乎我心之所安，转帮同他去杀戮同胞呢？”赵瑜听他这番话，不禁嫣然一笑道：“失敬，失敬。原来哥哥全抱的正大思想，要算得民国第一个志士呢。”赵珏正色说道：“你这话又错了。外间号称志士的，难道全是些好人不成？即以南方诸将士而论，其中也难保不薰莸杂进，良莠不齐，一般也会有争权怙宠，狗苟蝇营的人物。像这种人，南方重用他，他就做南方的走狗；北方重用他，他就做北方的爪牙，惟利是趋，问他心里更没有一毫成见，难不成你也叫我去崇拜他？”赵瑜笑道：“人家说了一句顽话，又引起满腹牢骚来了。我此时且不同你议论时事，倒是你自家也须拿出一定主意，毕竟向那里去走走才好。终不然，老坐在家里也非长策。”赵珏叹道：“林小姐已赴广东，依我的主意，倒想向广东去走一趟。”赵瑜道：“哥哥如有意到广东，去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林小姐同我分手时候，原说一抵省城就写信寄给我，让我放心。如今遥遥的已隔了好几个月了，他连一个字也不曾到我，我心里委实放心不下，莫非他是病了，因此不能写信。不然，他断断不忍心忘记我。”赵珏笑道：“他不曾写信给你，你难道不会写信给他？”赵瑜道：“我原想写信给他呢，只是不晓得他的住址，叫我将这信向那里去寄？哥哥能够亲自过去，就好访问了。”赵珏仰头想了想，不由拍手笑道：“妹子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林小姐的住址你虽然无从探问，他父亲在督军署里办事你是知道的，你要寄信，为何不径寄给他父亲，请他转给林小姐就是了，这又有什么难

处！”赵瑜脸上一红，笑道：“这一层我在先原也想到，只是我写给林小姐的信，有多半的话不能给他父亲瞧见，心里又以为林小姐若无别的缘故，他断然没有不写信给我的道理，所以挨到今日，还眼巴巴的望他先有信来，我才覆他的信呢。”赵珏将头一扭说道：“奇呀，你们姊妹们通信，又有什么秘密言语不能告诉人知道呢？就如你所说，你不会先向他父亲那里询问他的居址，然后再详细写信给他有何不可？事不宜迟，你就依照我这样说法，快去将信写好。我此时也须得去覆方钧一函，好在闲着没事，停会子一齐向街上逛逛，顺便到邮局里去投递，妹妹你看可好不好？”赵瑜连连答应，真个回房写了一封信，信中并不曾说出什么，只是问赛姑近时境况，又嗔怪他不能践当日通函之约。（我为赛姑娘叫冤，盖此时赛姑娘陷身匪窟固已久矣。）笑嘻嘻的拿着信来见赵珏。赵珏的信亦已封固完好，兄妹两人随即出了大门，一直向邮局行去。

其时兵信暂息，已不在戒严期内，那些街道上的铺门，各家都因为生计问题，勉强照常开张交易起来，行人往来，非常拥挤。那个邮政总局却在督署左近，赵珏同赵瑜走了好一会才到那里。赵珏命他妹子在门首少待，自家将那两封信黏足邮票放入柜里，刚待转身出门，耳边忽然听见一阵吆喝声音。伸头一望，只见远远飞也似的来了一匹海马，马上坐着一位少年，顾盼飞扬，不住的用那鞭子拍马的屁股。那马展开四蹄，滑汰汰的更留不住缰，前后拥护着许多卫兵，震得那街石上尘土乱飞。行人奔避不迭，竟有许多人跌跌撞撞的抢入局里暂让。这个当儿，偏生有一个老妇人伛偻着腰背，耳朵又聋，慢慢的向前行走，早被在先走的那个卫兵揸开五指，猛向那老妇人身后使劲一推，老妇人只喊得“哎呀”一声，早一个踉跄，直跌下去。街道两

旁站了好多走路的，大家指指点点的躲在一边窃窃私议，却不敢声张什么。惟有赵瑜年少负气，见这样情形，刚待发话，谁知自家背后有两个后生直嚷起来，一个便喃喃的骂道："这野蛮时代遇着这野蛮的人，也叫做暗无天日。"那一个并不曾答话，只气愤愤的跑过去将那老妇人扶得起来，问他可跌坏了那里没有？正在热闹，那骑马的少年一鞭早到，耳朵里分明听见那个后生骂他野蛮，顿时露着满脸怒色，倏的将缰绳一扣，那马便立住了不走。少年向身边一个卫兵低低说了一句，那个卫兵随即走向邮局门首，去扯那骂的后生。不料那个后生也是个不怕事的，那里肯服卫兵来拘获他？随即施展手脚，将那卫兵使劲一推，那卫兵已退得有好几步远，其余的那些卫兵，更不容分说，一齐蜂涌上前，势将用武，任是你这两个后生手腕下有些本领，终究寡不敌众，被他们带拖带拽，一直拥至那少年马前。

且说赵珏那时候已认出那马上的少年原是黎督军第三个儿子，名字叫做黎英，本来同赵珏在陆军学校里先后同学。赵珏嫌他倚着父亲势焰，脱不了纨袴习气，当初在学校里时候，彼此遇着，也只虚与委蛇，今日在邮局门首见他骑马而来，特地将身子避过去不愿同他招呼。却不料因为撞倒那个老妇，忽然的同那两个后生闹起交涉来，好些看的人都知道这是督军少爷，那两个后生不该替那老妇抱这不平，触怒了这位少爷，眼见得要吃亏苦，谁也不敢再上前劝解，只是背地里不服罢了。赵珏也知道这意思，又觉得那两个后生颇有血性，这件事我若不替他们讲个情分儿，料想被那些卫兵捉获了去，断然没有好处。况且像这目前时势，以一个督军位分，轻轻陷害几个平民，也是希松、平常的事，何苦白白糟蹋两条性命。想到此际，立刻排开众人，蹿至黎英面前，拱了拱手，笑说道："黎学兄打从

那里来的？这般匆促。小弟同你倒有许久不见了。”黎英见是赵珏，慌忙跳下了马，说道：“原来是璧如哥，幸会得很。去年听说璧如哥赴京应试，不知是几时回省的？我的事多，没有工夫访你，你如何一步也不到敝署里去走走？几时我还要罚作一席东道。”赵珏笑道：“该罚，该罚……”彼此寒暄了几句。这一会工夫，那黎英的气已渐渐平复了，只是笑容可掬，赵珏再一回头看那些卫兵还同那个后生在一旁揪扭呢。故意失惊问道：“哎呀，这是为什么？贵亲随在那里同人家生气。”黎英笑道：“老哥不必管这些闲事，小弟骑马刚打从学校回署，兵士们略略碰了那老婆子一下，与这两个杂种原没有相干，他忽的在背后骂我野蛮，可想这厮们全无耳目，不把小弟放在眼里，我也没有这闲工夫同这厮们较量，我只把他带回署里交给军事执法处去问一问，看这厮们满嘴里是广东口音，当这军情紧急之秋，难保不是南边遣他们来作侦探的。”（便轻轻加一罪名，然而又确中下文情事，真是文章有胆。）赵珏笑道：“咳，说远了，说远了。像这样未免小题大做，学兄你是何等身分，值得同他们区区计较？他们背地里骂着你，他定然不知道你是督军的少爷，否则断然没有这样大的胆子。小弟今天倒要不揣冒昧，求学兄赏给一个脸儿，放他们去罢！改一天我来做个东道，叫他们过来赔礼。”黎英笑道：“璧如究竟同他们认识不认识？若果是你的朋友，我就饶恕了他。若同你没有瓜葛，你又何苦袒护他人，来欺小弟呢。”赵珏得了这句口风，没口子的答应道：“认识，认识。岂但认识，同小弟叙起来还有些戚谊。我又不疯，我难道为一个陌路的人赶着你来恼你不成。”黎英这才一笑，遂吆喝卫兵们将那两个后生松放下来，让他们自去。因为路上不便久久耽搁，忙向赵珏拱了拱手，飞身跨上鞍鞒，一溜

烟如飞去了。

这时候两旁瞧看的人已是拥得水泄不通，刚才放开一条马路，随后只听见大家一声吆喝，仿佛轰雷一般，转将赵珏吓了一跳。原来众人见赵珏做的这件事，十分慷慨，不由的约齐了喊好，说道："侥幸，侥幸。若不是这位小爷同黎少爷认识，再没有这样人肯上前讲这天大的人情。"那两个后生虽然被卫兵放下来，身上的衣衫已是揪得不成模样，面红耳赤，脸上还带着许多伤痕，忙赶至赵珏面前深深的行了一鞠躬礼，说道："萍水相逢，荷承错爱，也非套言可以相谢，务乞先生告诉我们名姓，好让我们逢人说项，到处游扬，以志隆情而播盛誉。"赵珏也疾忙还礼，笑道："先生为老妇不平，兄弟为先生们不平，同此热心，何劳称谢。小弟原名赵珏，表字璧如。"又指着身旁他妹子，说道："这便是舍妹赵瑜，适才先生们的举动，甚合我这妹子的意思，先生们若不发挥，我们也是要发挥的。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也是人人同具的心理。"那两个后生格外佩服，又同赵瑜行了礼，坚问赵珏居址。赵珏遂告诉了他，转问他们名姓。他们却不开口，各人从衣襟里掏出一张名片，姓名、居址都详细载在上面。赵瑜接过来略看了看，便拱手向两人告别，偕同赵瑜仍回旧路。先前跌倒的那个老妇所幸伤不甚重，家属得了这样消息，少不得将他搀扶回去，不必细表。

兄妹两人回家之后，闲着没事，便重行提到今日路间的事迹，赵瑜依旧气愤愤的不服那黎英妄作威福，赵珏笑道："今日时代还有什么公理可讲？他能够看我情面，不敢横行到底，也就算他好处。万一真怪我多事，连我都呵斥下来，依然将那两个后生捕捉而去，任是你不以为然，你这纤纤弱质，有什么本领转去以

卵击石？像你这样激烈，若是叫你到外边去走动走动，你还没有这个大肚皮装这些闲气呢。"赵瑜笑道："哥哥也不要将世间人都看坏了，有黎英这样蛮横，毕竟还有那两个后生的文明，跌倒的老妇同他非亲非故，他转忙忙的去搀扶他，这等人却要算是热心公益。他这名片上既说着住在明星栈，哥哥明天何妨去会会他们，要交结朋友，还是像这样朋友可以交结得呢。但是我瞧那姓宗的为人倒还精细，像个智勇深沉的人，那个武星斋就不然了，只管一味价骂人野蛮，至于那跌倒的老妇，他却不问他死活，未免卤莽有余，缜密不足。（此等处俱为下文伏线，并非闲笔。）哥哥你看我这评论可还确不确呢？"赵珏笑道："确极，确极，妹子可谓观人于微了。此时却不必忙着去会他们，显见得我们有些自矜恩惠，像以索他酬报一般，转被人看得太轻，非大丈夫的举动。……"两人正在闲话，忽的门房里家人持着一封请客单子，匆匆的进来递给赵珏手里，赵珏看毕，笑道："我方才不愿意去访他们，他们此时转来请我们了。他约今晚在洞宾楼酒叙，内中还拟请妹子一同前往，妹子你还高兴去不去呢？"赵瑜笑道："蓦生的人我如何可以同他们在一处吃酒！你妹子虽然假托文明，这文明的程度一时尚不能到此地步。（调侃世俗不少。）哥哥请自便，我是不能奉陪。"赵珏点头称是，随向家人说了一句，说："你去分付来人，今晚我准到洞宾楼便了。"家人答应出去。

赵珏一直等至日落时分，果然独自到了洞宾楼。上了楼梯，早见一间房里有人笑着招呼，赵珏见是那个武星斋，便随着走入一座房间；那姓宗的亦即笑面相迎，让赵珏在客位坐下。赵珏望了望，却好没有别的外客，随即向那姓宗的说道："久安兄未免客气，二公光降敝地，兄弟尚未尽一分地主之谊，今

日转承宠召，实在愧不敢当。不敢动问，二公此来有何贵干？在敝地究竟还有许多时候耽搁。”宗久安笑道：“小弟因为到贵省访一亲戚，不料舍亲业已他往，是以目下暂寓明星客栈，至迟大约不过耽搁一星期之久，就要仍返广东。今天不幸在路途之间横遭强暴，若非先生慨然出任排解，小弟们定然要吃那厮亏苦，像先生这样斯文的人，如何会同那厮结识，倒要请教请教。”赵珏便将自家同黎英在陆军学校里同学的话一一告诉他们，随又说道：“看是大家同学，至性情臭味却不相投，今日若非为二公解纷，弟对于此人早已避而不面了。”武星斋大笑道：“只可惜我同久安两人寡不敌众，若是我们手下带些人出来，不愁不活活的打杀他。”宗久安向他瞧了一眼，低低说道：“星斋仔细！所幸赵先生不是别人，否则你这些说话，管情又要闹出别的岔枝儿来。……”赵珏一面应酬，一面听他们谈论，心中已暗暗明白，知道他们决非为探亲戚才到此地，口里不便说明，只是随机应变。一会子堂倌已端整酒菜，彼此互相酬酢。约莫吃了有两三壶酒，武星斋一经酒入欢场，早将外面皮袍脱翻，短衣窄袖，一叠连声催堂倌添酒。赵珏见他为人十分爽快，也就不拘形迹，三人一杯一杯的又吃了好些。吃到高兴的时候，三人互将黎英戟指痛骂，仿佛做了一件下酒之物。赵珏又将在北京考试，用文字讥诮陆军的事，侃侃的叙述出来，宗久安只管点头称善，说：“即此一端，可见先生胸中经纬，决非北京政府里可以笼络先生的。先生还不知道小弟们也曾到过北京几次，那政途浑浊之气，真是叫人不可响迩，多住一日，便要多中一日的瘴毒。”又低低说道：“像贵省这处地方，设非此人盘踞着，空气也不至叫人如此难受。……”说着便竖起一个大拇指儿给赵珏看，赵珏点头会意。

两人正低着头讲话，猛不防耳畔忽然起了一种巨声，将两人吓了一跳。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武星斋在那里拍得桌子价响，向宗久安吆喝道："久安，久安，你还太孩子气了。像赵先生这样为人，你还疑惑他，防备他，不将我们实话向他明白说出。"又望着赵珏大声说道："我告诉你罢，我们两人何尝是真为访什么亲戚而来，我们是奉着护国军命令到贵省来相机行事的。好便好，不好，你看我会将那个……"说到此处，已被宗久安一把握住他的嘴脸，放下脸色说道："你还不仔细些！赵先生虽然不是外人，难道不防墙有风，壁有耳吗？……"他们正在此际吆喝着，那间壁几间餐室里也有好些座客，不由的就有人伸着头垫着脚，向他们这边瞧看。武星斋这才忍着不敢开口，重又笑起来，说："久安，久安，我们不喊着说，难道便不许我们悄悄的说么？疑人者勿信，信人者勿疑。像赵先生这样人材，我们不将他搜罗过来，也不是替护国军出力的道理。"赵珏笑道："交浅言深，原难怪我们久兄畏首畏尾。特不知小弟心理，如若以敝省督军为然，现放着他少爷这条门路，北洋军队里早已占据一席，只是小弟另有志趣，非真能知我者，也断瞧不出我的态度。"宗久安笑道："赵兄千万勿相见怪，并非兄弟将赵兄当作外人，实在今日所处的时势，机械愈深，人心愈难测度。像兄弟们过来侦探北军举动，那北军里未尝不遍布侦探，时时刻刻的防我们党人。武星兄他是个粗卤汉子，只顾爱慕吾兄，便不防着外间窥伺。我辈性命原不足惜，万一白白带累了赵兄，叫我们心里怎生过意得去呢！承赵兄不弃引为知己，兄弟们决不相瞒，此番赴闽第一件是联合同志，想就近在省中举事，南洋自然有重兵接应。如果时机不顺，弟兄们还想拚着这一腔热血，与若辈同归于尽。……"说着，又将大拇指伸了一伸，接

着说道："目下羁延贵省已有两星期之久，尚未得有机会，天幸赵兄同我们沆瀣一气，真是非常荣幸。赵兄住在本地多年，看意中还有什么同志，不妨介绍介绍，将来如果成事，南军自然另有酬报，未审尊意以为如何？"赵珏正色说道："像这样重大的事，人少则无实力，人多又易露风声。兄弟在省虽有好些同志，却未敢骤然同他们提议及此。我看久兄先前那个主意，却万万不可冒昧从事。南军一方面还远在广东，远水救不得近火，岂不是事在必败。依弟之见，还须相机行事。"武星斋听见赵珏这一番侃侃的说话，非常佩服，不住的拍手打掌，连珠价喊起好来。（机事不密则害成，若武星斋卤莽粗疏，安能成事！）

赵珏又向久安问道："久兄此番义举，究竟奉的南中何人命令，久兄在南中时现居何职？不揣冒昧，愿闻其详。"宗久安笑道："我们这位武星兄他真是奋不顾身，不失豪杰身分，他本是我们那边陶旅长面前一位军事参赞，每月薪水有二百元之多，他却不贪此巨俸，转向旅长陈请，情愿勉为其难。陶旅长喜爱他生性梗直，便交给他五千多银子前来运动军队，想合闽、粤两省联为一气。至于兄弟呢，却无职位之可言，不过随着家兄在营里混混，遇有事故，替家兄筹划筹划。此番出发，也是家兄成全兄弟的，以为若能在外间建立殊功，将来可望在军政府里谋一保举，不至久屈下僚。"武星斋接着嚷道："久安你说话又来欺人了，你不是在你哥子营里充当连长，难不成这连长不是你的职位？我恨你就在这些上面，说起话来都有些蝎蝎螫螫的，你且缓望下说，待我来罚你三大杯。"宗久安脸上红了红，向武星斋发话道："吃酒也不打紧，到了你嘴里就许要编派人家不是，这连长职分有多大点儿荣耀！难不成远巴巴的来告诉赵兄。像赵兄这样人物，只是不出来干事，若是肯在我

们护国军里做一番事业，将来何愁不到师长、旅长的身分，那才称得起是个伟人志士呢。”彼此又吃了好些酒。

赵珏此时已被他说得心动，恨不得立刻便达到成功目的，不免有些鼻端出火，耳后生风的气概。想了一想，又问道：“令兄贵营驻扎何处？想是离敝省海岸不远，我们成事之后，大约便同令兄接洽了。”宗久安笑道：“不瞒赵兄说，家兄实无军事学识，他所以能带领一营者，因为旅长爱他的为人，有心调剂他的。大凡遇有战事，旅长都不肯放他亲临前敌，家兄也愚而安愚，落得每月去支领粮饷。兄弟性情却又不然，无功食禄非我所甘，所以向家兄商议运动这趟差使，可以表见表见自己才具，不至为家兄所误。家兄此时填防新塘，这新塘地方是个内地所在，轻易不出战事，离着海岸很远很远。（春云初展。）倒是旅长驻扎虎门，一经我们得了手，打个电报给他，他那里的军队却容易前来接应。”赵珏想了一会，觉得这事不甚妥协，又不便拿话去驳回他们。却好时候已经不早，只得说了声：“我们散了罢。”说着便要会钞。武星斋那里肯依，抢着将钞会过。赵珏便约明日在舍间小聚，说道：“本意仍请两兄在这馆里，因为耳目不便，不好畅谈，若是不嫌简亵，还是舍间较为清净些。”宗久安同武星斋连连答应，说“准到，准到”。

彼此作别后，赵珏仍然回家。便将今日叙谈情形，一一告诉他妹子赵瑜，重复说道：“我的用意原想向广东去走一趟，偏生就巧遇这两位朋友，可算是绝好机会。但他们的宗旨，想在省里做这一件秘密的事，我想督署里此时防备甚严，未易便遂他们的心愿，我听去很觉得有些寒心。”赵瑜笑道：“哥哥又来婆子气了！大凡能做事的人，必具有一种奋往直前之志，成败利钝固然非所逆睹，便是死生也当置之度外。像哥哥都从失败上着

想，天下事那里还有成功的希望呢？哥哥若是有同志的人，便替他们号召号召。若怕走漏消息，不妨就独助他们一臂之力，将来到了南方政府里，也觉得你这人不是个庸夫俗子，你以我这话为然为不然呢？"赵珏笑道："你本来是个巾帼英雄，这样议论，我还敢驳你的不是！多谢你这番开导，转使我陡起雄心，我就照依妹妹这话去办了。"

第二天傍晚，赵珏兄妹两人很是殷勤，预先将筵席安排妥贴，上灯以后，宗久安同武星斋一齐到来，另外还多了一个中年汉子，却是本地人口音，赵珏见了很为诧异。宗久安忙上前替那人介绍说道："这位老哥姓詹，名亚魁，表字占梅，新近同小弟们住在明星栈房里。昨夜酒楼分手之后，却好与詹兄促膝长谈，才知道他原系行伍出身，在江南绿营里曾充当过哨长，后来因为改编新军误遭裁汰。此番回里本为探亲，不想已是骨肉流离，田园荒废，不得已在旅馆权为歇足。詹兄是胸有大志，殊不满意北洋系的人物，久思投效南军，惜无汲引。昨已知道小弟们踪迹，彼此倾吐肝胆，只恨相见之晚，所以特地约他过来同赵兄见一见，将来有所举动，不至失之交臂。"赵珏方待向那人周旋，那人已笑嘻嘻的上前同赵珏握手，极道倾慕。赵珏细细瞧看这詹占梅的为人，只见他身材高大，白净面皮，年纪约莫有三十多岁，衣衫虽不十分华美，至于声容态度，却不像是风尘久困的人物，心中暗暗纳罕。因为是宗久安他们初认识的人，自己言谈之间便不肯过于大意。一会儿酒筵齐备，赵珏推让诸人入席，自家末座相陪。大家先说了些寒暄套话，三杯酒后，遂渐渐计议到秘密行动。那詹占梅又工筹划，替他们设的方法，真是计出万全，毫无遗漏，把个武星斋佩服到十二分分际，不住的扑着胸脯喊好。赵珏终有些心忐忑，只管拿着闲话支吾

开去，不敢发表自己意见。詹占梅已似窥见赵珏的用心，便指天发誓，表明心迹，全是些斩头沥血的议论。

大家哄饮了一会，武星斋狂态渐露，便闹着想去叫局。赵珏刚在迟疑，武星斋不禁叹气说道："我如今也有些懊悔出来干这件没劲的事了，想我们当初在军营时候何等快活，大军驻扎在那里，也没有一天不去逛窑子、打茶围，便遇着没有妓院地方，那些良家妇女谁也不寻觅几个来陪我们快活。自从悄悄的到了贵省，莫说妓院里不能乱走，什么茶坊、酒肆，我们这宗大哥都鬼鬼祟祟的，怕我露出形迹来，可不叫人闷煞气煞。"詹占梅拍手笑道："武大哥真是快人快语，有趣极了，小弟此地熟人甚多，倒不可不助一助武大哥的豪兴，等我写几张条子去叫几个雏儿来，多劝武大哥吃一杯酒。"说着，就向阶下望了望，似乎要招呼家人们过来的意思。这个当儿，赵珏早按着酒杯陪笑站起来说道："论理呢，小弟做着东道主人，这件事理合不待星翁要求，便该叫人过来伺候，无如小弟实有苦衷，固然平时没有相知的妓女，至于家母教训素严，从不许这些妓女闯入内室，所以星翁的命令不能遵办，好在大家都属知己，料想不至罪及小弟。"宗久安忙拦着说道："赵兄你请坐下来，我们这武大哥他是闹着顽笑的，岂有真个勒逼主人去叫局的道理？况且我们身当军士，第一纪律是最要紧的，何能留连风月，属意闲花，他这信口狂谈，实在绝无其事。"詹占梅也接着说道："既是赵兄庭训严厉，此举自宜作罢。来来来，我陪武大哥豁三拳，赌十大杯罢。"此时武星斋见赵珏不肯叫局，心中已是愤不可遏，再加着宗久安又说他是信口狂谈，他格外愤焰中烧，虽不肯去发作赵珏，却放下脸色指着宗久安骂道："你不用活见鬼罢！你几曾见我武星斋扯过谎的？在军营里的人，促几个

妇人来陪酒，也是希松平常的事，难道便犯着砍头的罪不成？我请问你，我们抛却身家舍着性命替国民出这样大力，早间上了火线，晚间有命回营没有命回营，通共都不知道。他们做百姓的镇日价吃着美酒嚼着大肉，外边再杀得烟舞涨气，他们是缩着头儿管也不管，一到晚来，大家拥着一个黄脸婆子，这还不算快活么？老实说，他们一年到头的也算是快活够了，一旦遇着我们丘八太爷，便让出一夜两夜来叫我们舒服舒服，也不能便骂我们不讲道理。你宗久安平时待朋友的劲儿不能说你不好，只是一层，我就有些不愿意你，便是心口不能如一，背地里尽管做的是龌龊事，外面还要假装出文明样儿，想骗别人家来佩服你，崇拜你。赵大哥不要见笑，詹大哥也不用生气，我姓武的敢说一句放肆的话，大凡在军界里混饭吃的人，十个总有九个无恶不作，一善莫名。北边的弟兄们是不消说了，就是南边号称文明，也不过是故意装出这样幌子来欺欺外间耳目罢了。若是果然为国为民，第一件就不该在家里面闹得乌糟糟的，叫别的国里人收这样渔翁之利。”（痛心切骨之言出自武大哥口中，尤其奇绝。）

武星斋越说越高兴，他也顾不得疼痛，没命的用拳头巴掌拍得那胸脯子比雷还响。詹占梅一手捧着酒杯子，只顾摇头晃脑，连珠价的喊好不迭。这时候只把个宗久安脸上气得像个瘟鸭子一般，还防他说出不尴尬的话出来，忙冷笑说道“：你这蠢奴还不曾吃多了酒，如何尽吣出这样醉话，我请问你：你几时看见我做过什么龌龊事的？你一定赖我这文明样儿是假装着欺人呢！”武星斋听他这话益发忍不住哈哈大笑，指着他脸上说道：“你不必假惺惺了，我真个替你说出来，叫你置身无地，大家都是好弟兄，不如盖着盒子摇罢，省得叫别人听着作呕。”宗久

安到此真个怒冲牛斗，喊道：“你说，你说！你如若不说，你便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武星斋经此一激，翻起两个白眼，恶很很的说道：“石龙镇火车站上帮着你哥哥陶如飞掳劫人家女孩子，这又是你们当军人应该做的？（春云再展。）打折膀子朝里湾，论理这些事迹我也不该替你宣布，但是你适才骂起我老子娘来，我就顾不得这许多了。好在赵大哥同詹大哥都不是外人，我们便讲一讲也不会有人去出首你。”说罢，又冷笑了几声，端起杯子咽的一声整喝了一杯白酒。宗久安猛不防他会提到这话，不由通红了面皮，只得勉强笑着说道：“这是我哥哥做的事，与我又有什么相干！”武星斋笑道：“原是不与你相干，你只不过在兵船上做了一个接亲的罢咧。好哥哥，其实我替你想起这事来也很不值得，女孩子再缥致些，叶落归根还是你哥子受用，你也沾不着那人儿一分香泽，何苦阴谋毒计叫人家好好的骨肉分离呢！我姓武的不过随口说了一句叫婆娘陪着快活，你就编派我是信口狂谈，你们大家评评看，还是我姓武的信口狂谈不好呢，还是他这姓宗的实事求是的不好呢？”

赵珏见武星斋越说越刻毒，深恐宗久安面子难下，两边闹起冲突，叫我这做主人的如何是好！忙拿别的话拦着，说道：“这点点小事，到了武大哥嘴里就说得这样活灵活现，大家吃杯酒罢，那些闲话讲他作甚！（我于此转急急的告诉赵珏，这女孩子便是你当初想娶的浑家，又是你妹子将来想嫁的妹婿，看你还说是闲话不是闲话？一笑。）我此时倒有些疑惑，要请教请教武大哥哩。你既然说这姓陶的是宗大哥的阿兄，如何姓宗的阿兄反变成姓陶，可想武大哥的话有点不实不尽了。”武星斋被赵珏这一驳，又急起来拍着桌子说道：“谁说陶如飞当初不是姓宗呢？因为陶如飞脸蛋子生得好，陶旅长爱他不过，始则

做旅长的兔崽子，后来便做旅长的干儿子了。姓宗的子孙那里会有好人呢！”武星斋是个粗卤汉子，骂到这一句话，无论何人必然是要发作的，不料宗久安与他的情性大不相同，此时他心里固然愤不可遏，然而他却丝毫不露声色，转下了座位，装着出去更衣，背负双手，一步一步的踱至阶下，再不去理会武星斋他们说话。（骂人者人畏之，不骂人者人尤畏之。吾愿遇武星斋其人，愿生生世世不遇宗久安其人，不审读者以为何如？）詹占梅也笑道：“据武大哥口气，这遇劫的女孩子想必颜色出众呢。不然，宗大哥弟兄何肯冒此不韪，做出这样大犯营规的事出来。”武星斋笑道：”这女子其实兄弟也不曾见过，仍旧是宗久安高兴时候告诉我的，说真是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好女郎，眉目艳丽自然是不消说得，据说单就这女郎两片耳朵而论，又白又厚，寻常有福泽的男人家也没有那样耳朵。只是一件可惜，因为他家里父母溺爱太甚，至今并不曾替他穿过眼儿，不便戴珠宝环子；好在今日文明女子也不在这些首饰上用心，任是不戴环子也减不了他的美貌。……”武星斋刚说到这里，猛从屏风背后走出一个短婢来，向赵珏附耳说了一句，赵珏随即站起身子，说是暂向内室里走一走，停刻便来奉陪。

原来他们在外间吃酒谈心，赵瑜有时候都跑在屏风背后窃听，此刻忽然听见武星斋议论的那个女郎，便全与林家赛姑丝毫无二，芳心里不由吃了一惊，更等待不及他们席散，遂遣着一个小婢将他哥子唤得进来。赵珏尚猜不到这其中缘故，一见了赵瑜，赵瑜便望他蹙着眉头说道：“你这人真是糊涂！他们适才讲的那个女郎，不是同着一个人一般无二，你难不成就会想不到他？”赵珏被他一提，方才恍然大悟，说：“不错，不错。林家小姐耳朵不是很大很厚，不是也不曾穿过环眼儿，我真不

及妹子心细，就不曾留意；但是林小姐随着他父亲一路走的，断然不至被人家掳劫而去，世间容貌相同的人也是有的。”赵瑜（珏）急道：“话虽如此，然而却不可不防备，如今当兵官的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林小姐到今日不曾寄信给我，这便是一个老大疑窦，你此时赶快入席，装着没有事的一样，无意中间问那个姓武的这女郎姓什么，名字叫什么，那就不愁探不出真消息来了。”赵珏连连点头，飞也似的仍跑出来入席。道了歉仄，便有意无意的向武星斋问道：“适才武大哥讲的这件故事，委实令人听着可怪，不知武大哥还知道这女子姓名么？何妨一总说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武星斋见宗久安这时候还在天井里徐步，方才低低笑道：“这女子姓名，宗久安曾经嘱托过我的，千万不用告诉别人，我想我们弟兄们可算都是心腹，还有什么话可以瞒得你们，我说出来只许你们知道，在外边却不必提起。要紧，要紧！我只知道那女子姓林，是一个广东候补官儿的小姐。陶大哥实在因为这女郎是个绝色，方才做出这一件事。他也明知道大家都是广东同僚，那里有抢劫同僚女儿的道理呢！至于那女郎名字，我却不甚详细。我是个莽人，也不曾向宗久安问过。……”詹占梅听时，只是摇头咂舌，再看看那赵珏，忽的面目更色，几乎连“哎呀”两字都失声叫出来，幸喜座中的人却不曾留意。武星斋又只顾大酒大肉的尽吞，宗久安已缓缓踱至厅上，只见他脸上布满了霜雪，冷冷的向武星斋问道：“我们这位武大哥的议论，不知道可完结了不曾？大家吃杯酒也该散了，老在此同主人厮混，未免觉得有些不近情理。”武星斋同詹占梅齐声说道：“不错，不错，时候已是不早，便请主人赐饭罢。”赵珏因为满肚皮的冤愤，也遂不同他们十分周旋，此时便有家人们端上饭来。众人胡乱吃了些，遂散走开，闲坐坐了

一会，起身兴辞。

赵珏送过了客，便低着头向内室里走进，他母亲湛氏不耐夜坐已经入寝，他便向妹子房里行去。早见他妹子珠泪纵横，支颐无语，一见了赵珏笑着说道："我说的话如何？果然林小姐竟遇此变，这时候还不知道他有无性命，料想他的祖母及他的母亲只知道路遇强徒，谁料这种罪大恶极的举动，居然出自文明军长，这件事哥子你看怎样办法呢？"说罢，珠泪纵横，哽咽得十分难受。赵珏忍着泪说道："这有什么办法！依我的主见，连夜的发一纸电报给他父亲，他自然会向那陶营长提起诉讼。唉，我只怕就使这样做去已嫌迟了。他一个女孩子家，能有多大抵抗力量，少不得已经顺从了那姓陶的，白璧微瑕，任是救得出来，我这段婚姻将来如何能达美满目的。哎呀！姓陶的你这奴才，可算葬送我半生幸福了。"赵珏越说越气，顿得那脚如雷价响。赵瑜又道："一定说是林小姐失身匪人，那是没有的事，做妹子的可以替他担得起保证，但是既不从他们，自家性命必然难保。我不信一个千娇百媚的林小姐，老天竟如此草草结局他不成。至于哥哥说是发电报给他家里，事关重大，我们究竟不曾眼见，也未可过于草率。最好哥哥明天去访一访那姓宗的，他同陶营长既是弟兄，其中内容他必然知道详细，不比那武星斋浑头浑脑，总说得明白些。"赵珏叹道："问武星斋也是一样，问宗久安也是一样，我料这时候那林家小姐必定同陶营长成了眷属了。你是最明白的人，万一林小姐果是不肯屈身相从，他陷在他们营里已经有好多日子了，如何宗久安他们并不提及他的死信？要晓得既然做了一个女郎，惜命则失身，全身则损命，断没有两全的道理。"赵瑜连连摇头道："哥哥倒不可小觑了林家小姐，林小姐万一不死，将来我能保他依然是清白之

躬。明天你依我这主意，去问一问姓宗的，断然不错。”赵珏此时也没有别法可想，只得答应了。这一夜他兄妹二人为着一个赛姑，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第二天湛氏也知道这个消息，只吓得索索的抖，说：“像林小姐这般娇弱的身躯，如何禁得住强暴，定然是凶多吉少。”赵珏听见他母亲的话，益发着急。匆匆盥洗已毕，真个向明星客栈去访宗久安询问信息。刚刚走得有两条街巷，他只顾埋着头迈开大步，猛不防远远的看见一簇人靴声秃秃而来。几十名兵队各荷着快枪，后面一个军官打扮，高高的骑在马上，解着一个犯人尚穿的平时衣服，颈间系着一条铁索，直向督军署里而去。原来骑在马上的正是詹占梅，锁的人是武星斋，却不曾见有宗久安影子。登时吃了一吓，忙将身子向人丛里一躲。幸喜那个詹占梅并不曾看见自己，赵珏这时候那里还敢到明星栈去呢！立即折转身躯向家里飞跑。不曾走了几步，忽的斜刺里跳出一个人来，将赵珏衣带一扯。赵珏仔细一看，知是宗久安，彼此会意，拣了一个僻净所在，赵珏问道：“你们事体怎么了？我说那姓詹的不是好人，省里像这样假装侦探破获秘密党案的也不知多少。如今武大哥果然被他捞获去了，事不宜迟，我们还须想一个法子去救他一救才好。”宗久安笑道：“赵大哥你还忙着救人呢！你的性命尚且十分危险。你不知道适才已有许多军士到府上搜查过了，我得了这样消息，所以特的到你府门外边打探打探，知道你已出门，算是幸逃罗网。我又深恐你冒冒失失再跑回家，决计迎着你而来。我们第一要筹划一个自全之策，至于姓武的性情粗忽，心术强悍，也不是个好人，我方且懊悔同他合伙，转误了大事。譬如前日初遇这姓詹的，我也留心防备，深怕落人圈套，他转独行其是，怪我多疑，这种蠢才不

是自寻死路吗？他至远便在早晚枪毙，我们也不去理他。只是你我第一件不能再住客栈，他捉住武星斋之后，正不用逼取他的口供，我们踪迹那姓詹的还不是瞭如指掌？可想你我都在捉拿之列。我原想赶紧偷出福建，不过因为目前风声正紧，急切不能露人耳目，须得躲过几天，等他们松懈下来，然后遄返广东，再图大举。只是兄弟在贵省这边人地生疏，除得客栈，急切寻觅不出一所地址暂避一避，难得赵大哥也牵涉到我们这一案里，少不得转要仰借大力，谋出万全。”赵珏此时甚是懊恼，暗想：无故的遇见这两人，转弄得我有家难奔。看这宗久安口气，姓武的遇难他却非常趁愿，全无一点同事的情分，难不成既然做了一个党人，心术就该变得如此恶毒么？他又逼着我去寻觅避捕所在，只是那一处地址方好呢？

赵珏良久不曾开口，想了好一会，方才说道：“舍间断然回去不得了，我倒有一个友人家里可以暂住，不如同宗大哥权且向那里去躲一躲再说。”宗久安听了大喜，两人不敢再向大街上走动，只穿过几条僻巷，果然到了一处，只有小小的三户瓦屋，双扉虚掩，门外倒有两三个小孩子在那里嘻闹。赵珏向那小孩子问道：“你的母亲在屋里么？”刚问了一句，门里早走出一个少妇过来笑问道：“原来是赵大少爷，今天怎生到这地方来走走？”赵珏向他摇了摇头，一手便将宗久安扯入屋里，彼此坐下来。赵珏先向那妇人说道：“我有句不近情理的话想同你商议，不知道你还允许不允许？”那妇人笑道：“哎呀，一切承大少爷的情，在京里替他父亲谋了事，还巴巴的梢带家信回来，穷人家也没有酬报大少爷的去处，大少爷有什么事只管分付，断断不敢违拗的。”赵珏方才说道：“因为我这朋友想在府上暂住几日，你可将左首这一个房间收拾收拾，我还要在此陪

一陪他，至于房金随后当加倍奉送。”那妇人笑道：“这算什么呢！但是房屋窄狭，又不洁净，累大少爷同这位先生在此受了委屈，心里实在不安。”赵珏道：“你也不必同我们客气，你这房屋不好也是实话，但是我们是愿意来的，便受些委屈也不怪你。”那妇人听见这话方才笑了一笑，当真收拾屋子去了。

此处宗久安方才向赵珏询问这妇人名姓，（岂但宗久安要问，我亦要问。）赵珏笑道：“他丈夫姓郝，名字叫做郝龙，去年曾同我一路到京城去的。他在京城里有了事干，托我代他带过家信。论理那时候我便差遣一名家人，原可以将那信函交给他，我偏生因为闲着无事，特地亲自送得过来，不料转因此认识这一处地址，做我们今日避难之所。这地方你尽管放心，任是他们再会寻获，也寻获不到这没有人烟的所在。”

这一天赵珏虽然同宗久安住在郝龙家里，心里总放不下自家今日早间的事，一直挨到夜深人静，方才悄悄偷向自己家里走得一走。湛氏一见了赵珏的面，便埋怨他为甚在外间交结匪人，几乎闹出大乱子来，万一当时你竟被他们营里擒获而去，叫我如何是好！”赵珏笑道：“母亲放心，儿子虽然误同那些人来往，却是没有谋叛实迹，道不得督署里便将我当做奸细看待。但是既已涉入这重嫌疑，如今世界上那里还有皂白？儿子也断不能再安居本省。今早得着这样消息，权在郝龙家里暂避，此番回家拟禀明母亲，儿子想随那个姓宗的到广东去走一走。若是广东有机会可图，儿子也想替国民出一出力，终不能便老死牖下一世不成。至于母亲说姓宗的那些人便是匪类，这话未免觉得同北京政府里一样口气，他们南北两家既处于对峙地步，自然你说我是谋乱，我也说你是造反，总看彼此势力如何。势力雄伟的，便可以占着优胜。”说着，又向赵瑜笑道：

"妹妹看我这话讲的还是不是？"赵瑜也笑道："话虽如此，然而我们毕竟在北边势力之下，哥子不曾看见今日早间营里那些人的声势呢！若不是我折辩得明白，几乎将我也捕捉而去。哥子既然定了主意往赴广东，事不宜迟，省里不宜再行耽搁。可想这时候他们还是侦骑四出，拟得着哥子去邀功呢。"赵珏点头说道："妹妹所论正合愚意，我的行李此刻便着人同我送至郝龙那里，一得了机会，便行就道，不再回家替母亲辞行了。"说完便喊过一个家人，匆匆的将自家行李收拾齐整。赵珏别了湛氏同赵瑜，仍然同宗久安住在一处，郝龙的妇人倒也十分殷勤，送茶送水忙个不住。

其时已交三鼓，赵珏催郝龙的妇人去睡，自家便同宗久安抵足而眠。彼此都有心事的人，刚合上眼重又惊醒，翻来覆去只是不能睡熟。赵珏一咕噜翻身坐起，重行将案上短灯剔得明亮，摇摇宗久安说道："大家睡不沉着，不如坐起来谈谈，消遣长夜罢。"宗久安也是唉声叹气，勉强和衣而坐，向赵珏说道："我们是奉着命令来此干事，今遭此祸死而无怨，惟无辜的累及赵兄，心里十分抱歉。此番回粤，万一晤及家兄，当思图报。"赵珏听见宗久安提及他哥子的话，不禁又触起赛姑陷身虎窟，借此趁便问道："说起来，令兄掌握兵权，可想是极文明的了。前天据武星斋口气，未免有些诬蔑令兄，我听着很有些替令兄不平。"宗久安此刻沉吟了半晌，重行仰着头向赵珏说道："论理，家兄这件勾当，很有损军人名誉。本不当替他逢人传说，但是赵大哥又非他人可比，如今可算是一家的人了，便将这事情形告诉了你，料想也不妨事。其实家兄为人，不过年少气浮，遇事有些随心所欲；身边若得一二个正人君子辅着他，未尝不可以勉循正轨。无如他面前有位书记姓嵇，表字夷

白，那人最工心计，凡事都是他怂恿家兄任性去干，石龙镇装做盗匪劫出林家这位小姐，全是他的主张。最可笑的家兄虽然将这小姐劫来，仍是徒有虚名，毫无实惠。论他此时心理，未尝不悔自家做事卤莽哩。”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林赛姑被劫，此是何等重要事，读者意谓此后入险出险，必有一番惊天动地之奇迹，以助阅者兴味。其实不然，今日世界与昔大异，断未有以堂堂军官竟思藏美于室，外间不露一毫风声者。观于武星斋席间闲话，可知陶如飞之心，亦必防人知觉。然而道路之传言，同袍之指摘，终不能免。观后文作者种种，以一老母、一娇妻推翻全局，不落旧日稗官窠臼，事奇文奇。（原评）

武星斋一粗汉而已，宗久安满口功名利达，亦是一个庸才，如此人物，畀以重任，固应偾事，然两人相较，觉武星斋犹有爽直可爱处，其使酒骂座之态，颇似《水浒传》中李大哥。

赛姑被劫，赵珏异常着急，赵瑜亦异常着急，兄妹二人都为赛姑魔力所驱使，而又各有心事，真堪绝倒。尤可笑者，阿兄心事可以直陈，而乃妹之心事断难明言。观于辨论失身与否一层，惟有令读书者掩口胡卢耳。（独鹤评）

第十二回

谒岳丈林耀华拒婚　　请救兵赵璧如就道

赵珏听到此处，方才将心上一块石头轻轻放落，重又笑问道："这又奇了。令兄既将林小姐劫来，何以不能遂其所欲，其中情节大是可疑，宗大哥若不以外人见待，何妨将这其中缘故，细细一谈呢。"宗久安笑问道："赵大哥殷殷垂问这林家小姐，是否同这小姐有些瓜葛？"赵珏猛不防被他问着这一句话，确中心病，不由脸上一红，幸喜残灯不明，尚不至被宗久安瞧破，疾忙掩饰说道："宗兄又来多疑了，我同这林家小姐素昧生平，那里会有瓜葛？只不过因为他是我们本省的人，他父亲先前做过省里议员也是人人知道的，忽然从路途之间出了此事，听来觉得很有趣味，所以向宗兄问得一问。"宗久安笑道："既如此说，可以不消瞒得吾兄了。家兄自幼天性懦弱，父亲见背之后，全是家母教育成人。家母对于愚弟兄们严厉非常，愚弟兄亦颇能自尽孝道。家兄一营填防新塘之时，所有家眷人等，在三日之前便已拔队前走，约定了船泊妙音河岸旁，等候家兄。家兄因为久蒙陶旅（军）长眷爱，此次远发，那些同僚的军官，不无逐日的预备酒宴替家兄饯行，因此少有耽搁。偏生便在广州火车上遇见了林家小姐，心中遂动了一点爱慕之情。后来又知道他也是官眷，家兄业已娶过妻室的人，便是想同那边提议婚姻，知道也无济于事，所以只是在火车里行止不安，寝食俱

废。嵇夷白原是同家兄一路走的，猜出家兄的用心，因此替設计策，等待到石龙镇时候，假以护卫为名，已将客寓里的情形一一看在眼里。当夜便差遣了两名卫队，嵇夷白也结束齐整，轻轻的破户而入，将林小姐背负出来。一经得手之后，好在石龙镇离妙音河本不甚远，家兄一干人便连夜的奔到妙音河上了兵船，立即开行。这件事当时家母同我们都不得而知，见这女子上船，深以为异，当即向家兄询问。家兄百般支吾，说是在虎门一带买的人家女孩子，将他带回来做妾的。可怪那小姐并不啼哭，只顾张着眼四面瞧看。其时我的母亲只不过嗔责家兄年纪尚轻，不应该糟蹋人家子女把来做妾，倒是家嫂听见这话十分恼怒，立刻同家兄开起谈判，大起酸风，吓得家兄缩着头躲在一旁不敢开口。那林小姐看出这种情形，他猛的走至家母身旁，跪下来叙述他在石龙镇被劫的一番缘由，侃侃而谈，并无畏怯之色。”赵珏听到这里，将手掌一拍，笑说道：“妙呀，毕竟曾经当过女学生的，其举止动静与寻常女子不同。此事若在别人，除得一死之外，更无别法了，他竟会这样有胆有智，真使我们一班男人家倒地百拜。以后的事你也不须说了，定然令堂老太太不许令兄纳这小姐为妾，以至令兄大失所望了。”宗久安笑道：“赵大哥真是明见万里。家母听见那小姐的话，好生愤怒，旋即将家兄唤至面前，痛痛的责备了一顿。依家母意见，还要押着将船开回，送这小姐再返石龙镇，交给他的父母。那时候我就发了些议论，说林小姐的家眷在石龙镇不过暂时停歇，火车一行，他们定然赶赴省里去了，便是送小姐回去，也怕徒劳往返。好在这小姐的父亲也在省里当着差事，随后看有机会，再行送小姐回府罢。家母深以为然，便将这小姐留在身边，看待得十分亲热。一直等待抵了新塘以后，军营驻扎下来，寻好

了公馆，家母还怕林小姐不乐同老年人周旋，各事受了委曲，于是将家兄撵在营里住宿，命林小姐同家嫂在一个房间里款洽。说也奇怪，家嫂性情最是一个不能容物的人，不知何以见了林小姐非常亲爱。我未曾动身之前，只见他们两人形影不离，偎肩握手，任是亲姊妹也没有那样温存体贴。有时候家兄想回房暂歇，都被家嫂撵逐出来，说有林小姐在房，不便留他别生枝节。可怜家兄千方百计，想出法子来将林小姐劫得到手，转白望着家嫂同他亲热，自己想同林小姐说句话儿也不容他有这奢望，岂非徒耽了恶名，毫无实惠吗？（一段情事若使赵瑜小姐听见，不知作何感想。珏兄瞶，，方引为深幸，岂非可笑之极。惟陶如飞见色垂涎，敢冒不韪，卒至不得一脔之尝，转赔贴一年轻少妇，引狼入室，孽由自造。世间一切为军官者，兴高采烈方谓可以任其所为，而不知冥冥之中安排已定。欲讨人之便宜者，自家之便宜被人讨去而不自知。吁，可畏也哉。此中因果，可以劝善，可以惩恶，谁谓稗官家言无补于人心世道耶！）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委决不下，当初林小姐来时还时时刻刻的想着父母，巴不得家母立刻遣人送他到省，讵料自从同家嫂联络以后，他不但不思念家人，及至听见家母有送他回去的消息，转有些留恋家嫂，不忍别去。所以由去年残冬以至今日，林小姐简直没有离去舍间的意思，岂非怪事。兄弟时常还说着笑话儿，林小姐幸喜是个女流，虽然同家嫂这样恩爱，尚没有人疑惑他们别有暧昧。然而窥测他们两人耳鬓厮磨的形态，虽寻常人家夫妇还及不来他们的情好。此刻家嫂只多着家兄一人，会面时就同他赌气，家兄也说不出来的苦楚，这也叫做自作自受了。”（在宗久安口中直呼起本文，可谓文章有胆。）赵珏益发高兴，笑得拢不起嘴来，说道：“天下的事，真

有如此不可思议的道理，男女相悦，固是常事，然而两女相悦的情形，也有时候种种出人意料。这林小姐也是前生缘法，不但令嫂同他分拆不开，就以舍妹而论，当初同林小姐交好的时候，不是也同令嫂一般，成日成夜价在一处谈笑，几乎没有半刻功夫可以离得。……”宗久安按着笑道：“赵大哥说话我早觉得有些藏头露尾，若非林小姐同大哥这边有些瓜葛，料想不应如此关切，此刻大哥言语之间可是流露出来了。林小姐既然同令妹如此亲爱，可想大哥对于林小姐一定有特别感情，对此名姝断无不存爱慕之理。大哥先前还同弟一味支吾，可想不肯以知己见待了。”赵珏因为林赛姑虽陷险境尚未失身，非常高兴，（在赵珏以为赛姑未尝失身，不知其失身固已久矣。一笑。）一时说话不及检点，无心中将认识赛姑之事全行呈露，经宗久安蓦然一问，不禁羞惭满面，连连拱手说道：“实不敢欺瞒吾兄，林小姐在家乡时候曾经同舍妹在一处学校里求学，彼此情致尚称亲密，不时的也常向舍间走动。舍妹前天听见林小姐被劫消息，十分哀感，屡次逼着兄弟向宗大哥询问。至论弟与林小姐实无别的关系，吾兄切勿多疑。”宗久安也只付之一笑。两人谈得许久，不由都有些困倦，觉得天色已是将近破晓，大家和衣睡倒。

一梦沉沉，一直睡至第二天红日东升，方才起床梳洗。这时候赵珏一眼看见大门外面有一个人将头向里边伸得一伸，吃了一惊，正待查问，那人慌忙说道：“少爷还在这里呢。家里小姐分付小的过来告诉少爷一句，昨天营里拘获的那个姓武的党人，于清晨时候业已在校场枪毙。小姐同太太很不放心少爷，命家人过来叮嘱少爷就赶紧离了此地，向广东去躲一躲罢！不可再回家去，招惹外人耳目。这是一百元钞票，太太交给少爷在

路上使用的。……"说着，便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递在赵珏手里。赵珏猛然听见武星斋枪毙，觉得一个活鲜鲜的人，不多几日还在一处吃酒谈笑，转瞬之间已成异物，不由呆呆的出了一会神，良久方才望着那人说道："你回去禀明太太同小姐，说我就依着太太分付，若得了机会，立刻就往赴广东，叫太太同小姐不用悬念我。我到广东一有了下落，立即写信回家，家里有什么事故，可以随时告我。"那个家人垂手答应了几个是，旋即出门，匆匆走了。此处赵珏便同宗久安谈及武星斋事迹，宗久安冷笑了一声只不开口。（宗久安可谓忍人。）赵珏当晚便同宗久安商议，准备连夜的偷赴广东，去投奔他哥子陶如飞那里权时歇足。两人计议已定，赵珏当即取了两张钞票共计十元交给郝龙妻子，谢他两日照应之惠。一直候至黄昏时分，雇了一个人挑着行李，两人跟随在后径上火车。

幸喜路间却不曾被人觉察，不到几日功夫，两人已抵广东新塘地方。宗久安领着赵珏，直向他哥子营中走去，及至走到那扎营所在，抬头一望，吃了一吓。只见营址全无，剩了一片荒凉野地。幸喜这地方已入他们南边汛地，没有妨碍。宗久安立刻寻着一所警署，问他们这陶营长的兵队如何已不在此地，还是迁了驻扎之所。当时那个警长接着名片，已知道宗久安是陶营长的兄弟，立刻请进局中，邀宗久安同赵珏坐下。宗久安当即询问他哥子移营何所，是否可仍在新塘一带地方？那个警长忙答道："营长驻防敝处，地方上甚资得力，无如在上月里省里有紧急公文，转饬令兄带领军队进驻武汉，仍归陶旅长节制，他们全旅都开赴长沙去了。"宗久安惊问道："这又奇了！长沙现为南军所占，该处军队很是不少，如何又将虎门陶旅长调开去助战，其中想有他故，未审警长还知道移营的原委么？

那个警长见宗久安问到此处，遂将坐的那张椅子向前移得一移，附着宗久安耳朵说道："近有敝友新从岳州而来，据闻我们这边先前进攻北军颇获胜利。因为北军虽众，久无战斗之志，而且湘中山路崎岖，形势险峻，北军途径不熟，屡遭挫折，我军着着进行，声势浩大。不图于一月之前，北边又遣了几营人来助攻长沙，我军初尚不以为意，叵耐内中有一个营长，说是由陆军学校毕业出身，新近升为营长的，这军官深明韬略，智识非凡，兵力既不足以挫其凶锋，贿赂又不足以移其素志，一味的同我们这边作对，我军是以迭次败衄，湘西一带岌岌可危。令兄移营该省，大约便因为这个缘故。"宗久安听了这一番话，不由吃了一吓，咂着舌头说道："不妙，不妙。自从两方面宣战以来，并不曾遇见这种劲敌，这个营长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未免有些过于认真了。万一容其屡获胜仗，再荐升至旅长、师长地位，其时位分愈大，资格愈深，那时果然拿定他的主意，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这件事倒也很棘手的呢！我们在背地里说句老实话，两方战事大抵全恃虚声，并不要一定炮火相加，血肉相搏，闹到末了，只须两边平均些权利，也就韬戈束甲，不作他想。此番闹出这样一个冒失的营长出来，陡然长了北方气焰，不是'和平'两字永远没有希望么？这也要算是国家的气数，人民的浩劫呢。"赵珏这时候在一旁静听，心里猛然触起一个人来，忙插口问那警长道："请问一句，北边带领军队由学校毕业的这位营长，不知可调查出他的姓名，是那一省的人氏？"那个警长笑道："我们中国号称共和，然而阶级悬殊，依然如故。这营长果然做到什么督军、巡阅使的身分，虽没有经济学术，然而他的大名鼎鼎，自会脍炙人口；若是爵位卑微，再加着出身学校，为人人所憎厌，任是他虽有战功，也没有人肯时时提着他去嚼念。我的那

位相识，他也是老于宦途的朋友，当时我听见他说这话，也曾问及这营长的名姓，敝友笑说‘草茅新进，委实不曾注意及此’，两位先生也不必着急，大约一经到了省里，就可以察访出来了。”赵珏点头称是。宗久安因为新塘这地方没有什么洁净旅店，便同那警长商议，意欲在局里权歇一夜，明日再搭赴火车进省。那个警长连连答应，随即招呼警勇，将他们两人的行李安置妥帖。

一宿无话，次日宗久安别了那个警长，偕着赵珏依然就道。不到两日功夫已抵省垣。宗久安知道他哥子此番虽然带领军队直趋湘岳，兵凶战危，断然不会将家小挈去。于是先行打听他哥子家眷的公馆寓在何处，当时便有人指点他所在。他便将赵珏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独自回去拜见他的母亲，并诉说在福建失事之由。他母亲深替他担着惊恐，也就将他哥子调遣出发的事迹，一一告诉了久安。久安问道：“嫂嫂他们想还安好？林小姐定然随着母亲一路到省，此时想还住在我们公馆里？”他母亲笑道：“你嫂子近来有病，镇日恹恹的也不大思量茶饭。请了医生替他诊治，有的说他是气恼伤肝，有的说他是已经怀了有两个月身孕，究竟叫人也猜摸不出。依我的见识，他这病并没有别的大事，一定是害的想念林小姐的病。……”宗久安吃惊道：“怎么林小姐不在我们家里了？这也难怪嫂嫂想念他，他们情爱又密，从前是形影不离的，如今硬生生替他们拆散开来，无怪嫂嫂弄出病痛来了。”他母亲笑道：“彼此都是女人家，在一处相好，亲爱也是有的，只不曾见你这嫂嫂同林小姐的这样如胶似漆，大约也是前生缘法，别人也无从替他们解释。至于林小姐当初被你哥子糊涂弄回家来，依我当时便想将他送还他的父母，后来不料林小姐同你嫂嫂谈得来，因此便延搁下

了。如今既已到了省里，我们又知道他家父母的官阀，随即命人传信给他父母，不免扯了一个谎，说是他家小姐在路途上被盗匪所劫，是我们官兵看见将他救出险地，特地送小姐合浦珠还，现今留在内眷身边，不日便送他遄回公馆。可怜他家还有一位老太太，因为想念这孙女儿，几乎一病不起，如今得了这个喜信，说不出他合家的快乐。他父亲立即来拜会你的哥子，流水般的道谢不迭。并说在石龙镇失事之后，原想你哥子替他捕盗，不想兵船业已开放，几乎束手无策，谁知小女性命仍为营长所救，真是万分感激。另外还备了好些礼物送到我们家里，你哥子也同他谦逊了几句，当时他父亲就将林小姐接回去了。我还笑望着你哥子说：'幸是这样做作，一点不露痕迹，还落得人家感谢不尽。否则，依你那些糊涂主意，白糟蹋了人家女孩子还在其次，譬如今日大家都在省里办事，万一被别人知道，弄得身败名裂，如何是好！照我这样做去，岂不波平浪静，一点形迹都没有？"（嗟乎！自林赛姑从石龙镇被劫之后，读者鲜不谓此后文字，必有一番掀天揭浪，大起波澜。方且停目视之，以待陶如飞之若何逼奸，林小姐之若何拒奸矣。孰知作者放处则放得极远，收处又收得极淡；在人意计之中，出人意计之外；诙诡变幻，不可方物。善乎宗母之言曰"波平浪静一点形迹都没有"，不啻为此一段书注脚。）

宗久安仰着头想了想，不禁皱眉说道："母亲这番作用，原是算无遗策，但不免有一层可虑：在路间救林小姐这句话，不过欺瞒一时耳目，保不住林小姐回去不将其中实情一一告诉出来，那时候哥子的名誉依然不免损失。而且姓林的万一同我们这边作对起来，尽可以提出诉讼。"（此一问最妙，论情事固是缺点，论文章亦近漏笔，要看他本领斡旋。）他母亲也笑起

来，说道："这一层倒也亏你想得周到，但是已不消你这样多虑了。先前我也因为这层缘故，想拿话去叮嘱林小姐，叫他不可在父母面前露出被我们劫夺的痕迹。那林小姐真个异样聪明，他不等我开口，已猜出我的意思，他一味承揽，说断然不使父母知道。这事初时我还疑惑他，或者拿这样话来搪塞我，并非出自真意。后来他老实说出来，说他同你嫂嫂非常要好，万一将你哥子劣迹诉知父母，将来父母如何会允许他同我们这边来往？既不许同我们这边来往，他遂没有会见你嫂嫂之日。所以这事全出自他的主意，决然不露出一字，所以我也相信他得过。你如不信，这林小姐虽然回了他的公馆，还不时的隔着三日五日，来会你嫂嫂，有时候耽搁迟了，一般同你嫂嫂睡在一处。"（读之使人哑然失笑，为陶如飞计，虽然赔贴了一个爱妻，毕竟保全了自家名誉。以后打劫人家女子，还须拣着男装的取来，方才有此便宜。）宗久安笑道："原来有这样缘故，那就无怪林小姐自然不将那些事告诉他父母知道了。但是哥子业已入湘，一时还不见得回来，我在福建会见一个朋友，本是赶来投奔哥子的，过不了几日，我或者还须同他向湖南去走一趟。目下他住在栈房里，如若公馆里房屋尚多，儿子的意思还想请他住在家里来，各事便当些，不知母亲意下如何？"他母亲说道："既是你们的好友，理应将他接回家来住着，况且你哥子出外，厅上及书房里也没有人用得着，叫人家冷清清的住在栈房，成个什么样儿。"

宗久安听见此话十分欢喜，又到旅馆里将前后事迹告诉了赵珏。赵珏怔了怔叹道："我此番到粤，原想在令兄这里会一会林家小姐，替舍妹传达口信，不料他又回去了，岂非缘浅。"宗久安笑道："这有什么打紧？我不是告诉你的，林小姐虽然回去，他不时的还来看望我家嫂嫂，如若得着空儿，便请家嫂替

你们介绍介绍，便可会见他了。……”当日赵珏便将行李移入宗久安公馆里面，并拜见了他的母亲，住了几日，倒也安然无事。赵珏此时算是已得着林赛姑消息，便详详细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妹子赵瑜。又因为他妹子曾经嘱咐他去拜会林耀华，择了一个日子，果然径至督署，想同林耀华见一见。名刺虽然已经递了进去，耀华知道他便是在家乡里曾经求过他的女儿结婚的，此时赛姑若果是个真实女郎，那赵珏虽然求婚未允，然而既有这一重香火因缘，耀华对着他少不得要另眼看待，无如这时候赵珏虽是大言不惭以未婚的女婿自待，其实耀华心里却没有这一件想头，论同乡名分，见与不见大可无关紧要，况值政府初立，诸务殷繁，署中出入又戒严非常，当时将赵珏的名刺拿在手里掂了几掂，旋即定了主意，命人传话出去，说是“公家事繁，实没有暇晷可以晤客，问一问来人居住，改一天我再去回拜罢”。赵珏在辕门外边候至许久，不料得了这种冷淡消息，他简直使出他娇客气性，愤愤的掉转身子就走，家人赶着问他住在何处？他一声儿也不理会，径自跑回宗久安公馆。

却好宗久安正坐在书房里，见他脸上气色不好，便笑着问他所为何事？这般不快。赵珏到此更忍不住，立时滔滔不断将以前向林家乞婚，林家允许等待彼此年纪大些，方才可以联姻的话，说得痛快淋漓。又道：“谁想我不远千里亲来拜见我们那位岳翁，他简直招待都不招待，这不是有心奚落我吗？怪道那些旧小说子上讲起来都说是女婿贫穷，丈人就不肯相认。往常还疑惑是编书的故作此欺人之谈，拿我这件事印证印证，真是古今一辙，先后同揆，你想我可气不气？”赵珏一面说，一面拿手揉着肚子，只嚷胃脘疼痛，引得个宗久安拍手大笑。（赵珏十分武断，岂独宗久安要笑，我亦要笑。）指着赵珏脸上语道：

"哈，哈，哈！我说你这也委实不是知己朋友，以前林小姐出了这件事被死鬼武星斋披露出来时候，我无意中就瞧出你那一种仓皇样儿，端着酒杯子几乎不要流下泪来。过后我又询问你是否同林小姐有无关系，你又推得一个干干净净，说是林小姐不过同你们那位令妹有同学之谊，这也罢了。及至已经到了舍间，你还是藏头露尾说要同林小姐见面，又说是替令妹传达口信。我请问你：既然同林小姐没有瓜葛，此番去会他阿父，见也好，不见也好，为甚又引经据典闹起旧小说子上面的嫌贫爱富呢？照这样看起来，老实说，你前番要想会林小姐一会，我还拟嘱托家嫂替你们介绍介绍，如今你同林小姐既是未婚夫妇，这种嫌疑事体，小弟还不敢担此干系呢。"赵珏连连向宗久安作揖道："好哥哥，好哥哥！算兄弟欺你的不是，但是我也实有苦衷不便尽情披露，如今既已瞒不住大哥，以后还求各事周全到底，庶不负我们萍水遭逢，芝兰投契。"宗久安笑道："好呀！大家既然在一处相好，凡事也须剀切商量，我已猜到赵兄的用心，大约不能求见于尊翁，定然急思求见于令嫒了。停会子等我面见家嫂，叫他早晚约林小姐过来让你们谈一个体己儿，可好不好？"赵珏笑道："荷蒙厚爱，小弟心感已极，改日只有备一席东道奉谢。"宗久安笑道："自家的好弟兄，这奉谢的话倒也可以不消讲得，只是将来有什么秘密事件，不要将人瞒得实腾腾的便好。……"

果然这一晚宗久安径自走入内室，预备同他嫂子斟酌邀约林小姐到这边会晤赵珏的事。刚刚跨入二门以内，猛见他的嫂子正坐在母亲身旁掩面哭泣，他母亲也是流泪不止。只听见他母亲说了一句是："当军人们的这碗饭委实吃不得了，占了优胜是他督军省长们的快活，至于像你的丈夫动不动就充前敌，炮

子上不曾安着眼睛，一个不防备有没有性命都是料不定。”正说到此，已见宗久安走得进来。他母亲便问道：“战地上的消息，你在外间听见什么没有？说是我们南军覆败的不少了。”宗久安惊道：“连日报纸上虽然说是北军占领了岳州一带，究竟未知是否确实，母亲这话是打从那里听见的？说得这样紧急。”他母亲又说道：“今天是你嫂嫂的哥子，到我们这边来报告的。他说有几个朋友新近打从湖南贩卖棺木下来，经过岳州，战云弥满，北边有一个营长甚是利害，着着向前进步，不认一毫情面，他的兵队又整齐，军律又严肃。”说着又伸手搔着头，说道：“他说这个人姓什么呢？好像是圆溜溜的圆字，又像是四方方的方字，连他的名儿通共只有两个大字，我的记性真是不济了，如何一时间再想不起来！”他嫂子便插口说道：“这营长姓方名钧，叫做方钧。他不过新近才带领了一营人众，他便这般扬威耀武，很想要替政府里出一番死力，可算得一个不达时务的人物呢。据说你哥子的战线，便同这姓方的在一处，别人家是拚着命的，你还不知道你哥子胆小如鼷，平白地听见炮声，他还没命的掩着两个耳朵，可想这几日里，不知他要吓得什么样儿了。”说着，又掩面呜呜的假哭。宗久安此时原想替赵珏说去接林小姐的话，无如见着这样神态，再也不便开口，勉强安慰他们几句，重又踱回书室。

赵珏看见宗久安出来，忙迎着笑问道：“林小姐几时可抵尊府？令嫂定然是赞成的了。”宗久安没精打采懒懒的说道：“对不住，赵兄委托之事，实在不曾能达目的。并不是家嫂不肯接他，只因他们心绪恶劣，一时间不便向他们提起这事。”赵珏惊问道：“令嫂有何心绪？定然因令兄出外久了，闺中少妇，望远颦眉也是常理。”宗久安笑道：“那到不然。家嫂听见战地消

息不佳，又恐家兄有什么意外变故，是以镇日价颦眉泪眼，简直没有一毫兴致。”赵珏笑道：“我记得我们在新塘时候，听见那个警长叙述北军胜利，说是有一个新来营长十分强硬，不知道这营长毕竟是谁？”宗久安道：“适才家嫂倒提着的，说是叫做什么方钧……”赵珏听到此处，不由跳起身子笑道：“哎呀！原来果然是他上了前敌了。他的军事学识是不错的，无怪南军有这番挫折了。”宗久安惊问道：“难道赵兄这同营长认识不成？”赵珏笑道：“岂但认识，他同我是同学至好，我由京里回家时候，他还不曾出京呢。”宗久安慌忙向赵珏作揖笑道：“原来赵兄同这方营长是同学至好，这番战绩，大约非赵兄不能收束全功。停刻兄弟当禀知家母及家嫂他们，好叫他们放心，并请赵兄明日便偕兄弟起程，径向长沙一走。赵兄志在护法，又极文明，为国为民，想断无推诿之理。”赵珏笑道：“方营长虽是髫年交好，然而目下他已投效政府，我居南军，同他处于反对地位，即使到了战地，又有何益？若论两军交绥，杀敌致果，我的学识不见得高出于他，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况且我尚不曾得着新政府里的委任，手无斧柯，何从作战事上计画？宗兄快不要如此高兴。”宗久安笑道：“赵兄又来迂腐了。我已经同你讲过的，南北相持，看似势不两立，其实都是虚声恫吓，没有一次当真攻击。此番请赵兄往赴长沙，也断断不用你亲临战地，这其中奥妙，此时且不便明白宣布，等到那时候自有办法。至于你若是建了这次大功，你还愁南方新政府里不给你重要位置？好哥哥从此飞黄腾达，指日高升，倘若不忘故交，兄弟仰求你提携的地方正多呢。”宗久安说毕，就想转入内室去告诉他们这话，赵珏忙拦着说道：“不是兄弟勒指宗兄，若令嫂不将林小姐请得来同兄弟见一见，我决不同宗兄往赴湘岳，此约必须同宗兄立定。”宗久

安想了想笑道："若是等你同林小姐相见，不是又耽搁了动身日期！罢罢，好在两军相持，一时尚不至别有变动，等我同家嫂斟酌办法，再来回覆赵兄。"

宗久安进入内室，先将赵珏认识那个方营长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不日便须同赵珏到哥子营里相机行事。他母亲同嫂子听了非常欢喜，一叠连声催宗久安同赵珏赶快动身，好救陶如飞的性命。宗久安又望他嫂子笑道："话虽如此，只是赵珏知道嫂嫂同林小姐是闺中密友，意思想请嫂子介绍他们见一见。"他嫂子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林小姐他的身分何等娇贵，如何我们这般冒失去引他见一个蓦生男子，他知道不是还要嗔怪我们无理？"宗久安笑道："嫂嫂你若是如此作难，那赵珏便不肯到长沙去了。嫂嫂须忖度忖度，还是哥子性命要紧呢，还是林小姐的体面要紧？我还有一句话告诉嫂嫂，这林小姐当初同这赵珏已有过婚约，只是因为彼此年幼未能实行，算起来他同林小姐究竟不能说是蓦生的不曾见过。"他嫂子听见这话，不由怔了一怔，重又笑起来说道："这位赵先生原来是同林小姐那边求过婚的，照这样看起来，他既定然要同林小姐会面，我又何苦白白去阻拦他们。请你转告赵先生，明日我一定将林小姐请过来便了，至于林小姐肯见不肯见，却与我没有相干。林小姐明天既来，后天便须请赵先生起程。"宗久安笑道："那个自然，嫂嫂放心。"

且说宗久安这嫂嫂原是姓缪，小字兰芬（芳）①，为人生得玲珑娇小，年纪虽然已经十九岁了，然而同赛姑站在一处，却像是同胞姊妹。陶如飞初娶兰芬时候，非常爱畏，闺中一切举动，悉听兰芬指挥，从来不敢违拗。论他们夫妻恩爱，也算

①后文均作兰芬，此处疑有误，故把"芳"改作"芬"。

如胶投漆。无如陶如飞见猎心喜，平白地将一个乔装女子的赛姑擒劫回家，兰芬初则由妒生恨，少不得与陶如飞大起冲突。继而知道赛姑是个假女郎，他那时候不但不怪夫婿多事，反觉得这一段姻缘十分感激他为自家撮合。借着亲爱赛姑为名，转双宿双飞异常快乐，只苦了一个陶如飞被撵逐出房，孤另另的空帏寂寞，叫不出连珠价的苦恼。抵省以后，赛姑虽已回家，他是知识未开的少年，既有个赵瑜做了他先事之师，又有个兰芬做了他后起之秀，他也渐渐的不遵父母约束，时常到陶公馆里去走动。这一天忽然兰芬那里打发人来请他，他得了这个消息，立刻收拾齐整，坐上轿子，一直抬至陶公馆门首，跳下来便走进上房。

兰芬一见了赛姑，便上前同他握手，笑吟吟的将他邀入房里，含笑问道："近日在闺中作何消遣？我不请你，你再也不来，我把你这鬼灵精的妮子，为何连自家一个未婚夫婿都不去招待招待，反叫人家闹到我这里来，要来问你一个背夫潜逃的重罪，我不知道你将来怎样死法呢？既骗人家的妇女，又骗人家的男人，你好好跪在我面前，替我招出几时同这未婚夫婿订约的？若有半字虚诬，看我拧你的小嘴。"赛姑被他这一番话说得一时懵懂住了，羞得脸上红了一红，咬着指头笑道："你不要拿这些话葬送我，不过隔了几日不见你，便同我瞎三话四．我有什么未婚夫婿呢？老实告诉你，若讲到我的未婚夫婿，除得是你，更有谁人？"兰芬向他瞟了一眼，不禁含羞说道："悄没声些！你不防着给别人听见。"赛姑趁势侧身坐入兰芬怀里，笑道："你也怕人呢！我便应该给你开心的？只准你打趣我，我才打趣你一句，你就责备我起来了。"兰芬笑道："谁人打趣你的！你去想想，在家乡时候，可有一个姓赵的向你求过婚

的？你没的还要瞒我。”赛姑笑道：“呸，原来是婉如的哥子，这个人难不成已到广东了，他巴巴的来干什么的？”兰芬笑道：“干什么呢？还不是赶来同你结婚！你们的秘密，横竖我也不明白，他好在想见你一见，你们见了自然知道。”赛姑笑道：“生刺刺的，我不好意思见他，姐姐替我回他去罢！”兰芬用手按他的额角，笑道：“哎呀，好一位千金小姐！简直连一个生客都不肯去见了。你休得引我使起性子，轻轻的揭下你的黑幕，问你还是应该去见这姓赵的，还是应该鬼鬼祟祟的[illegible]来[illegible]我？我也不欺你，并非我当真替这姓赵的出这样死力，实在因为想他往赴战地，同北军去秘密运动，免得如飞的性命有损。”赛姑此时忽然敛了笑容，重重的将兰芬望得一望，不禁将个头低垂下来，沉沉无语。兰芬笑道：“同你闹了一句顽话，你便生气了，可想你这人十分寡情。”赛姑忙摇头说道：“不是，不是。我只怪你衾边枕底讲起来都说是同我恩爱似的，不曾将你那丈夫放着一毫在心坎儿上，如今可是你亲自说出来了，拿我这不要紧的脸面去恭维别人，好让别人救你家丈夫的性命，你叫我听着可生气不生气呢？”说毕，又噗嗤一笑，用手指刮着脸羞道：“真个试出你这人心来了，你还有甚狡赖？”兰芬红着脸说道：“我虽然喜欢你，不喜欢他，然而他毕竟没有同我们结下什么海样深仇，何至连他的性命都不顾呢？好在（人）我也没有本领辩得你过，你见也由你，不见也由你，我永远不来问你，省得另起疑心。”兰芬说着便将赛姑推下身来，自家老拿眼望着帐钩子不去理会赛姑。赛姑知道他真是委曲了，又见他那种娇嗔样子，不由暗暗发笑，忙向身边站的一个侍婢笑道：“榴姑娘，请你出去替我告诉二老爷一句，说我即刻出来会那姓赵的客。”那侍婢刚待出房，兰芬放下脸色喝道：“阿榴，转来！别人家的闲事，要

我们多管则甚？你敢擅自出去，看我打你这贱人！”赛姑笑道：“姐姐真个生气了，姐姐各事平时都耽代我，妹子年轻，说话不知道轻重，如今已是懊悔不迭了。姐姐也不用使性子打阿榴，让妹妹交给姐姐打杀如何？”说着，左一揖，右一揖，不住的向兰芬陪罪。兰芬不由微微一笑，指着恨道：“论我要同你赌气，便该再不理你，无奈我的心肠太软，又搁不住你这可怜样儿。阿榴，你便替林小姐去一趟罢！”阿榴答应，含笑出了房门。此时赛姑又牵着兰芬衣袖，要他一齐到厅上去。兰芬笑道：“呸，你又要胡闹了！你虽是外面装着女孩子，毕竟与女孩子不同，我是个什么样人？你忍心舍得叫我出见生客。”赛姑笑道：“我一个人怯生生的，请姐姐陪我去走一走，不要你到厅上去他见他，只躲在屏风背后，听我们讲话可好不好？”兰芬被他缠得没法，只得顺从着他，两人携手步行而出。

其时赵珏刚坐在外间同宗久安议论湘岳战事，忽然听见内里传出话来，说林小姐即刻出厅同自己相见，不由又惊又喜，立即背负着手，向厅上来往闲踱。宗久安笑了一笑，不便坐在一处，便推说有事，自向外边书室里去了。不多一会，果然见那林赛姑轻盈袅娜的走得近前，向赵珏欠了欠身子，低头含笑。赵珏忍耐不住说了一声：“小姐是几时抵省的？自从小姐动身以后，舍妹十分悬望，至今并不曾见小姐这里寄过一封信函，所以他是时时放心不下。学生因为舍妹记挂小姐，所以不辞千里跋涉而来，若是小姐得暇，还宜寄给舍妹一函，方好让他宽慰，免至想出病来要紧。”赵珏这时候因为在宗久安这边，不便提起赛姑路间被劫的话，这也是他用心细处。赛姑又笑了一笑，说：“婉如姐姐那边我不久已发信去了，计算日期，此时想该收到。至于路途之间发生的变故，我一一也写得明白，婉如姐姐料想一定会体

贴我，不至怪我寡情。大哥此番到来，不知抱何宗旨？万一能在这地方觅一安插，伯母同婉如姐姐，何妨将他们一齐接到广东。家乡里风鹤频惊，也不是个福地，大哥还该打定主意才好。”说到这里拧了一拧，又笑说道：“我父亲在督署里熟人很多，大哥何不同我家父亲去见一见。”赵珏笑道：“谁说不曾去谒见老伯呢？无如老伯将学生摈诸大门以外，这也是没法的事。”赛姑笑道：“这又奇了！大哥不必着急，等父亲回家时候，我自然会代大哥道达来意。须知我求我父亲替大哥谋一位置，不一定为的大哥，我只想婉如姐姐能赶快来此，大家把晤一番，我便喜欢不尽。大哥如若写家信的时候，再替我问问婉如姐姐的好，请伯母的安。大哥且请方便，我此时向后面去坐地了。”说完，折转身子，便走入屏风背后。赵珏还待有满腔心事想同他再叙一叙，不料他走得太快，又不好上去拦他，只眼睁睁的看他进了屏风，不由发呆了好一会，深深的叹了口气，怏怏向炕沿上坐下。觉得赛姑几时不曾相见，身段体态比较前番又高了些，便是说话周旋也十分老练，不像当初腼腼腆腆的光景。心中又爱又恨，转弄得六神无主，心志不安。宗久安打探得赛姑已走，方才缓缓踱入来，笑向赵珏说道：“好呀！你们夫妻俩不知谈了几多体己话儿，为何便轻轻又放他走了？这须怪不得我。家嫂既然作成你们会面，赵兄还该早早收拾，明日偕同兄弟一路动身。”赵珏也只点了点头，心里更说不出许多委曲。

且说赛姑打发了赵珏之后，匆匆转入里面来见兰芬。早见兰芬背着脸，盈盈的已向上房走去。赛姑赶在他的身后，笑着说道：“好姐姐，怎生不等我一等！”兰芬也不答应，依然直向前走，一直走入自家卧房，扑通向椅子上一坐，蛾眉双蹙，手支着颐儿，一言不发。赛姑走近他身畔低低笑问道：“不过累姐姐

走了几步路，又这般不快乐起来，毕竟猜不出你所为何事？可又来！我又不是真正女孩子，难不成同男人家说了几句话，又该你发起醋劲。哎呀，你这人委实难缠。”兰芬将手一推，冷笑道：“你同男人家说话是你的本分，我何尝敢来怪你！只是你平时同我说过什么的，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曾同别的女子交涉，可算得是一个清清白白黄花女儿，如今可被我听得出来了，左一句婉如姐姐，右一句婉如姐姐，还要将人家赶紧接到广东，让你们好常常会晤。你若不是因为这婉如姐姐，也不替人家做哥子的寻觅位置了。你真是个多情多义的人，我知道你那婉如姐姐听见你这番意思，定然十分感激你，同你格外要好。我也是个明白透亮的人，与其等你那个婉如姐姐来的时候再来冷落我，倒不如趁在这个当儿，你还去做你的小姐，我还做我的少奶奶，各自丢开了手，免得弄到末了，彼此生着嫌隙。”当时兰芬越说越气，不由纷纷珠泪一串一串的挂下腮颊来。此时赛姑方才知道厅上同赵珏的话，已被他一一听见，心里暗暗发笑：这又是我的不是，既然同赵瑜有这样交涉，何必苦苦又将他引至屏风背后，算是我自寻烦恼。想来想去没有别法，只得狡赖着说道：“奇怪！你又白白的生气了！这姓赵的妹子，当初本是我的同学，他哥子既然到了此地，少不得也要问问他的消息，人家一个做女孩儿的，他那里知道我是男子不是男子？到了你们嘴里，就应该编派我们这些话了。”兰芬冷笑道：“人家不知道你是男子，你会使你的手段，容易叫人家知道你是男子呢。就如以我而论，初次同你相见，也猜不出你是乔装，后来同我相处既久以后，你想想那时候，你是个什么形状儿？真个叫人哭笑不得。由此类推，我一个妇人家尚不免入了你的圈套，他们当女学生的看见你长得这样俊，便论你不是男子，他们还该爱你，

何况你真个是子建重生，潘安再世呢！”此时赛姑也没有什么辩白，只得低言密语，百般的将兰芬安慰妥贴，少不得两人又盘桓了一日。林公馆那边傍晚打发轿子来接赛姑回去，兰芬送过赛姑之后，便将宗久安又请得进来，催促他赶紧同赵珏去往赴湘岳。至于赵珏是否肯去与不肯去，尚未可定。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兄妹赴郴，道途间忽遇宗久安等，代抱不平，拔刀相助，看去似另生枝节，然而其中细针密缕，仍是一线穿插到底。阅至本回始知赵珏苟不遇宗久安，何由知赛姑之近事。若在他手，转将一一再从赛姑被劫说起，笔墨固嫌累赘，而文章斗笋亦欠紧密，作者苦心，岂寻常所能测哉。（原评）

陶如飞赔了夫人，可谓自作之孽。然由兰芬而引出芷芬，实为全书关键。故写兰芬与赛姑秘密结欢，却是预先布局。谓其写不正当之情爱，为诲淫之作，固非；谓其借此谈因果，为儆邪之计，亦尚未识此中妙旨也。

赵珏既被拒于林耀华，又连遭赛姑之冷淡，自谓情场失意，愤懑异常。然而书中人气煞，书外人却是笑煞，真是趣事。

宗久安云南北两方，只消权利平均，也犹韬戈束甲，可谓一语破的。然而权利之争，岂能平均？则韬戈束甲，更不知俟诸何日也。哀哉！（独鹤评）

第十三回

吃花酒贻误兵机　　失军心巧来说客

且说前回书中，从陶如飞家里传说湘岳战事，北军着着进行，南边形势上显有一部份岌岌可危。陶如飞适当战地，以一个素无军事学识的人，叫他统率健儿，炮火相见，自然是退避三舍，兵气不扬了。但此等事迹，不过缪兰芬姑媳听的道路传言，总未可据以为实。便是提着的那个营长方钧，说他怎生了得，究竟怎生了得的情形，作者因为要叙述赛姑一段艳史，便轻轻在那个北京城里方钧编练军队的时候，兀的就把他搁置下来，心里颇觉得十分抱歉。如今且趁赵珏同宗久安尚未动身之际，偷点空儿，再将方钧事迹补叙补叙，好让诸君读这部小说，似乎还有点眉目。

方钧自从将兵额补足之后，日日操演，不肯懈怠。他又能不拿出营长身分，嘘寒问暖，共苦同甘，看待那些兵士，仿佛像是自家弟兄们一般。要晓得中国人心虽坏，然而你果然以诚心感化他们，他们也没有不知道感激的道理。说也奇怪，自此以后，那方钧所带的军士，看去只有一营，他那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简直同千军万马一般。众志可以成城，这也算得近日带兵的官长里不能有二，不可无一的了。他将军队驻扎在一处地方，便日日听候调遣南下消息。无如那时候政府里对于南军，主战主和，意见尚不能一致。及至过了新年，还不曾有拔队的命令。方钧闷闷不乐，轻易

又不肯回转自家公馆，见他那一位赛金姨娘，镇日价坐在营里，只好从那些报纸上看看外边的情势。这一天又看见报上载着我们那位东邻，对于民国很有跃跃欲动之势，方钧猛的将报纸向案上一掼，站起身来失声长叹，说道："可恨，可恨！家里人一般的醉生梦死，不知亡国即在目前，若要救中国之亡，必先将内乱靖得一靖，若讲到和呢？必须两方面开城布公剖心相见，暂时将那权利的思想抛置一边，不能借着讲和的名儿，偷偷的乘隙而动。你也乘隙，我也乘隙，那和议便议到一万年，也没有成功的指望。若是战呢？不是南方将北方屈服下来，便是北方将南方屈服下来，到那时候，或者还可以有个归结。万一不痛不痒，今天开一排枪，明天放几尊大炮，旷日持久，不独苦了他们那一般百姓，等到我们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外人不消同我开战，只须向我努一努嘴，挥一挥手，我们还敢不俯首帖耳，惟命是听吗？"方钧越想越害怕起来。好在闲着没事，便命一个卫队备好了马，跨上去直向团长营帐里走来，意思想探问探问政府里可有出兵消息。是时虽是正月天气，北方寒冷，只见那四山积雪，皑白如银，两旁大路上衰柳枯芦，瑟瑟作响，彤云压得密层层的，似又有重做严寒模样。

方钧走了好几里路，那团长营址已在目前，营门前立着两名荷枪兵士，看见方钧跳下了马，直望里走，慌忙喊着"立正"，举枪而立。方钧略点一点头，同跟着自己的两个卫队，已走入营房。其时便走过一个兵士来，问方钧可是来会团长的，现在团长却不在营里，请营长便到里边歇一歇。方钧听见这句话，心中很不乐意。刚待要问他团长现往何所，话还未曾出口，耳边早听见外面一匹马蹄声音，滑泚泚的直窜到营门口方才停住，倏的便跳下一个人来，身上背着一封公文，双手取下，递入那个同方

钧讲话的兵士手里，说："赶快招呼你们大人，我也不能耽搁，急于回去销差去了。"那个兵士笑嘻嘻的向那人询问道："大哥请略歇一歇，这封公文，大哥定然知道内中详细，不知有什么紧急事故，何妨先行告诉告诉我们知道。"那人笑道："你问什么呢？这还不是调剂你们升官发财的道路儿。昨天听说总理在阁议席上已经一意主战，清早便有人打电话到我们旅长那里，命全旅陆续出发。故此旅长就发下这角公文，分付你们团长率领各营先行，作个前队。须速即日南下去当前敌，省得弟兄们老远在京里闲着没有事干。倒是弟兄们须得赶紧将这件公事送给你们团长看一看，倘若误了时刻，那也不是顽意儿。"那人说毕，又笑了一笑，旋即出营跨上马飞驰去了。

此处方钧在旁边听得明白，心里兀自吃了一惊，便向那兵士说道："先前听说团长不在营里，我的意思本想转回去，改一天再来谒见，如今却是不容不等你们大人见一见了。你先将公事送进去，我便在应接室里坐一会罢。"那个兵士果然便捧着那封公文，匆匆走入营后去寻觅副官，好让他先行开拆。谁知不多一刻，那个兵士空手走出来向方钧说道："叵耐我们大人不在营里，便连副官也不在里面，公文已经书记长先生开视过了，说是限在明日拔队起程，若是今晚再寻觅不到团长，这件事怎生发落呢？"方钧笑道："你们大人不在营里，定然便在他自家公馆，只须多派几位弟兄们去寻一寻，断没有个寻觅不到的道理，何须你如此着急。"那个兵士冷笑了一声，又低低向方钧说道："若说大人在公馆里，这断然是没有的事，他既然同着副官一齐出去，他们取乐的所在，那就不得而知。往常三日五日在外间流连，这也是稀松平常的事，那里想得到部里今天忽然来了这封雷厉风行的公事呢？怎生不叫人急煞。……"两人刚在闲话，这个当儿，

里面果然传出话来，分派了好几名兵士，向各处去寻访团长同那个副官，务尽今晚请团长到营会议出发的事件。兵士们那里还敢怠慢？立即有好些人都纷纷出营去了。那个同方钧讲话的兵士，还站在应接室里唉声叹气。方钧笑道："团长消遣，左右不过在那些地方，你看他们已经纷纷出营探问去了，你还愁团长今晚不回营预备吗？"那个兵士又跌脚叹道："营长倒不用说这样宽脾大胃的闲话儿，别的大人们逛窑子、吃花酒，原也是寻常的举动，便是他手底下人也都知道在什么地方，惟有我们这位团长，他的脾气与别人不同，固然公馆里太太同姨太太们管束得紧，不容大人妄走一步，然而大人却又防着被部里知道他的踪迹，偏又喜欢干这些把戏。他在这些上面守的秘密，大约无论什么事儿，也比不过那样精细。除得我们那位副官是大人心腹至好，两人常在一处，至于贴身爷们，大人也从不曾挈带过一个。适才这些弟兄们虽然大家跑得出去，至于寻得见大人寻不见大人，怕还拿不住十分把稳呢。"方钧听一句，心里踌躇一句，暗想：寻不到团长是他们的干系，且不必去管他，我的营里既然得了这样消息，也须赶紧回去料理料理，免得临时慌促。想到此处，便站起身来说道："若是大人一经回营，请你们飞快递一个信到敝营里，好让我亲自来会大人，面领指示，此刻我也不能再行耽搁了。"说完这话，也就踱出营门，跨上马依旧从原路而回。

且缓表方钧回营作何布置，单说那位团长，原是北直隶人氏，复姓闻人，单名一个镜字。在前清时代倒是好好一个行伍出身，惟目不识丁，生平又痛恨咬文嚼字的人，看见读书的士子，便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今年业已有四十多岁，性情却极狡猾，刚才他营里那个兵士议论他的说话，却很有九分不冤枉他。目下眷了一个妓女，名字叫做爱琴，原是个住家的，与

那些窑子不同，却没有多人向他那里走动；自从结识了这位团长，更是摒绝一切，拿出他全身本领，单单来对付闻人镜。闻人镜因为这地方很是秘密，便一心一意躲在那里取乐，醋劲又极其利害，固然不许爱琴应外间酒召，便连寻常男人也要自家许可，方才准他出来见客。他这嫖妓又瞒得人实腾腾的，只有身边这个副官，年纪还轻，面目又生得不恶，是闻人镜的心腹，他到爱琴那里，都携带着这位副官做他的一个清客。最可喜的是那个副官虽然陪着团长在一处顽笑，他却没有染指的希望。原来这副官是江南人，自幼儿不幸成了天阉，决没有剪边的嫌疑。因为目前正是元宵佳节，论外间官样文章，虽然煌煌示谕令人民一概遵用阳历，所有当初的那些元旦、元宵名目，务须一律改除，好做成一个民国维新的气象。其实那些百姓们固然阳奉阴违，就以官场而论，当这金桥铁锁火树银花的佳节，谁也不是笙管嗷嘈，酒筵征逐。闻人镜以为作战的计画，一共不曾有个切实消息，逢场作戏，少不得便赶在这灯节前后，悄悄的约了那位副官，早一溜烟跑向爱琴那边度节去了。一连乐了三日。他那里想得到便在这第四日上，不做美的国务院忽然议决出战，陡的命这位闻人团长抛却桑中之喜，转作成他一个三军之惧呢。这时候满营的人，大家都交头接耳，议论南下的事件，无如兵士们再也没处去寻他这位团长，直把个书记长先生急得走头无路。公馆里也得了这个消息，也纷纷遣人四出，只差敲着锣儿，出着招贴。足足等了一日一夜，依然不曾见团长同那副官回来。这件事若是在前清时代，像闻人镜这件延误军机的罪名，哼哼，重则军法从事，轻则也须撤换差委，听候严办。好在目前是中华民国，大家共和，做官的带兵的诸公偶然高高兴，做错了一件两件事，也稀松平常得很，谁也犯不着出来查问，同自己家里的人做起对来。况

且今日你能摘我的短处，明天我也会出你的乱子，不如你哄我，我哄你，乖乖哄乖乖，混到那里算到那里罢了。老实说，他们有兵权的武人，有时高兴，便想占据城池，劫夺饷械，也没有人敢来过问，你道利害不利害？诸君若是再替闻人镜捏着一把汗，怕他因这件事闹出乱子来，岂非看小说淌眼泪，白白的替古人担忧么？然而话虽如此，一个堂堂团部营里，又是行将出发，几千名兵士在那里伸着头垫着脚盼望团长，偏生那个团长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也就一时生了些惶恐。

方钧等到第三天上，依然是石沉大海，毫无消息。这一日，他更不能再行忍耐，想了一个主意，忙忙的跨马跑到团长大营，同书记长斟酌，说："目下是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湘岳之围，现尚未解，而汀漳乞救，又函电交驰。团长另有要务羁缠，无从觅其踪迹，但是我们这些充当营长的，各有干系，各有前程，势不能因为团长一人，大家转来替他分谤。在鄙人愚见，便请先生发行几封公函，将那几位营长都约到营里来，先行开一开会议。或是按兵不动，静候团长回来发落，或者我们就将各营预先出发，走一站算一站，团长随后率领大队按程而进，表面上庶几不致贻外人口实。愚见如此，不审先生以为何如？……"此时那位书记长先生也没有一定主见，听见方钧说出这话，也便连连称是，说："兄弟立即照办。大约尽今晚可以开会，营长还是在此稍待一待呢，还是先请回营，俟诸人到齐然后再行奉请。"方钧笑道："兄弟那里布署都已齐备，正无须再行回去，便在此处坐候罢。"那个书记长极口称赞，道："足见营长实心任事，兄弟佩服已极。"他说着这话，随即走入他那个办事室里，去发布公函去了。方钧闲着没事，却好室里有现成的烟茶，他便随意吸着雪茄，躺在一张虎皮睡椅上暂为休息。

看看等至日落时分，那几位营长得了开会消息，陆续齐到。大家围坐在餐桌左右，那书记长遂将方钧的话，复行说了一遍，大家交头接耳斟酌了好一会，不约而同的都说是："方营长起先说的那个按兵不动的主意甚好，至于不奉团长命令先行出发的话，兄弟们却不敢赞同。方营长青年任事，发表此等意见，固然想见一片热心，然而未免尚欠些阅历，大家属在同事，苟有所见不敢不告。方营长要晓得如今世界，既然没有君主，我们唯命是听的只有团长权力最大。得他的欢心，便可保全地位；拂他的主见，可以立触祸机。所以我们全体的主张，只要将团长敷衍好了，外人还敢来干涉我们的事么？至于什么陆军部，他们尽管闹他们的官样文章，我们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然，我们的资深格老，不怕方营长见怪，比较方营长经的阅历算是最多了，难不成方营长想得到的，我们还想不到吗？不过预先出发这句话，实在有些对不住团长。万一团长责备兄弟们轻举妄动起来，他就可以立时贬你做连长做什长，到那时候，还懊悔不懊悔呢？"这一番话说得那书记先生拍掌喊好，惟有方钧气得鼓着腮颊儿一言不发。

这时候刚待散会，猛从外间气喘吁吁的跑进一个兵士来，笑道："好了，好了！副官业已回营了。"那几位营长忙立起身问道："大人可回来不曾？"那个兵士又说道："我们远远的只见副官独自骑着马在大路上行着，却不曾看见大人。……"此时各营长听见副官已回，十分忭慰。大家步出营门外面，果然看见那匹东洋高头大马驮着那个副官，颠头播脑的缓缓的踏着雪地而来。虽然四山暮霭，暝色沉沉，那副官披着一件大红猩猩的外套，映着沿途瑞雪，却也看得十分清楚。早跑过几名兵士，捉住那马的嚼环，拥至大营门首，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下来。谁知

那个副官，正是宿酒未醒，余醺犹在，嘴里不住的喃喃，还喊着“五魁”、“八马”猜拳口令，众人十分好笑，一齐拥入室内。副官随即向炕上躺下，四面望了望，见许多营长都约齐了在营里，不由吃了一吓，笑问：“今日有何事故，怎么全行光降？兄弟陪团长多吃了几杯酒，幸亏兄弟酒量还好不曾大醉，团长却是醺然不省人事，命兄弟回营取他那一块醒酒宝石，立刻还要到团长那里，命婆子们煎汤让他喝了好睡呢。”说毕，朦胧双眼，又模模糊糊起来，越显得他粉面通红，星眸饧涩。众人真是没法，不得已又向他身上摇了摇，附着耳朵告诉他道：“副官还须禀明团长，部里有了命令，分付团长整军南下。现已迟延了好几日，我们因为寻不见团长，未敢擅自专主，务恳副官快去说一句，兼请团长立刻回营，好预备几时出发。”

那个副官虽在昏沉之中，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的刺入他耳朵之内，倏的翻身坐起，跳下炕来。正待说话，猛不防使劲太猛，将炕面前设的一个痰盂儿，豁琅琅一声倾翻过来，一个立脚不稳，平空直栽下去。幸亏旁边站着一位营长，身长力大，轻轻将副官抱入怀里，唇馥汗香，真个叫人魂销魄荡。那个副官重又嫣然一笑，口里谦逊着说道：“得罪，得罪！不曾碰坏了那里么？”于是重行站起，向面前那几位营长周旋了几句，立刻分付兵士们将自家的马备好，说：“既然有这样要紧事件，无论团长醉成什么样儿，我有本领都要强着他回营。诸位今晚不如先行请回，明天再听团长的命令罢。”那几位营长无不唯唯答应，惟有方钧瞧着这样举动，心中很不为然。

至于那个副官骑着马，一口气又跑转爱琴那里，大踏步直向爱琴房里走进。爱琴见是副官进来，笑着摇摇手低声说道：“大人正在床上酣睡，你休得再去惊动他。今天他的酒委实喝得不

少，我要替他代喝一两杯他都不依，有这〔自〕告奋勇的本领，却不向战阵上去使用，转在这些酒筵上面闹得烟舞涨气，像煞不肯退让一步。你的醒酒石取来没有？停会子他又该骂你兔儿崽子了。”副官正色说道：“你不用在这里开心，还讲什么醒酒石呢！我是特的转来请大人回营的。部里有了公事，叫我们向南边去剿灭那些蛮子，今夜来不及动身，明天一准起程了。”那个爱琴猛的听见这句话，顿时吓得粉脸失色，勉强笑说道：“你不用在这里枉口白舌的胡说，好日歹时辰，万一真个应了这话，那些冲锋打仗的事，也不是什么好顽意儿，宁可你同我开心罢！阿弥陀佛，但教耳闻不教眼见。”副官也笑道：“你的话怕不有理，便是我们同我们这大人，谁也愿意开这样的差使？无如吃了这一碗瘟饭，他要叫你走，谁敢赖在京里不走呢？好姑娘，你替我将大人唤醒了，我要将适才那些营长讲的话告诉他，看他如何办法。若再迟挨下去，他不怪他吃酒误事，他还待骂我给苦头给他吃呢。”爱琴听到此处，知道副官讲的不是顽话，真个已成事实。眼见别离在即，不由心里一酸，止不住纷纷的落了满襟袖的眼泪。副官在这个当儿，也是呜呜咽咽低头不语。（出兵是何等事，而乃作此楚囚对泣之状，使人雄心顿减，真是笔有化工。）

爱琴不得已一步一步挪至闻人镜床畔，出手轻轻推了一推，闻人镜一个翻身，重又将脸掉过去，向里边睡着。副官更忍不住也抢近几步，“大人”“大人”的喊了半晌，闻人镜方才微微醒转，含糊问道：“谁在这里聒噪？快替我将他推出去！”副官低说道：“是我，有要紧公事来禀大人的。”闻人镜又道：“原来是兔儿崽子又走回来了，我眼睛瞧不见物事，你果然是兔儿崽子，你刷的发儿是怪香的，且低下头来给我摸一摸，我才相信呢。

那个副官这时候没奈何，只得挨近床面前，伸过头去给闻人镜去摸。闻人镜摸了好一会，不禁怪笑起来说："不错，不错。你有话只管讲罢！"那个副官便将适才回营听见出发的话，详细说了一遍。闻人镜顿时惊出一身冷汗，那酒意便醒了许多，连忙披衣坐起，拍着枕头骂道："谁想的这样主意，当真叫我们南下了，大新年里好好的酒不肯去吃，谁耐烦跑这老远的路同人家去拚命？他们做总长的只知道动动嘴儿，什么辛辛苦苦，还是我们当武官的去受罪。有了好处，他们又一古拢儿拿去热闹，就不记得是我们拿着性命去换得来的了。兔儿崽子！你回去替我分付他们一句，就说再等些时，瞧瞧南边是个什么光景儿，再行出发不迟。"爱琴听闻人镜讲一句，他便点一句头，到此方才笑容可掬，向那副官说道："我的话如何？大人是最明白不过的，他忍心将我一个人放在这里？况且他这身体是离不得女人家伏侍惯的，一旦孤另另带兵南下，他在路上耐得寂寞，我在家里还耐不得寂寞呢！部里大人们若是有什么闲话，包管仗在我身上，我去替你的大人说情。……"说着，又掩口笑了一笑。那个副官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也有些心动，便接着说道："大人的主见怕不有理，只是新补充的那个方营长，他的宗旨却与别人不同。自从得了这样消息，便几次三番的闹到大人营里，要同大人面议南下的事件。这几天不曾见大人回营，他说得更是好笑，预备联合各营先行起程，至于大人走与不走，他是一概不管，你看他这不是有意割大人的靴靿子么？这些话都是各营营长背后告诉我听的，大人若是真个不愿意出发，倒要将方营长联络好了，方才有济，不然他那些煽惑军心的议论，却很是可虑呢！"闻人镜听了大怒，骂道："方钧这奴才，他是几时才带兵的？若不是我有心提拔，不怕他部里再有许多倚靠也是无用。

如今他公然胆敢同我反对起来！军营无共和，他不要做梦，倚仗他是学校毕业出身，放我们这些老行伍不在眼里。就着你回去向这姓方的营里走一趟，叫他一切听我命令，他若是有一点儿违拗，我立刻有本领撤他的营长，到那时候，不要怨我寡情。”副官当时听了这番话，十分得意，重又出门跨上马，也不再拢团部，简直风驰电掣的一路向方钧营里而来。

方钧坐在自家营帐里，正自没好气，又不便发作，只捧着一份报纸在那里消遣。霎时之顷，忽有外边兵士跑入方钧面前，报说：“副官大人单身来见营长，有要紧公事面谈。”方钧将报纸掷下，忙叫“请进”。那个副官笑吟吟的公然高据上座，未及开口，方钧先行问道：“团长此时毕竟勾留在什么地方？他听见出兵消息，想已赶速回营，出发之期定在何日？”那副官笑道：“方营长你忙什么呢？这件事团长自家不吃紧，你又何苦在这里面白费唇舌。大家落得先将这新年快活过去，随后再看看南边形势，好决行止，也不为迟。我们好在都是自己弟兄，团长不满意你的去处，我也不告诉你了，省得你听见吃惊。我知道你的用心，以为这番南下，若是好好的得几次胜仗，就可以多博些一等文虎、二等文虎，其实你这想头也算呆了。目今政府里那些大老，谁不是醉生梦死，那里会分得出黑白，有功的不赏，有罪的不诛，已是习成惯例，你便忙得去立点功业，不见得便有什么好处到你。你瞧那几位营长不是同你处的一样位分，他们就会见风转舵，顺水推船。团长要走呢，他们便跟着走；团长不肯走呢，他们落得在京里养婆娘吃花酒，谁也不肯去恼团长，碰他的老大钉子。你若是以我的说话为然，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许去向团长营里混闹。”方钧初时听见这副官议论政府的那番话，倒也暗暗点头，觉得他不为无见，后来又听见他说自己是胡闹，不由怒从

心起，严声厉色的吆喝着说道："你这厮讲话须得仔细！像团长躲在外间狂嫖滥饮，方才算得是胡闹。我向营里去探问出兵日期，兀自正事，该你编派我一个胡闹的罪名？你放明白些！你附合团长做的那些勾当，我那一件瞧不清楚？不要恼了我的性子，莫说是你这点点副官，任是他团长的位分，只要他所为不正，看我有这本领去责问他。"那个副官却是阴柔成性，方钧虽然同他侃侃辩论，他还是一味的盈盈含笑，低说道："咳，你们初入军营，少不得还有些锋铓太露，若是经历过一番磨折，那少年豪气定然也会减得下来。我劝你的都是金玉之言，你若不见听，怕后来不要懊悔，才算得是生成铁汉呢！"方钧益发焦躁，跳起身子指着那个副官，骂道："我为什么懊悔？你不过仗着团长的怜爱，好让你去媒孽我的短长。好，好！你须告诉我，团长此时究在何处？省得你独自一人去讲我的不是，不如我同你一齐去会团长，便亲自在那里辞差。"副官又笑道："你辞差不辞差与我又有何干？你要面见团长，尽管在他营里去等候，我又不知道他的下落，叫我怎生告诉你呢？"方钧睁圆两眼，怒道："你这厮还自狡赖，你不是同他在一处吃酒？此时如何会推诿起来。老实说，今晚你若是不将团长下落说得明白，也休想出我这座营门。"那个副官咬牙冷笑道："哎呀，照你这样蛮横，还要戕杀副官呢！"方钧也笑道："这个正不消说得，像你这样无耻的长官，便多戕杀几个，算替我们军营里除一小人，又替百姓们去一大害。"说着已从腰间掏出一柄手枪，透亮的放在案上。那个副官见势头不好，他嘴里虽自强硬，心里毕竟觉得性命要紧，深恐方钧真个做出来，忙拦着说道："你也不用同我闹这样顽笑，枪头上没有眼睛，万一将内里子弹冒出几个，身上便是老大窟窿，要补也补不及。我真个不知道团长下落，我也不能编着话

来哄你，你且放我出营，我替你去寻觅他的所在，再来告诉你，想你也须相信我得过。”方钧知道他话已经软了，若是再吓他一吓，包管可以打探着团长踪迹。主意已定，便将眼睛向帐下一望，暗暗示意。好在他们两人在帐里吆喝的时候，其时已有许多兵士伸头垫脚的围拢在两旁观看，此刻见营长向他们表示意见，顿时噪声如雷，大家都喊起来，说："我们抛着家，别着父母，原想替国家出一份力儿，博得个上进。今日政府里有令南下，转是团长藏得影儿也瞧不见，眼见得我们这营也没有出兵的指望了，弟兄们不如先将这脓包副官砍了，然后再反他娘的，一齐去同团长算帐。”一面说，一面就有人汹涌的要想上前来杀副官，只吓得那个副官粉脸失色，不住的向方钧哀求，说："团长的下落我一定明白宣布，但求你命他们速行归队，我便感激不尽。”方钧正待答话，不防从斜刺里冒冒失失的跑上一个人来，一手扯着那副官臂膀，轻轻向外一扭，疼得那副官像杀猪也似的喊起来。方钧看了看那人，正是他表兄刘镛，心里益发好笑，知道他为人卤莽，说得出便做得出，当真闹出别的乱子来，慌忙上前拦着说道："副官既允许我们交代团长下落，你们大家都须看我分上不可动武。”刘镛喊道："我也不管他是副官不副官，他将团长交给我们，一百件事与他无干，他若有半点同我们支吾，我只扯下他这条膀子，让他好生回营。”副官不住口的哀告道："扯下这膀子，还得好好的回营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一一都依从你们便了。”

刘镛此时更不迟疑，轻轻的将那副官抱入怀里，跑出营门，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倏的跳上了马，双双向大道上驰去。方钧那里还敢怠慢？也就跨马跟在后面，又带了几名兵士吆喝而来。好笑那刘镛一面走，一面问他的路径。他若迟慢得一句，刘镛

便在他臂膀上使劲捽他一下，吓得那副官千依百顺，真个指着刘镛，一径到了那个爱琴住的宅子门首。副官又向刘镛哀告道："团长大人便在里面，请你将我放得下来，留点面子给我，不要被别人家看见笑话。……"这时候方钧亦已赶到他们马前，忙命刘镛轻轻将那副官扶得下马，又上前向他安慰了几句，便命刘镛同那几个兵士在门外听候消息，自己偕着那个副官走入内室。却好闻人镜正同爱琴并坐在一处，猛的看见副官同方钧走得进门，不由的又愧又气，倏的立起身子向方钧打话。方钧近前行了礼，遂侃侃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向团长说了几句吃紧的话，说是"军情紧急，部里的命令，无论如何，我们当军人的总宜服从，不可安心先从自己家里反对起来，叫南方听见，益发轻视我们，方是正办"。闻人镜听着，虽然满肚皮的不甚愿意，然而方钧发的议论委实堂皇冠冕，一时没有话敢去驳回他，转笑嘻嘻的向方钧道歉，说："这样重大事件，营里的人并不曾有人给信给我，以至延误了时期，不料营长如此热心，这是再好不过的了。明日一早，便请贵营长率队前行，兄弟随后便统领各营兼程而进，料还不至误事。"方钧见团长看待自己非常隆重，满腔愤气也就消灭了九分，又得了明日拔队的命令，欢喜无限，退了两步，便向团长告辞。团长还假意留他在此稍坐，他那里肯答应！欣然出了大门，将适才的话告诉刘镛，大家笑了笑，径自回营，预备清晨出发去了。

惟有那个副官在方钧营里受了许多罗唣，先前见方钧在此，又不便向团长诉说。及至方钧走后，副官便含悲带恨，将前后情事一一告诉明白。只气得那个闻人镜半晌不能言语，只得用好言抚慰了他一番，说："横竖他在我的肘腋之下，我们随后再看机会摆布他不迟。"（后文情事，预先在此安放一笔。）

这便是北军在前出发的情形。方钧拔营走后，那个团长少不得也牵领各营，按程向湘岳一带进发。

且说方钧的营兵走近湖南地界，命前队向前哨探，已知离南军驻扎的地点不远，方钧便使全营离他们二三十里驻扎下来，休息了一日。这个消息已传至南军各将佐的耳朵里，其时适值他们这边屡获胜仗，北方的军队不是溃散，便都纷纷的打着电报向政府乞援，或是请求停战。所以南边听见方钧不过来了一营，其初毫不介意。有一天在半夜里冒冒失失的去冲方钧的营队，谁知方钧早已有了准备，立即发了口令，大家迎敌上去，那枪弹像雨点似的，要是不发，发了没有个不中的，直打得南军落花流水，退走下去约莫有五六十里地方。南方将佐这才知道方钧是有军事学识的，与寻常那些军官不同。一直隔了有好多日不敢近前，再同他对敌。方钧在地方上驻扎了好些时，山川形势与民情风俗都察看详细，他遂得尺则尺，得寸得寸，一步一步围拢过来。话休絮烦，前后约莫也有大小十余战，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利，所有湖南地方，倒有一大半没有南军踪迹。纷纷的捷报，沿途派着兵士向团长营里去报告，闻人镜听了兀自欢喜。无奈那个副官记着方钧的嫌隙，越听见他得的胜仗，心里越不舒服，百般的在团长面前媒孽方钧的短处，又暗暗授意军需处，叫他按月的饷银扣着不发。方钧没奈何，只有在本省同那些绅商会议，请他们先行垫发军饷，俟一经领到银子，随后再行偿还。地方上感激他军律严明，从来不曾骚扰过居户，也都愿意替他出力。后来那个副官知道这样事迹，益发由愧生恨，又想了一个主意，便假托团长的命令，发给他一封公函，命他尽在本月里将湖南全省肃清，若是办不到这地步，定然是意存观望，显有与南军私通形迹，定行撤他差委，听候查办。方钧接到公函之

后不觉吃了一吓。南军得了这样消息，欢喜不尽，拿定他们老主意，给你个两不照面，把些军队全行分布在那些山深林密之处，任是你方钧再利害些，也叫你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看看又相持了二十余日光景，不但无肃清之望，而且连一个胜仗都没有这指望。

方钧正自焦烦，忽从这一天里，团长派遣了一个人过来，说是方钧劳师糜饷，意存观望，着令即日来营听候查办，所有全营军队，即行交给这新营长统带。方钧浩然叹了一口气，随即将那个新营长请得进营，历述在先的战况，以及目下的形势，实缘南军狡猾，不肯出来同我们宣战，我只有一营的兵士，人数不多，分剿既嫌于势孤，包抄又无此大队，实在并无他故。那个新营长只淡淡冷笑了两声，也不大理会方钧，便逼着他快将全营名册送过来查点人数。方钧没法，只得照着办理，命刘镛将名册检出来，送至新营长座前。又传齐了全营的人，告诉他们这番事迹，那些兵士们不听犹可，听了这句话立刻喧哗起来，说："我们营长委实有功无过，团长不明，听信副官谗言，要撤换我们营长，我们死也不能答应。"当时众口一辞，其势汹汹，只吓得那个新营长缩颈如龟，躲在一旁大气儿也不敢出。方钧忙向众人演说，大旨说是"军营撤换营长自是常事，你们随我虽不多时，然而平日我叮咛告诫你们的地方，料想大家也还记得，此刻若是意气用事，酿出意外变故，叫我有何颜面立于世界，那时候你们不是爱我，转是害了我了。"刘镛在这个当儿本已有些愤不可遏，想待发作，因为听见方钧这一番话，却不敢造次，只快快的站过一边去了。这时全营兵士虽然未敢妄有举动，然而大家交头接耳，互相私议，便很有些不甚安静。方钧少不得还要同那新营长勉强周旋，晚间备了一桌筵席陪他饮酒，筵散之后，安置了床

帐，一直等待他安寝之后，方钧才缓缓踱入自己营帐。不无又多饮了几杯闷酒，一时心绪潮涌，吃一两盏酽茶，觉得浑身有些燥热，兀自将外边大衣脱了，只穿了一件短衫，步至庭下。

其时已是暮春天气，刚值月半，云端里那一轮皓月照得如水银一般，树阴不动，万籁无声，远远的听见刁斗声音凄人怀抱，望望身边，只有郝龙一个人站立在侧，方钧不禁慨然说道："郝龙，郝龙，你看中国的事还能叫人满意么？我这小小功名原不足惜，但是把我以前所有的全功，包你不出两三星期，定然又弄得一败涂地。咳，我并非一定帮着政府欺压南军，不过像这样不疼不痒的战事，一日没有个结束，那和议一日没有希望。万一像我这样实心任事的人多联络几个营头，结实的同南边鏖战一番，叫他们不敢再想着滋生事端，然后再顺着长江三督提倡和议，天下太平可以立致。谁想连我这样一个人，上头都容不得我，还百般的向我来嬲恼，任是内阁里日日言战，日日言剿，是再不会收良好结果的。用人的人既然如此，被人用的人自然不得不如彼。鸡虫得失，成败何常，只是苦了那一班老百姓们。商辍于市，农叹于野，不知几时才享得到承平幸福呢？……"说着，使劲的将脚在地上蹬了蹬，那两眶清泪也就不由簌簌的堕落襟袖。

郝龙见这光景，刚待要拿话去安慰他，忽然帐外走入一个兵士说："营门外面有一个人要来求见营长，我们问他姓名，他也不肯告诉我们，说营长会见他自然认识。我们见他形迹可疑，已命人将他拘留住了，因此来禀营长，究竟怎生发落？"（突如其来，接笋甚紧。）方钧凝了凝神，说道："这地方我并没有什么熟人，这人来求见我又有何意，你们可曾将他身上搜检搜检，

看可有什么暗器没有？”那个兵士回道：“这个不消营长分付，他一进营时，我们就搜检过了，却是不曾带着暗器。”方钧点点头，说：“你们就将这人请出来罢，等我见了他便知分晓。”兵士答应走得出去，方钧重行又将大衣套好，站在阶沿下等候。

不多一会，果然看见那个兵士引进一个人来，远远的看见方钧，便笑道：“天乐！故人见访，你如何不肯相见？未免有些自矜贵宠了。”方钧已知道这人来访，却待笑着迎接，猛从身后跳出一个汉子，蹿得上前，一把扯住那人的手，笑得合合的说：“你不是同我们一路到京里去的赵大哥？你可将我想煞了，怎么到此刻才赶得来。”方钧笑拦道：“你且让璧如坐下来细谈，何用你这般冒失。”赵珏认得他是刘镛，也向他周旋了几句，方才同方钧分宾主坐下，郝龙也上前相见。赵珏笑道：“好极，好极！你也到营里勾当了，随着天乐，料想是不错的，他近来深得政府宠任，又蒙团长垂青，怕不业就功成，指挥如意。论起我的际遇，委实就不如你们了。”说着，又掉头向方钧笑道：“天乐，你看我这话讲的是不是？”方钧此时听见赵珏发出这些议论，很有些觉得面红耳赤，笑拦着说道：“至好弟兄多时不见，何必拿话来挖苦我们，显见得你不以朋友见待。未审吾兄此时现居何所，此番见访又有何故？”赵珏故作失惊说道：“我的话是句句打从肺腑中流出，何尝有挖苦吾兄的意思，即以湖南一省而论，自从吾兄驻节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师长、旅长的位置，指日可望，岂但区区职守足以大展鸿才！不比弟近年来萍迹东西，浪游无定。因为有人传说战绩，行将迁调大用，是以跋涉至此，希望不弃，遇有机缘时候，携带携带，便感激不尽。”方钧听到此处，又不便说出什么，只长长的叹了口气，低头不语。赵珏已窥其意，故作怫然说道：“兄弟不远千里而来，

原是仰求提挈，今日方兄对于兄弟如此落寞，早知情薄，不免悔此一行了。"方钧刚待答话，刘镛更忍耐不得，接着说道："晦气呀，赵大哥你早也不来，迟也不来，无巧不巧的，赶在今日到我们营里来讲这话儿，（你那里晓得，他务要赶在今日来讲这话，才算是真巧哩。）方大哥此时还仰仗别人提挈他呢！他还有这势力转来提挈到你？什么师长、旅长的指望！连他这小小营长，眼见得已经取消了。他这一取消，我们大家拍拍屁股，都滚他娘的臭蛋。算当初我们白白的替团部里出了许多死力，这算是酬报我们的谢仪。"赵珏失色说道："刘兄又在这里同我取笑了。他们北军里的弟兄们，打起败仗来，走的走，逃的逃，到了末了，也不曾见有一个人敢去治他们的罪名。像天乐兄建着如许功劳，不升迁他也罢了，如何会将他的差使撤去，这不是刘兄在此有意欺负我！……"刘镛是个急性子的人，心里受不得一点委屈，那里容纳得住赵珏这些冷讥热讽的说话，立时暴跳如雷，上前使劲的扯着赵珏手腕，高声吆喝道："赵大哥你如不相信我，现有凭证在此，可知我生平断不会说谎。团长那里，今日已将新营长遣派到营，明日便接收我们的军队。我欺骗你，难道这个新营长也帮着我欺骗你不成？"赵珏膀臂被他扯得十分疼痛，还是方钧拦着，说道："镛哥你讲话仔细些，这些事你还提他则甚！如今的世界，像这样不公不平的事，也算是不一而足，何况于我这小小营官。"郝龙在旁在插口说道："赵少爷你倒不用冤枉我们这刘先生，他的话委实没有半字虚假。只是有些不近情理，所以赵少爷听去，觉得同扯谎一般了。"方钧冷笑道："大家都不必替我不平，我此时已是功名心淡，明天将这些军队点交清楚，回去同家父商议商议，若能措置得三五千金，倒想向欧美一带走一趟，练习练习智识，将来好替同胞们做一番事业。

如今是故人相晤，理宜及时行乐，论我这行将罢职的营长，一杯水酒还可以预备得来。郝龙你便替我分付火夫们一句，看有什么下酒的肴馔随意取出些，一并算钱还他们。”郝龙答应了，果然从外间捧进几样蔬菜，一壶美酒，四个人将桌子移至月下，彼此对坐下来，一杯一杯的畅饮。方钧从席间便询问赵珏去年回家的状况，并慨然说道：“还是吾兄见机甚早，当初决意不入政府的旋涡，其时弟之私意，未尝不以为吾兄过于激烈，政界里贤愚不一，何至竟不可一日与居。弟此时是已经弄得身败名裂，回想近年种种事迹，进固嫌其多事，退还觉其太迟。然而弟之初心，却与一般薰心利禄者不同，即此一端，故人如君，想还可以相谅。”赵珏笑道：“这也难怪吾兄，我们中国事的成例，大率都是这样。譬如有一个新进少年，心里总想蓬蓬勃勃的出来做一番事业，及至在政界里混得个三年五载，不肖的一定同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苟其自爱，势必至造就得你灰心短气，无适而可。一年一年的沉顿下去，头发也白了，眼睛也花了，筋骨也消磨了，不得已为子孙打算，不由的把当年一团盛气付之流水，换了一副黑心，伸出一双辣手，改了一种面目，软了一把骨头，然后举国才没有一个完人，历代才没有一个志士。浑浑噩噩，长此终古，任人宰割，谁曰不宜。我不谓大清帝国如此，中华民国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换汤不换药，那里去起沉疴；换了一座新舞台，唱戏的还是旧时脚色，那里会做出好戏？天乐如今不过是小试其端，遽遭磨蝎，哼哼，我怕你不改一改你的肮脏脾气，你将来位置愈高，跌的斤斗还要愈重。这些话你权且当我讲着顽的，也不必认真，但留着应验罢了。”郝龙越听越觉得津津有味，只是点头晃脑，不住口的称赞。唯有那个刘镛，经赵珏这几句话触起他的愤怒，端起大杯子喝

了有十来杯酒，跳起身子，指着政府骂了一顿，又指着团长骂一顿，又牵涉到那个新营长身上，也痛痛的骂了一顿。方钧竭力拦着他，他也不听。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写闻人镜处，直为吾国一般军界伟人画一小影。在前清时，虽极窳败，为军人者，尚不敢公然违背上令，视战事直如弁髦。今则大权在握，为所欲为，秉政者不免虚与委蛇，彼有三军之责者，乃益肆无顾忌。如闻人镜闻南下之信，迁延至数日之久，不闻发一兵，遣一卒，仍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噫，兄弟阋墙，虽无关得失，假使不幸与列强竞启战端，苟如此等行为，失机犹小，其为中国之羞者，倾西江水不能湔濯矣。为唤奈何！ （原评）

此回出力写方钧，又出力写赵珏。两人志趣不同，智谋才略亦自不同，却各有其不可及处。所难得者，虽一则为北军效力，一则为南中设策，而彼此心目中，仍以国家人民为念。初不在畛域权位之争，大好男儿固应如是，否则，只是目前一般军人政客之所为，更何足与言爱国。

北方一个闻人镜，南方一个陶如飞，均是谚所谓混帐东西，作者特写此两人，以概其余，俾知今之弄兵，实不啻以混帐人行混帐事，非游戏之谈，实伤心之笔也。（独鹤评）

第十四回

捕间谍全营哗变　　释兵权志士宵征

方钧不得已搭讪着向赵珏问道："伯母同令妹等在故乡里想还安好？"赵珏听他问到这一句，猛然触起赵瑜在家里将方钧戒指烧毁的事迹，不由脸上红了一红，忙含糊答应道："合家托庇，均皆安好。不瞒吾兄说，只是林家小姐已不在福建了，我跑回去却赶得一个空。"方钧大笑起来，重行问道："哎呀，林小姐为何好好的不在福建？他这一走不打紧，不是白白辜负了你一番的热心。室迩人遐，可想你近来心绪也很恶劣了。"赵珏叹道："美人薄命，自古已然，林小姐不幸也生得这副花容月貌，便因为这上面几乎将性命白丢掉了。"方钧虽是少年英武，然而听了这样话头，也就不免大大吃了一惊，忙追问林赛姑的遇险始末。赵珏便将他如何随着家眷往赴广东，行至石龙镇地方在火车上露了一个军官眼目，遂想出法子来将赛姑劫夺回去，意思之间想纳为簉室。方钧恨恨的说道："军官么，这些事迹应该是他们做的。我常说我们中国掌握兵权的人没有别的本领，遇上峰则胁肩谄笑，待百姓则敲骨剥皮。另外还有一件长处，见了人家女子稍稍有点姿色的，不是暗骗，就是明抢，仗着他那手枪利害，真是无恶不作。像这样倔强，便该遇见敌国里人也须同他们决一决胜负了。谁知他们的态度却又不然，人家枪声还不曾响，早一溜烟的抱头鼠窜，只恨爷娘少生着两只

腿脚。纵是带了点伤痕，也只须在他们脊背上仔细去数；若讲到胸腹上面，却是光滑滑的，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据吾兄适才所说，林小姐随着他的父亲就职督署，论这姓陶的也要算是同他家文武一体，休戚相关，路途之间不去保护他们也就缺了同僚情谊，何况再行去渔猎颜色，为鬼为蜮，叫他同骨肉流离，生死抱憾呢！我想林小姐他也是个宦们后裔，一定不会屈身俯就。咳，到了这时候，怕这位小姐性命定然要危乎其危了。我想起来了，这姓陶的不是在南军里充当着营长？那厮全然不知道战法，有一次他驻扎的营棚却好紧对我的火线，他冒里冒失也不晓得防避，被我们迎头痛击，几乎叫他全军覆没，以后死也不敢同我对垒，你看可好笑不好笑？”赵珏也笑起来说：“他的位置原是打从别的上面夤缘来的，他原不知道什么叫做火线，可惜白白的送了无数兵士性命也是冤枉。至于他劫林小姐回去，却不曾损着他的毫发，因为他娶的一位夫人非常利害，看见他挟着一位如花美眷，那里容纳得下？立时雌威大发，狮吼震天，一转移之间这林小姐不为夫婿之小星，转作闺人之爱宠。林小姐虽然是个袅袅婷婷的女孩子，任他手段便是寻常须眉也还及不来他的权变，他居然能将机就计，把一个陶家夫人骗得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这一点清白之躯遂不至为奸奴所污。”方钧慌忙以手加额，笑向赵珏说道：“原来林小姐有如此胆量，如此心胸，化罗刹为天堂，易戈矛而衽席，真是吾兄将来一生之福，可敬可贺。自此以后，若何结局呢？”赵珏笑道：“到了广东之后，陶夫人亲自将林小姐送还他的父母，说他家小姐在路间为强人劫夺，是他们军队保护着出险的。可怜林小姐的父母只须他这位爱女好好还家，其余的事迹也不再去追究，固此他们两家转非常亲密，小姐同陶夫人常时往来不绝。”

方钧笑道："这可以算得是不打不成相识了。吾兄得了这样消息，大约也可以将一条心肠好生放下，否则替吾兄设想，那时光景委实好生难受呢。"赵珏笑道："天乐所论自是不差，林小姐这事不独兄弟悬心，即以舍妹而论，觉得尤其关切。我此次赴粤的缘故，全是舍妹逼着我去的。"方钧惊问道："原来赵兄此行还是从广东来的，并非从福建来的？"赵珏点点头，又将在福建遇见宗久安同武星斋的事迹约略告诉了一遍。又说："宗久安原是陶如飞兄弟，我寄居广东时候，东道主人便全是宗久安替我做了一个地主。"才说到此处，方钧便又四面望了望，除得刘镛同郝龙陪坐在席间饮酒，其余帐下还立了几名卫队，方钧向他们说了一句，说："你们可以各自归寝，此处不消你们在此伺候，若是我有什么分付，再行传唤你们进来不迟。"那几个卫队连连答应径自出帐去了。

是时已是敲过三更，夜凉如水。方钧立起身来向赵珏笑说道："自家弟兄们原没有什么可避的嫌疑，但是他们不知进退，怕听见吾兄新近打从南军那边而至，不无私相疑议，所以兄弟打发他们走开，好让我们讲话。照吾兄这样口气，觉得吾兄此行不专为寻访兄弟而来，或者其中另有缘故。只是可惜兄弟已经以身许国，吾兄苟有意见还须先行斟酌，可讲的则讲，不可讲的还宜缄默，不要伤了彼此情谊才好。"（刀斩斧截，我爱其人。）这几句话转把个赵珏说得毛骨森竦，暗念：这事好生不妙！我此来原是替宗家弟兄作说客的，如今被他这一番话将我噤住，叫我如何启口呢。心里虽这般想，面上依然不露出来，忙笑着说道："吾兄真是多心，南北目前虽然以意气相争，论其究竟毕竟都是同胞，何必显分畛域。只怪兄弟同林小姐爱情浓挚，一抵广东时候便想去晤他颜色，知道陶夫人同他有一番情

谊，所以夤缘得宗久安住在那里，千方百计哀恳陶夫人将林小姐接得来与他面会了一次。不料陶夫人有挟而求，震于吾兄鼎鼎威名，怕他夫婿有点差池不获安然遄回故里，便嘱咐兄弟到此谒见，意思想请吾兄穷寇勿追，是凡遇见陶营长的军队稍稍让点地步，好留着异日相见。”方钧正色说道：“吾兄这话又错了。他是南军，我为北派，既马牛之不相及，又胡有情义之可言！老实说，即以吾兄而论，此时入营闲话，原是看的当初同学之好，又因为吾兄未尝受过南方委任本无嫌疑，不妨把酒畅谈。哼哼，若是吾兄不自揣度，真个为他人的间谍来营窥探动静，或是想来劝我与他们联络，我方钧虽然认识故人，我的军法却只认识奸细，准你翩然而来，却不容易许你安然而去。我看赵兄还是见机的好，休得扰我军心紊我法纪。”方钧愈说声色愈厉，郝龙插口说道：“席间叙旧，赵先生最好不必牵涉军事，我来陪赵先生多饮一杯。”刘镛听见吃酒更不怠慢，立刻端起杯子咽咽的喝落肚里，将杯子向他们三人照得一照。赵珏只得趁着他们热闹，也就随意喝了几杯，不再提起适才的话。方钧觉得时候已是不早，站起身来招呼人将酒筵撤去，便留赵珏在帐中下榻。

次日清晨，方钧更不迟延，当即检齐了营中册籍并关防等件准备移交给那新营长，一直等至早饭时候并不曾见那新营长出来。方钧十分焦躁，便向身边一个兵士问道：“新营长还睡着不成？”那个兵士垂手回道：“当营长未曾起身之先，那新营长已经出营，只分付了我们一句，说营长若是问我，说我停一会就来，此时且不必去惊动你们营长。”方钧想了想，猜那新营长或者另有别事出营走走，且等他回营再行交代他的簿册不迟。横竖闲着无事，只得背着手踱入赵珏住的那间房里，赵珏业已

在那里盥洗。见是方钧不禁笑着站起身来迎接，彼此刚待说话，远远的猛送来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并向半空中放了一排枪。方钧猛的掉转头来凝神向外间静听，怕是南边军队侦探到我这里新旧交替之际，带兵来攻我无备。正沉吟之顷，外间已跑入一名兵士，仓仓皇皇的向方钧报告说："不知何意，那位新营长忽然带了两营大队将我们的营址全行包抄过来，口口声声只喊着叫我们将营长同南军那个姓赵的奸细捆绑出去，万事干休，否则，立刻逼我们纳缴枪械，全营遣散。急请营长示下，究竟怎生办法，好让弟兄们大家预备。"方钧听见这个消息，只急得目瞪口呆，说道："这是打那儿说起？他也不察一察我们的细情，竟自捕风捉影加我这种罪名。"又向那个兵士说道："你赶快出去替我告诉他们，我停一会便出营同那新营长相见。便是到了团长那里，我自有话分辩，他几曾见我这营里藏有奸细。"那个兵士还不曾转身，赵珏早拦着说道："天乐，你此时如何可以出营？这件事全是我招惹出来的，以至累你受此疑谤，最好将我绑了献给他们，你的冤屈可以不辩而自解。"方钧正色说道："大哥这话太小觑我方天乐了！莫说你本非奸细，不合听人诬蔑，即使你真个是替南军出力，今日既然在我营里，我同你又是姻眷，也不能白白的让你陷入他们网罗。拚着我不再想在政府里吃这一碗军界的饭，总要同他们折辩折辩，便是死了，也落得个清白之名。"方钧一面说，一面便挥手命那兵士出去。那个兵士怏怏的向外边走了不多一会，又听见全营哗噪之声如潮而起，一口同音都喊着，说是我们方营长平时看待我们俨同骨肉，昨日新营长径来接事，我们业已各抱不平，因为营长谆谆劝嘱叫我们服从命令不可滋生事端，所以暂时忍耐，看那入娘贼的团长将我们营长究竟怎生发落？如今益发混闹起来

了，便诬栽我们营长私通奸细，要想置营长于死地。我们都是衔齿戴发、父生母养的好男子，那个没有良心，忍白白地叫那些入娘贼来坑害我们营长。我们已是同心合意，没有别的方法，先公推一个人来向新营长那里去接洽，替我们营长剖白一番。那厮若是肯听，我们也不敢生事，万一他不答应，我们拚着散伙各自回家去做生意，断不愿意再向新营长那里听他调遣。一唱百和，那一遍震天价的声息煞是叫人听着害怕。方钧虽然在里边竭力禁止，那里禁止得住！

赵珏瞧见这个机会，知道人心可用，旋即挺身上前，轻轻将郝龙唤至面前，低低嘱付他几句。郝龙欣然应命，跑出营门跨了一匹快马，飞也似的向新营长营里驰去。不曾隔了有一杯茶时候，郝龙已是连扒带跌撞入营里来，一一的告诉大众，说："赵先生适才分付我到新营长那里替我们营长竭力剖白，谁知那个新营长一味恃蛮丝毫不讲情理，限我回营在十二小时内必须将营长同赵先生双双献出，还要我们缴还枪械，各自散伍，方才可以息事。我更待同他辩论，他竟自发了命令叫兵士们将我打出营来，又扣留了我骑去的那匹快马……"郝龙的话也不曾说得完毕，那时候全营兵士益发愤不可遏。帐外早又跳出一个长汉，胁下挟了一枝快枪，不待方钧发落，嘴边打了胡哨，那些兵士们也就随着站起队来，立待出发。赵珏一眼见是刘镛，知道他使起性子便连方钧也有些畏惧他，暗暗欢喜，忙近前将刘镛先行拦着叫他不用匆促。刘镛急得跳道："都是你这位赵大哥，昨夜不知怎生跑向这里闯出偌大乱子。祸事已在眉睫，你还来拦着我不去同他们厮杀，难不成真个要我们将方大哥送得出去？"赵珏笑道："话虽如此，也要想个万全之策，你算是十分勇猛，然而论起他们人数到底比我们多出一

倍，若不使点小小妙计，如何可以取胜？”刘镛将枪向地上一掼，说道：“我便依你，看你这军师怎生用计？依我没有别的话讲，只是同他们拚命。”赵珏此时更不同他多讲，依然将郝龙唤得近前，附着耳朵向他说了几句。郝龙随即迈步走出营外。方钧看见他们如此作用，知道势在决裂，也没有别法可想，只是顿足长叹慨然说道：“可恨，可恨！我们中国人简直毫无道理。我一个好好的人，他们一定要陷我到没有路走的地步，你叫世界上稍有气节的志士焉得不灰心短气哩！”

且说郝龙领了赵珏的言语，便驰向营外对着他们前队高声说道：“奉方营长的命令，请贵营暂退十里，营长当将奸细捆绑出来，并亲自单身到贵营里听候新营长若何办理，决无贻误。”前队里听见郝龙所讲的话很近情理，立即传禀了那位新营长。新营长大喜，当时传下命令，分付向后面退去。两营之众约莫也有七八百人，登时翻翻滚滚的掉转身子便走。这个当儿方钧的营里见他们大队业已移动，猛的开枪痛击，那枪弹子像雨点一般只顾从背后劈劈拍拍的打来，新营长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用的是计，直待他阵线一动，勒也勒不住的时候，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都是赵珏在那里调度，方钧也无可如何。及至新营长再要转来迎战，那时所有兵士已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锐气全失。况且方钧全营的兵都挟着一团愤愤不平之气，各自为战，一可当十，十可当百。新营长所带来的士卒本不预备开战，又是些贪生怕死的，怎生抵敌他们得过？勉强还了几排枪，旋即纷纷逃窜，直向荒村大道上驰去。后边赵珏、刘镛率领大队乘胜追逐，足足赶了有十二三里多路方才停歇。那个新营长检点人数什已去了六七，回头看见追兵已远，大家腹中饥饿起来，又苦于乱山之中无多居民，所有军士已不

成队伍，各人背着快枪四分五落的去向村中掳掠牲畜。居民看见他们这种模样，吓得惊啼走避，一村中霎时大乱。兵士们正在兴高采烈，不防从山凹里起了一片枪声，接连便是一队南军打着鲜明旗帜迎头痛击，这些兵士们那里还有抵御能力？抛下许多枪械四散奔逃。赵珏同刘镛的军队又已一步一步的在后面蹑踪而至，同着山里出来的南军会集在一处。这一次新营长所带的两营可算全军覆没，还亏那新营长两条腿跑得快利，毕竟被他逃回旅部，报告这番损兵折将去了。

哈哈，读书诸君读至此处，只知道那个冒冒失失的新营长不识进退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还不知道那个号称有军事学识屡战屡胜的方营长轻轻的也上了赵珏赵大哥的当。其中原委，若不待在下详细叙来，究竟不得一个清楚眉目。

且说陶夫人自从将赛姑小姐接过来会见赵珏以后，赵珏虽然不曾得着什么佳趣，然而那个陶夫人却算是替他尽了心力，因此便有挟而求，日日催逼着宗久安同赵珏一齐往湖南设法去救他的夫婿，赵珏没奈何只得拣了一个日期同宗久安两人束装就道，及到了湘省之后，其时方钧正是烂然战绩、顾盼飞扬的时节，着着进逼，逼得那些南军躲避不敢同他开战。宗久安将赵珏引入他哥子陶如飞营里，陶如飞正在呻吟床褥。原来开战之顷，右臂上中了一颗枪弹，虽然经军医用药敷治不至有性命之患，然而他是个柔脆不堪的肢体，（偏是做军官的肢体柔脆不堪，令人发笑。）经此大创也就十分苦楚。宗久安先行安慰了一番，后来又将赵珏同方钧自幼交好的话告诉了他，此次请他到此，原想借重他去说动方钧，劝他不必同我们这边苦苦做对，在哥子看来这主意还使得使不得？陶如飞听了始则点首不语，继而叹气说道：“那方营长的为人十分可恼，先前我们这

里也曾设法着人去向他接洽，他一味的悍蛮不理。据他的意思简直想同我们见个高低，不将我们这边平服了他死也不肯甘心。这个人要算是个不达时务，其实他便死命的替北政府里出力，不见得政府里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给他。我们若一定同他讲究实力呢，原不见得操必胜之权，然而我们已拿定主意同他相持一天算是一天，他要开战我偏不与他开战，看他怎生奈何我们？今天赵兄此来，兄弟固是十分快慰，然据你的口气便想将这方营长运动过来，怕还是水中捞月，断然没有指望，且放着再看机会罢了。"宗久安听了也自没有话说，转是赵珏心里暗暗称奇，说：不料方天乐这一个少年陆军学生，他公然有这本领叫南军听见他便亡魂丧胆，而且立志坚定不为浮言所摇，不愧名将风度。可惜北政府不知使用人材，仅仅叫他做了一个营长，长材短驭，千古伤心。我此番虽是答应了替他们向方钧接洽，照这样情形看来，此事却委实有些棘手。况且方钧他是屡获胜仗，其气正盛，我便前去会他，他听见我这些不近情理的话，如何肯降心相从呢？赵珏自此在陶如飞营里住了有好多日子，只是闷闷不乐。陶如飞伤痕渐愈，得了暇便去会晤陶旅长，并告诉他赵珏此来的意思。那个陶旅长也正在筹画方钧的事件，没有一个头绪办法，听见这话，便命陶如飞去将赵珏请来，大家从长计议。

这一天赵珏便往见陶旅长，陶旅长看见赵珏人才表表，兀自暗暗钦佩，开口便问若何去运动方钧之策。赵珏摇着头说道："这件事并非是我不肯尽心，委实这其间有许多妨碍，若是那个营长初抵湘省未立战功，学生以当年同学之情去同他求见，兼告诉他南北情势以及曲直从违的道理，他倒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或者觉得我们这边护法二字名目正大，他竟翻然改

计，倒戈来降亦未可知。如今不幸两军相见已历多时，他一边替北政府里立了许多功绩，一边又同我们这边结了不共之仇，你叫他焉得不着着进行，希图大举。凭我这一个人同他的交谊，如何可以轻易(轻)将他说转过来？”陶旅长听到此处不由愁眉双锁，将手掌搓了几搓，说道：“照先生这样讲法，简直觉得这种计策没有指望了。如今是同他打仗是打他不过，这方营长一日不除，便是我们南军一日的心腹大患。先前我还不肯将这叠叠败耗去报告我们政府，总想恢复过这一口气来替我们大家保全面子，如今更不消说得，老实同这方营长拚一拚老命罢！我在明日便打一电报给政府里，叫他将驻扎衡山以南的几枝黔桂军队一齐遣发到此，大家迸力去杀他娘。他左右不过一营多人，也不是铜浇铁裹三头六臂？我们十个人打他一个，总还不至再输给这奴才了。”赵珏笑道：“话虽如此，方营长手下虽只一营，他后面也还有一旅之师远远的做他后应，旅长这里会添兵，他们那里不见得便没有兵来帮助他同我们对垒？”

陶旅长其时尚未及答言，侧首却好坐着一位参谋长在那里听他们发这些议论，此刻见赵珏说到北边旅部添兵相助方钧的话，慌忙插口说道：“这一层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那个方营长目前所处的境遇，兄弟却侦探得十分清楚。我知道那个方营长这时候败固足以为罪，胜亦未必为功，他仗着他这一团血气之勇一意孤行，其实那团部里不满意他的人很多很多，巴不得他一败涂地，如何还肯添兵助他进战。兄弟所以说这一件事，赵先生大可以不必为虑。”赵珏听见这话，猛然触动一件心事，疾忙追问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北军虽然不讲道理，难不成不希望咱家去打胜仗，转思量打个败仗之理！其中委曲，还望详细示知，以便学生斟酌进行，勉答陶旅长嘱托之意。”那个

参谋长又笑道："赵先生又未免过于高视北军的程度了。他们看似在一个政府里做事，然而各人有各人的党羽，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进则相妒，败则相倾，全没有一毫剖肝沥胆的血性。你想那方营长以一个新进学生，见习不到三个月便一跃而为营长，这虽然是他的造化，毕竟未可自恃，总须得处处联络感情，好希图同他们沆瀣一气。谁想他不明世事，一味卖弄他的才具，藐视一切，指挥自如，同营的人固然入不得他的眼睛，便是他的堂堂上司闻人镜，他也是退有后言大不满意他的举动，新年在京城里他们彼此还大大的闹了一场意见，几乎决裂。"说着便将当时方钧因为出兵问题挟制副官寻觅团长的事迹，自始至终说了一遍。又道："所以方钧此次单独带领一营先趋湘岳，并非闻人镜好意，正是要拿他的短处以为报复自己仇恨之计。不料这方营长偏生了得，竟自负气冲着前敌，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战再战真个立了许多功绩。在别的上官听见这样消息应该着实欢喜，无奈这闻人镜别有命意，越是听见他获胜越是着恼，倒有好几次克扣他营里军饷不发。近来又限制他在这一月之间须将湖南全省克复。你想北政府里所用的人，如此惫赖如此糊涂，任是方营长再出些死力又有何益？只不过这方营长不达时务，依然一味的还想同我们做对，并不留一点后来相见地步，这也由于年纪太轻，少不更事，赵先生看去觉得可笑不可笑呢？"赵珏接着笑道："既然有此机会，我们这里正好将计就计了。但不知这些情形还是参谋传闻得来，还是命人去谍知消息的？若果然其中情节没有舛谬，不是学生夸口说，这方营长说他来投降包管在学生一人身上，可以立奏功效。"那参谋笑了笑，望着赵珏说道："不瞒赵先生说，两军相见彼此虚实固然不可不知，至于方营长同那闻人镜的事迹，兄弟非但得之传闻，这消息

委实十分翔实。益发告诉你罢，方营长单是得罪闻人镜其情却还可恕，惟是他冒冒失失恼了他面前一个副官，这就算他是晦气了。那副官是闻人镜极宠任的人，方营长有一次同他大大的闹了一个过不去，那副官白受他这口气又没有地方可以发泄，因之此次方营长种种的掣肘，全是他一个人在里面作祟。那副官同兄弟却最要好，不时的同我往来信函，并叮嘱我有什么可以致死方某的计策，他一定可以相助为理。所以这些情节，兄弟却无不了如指掌。”赵珏愈听愈乐，拍手笑道：“好极，好极！方营长所处地位，在别人看起来已是危如垒卵，他自己不知道轻重还以为是稳若泰山，这件事不消十日功夫，包可致方营长于座下。我此刻也不久留，仍然转回陶营长那里去了，一经有了机会，恐防要用着军队地方，还请旅长给我一个权限，容我自行调遣。”陶旅长大喜，说：“使得，使得！赵先生几时可以行事，兄弟在此静候佳音。”赵珏笑道：“大约等到方营长肃清湖南全省限期已满，那时定然另有举动，我便在那时候见机而行。”说毕，辞了陶旅长径自回营同陶如飞斟酌进行事件。

这一段说话还在那个新营长未曾来向方钧接事之前，及至这一次赵珏已经打听明白，知道方钧肃清全省的限期已满，闻人镜已派了人来撤他的差委，赵珏慌忙向陶如飞笑道：“事机已熟，贵在进行。今夜我便去同方钧相见，好歹都要叫他们并了伙，那时候方钧没有安身之地，不怕他不入我的牢笼。但是你须将本营的全队调往东北角上那座殿金山背后埋伏着，远远打听我们消息，做我的一个接应。”陶如飞连连答应。又怕赵珏一个人前去有性命之险，想叫他多带几名兵士暗暗跟随着。赵珏道：“这万万使不得！像这样秘密的事，耳目愈多愈足误事，还是让我独自随机应变的好。”所以方钧这一天营里，日间才来了

一位新营长接他的事，夜间便无巧不巧的来了一位赵珏同他叙起旧交，在旁观的看起来都以为是适逢其会，其实那里晓得全是赵珏用的玄虚呢。赵珏既然知道那新营长住在营里，故意去访方钧，已足叫那个新营长起了疑心，加之席间又百般的怂恿刘镛，激得刘镛没口子的乱骂，那个新营长非聋非瞽，岂有个瞧不出光景的道理？背地里悄悄出营，带领兵队来捕获奸细。在那新营长方且以为事出万全，殊不知道这种种事迹早在赵珏计算之中。及至将方钧逼得没有法子可想，赵珏竟公然替他发号施令起来。先命郝龙出去同对营答话，骗他们将营移动，军队一移遏止不住，他们营里便趁这个机会霹霹拍拍的真个开起枪来，所谓"攻其不备，出其无意"。况且方钧全营兵士因为旅长赏罚不明久已积愤在胸，触机即发，当这鏖战时候焉有个不以一当十之理？便没有南军接应，那新营长两营的人也断断抵御不过方钧这一营的人。加之追逐到殿金山旁边，南军不期而至，可怜新营长所带来的两营兵士十分存不到三四，死者死，降者降。陶如飞那一营的全队，大家唱着凯歌仿佛来接方钧的军队一般，一霎时聚集在一处。

赵珏跨马入营，亲自会见陶如飞，彼此好生欢喜。陶如飞便同赵珏商议要亲自去会方钧，赵珏连忙向他摇手，说："这且暂缓。适才我瞧方营长的意见，虽然事出仓卒，强迫他出了这般举动，至于同我们这边联络，还得待我去向他疏通好了方才可以万全，第一件却卤莽不得。我们此时依然将全队退扎原处，等候我的消息。"赵珏说完这话，依然跨马驰入方钧营里。

此时方钧的队伍业已吹着鼓号，全营的人稍稍齐集，检点人数死者不足十余人，其余负伤的亦只有二十多名。方钧站在营里，正自慷慨演说，询问全营的意见，究竟作何归结。其时

议论纷纭，倒有一大半预备归降南军，倒戈相向。方钧未及答应，已见赵珏下了马，单身入营。方钧先行谢了他帮护营救之惠，后来遂议论到一身的行止，不由失声长叹，说："我为北军出力可谓竭尽智谋，不图见忌谗人百般谋陷，以至今日弄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固然由于我方钧一人德薄能鲜，诚不足以及物，威不足以服人，然而北政府里像这样倒行逆施，恐怕战祸延长下去终难操必胜之权。此刻我已获罪北军，势无束手待毙之理，行将绝人逃世，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但是这一班弟兄们和我共事多时，也可算得是些自家心腹，也不能为我一人累着他们霎时解散。老实说，我国今日的程度，凡来充当兵士的还不能讲到进则为兵退则归农，所以必须替他们筹一立功建名之路。好在吾兄雅蒙南政府里的眷顾，不妨便率此全队隶属你们那边营长麾下。不是兄弟夸口说，这一班弟兄倒是训练有素，颇有点军人资格，决不至贻人口实。谨将全营名册印信统交吾兄，吾兄如若见爱务祈不必推委，将来好生看待他们就仿佛好生看待了兄弟一样，兄弟是非常感激的。……"方钧说到这个分际，不觉一阵心酸，禁不住洒下几点眼泪来。谁知这个当儿众兵士听见方钧的话，顿时沸反盈天，众口一辞，说："方营长到那里，我们愿意到那里，水来水里去，火来火里去，誓不退避。若是营长不同我们一路走，将我们抛撇下来听候别人驱遣，我们死也不肯承认的。"赵珏这时候站在营里，看见他们营长同兵士这样的情形，不禁点头赞叹说："难得，难得！我们中国带领军队的也还有如此的程度，真是叫人倒地百拜。天乐，你也不用如此执拗，你去替他们想想，他们与其跟着我投效南军，在先不会就服从那个新营长，还不至酿成如此重大变故。一营的人舍生忘死从枪林弹雨里争得性命，他们又为着谁来？你此番不体恤下

情，转要舍着他们而去，自然是个能说不能行的了。况且你渺渺一身，杳无着落，此番闯下的祸事，北政府里不见得同你干休，势必到处捕捉你去问罪。自投罗网丈夫不为，我为你计，大约除得到广东去走一趟别无良策，你仔细去想想以为何如？”赵珏的话方才说毕，刘镛早就喝采不迭，喊道：“赵大哥的话一点不错，无论什么人如若不服从他这言语，我先同他拚命。方大哥你也不用三心两意罢，除得向南军里寻觅生活，左右是个死路。我们今天杀了北边许多人马，那些忘八还能放你得过吗？”方钧向刘镛吆喝了一声，说：“凡事还宜从长计较，像你这样浮躁转使我没了主意。赵大哥今夜权在兄弟营里住一宿，明日兄弟再陪你去会晤陶旅长何如？”赵珏见他已经答应，心下十分欢喜。方钧又将众兵士安慰了一番，叫他们勿得乱动，一切总候我的命令，不至有误。众兵士们听见这话不由欢声雷动，大家各归队伍。

方钧当晚又发了许多银两，分付那些什长买了许多酒肉，做个犒赏筵席庆贺早间胜利。这一晚只把个刘镛乐得手舞足蹈、酒到杯干，吃得酩酊大醉，不曾终席，他兀自呕吐狼藉，别的兵士们将他扶入卧榻上睡了。赵珏同方钧在席间一递一杯的对酌，赵珏百般拿话去挑逗他，替他解释愁闷，方钧依然郁郁不乐，郝龙坐在旁边也猜不出他是何命意。大家吃了一回，约莫有二更时分，方钧便催着收了酒宴，各自转回营房安歇。那些兵士们虽然欢呼畅饮，然而方钧的营规素来讲究，依旧轮番不时的在营外一带巡逻，怕发生意外变故。半夜之后大家辛苦已极，陆续就枕而卧。

第二天，一觉醒来刚是黎明，赵珏是心中有事的人，便自一咕碌坐起。正待下床，猛不防方钧营房里那几个伺候的兵士失声怪叫起来，赵珏大惊，顾不得穿好衣履，趿着鞋子跑过来

查问。那几个兵士正在那里指手划脚的讲话呢，说："我们并不曾离开一步，怎生会将营长白白跑掉了，岂非怪事？"郝龙得了消息也赶入房里，指挥他们不用声张，说道："安知营长不是出外便遗，少停定会回营，你们这一吵嚷转叫人没了主意。"众兵士听见郝龙的话甚是有理，遂分派了几个人向营外去寻觅。惟有赵珏心中明白，不觉失声长叹道："天乐真是有血气的汉子，我赵珏对他多有愧色了。郝龙你不用过于把稳，你还瞧不出营长昨日的神态，他见众人不容他走，其时便成竹在胸，打算背着你们潜逃了，但是他这一走，路途之间很有些妨碍，我转替他不甚放心。……"赵珏正在说话，刘镛已从房里跳出，双手揉着眼睛大惊小怪的喊叫起来，说："怎样，怎样，营长会不见了！你们在营房里伺候的人都是死的，怎生营长悄悄出营，你们连影子都不知道？好，好！你们若不将营长寻出来交还我，我先拿刀砍了你们驴头，然后再将我这颗脑袋也砍下来。营长这样人都白白跑掉，不想在军界里打混，我们还活在世上有什么意味呢？"刘镛愈说愈气，急得暴躁如雷，只吓得房里那几个兵士泪如雨下，说："刘先生，我们谁还愿意营长走么？你要砍我们砍了也好，从今以后我们也没有别的指望，不如死了倒还干净。"这时候方钧失踪的消息一霎之间已传遍全营，大家闹轰轰的都进来查问情事。

赵珏深恐人心浮动闹出别的乱子，先行将刘镛安慰好了，叫他将全营名册检点出来，等我来询问他们的宗旨。刘镛没法，果然将名册送至赵珏面前。赵珏先命各兵士都归队伍，然后站立在一座高处，先行演说方营长不愿归附南军的缘由，人各有志，便是我同他那样交情也断断不能相强。至于你们此刻既已叛了北军，复行失了营长，这一营的人众也必须替你们谋

一个下落，我此时的意见，营长虽走，将来总还要出来做事的，你们好容易编练成军，解散了也是可惜。依我的主意，不如径由我带领着你们暂时在南边领着饷银，然而我虽然抱这热心替你们打算，却不委曲你们，至于顺从不顺从还凭你们各人意思，断不相强。我如今先按册点一遍名，以我的话为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左边，不以我的话为然的，便一例的站在右边。是站在右边的人我依然发给你们一月恩饷，让你们好好归去各安生业。我这样办法，便是你们营长听见了料还觉得欢喜，不枉他辛辛苦苦训练你们一场。”赵珏当时宣布了这话，随即点起名来。其中情愿归附南军的占了倒有大多数，向右边望去，寥寥的只有数十个人。赵珏大喜，登时按名发饷，将遣散的军士打发出营，然后又向刘镛劝说，叫他在南军里慢慢寻访方钧，刘镛先还不肯，禁不得赵珏百般安慰他，刘镛方才答应。部署已毕，赵珏便命刘镛依然督率全队在原处驻扎，自家骑了快马来向陶如飞弟兄接洽。陶如飞的欢喜自然不消说得，旋即同赵珏并骑到了旅部会见旅长，将赵珏设谋获胜前后事迹一一陈述明白，又说到方钧不愿投效南军业已潜逃的话。旅长大喜，先向赵珏慰劳了一番，又道：“可惜方营长那样英雄，我辈不能将他罗致帐下，以后还须仰仗赵先生将他踪迹探访出来，我们得同他见一见才好。”赵珏一一答应。旅长坐了一会，便走转他的办事室里同那几个参谋斟酌，意思要将方钧那一营的兵队便归赵珏管带。大家听了异口同声都觉得这办理甚善。旅长旋即命人先将陶如飞唤至里面，将适才的话告诉他，命他向赵珏先容，此时权且屈他做个营长，等候我将此番战绩详细报告政府，然后自然另有升迁。你出去须得将我的意思说明白了，他们当陆军学生的眼界甚高，委屈了他们动不动就会发起

脾气，你看那个方营长不是榜样？他们这种人比你陶如飞却自不同。旅长说完不禁笑起来，说得陶如飞满面羞惭，只得欠着身子答应不迭，当将这话同赵珏商议，赵珏也感着那陶旅长看待自己不薄，登时应允了。所有不足的人数以后陆续添募，居然成了一支劲旅。

说也好笑，北军闻人镜同那位副官千方百计想出法子来，将一个方钧弄得一败涂地，不但不能建树功业，而且孑然在逃，更不知栖迟何所。他们虽然折了一营兵士，却是甚中下怀，快乐无似。那知南军自从方钧遁走之后，决不像前此回避不战，处处让着北军了。加着那边添了一个赵珏，他的军事学识却也不在方钧之下，没日没夜的偷着空儿就来攻举。北军始则也还勉强同他们开开炮火，后来迭次败衄，大家提着赵珏名字便吓得忘魂丧胆。不消半月功夫，这湖南一省是当初被方钧占领的地方，到这时候都一处一处的退让出来，一直将闻人镜那几营兵队逼回岳阳城陵矶一带，闻人镜没命的打着电报向四处乞救。此时长江上下游各督军方提倡和议，谁人肯发兵来救他？只急得闻人镜束手无策，只得自家向南军要求停战起来。

这些琐事我也没有工夫去细细替他们记述，转是方钧自从逃出营门之后，孤行其是，表表不群，这个人倒也算得是个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人物。他这一走颇关系着北边政局，我倒有些放他不下，不知他的主意究竟向那一方避祸。谁知他在那个时候早已定了主见。他心里暗暗想着，赵珏赴粤的时候，他的家眷依然还在福建，又知道那福建地方兵连祸结很不安静，我既已同他妹子赵瑜有了婚约，（武断得可笑。）至今一共还不曾行着结婚礼式。徒然在外间东征西荡，不曾得着半点好处，倒受饱了满肚皮肮脏浊气，英雄气短自然就儿女情长，我此时不如

径向福建去走一趟，拜见了赵珏母亲，顺便就在那里同赵瑜结婚，岂不大妙！于是那天夜间，便在营里取了好些钞票以及散碎银两装在一个皮包内，轻轻踅出营门。所幸那些守卫军人因为多吃了几杯酒，夜深人静，兀自倚在门边睡着了，梦中听见方钧脚步声音，轻轻问了一句，方钧也不答应，跨上大路如飞而去。走至天明，拣了一所旅店权行歇下，休息了半日，打点行路的办法。先前本拟由武汉东下径往上海出口，又恐上海一带侦探利害，万一北军嘱付他们探访我的踪迹，我若前去，不是自投罗网？不如仍由湖南赴广东，再由广东转赴福建，虽则绕点道儿，路途之间还觉得平静些。主意已定，登时结束停当便向粤中一路进发。说不尽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沿途听人传说以及报纸上刊载的军事消息，知道北军叠叠失利，将自己当日所占领的地方一概仍归南军掌握，不由浩然长叹。暗念中国用人万一都像这般颠倒，将来怎生同列强并立，眼见得这锦绣河山，未知闹到什么地步？且喜我今日已是脱离军界的关系，暂且歇一歇肩，大丈夫不能虚生世间，先行将这家室之好达了我的目的，然后再相机行事。若能替国民出一分力量，少不得还要出山一走。但是我此时算已陷在困境，此去投奔岳家，论赵璧如妹子的为人或不至遂以冷眼看待，惟是他的母亲湛氏尚不知他宗旨何如？然而天下事总不能预料，且待到了那里再看光景罢。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北军有一方钧而不能用，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吾不得不腐心切齿于闻人镜之副官，虽然今日军界岂徒区区此一副官而已哉！瞻望前途，杞忧曷

极，若谓以游戏出之，夫岂知作者苦心。

论中国近来情事，凡有梗直之士，真是一步行不去。为方钧计，若能降心俯首交驭副官，虽不出力与南军苦战，升官发财可以操券而得。乃以强项故，至使功败垂成，身为逃虏，岂不大可惜哉。呜呼！于是凡入军界者皆知其故，而胥引方钧为鉴矣。噫！（原评）

当四人杯酒谈心之际，方钧语语斩钉截铁，使人无从置喙，几疑赵珏此行必且徒劳往返矣。乃不意变生顷刻，遂竟全功，论事在情理之中，论文却出意料之外。吾于是叹赵珏为奇才，吾于是服作者之妙笔。

方钧委弃全营，孑身远遁，胸怀高旷，毕竟不同。今之暮楚朝秦，唯利是视者，对之能无愧色？ （独鹤评）

第十五回

索戒指小妹娇嗔　　证盟言秀姑访旧

好笑那个方钧挟着满腔的婚姻欲望，兴匆匆的直往福建来，只恨作者那时不曾身当其境，万一果然同我们那位方大哥一路走着，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扯着他脖子抱着他腰肢，苦口叮咛劝他不必多此一番跋涉。为什么缘故呢？赵瑜赵小姐同林赛姑的事迹读书的人是明白的，书中的人都是糊涂的，你以为你那一枚金戒指儿交给他哥哥赵珏，赵珏又曾告诉过你说是同他妹子戒指交换过了，海可枯石可烂，大约这一段婚姻断然没有阻碍。其实天下事，那里便能由着人的心说怎样就怎样呢？岂但方钧同赵瑜的姻事是如此，便是上帝摆布世人，今日这个样儿明日又换了那个样儿，其中种种颠倒错乱也只是如此。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上若非极有智慧极有见识的人，也断断逃不了这些泡影幻觉，你看还可怜不可怜呢？想到此处，觉得那方钧的事犹其小焉的了。（忽然置身书外，发此一段快论，使我忍俊不禁。）我如今且趁方大哥在路途上跑的那个当儿，先行将赵家小姐的情事叙得一叙，然后他们那一段情中趣史方才有个头绪。

且说赵瑜自从送着他哥子赵珏出走之后，他一面是悬心他哥子在路上不要再发生变故，一面又悬心那个林赛姑至今总不曾得着他的确实消息，镇日价愁眉双锁，茶饭不思，把一个生龙

活虎的女学生，也就弄得像个怀春少妇、忆远闺人。他母亲见他这样，真是又怜又爱，百般的逗他嬉笑。他也知道母亲的用意，有时勉强陪着闲话，无奈一到了自己闺中转又展锦被而心酸，背银灯而肠断，真是做女孩儿家说不出来苦况。好容易等到半月之后，并不曾接到他哥子的家函，转由广东寄来一封信。封皮上却是林赛姑亲笔写的，接到手中，芳心里不由跳了几跳，心慌意急匆匆的拆开来一看，却没有多说别的话，大略只叙了叙在路途之间小受惊恐，如今已安抵省垣，会见祖母同父母，恐姐姐悬念，特此告知等语。赵瑜益发着急，究竟不知道他是受的什么惊恐，事迹若非重大，也断断不至耽搁这许多日子，到今日方才抵着省垣。左思右想，只恨这些男子们不能体贴女郎意思，不细细告我这其中情节，不免拿着信又流了一回眼泪。刚思量覆他的信，叵耐他那信后依然不曾将在省住的居址明白写出，仍旧是个无从投处。赵瑜暗暗发恨，赌气将信摔在一旁不去理会。谁知不曾隔了三日，赵珏由广东发来的信亦已寄至，其中叙述的情节还比赛姑详细些，心里不由欢喜起来，便想写一封回信，给他哥子转达赛姑。

这一天刚刚磨好了香墨，匀纸执笔，正待书写，外间又有仆人持着一封信送入来，说是依旧从广东寄至。赵瑜便搁笔不写，见封皮上又是赛姑亲笔，芳心快乐已极。忙拆开来看视，一张一张的笺纸倒好有十数张之多，赵瑜方才知道赛姑所寄的信不过是个大略，至于这封信里，方才将他从前所历的境遇一一的详细写来，便是目下所住的地址也清清楚楚的开列在上面。赵瑜(珏)斜签着身子，坐在靠窗口一张睡椅上，从头至尾看了下去。谁知他看过之后，忽然没精打采的将那封信掼在一旁，不似先前高兴。有一个短鬟在旁边侍立，也不敢去问，只

得轻轻的递过一杯茶来。赵瑜皱着双眉说道："搁在那里就是了。到一处地方，落一处痕迹，常常的装着这模样去哄骗人家，怕天雷不来劈……"说到此处又忍住了。不由一阵心酸，顿时泪如雨下。原来林赛姑这一次寄给赵瑜的信函，其中已将同陶如飞妻子双飞双宿在一处的话详细告诉了他，并不隐瞒，并说陶夫人看待他如何亲密，我虽然回家之后，不时的还同他往来，真说得如花如火，像似在赵瑜面前炫耀一般。其实论赛姑的用心，并非抛却赵瑜全行爱好那个陶家少妇。不过他年纪尚轻，于风月一道，尚不省得怎生叫做情澜醋海。据他的意思，以为将这话告诉了赵瑜，赵瑜应该听了替他欢喜。他那里想到赵瑜同你已有终身之约，你这样到处沾花惹草，万一将一颗心改变过来，叫他将来作何结局呢？赵瑜看见后面又说到他哥子累次向自己缠绕不清，简直要想同他订立婚约，我又不好告诉他并非女子，叮嘱赵瑜寄信给他哥子时候，或者暗暗点明这事，好让他死心塌地，免得再行向我纠缠。赵瑜当时看到此处，不由将双脚跺了跺急得笑起来，暗暗说道：这又奇了！当初同在家乡时候，我常常留他在一处起卧，这是母亲同哥子都是知道的。在旁人的意思，以为我辈同是女郎，共枕同衾原不要紧，今日我忽然告诉哥子，说你不是女孩子是男孩子，叫我置身何地？况且一经张扬出去，仆婢们口齿尖刻，有什么话他们说不出口，这件事岂不是给苦头给我吃么？断然却使不得。

当天在灯下便踌躇了半夜，免不得要写封回信给他，至于提到陶家夫人的话，只轻描淡写暗中规讽了几句，大致说名誉要紧，长此诱哄人家妇女，万一被人瞧破形迹，身家性命两有妨碍，能俟大局平定，还望回闽一行，稍慰怀念等语。写完之后，反覆看了几遍，心中总觉得恹恹不乐。自念同赛姑这件姻

事，非常暧昧，将来不知究竟作何结局。这一夜对着孤灯转勾起无穷惆怅，一直挨至三更已过，方才和衣而睡。第二天便有些神志恍惚，对着镜子照了一照，已是消瘦了好些。早间循例走入后进去问他母亲安好，湛氏见他这种模样，不由惊问道说:“瑜儿你怎生如此委顿，敢莫又受了些风露，身子觉得不爽么？昨天我听见广东寄来好几封信，想是你哥哥的手笔，你看他信上道的是些什么言语，不妨告诉我知道，让我放心。”赵瑜慌忙笑着说道:“女儿正为这件事特地来禀明母亲，哥子在外各事都还妥贴，如今住在一个朋友处，尚不曾觅得位置，果然在广东耽搁久了，那地方也在破格用人之际，哥子不至久赋闲居的。至于女儿昨夜因为忙着回哥子的信，不无耽搁了多点时候，身上觉得有些困倦，其余并没有病痛，请母亲不用替我操心。”湛氏点头叹道:“像你们这样花枝般年纪，各事都要自家知道保重才好呢。我看你自打从去年一病之后，到今日总不曾十分复原，你今年不过才得十几岁的人，万一弄得亏损下来那还了得！至于你哥哥在本地闹下乱子，好容易平平安安的到了广东，就是神天庇佑。我们家里逐年虽有亏累，然而尚还敷衍得去，也不在一时想他在广东去拾金豆子。你写回信给他，就说我分付他的，叫他在外边处人接物总宜以谦和为本，比不得在家乡里多有亲友照看。他去会他丈人时候，他的丈人能提挈他最好，若是不行也不可苦苦去逼人家，虽说是翁婿情深与寻常人不同，然而也须相机行事，不可使出他那牛性子，动不动就向人家赌起气来，要紧，要紧。”（一篇武断之词与方钧若出一辙，读之可发一笑。）赵瑜连连点头，心中也有些发笑。坐了一会，便辞了母亲，依然转回他的房里。

隔了几天，赵瑜正盼望赛姑回信，谁知赛姑并没有信到，他

哥子赵珏转寄了一封家信回来。（此处接写许多信函，从赵瑜这边暗补上文情事，布局用笔疏落有致。）上面说到业与林家小姐在陶夫人处晤会过一次，此番因为北军利害，陶如飞力不能御，陶夫人知那北军营长系是方钧，强着我同宗久安往湖南一走，以便相机运动方钧，同南边联络一气。兵情紧急，刻不容缓，指日便须启程，以后所有家函权且停寄，一俟我回到广东之后，有信到家，再决行止。赵瑜得了这信，遂持至母亲处，告诉他哥子现已不在广东，母亲嘱咐他的话暂时大约不必寄去。湛氏听了，不禁双眉紧蹙，说道："你哥哥也太卤莽，怎样又闹到开战地方去了！他又不是军营里的人，任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与你有什么相干？何须告这样奋勇去替别人家出力。老实说这是瑜儿你知道的，你哥哥虽然在陆军学校里充当过几年学生，不过是纸上谈兵，究竟不曾有过若何经验，万一再同人家开起枪炮来，他有什么能耐？当真去充甚好汉。他的耳根子委实软，人叫他怎样他就怎样，他竟不想上有老亲，下有弱妹，这千斤重担子将来都倚托在他身上，假如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说法？"湛氏说到此际，不禁纷纷落下眼泪来。赵瑜忙拿话安慰道："母亲也不用如此焦烦，这等事让哥哥去阅历阅历也好。若说做了陆军学生就真个不能临阵，那方钧不是也同哥哥一样，他为何公然在北边领着军队，偏生叠次打着胜仗，叫南军听着他的名字都害怕。他起先又何尝是打军备里磨练出来的，事在人为，拿哥哥的学问去比较那个姓方的，不见得就不如他。况且哥哥此次虽是亲临战地，又不公然去同他打仗。他信上明明说着想去运动姓方的同南军联络，可想没有闹着枪炮的危险。母亲在这个当儿就替哥哥担起心来，将来母亲还能拦着哥哥不让他去军界里谋一位置，说是我家赵珏虽然在陆军学

校充当学生，原是纸上谈兵，断断不能同人家打仗，转把来当做一个女孩子看待。还有一句老实话告诉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放一千二百个心，大凡军界里的人，位置越高，那性命越是保全得稳。便是偶然同敌军对垒起来，那些在火线上拚命的全是些无名的兵士，至大不过有些什长、队官押着众兵士开枪，至于做到营长，也就拿着一副望远镜子站得远远的瞧看，若是得了胜利呢，他就吆喝着向前进，向前进……一个不尴尬。事机不顺，他本来站在后面，掉转脸来飞跑，比别人又急又快，任是满天的炮花弹子，一点儿也擦破不到他们身上。营长如此，推而至于旅长、师长，益发可想而知。只是苦了那些儿郎们，伤脑折足，糊里糊涂的死得没有分晓。横竖打死一半兵士，再招一半兵士，按名索饷，与他们那些官长丝毫没有干碍。所以近世里讲起开战，若是当兵士的稍明大义，除得同敌国打仗理当奋不顾身，如逢着自家人杀自家的人，简直给他一个不去理会。看那些争权夺利的长官，还敢滋生事端，挑起南北恶感呢！（小姐粲花妙舌，真是一字一珠，特不堪为军界长官听见。）所以哥子的事，母亲千万不要替他过虑。"赵瑜这话一说，真个将湛氏说得笑起来，指着他说道："我料不到你这点点年纪，把外间情势都被你看得透澈了。若是叫你做了兵士，那些军界长官还想有饭吃么？以后快不要说这些伤时的话，防着给别人听见，不是又该编派你是军界一个革命党了。"赵瑜只是格格的笑个不住，又抬头望着他母亲说道："女儿的话还不曾说得完呢，母亲又来同我打岔。女儿的话母亲若是不肯相信，眼前还有一个凭证，哥哥信上不是说的南边带领军队的那个陶如飞，他不是做到营长身分了，你看他左一次失败损折了无数兵士，右一次失败又损折了无数兵丁，他既然带领这一

营的人，敌军的炮子儿又不曾长着眼睛，如何只拣那些兵士去打，就不曾偶然飞过一弹半弹打到他身上来呢？可想他每次必然离着火线很远很远，一经败下来，他定是比别人先跑。女儿不是笑话他，他简直也不必叫做什么陶如飞，不如就叫他做逃如飞罢。”（眼前妙谛，一经出自香口，遂觉玲珑无比。）此时直把个湛氏笑得揉肠摩肚，用手指着赵瑜额角骂道：“你这妮子，越说越不成话了，人家打了败仗，你还拿话奚落他做甚？同是一般的营长，这姓陶的怎生就远不如方钧？我就不相信那个方少爷，当初在我们家里走动的时候，不过一个文弱弱的书生，像煞没有缚鸡的气力，如何到了战阵上就这般利害起来？敢是在北京里一趟，重又换过一个人了。可惜我此时没有瞧见他的机会，万一竟瞧见他，我倒要细细去看他有甚本领。”（且缓说着，怕不久就要送到府上来给夫人瞧看了。）当下母女二人又说了些闲话，方才各归寝室。

隔了几天，赵瑜果然便不曾去写回信，只是觉着赛姑没有信来，又恐怕他接到我那一封信，心里老大不甚愿意，疑惑我有醋他的意思，那就辜负了我的心了。暮春将尽，天气暄妍，福建边界虽然时时有紧急的兵信，至于省中经督军布防周密，倒还安然没有什么战事。赵瑜闲暇时候，除得读几卷书，弹一阕风琴消遣消遣，只在他母亲膝前亲承色笑。湛氏觉得有这爱女随侍左右，把思念儿子的心肠也略略放下。只是看着他这女儿年纪渐长，风貌娟然，比较人家寻常闺娃委实赛过几倍，暗念：若非国事阽危，大局不靖，我家这瑜儿也该议及婚姻的时候了。此时他哥子又身居异地，也没有个可以商议的人，只好权时等待。

这一天，赵瑜正坐在他母亲房里，湛氏指挥着女仆们把箱笼

打开，将冬间所穿的皮衣服一一晾在院落里去晒，忽然门外走入一个家人，持着一张名片，交至一个女仆手里，说："快去禀明太太，外间有一位方少爷求见，请问太太还是请他进来不请他进来？"那女仆随将名片呈给湛氏，湛氏接向手里一看，不由失声说道："哎呀，这不是分明方钧方少爷么？他如何会走到这地方来，岂非怪事！"忙高声喊住那个家人，问道："你看那个方少爷还是独自来的，还是带着军队来的？"那个家人笑回道："方少爷是单身到此，以外并没有别人。"湛氏格外迟疑，拿着名片向赵瑜笑说道："这个怪也不怪？这方少爷不是正在湖南带领兵队，你哥哥跑去运动他的，如何他们不聚在一处，转轻车减从的跑到我们家里来则甚？"赵瑜听他母亲问自己的话，只是鼓着小腮颊儿一句也不答应。（吾知小姐此时心里定然想起用镪水烧戒指的事来了，不然，为甚只不开口？）湛氏又沉吟了半晌，忽然惊慌起来，说道："莫不是珏儿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不成？"想到这里，顿时面目失色，牙齿索索落落的抖个不住，也不再同赵瑜斟酌，一叠连声向那家人说道："你便赶快出去，请方少爷到厅上等我一等，我有话当面问他呢！"那个家人连连答应，立刻飞奔出外。不多时又进来禀说："方少爷已坐在厅上，请太太便出去罢。"湛氏加了一件外衫，叫赵瑜在房里坐着，自己匆匆的扶了一个侍婢向厅上走来，径自会晤方钧。

方钧一眼看见湛氏出厅，忙立起身子，恭恭敬敬行了一鞠躬礼，让湛氏在上首坐。湛氏立意不肯，方钧只才斜签着身子坐下。湛氏先自笑说道："久已听见方少爷在北边很是得意，当初你同珏儿在学校里读书时候不曾料有今日，不多几天前还接到小儿的信函，说方少爷近在岳州同南军开战，威名远振，真是替你欢喜不尽。不知方少爷怎生有这闲工夫向福建走这一趟，

还不知近来方少爷会见珏儿没有？”方钧被湛氏这一番诘问，心里不禁有些皇恐起来，暗想：我此番是专为求婚而来，若将在前的失败事迹一一告诉了湛氏，他们妇人家见识，岂非听了要十分颓丧。然而又不能全行扯谎，只得粗枝大叶将在湖南的情形说了一遍。随即又说道：“璧如大哥在营里已经会过，他立意劝我附合南军，我因为本来带着北边军队，此时虽然卸责，却不愿意掉转脸来又同北边军队坏了感情，所以和璧如不辞而别，先行料理料理家室的事务。不瞒岳母说，家门薄德，自先母见背之后，老父又娶了一位姨娘进门，为人很不尊重，小婿是以离了战地并不肯再回北京，又知道璧如远在广东，岳母这边也没有多人照应，特地单身到此。一者替岳母问安，二者求岳母一个金诺，要让小婿再行回去，同老父商议，便可择定吉期来娶小姐过门，然后小婿方可以放心在外间重建立一番功业。”好笑，这时候方钧嘴里不住的左一个岳母，右一个小婿，直把个湛氏朦住了。彼此相对，一时间又不好拿话去问他，说我家女儿几时许配你的？只得支支吾吾，一味的含糊答应。说道：“原来方少爷此时已不在军营里了，兵凶战危，原是这样的好。况且你们年纪尚轻，将来也不愁就没有事做。珏儿起先我听见他也要到湖南战地，心里便很不以为然，如今将方少爷的比喻起来，可想你本来是带兵的，尚且掼下来潜行到此，他又不曾得着一官半职，又何苦去冒这样危险呢？但是方少爷几时抵的码头，目下行李还是在船上，还是在客栈里？我这里命人去替你去照应，好搬移到舍间来多住几时。”方钧欠身答道：“这个可不劳岳母悬心。小婿当时匆匆背人就道，原不曾携有行囊，好在近日交通便利，凡有客栈，陈设应用各物一概齐全，小婿昨日已抵码头，就近在城外一所栈房住下，因为风

尘劳碌，权且休息了一夜，不曾过来拜谒，深以为歉，以后还是容小婿在外间住着，一切方便些，打扰岳母处有日，原不在一时汲汲。”湛氏笑道：“这也罢了，但是今晚仓卒，不及备得筵席，明日早些到舍间来便酌，聊当替你接风，千万不可推却。”方钧连连答应，说：“谨遵岳母的命，决不迟误。”

他们两人刚在厅上叙话，此时内外仆人等均知道这方少爷是来同我家小姐思量结婚的，不免背地里互相议论。赵瑜面前用的那个小婢，先本随湛氏出来。自家便躲在屏风背后听他们讲话。这会儿听见方钧所发的议论，句句都关系他的小姐，他本也不知道轻重，得了这样消息，立刻跑转回来，悄悄走入赵瑜房里，望着他的小姐笑道：“原来姑少爷同太太是商议小姐的喜期，如今太太还不曾答应，在我看这喜期能早些时最好，也让我们多热闹热闹。”那个小婢正站在一旁手舞足蹈的谈笑，别的仆妇们各各凝神静听，猛不防赵瑜早走过来啪的一个巴掌向那小婢脸上打去，打得那小婢哇的一声哭起来。赵瑜指着他骂道：“你满嘴里胡诌些什么？平时容你快嘴惯了，知道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说！”赵瑜愈说愈怒，更待上前来打那小婢，经别的仆妇们上前劝解，闹的正不得开交。

外间湛氏已送出方钧，依然踽踽的步入后进，嘴里不住的嚼念道：“这是打那里说起，几时有这一回事的？若是说他孟浪呢，他也在外面做过一番大事，到不得个更像这般冒失，真真叫我委决不下……”一面说一面已走近赵瑜房外，又听见那婢子啼哭，慌忙问着何事？仆妇们便将适才吃小姐打了的话告诉湛氏。湛氏不由笑起来，进了房便向椅子上坐下，说道：“这也难怪这孩子糊涂，叫人听了去，他真是我们家里的姑少爷了！我这岳母的称呼，倒被他叫得腻烦起来。这种事偏生叫我又不能

拦他……”说着，又回转头来向那几个仆妇说道：“不错，当日你们大少爷也曾同我提过这事，是他亲口说的，这方少爷的为人怎样诚实，做事怎样敏捷，不如将妹妹的终身就托付他罢了。其时我还对他讲，说方少爷很是不错，我心里也极喜欢他。只是你妹妹年纪还小，让他多在我身边做几年女儿，替我消消愁，解解闷，一时间还忙不到他婚嫁。我还说着笑呢，等你娶了亲事，再替你妹妹择个婆家也还不迟。你们大少爷听了我这样话，他也就答应了。难不成这句闲话儿便被方少爷听见？就任是被方少爷听见，也不能拿这句话据为口实，硬算我将女儿已给他聘了不成？”湛氏说毕，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再回头望望赵瑜，只见他气愤愤地对着一面菱花镜子照看，兀自不来理会他们。湛氏又笑道：“瑜儿你也不用为这点小事生气，凡事都要我们做主呢。答应不答应，这也不是一相情愿的事。但是事出有因，你毕竟再去想想，还有什么缘故在这里面？”赵瑜这时候已将一个脸掉转来，向着他母亲恨恨的说道：“这件事总还得去问问我那糊涂哥哥！母亲通记不得去年我在病中，曾经赌气毁去一个戒指的事儿了，他也不问个三长两短，兀的自做主张把人家一个金戒指儿换得来，偏生又瞒得我实腾腾的，哄我是在银楼里新配的式样儿。我那时候还在梦里，简直连一点影儿都不知道。不是神差鬼使，忽的叫他亲口说出来，如今我还依然套在手指上，羞人答答的，岂不要叫别人看着笑话？我不知道他如今也有二十岁左右的人了，做起事来依然这样冒失，真真要把人呕死。”赵瑜说着，那粉脸上也就止不住珠泪晶莹，潸然不语。湛氏失声笑道：“哦，内中原来还有这些缘故！你们叫我从那里去晓得？你这哥子真算得个少不更事，你父亲虽然没了，上头还有我呢！怎么这样大事不同我禀明白了，公然就

替妹子将婚姻许给人家。这方少爷的为人幸亏我们还是知道的，万一是个陌生的人，他也不问人家是跛子、瞎子，只要他们交情亲密，彼此谈论得来，就轻轻将自己的妹子双手赠给人家，这个如何使得？好孩子，你也不用为这些没要紧的事伤心，放着我一天不死，总不能叫你受了委屈。"湛氏说到此处，又将眼睛四面望了望，遂发话道："你们大家都站在这里发呆做甚？各人还去干各人的职务，这也不是什么新闻故典儿，听了去好让你们白嚼舌头。"那些仆妇知道湛氏是要打发他们走去，各人会意，并将那个小婢一齐带出房外。

此时，赵瑜房间里只剩了他们母女二人对坐着。湛氏方才将身子向前挪了一挪，低低含笑望着赵瑜，说道："瑜儿，瑜儿！我有一句体己的话要同你斟酌，你看可使得使不得？自古道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做了一个女孩子少不得都是要嫁给人家做媳妇的。你的年纪如今也算长成了，我仔细瞧看方少爷的为人，将来倒还有点出息，不是那些不尴不尬的子弟。他此番又是挟着一个高兴，巴巴的到我们这里来求婚。我在先还有些憎怪他卤莽，如何没有一点影子便满口喊我做他的岳母。就你告诉我的一番事迹而论，可想全是你哥子做的主张，他也不知道，我还睡在鼓里一般。千不怪万不怪，只怪你哥子太不长进，为甚不等我答应了，就同别人家交换饰物。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与其我们再行回绝方少爷，叫方少爷面子上难下，不如就将机就计，径自将你的终身许给他罢。目下兵荒马乱，还不知这中华民国要捣乱到几时，趁我活在世上，亲眼看见你们成了家室，也放下我一条肠子，省得你们在我面前，我还替你们耽许多惊恐。你是个孝顺孩子，这又是你的一生大事，也不须学那些小家女子装做害羞，不愿意张口吐舌的说话，只须

你答应了，我明天就请出人来做一个媒妁，明白的订了婚期，好让方少爷来娶你，或径是赘在我们家里也好。（事是必无之事，文是必有之文，一篇话说来又宛转，又痛快，只不知瑜小姐怎生发付？）当时赵瑜猛的听见他母亲说出这一番轰雷掣电的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得眼泪直流，好容易拿定神志，含泪款款的向他母亲说道："母亲适才所说的话，全是为女儿终身计较，女儿虽然愚蠢，道不得个便不知道体贴母亲的用心。况且做女孩儿家的在别人面前用着害羞，在母亲面前更用不着害羞的道理。只是女儿此时主意已经拿定，因为家中也没有多人，哥子又远赴广东，一时还不晓得可能回家来走走，所赖以侍奉母亲的可算只有做女儿的一个人了。女儿今年不过才得十五六岁，也不是议及婚嫁的时候。女儿总想再在母亲膝下，晨昏定省三五个年头，然后等哥子将嫂嫂娶得回来，那时候女儿便是去到人家做媳妇，也还放心得下。母亲此刻若不体贴女儿意思，也同哥哥一样，硬行替女儿做主，只是母亲也不怜惜女儿，女儿细想起来，更有何生趣！与其嫁了离着母亲，不如死了离着母亲倒还要干净些。女儿所说的话并非把来恐吓母亲，但是女儿有女儿的苦衷，虽是生身父母也断断不能相强，姓方的误于哥哥卤莽也怨不得别人。还有一件紧要的事，趁他此时在我们家里，母亲必须同他交涉好了，方才可以让他走路，否则女儿也断不能就此含糊下去。"湛氏夫人笑道："你不许他婚姻也就罢了，还同他有什么交涉？又来叫我母亲去做难人。好孩子，凡事能敷衍过去便过去罢了，随着自己性子要怎样就怎样，那是万万行使不去。是那一件事这样要紧？你且说出来给我听听。"赵瑜急道："哥哥当初将人家戒指换得来，虽然给我毁掉了，然而我自家那个戒指，至今依然还在别人身

边，这个如何使得？不趁此时机，母亲替我向他索还给我，蹉跎下去，毕竟不尴不尬，落这痕迹在人家手里。外人不知道是我那糊涂哥子做的事，万一将来传说出去，叫女儿这颜面何以见人？”湛氏想了想，皱眉说道："你的话怕不有理。但是一件，我们既已回绝他的姻事，他们少年心性自然大失所望，此时又紧紧的逼着他索还戒指，知道他还肯答应不答应呢？在我的意思看来，也不必在这一时忙着，等你哥子回来，还是叫他去同方少爷接洽，料想那个方少爷也不能勒措住这戒指不交还你家哥哥，你看我这主意如何？”赵瑜冷笑道："我那糊涂哥哥，他能在日后替我索还戒指？他倒不在当初冒冒失失的将我戒指送给别人去了。母亲还处处倚仗他，做女儿的是万万不能遵命的。这一件事总得求母亲替我做主。”说毕，又珠泪纵横，十分哽咽。湛氏笑道："你多的日子都耽搁下来了，何在这一时着急！况且你又不是另行有了夫家，方少爷这头亲事能辞别则辞，不能辞还依你哥哥做主也不妨事。我就猜不透你这心里好像同那方少爷有什么仇恨似的，这也叫人很觉得奇怪哩。你权且耐着，等我明天会见方少爷时候再行相机行事，总求能如了你的心愿，何如？”赵瑜见他母亲肯替他去索戒指，方才止住泪痕，只是闷恹恹的一夜，也不曾好生安睡。

湛氏真个在头一天里便分付家人们预备一桌筵宴，明日请方少爷到家来午膳。又因为赵珏不在家里，没有人款待方钧，又不便让他一人独酌，于是又命家人分头向亲戚那边，请了几位年纪高大的老者做了陪客。到了第二天午刻光景，众位亲戚都到，方钧挟着满腔高兴也就向赵珏家中走来，只不曾会见湛氏，仅仅同那几位老者周旋了一番。众人都知道方钧曾经带领军队，在湖南一带很立了些战绩，在先还疑惑他是个赳赳武

夫，见面之顷，却是一个文弱书生，大家心中非常敬慕。入席之后，众人便问长问短，不住谈论湖南战事。方钧老大不很愿意同他们周旋，只顺口略略酬答了他们几句，转不时的掉转脸去，向屏风背后偷瞧，简直有自命娇婿身分模样。依他的性子，恨不得将那几位亲友抛撇下来，亲自走入上房去，想与他岳母叙叙家常才好。闷闷的吃了好几巡酒，筵席将散，方钧甚不耐烦，胡乱吃了饭。大家纷纷散坐，家人献上香茗，便在这个当儿，里边走出一个丫鬟，走至方钧面前，低低笑说道："太太分付，请方少爷略坐一坐，我们太太等客散后便出厅来，同少爷有话面谈。"方钧听了这话十分欢喜，忙立起身子连连答应。众人已听见这仆妇的话，大家知趣，便都起身作别。方钧转自做主人，一一将他们送得出去，重又转回厅上，端着茶杯坐在一边。

良久，已听见仆妇们传话出来，说："太太出厅了。"方钧此时笑脸相迎，早又恭恭敬敬抢近了几步，口称岳母。湛氏笑了一笑，说："方少爷请坐。适才多有简亵，实在因为小儿远出，家里无人奉陪，少爷千万不用客气，不知可曾吃饱了不曾？"方钧笑答道："岳母那里话！忝系至亲，同自己骨肉一般，岳母又赐盛筵，寸心感激不尽。不知岳母……"此时湛氏已同方钧对面坐下，只听见他口口声声呼唤岳母，心中委实好笑。听到此处，忙接口拦着说道："方少爷这样称呼，万不敢当。"方钧猛然听见湛氏说出这两句话来，好像兜头淋了一勺冷水一般，不禁爽然若失。（绝倒。）忙欠了欠身子，重又说道："岳母……"湛氏笑道："方少爷又来作此称呼了，名分所关，不得不以实言奉告。当初小女待字闺中，原不肯急于将他远嫁出去。小儿同方少爷本系同学至好，性情又极相得，那时

小儿也曾在我面前提议此事。我随即同小儿商议，说是论方少爷的为人，将来不愁不飞黄腾达，敝处极愿攀附这门亲事；无奈膝下只此一女，年纪又还稚弱，急切还议不到婚嫁，并叮嘱小儿委婉转达鄙意，想已在方少爷洞鉴之中。此番承蒙不弃，枉道过访，甚慰下怀。无如方少爷满口里向我这边请求婚期，以便迎娶小女过门，聆言之下甚是惊骇。当初本未尝同府上订过婚约，何得草率从事，无媒无妁便议吉期？又恐怕少爷误会其意，是以今日特设薄酒酌，将少爷请得过来，申明此说。横竖小女尚未许字他人，方少爷仍宜先行回府同尊大人那边议妥洽了，然后再定行止，才是正办。这时候论少爷同小儿情如手足，我便占长些，还该呼唤我一声伯母为是，这岳母二字万不敢当。”方钧在这个当儿，忽然听见湛氏说出这番话来，真是出自意外，脑子里像劈了一个焦雷一般，又羞又气，更不等待湛氏再住下说，急得跳起身子，正言厉色的答道：“哎呀！岳母此话打从那里说起？小婿听去一点也不明白。论男女婚姻大事，岂可以随意答应，又岂可随意翻悔。当初仰附清门，自知非分，然而小姐是岳母家的，那时候允与不允可以一言而决，为何业已允许于先，今日忽然又支吾于后？仓皇反覆，无论贤如岳母，不该作此出尔反尔之谈，便是像小婿这般不肖，也不能将这件事当做顽意儿，忽的向岳母悔婚起来。圣人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万一小婿此时忽然别有所眷，蓦地到岳母处说是不要小姐了，岳母试想这事，如何可以准许小婿，竟让小婿自由行动起来？目下小婿聘定小姐为妻，不但亲戚朋友大家都已知道，而且几于闹得通国皆知。小婿若听岳母这边一相情愿的话，知道的呢，说是岳母做事殊欠正当；不知道的，还要疑惑小婿在外不知做了什么歹事，以至见屏华族，连

自家岳母都不肯承认起来，岂非天大笑话？这还是就情理而言，若论事实……”方钧说到此，转气愤愤的将赵瑜小姐那一枚戒指，从他手上使劲脱下，托在手掌上，送至湛氏面前，冷笑道：“偌偌，这枚戒指不是小姐的珍饰？当日明公正气，从璧如大哥身边亲手交给小婿的。别的事件可以假得，难道小姐妆奁之品，他会无故的飞到小婿的指头上不成？璧如大哥曾经亲口告诉我的，小姐婚事已蒙岳母允许，又得小姐同意，所以将这枚戒指交换了小姐的戒指送入闺中去了。文明时代男女婚约，第一以交换信物为重，其余传红过礼，那还是官样文章，可无可有。况璧如大哥他也是个在外阅历过的少年，并非儿童可比，他说的话做的事，小婿难道还不能相信？也没有那时再行来向岳母询问的道理。还有一说，小姐生在府上，也算是千金之体，即使岳母或者鄙弃小婿寒微，另行有攀附高门的用意，小姐也断不能顺从岳母的乱命，说是可以将小婿搁置一旁，另行同他人结为夫妇。妇人从一而终，名节何等郑重！岳母若是怜爱小姐，还宜再请三思，不可草率从事，要紧，要紧。”方钧一面说，一面早又将那枚戒指轻轻向手上一套。

此时可怜只气得那湛氏夫人只管低着头，翻着白眼，恨不得从方钧手上将那枚戒指夺回来才好。又想：方钧这点点年纪，说出话来真是刀斩斧削，一点漏缝也没有，叫我再拿什么话来同他辩驳？无缘无故，又被他骂我做乱命，饶着被他骂了还不能开口。千不恨万不恨，只恨赵珏那孩子如何竟瞒得我实腾腾的，胡乱替他妹妹做出这样事来。依我意见，何尝不可以将机就计。生米不成熟饭，不如一双两好，就将瑜儿嫁给他也还不错，偏生那个牛筋的孩子，提着方钧好像深仇宿恨似的。去年平白的又将人家戒指毁掉了，你此时叫我为难，去向人家索回戒指，假如人

家戒指还了你，你又拿什么东西还给人家呢？别人家说起来有儿有女，可以让做母亲的喜欢喜欢，像我家这一对儿女才好呢，没的不能叫我喜欢，还生生的寻出烦恼来给我生气，真是不知那一世的冤业！湛氏越想越恼，不由提起袖子来揩拭眼泪。仆妇们在旁边看这光景，委实觉得有些难受，忙倒了两杯茶来，一杯递在湛氏手里，一杯送与方钧。方钧只管摇头晃脑，口里不住的说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湛氏想了半会，方才挣出一句话来，说："方少爷你也不必怪我，当初这件事，实系我睡在梦里一点都不知道。你方才所说的话何尝不近情理，好在小儿他不曾死，老实等他回了福建，我再问他以前怎生同少爷接洽的。至于小女婚事，到那时候再议行止，可好不好？"方钧摇头笑道："赵大哥他一时如何就能回来？即使他已经回来，他也断不能同我图赖。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婚姻一层是我终身大事，一误不容再误，再不能像这样延宕的道理。还求岳母做主，将此事说定了，好让小婿放心。起先小婿倒还可以耐得，如今照这神情看起来，夜长梦多，延宕下去格外防生枝节。难得今日同岳母面晤，还是要求岳母金诺的好。"方钧一句紧逼一句，真把个湛氏夫人闹得没法，不答应他呢，他又实逼处此，简直不容我推诿；若是答应他呢，瑜儿方且要向他索还戒指。如今是戒指不曾索得到手，转被他逼出我的话来做了凭据，瑜儿他定然不肯径自干休，还防闹出别的岔枝儿来，如何了得？左思右想，实在无法可处。尽管彼此对坐了一会，半晌没有话讲。

方钧又等得不耐烦起来，刚待再行拿话去追诘湛氏，不料外间忽然的匆匆走入一个家人来，向湛氏夫人面前说道："禀夫人一声，适才来了一位少爷，口称要求见太太并我家小姐。

家人们问他名姓，他又不肯说；听他口音，像是本地人氏又带点北京腔调儿。家人们回说太太在厅上有客谈心，他一定不依，并说如若太太有事，不妨同小姐会一会也是一般的。家人们不敢做主，特地进来请太太的示下。”湛氏此时已经被方钧闹得脑筋昏乱，巴不得有个人出来解围方好。此番听见家人的话，慌忙站起身子，说：“请进来，请进来。”家人垂手答应了一句，径自出去。湛氏便向方钧笑道：“好在这样大事也不是一言两句可以决断，方少爷仍请在客寓里暂住几时，少不得自有办法。”方钧十分无奈，少不得起身告辞，口中还喃喃的说了几句，说是一个蓦生的男客，如何竟想同小姐会一会，可知小姐文明，无怪母兄主持的婚姻可以随意悔赖的了。（点睛之笔，读者注意。）

方钧说话之时，已经走至庭下，湛氏不知可曾听见，只遥遥的送了两步。果然在先那个家人已引进一个少年到来，屏门左右却好同方钧打了一个照面。方钧因为挟着满肚皮懊恼，一总不曾留意那个少年是谁。那个少年一眼看见方钧，转露着吃惊模样，将身子偏了偏，让方钧走了出去。抢了几步，见湛氏站在大厅阶沿石上，回头向那家人问道：“这位是否赵太太？”家人答应了一声“是！”那个少年陪着满脸笑容，近前深深一揖，随又行了跪拜的礼。湛氏忙一把扯着，仔细看去，怔了一怔，觉得这少年面目很是生疏，从来不曾会过，当时便动问名姓。那个少年盈盈的笑道：“小侄姓刘，单名一个镛字，在先本住在福建省内，居址离伯母这边不远，因为无缘不曾过来谒见。后来家母等挈眷往赴北京，伯母这边的少爷曾经搭赴敝眷海船一同北驶。不幸家父遭风覆没，所以家母等至今留滞京师，不能返里。小侄近因有件要事，特地单身回乡一走，不辞冒昧，愿

借尊府勾留数日，不知伯母意下如何？”湛氏听了方才明白，想起前番方钧有个姑丈由家乡移居北京，珏儿蒙他携带，不但路途之间不肯要他的川资，后来到京还在刘家宿歇多日，那刘氏太太看待他十分周密。有此一番情谊，今日他的儿子到我这里，我如何可以轻慢！忙接口说道：“原来是刘家少爷单身到此，想起来一点不错，当日小儿种种叨扰，至今未曾报答。少爷既然光降，舍间虽然无多屋舍，若是少爷不嫌简亵，便在此耽搁几日不妨。但是我有一言奉问，论起亲谊来，少爷同方少爷正是姑表弟兄，适才方少爷出门时候，如何不曾同少爷款洽，难道他不认识少爷不成？况且我听见小儿说过的，自从方少爷督队南征，少爷刚在他营里相助一切，朝夕聚首的人，说不得隔了几时便同陌路，这还求少爷解说明白，免至滋人疑窦。”（此等处不但湛氏要问，即读者亦急于要问。）那个少年见湛氏重重诘问，大有疑惑他的去处，不由脸上红了一红，再掉头一望，又见许多家人仆妇站列两旁，不好说什么，只得拿话支吾道：“小侄进来时节，原看见表兄出门，只是他低着头匆匆而行，小侄因为急于求见伯母，遂不暇同他招呼。小侄此时并不料表兄也在此间，他的住址近在何处，还求伯母明白见示、大约早晚总当去看他，仓猝之中，正不须忙着同他款洽。”湛氏听他的话说得也是近理，便不往下再问，立即让着那少年向炕上坐下，自家坐在侧首椅子上相陪。仆妇们重行泡上茶来。

这个当儿，湛氏便拿眼细细赏鉴那个少年，只见他生得瘦削削的，眉目之间藏着一团英秀之气，翠眉绿鬓，楚楚可怜，虽然及不得赵瑜，然而比较起方钧同赵珏来，自是另有一种风度，看得湛氏又怜又爱，遂不住的问长问短。那个少年对答如流，口齿又极清利，湛氏此时遂不觉移爱方钧之心又爱到那少年身上

去了。暗想：我家瑜儿，倘能嫁着这样少年，倒是天生佳偶，比方钧一味伉强武自是不同。又忙问他一路来风尘辛苦，何连一个家人也不携带？此时腹中可否饥饿，我叫他们去预备饭菜，便在舍间盘桓盘桓。所有行李寄在何处？还须命家人们去替你移置舍间。那个少年笑道："小侄此番出京，本系匆匆就道，行李无多，只随身携了一个衣包，此时尚放在城外客寓，倘蒙分咐贵管家替我携来，我便不再向城外跋涉。连日奔走，委实辛苦，饭倒可以不必忙着，但是伯母面前小侄知道还有一位小姐，不揣冒昧，思量同他见一见，未知伯母还肯俯允否？"说着站起身子，便想向后一进里走去。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方钧既败之后，鲜不谓南军中既有赵珏为其故人，自宜倒戈乞降，转而与北军为敌矣。乃方钧则飘然远遁，绝意功名，此固为磊磊落落的奇男子，然亦由其心中挟有一婚约问题，英雄既已气短，儿女遂不免情长，枉道闽中求践前约，乃不谓事出意外。遽尔寒盟，其失意之情状，吾知当较全军哗变时为尤懊丧。下文不辞而去，自有别种作用，惟后事茫茫，吾诚不能测其究竟耳。　（原评）

小说家言，最忌重复，然在能手，又每喜故意犯复。盖重复者其题目，而变换者其文章，遂愈形花样翻新之妙。此书写赵珏之于耀华，与方钧之于湛氏，同一乞婚被拒，情节甚相似，而叙事截然各异，绝无一笔相犯，乃使阅者两两观来，愈增兴趣。

赛姑致赵瑜书，竟将兰芬爱好之私和盘托出，原嫌孟浪，

然亦正是其真爱赵瑜处，试观前十二回中，兰芬屏后窃听得婉如两字，多方诘问，而赛姑终力自掩饰，于彼则仍守秘密，于此则不忍隐瞒，是其视兰芬犹不过一外遇，视赵瑜乃真知己，其方寸中固大有厚薄之别矣。　　（独鹤评）

第十六回

叙往事暗订意中缘　　因悔婚又成天外客

湛氏觉得这少年形踪甚是诡秘，你是一个男人家，如何不待我答应，就想去会我的女儿。我家赵瑜刚因为方钧求婚的事抱着满肚皮的委屈，此刻若再蓦然让这位少年去同他相见，他又该瞋怪我做事卤莽，或竟反过脸来，得罪了人家亦未可知。当下沉吟了一会，疾便上前拦阻那少年，说道："小女身子不爽，此时正坐在闺中，不便去招呼他出来同少爷相见，等稍缓一二日，我再命小女同少爷会晤罢。"湛氏才将这话说完，谁知那个少年只微微含笑，依然大踏步直向里走，口内说是"伯母不必客气，我见了小姐之后尚有要言面禀，决不至叫小姐怪我猛浪"。他说着只管前走，湛氏十分着急，拦又拦不及他，少不得也跟着进来。仆妇们见这样情形，又是好笑，又是疑惑，暗暗议论着：我们太太今日不知那里来的晦气，适才好容易将那一位方少爷打发走了，如今又遇着这位刘少爷，非亲非故，公然又想会我家小姐纠缠不清，包管小姐见了又该同太太生气。大家这时候也就都跟在后面，拥入后堂。其时赵瑜刚坐在自家房内支颐无语，只管心下沉吟：不知母亲同那姓方的若何交涉，若能将我的那枚戒指索转回来，真是万分之幸，否则我与赛姑虽有婚姻之约，将来被姓方的知道，这其中种种的纠葛，还不知若何结局？想将起来，我这终身都是我哥子误了我了。刚自纳闷，耳

边猛听见外边送进一大阵脚步声音，内中便有个仆妇喊着说道："请小姐出来，有客要求见小姐。"赵瑜吃了一吓，从窗格子里偷眼看见有一位少年同着母亲一齐进来，赵瑜暗暗叫声：不好，这一定是那姓方的同母亲讲话讲得决裂了，或者母亲竟引他进来同我当面交涉。但是我虽然自负文明，然而要叫我因为婚姻的事同一个蓦生男子打话，究竟有些惭愧，不如回决了他，不去与他相见方是正办。主意已定，随即掉转脸来，向身后站的那个小婢说道："你去禀明太太，说我身子懒得动掸，不能出见生客，还请太太将这位少爷请在厅上坐一坐罢。"

小婢得了这话，忙忙的出房，迎头已经遇见那位少年，刚将赵瑜分付的话向湛氏说了，湛氏尚未及答应，那个少年更不容分说，早一脚跨入房门。一眼看见赵瑜，上前便是深深一揖，吓得赵瑜慌忙还礼不迭。好在方钧当初是赵瑜看见过的，如今这个少年却不是方钧模样，心里益发着急，暗想：这人好生无礼，便是要同我相见，也该在堂上行礼，如何这般冒失竟跑入人家香闺里来，毕竟是何用意？湛氏一面跟着他进房，一面忍不住怒气勃勃，刚待发话，那个少年忽又向湛氏纳头便拜，说："伯母在上，容侄女有言奉告，侄女刚才在外冒名刘镛，那原是侄女兄弟名字。侄女原名秀珊，并非男子，厅上家人们很众，侄女不便报告来历，是以借求见小姐为名闯入内室，将侄女来意一一奉禀。"刘秀珊说这话时候，将房里房外仆妇人等均听得呆了，互相惊奇诧怪，窃窃私议，便是湛氏也还半疑半信，尽管拿着眼睛向秀珊上下打量。转是赵瑜察看出他举止言谈宛然是个女郎态度，而且他心里是最明白的。暗想：我那个赛姑既然可以将男作女，这一位秀小姐定然可以化女为男。总之世界文明，第一裙下这双天足，已经算得雌雄无别，所以一时化

装，叫旁观的人那里去分别清楚？想到此处，不由笑含含的让秀珊坐下，启口问道：“姐姐适才所说的话，妹子很是明白。当初家兄在北京时候曾蒙令堂太太多所照拂，总以骨肉看待，哥哥也曾告诉过我。那时候令堂垂爱，并拟将姐姐同舍下附为婚姻，无如家兄别有用心，一时间未及应允。此番姐姐来得正好，不妨在舍间多盘桓几时。”刘秀珊此时忽然听见赵瑜提起这些闲话，不由羞得脸上通红，忙含糊分辩道：“小姐说那里话来？这等事妹子全然不知。妹子此番南行正是别有用意，小姐不必多所猜测。”

湛氏在旁看见赵瑜同这秀珊小姐很为浃洽，心上方才将一块石头放落，不禁笑道：“刘小姐这般打扮，委实叫人一时看不出来，如今既已说明，即请刘小姐在小女房里改换装束。小女有现成衣履任从穿着，免得像这样子启人疑讶，不知小姐意思以为何如？”秀珊含笑说道：“承伯母垂爱，侄女感激万状，既在闺中同小姐相处，这非男非女如何使得？理当遵从伯母慈命，便请那位姐姐引我到一处卧室里梳洗。”赵瑜忙接口笑道：“姐姐又来客气了！不嫌简亵，便请姐姐在妹子这里盥洗，妹子理当在旁伺候。”秀珊连连谦逊了几句，大家早将秀珊拥入赵瑜盥洗的一间套房里，七手八脚，脂奁粉盒陈设了一大堆在梳桌上面，赵瑜又在箱柜里取了好些衣服出来。此时早有婢子们替秀珊小姐将发辫打开，重新编好了鬏髻。湛氏站在一旁笑道：“小姐初上厅时，我早看见小姐背后发辫垂垂，正在自己思量，以为如今是共和世界，满人结束久已革除殆尽，如何这位少爷依然拖着一条光油油的大辫？或者北边风俗与我们这南儿省大不相同，那里猜得到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想起来真个叫人发笑。”秀珊小姐也是一笑。霎时间头已梳完，解下外边衣

服，将赵瑜的袄子穿得起来，只是秀珊身段比较赵瑜略高些，那袄子微嫌窄短，紧紧的缚在身上格外觉得时式。赵瑜又取出一对金镯、一付耳环、两枚戒指轻轻替他戴上，秀珊也不谦让，只低低说了一句，说："多谢姐姐，权时借戴一戴，至于妹子的钗环首饰也略略带了些出京，预备改装时应用，只是此时还放在那个皮包里，一俟贵管家将妹子那个皮包取来，然后再将诸物奉还罢！"赵瑜笑道："姐姐尽管戴着，不用悬心，好在妹子此时并不需用，急急提着还我则甚？"秀珊照着菱花镜子略略抹了点脂粉，装束完毕，复行走至堂上向湛氏行礼，又对赵瑜拜了几拜。

湛氏分付仆妇们去预备晚宴，依然将秀珊邀入赵瑜房里坐下，然后才一长一短问他此番何以出京，毕竟为的什么事故？秀珊脸上微微一红笑说道："侄女奉家母之命，原是径赴湘南去访家兄踪迹。只因去年表兄方钧在京里做了营长，家兄瞒着母亲便去表兄那里投营效力，其时家母便不以为然。后来因为表兄的军队驻扎在京，并没有出发他处的消息，家母稍稍将愁怀放下，背地里却总是愁眉泪眼，以为家父当日在海中覆没，尸骨至今永无下落，膝前仅有一子，又冒险入营，他老人家真个镇日价的怨恨。侄女虽百般的承欢色笑，却也无济于事。不料今年正月里，陆军部里忽然下了一条命令，分付表兄他们军队克期南下，平定长沙一带的乱事。家母得了这个信息，叠次命人去唤家兄回来，命他向营里辞职。谁知家兄天性卤莽，不但不以母亲的说话为然，而且严声厉色的同母亲辩驳。又说什么当兵乃中华国民的义务，不趁这时候在外间建立番功业，将来弄得老大无成，何以对先人于地下？闹了一顿，他便拔起步来依旧回他的营里去了。只急得母亲坐卧不安，饮食不进。随后

又走到舅舅那里，意思想请舅舅招呼表兄一声，不肯过问家兄前往。无如舅舅平时同表兄不甚钟爱，表兄的行动一概不肯过问，依旧劝母亲自己同家兄接洽。及至家母回来时候，已有人传说表兄那一营军队先行开拔，前赴长沙去了。母亲那时只有哭泣份儿，更没有法子可想，镇日镇夜只是焚香祝天，保佑表兄他们一战成功，早早奏凯旋京，图个家人会晤。自是以后，每日将上海、天津的许多报纸交在侄女手里，逐报观看湘省战事。却喜各报纸上都盛称表兄的战绩，说是湖南等处被南(湖)军占领，地方一一被表兄军队克复过来很是不少，指日便有肃清之望。虽是报纸上所登载的话未可全然凭信，然而众口一辞都是这样说法，料想不全是捕风捉影。母亲听了十分欣慰，平时也曾逼着侄女叠次写信寄给家兄，家兄那里却从不曾有过一封回信。也不知他们行营无定，寄信的人无法投递；也不知是家兄疏懒，不愿意寄信到家。据母亲的意思，只愿他们早早回京，便是得不着他的家信也还罢了。谁知在这半月之前，忽然在报纸上发现一种不可思议的噩耗，说是表兄那一营的人全行覆没，所有夺回的地点依然入了南军掌握。侄女当日得到这种报纸，不曾防备，禁不住簌簌的滚下泪来，却被母亲一眼瞧见，知道外间出了岔事，立即逼迫侄女详细告诉他老人家知道。侄女那时候便想掩饰也掩饰不及了，少不得将大略情形说了一遍。家母聆言之下立即昏晕过去，吓得侄女手足无措，忙同仆妇们将他老人家唤醒过来。他便一口咬定家兄同表兄他们定然没有性命，嚷着闹着立刻要亲自南下，去向长沙一带访问家兄的踪迹。好容易经侄女们劝住了，说是报纸上不过是有闻必录，若要打探真确消息，还须去告诉舅舅，请舅舅向部里电报处去询问询问，方才不至误事。母亲觉得这话有理，随即坐着

轿子去会舅舅。谁知舅舅也听见外间传说，父子之间虽然不甚和睦，然而听见这样消息毕竟天性所关，当即安慰了家母几句，去向部里查问。部里真个已接到团长通报，说是这桩事迹是千真万确。母亲当时便同舅舅商议，告诉自家要去寻觅家兄的话。舅舅也说得好，说论理这件事应该我向南边去走一趟才是道理，无奈我身躯孱弱，稍一劳动那痰喘症候立即举发，又因家中没有多人，只剩一个舅母，他又年轻不能操持门户，是以我虽有南下的心肠却万万不能遂成事实。至于你此番思量孤身前去，固然你是轻易不出大门的女眷，一路上很不方便。即以你京中这份门户而论，镛儿已是不在家了，单单只剩下秀珊一个女孩儿，你必定也是心悬两地。在我看还是再等一等，等钧儿有了切实下落，然后再写信去叫他们赶紧回京也不为迟。当时母亲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也近情理，便也踌躇未决，当即依然转回舍间，只是愁眉泪眼，镇日价长吁短叹，直弄得睡眠不稳，茶饭不思，往往从睡梦里还提着家兄名字，一般倏的惊醒了。侄女儿见此情形，委实十分难受，便自家打定了一个主意，情愿替母亲辛苦一趟，悄悄的到南边来探访家兄的音问。初时母亲还不肯答应，后来斟酌了好几次，又知道当初先父在日，向左近省分贩卖货物，常时携带侄女就道，所有道途险阻舟车往来倒还是侄女经历过的，因此没法，才让侄女出门。又命侄女将这主意去禀明母舅，母舅听了却一毫不曾拦阻，只分付侄女一路上小心在意；便是侄女此番装束成男子模样，也是母舅替我筹划的这个计策。并叮嘱侄女，无论遇见家兄他们，遇不见家兄他们，必须绕道至福建一走，便叫侄女谒见伯母，顺便提着表兄同妹妹这边姻事。另外还写了一封函信，密密封好，命侄女不必拆视，一俟会见伯母时候再将此信呈上，但是这封信还在侄

女那个皮包里，等管家将侄女什物取到府上，然后再面呈伯母阅览罢！”

刘秀珊刚才提到他表兄方钧姻事的话，湛氏听着不由失笑起来，说道：“刘小姐还不知道这其中内情呢！令表兄这番婚约原是小儿冒失，当初鬼鬼祟祟的在外间接洽的，我同小女一点都不知道。适才令表兄在厅上时候，正在同我闹着交涉，不料你的令母舅也当为实事，且烦小姐到此询问这话，这不是异常好笑吗？”此时秀珊忽然听见湛氏说出这样话，也就吃了一惊。正待往下追问，蓦一抬头，看见赵瑜小姐粉面含嗔凛若冰霜，他也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孩子，猜到这件事内中很有委曲，便不肯冒昧开口，只微微笑了笑。可巧在这个当儿，外间的家人们已将秀珊皮包交代给一个仆妇手里，那个仆妇便轻轻提至秀珊身旁放下。秀珊更不怠慢，早从怀里掏出一个钥匙，轻轻将皮包打开，翻了翻，将他母舅那封信取出来双手献给湛氏。湛氏笑道：“我的眼力也不济了，凡有信件，看得也不十清楚，还是瑜儿替我看看一罢！”赵瑜其时已听见秀珊说是他母舅命他在母亲面前替方钧乞婚，心中老大不愿，知道这信上必然不免牵涉此事。原待不依他母亲的话去拆看此信，经他母亲再四催促，方才恹恹的将那封信拆开，蛾眉双锁，一行一行的往下阅视，只不开口，及至看到末了一段，赵瑜小姐忽然喜逐颜开，看一句，笑一句，几乎笑得拢不起嘴来。屋里的人也猜不出那信上说的是什么，引得小姐如此发笑，便是刘秀珊也只怔怔的望着他发呆，又不便启口动问。还是湛氏笑着问道：“瑜儿瞧见什么笑话儿了，累得你这般傻笑？话又看在你的肚里，何妨朗读一遍给我们大家听听呢。”赵瑜摇头笑道：“这封信前面的话我却不便念给母亲去听，倒是这末尾的说话，颠倒将这寄书的人瞒得

实腾腾的，无怪秀珊姐姐的令母舅分付姐姐不许开视。万一姐姐竟私自开视了，包管再也不好意思替他令母舅寄这封信函给我们。原来哥哥在北京时候，刘家伯母早就十分看中意了哥哥，想哥哥做他的爱婿，哥哥那时候未及允许。刘家伯母此番因为姐姐南下，所以便托他令母舅在这里提议此事。这一来是再好不过，哥哥要娶嫂子，母亲总愁不能亲自瞧一瞧媳妇容貌，如今我们这位嫂嫂不是亲自送上门了？母亲你老人家不妨尽量去看一看罢！”赵瑜话才说毕，只引得众人无不失声大笑，便是湛氏也忍笑不住。可怜这时候转把那个秀珊小姐羞得没有地缝可钻，顷刻将那腮颊上滃起一朵一朵的红云，几乎要哭起来，倏的立起身子，重重向赵瑜啐了一口，躲入别一间套房里。众人见此情形、益发互相笑谑。还是湛氏深恐秀珊因羞成怒，一面拦着赵瑜不许再说什么，一面跟入房里百般的拿话去安慰秀珊，说道：“承令堂太太的盛意，虽然这般说法，然而小儿为人顽蠢，不知还有这福分娶小姐过来没有？若是果然得小姐这样人做我的媳妇，我倒欢喜不尽了。”秀珊听着湛氏说这些话，益发羞愧无地，只把个头俯着不肯抬起来。其时赵瑜已跟着进房，望着秀珊笑道：“好姐姐，谁叫你当着众人面前提你令母舅那番说话，不料如今反弄得自己身上来了。我知道姐姐若是晓得令母舅信中说的这些事，断然不肯拿出来给我们瞧看。我记得前人有几句话说得好，是‘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像姐姐不是就做了这被瞒的鱼雁么？”

大家正在说笑，外边仆妇们已将筵席设好，进来请他们入座。湛氏便牵领他们姊妹二人一齐坐下。饮膳之间，秀珊便向赵瑜问道：“我家舅舅给这当给我上，如今已是被姐姐消遣我得够了，但是我还有一句不省进退的话要来动问姐姐，姐姐千万

不可同我生气。适才我不过偶然提及表兄的姻事，我瞧姐姐脸上颜色很觉得不以为然，至于伯母口气之间，又似乎当初没有承认这事，这其中大有缘故。我们在北京时候委实是知道的，说是表兄已同伯母这边订了婚约，不但我知道，而且表兄已曾将这事禀明过母舅。所以侄女此番南来，家母舅谆谆以此事为言，并嘱侄女请伯母的示，究竟这婚期订在何日？照伯母此番口气听起来，岂非这事尚没有成议？侄女进门时节，分明看见表兄面上露着不悦的颜色，想是伯母已同他说过什么了。”湛氏叹道：“论方少爷的为人……”湛氏刚提到方钧，赵瑜早已在席间更坐不住，立即站起身子跑入自家房里生气。秀珊暗暗好笑，便听见湛氏接着说道：“我本来也很爱他，便是他哥哥不曾禀明我，替他妹子将戒指儿同方少爷交换，虽则近于冒失些，然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同方少爷那边也算门当户对，依我的意思便想替他们将这件事联合了罢。谁知小女偏不愿意这段婚姻，百般的同我厮闹，叫我去同方少爷毁约，说他哥哥背地里做的事不能作为定准。咳，刘小姐你不知道近来改革了国体，他们做女孩子的，也就借着这自由名目，便连自家的婚嫁也不由他父母做主起来。我被他闹得没法，却好今日方少爷新近打了败仗从湖南那边溜得回来，顺道到舍间也是因为询问婚期。我趁这个当儿，便将这毁约的话同他提议。可笑方少爷也是个实心眼的孩子，那里肯就答应！居然同我引经据典辩驳起大道理来。又将小女那枚戒指取在手里给我瞧看，真真驳得我没有话说。正在为难时候，可巧外面小姐进来，方少爷才悻悻而去。照这样看起来，这事还不知作何结局。好在小姐此番到了舍下，不妨多住些时，便请小姐背地里劝劝我那小女，他能俯允这事，就不至别生枝节了。”秀珊接口问道：“姐姐的戒指既

在家表兄身边，可想家表兄的戒指也在姐姐身边了。”湛氏急得将桌子一拍说道：“小姐提着这话益发叫人为难，当时令表兄的戒指由小儿交给小女时候，他并不曾说是方少爷的聘物，哄着小女说是替他在银楼里换得来的。过了好些时，小儿由北京回来，方才将这话告诉小女。小女登时气愤不过，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赌气用镪水将那枚戒指烧化了。小姐看他们这些少年孩子，做出事来叫人呕气不呕气呢？”湛氏说着，只是揉着胸脯子叹气。秀珊沉吟了半晌重又说道：“哎呀！人家戒指，怎么好好的又毁得了，人家还你的戒指，你拿着什么物件还人家呢？事已如此，伯母也不必因此气坏身子，且待侄女早晚劝一劝小姐看是如何？但是侄女在此也不能多所耽搁，怕家母在京里很不放心。难得家表兄他也到了福建，我一经会见家表兄之后，至于我哥哥此时的下落便可明白。侄女此时已改了装束，明日也不便亲去访他，可否还请伯母这边管家们将家兄请得到此，侄女当面会了他，好问他们这些时在外间的消息，以便让家母解释愁肠。”湛氏连连答应，说：“这个使得，明天当分付小价他们去请方少爷到来同小姐相见。得了确实消息之后，小姐更不必急急回京，或是先将这种情形写一封信去安慰你们老太太，想你们太太知道小姐躲搁在舍间，也没有个不放心的道理。”秀珊低头笑道：“只是多多打扰伯母这里，侄女心下委实不安。”湛氏笑道：“小姐说那里话来！承令堂太太不弃，尚欲附为婚姻，此事若成，以后便是一家人了，何容作这许多客气。”秀珊听了这话，只是含羞俯首，一句儿也不言语。彼此饮了几杯酒，分付仆妇们端上饭来，湛氏便一叠连声命人将小姐请出来吃饭。

今日湛氏同方钧在厅上办理悔婚交涉，结果如何，赵瑜小

姐并不得而知。及至湛氏送出方钧之后，又接二连三的陪同刘秀珊进来改装易服，湛氏又不曾得着闲工夫去告诉赵瑜这事。赵瑜心中正自委决不下，匆遽之间又不便向母亲询问，此刻却好躲在房间里，侧着耳朵听他母亲同秀珊讲话。他那房间同堂屋只隔得一重板壁，所有湛氏告诉秀珊的话，赵瑜一一都听得明白，方才知道日间母亲虽然是同那姓方的讲了半日，并不曾将这件事办得妥洽，依然被人家拿着戒指做了把柄。这悔婚的条件一共没有头绪，芳心里懊恼已到十分，那里还有心肠去进饮食？便分付仆妇们去禀明太太，请太太陪一陪赵小姐，自家身子不爽，委实吃不下饭去。湛氏听见这话也就罢了，惟有赵瑜小姐越想越恨，自叹命宫磨蝎，便遇见这重重魔障，真是做女孩儿家讲不出口的苦处。又想到林赛姑此时留滞南方，不知几时可以同他会面，即使能同他会面，又不知他祖母几时可以命他改易男装，他只顾易弁而钗，欺人耳目，叫我这伶仃弱质何以为情。我未尝不想将这其中隐情明白告诉母亲，一者是羞人答答的难以启齿，二者赛姑他是叮咛嘱咐命我替他严守秘密，我又怕说出来骇人闻听，只得暂时且不宣布。至此我看这刘小姐为人倒还爽快，将来给我哥哥做了妻子，也是我哥哥的幸福。我哥哥他此时是全行注意在赛姑身上，所以刘家虽有求婚之说，他回来时并不曾同母亲商酌。一旦赛姑的形迹明白披露的时候，不愁他不死心塌地愿意娶这秀珊小姐。咳，别人家的婚姻虽有周折，总还容易解决，惟有我赵瑜弄得浮沉不定，还不晓得将来怎生发付呢！

赵瑜刚自闷恹恹的倚在窗前垂泪，却好湛氏陪着秀珊小姐业已用完晚膳，厮并着进房来盥洗。湛氏一眼瞧见赵瑜这种模样，心里兀自明白，只不便拿话前去解劝他，转是秀珊笑吟吟

的望着赵瑜笑道："姐姐不曾用膳，怕过一会子腹中要饿，少停最好命他们替你预备些稀粥，便在房里吃了也罢。"赵瑜见他这番殷勤，转觉得十分感激，悄悄的掏出一方绣帕将眼泪拭了拭点头答应。这时候已有仆妇们去向厨房里去预备一切。湛氏坐了一会，便笑向秀珊说道："此时却也来不及再替小姐预备床榻，如不弃嫌，权且同小女住在一处可好不好？不瞒小姐说，在先那个林小姐是同小女最亲爱的同学，往常在这里耽搁下来便都是同小女同榻。如今这林小姐可惜已往广东去了，不然将他接得来同你们会一会，包你见了也要爱他。像你们姊妹生得也就算花枝一般的人了，比起那个林小姐来也还觉得逊他一筹，这不是很奇怪的么？"湛氏只管罗哩罗苏尽提这些闲话，转把个赵瑜小姐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又羞又恨，委实十分难受。秀珊倒还不甚介意，转一长一短的向湛氏询问林小姐的为人，赵瑜更不耐再往下听，忙拿话搭讪说道："母亲常常提他则甚？他又不在本地。"说到这一句，声气之间便有些哽咽住了。湛氏深恐他这位女公子着恼，也就再不提起赛姑。彼此只都坐着，叙述些方钧告诉他的湖南战况，说到北边军队集合围抄他们的营盘时候，秀珊听了也觉得悚然变色。这个当儿湛氏坐近赵瑜床侧，早看见用的那个小婢站在床前替他们铺叠衾被，偏生只窄窄的叠了一幅，湛氏笑道："瞎眼的丫头，你通不听见我们适才讲的，刘小姐在此同你小姐睡在一处，看你叠被如何只叠成一幅，叫刘小姐盖什么衾被呢？"那个小婢嘻嘻的笑道："我知道刘小姐是同我们小姐睡在一处，我以为一幅被是他们两位小姐合盖的。因为往常林小姐在小姐床上宿歇都是如此，从来不曾分叠过两幅，小姐同林小姐睡得很好呢！"（闲中点缀，使人之意不消，婉如小姐此时此景为唤奈何！）赵瑜听

见小婢说出这些话来，不由望着他狠狠眨了一眼。湛氏倒还不曾留心，秀珊忙向那小婢说道："还是请姑娘分两幅叠罢！我从远道而来，一路上保不得风尘肮脏，你们小姐虽然不弃嫌我，依我主意究竟并睡在一幅被里不大方便。"赵瑜少不得含笑谦逊，那个小婢已窥出他家小姐的用心，随时果然又替他们将衾被分开来叠成两幅，方才笑嘻嘻的退立一旁。大家又说了些闲话，湛氏望了望案上的自鸣钟，不禁笑着站起身来说道："我只顾同刘小姐长谈，不知不觉已近二更时分了，刘小姐这些时料想在路间不曾好生安寝，累你陪着我久坐，真是不安，你们姊妹还该早早安息罢！明天我们再见。"说着，便扶了一个仆妇，慢慢的走出房外。

秀珊一直送出了房，然后重行转身，向赵瑜笑道："今夜忽然来闹着姐姐，这是打那里说起，姐姐心里不怪我吗？"赵瑜笑道："姐姐又来客气了！不因为姐姐此番南下，便是思量一见姐姐颜色总还不能如愿，今幸聚首一处，甚慰渴怀，千万不须再说这些套话。"秀珊也就微微一笑。当下小婢伏侍他们，少不得有些女孩子琐屑的事，又忙了一会，小婢自去，将房门替他们拽上。秀珊先让着赵瑜上床，赵瑜一定不肯，秀珊方才解脱外面衣服，只薄薄的穿了一身小衫裤，向里边一幅衾被里探身坐入，将下身围得严密，然后赵瑜也坐入被里。两人颠倒着倚向床栏杆上，且不就睡，各自叙述些身世家常，格外谈得亲密。秀珊心里总纪挂着湛氏嘱咐他劝说方钧的婚事，便想得个空隙儿进言，先拿话试探着赵瑜，问道："听说当初家兄在福建时候，虽然住在舍间那边，他总时常跑至姐姐府上来走动，一时间也提起姐姐在含芳（清华）学校里，学问如何渊深，举止如何文明。我那时听了便恨不得过来同姐姐见一见，只恨我是个

无才无识的女孩子，父亲又拘束得紧，轻易不肯容我们出来交结女友；又怕姐姐眼界太高，不把我们这些蠢人放在眼里，所以发心要来拜谒，过后又懒散了，同在一城，始终不能把晤。不料自从我们进京之后，同姐姐这边可算是天南地北了，偏生这一会子又聚首在一处，且蒙伯母十分怜爱，这是打那里说起！照这样看起来，人生遇合真有一定的缘法。若是有缘呢，任再隔得远些也能会面；若是没缘呢，不怕你朝夕碰在一处也会投契不来。姐姐你想可是这个道理不是？”赵瑜此时忽然听见秀珊提起方钧，心中便老大有些不很高兴，以下的话便不肯留心去听，只拖起一幅被角蒙着粉脸像是睡去一般，及至秀珊将话说完，问他可是这样道理，他方才抬起头来，微微笑道：“千里姻缘一线牵，怎么不要缘法呢？譬如姐姐在福建时候，我们想不到去向姐姐那边求亲，转是家兄进京一回，承蒙伯母那边的错爱，竟思量将姐姐给我做起嫂子来，这不是前生缘法？”赵瑜越说越忍不住笑，秀珊猛不防被他这一调侃，羞得没处躲避，只重重啐了一口说：“我同姐姐谈的正经，姐姐偏生又葫芦扯到瓜田里，不知说到那搭儿去了？我自家省得我的嘴笨是再也说你不过，但是我们且放着这些闲话缓缓去讲，我对于姐姐转有一件事着实委决不下，敢来背地里动问姐姐。并不是我们做女孩儿的老脸瞒着人谈这些秘密，一者男女婚姻也是人生大事，二者承姐姐不弃，虽则初会，看待我却如同骨肉，替姐姐计较，少不得有一言奉劝。”秀珊还待再往下说，赵瑜已窥知其意，忙笑着摇头说道：“姐姐辛苦，我看早些睡了罢！不要寻出这些没要紧的闲话叫我来骂你。”秀珊笑道：“姐姐骂我，我也要说；姐姐不骂我，我也要说。我是个老实人，有一句话藏在肚皮里任是睡也睡不沉着，不如说了倒好。”赵瑜笑道：“姐姐但

说不妨，只是须得留神些。”秀珊笑着，叹了口气道：“论姐姐这一表人材，莫说别的人看了心爱，便是我今日初同姐姐相见，不知怎的就像要爱到心眼里去。姐姐自己想想，也要替别人想想，人家将姐姐当做宝贝似的，好容易得了姐姐这边允许，今日一旦同他翻悔起来，叫人家心里如何不着恼呢？不但着恼，叫他白白的放过姐姐，他死也不肯甘心。姐姐只顾一味高视阔步，不把人家放在眼里也还罢了，然而人家同伯母据理力争起来，不是叫伯母十分为难？我是个实心眼儿，姐姐如没有别的什么意见，可否看小妹情面，将这件事委曲成全了罢！不是我说句不怕羞的话，不幸做了一个女孩子，一万年都是要嫁的。况且我那表兄也是陆军学校里的出身，（言外还有赵珏在，使我忍俊不禁。）也曾在军营里磨炼过一番，目前虽然不幸被人陷害弄得失败下来，然而军界的事机也说不定，保不住将来他不再率领军队，创出一番事业。便是嫁给他，也不算辱没姐姐。”秀珊只顾说得高兴，不防赵瑜听了实在忍耐不得，转冷笑说了一句道：“姐姐这样羡慕令表兄，当日何不便去嫁他？此时转来替妹子打算，岂非可惜。”秀珊被他这一句话说得很是刺心，一时间也回答不出。自念一番热心原是为好，不料触怒了他，弄得自己脸上反不得下来，不觉羞愧交并，止不住簌簌泪下，更不开口。彼此对面坐着发怔。（写尽小女儿娇痴。）过了半晌，赵瑜也觉得自己说的话太教人面子难下，暗念他虽不知道我别有苦情，然而他用心却全是我为，我白白地同他赌气，真个不近情理。重又缓缓的叹了一口气，也就含着满眶眼泪将身子向前挪了挪，低低说道：“妹子适才的话实在是因为心中烦恼，不觉得罪了姐姐，姐姐毕竟长得妹子几岁，凡事耽待些则个，千万不用同妹子一般见识。”秀珊此时正自懊恼非常，忽然

又见赵瑜向自家陪罪，且是说得十分宛转，不由破涕为笑，说道："总怪妹子说话不知道轻重，难得姐姐不瞋怪我，我心里异常感激。我瞧姐姐的意思其中必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只是不能说得出口，妹子又是交浅言深，更不敢冒昧动问。好在近来无论什么人都讲究个男女平权，果然姐姐心中不愿意同方表兄结婚，莫说做妹子的不敢相强，便是伯母他也须体贴儿女的用心，也断没有个逼着姐姐去嫁姓方的道理。妹子既承姐姐错爱，若是能替姐姐尽力的地方，决然不肯坐视，特不知道妹子所说的话，还有一二句碰到姐姐心坎上么？"赵瑜这时候转被秀珊这几句话说得感动起来，益发珠泪如雨，从枕边掏过一方手帕掩面而泣。秀珊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益发明白。等了好半歇，赵瑜将眼泪拭干，又将秀珊望了几望，哽咽说道："姐姐既是猜到我的用心，我也不须再瞒姐姐，总之我同令表兄今生总没有婚姻之望，姐姐果能替妹子出力，明日会见令表兄时候，若能将妹子的那枚戒指索得转来，让妹子将来不至落这痕迹，妹子一日不死，当思所以酬报姐姐。"秀珊业已恍然大悟，知这赵瑜已经属意他人，想要问他这人的姓名，料赵瑜必然羞于启齿，只得笑了笑，重又问了一句道："哎呀！照姐姐（妹子）这般口气，自然不能再向家表兄那里订此婚约，但是家表兄他如何会猜到其中委曲，总还疑惑姐姐这边托词翻悔。我不怪别的，我只怪姐姐当日做事也太颟顸了。自由结婚在今日也算不得是个犯法的事，姐姐为何不就禀明伯母早些将这件事放定下来，也叫别人听着死心塌地，即使伯母他们也不至冒冒失失的多出这一番的纠葛。"（明指赵珏，却推说伯母，秀小姐此际措词，亦殊觉为难。）赵瑜听了只是摇头，良久方才说道："其中委曲妹子也一言难尽，姐姐过后自然也会明白，妹子此时也不

便告诉姐姐，总算做女孩儿的命途多舛罢了。”秀珊也是点头赞叹，知道再去问他，他也不肯明说。又看见赵瑜那一种娇羞委曲的神态，真个令人怜惜，只得勉强说道：“姐姐你听外间更鼓已经约莫有四更时分了，谈话的时候也觉得长久，怕明早起不早身子，不如同姐姐睡了罢！”赵瑜点了点头，两人方才探身睡下。

秀珊因为新睡向人家床铺上，一时也不得成梦，隐约之间只听见赵瑜在衾被里长吁短叹，彼此一直挨至天明，才觉得十分辛苦，转沉沉睡熟了。直睡至红日三竿，仆婢们已将房里打扫干净，将盥洗什物一一都预备齐全，只不见他们两人醒转。湛氏因为心中有事，在内室里早已收拾完毕，几次着仆妇们来探看赵瑜他们的动静，知道他们昨夜不无辛苦，也不忍前去催促，好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只坐在后边老等。又将外面家人唤进一名，分付他赶快到方少爷寓处去请他来谈话，并告诉他明白，北京有一位亲戚在此等候，要询问他南边一切情形，请方少爷不可怠慢，并望他到此午膳。家人答应如飞的去了，湛氏方才缓缓的踱进赵瑜房里。却好他们业已下床梳洗，只见赵瑜乱头粗服的坐在一旁，脸上黄黄的还黏连着泪痕未净。湛氏明知道他的心事，便有意无意的向他劝说道：“这事有什么打紧！好在刘小姐在此，他们是姨表兄妹，只须会面时候将我们这边意思缓缓告诉了他，他也不能强人所难。你的身子要紧，白白的为这些上面吃了亏也不值得，我看你今天的气色比往常不如，这又是何苦来呢？”秀珊小姐也笑道：“是侄女昨夜累了姐姐，一夜不曾好好安息。姐姐的用意我已十分明白，侄女停会子会见表兄时候，自然将这件事说开了。他也是个爽快的人，决不至同伯母这边纠缠不清，但不知伯母这边可曾打发爷们过去请他不曾？”

湛氏连连点头道："适才我已经命家人请方少爷去的，少停片刻，包管他可以到来。小姐还宜早些盥洗好，不要叫人家独自坐在厅上老远等候小姐，过后又要怪我慢客了。"秀珊也就含笑答应。

湛氏一边看他梳洗，一边又问长问短，谈到他舅舅家里新娶的那位姨娘为人何如，秀珊笑道："自从我们那位舅母去世之后，舅舅就娶这个新姨娘进门。不怕伯母见笑，这姨娘原是乐户人家的出身，也不知道操持家务，转镇日的打扮着东游西荡，舅舅溺爱他惯了，一时也不肯去管束他，所以格外骄纵，将些亲友都怠慢尽了，家母因此轻易也不回去。只是舅舅身体又坏，一年中倒要害大半年病痛，好好一份人家，像这样挪延下去还不知道怎生个变局呢？"湛氏听了不禁紧蹙双眉，冷笑着说道："照这样讲起来，我家瑜儿益发不能嫁给他家做媳妇了。这姨娘虽然算不得是婆，然而他家也没有别人，还不是各事凭他做主。瑜儿又是个性情激烈的，明日动不动两下嚷闹起来，连个排解的人还没处去寻呢？罢罢罢，他方府上果有造化，也不愁娶不到媳妇，我家是攀附不上的了。"湛氏这几句话说得满房的人都笑起来，赵瑜在旁听着，不免将头低垂下去，也暗暗发笑。（连日以来瑜小姐愤懑极矣，得此数言，为之一慰，宜小姐之辗然色喜也。）

湛氏刚自坐在房里同他们谈笑，外边早有一个仆妇进来禀道："太太，适才去请方少爷的赵喜回来了，请太太出去，他有话回禀。"湛氏欣然立起身子走至堂屋，望着那个家人问道："你想是会见过方少爷了，方少爷说几时到此？我们好分付厨房里预备午膳。"那个家人垂手回道："家人不曾会见方少爷，方少爷已不在住的那个客寓。"湛氏惊问道："蠢才！你该问一问那个

寓主，方少爷究竟到那里去了？你该赶去见他一见，你通不知道我这里有要紧的话同他面议。”那个家人又说道：“家人何曾不问过寓主，寓主说得明白，说方少爷打从昨天回寓，连夜的便命人收拾他带的那个皮包，趁今天一早就赶到火车上，此刻倒好走去百十多里路了。”（方钧之来固出人意外，方钧之行又出人意外，及观下文，方知其用心之深，手段之捷。）湛氏听了这话不觉呆了一会，口中沉吟道：“这人也奇，如何话也不曾说得明白他又跑了。”那个家人将话说完，径自走出外面。此时赵瑜已在房里听得清楚，只是暗暗叫苦不迭，方且以为难得刘秀珊小姐承认疏通婚事，或者可以将他那枚戒指索得回来，如今这姓方的又不别而行，留着这样把柄在他手内将来究竟作何说法？想到此处，只管望着帐子发呆。秀珊亦已知道方钧上了火车，此后竟不知他栖止何所？昨日虽然从湛氏口里约略听见哥子刘镛消息，其中细情却是未曾明白，正拟今日向方钧细问，好将其中细情写信告母亲知道，这一来不是同他失之交臂，哥子的下落，我这信上究竟若何说法？这人行止也很叫人难于捉摸。（各人有各人心事，写来如画。）

湛氏重行回转入房，望着秀珊说道：“小姐你看，这是打那里说起！你既是同我这边提起婚约，也该等人家说个明白，如何又负气走了。我这女儿将来还给别人家不给呢？真是少年孩子的脾气，同他没有理讲。”秀珊也接着说道：“伯母这话不错，今天侄女会见他的时候，原想要同他问家兄行迹，好叫家母放心，这一来不是又没处寻他去么？”湛氏道：“小姐为令兄的事倒也不必着急，好在方少爷已经同我大略谈过。他悄悄出营之后，所有营里一切事务均已托付小儿，可想令兄定然还同小儿他们在一处，小姐就将这话先行写一封信告诉令堂太太。随后

小儿寄家信回来时候，或者一定还要提着令兄的事迹，即使他不提起这事，我分付瑜儿再替你追问一句不妨，小姐权且安心在舍下多住几时，随后再商量行止不迟。”秀珊点点头。这时候大家总是没精打采，尤以赵瑜小姐心中十分难受。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方钧之行，在事固不得不然，即论行文，亦不得不然。何也？假使刘秀珊与之把晤，果其为赵瑜说项，若谓其竟肯俯首帖耳出戒指而不惜，天下亦无是情理，万一纠缠不清，亦复成何事体。故知其鸿飞冥冥，留有余不尽之地步，为后文出奇无穷。故人论文，谓成如容易却艰辛，信然。

（原评）

秀珊之来，来得飘忽，方钧（赵琛）之去，去得突兀。若离若合，是绝妙情事；疑假疑真，是绝妙文境。赵瑜心事委曲难言，一寸相思，惟有暗弹珠泪而已。虽然赵瑜固犹是旧家庭中之旧女子，故有此憔悴可怜之状，若能解除束缚，放浪形骸，便可畅所欲为，绝无阻碍，此家庭革命之说所以大盛欤。 （独鹤评）

第十七回

乞假婚喜气溢三军　　现真相良缘成一梦

且说赵珏自从在湖南一带，督领一营军队同北军对垒，所向有功，端的十分兴高采烈。那个陶旅长在先本允许他将战绩报告南方（中）政府，可以望不次超迁，无如南方（中）那些军将，其攘权固位与北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分别，急切之间，那里有什么旅长、团长的位置去安插赵珏？过了些时，南政府里敷衍下了一道命令，不过着实夸奖了赵珏一大篇官样文章，末了，还命他就率领那一营兵驻扎边境，防御敌人入界。好在这时候闻人镜固然与赵珏订立了停战条约，暂时各不侵犯，而且长江上下游各督军又竭力主持和议；虽然不曾就绪，然而那些老百姓们毕竟省了无数炮火之惊，也便各安生业起来。可巧天心厌乱，在这个当儿忽然出了一件极可欣幸的喜事，便是西欧战事全行停止。德皇威廉不能以武力取胜，着着失败，协约国兵临其地，大家斟酌处分德国的办法。顿时开了极大会议，我们中国也在共同作战国之列，政府里少不得要趁这个机会，派遣几名有重望的人物，思量前去列席，参赞和议。诸君想想，以德国当初的飞扬跋扈，简直想用那潜行艇的手段横行全球。协约国费了许多钱财，损了许多生命，兵连祸结，首尾四年，一旦转败为胜，若是不讲究人道主义，趁这时候展一展威风，平一平愤气，那里还肯去同他们讲和？然而潮流所

趋，大家知道佳兵不祥，人命可贵，还想出法来，不但要弭一时的祸乱，想保永久的和平。便算我们中国人再没有良心，到了此际，看着人家敌国跟敌国打仗，尚思量化干戈而为玉帛，我们国里连年烽火，兄弟阋墙，不问谁胜谁负，涂炭的都是同胞肝脑，损失的都是百姓脂膏，胜固不足叙述战功，败适足以斫伤元气，任是那些桓桓虎士赳赳武夫，白日里颠倒错乱一味的向前蛮做，然而一经天良回复，五更头醒转过来，以手扪心，也须觉得十分惭愧。（读书至此，吾叹立言者犹是忠厚待人，其实世无其人久矣，为之一叹。）今日到了这个分际，一经协约国和议既定，我们国里犹是乌糟糟的捣乱，无论人家要来干涉，即使不来干涉，像这样老远闹下去，还有什么面目见人，还拿什么话去对人呢？这叫做时势实逼处此，也不能由那些武人去做主。所以那些主和的越发起劲，那些主战的也有些悔心，两边都是请了些重大人物出来，选择一个好好地点，开始议和的办法。如天之福，果然能够将中国的权利，彼此平分下来不至于畸轻畸重，却道好有一个完完全全的结果呢。（语有芒刺，闻之慨然。）

这些事我且搁着缓表，倒是赵珏在这个当儿，既然没有什么战事，倒反安安闲闲，不时的同陶如飞他们吃吃酒，谈谈天，真是异常快乐。刘镛虽然是个浑人，他也知道，经此一场变故，自己既投效南军，方钧又只身远遁，他默然思念，怕他母亲在京里得着这样消息要替他担忧，他将各事布置妥帖下来，也就央了营里一位书记，替他详详细细写了一封家信寄给母亲。他母亲方氏接到这信的时候，反在刘秀珊寄信之前，方氏才将这颗心权且放下。他又想到他妹子秀珊至今还不曾有着婆家，当初母亲在京里的时候曾有聘给赵珏为室的话，因为赵珏在京

里不曾多时耽搁，将这件事逐搁置下来。此番同赵珏在一处共事，觉得赵珏的才识正不在方钧之下，心里佩服已极，居然想到提议他妹子的姻事。好笑他也不另请媒妁，偷着闲空儿便老老实实同赵珏当面接洽，夸赞他妹子为人如何精明，如何强干，你若是不肯弃嫌，我刘镛情愿亲口将妹子许给你为妇。我们始则是朋友至好，将来又是郎舅至亲，你一边答应，我便一边写信通知母亲，不妨就请一请假，到京里将我妹子娶回福建。赵珏始则听了他这番话，也觉得他卤莽得可笑，然而又不忍拂他这番盛意便行拿话去拒绝他，只是唯唯否否，也不曾说是允许，也不曾说是不允许。无如刘镛是个直性汉子，他正耐不得这样游移的话，每逢会见赵珏一次，他就噜噜苏苏追问他究竟怎生发付。赵珏真个被他缠得没法，有一天便向刘镛说道："我自幼在福建时候，已经向人家提过一件婚事。这份人家因为我们年纪尚轻，不曾允许放聘。如今却又过了几个年头了，少不得还要去重寻旧约，所以你们令妹那边的事，我急切不能答应，刘大哥休得怪我不情。"刘镛听见这话，方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已经同别人家有了婚约了，为何不早告诉我明白，白白的累我同你费却一番唇舌。但是这份人家是谁，通不曾听见你提过，你莫非拿这话来哄我。"赵珏被他问得急迫，遂约略将林赛姑的事迹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我不日就须赴广东一行，他父亲或者念我已成就了功名，竟自将赛姑嫁我亦未可知。"刘镛此时心里转大失所望，怏怏的走过一边去了。

且说那个陶如飞自从他兄弟宗久安将赵珏请到湖南以后，不但替他解了重围，且设计逼走了方钧，又叠次恢复了自家失守的汛地。功绩虽然出自赵珏，然而军营里的老规矩，得了一个胜仗，少不得还要牵牵连连的另行保举几个营长军官。陶如

飞既是那陶旅长的红人，这奏凯的露布上，岂有不带上陶如飞的道理？因此陶如飞也还加了些头衔。陶如飞感激赵珏的分儿，诸君想想要到什么田地？只是一件，委实有点对不住赵珏，就是在石龙镇上劫的那个美人儿，后来听见他兄弟宗久安告诉了自己，说这美人便是赵营长未婚之妇。陶如飞起初听见便大大吃了一吓，虽然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毕竟同赵珏会面起来，那脸上总有些赧赧的，不甚好意思谈到往事。至于赵珏的心理却又不然，你道他为甚缘故呢？因为他已在宗久安口气里探出消息，知道陶如飞虽将赛姑劫去，却一毫不曾沾染，美玉精金定然太璞，不但不去怨他，反赞称陶如飞做的事要算光明正大，与那些强盗军官一味的凌辱人家妇女不同。（两人一齐都睡在鼓里，令我读之喷饭。）初次相见，只淡淡的谈了几句。后来彼此交情愈密，恩谊愈深，陶如飞便闹着要同赵珏拜盟换帖。这些俗例固是前清官场里习气，如今改了民国，政体虽经变换，像这种热闹却是照常。赵珏也是个不更事的少年，欣然答应。自从换帖之后，便是无话不谈了，背地里赵珏也就老着脸问他当日劫夺赛姑的情形，陶如飞嘻天哈地的笑说道："我早知道这林小姐是我的弟妇，谁也不肯干这样没天理的事，总怪我那弟妇生得太俊俏了的不是。在那个火车里看见了他，无论什么人没有个不转过脸来向他瞧看，委实是天仙下降，世间再没有像这样的女人。不瞒老弟说，我那拙荆，他们父母生他姊妹两个，别人提起来都说是缪家双美，若是比起这林小姐来，无论拙荆及不得他标致，便是我那小姨子也还有点相形见绌呢。"赵珏笑道："照这样讲来，我们嫂子固然美丽，至于你那令姨格外是天仙化人了。"陶如飞竖起一个大拇指，说道："啧啧啧，世界上若不是生出这个林小姐来，我那小姨子倒可算得是个花中

魁首呢！（缪家小姨，无意中在此一点，真有草蛇灰线之妙。）我们如今已算是通家了，横竖他们姊妹俩你将来容或都可以看得见，我决不编着谎哄你。我若是哄你，叫我明日变个极大极臭的乌龟。”（出口成谶，谨防应咒。）陶如飞这几句话，不由将赵珏说得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言重，言重。将来兄弟少不得都要去拜见嫂嫂，若是再能同令姨见一见，那更荣幸非常了。但是一层，兄弟委实总有些不很放心，内人自承错爱，在石龙镇上劳吾兄将他携带入粤，但是那时候彼此都在途路之间，一个孤男，一个寡女，难保没有别种暧昧举动。若是果有其事，吾兄不妨明说，好让兄弟释此狐疑。好在吾兄在那个当儿本不知林小姐便是兄弟未婚之妇，就是稍稍轶出范围以外，援不知不罪之例，兄弟决不因此致怪吾兄。”赵珏一面说，一面便将耳朵附近陶如飞身边，想听他说些什么。直急得个陶如飞将一个脸涨得红云朵朵，跳转身来指着赵珏说道：“你这人真是难缠。我在先已经告诉过你，虽然一时不合，无端将林小姐劫得上船，其时我的家眷都在船上，早吃我的母亲痛痛骂了一顿。林小姐又甚是狡猾，早同拙荆联络成一气，将我赶在外边睡觉，他们转亲亲热热互相谈笑起来。（语语绝倒。）及至抵了广东，又不曾隔着多少时候又奉调遣，向这里参加这牢瘟战事，性命不曾送掉还算是侥天之幸，那里还有甚心肠去思量这些闲事呢？如今益发知道是贤弟的妻子，你叫我还敢别生妄想！你还处处的不放心我，这不是将我当做狗彘看待？”赵珏见他真个着急，心中老大的不过意，忙笑拦着说道：“吾兄何须赌誓，兄弟原是戏问一句，并不曾疑惑吾兄。况且嫂嫂的阃威兄弟已略有所闻，那林小姐既做了嫂嫂的禁脔，料想吾兄再也不敢染指。”（诚如君言。）陶如飞接着笑道：“可又来！哥哥素来

惧内,久在老弟洞鉴之中，为何此时转有些不放心哥哥呢。”

赵珏笑道：“适间戏言,吾兄千万不可介意。但是此后仰仗鼎力的地方甚多，不审吾兄肯为兄弟出力么？”陶如飞将头一扭说道：“老弟又有甚事委我去办？若是能为力的，断没有个坐视的道理。”赵珏笑道：“兄弟与林府那边当初本有成约，只是他的祖母溺爱，说他年纪尚轻，舍不得给人家放聘。及至兄弟因为避祸往赴粤中，思量趁这时机便去谒见岳翁，（方钧之呼岳母，赵珏之呼岳翁，俱是十分武断，两两写来，可发一笑。）一者乞他汲引，二者就近提议当年婚事。谁知兄弟那个岳翁对于兄弟异常冷淡，兄弟心里甚为愤懑。后来仔细思想，人情冷暖到处皆然，兄弟那时候毕竟还是个布衣，无怪我那岳翁加以白眼。如今幸蒙大哥提挈，在这里干了些微功，又重荷旅长的栽培，授以营长之职，这样消息传到我那岳翁耳朵里，包他听了也要欢喜。好在这个当儿南北议和渐有头绪，一时尚不至发生战事。家母关怀嗣续，叠次来信，巴不得我速完家室，老人家急望抱孙,兄弟自念单传一人,别无手足，舍间尚有弱妹，虽然与方营长有婚姻之约，可惜方营长又不知逃向那里去了。兄弟此时没有别的主见，只顾先赴广东一行，就在那里完娶，然后再四下里访求方营长踪迹，将舍妹嫁得给他，庶几完结我的心事。”（全是梦话，我越听越是发笑。）陶如飞坐在一旁，听那赵珏说一句，他便点头一句，听到此际，便笑说道：“老弟的话，怕不句句有理，只是滔滔的说了一大篇,全然与我没有相干，叫我从何出力？”赵珏笑道：“老哥你且莫忙，以后借重鼎力的地方很多很多呢。第一件,兄弟想趁这时候请一请归娶的短假，又防旅长批驳下来不肯允许，我知道旅长同大哥的感情素好，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务请吾哥先将兄弟这意思

在旅长面前疏通一番，那时兄弟请假的事便有指望了。不但兄弟请假的事势在必行，还要求吾兄也向旅长那边请一次假和我同行。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兄弟要向林府求婚，广东人地生疏，急切还请不出一个媒妁。吾兄久在宦途，声名煊赫，便请吾兄向林府去走一走，万一成全了兄弟好事，随后酬报正自有日。"陶如飞笑道："这事不难，这事不难。旅长那里请假的事包在我身上，管你称心如意。至于做媒这一层，我却是个拙口笨腮的人，恐防说得不好，误了你的大事，还是去请别人罢！我只陪你回广东去扰一杯喜酒。"赵珏笑道："我说老哥总要作难，难不成当真要我备好请帖，亲自到贵营里奉求，你才可以答应呢！"陶如飞笑道："这话不敢当，我便勉强依你去替你向林府那边碰一碰看。不过我们的两座营头，将两营长都请假走了，营中各务交谁料理？万一果然给旅长批斥下来，那倒不成事体了。"赵珏这时候尽管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向陶如飞笑道："好哥哥，你不用说这些尴尬话罢，旅长同你的感情谁人不知道？你说出话来断没有批斥的道理，你还瞒我呢！不是我同哥哥讲句笑话，你哥哥若是高兴，要旅长将性命送给你，他也不敢打个哑声儿说是不肯，什么请假的小事！这一会子又来装做正经，防他批斥起来了。你尽在我面前使乖，看我替你们明揭出来，叫你有地缝都钻得进去呢。"赵珏只顾说得高兴，不防将个陶如飞真是说得羞惭满面，将一双眼睛向赵珏瞟得一瞟，笑骂道："你嚼的是什么舌头，我要旅长性命做甚？像你这样信口乱说，看我有这本领连你自家请假都叫旅长不去睬你，到那时候你休得怨我。"赵珏笑道："我说的话如何？你是假撇清呢！我们一切嬉戏如今且休提起，只是为人为彻凡事总望周全则个，你通不知道成全别人家婚姻，比什么功德都还大

得几倍。你哥哥若是将林小姐撮合成了，嫁给兄弟做了妻子，不但兄弟感激你，便是我们那位嫂子也该感激你。”陶如飞笑道：“你又来乱讲了。林小姐嫁你不嫁，与你的嫂嫂有什么相干，他又去感激我做甚？”赵珏笑说：“兄弟何尝乱讲，这句话也有个道理在内。起先不是你告诉我的，我们那位嫂嫂自从会见林小姐之后，真个形影不离同床共枕，可想他们两人的情爱比较我同哥哥还要亲切些。他既然这般同林小姐要好，可想他心里未尝不巴巴的望林小姐嫁一个好丈夫，完结他的百年姻眷，这是一层。再讲到嫂子心理上，定然时时刻刻还防着你爱慕林小姐的颜色，或者弄出别的笑话出来，如今听见我要娶林小姐，你想嫂子焉有个不竭力怂恿的道理？这叫做顺水推舟，落得的人情他自然会做。我们一抵广东之后，哼哼，任是我不请你做媒，怕嫂子也要硬逼着你替我们做媒也未可知。至于讲到我们两个营长一齐请假怕误了营中事务，这个更不消虑得，你有令弟久安在这里，托他替你料理料理，我便将营务交给刘镛，好在他这人还肯实心任事，想不至有所贻误。”陶如飞笑道：“话也给你说尽了，主意也给你想完了，你的老婆心切，我也不来阻拦你，只得陪你辛苦一趟罢。”赵珏听他肯答应了，欢喜不尽，立刻谢了又谢。

过了一天，赵珏果然便在旅长那里请了一个归娶的短假，内中自有陶如飞替他疏通一切，旅长真个没有不准，登时便允许下来。又知道陶如飞同他一路回广东去，也不曾说什么。转念赵珏前功，此番听见他完娶，还重重备了一份盛礼命人送入赵珏营里。还有别的好些营官们听见这个消息，又知道旅长尚且送他礼物，当时你传我我传你，都约齐了预备送赵珏的喜幛羊酒。因为赵珏路途之间礼物多了不便携带，大家想出法子

来，折成银洋纷纷的来应酬赵珏。赵珏看见这种情形，说不尽心中快乐，只是称谢不迭，满口里都说一俟成亲之后，再转回来备筵奉请诸位吃一杯喜酒。（婚事尚在未定之天，在赵珏便公然请着完娶的假，在营官便公然送着礼物，武人做事卤莽得可笑。特为赵珏计，后来不审将何面目去见诸位耳。）赵珏当即同陶如飞拣了一个好日子预备就道，并不曾带着多人，两人各在自家营里挑选了两名精明强干的兵士随身护送，所有行李以及旅长送的礼物都交给他们照料。这一天，赵珏向备营里告了别，又亲自骑马去谒见旅长，顺便在那里辞行。

且说刘镛在这几日以前，赵珏将他请进来，少不得将营里事件一一交代给他。好笑刘镛因为赵珏不肯娶他的妹子，此番又是向广东去另行完娶，心里老大不甚愿意。虽然当时接了赵珏的交代，只是怏怏不乐，一点笑容儿都没有。赵珏也猜到他的用心，只不去理会他。却好这一天早间，赵珏去向旅长那里辞行，刘镛刚坐在营里发闷，这个当儿忽然看见那个郝龙从营外直跳进来，指手划脚的向刘镛禀告道："好了，好了！我们营长又转回来了。刘先生你老快去接一接，他口口声声问着你老。"郝龙话还未完，刘镛愤愤的向郝龙啐了一口，骂道："有什么大事，要你这样大惊小怪。他是忙着喜事的人，心里十分高兴，转回来就转回来罢咧，又要我去接他则甚，难道娶了林小姐身分又高了一层不成？"刘镛一顿骂转将郝龙朦住了。郝龙也是个蠢人，也听不出刘镛数说什么，发了一回怔，方才有些明白，忙又笑说道："原来刘先生是错会了我的意思了。我适才说的是方营长，不是说的赵营长，刘先生此番怪我不是老大冤枉？"刘镛听见"方营长"三字方才跳起身子，慌忙问道："哎呀！方营长在那里呢，真个是他来了不是？"郝龙笑道："这个

我如何敢骗谎哄你，委实方营长在外面站着，问及赵营长，又问你老。许多弟兄们见是方营长到了这里，大家欢喜得什么似的，如今都围拢在营外像个㧟椤一般，都不肯放方营长走。你老若不快点去接他进营，万一再恼了他把来重又跑了，那可没处再寻他去。”刘镛此时更顾不得答郝龙的话，倏的迈步飞跑，走出营门旁边。果然见有一大丛军士们围着一个人在圈子里，更看不清楚是谁，刘镛分开众人，大声叫道：“诸位弟兄们休得乌乱，方营长在那里呢？”这时候方钧已见刘镛出来，不免含笑上前向他招呼。刘镛一把扯着方钧的手，笑说道：“原来果然是你真到了，好哥哥你思得我好苦！这一向时在那搭儿耽搁住的？此处不好同你讲话……”一面说，一面便引方钧走入篷帐里坐下，别的军士们方才一哄而散。

刘镛又接着问道：“我们打听得北军里的人恨得你牙痒痒的，不免在政府里冤枉了你许多的话，如今不是遍布着侦探到处寻你踪迹，万一被他们捞了去，你还想有性命没有？我替你打定主意，除得在我们营里混混，外间很是危险，你不用死糊涂了心肠，还望去替北政府里效力。”方钧笑道：“你这人到今日还是这般卤莽，说出话来总是不伦不类，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为别的事件去向南边走了一趟，又何曾是去替北政府里效力。我自此番创巨痛深之后，名心久已雪淡，不但不想去营谋北政府，即如南政府里在先叫我依然带领军队，我尚且不肯答应，转将这现成的事业交给赵大哥璧如。说起来我此来本是要会赵璧如的，同你讲了这半日的话，如何不见他在营里？”刘镛冷笑道：“你问赵营长么？他如今忙得利害呢！一切营务的事总还不在他心上，他只是心心念念想娶老婆，前天已向旅长那里请了回广东完娶的假，行期便定在今日，此刻已欢天喜地的

去向旅长那里辞行去了。"方钧惊问道："哎呀！我此番来得又是不巧，我专意来访他，因为有一件要紧的事必须同他接洽。他这一走，我又不能老在此处停顿，知道几时才可以同他会面，算我做事处处蹭蹬极了。"（言外有赵瑜悔婚事在。）说毕，跌脚不已。刘镛见他十分着急，重又说道："大哥你且莫忙，他此时去向旅长辞行，辞行之后一般还要回营走走也未可知。只不知道跟随他的两名兵士，还是在营里等候他，还是同他一齐出营去了。我因为不甚高兴见他那轻狂样儿，所以他的举动我是一概不去过问，你既急于要会他一会，等我派人去探问探问便知分晓了。"刘镛刚待起身唤人询问，却好郝龙此刻刚站在房外，忙抢近一步，说道："跟随营长的马标同韩得胜他们都在营里等候营长呢，一切行李什物也还放在那里。据他们告诉我，营长是趁今夜夜班的火车，大约在营里吃过晚饭方才动身。"方钧听了兀自欢喜，忙向郝龙说道："一俟你们营长回来，可赶紧写信给我，不可误事。"郝龙连连答应，依然退出。方钧重又向刘镛笑问道："赵璧如向广东去结婚，你知道那女子是谁家的？"刘镛道："据他说是姓林家的小姐，又说委实生得好看，若不是生得好看，为甚别人家同他提着亲事，他都拒而不纳呢？"（刘镛处处替他阿妹吃醋，煞是可笑。）方钧凝神想了想，不禁笑着说道："这又奇了！他同林家那件亲事是我本来知道的，当初虽然提议过这事，以后并不曾放聘。至于林家肯将这小姐嫁给他不肯嫁给他，还在两可之间，他如何冒冒失失径自请起完娶假来，不是近于托大么？"刘镛笑道："原来如此！人家小姐还不曾给他放聘，他倒老实热闹起来了。我想他也不害羞，他的笑话多着呢！益发告诉你罢，他此番南下，光是礼物不知收了人家多少了，万一到了广东，聋子放爆仗——

遛遛散了，那时候退还人家礼物还来不及呢。”刘镛说着，只是忍不住格格的笑。方钧摇着头，自言自语说道：“其中恐怕另有别情，赵璧如也未必荒唐至此。如果照刘镛这般说法，他不曾同人家放聘的人，还把稳的径去完娶。像我方钧的姻事又有他哥哥做主，又有戒指为凭，那人倒反同我悔约起来，岂非咄咄怪事！”方钧越想越恼，不由放下脸色，一句也不开口。好在刘镛他也听不出方钧说的是些什么，见他颜色不快，刚待用话去安慰他，忽然听见赵珏在外面一路笑着进来，嘴里不住的嚷道：“天乐，天乐，你打从那里来的？如何今日才到这里，险些我同你又不及会面。”此时方钧已知道赵珏回来了，忙起身迎得出去。

两人相见，殷勤了一会，赵珏便邀他到自己房里去坐，先行开口问道：“天乐，你这人真是奇怪，那一天眨眨眼如何就看不见你的影子？又没处去探访你的踪迹。我深恐你再为北军逻获，那不是你自讨苦吃？你此番委实向那里走了一趟，我料你北京那地方必不敢去，你看我猜的可是不是？但是你既不去北京，别的地方也未必可以去得。”方钧冷笑说道：“诚如大哥所论，北京政府里方在恼我，我何敢去投他们的罗网？只是我此日已经看破世事，简直想披发入山，不过还有一件最悬心的事不曾完结，不能不去勾当一会。无如变出意外，不能达我的目的，不得已又重来访候吾兄，希图吾兄从速解决。老实对吾兄讲了罢，吾兄不将我的事解决明白，便想赴粤完娶，我方天乐何以甘心。”方钧便将如何只身逃往福建，如何谒见湛氏，如何向湛氏要求婚期，如何经湛氏拒绝不肯承认前番婚约的话，气愤愤的从头至尾说了一个详细。又说道：“据岳母口气，似乎这件事全系吾兄做主，家中并不曾过问。这话尤其觉得荒谬，吾

兄堂堂一个男子，目下业已掌握兵权，并非三岁孩儿可比，为何替自家妹子订婚反说不该承认。况且岳父业已逝世，论岳母目前所处的地位，也应该守着'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岳母昧于大义，反若责备我方钧冒昧，兼责备吾兄擅自主张。那时我因为岳母同令妹等全系女流，同他们也折辩不清，是以负气径自离了福建，并不曾向岳母那里去辞行，天幸吾兄尚不曾死，可以做得我们的凭证。当初吾兄究竟向我说什么来，令妹的戒指至今尚紧紧套在我的手指上，道不得个这戒指儿又是我方钧自家伪制的？"赵珏听到此处，方才明白方钧前日遁走的缘因，今日来寻访的原故，不由哈哈大笑，说道："原来天乐为着这件事来向我责问，这又打什么紧？值得如此焦急。窥探你的意思，简直想同我到裁判厅打起婚姻官司来了。家母虽然怪我擅自做主的不是，这也不过是一时气愤话儿，诚如天乐所云：我赵璧如纵然不肖，难不成自家妹子的姻事便不该我做哥哥的干涉，这其间的阻碍，千不是万不是，还是怪你方天乐自家不是。"方钧将头一扭笑道："好呀，你又编派我的不是起来了。我的不是处究竟在那里？你且说给我听听看。"赵珏笑道："你既然知道当初舍妹这件姻事是我自家做主同你交涉的，你就使想娶我的舍妹回去，商议婚期也该先行同我斟酌办法。你又不是没处去寻觅我，我与你朝夕相见，也不曾见你向我提过。又出人不意背着我们逃走了，我们方在着急四下里着人寻你，那里会猜到你的用心？竟自不别而行，瞒得我实腾腾的去到舍间薅恼呢。莫说我是他的哥子你不应该抛撇我，便算我是你们的媒妁，世界上也没有个不请媒妁，径行由自己向女家要求婚期的道理。你不怪你自己做事糊涂，反怪家母他们冷落了你，不肯将舍妹让你娶得回去。人家嫁娶也是一件重要的事体，就许

随着你的意思，便像这样草草率率完结了你的心愿么？”方钧这时候被赵珏一番批驳，也觉得他的话很是有理，不禁将个头直垂下去。良久良久，方才挣出一句话，低低的说道：“我那里猜得到他们会变了卦呢？”赵珏又笑道：“还有一事你益发错了。据你的口气，家母也不过说这件事他不曾知道，不能擅自答应你的婚期。你同家母磋商也不过尽此一次，思量起来大有转圜地步，而且家母的心虽是如此，不见得舍妹的心也是如此。家母或者背后探询舍妹的用心，一般可以曲全其事，家母又不曾回绝你，说舍妹定然不嫁方钧必须嫁给某某。横竖舍妹并不曾有别人家放聘，守到一百岁也是要嫁人的，你已经到了舍间，便在耽延几日又有何碍？偏生又负起气来，竟自瞒着他们一溜烟跑走了，万一家母第二天竟自回心转意，着人再去奉请，那时不见你的影子，叫家母他们怎生办法呢？天乐，天乐，这两条腿长在你身体上也算苦极了，眨眨眼打从湖南跑到福建，又打从福建跑回湖南，来是来得飞快，去又去得飞快，我替你细想起来，真真不知何意。”这几句话把方钧也说得笑起来。笑了一会，勉强从鼻子里哼着说道：“譬如呀，你说令妹未必改变心肠，这话还未可据以为实。目前做女孩子的大家都灌入些自由结婚的思想了，安知他心理上便不曾属意别人？我气走的缘故，也还因为那一天同岳母告别时候，蓦的外间走入一个少年来，最奇怪的是口口声声要求见令妹，这不是老大破绽？现有岳母在堂，不曾见要小姐出来会客，安知这少年不是令妹的密友呢？”赵珏想了想，笑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天乐这话大是冤枉。论舍妹的为人，虽算不得十分贤淑，然而家庭诗礼之训，他自幼儿便听得熟了，断不肯做出非礼的事。莫说外间男子他不肯自负文明妄行交结，便是当初在女学校读书

时间，除得内人林赛姑是他最要好的女友，其余同学他还轻易不肯往来。你所见的那位少年或者是舍间至亲，再不然就是你匆遽之中听得讹错了也未可知，我断乎不肯相信。横竖将来做了亲之后，大家总可以折证得出来，今日也不必苦苦的同你辩驳。”

方钧接着说道：“适才听见刘大哥告诉我，说你行将往赴广东前去娶我们那位舅嫂，这真是大喜的事，兄弟应该道贺。”赵珏笑道：“可不是为的这件事时间匆忙，暂时且不能陪你转回舍间去完全你们的姻好。老实先帮着我将这婚事忙毕了，那时候少不得都要携着内人回里，然后再一心一意，我拚着出点力，将你同我妹子的事撮合起来。并不是我做事只顾着自己，也因为我是他的哥哥，终不成哥子还不曾完婚，先将妹子出嫁的道理。如今你来得正好，我的媒人只单单请了陶营长，觉得还要再请一位，做个好事成双，你我系郎舅至亲，这个责任就请你担负了罢！你若是故意推辞，哼哼，将来你的那重公案，也休想我赵璧如替你出力。”方钧笑道：“既承委任，我决无推辞之理。只是我通不曾替人家做过媒妁，要叫我颠倒在这里边讲话，我是敬谢不敏；若叫我摆个臭架儿，坐着轿子，循例到男女两家叨扰喜酒，我又不呆，为什么不肯答应？”赵珏笑道：“天乐放心，我们是爱亲做亲，断然没有叫媒人为难地方，你只顾张大了嘴去吃喝，包管你吃一百单八碗，少一碗也不算数。”方钧笑道：“好极，好极，就是这样说法，我陪你去向广东辛苦一趟。但是须得同你讲定了，一经你完娶之后，就得同我回转福建，料理我的姻事。你若是贪恋着新婚恩爱，老赖在你丈人家里，将我同你的令妹搁在脑后不去理会，我也没有别的咒你，我只保佑我那舅嫂倏的变成像我们一般人物，叫你不能称

心如意，可好不好？”赵珏笑道：“胡说，胡说，天下那里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到底有没有？你不久就要知道了。）亏你这促狭鬼想得出来，说得出来。”

两人又谈笑了一会，其时天色已经入暮，外面走进那个韩得胜，垂手向赵珏说道：“回营长的话，火车开行总在起更时分，须得早点去等候着，营长们若是用膳还该早些开饭为是。”赵珏道：“我知道了，你们先将什物着人挑向那里等我们，还要多买一张车票，方营长也同我们一路去呢。”韩得胜唯唯答应，疾便仍走出去。赵珏又分付人向厨房里去招呼多添几样菜，又着人去催陶营长赶快到营里来赴宴，兼告诉他方营长已到，请他快来会一会。

不表各人分头去办事，此处筵席已设在一间厅上。不多时，陶如飞已骑着马而来，进来会了赵珏，一眼已见方钧坐在上首，连忙含笑近前向他招呼，彼此少不得又寒暄了几句。赵珏深恐耽误了上火车的时候，便催着他们入座。方钧同陶如飞坐了上首，赵珏主席上相陪，其余便是刘镛另同几位办笔墨的朋友坐在侧首。众人聚首在一处都是十分高兴，不免开怀畅饮。惟有刘镛哭丧着一副黄脸，除得端起酒杯子来尽性吃酒，也不多同他们打话。方钧瞧出他的神情，也猜不出他为的什么缘故，勉强搭讪着问道：“刘大哥，你连日可曾有家信到北京不曾？”刘镛道：“我自从出来，谁耐烦去写家信！我的字又甚烦难，没的去寻苦吃。就因为你这一次逃走之后，我怕舅舅同我的母亲听着不大放心，好容易央着我们这位王老先生替我写了有十几行字，打从邮局里寄回去，还不知道他们可曾接到没有？”说着便伸手指着席间坐的那位瘦脸鼠须的老者。方钧笑道：“这倒亏你还知道有这样的打算，有了这封信寄去，其实也是无益，不

过多添他们一番烦恼，你越说我是逃生，他们越发不放心了。”刘镛冷笑道：“冤枉么，不写信不好，写了信又不好，我这人运气真低，处处都饶着不是。但是你这一趟在外间奔走，应该也有信寄给舅舅，好让舅舅放心。”方钧笑道：“舅舅同我的感情你同璧如都是明白的，我的生死他也未必有心关切，我又何至再去给信他们呢！”赵珏笑道：“你这意思也太觉操切了。你那位姨娘虽然算不得人，至于老伯对于你的父子之情也还不曾十分凉薄。你出了这样危险，也该寄个信儿，安慰安慰老伯才是道理。”方钧尚未及答言，刘镛早气冲冲的将酒杯向桌上一掼，大声吆喝道：“我们中国人只须入了军界，便连什么人伦都不顾了。老大也不用批驳老二，都是弟兄般的气习。父母倒可以放在其次，若是讲到娶老婆这一层，无论什么必须达到你们的目的。我刘镛可惜只在这小小军营混着，若是将大总统给我做了，看我将你们这一班不顾人伦的人全行都砍得干净！”说得在座诸人都哗然大笑。

赵珏暗中向方钧做手势，说道：“这人呆性又发作了，大哥再不必去同他讲话，防他还有不伦不类的话说出来。”方钧也只点头微笑，遂别过脸向赵珏问起近来同北军可否开战。赵珏略将当日获胜的情事一一告诉了他，又说：“目前和议将开，一时尚不至有战事发生。”陶如飞笑道：“论起北军行动，实在是外强中干，若是讲到真正战斗的力，远不如我们这里起劲。”方钧听他这话，只微微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陶如飞接着笑道：“方大哥好利害！那时候简直不留一点情分儿。单论北河那一天剧战，怎么你悄没声儿便将军队抄到我们背后，弄得我们首尾不能照应，几乎全军覆没。不是兄弟眼明腿快，几乎给你捉了，如今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害怕。万一北军的将士都像方大哥这样

利害，我们这护法军怕就支持不住了。这是真实凭据，一自方大哥走后，怎生不消费我们力气，把当日方大哥所占领的区域，一古拢儿都恢复过来呢。”（当日战事于此略一点缀，取径甚别。）刘镛在旁边插嘴笑道：“你还提这些呢！我们方大哥固然利害，然而你陶营长也委实脓包。我老实告诉你罢，北河那一仗，其时我们那个狗头的副官，已同我们营里做尽对头了。粮饷固然按着不发，单就那子弹而论，我们营里去请了几次，他那里肯接济，我们计算起来也不够一战的使用。偏生你们大队全冲过来，方大哥着急了不得，分付军士们不见你们兵士影子不许妄行开枪。及至抄到你们背后的时间，那子弹只够两刻钟开放，你陶营长若是有能耐的，你的军队比我们多着一倍，为甚不分一支在隔河做你的犄角？一经听见我们炮火，又都拔起步来飞跑，哼哼，你在那时候只须多延捱一点钟光景，我们子弹一完，怕不要吃你们老大的亏苦？偏生你不察虚实，你们两条腿比什么还快，眨眨眼早都溜得干净。过后把我们都笑死了，大家都不喊你做‘陶如飞’，都喊你做‘逃如飞’，你此时还在这里卖弄什么呢？”（方钧之镇静，陶如飞之委靡，都从刘镛口中披露而出。颊上添毫，栩栩欲活，使我忍俊不禁。）这一篇话把个陶如飞说得面红彻耳，恨没有地缝可钻。要待发作几句，又因为生性素来懦弱，闹起来反被别人耻笑，只得将个头俯垂胸际再不肯抬起。转是方钧觉得听不下去，忙向刘镛吆喝道：“刘大哥你这酒委实不能再喝了，你这人别的倒还罢了，只是多灌点黄汤下去便有得没得的信口乱说。幸而陶营长素来知道你的脾气，不同你计较，若是换了个同你一般见识的人，怕不要因此伤了彼此和气。”赵珏也笑道：“刘大哥这样不疯不癫，真个叫人听着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有别的罚你，再罚你三大杯

以为下次的警戒。”刘镛嬉嬉的笑道：“我不过说一句玩话，值得你们便认真起来。若是像这样罚我，我更快活不过，我下次若想酒喝，便多嚼这些舌头，尽你们罚我如何？”说着立刻又喝了三大杯。

他们刚在这里嬉笑，赵珏是个留心的，早听见远远的送来汽笛声音，忙将酒杯一推，说：“我们吃饭罢，恐防误了火车时刻，你们还不听见车子上汽笛声音么？”刘镛细眯着眼睛笑道：“今日火车上汽笛委实奇怪，偏生都不向别人耳朵里钻进，只是钻进我们赵大哥耳朵。赵大哥我劝你开怀多吃一杯，便是误了今夜的火车，明夜不见得便没有火车了，迟早何争在一日。我是不答应，你罚我的酒，我还须转敬你一杯方才干休呢！”座中的人都向刘镛劝道：“刘先生也不必同赵营长厮混了，等候赵营长娶亲回来，我们再痛痛的喝他几天。那时候你喝得也乐，赵营长喝得也乐。”赵珏笑道：“可又来！这话真是一点不错，等兄弟此番转来，不让我们刘大哥喝个尽性算我不是，此番可以饶过我罢！”于是众人做好做歹，方才胡乱将饭吃了。营外已替他们备好了三匹快马，刘镛先是闹着要送他们赴火车站，刚立起身子已跌了下去，郝龙将他扶入房里。此处赵珏将那几位客送了出营，然后偕着方钧、陶如飞一齐跨鞍上马，派了几名兵士在前面提着灯火。刚才走近车站，那火车业已渐渐移动，行将开驶。所幸韩得胜同马标他们已将车票买好，所有什物亦已搬运上车。三人跳下了马，交给那些军士牵回，齐齐蹿上火车，立脚未稳，那车子已风驰电掣飞也似的行去。赵珏暗暗叫声惭愧，彼此坐下来闲话。

一路颇不寂寞，不日已安抵广东。到了车站，由马标雇了三乘轿子，分付他们一直抬至城里陶大人公馆。先是方钧预备自

己在栈房里宿歇，陶如飞一定不肯。赵珏也因为自家住在陶公馆里，方钧不在一处，未免各事不甚方便，也就劝方钧不必客气。并说一经等我有了婚期，少不得要觅一处高大栈房，方好行结婚的仪式，到那时候我们再迁移出去不迟。方钧方才答应了。这时候陶公馆里的下人看见他们大人回来，一例的上前迎接，纷纷乱乱替他们收掳什物，便有别人将他们三人引入内里厅上，分着主宾坐下，献茶的献茶，拧手巾的拧手巾，忙得一塌糊涂。陶如飞坐在炕沿上，笑问赵珏、方钧，说道："任是火车再便利些，毕竟在路上总觉得有些辛苦，我这番回来精神很不及往常健旺，不审两兄以为如何？"方钧笑道："风尘仆仆，那里及得坐在室里安闲，我近来不是也十分憔悴么？"赵珏道："你们真是娇怯得很，像我就不觉得，我以为一路的风景真是叫人看着有趣。"陶如飞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古人说的话一点不错，赵大哥的思想自然与我们不同了。"说完这话，又向身旁一个下人问道："太太想已知道我们回来了？"那个爷们垂手只答应了一声"是！"也没有回话。陶如飞又接着问道："你们快着人进去禀明太太，叫他分付厨房里替我们预备一桌筵席。"那个爷们依然答应了一声"是！"身子动也不动，引得陶如飞焦急起来，骂道："你这糊涂忘八羔子！怎么同你讲话，你只管答应是是是，这是个什么规矩？"那个爷们将方、赵二人望了望，又走近一步低低向陶如飞耳边说道："小的不敢说，太太不在公馆，已经回缪老大人那边去了。"陶如飞急道："太太回母家走一走这也不须瞒人，要你装这鬼鬼祟祟的样儿则甚？"那个爷们又说道："不是好好回去的。因为同老太太赌气，不久很闹了一场，缪老大人那边着人将太太接回去了。"

陶如飞听见这句话，不由吃了一吓，随又问道："老太太此时

可在上房里么?”说过这一句,也不再听那爷们回话,慌忙向赵珏他们说道:“两位大哥请在厅上稍坐一回,小弟暂且失陪,好去叩见家母。”赵珏、方钧一齐说道:“嫂夫人既不在家,可想内室没有别人,我们正好登堂拜母。大哥前行,小弟们就此随入。”陶如飞也不便阻拦他们,三人便一同向后进行去。那个爷们忙着先走一步入内通报。接连跨入几重门户,早见那陶老太太站在堂屋下边,向他们笑说道:“不敢当!这是怎么说,我家如飞为何不替我辞谢着。”刚自说话,那赵珏同方钧已走进身旁,深深行下礼去。陶老太太兀自还礼不迭,便让他们在椅子上坐着。陶如飞也向母亲问了安好,大家坐下。陶老太太笑向赵珏问道:“听见赵先生亦已做了大人了,真是替你欢喜。我们隔了多时不曾相见,如今气色越发光彩,不久还要升官发财呢!”又向陶如飞指着方钧,问道:“这位先生是谁?先前倒不曾会过。”陶如飞便将方钧目前的事迹略略说了一遍,陶老太太方才晓得这方钧就是在湖南同他儿子打仗,几乎要了他儿子的性命,心里便老大有些不愿,词气之间遂不肯同方钧过于款洽。陶如飞笑着说道:“母亲只知道我们赵大哥做了官,还不知道他此番回来还有大喜的事呢!他是向旅长那里请的完娶的假,儿子便是他们的媒人,所以我们还有些时候耽搁,一经赵大哥完了姻之后,方才回转湖南呢。”陶老太太喜得眉花眼笑,说道:“哎呀!恭喜,恭喜!原来赵先生是为姻事才到这里,你们都是至好弟兄,少不得要帮个忙儿,自请你去做媒人叨扰喜酒,你还不十分快活?但不知这女家住在省城那里,有多少岁数了,相貌想必生得不丑?赵先生不用害羞,不妨告诉老身听听,好让老身替你们欢喜。”赵珏其时尚未及答言,陶如飞忙笑着说道:“母亲试猜猜看这小姐是谁?”陶老太太笑道:“你们看我家这痴儿

子，说出话来都叫人发笑。你是赵先生的媒人，我又不是赵先生的媒人，这女家的住址同小姐的年貌，叫我如何猜得着？”陶如飞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母亲要是不猜，一猜便着。”方钧笑向陶如飞说道：“你不用累伯母绕这道儿罢，有话如何不肯明白说出来，转像猜哑谜似的在此胡闹。”陶老太太这时候果然低眉合眼坐在椅子上叽哩咕噜，仿佛念咒语一般，东猜一个，西猜一个，他们三人也都听见，只是猜来猜去总不曾猜到那林家赛姑。赵珏笑道：“陶大哥你真是明白说了罢，何苦叫老人家操这样的心。”陶如飞笑着，用指头在脸上羞他，说道：“你知道你不会说出来！难道这句话是应派我说的？我看你还是老着脸些的好，像这样怯生生的将来我们闹起新娘子来，看你可还躲得过去躲不过去？”陶老太太猜了好一会，有些焦急起来，望着陶如飞说道：“我左猜右猜你们都说不是，我再也没有本领去猜了。你们告诉我便告诉我，不肯告诉我也就罢了，我也不白操这样的心。”陶如飞笑道：“母亲不必着急，等我将这小姐说出来叫母亲听着欢喜。母亲你道这小姐是谁？就是你老人家心爱的干女儿，儿子白白打从路上将他接回来的那个林小姐赛姑。”

陶老太太这时候不听见提着赛姑犹可，忽然听见他们提起“林赛姑”三字出来，不由气冲牛斗，那副绉纹叠叠紫膛脸儿登时泛起红光，圆睁着眼睛向陶如飞吆喝道：“你还提这林小畜生则甚？我谁问你们，他是那一门子的小姐，小姐！他分明是个滑头男子，自幼儿装出这女孩子模样出来哄骗人的。我们好好一份人家，被这畜生闹得鸡争鹅斗，神佛不宁。如今你的那个不贤之妇，还不是因为他同我闹着意见，他挨不起我的咒骂，跑向他娘家躲避去了。倒有十几天不曾回家，我看他那老子娘

可能养他一世，永远不进我家这门，我才算他利害。咳，你们这些做男子的，千万不可见别人家标致些的女郎便就安着歹心，千方百计的想弄人家到手。你们以为目下的世界是没有皇帝了，又因为巴结做了一个军官，便可以横行天下。怎么路途上白白遇着一个女孩子，倚仗你的势力，便把人家掳掠回来。咳，你以为你们武人利害了，谁知天老爷比你们还利害十倍。无巧不巧，叫你女人陪人家睡了好几个月还不算数，又几乎将你那小姨子芷芬被他勾搭上了。幸喜这芷芬孩子有志气，不曾允许他，通盘彻底将这件事闹出来，不然我还睡在鼓里一世呢！哼哼，你这畜生做这场大梦罢咧，那里想这位赵先生也在这里做梦。好呀，亏你叫我左猜右猜，我自然猜不到这林家畜生，我知道他不是个小姐，我如何肯去猜他呢？”陶老太太说着还连连叹气。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叙西欧停战，所以写吾南北不肯停战谬也。湘南一役，北方得方钧而强，失方钧而弱，方钧不独运筹帏幄，决胜千里也，及至粮尽弹绝之时，犹能转败为功，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胆量。在刘镛口中吮咂而出，真如颊上添毫。

陶如飞一纨绔子弟耳，不独战绩非其所长，至其叙遇方钧一段话，处处都使人发笑。刘镛快人，竟当面嘲笑，为如飞计，实属难堪。

赵珏卤莽几于无以复加，书中不写其卤莽，而卤莽情态已昭然在人耳目。奇绝。　（原评）

赵珏虽从宗久安口中，已探知陶如飞之于赛姑未得染指，

究竟不能无疑，故又当面诘问，想见其心中忐忑不安之状，又孰知事情变幻，乃全出于理想之外哉。

赵珏认定赛姑为妻，方钧又认定赵瑜为妻，俱不惮口舌之劳，奔波之苦，徒寻得许多气恼，造物弄人，于此可见。

刘镛处处为乃妹吃醋真堪大噱，然当酒酣耳热嘲骂诸人时，颇觉灰谐入妙，隽快绝伦，粗豪之极，转呈妩媚，刘大哥亦可人也。　（独鹤评）

第十八回

薄总统老太婆畅谈时事　　宴嘉宾少夫人重叙幽欢

说也好笑，那位陶老太太只顾数黄道黑，东扯一句，西拉一句，说得十分高兴。不想将座中三位风流年少，吓得面如土色。本来每人只有三魂，在这个当儿早已一魂从顶上冒出去，一魂从底下溜出来，只剩得一魂支持着身体，勉强坐在椅子上不曾晕倒。陶如飞自然不消说得，总算自作自受，深恐自己没有绿帽子可戴，没来由从路上替他夫人觅个极俊俏的孤男回家。他夫人也知道他为国宣劳，勤于王事，没有多少工夫陪他枕席，既然为我觅了这一位如意郎君，少不得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怕陶如飞在这气恼之中，回想起来还要觉得格格的发笑。再论那个赵珏的情形与他却不相同。他是挟着满腔极快乐的欲望，如今猛被这番雷轰电掣的话生生将他提在冰窖子里，浑身的栗块大约比馉饳儿又多又大，仿佛精穷的人，梦见得了十万元的储蓄票，虽是被旁人惊醒，心中总还有些恋恋不舍，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妹子赵瑜同赛姑睡在一处，这是我自家知道的，其初还以为他们是同窗姊妹，如今才明白他们已成背地夫妻。我哥哥枉耽了虚名，他妹妹早演成实事。光翻着两颗白眼望着陶如飞，暗想：你的夫人被他玷污了，不过是轻车熟路，我那妹子被他玷污了，才算是璞玉浑金。比较起来，我的吃亏地方，若是用着新名词，就是一句占着大多数，这是一

层。还有一层，我在湖南请的是完娶的假期，收的是结婚的礼物，如今弄得娶又不得完，婚又不得结，转应了方天乐那句言谶，说他这舅嫂变成我们一般人物了。将来转回湖南时候，别的不打紧，这一份一份的贺礼怎生好去退还人家，不是要将人家牙齿笑掉？万一那个不达时务的刘镛，再同我闹起吃喜酒来，叫我拿什么话回他，拿什么脸见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几乎瘫化在人家椅子上，身子再抬也抬不动。至于方大哥又为什么同他们一般呢？因为他也是个聪明人物，在福建时候见赵家坚意赖婚，心里已怀着老大鬼胎，怕赵瑜别有属意。如今知道这赛姑是个男子，又同赵瑜形迹亲密，耳鬓厮磨，其中情事正自不言而喻。他虽然不知道赵瑜已经同赛姑共过衾枕，然而我这情场敌手，料想就是赛姑，怕我不能同他争竞，此时愤气填膺。据他的心理大约也同陶如飞无异，仿佛是自家的妻子已经赛姑占去了一般。不独赵珏经这一番失意，未必再肯同我转回福建，替我撮合良姻，就使他肯替我撮合，那赵瑜愿意嫁我不愿意嫁我，尚在未定之天呢。于是你呆呆的望着我，我呆呆的望着你，头也不抬，嘴也不响，身子也不动掸。这三个少年我也没有别的比他们，好比他们是那古庙里泥塑木雕的三尊癞佛。

看官，看官，然则他们老远象这癞佛样子，我这小说到此也没有话说了。好容易等了好一会，陶如飞少不得强打精神，毕竟要问问他的母亲，那个林赛姑怎生去勾搭我那小姨芷芬，我那小姨芷芬如何拒绝了他，才将这件秘密事件闹得出来。这个当儿，他的老母少不得也要将前后事迹，一长一短把来告诉他们。诸君须知道，赛姑同芷芬还有一段艳丽文章，风流韵事，料想在那五六十岁龙钟老婆子嘴里叙述起来，便要减许多颜色。我猜道诸君的意思，与其听那老婆子唠唠叨叨，文气

不贯，不如还请在下费这一支笔，重行替他们铺张出来，定然有趣些。哈哈，诸君且勿着忙，等待在下细细表来。至于他们这三位少年，权且让他们在那里多坐一会正自不妨。

且说陶如飞的那位夫人兰芬本是广东人氏，他父亲名字叫做缪承绪，前清时代历任做到江南水师提督。因为甲午那一年中国同日本开战，他带的那只战舰在鸭绿江里沉没，后来清廷惩办失职各员，这缪承绪也大大得了一个处分，削职回籍。民国成立，他的年纪已经七十开外，不甚满意党人举动，从不曾同他们接洽，只守着数十万金财产，也够他下半世快活。只是有一件缺陷的事情，生平不曾生过男孩子，膝下只有两个女儿，长的便是兰芬，是他第二个姬妾范氏所出，承绪老夫妇十分欢喜，爱同珍宝。偏生那个兰芬长到四五岁上，益发粉妆玉琢，娇小可怜。单论他那一身的肌肤，真是水都捏得出来。这也罢了，不料在这一年里，他正室夫人梅氏又怀起身孕，老夫妇便很希望是个男胎，及至分娩之后，依然还是个女孩子。慰情胜无，缪老大人对着这一双爱女也就异常珍惜。说也奇怪，那兰芬的颜色已是绝无仅有的了，他这妹妹芷芬，生得更比他艳丽。长成的时候，缪公馆里一般延请着西席先生，教他们姊妹在书房里读书。两人的情性却都聪慧异常，但是各有所好，因此常常生出许多龃龉。兰芬在各种书籍里爱读些诗词歌赋，旁及弹词小说。有一天在背地偷看些爱情小说，被芷芬瞧见了，略略读了几页，便掷给他姐姐，说："这些谰语胡言，都是新近一班轻薄少年编出来哄人顽的。男子们看了尚要学坏，我们闺阁里面何能容存着这样的笔墨？"兰芬被他说得脸上通红，因此渐渐有些不满意他这妹子。芷芬虽也读了些《五经》、《四书》，他又命

人在外间替他买了好些西洋史、东洋史以及英文、算学，看去虽然不大懂得，却是津津有味。有时候去请教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只好白翻着眼，一句也讲解不出。那时候风气大开，学堂林立，芷芬便同他母亲商议，要向学堂里去做女学生。他母亲却不肯驳回，把来告诉承绪，承绪听见这话，气得须发怒张，几乎要拔出剑来同他夫人拚命，说："外间那些女学堂，假托文明，误人子女。我家世代阀阅，何能教女孩子染这样的习气，若是你们不听从我的教训，我也没有别法，我立刻削了发去做和尚，将这份家产撂下来由你们去胡做，算吾眼睛不看见就罢了。"梅氏夫人见他老爷生气，吓得再也不敢开口，背地里一五一十告诉了芷芬，芷芬也是没法，只有怨恨家庭专制，做女儿的不能自由。

那缪承绪虽然不愿意他们求学，却喜欢同他姊妹们讲究讲究武事，什么弓刀剑戟，没事时候便引着兰芬、芷芬叫他们看自己演习。兰芬望去只是发笑，惟有芷芬却十分爱好，真个便强着他父亲传授给他武艺。承绪益发高兴，竟把平生本领施展出来，教导芷芬。芷芬身段本是玲珑，手腕又非常敏捷，一年半载，也就能够舞刀使剑。闺阁无聊，便借这些事做自家的消遣。承绪见芷芬能传他家学，越爱着芷芬如同珍宝。这一天拿出一柄九狮宝刀赐与芷芬，说道："这刀原是当初醇亲王赐我的，随我上阵多年，也不知饮过多少人的颈血。每逢阴雨天气，这刀在鞘里常时啸响，灯光之下，挂在壁间，还有憧憧鬼影往来不绝。我如今年纪已老，行将就木，我又没有儿子，无可留贻，此番便交给你罢！就是将来嫁给人家，这件宝贝比较别的陪奁总还要尊贵些。"当时芷芬笑嘻嘻的接过来，谢了父亲的赏赐，摩挲把玩，刻不忍离。兰芬心里好生妒忌，望着芷芬笑道："这一来

我们更不敢得罪你小姐了，平时惹你一句，动不动就要拿出女英雄身分，处处欺负我，以后还不知更要弄刀弄枪同人拚命了。”芷芬知道他的用意，也不去辩驳，转将那柄九狮宝刀，轻轻悬挂在床里面陪着自己睡觉。兰芬有时候便絮絮叨叨同他生母范氏议论着父亲偏心，有好东西都交给妹子，也不曾见父亲赏赐过我一物。他母亲笑道：“痴丫头！这样杀人的东西有什么好处？你有的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倒不好！你像你那妹子这样呆，一柄铁刀能值多少？把来切西瓜儿，还嫌他粗笨不伏手呢！”（宝刀可惜，到了妇人嘴里，真是一钱不值。）又低低附耳向兰芬说道：“我儿你放心罢，历年以来，我替你积蓄的金银很是不少，将来拿出做你的陪奁，不比别人增许多光彩，你此时且放得量大些，不用同他一般见识，反叫你父亲听着生气。”范氏这番话才将兰芬说得欢喜起来，不再同他妹子去罗嗦去了。

姊妹两人长成十几岁之后，便有许多仕宦人家想来同他家议亲，无如缪老大人择婿甚苛，轻易不肯许可。至于他们姊妹俩的艳名，却是脍炙人口，当时广东省城里有两句口号，说的是“若吃盛筵，龙肝凤髓；若取艳妻，缪家双美。”所以他家那户限儿几乎被那些媒人踏破。这一天该是陶如飞有缘，却好在一亲友家赴宴，其时适有缪老大人在座，那陶如飞生的一副俊俏庞儿，委实叫人可爱。可想若不是因为他生得好，陶旅长何至十分宠幸他，又叫他跟着自己姓陶呢！缪老大人当时很有垂青的随思，便在席间一长一短同他攀谈起来。陶如飞虽是年轻，有什么瞧不出到的地方，又素来知道他闺中藏有尤物，登时拿出全副精神去对待缪老大人，把一个缪老大人哄骗得眉开眼笑，将他的门第年岁问得清清楚楚。隔不了两日，早就托出人来向他

家去说合，情愿将大女儿兰芬嫁给他做妻子。诸君想想，那时候还有许多人想中他家的雀屏之选，如今是他家倒转来求亲，那陶如飞有个不没口子答应的道理吗？于是问名纳采、下聘亲迎，真个便将兰芬娶得回来了。他们夫妇的燕好自然不消说得，是如影随形，如糖似蜜。不过陶如飞的母亲有些不很高兴，你道为何呢？他母亲因为兰芬是庶出，不比他妹子芷芬是正室所生，做妇人家的见识，背后少不得有些闲言闲语。偏生这种消息在家庭里最传递得快，又被兰芬听见了，因此婆媳之间很有些面和心不和的形状。亲戚往来，除得兰芬时时归宁以外，那芷芬亦有时候随着姊姊到姊夫家走动。陶老夫人见了芷芬十分爱悦，比较着待兰芬加着异常亲密。那个陶如飞初时娶了兰芬之后，以为这个妻子貌若天人，世界无两了。及至同芷芬会面，不觉大大吃了一惊，觉得兰芬虽美，毕竟还是寻常脂粉，至于芷芬却是艳丽之间露着英英豪气，单论他那长眉侵鬓，娇靥承颐，已是人间不曾见过的美人。谈笑之间，尤从容大雅，挟着一种妩媚风致，令人慕爱而不容人狎玩，把个陶如飞看得魂都醉了。背地里同兰芬说起小姨的颜色，常被兰芬呵斥，问他有什么用意？是以陶如飞虽然挟有一种野心，却不敢有别的举动，这都是在先的情形，如今我也不必絮絮去表白他。

不料陶如飞这一次在石龙镇火车上，蓦然遇见那个乔装的林赛姑，他心里盘算，这女孩子那副俊俏庞儿，简直同他小姨芷芬不相上下，我那妒妇能将他的妹子当个禁脔不许我染指，难道我将这女孩子弄得回去，他又不许我染指不成？一半是好奇，一半是爱色，当时遂千方百计，不惜损坏军人名誉，竟自倒行逆施，用强劫手段将林赛姑劫得上船。他以为目下是武人

世界，任是抢几个良家妇女也没有人敢去鸣冤，喜孜孜的好生得意。他那里想到林赛姑被劫上船之后，大哭大闹，竟不许陶如飞近身。陶老太太同兰芬虽是坐在后一只船上，前面的那只船有妇人啼哭声音，竟随风吹入他们的耳朵里。兰芬素来知道他丈夫脾气，大半已经猜到是这一件事，当即纵恿着婆婆命人去查问。陶如飞虽然顽劣，平时却畏惧母亲，知道不能隐瞒，自家不敢过去，只命人将林赛姑送至那一只座船。可怜林赛姑其时已哭得像个泪人一般，一眼看见陶老太太，他毕竟心思灵巧，便早扑的跪向膝前。陶老太太看见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心中又怜又爱，忙安慰他，叫他站起身来不必啼哭，有话快告诉我。你是谁家小姐，为甚弄到我们兵船上来，你可认识我那不肖的儿子，他将你弄得来又有何意，你不用害怕，只管老实告诉我，我自然替你做主。林赛姑这时候已听出口气，知道这位老太太便是那强盗军官的母亲了，随即含悲带恨将被掳的情形和盘托出，又哀求着赶速送我回去，我那祖母见我被劫定然要哭死了。陶老太太方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千金小姐，又恨他儿子做事不循天理，一叠连声命人将陶如飞唤得过来。陶如飞那里还躲避得过，只得硬着头皮到了这边。他母亲怒容满面自然不消说得，再一偷看他的那位夫人，更是凛若冰霜，坐在一边向他冷笑，其情形格外难看。陶老太太一见了如飞，不由没头没脸的一顿痛骂，问着他不畏国法，可畏天理？（如今武夫，国法固不足畏矣，幸尚有天理在，不至肆无忌惮，否则莽莽神州，尚有宁土哉。吾读至此，吾为寒心。）人家好好女孩子，你仗着你的不法兵士，公然将人家劫夺得来，万一被人家知道了，跑到护国军那里去告发你，他们大张旗帜，方且以救民爱国为名，遇着你这样不肖的军官，看可容得你容不得你？别人家讲起来，

都道北军野蛮，军队到了什么地方，就闹着去寻觅花娘。我看他们闹的毕竟还是花娘，你们闹的格外利害了，连良家小姐都没来由的掠起来，这还了得！我请问你：今日的事，究竟怎生办法？你若是依我呢，我们立刻将船开回石龙镇，将这小姐悄没声送还他的父母，等我嘱托这小姐千万不要声张出来。你若是不依我呢，我也没有别的法子，这地方不见得没有地方官，我命人将船靠拢，立刻坐乘轿子去替你出首。我家世代清白，容不得你这样反叛，你将来被杀被剐，我也不问，我权当没养你这儿子罢了，你自去斟酌，再来回我的话。兰芬在旁插嘴说道："婆婆也不用为他气坏了，他有这本领能干这样不法的事，他还怕什么护法军做甚？啧啧啧，他手底下偌大的人马，只消一声吆喝，他一般会造起反来，何在乎抢掠几个女子。"陶老夫人向兰芬啐道："你这话倒说得风凉呢，他不过做了一营的营长，再多些也不满五百人，就想去抢掠女子。若是那些做师长、旅长的，他的兵队益发多了，将来还不要连你这营长太太都抢掠了去。"这几句话将旁边站的仆婢们都说得笑了。赛姑在旁也不啼哭，只管睁着眼听他们说话。陶如飞真是被他们说得置身无地，只得向他母亲哀告道："儿子一时愚昧，只知道爱这小姐颜色，不曾想到有干法律，如今依着母亲言语，定然送这小姐回去。但是此刻就使将船只开回石龙镇，我知道他家父母在镇趁搭火车晋省，那火车走得还不飞快，转回去也赶不及了。目下只求母亲将这小姐权且安置在这船上，好在我们将来家眷都是要返省里去的，那时候再访问他的父母，将他送回家去也不为迟。至于儿子以后做事，各件留心，求母亲饶恕这一次罢！"说毕，又望着兰芬作揖，笑说道："这位小姐人品极好，性情想亦不俗，留着给夫人做个闺中良伴，想夫人也还中意。

只求你在母亲面前少代我说些刻薄的话，我就感激不浅。”兰芬见他如此做作，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一骨碌转将身子扭过去，不去理他，只在喉咙里嘤咛了一声，说：“你这时候还舍不得将他送回家去，我知道你安着什么心呢！不过想等婆婆息一息气，好让你再想出别的法来，一定打算留他做你的姨太太，可是不是？”陶如飞急道：“人家说到这样了，你一总还不放心，百般的拿话挑剔我，又带累母亲生气。我已是知道这事做错了，如今方且懊悔不迭，此时我便将心肝抠得出来，你们也不相信，我也没有别的法子，自今以后权将这位小姐交给母亲同你，我再也不拢近他的身子，也可以表明我的心迹了。”说毕，几乎急得要哭出来。（陶如飞为人虽非佳士，然与穷凶极恶之军士毕竟不同，此其所以得与方赵等人联络一气也。）陶老夫人笑着骂道：“好好，既这样说，你就快滚向你那只船上去罢！不必再罗嗦了。”陶如飞得了这句话，欢喜不尽，趁势便走出舱来，跨向自家座船。伸了伸舌头，向身边那几个军士笑道：“算我晦气，不吃羊肉惹骚，这真是打那里说起。”在石龙镇帮助他想法子的那位夷白先生原是想在营长面前献个勤儿，好希冀加增他的薪水，却不防备闹得这样破败决裂，转累营长因此吃了大亏，心里好生难受，坐在舱里没精打采，只把个脑袋缩得像乌龟一般，半晌也抬不起来，彼此面面相觑，真是好看。那些兵士们又指手划脚窃窃私议，都骂着那位夷白先生做的事伤天害地。

且说陶老夫人将陶如飞骂得出去，便一手将赛姑轻轻扯至身边，向他絮絮问起家世，又安慰他说：“本拟送你回转石龙镇，只怕你的父母已经上了火车，依然于事无济。好在你跟随着我，不久我同你一齐到省，无论如何都要好好的将你送还你

的父母。你在我这里，各事放开怀抱，不要怪我们怠慢了你。你若是不弃嫌我们，我的年纪比你占长些，你就给我做了个干女儿罢，你喊我做母亲。”又指着兰芬说道：“他是我的媳妇，你便称呼他一声嫂嫂，这样办法不知道你的意思以为怎样？我又没有一个亲生女儿，你若是依我，我心里便快活极了。”著书到此，想起林赛姑来，毕竟是个乔装的女子，与人家真正女孩子不同，若使他果然是个真正女孩子，到此地步吓也要吓死了，除得拚命哭泣，那里还有别的思想？偏生那个林赛姑在这个当儿，转生出一种好奇念头，他起先只恐陶如飞误认了自己，当真要同他不尴不尬起来，那是第一件最悬心的事。此番见陶如飞迫于母命，虽然将自己劫到船上，却没有别的意外举动，心上这一块石头已经放落下了。及至看见陶老夫人，又觉得慈祥恺恻，十分钟爱自己，要自己认给他做干女儿，料想并无歹意。这些念头毕竟还在其次，第一件最适意的却是初见兰芬，不由暗暗喝采，自念看他的年纪虽然比自己大了两三岁，若论他风姿神态，简直与那个赵婉如小姐生得不相上下。我以为世间女子像赵婉如那样也就算得绝世无双了，不料此处竟还遇见这位少妇。赛姑想到此处，转将畏惧心肠放在一边，那一种勃勃野心又全行注意到兰芬身上去了。他也不想他的祖母以及母亲等人听见自己遇此惨祸，不知应该愁苦到什么田地，他转喜孜孜的顺从陶老夫人命令，一叠连声亲亲热热叫起“母亲”来了。此时只把个陶老夫人欢喜得无可不可，又分付仆婢们一例以自家小姐看待，不许怠慢。那些仆婢们岂有个不顺从老夫人意旨的道理，立刻上前来参拜赛姑。赛姑又折转身子，盈盈的走至兰芬面前福了两福，一片嫂子的声音叫得价响。兰芬见这样光景，气得什么似的，那里有甚好面目去对待赛姑，只

略略抬了抬身子不瞅不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他了。赛姑却不嗔怪，转依依不舍的靠在兰芬旁边坐下。兰芬少不得偷眼去仔细瞧看赛姑，见他果然生得十分俊丽，单论他的肌理已是莹洁可爱，说起话来咭咭咕咕的委实清脆可听，心里不觉由羡生妒，由妒生恨。暗念：若是老远留着这女孩子在家里终非长策，日子过久下来，难保我那个不肖夫婿不去思量染指。我必须筹备一个良策，断送了他方得干净。蓦一转念，知道这几日还要走好些水路，若能偷得空隙引他向船头上观玩，给他一个冷不防，将他挤落下水，便是婆婆问将起来，说他是自己失足，终不成为着一个陌路的女孩子再来奈何我不成？那时候绝了这样祸根，就不怕再出甚意外的事了。主意已定，外面却不露声色，强装笑容，也就同赛姑攀谈起来。陶老夫人那里知道其中的缘故，转觉得没来由从路间得了这样一个俊俏女郎，又见他这时候抛去思家的念头，欢天喜地的住在自己船上，委实十分高兴，重行命人添置酒菜，一者替赛姑压惊，二者又替他洗尘。用膳之后，便斟酌睡觉的办法，依陶老夫人意思就想赛姑同自己在一处宿歇。赛姑那里肯答应？便悄悄的告诉兰芬，说：“我生平最不喜欢同老年人同寝，他的鼾呼声音听着叫人害怕，请嫂嫂去告诉干娘一声，如若哥哥不到这船上来，我愿意陪嫂嫂睡在一处，我还有许多体己的话要同嫂嫂畅谈呢。”兰芬听了兀自不肯，笑着用手推他，却好被陶老夫人瞧见了，便询问他们所谈何事？兰芬一面笑，一面就将适才的话说出来。陶老夫人偏生凑趣，笑着说道：“这样很好，我知道你们年轻的女孩子大半不愿意同我们老婆子纠缠，便依你同你嫂嫂睡去罢。我再打发人去告诉如飞，叫他不奉我的呼唤，轻易不许进着舱门。他已经做出这样不法的事，还能许他自由吗？”赛姑益

发得意，便偎偎倚倚的一步也不肯离兰芬。当夜在船上便真个同兰芬同了衾枕了。

说也奇怪，据兰芬在先的命意，本思量毒害赛姑，将他置于死地，未知为什么他们两人只睡了一夜，兰芬看待赛姑忽然异常亲爱起来。莫说赛姑本不肯同陶老夫人共寝，便是陶老夫人要他共寝，怕兰芬也不许赛姑同陶老夫人共寝去了。莫说陶如飞奉着母命不敢入房，便是陶如飞想要重行入房，怕兰芬也不许陶如飞入房了。究竟赛姑对着兰芬用的什么手段，施的什么魔术，能够叫兰芬伏伏贴贴的同他相亲相爱，我著书的毕竟置身书外，不曾到他们那里详细调查，好把来告诉诸君。至于读书诸君，尽有聪明绝顶的，这种情事一般的会猜个正着，我若是再琐琐碎碎，详详细细的写出来，倒未免嫌是蛇足了。诸君还以为我这话说的是不是呢？（是极，是极，我们读书的人谁还敢说你的不是呢！这种道理，你在先早已说了，此处再说，自然蛇足。）

次日一帆风顺，不多时早已达了那军队驻防地方。陶如飞少不得押着军队在那地方择了一处院宇，将他们安置下来。自家又不能分身，遂派了好多名兵士从陆路上送家眷到省。到省之后，赛姑因为贪恋着兰芬恩爱，倒不忙着去见他父母。转是陶老夫人心里不安，在省里耽搁了几天，命他第二个儿子宗久安先行将林耀华的下落访查清楚，宗久安方才知道其中详细。他也晓得林耀家眷在石龙镇被劫去小姐的消息，外间正纷纷传说，林耀华已经在军政府禀状，通饬严拿石龙镇劫人的盗匪，宗久安吃了一吓，那里还敢去出首？转是赛姑同兰芬在背地里商议好了一个计策，简直说是在旅店里匪人所劫，幸喜那伙盗匪走至妙音河地方，被陶警营长军队看见，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当时

前去查问，盗匪见事不佳，半路上将自家抛下，他们早一溜烟逃遁去了。时间匆促又来不及送自己还镇，陶营长遂将自己送至老夫人船上住着，一路上同他们家眷抵省，闻得林公馆正为此事着急，是以特地亲送小姐回家。像这样说法，料想自己父母他们断然不会疑惑其中别有详细。（林赛姑因恋兰芬之欢，不惜欺其父母，陶如飞虽贴一爱妻，然而毕竟救得自家掠夺之罪，还算便宜。）宗久安听了他们这番说话，觉得真是计出万全，毫无一点破绽，方才亲自坐着轿子向林公馆里去会耀华，将前后事迹照依赛姑的分咐一一叙述出来。

林耀华聆言之顷，喜从天降，连连向宗久安鞠躬作揖称谢不迭。一面请宗久安在客厅稍坐，一面跑至内室去告诉母亲林氏，可怜林氏因为想这孙女儿，眼睛几乎哭肿了，得了这样消息，还有个不喜到极顶吗？一叠连声命人快打轿子去接小姐回来。书云同舜华等人也是额手称庆，家中上下人等没有一个不称奇道怪，都把来当做一件新闻传说。霎时间闹得沸反盈天，委实异常热闹。耀华转身出来，问明了他的住址，宗久安一一说了。林氏又打发一个能言善辩的女仆押着轿子去接小姐，顺便谢陶老夫人同他家少奶奶救护的恩惠，并说一俟小姐回来之后，我们老太太还得亲自过来拜谒。那女仆点头答应，随即跟在宗久安轿子后面，一齐抵到陶公馆门外。那个女仆分附轿夫在门外稍等，自己进去先拜见了陶老夫人，果然一眼看见自家小姐坐在他们少奶奶房里呢。女仆便将林氏分付的言语向陶老夫人面前称谢已毕，陶老夫人少不得也谦逊了几句，说："你们小姐在舍下诸多怠慢委屈，还望管家奶奶回去在老夫人面前替我说好看了。再者你们小姐已经给我做了干女儿，此后务须常常到舍间往来，这也是预先向你们老夫人讲明白的。"那个

仆妇连连笑着点头，方才进房去同赛姑见相，又向兰芬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这时候赛姑免不得要同兰芬作别。两人还有些依依不舍，那一番形态，来的女仆望着暗暗好笑，大约心中也自瞧科九分。赛姑登堂向陶老夫人告辞，然后由兰芬将他一直送至阶沿底下，又牵衣附耳订了后会期约。此处赛姑方才到二厅上上轿，仆妇跟着轿子如飞的一齐转回公馆。

且说林公馆里众人早已眼巴巴的盼望，一听见外间轿夫吆喝声音，大家拥着林太太站的像屏风一般，伸头垫脚的向外边张看。果不其然，那赛姑早袅袅婷婷打扮得花枝似的，扶着那个女仆款款的走得进来。一眼看见他的祖母站在阶上，不过隔了几月不见，简直鸡皮鹤发形容衰迈了许多，知道因为自己失落的缘故，以至老人家精神迥不如前。又想到石龙被劫之后，当时已想不到还得与家人相见，痛定思痛，不由一阵心酸，抢近林氏腿边跪下来哀哀痛哭。林氏更是不消说得，弯下腰一把将赛姑搂着，叫了一声："心肝，你几乎将祖母想死了！我们今日相见，还不知道是真是梦呢？"说罢也就大哭起来。书云小姐偕着舜华、玉青都站在林氏身后，见着这样情形，大家都忍不住泪如雨下。哭了一会，仆妇们将林氏劝住扶入内室，大家看见赛姑出落得益发丰腴艳丽，身段也比较从前高大了好些。赛姑正自要坐，早又见他父亲匆匆进来，复行上前行礼。耀华安慰了他几句，都一排的坐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争着向赛姑问长问短。赛姑恐防将实话说出来父母他们生气，以后便不许我向陶家往来，如何再得与兰芬相见，因此瞒得实腾腾的一点儿破绽都不曾露。此时直把个林氏他们感激陶如飞的地方真个要沦肌浃髓。又知道此时陶如飞不在省里，林氏忙吩咐耀华，一经陶如飞到省必须要重重酬报，方不负了人家一番好心，耀

华站起来答应不迭。林氏又将在石龙镇如何遇着匪人投信，如何受了人家哄骗，白花花的费去三千银子，转将你外祖的一个姨娘救得回来……说到这里，又向后面望了望说："你们替我将春姨唤出来谒见小姐。"原来林氏自误救了春莺之后，本系知道他素昔为人不甚端正，因此不大喜欢他，又因为他无家可奔，勉强留在公馆里，杂同众仆妇一齐操作。此时春莺听见林氏呼唤，忙忙跑到赛姑面前磕下头去，赛姑含笑将他扶住，又回头向他祖母说道："虽然花了些银子，也算救得人家一条性命，外祖父在阴司里未必不感激我们。况且孙女儿此番好好回来不曾破费一文，上次的钱就算在我身上使用了，也可以扯过一个直，祖母也不用烦恼罢！"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此时赛姑本是坐在林氏身边，林氏用手扯着赛姑纤腕，细细端详好一会，蓦的笑向他问道："你自从遇救之后，这一向时候在陶家那边都是同谁睡在一处的？你年纪轻，虽然做不出什么歹事，（岂敢不敢，歹事已做得多了，于此见妇人家溺爱不明。）但不要露出马脚来给别人家笑话。"赛姑猛不防林氏问他这话，不由脸上一红，忙分辩道："初次上船，干娘爱我生得好，逼着我同他在一床上儿睡，我如何肯答应他？后来干娘怪我崛强了，我胆子又小，深恐因此他们再不肯收留我，我当时只得勉强允许。可怜我在那一夜，裹着一幅红绫锦被，紧紧的不敢伸缩。第二天我就决意要求他们，替我另行铺设了一张床，安置在干娘房里，方才睡得宁贴。至于那位兰芬嫂嫂，我们除得日间在房里讲讲正经话儿，一句戏言都不曾有过。你们大家去想想，我如何会露出马脚来呢？"林氏不住的点头，又叹着说道："这才是正经呢！人家好意从强盗手里救出你的性命，没的你再去渎乱了人家闺阃，就是天老爷也不容你。"说着，又

望众人笑道：“你们看我这议论可是不是？”舜华也没言语，只有玉青早别转脸过去咬牙冷笑，书云小姐也含笑低着头不去答话。（又从旁描写一笔，许多情事，尽在个中。）赛姑眼快，早看出他们这样情形，心中把不住突突的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委实难看，再也坐不住，强装要进房更衣，早低着头走过去了。林氏也不留意，转笑向耀华说道：“自从跟随你到这广东省来，简直也没有一处亲友可以走动，仿佛终年的把我们关在牢里一般。如今可是好了，赛儿转替我们寻出一门亲戚来，彼此来往倒是不很寂寞。”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掐着，不住的一日两日三日四日价念念了一会，重行向耀华笑道：“在这几天内也不谈了，好让我家赛儿多休息休息。过一天拣个好日子，你出去替我备几封请帖，我差仆妇们去请他婆媳过来盘桓盘桓，也好让我当面向人家道谢一番才是正理，不要叫人家怪了我们像是不懂得人事似的。”耀华听见这话忙站起身来，连连答应了几个是。林氏四面望了望，不见赛姑，忙问道：“赛儿呢？怎么一会子又看不见他了。”赛姑在房里听见祖母问他，慌忙跳得出来嘻嘻的笑道：“赛儿在这里呢！祖母又不放心我则甚，难道又被人家拐了去不成？”林氏笑道：“呸，痴丫头又来讲呆话了！你老拣这不吉利的话乱讲，想是被人家拐得还不快活呢？我不是不放心你，只怪你一点坐性也没有，眨眨眼又跑了。在人家想也是这样不老成，我不相信你那干娘还这般喜欢你，要是我早将你赶出大门了。你且替我安静坐着，不要像这样屁股上长着锥子似的，我还有话问你呢。这陶府上除得他们婆媳两人可还有别的女眷没有？我已经吩咐你的老子去备帖子请他们，若是有别的女眷却不可遗落了，招人家嗔怪。”赛姑想了想，笑向林氏说道：“论他家里，却只有干娘同嫂嫂兰芬是女眷。至于兰芬

嫂嫂还有一个妹子，这妹子还有母亲，祖母不会将他们一齐请得来热闹热闹。”（兰芬之妹在此轻轻一点，最妙又补出许多情事。）林氏笑道：“你嫂嫂这个妹子你可曾同他会过没有？”赛姑摇头笑道：“会却不曾会过，这些话全是兰芬嫂嫂在路上告诉我的。一经抵了省城，干娘他们倒忙着送我回家，兰芬嫂嫂连归宁的功夫都没有，我从那里去会他这妹子呢？”林氏笑道：“可又来！连人你还不曾会过，怎生冒冒失失的去请起人家的亲戚，这不是请到外国里去了？这件事且放着，等过后彼此往来熟了，再行去请人家也不为迟。如今他家既然只有婆媳两人，我们只管请他们两人为是。”说毕，又向耀华叮嘱道：“你记着我这话没有？”耀华笑道：“母亲放心，这事全交给孩儿去办，包管不至误事。”林氏笑道：“这才好呢，你有事你便出去罢，不要你老远在这里守候着，再误了你们吃花酒、打麻雀的正务。”说得耀华也笑起来，随即站起身来，趁势走出。此处大家又谈了许多闲话，方才各各散坐。

不知不觉早又过了好些日子，且说赛姑同兰芬正打得十分火热，真是如影随形，一刻也相离不得。如今迫于要送自己回家，不得不作暂时分手。兰芬固然想念他，这是不消说得的了，至于赛姑之想念兰芬，更是说不出来那种光景。刚回来不多几天，又不能同祖母他们要求说是要去同兰芬厮会。心里只有一种希望，知道祖母要下帖子，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来赴宴，但是一天一天的过了下去，并不见他们实行这件事务，背地里好生着急，说不得只好涎着一副脸日日向他祖母催促。无奈他的祖母起先因为思念赛姑，将一双眼睛几乎哭得损坏，后来因为见了赛姑方才渐渐痊愈。近值新春天气，肝肠上升，又时时的举发肝胃气痛，家里忙着延医服药，已闹得不能安静，那里还有这

闲情逸致，备筵去招邀女客？所以便将这事耽搁了许多日子。林氏病势渐愈，又被赛姑聒吵得利害，老人家便也打叠起精神，传话出去，命耀华预备请帖。赛姑听见这话，欢喜得什么似的。大家都坐在林氏房间里闲话，谈着陶家婆媳为人的好处。赛姑笑得格格的指手划脚，向他的母亲们说道："我那干娘固然是慈祥的了不得了，就单以我那嫂嫂而论，不但性情和蔼，而且生得一副花容月貌，比较广寒宫里的仙子还要赛过百倍呢！"眉儿弯弯的，眼儿圆圆的，手指长得怎样纤细，天足生得怎么样肥润，依他的意思，几乎要把那兰芬的酥胸粉乳都要形容出来。书云小姐望着他笑呵道："人家是位少奶奶，要你这样夸赞他是何用意？大凡生在富贵人家的女人，装饰好了，自然都有几分颜色，到了你的嘴里，便说得比月宫仙子还不如。我请问你今年才有多大岁数，你是否看见过月宫仙子了？偏生硬派着那月宫仙子都及不得你那嫂嫂兰芬。你起先同那个赵家小姐要好，也是说得他千娇百媚，就像世界上除得赵家小姐便没有标致女孩子了。如今会见过这位兰芬嫂嫂，又将那赵家小姐撇在脑后了。前天人家巴巴的打从福建寄信给你，窥他那书中意思很放心你不下，一长一短问着你路间遇劫情形。我冷眼瞧见你接到他的信，好像腻烦似的，全然不去注意，把来搁在一旁，就不理会。不是我逼着写一封回书，你到今儿还不知道可理会人家呢！我料不到你这豆瓣子大的孩子，便得新忘旧到这样分儿。朋友交际上尚且如此，万一将来娶了妻子那可更了不得了！"（一篇话为赵瑜姑娘吐气，可谓字字痛快。）赛姑笑道："娘又来冤屈人了。赵瑜姐姐看待我的好处我又何尝忘记他，只不过赵瑜姐姐虽然生得好，语言举止总嫌得太老实些，不及兰芬嫂嫂又风流又爽快罢咧。娘只是不曾会见过他，

明天会见了便知道他的好处，并非赛儿在这里撒谎。”林氏一面坐在那里听他们讲话，一面点头微笑说道：“不好了，我要叫他老子捶他呢！怎么返小鬼头儿出去不曾过了多少时候，居然知道议论人家女人风流起来，我倒要问问赛儿，‘风流’二字怎生个讲究，你又要人家风流则甚？我在先还想迟得几年替你娶媳妇儿，如今听你这样口气竟是迫不及待了。”这几句话说得满房的人俱各哄然大笑，赛姑也禁不住粉面通红低垂下头来再不言语。

刚自取笑着，外边早走进一个家人来，原是林氏打发他到署里催耀华下帖请客的。那个家人垂手站在房外，林氏问道：“你去同老爷讲话，老爷可是说在明天替我们请客？”那个家人走近一步又回道：“原是老爷因为这件事，特地分付小人来回禀老太太，明天请客的话委实赶办不及。”这一句话方才说完，早把个赛姑提在冰水里几乎急得要哭出来，忍着气侧耳静静听。林氏也不由生气，提着喉咙高声问道：“你老爷究竟忙些什么事，连写一封请帖功夫都没有？”那个家人说道：“老爷也曾告诉小人，说是北边政府里此时正忙着选举总统，总统选举定了，接手又要忙着议和。议和倒不打紧，单是这议和代表难于斟酌，他们的代表我们不以为然，我们的代表他们又不以为然。更有议和的地方究竟还在江宁，究竟是在上海，两边也都不曾议得妥洽。所以近日军政署里日夜忙着开会，老爷是个庶务员，开会的布置全倚赖在老爷一人身上。老爷还说得发笑呢，连他老人家忙得吃饭的工夫都没有，那里还有工夫请人家吃饭？”林氏皱着眉头，气愤愤的掉转脸儿，向赛姑他们问道：“哎呀！我记得不久闹着选举总统的，怎么如今又闹着选举总统了。外间的事我年纪老了不很明白，你们可知道这民国总统

是隔着几年选举一回？"赛姑抢着说道："五年，五年。"林氏点头冷笑道："有得闹呢，有得闹呢！原来五年便〔选〕举一回总统了。照这样看起来，选举一回总统他们胡闹一次，不是要了百姓们的性命了！你们不用笑我，我却是个老妇人家，我偏要讲个老妇人家的蛮理。当初有皇帝的时候何等安静，也从不曾听见过这些新鲜花样儿。记得那一年我的父亲因为躲避兵乱，将我们都一齐住到乡村里，那时候我还小呢，头上打着两个小丫角儿，长夏天气闲着没事，我那父亲捧着一部书本子指点着给我看，说是叫做什么纲鉴，上面记的都是历年皇帝故事，我苦不认识几多字，他老人家有时高兴，便拣在一所扁豆花棚底下泡一壶茶，拿一柄芭蕉扇儿，趁便乘凉，趁便讲那书上的话给我听。我切记得说是什么唐、宋、元、明，凡遇着换一个朝代，便要闹一个乱子，百姓便遭一回杀劫。然而比较今日起来，那时候的朝代毕竟还有三百年的、二百年的长久，至少还捱着一百多年，像这样闹一回乱子也罢了，百姓们毕竟还享着一二百年安静的福。我看今日的总统不见得比当初皇帝尊贵些，如何隔不了三年五年便闹起来了。以后像这样长远下去，一个人只要活到八十岁，倒要经过十六次换总统的危险，简直生在世上不用想过安耽日子了。怪道上次那个袁世凯不愿意做总统，要想改着做皇帝呢！这种道理料想也不但替他自己打算，想也是替百姓们打算。"（不谓洪宪皇帝忽得此老妇谬认知己，九泉有灵，定当失笑。）林氏只顾长篇阔论的望下说，舜华坐近书云小姐身畔，轻轻扯着他衣袖，笑道："老人家又开话箱儿了。"书云小姐忍不住也是卟哧一笑，猛被林氏瞧见，放下脸色问道："你们笑我怎么，难道我说的话不在情理？"书云小姐站着答道："谁说婆婆的话不在情理，只不过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不应

该有皇帝了，少不得忍着今日选举总统的痛苦，将来人民程度进步，定然再不会有此种变象。”（林氏说话太觉紧迫，借云书一语放松。）林氏笑道：“我也不管什么大势所趋小势所趋，我只知道无论皇帝，无论总统，第一件总要叫百姓们享福为是。譬如他们朝也说着议和，暮也说着议和，我请问你们，与其赶在今日议和，谁叫他们当日不和起来的呢？（语妙天下，驳无可驳。）好好一家子人，都是弟兄骨肉们一般看待，本不应该闹得这个分际儿，不幸已经闹了，说和就和罢咧，又有什么议头呢？今日也议，明日也议，请问他们可要吃饭不要吃饭？他们既知道还要吃饭，就该想到百姓们也要吃饭。其实我们请人家吃饭是小事，百姓们大家要吃饭却是大事，照这样看起来，若是要等候你们老爷得了闲工夫再去请客，大约还要隔着三五个年头呢。他有他的正务，我们也不必去打扰他，左右这请帖上几个大字，只消我的大媳妇动一动笔尖儿，就可以命人送到陶府上去了。我的主意已定，便在明天请他们婆媳们过来会一会。”说毕，又向那个家人吆喝道：“没用的奴才，还不替我滚出去，站在这里干什么呢！”那个家人答应了一句，随即退了出去。

此处赛姑正自没好气，将两个小腮颊儿鼓得像蛤蟆似的，忽然听见他祖母已定在明日请客，方才快活起来。忙插嘴说道：“正不消母亲费心，这几个字赛儿会写。”说着，便一叠连声命人拿帖子，取笔砚，磨黑墨，自己猴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执着一支羊毫笔，掉转头笑向书云小姐问道：“不好了，这帖怎样写法呢？请母亲教给我，不要写错了叫别人家笑话。”书云小姐笑道：“你卖弄得很呢！这一会子又来问我了。”于是真个便教着赛姑将帖子写好。又用封套封了，跳下来交给一个仆妇手

里，催着他立刻就去。林氏笑道："等我好生分付他。"赛姑忙笑道："不用你老人家费心，等我替你老人家分付罢！"当时即便望着那个仆妇说道："你先进去替老太太同少奶奶们请那边老太太同少奶奶的安，说我们老太太拟亲自到府叩谢老太太同少奶奶救我们小姐的恩惠。实在因为我们老太太身体不好，不能出门行动，只得备了一桌家常筵席，没有别的外客，特地请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亲自过去谈一谈天。务必求老太太同少奶奶不必推辞，赏个脸给我们老太太同少奶奶们，我们老太太同少奶奶们就感激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了不得了。"（一篇老太太少奶奶字样，如珠走盘，煞是好笑。）林氏一班人听了都笑起来，说道："哎呀呀！那里来的这许多老太太、少奶奶来了，亏你真是说得清楚，还怕这个蠢材记不明白呢！"赛姑又笑望着那个仆妇说道："你真个明白不明白？若是不明白，你替我覆说一遍给我听。"那个仆妇笑道："小妇人听明白了，到那边去自然会照小姐这样说法，包不误事。"赛姑方才点点头，又催着他道："你就快快走罢，不用耽搁了。若是不将他们请得来，你仔细着挨我的骂。"仆妇连连点头，拿着帖子走至阶下。赛姑在这个当儿又不知想到什么，忽的重行抢了几步，赶在那个仆妇身后将他唤住，又低低笑着说道："第一你会见他们少奶奶时候务必说是我分付的，一定要请他准来。他若是推辞着，我便同他恼了，一百世都不许见面。你懂我这意思不懂？切记，切记。去罢，去罢。"说着使劲将那仆妇一推，踉踉跄跄的推得那仆妇十几步远，众人见他这样着急情形，复行哄然大笑。赛姑也顾不得别人笑他，三脚两步又跨入房里忙忙的说道："祖母怎么还不着人向厨房里吩咐去，命他们赶紧预备筵席，省得明天又手忙脚乱的办得不齐整，被人家议论我们不知道敬客。"

林氏笑呵道："你忙什么呢？请客的才去，还知道人家来不来，万一他们推辞着不来，难道备出筵席来给自己家里享用？你耐心等一会，他们回来便知道了，盼咐厨房里尽来得及。"赛姑拍着胸脯说道："你们放心，包在我身上，还你们一个活跳新鲜的兰芬嫂嫂，谁还敢同我赌这样一个东道？"舜华笑道："呸！他来就来，不来算罢了，同你赌东道则甚？"赛姑一定不依，扭股糖似的猴在林氏身上，催他去吩咐厨子。林氏被他缠障得没法，只得笑着命人传话给厨房里去，叫他们在明天预备一桌上等筵席，赛姑方才闹得安静。

大家都坐在房里等候请客的回信，果然隔不了多时，先前那个仆妇已经打从外面回来。第一个赛姑先行跳得出房，笑着问道："他们少奶奶明天几时过来？"（不问老夫人，单问少奶奶者，情有独钟，老夫人固可有可无也，为之一笑。）那个仆妇慢慢的笑着说道："他们老太太同他们少奶奶替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上覆请安，又问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好。他们老太太同他们少奶奶听见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来请，心里着实感激，命我禀覆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赛姑急道："你罗嗦的是些什么？谁同你咬文嚼字的说话呢！你只老实说，他们明天几时过来罢了。"那个仆妇正一句一句说得高兴，猛被赛姑这一骂，更不敢再说别的，只说了一句："他们不来……"赛姑急得跳起来，骂道："没用的东西，难道他们少奶奶也不来？"那个仆妇道："少奶奶也不来……"众人听到这里益发好笑，赛姑忙道："没有的事！他们少奶奶断然没有不来的道理，都是这没用的东西，不曾将我分付你的那几句话说明白了，可是不是？"那个仆妇急道："谁道不曾说的！小姐分付我的那几句话，我背都背得出，小姐不信，等我背给你听。"林氏笑骂道："要你背什么呢？赛儿，

他们不肯来就算了罢，改一天再请去不迟。”赛姑急道：“那可不行！叫这没用东西再去一趟，包管他们准来。”林氏不得已，只得又叫那个仆妇依然拿着原帖去请，那个仆妇咕着嘴又去了。

原来兰芬这几天坐在家里没精打采，心里兀自思念赛姑。这一天忽然听见林公馆打发女仆来请他们婆媳，兰芬非常欢喜，忙招呼那个仆妇到里面谈话。那个仆妇先自向兰芬问了安好，然后将两封帖子双手呈上去，兰芬笑吟吟的接在手里，向那仆妇说道：“你且在这里坐一坐，因为我们老太太连日闹着肝胃气痛，今日精神却是略好些，但不知他老人家高兴去不去，还待我亲自进去请示，大约你们小姐叫你来请他老人家却没有不去的道理。”于是兰芬便拿着帖子走入陶老夫人房里。陶老夫人正欹在一张睡椅上，命一个小丫头替他捶腿，一眼看见兰芬手里的帖子，便开口问道：“这又是谁家来请客的，一年到头像这样无谓的应酬委实不少。”兰芬笑道：“这不是别人请你老人家，是你那心爱的干女儿特地打发人来请你老人家过去逛逛呢！媳妇不敢擅自做主，所以进来问一声儿，好告诉那个仆妇，不要叫人家悬望。”陶老夫人将眉头皱得一皱说道：“哎呀，真个不巧呀！我连在家里都懒得动弹，那里有什心绪去同人家周旋呢？你去替我回一声，说改一天再到他们府上请安罢！”兰芬听见这话，当时怔了一怔，又笑着说道：“他这帖子上还请媳妇呢，不知道媳妇还是去不去？”陶老夫人冷冷的说道：“这个我却做不得你的主，你自家斟酌也好。”兰芬见他婆婆这样光景，心中又气又恨，随即转身出来向那仆妇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径自回着不去。那个仆妇想了想，又将赛姑分付的话向他低低说了一遍，兰芬禁不住眼眶子一红，忙勉强忍着笑道：“你去回覆你们小姐，老太太既然不去，我却不能一个人

出来，叫他耐着心再等几时，我们这里重行打发人接他来罢！”那个仆妇见他说得这样决绝，也就不敢勉强，只得回来将这话说了。谁知赛姑不以为然，又逼着他重行到此。兰芬是素来知道赛姑性子的，这时候却宁可得罪婆婆不肯得罪所欢，毅然便答应了。那个仆妇这番回去，赛姑方才十分欢喜。

第二天刚是清晓，赛姑早睡不住，忙忙起来命人替他梳洗，打扮得格外齐整，嘻天哈地的一直跑至他祖母房里。其时林氏尚在熟睡，禁不住赛姑催逼，只得也自起身下床。那时候书云小姐及舜华、玉青他们知道今日有生客到家，也都收拾完毕，约齐了到林氏房里来禀请早安。一眼看见赛姑已猴在林氏妆台旁边，大家都笑起来，说："赛儿昨夜一定不会好生安睡，心里记挂着你那兰芬嫂子呢！"赛姑只是憨憨的笑，也不辩白。大家当时都坐在林氏房里谈笑了一会，随意用了些早点。约莫也不过十句钟左右光景，外边的仆妇早一叠连声通报进来，说陶公馆那边少奶奶轿子业已到了门首，书云小姐听见这话先笑起来，指着赛姑说道："说你这孩子情急起得怎早，谁知竟还有同你一般情急的，这时候就公然到人家赴宴来了。"（写兰芬急于要见赛姑，都在无字句中露出。）大家都微微含笑，一齐走出房来。不多一刻，果然看见那个缪兰芬扶着一个丫头轻盈袅娜走近台阶，此处书云小姐、舜华、玉青一齐迎至阶下，彼此含笑相见，谦让着登堂。兰芬身边另有一个仆妇怀里挟了一幅红毡，登时铺在地上。兰芬看见有一位白发婆娑的老太太，知道便是林氏了，随即跪拜下去，林氏还了半礼。拜毕之后重行又向书云小姐以及舜华、玉青行礼，书云小姐一干人也都回拜在地，一时堂上肃静无哗，只闻得衣裾綷縩的声音。兰芬站立起来四面望了望，只不见赛姑影子。书云小姐忙笑说道："赛

儿呢，还不快出来替嫂嫂见礼。”原来赛姑此时刚躲在林氏身后含笑，听见他母亲说这话，方才盈盈的笑出来，真个就匍匐在兰芬石榴裙下。兰芬慌忙还礼不迭，引得众人都掩口格格的笑。赛姑笑道：“嫂嫂你好！怎么要我们三番五次的去请你？我想你不该对我们拿出这样身分，你今天虽然来了，我只是怪你呢！”兰芬含笑答道：“承这边老太太同伯母们的宠召，本意过来谒见的，因为婆婆近日忽然闹着肝胃气痛，他老人家兀自不高兴出门，我又不能擅自专主，所以请这边管家奶奶道达这意思，你不用怪我，婆婆在病里也常提着你，怪你不去视望他呢！”赛姑笑道：“谁也不想过去的，只因才到了家，有许多琐事忙着，嫂嫂既然这样说，你今天就不用回去，在我家里住一夜，明日大早我同嫂嫂一齐回去看望干娘何如？”兰芬笑而不答。林氏笑道：“你们看我家赛儿简直不知道让客，少奶奶来了好一会，你也不让人家坐一坐，老拖着人说长说短。”说着，便请兰芬上坐，兰芬谦逊了几句，方才上首椅子上坐下，大家也都就了座位。

先是由林氏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絮絮叨叨问他今年多少年纪，几时出阁的，近来可曾怀着身孕没有？兰芬好生羞愧，只得半吞半吐的答应着。他们说话时候，书云小姐一干人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兰芬一人身上。只见他虽是二十左右的妇人，头上依然刷着刘海箍儿，两边的鬓脚一直覆到耳际，肌肤莹白，眉目靓丽，浑身全是时装，裙下一双天足裹得轻圆尖削，端的十分人物，众人不住的暗暗喝采。彼此谈笑了一会，外间仆婢们已进来请用早点，另在一个小花厅上列席。林氏笑向书云小姐他们说道：“媳妇们陪着陶少奶奶过去罢，恕我不能奉陪。少奶奶不知道，我近来因为我家这个孽障，心思已被他弄得消耗

了，还让我在房里静养着，少奶奶不用见怪，以后都是一家的人，常常来往着不必客气才好。”兰芬忙笑着低声答应，当即随众人走至那所花厅。赛姑紧紧依靠着兰芬身旁，几于一步不离，又背人不知向兰芬说些什么，只见兰芬佯嗔带笑，不大理他。用了早点之后，各人散步，赛姑便开口向兰芬说道：“嫂嫂这会左右闲着没事，何妨到我住的那所房间里去坐坐呢！我那房间虽然及不得嫂嫂的房间陈设精致，然而既到了我们家里来，少不得也该去赏鉴赏鉴。”说着，也顾不得旁人笑他，早一把扯住兰芬皓腕，连拖带拽，穿过几重房屋，径自到了自己住的那间卧室。此处书云小姐他们却不曾跟着进去，玉青先笑说道：“大少奶奶可瞧出赛小姐他们的神态么？亏得老太太还兀自糊涂，偏生相信赛小姐说的话，说是不曾同这位陶家少奶奶在一处睡觉呢！我可老实不敢相信。”舜华将眉头一皱，叹气说道：“这都是婆婆不好，一个男孩子家叫他这样装束做甚？怕不要闹出笑话儿来。我很替他们担心，万一被他家婆婆同丈夫知道了，一样会有性命之忧，嫂嫂你看可是不是？”书云小姐笑道：“谁还说这话不是，你们通记不得在家乡时候，他同赵家那位小姐不是也闹成这个样儿？简直耳鬓厮磨，形影相对。咳！赵家小姐毕竟还是个女孩儿家，一共也还不曾受人家的聘，即便闹出岔枝儿来，横竖我家赛儿也是要娶亲的，将来还有那一着子可以做他们一个结束。如今这位少奶奶，他是有丈夫的人了，好端端的渎乱人家闺阃，不但他丈夫知道不得干休，即使在良心上也讲不过去，这不成了个诱骗人家妇女的罪名吗？婆婆若再执定成见不命他赶快改装，怕将来胆子越闹越大，还有别的乱子闹出来呢！”（预伏下文，可为言谶。）玉青接着笑道：“这个当儿，若提到改装这一件事，却又难了！一经改装，

第一层陶家就要哗变起来。”书云小姐同舜华听他说得有理，只是不住的点头叹气。

不表他们在背地里私相议论，且说赛姑将兰芬拖入自家房里，本有两个小婢在旁边伺候，赛姑一例的将他们发遣开去，然后才同兰芬并肩坐在绣床边上低言密语，叙述他这十来日的相思。又说：“我既然不能到你那边去，为何你听见我接你还不肯来？”兰芬笑道：“我何尝不急着要来呢，只是外面也不能过露形迹。我比不得你，你一家的人，我今日看起来都还十分的怜爱你。至于我呢，婆婆是不关痛痒，有时候还同我闹着许多意见，你在我家过了好些时想也是知道的。若说我那丈夫，平时虽然处得还好，自从遇见了你，我也同他疏远起来。无论做一件什么事，却不能由我一人做主，你这人不知道体恤我，还百般的向我埋怨，岂不叫我听了寒心。”兰芬说到此处，眼眶子便红了，止不住含着满胞泪水，几乎要流下来。赛姑见了十分怜惜，不由仰着脖子，用自家的手巾去擦他泪痕。又低低劝慰他道：“我们也有好些时阔别了，难得今日又聚在一处，大家总须稍寻一寻快乐，千万不用伤心。你若是真个欢喜我，今晚切莫要再闹着回家，你便同我睡在这床上，我同你还有许多体己话要谈呢！”兰芬听他这话，不由引得笑起来，向他啐了一口说道：“这个如何使得？你千万不要缠障我罢！”赛姑涎着脸央告道：“我何尝是缠障你，在你的家里尚且夜夜睡在一处，我不过留你这一晚，你又说使不得了，可想你这人狠心。”兰芬笑道：“糊涂东西！你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得，在我家里人人知道你是女孩子，同你睡在一处却没有人议论，请问你府上的人那一个不知道你是乔装的，我一个少妇忽然同你在一床上睡睡，不要把别人的牙齿笑掉了。”赛姑听他这话，方才恍然

大悟，也就格格笑起来。兰芬又接着说道："好兄弟，你今晚且放我回去，过一天我定然怂恿婆婆来接你。那时候到了我们家里，任你要我怎样我都依你，但是不要像这样急鬼似的。"说着，就用手指头在他额角上按了按。赛姑那里容得他，一味涎皮癞脸，不住价厮缠。兰芬急得说道："你须尊重些！不要被别人看见，这成个什么样子？"

刚说这话，果然听见窗子外面一阵脚步声音，接连便听见玉青声气笑着说道："到底他们姑嫂亲热，这一会子将我们搁下来，倒躲向这房门里去谈体己话。"说时迟那时快，早走来一个丫头们，替他们打起房间帘子。兰芬这一惊慌，也顾不得赛姑，疾忙离开身子，三脚两步跑向窗口一张妆台旁边，对着镜子去理鬓边乱发。赛姑也只得跳下床沿，没好气的去迎他们。原来这也是书云小姐出的主意，知道他们两个人在房里功夫久了，怕赛姑不知好歹，做出别的尴尬事来。因此特地约齐了舜华、玉青他们，一路走得来做个监察，又恐怕寂无声响的万一闯得进去，叫兰芬面子难下，所以玉青在外面就带笑带嚷的给他们一个知觉。这叫做打草惊蛇的妙计，真个将赛姑同兰芬吓得走开了。书云小姐假意嗔着赛姑道："兰芬嫂嫂虽是自家的人，然而毕竟他是个初到我们这里的生客，你不好好陪待嫂嫂，没的转叫人家孤另另的坐在你的房里，将来万一被你干娘知道，还要责备我们怠慢了嫂嫂呢！"赛姑未及开口，转是兰芬笑说道："原来妹妹不好，巴巴的扯着我来赏鉴他这绣房，可是冷淡了伯母们，一共还不曾陪着伯母闲话。至于这怠慢的话伯母倒反说得生分了，万不敢当，以后不时还要伯母们这边来走动的，只求伯母们不用嫌我腻烦。"几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舜华接着说道："午膳还早呢，我已命人在花厅上预备了麻雀骨牌，就请嫂

嫂过去随意要要罢！”说完这话，玉青早走得上前，将兰芬手腕扯着，大家一路簇拥得出房，转把个赛姑留在房里也没有人去理他，引得赛姑只望着众人发了一回恨，跺脚说道：“什么人兴起的这麻雀牢什子！男人家顽着这东西也罢了，偏生做女人的也喜欢他，若是恼了我的性子，一顿刀劈斧砍，将这牢什子摔到屋上去，看你们再闹什么？”旁边正站着一个披发垂肩的小丫头，听见他喃喃的在这里骂，不由笑着说道：“小姐老在这房里发恨有什么中用呢，依我就跑向花厅上去将那牢什子摔掉了，看他们怎么？”赛姑啐了他一口，说道：“你懂得什么，还不替我滚过去，恼了我看我揭你的皮！”果然骂得那个丫头抱头鼠窜跑至房外，悄没声的说道：“我倒不曾见我们这小姐冬瓜抱不来抱我们这茄子呢！”赛姑分明听见，只装做不理他，心里也暗暗的兀自好笑。停了一会，没精打采的也转身到了花厅，看见他们四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抹牌，自己只得挨着兰芬背后坐下来，指指点点的，教他发这一张发那一张，闹个不清。约莫有一句钟光景，大家才歇下来用膳。林氏因为赛姑上次不见了许愿吃了长素，保佑赛姑好好回家，及至赛姑已回，劝他开斋，他立意不肯，所以今日不曾出来陪兰芬坐席。大家互相酬酢，殷勤劝酒，倒还十分热闹。席散之后，便有丫头们将兰芬邀入书云小姐房间里盥洗，另擦脂粉，赛姑也跟着在母亲房里洗了。稍停又抹了几圈麻雀。兰芬见时候已是不早，便命自家仆妇出去分付轿夫伺候着，依赛姑意思一定要留兰芬晚宴，兰芬那里肯答应！说是婆婆有病，若回得迟了，定遭嗔怪，横竖今番来过之后，以后随时可以来往的。书云小姐也觉得他这话有理，便拦阻赛姑不要勉强留他，赛姑无奈，只得依允。及至兰芬临行时候，又附着他的耳朵说了许多话，又叮嘱他回去怂

恿干娘早晚就来接我过去，兰芬一一答应。重行到内室辞别林氏，林氏口称简亵，一直送至阶沿底下就不送了。此处书云小姐一干人以及赛姑却送至二门以外，望着兰芬上了轿方才转身回入里面。大家重行坐下，互相议论着这兰芬为人，委实又和气又标致，赛姑听了十分得意，不由指手划脚，格外妆点出兰芬好处，说至高兴时候，辞气之间不免露出两人情好的意思。书云小姐他们只是望着他微笑，他一毫也不觉得。

不曾隔了两天功夫，果然兰芬那边已打发仆妇过来先请小姐过去说谈，改一日等我们老太太痊愈了，再行请这边老太太同少奶奶们一齐过去。赛姑巴不得听见这句话，立刻命人预备轿子，急急要去看望兰芬。临行的时候，走向他祖母房里去告别，林氏倒也没有什么话说，转是书云小姐带笑向他说道："赛儿我有一句话叮嘱你，此刻我们放你早去，尽今日晚上你却要早回，依我的主意却不许你在他家歇宿，你还答应不答应？"赛姑听见这话，只是微微含笑。林氏笑向书云小姐说道："你这又做什么？他的干娘喜欢他，不见得今天就肯放他回来。目下赛儿是回家来了，你方才有得叮嘱他；若是像在先藏在他们家里时候，你难道还去管他们睡觉不成？赛儿你就快些走罢，不要睬你母亲，又省得人家盼望你。"赛姑趁这个当儿，早一笑如飞的出去了。书云小姐暗暗笑他婆婆糊涂，又见许多仆婢们站在一边，却不好再说什么。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赛姑乔装，从陶老夫人口中劈空说出，不独当局三人各有隐情，各有私念，为之瞠目咋舌，不复知此身更置何所。即读书诸君亦必觉其雷轰电掣，摇战不能自主。座中最难

堪者，更有一陶如飞，为之设想，辄唤奈何！

林氏论总统一段痛快已极，看似顽固，而实有至理，当浮三大白以赏之。于此回中出缪芷芬，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原评）

陶老夫人训子一段，义正词严，宛然贤母，故以陶如飞之不肖，犹未敢肆行为恶，其明白事理处，胜于林氏远矣。

兰芬初见赛姑，直欲置诸死地，此其心计何等凶险！迨后情好既生，则又形影不离，异常亲昵，坠渊加膝，顷刻变换。论书中人品自以兰芬为最劣。

赛姑之于兰芬处处露出破绽，家人莫不窃议其后，独林氏一人懵，此之谓溺爱不明。 （独鹤评）

第十九回

乔吃醋香口吮兰言　　理残妆娇嗔试纤掌

说也好笑，在赛姑此去不过以为重续旧欢，谁知他又新添奇遇，平空的生出无限花团锦簇骇浪惊风的文字出来，读书诸君都羡慕着赛姑一生享尽艳福，然而这一番艳福，毕竟是他享不是他享，还在未定之天呢！必待我详细叙来，诸君方才得知颠末。

原来那时候正届春末夏初，广东天气非常暄热。陶老夫人的肝胃气痛入冬则剧，一经气候和暖也就渐渐好了起来，不过精神尚未复原，禁不住十分酬应，所以此番想着赛姑去接他来走动走动，却托词自己的病未曾全好，不肯用帖子去请林氏婆媳他们。至于这一天所请的客，却有兰芬妹子芷芬同芷芬的母亲梅氏，兰芬的母亲范氏。因为兰芬这一回到省，少不得隔了一日便行回去归宁父母。当时谈话之间便说到他们在妙音河停泊时候救了一个女子，生得非常娇丽。后来打听出原是在督署里当庶务员的一位林老爷小姐，不日婆婆便要打发人送他回去，赛姑本来是兰芬钟爱的人，不无说得个赛姑像是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标致的。梅氏夫人他们听他这一大篇话觉得甚是新奇，简直仿佛当旧日小说上说的故事一般。于是你问一句我问一句问得个兰芬高兴非常，格外十分妆点起来，兰芬只顾卖弄，几乎将赛姑说成天上有地下无的人物。猛不防将旁边一个人听得出

神了，这人是谁呢？就是他妹子芷芬。芷芬今年刚是十五岁，论他的性情却与姐姐不同，真是天真烂漫，此时只管竖着两个粉耳朵，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澄澄的看着他姐姐讲话。听了一会，不由动他好奇念头，立刻扯着姐姐袖子要同他一齐回去，同这林小姐会一会。兰芬在这个当儿蓦然触起一件心事，暗想：不好，林赛姑的为人是见好爱好，他曾经告诉过我，在先也同一个赵小姐非常情爱，后来遇见我，他便将那赵小姐撇在脑后了。我的妹子年纪又轻，容貌比我还胜得几倍，别人又不知道他是男孩子，万一他再看上我这妹子起来，我不是自家去寻烦恼？想到此处，连忙笑拦着芷芬说道："妹妹你着什么急呢？将来总有同林小姐会见的日子，并不是我今日不肯携带你回去，因为林小姐急于要回家去见他父母，保不定这时候我的婆婆已将他送得回去亦未可知，妹子不是空走这一趟？在我的意思，此时且缓着忙，等待这林小姐回去之后，他不时的总要向我们那里走动，万一他到了我们家里，我总得打发人来接你，你看我这主意如何？"芷芬未及答应，他母亲梅氏早望他笑道："这林小姐左右也不过是个女孩子，据你姐姐说，他也不过生得标致些，也没有什么异人的去处，要你这样慌慌张张的去同他会面做甚？"又对兰芬说道："兰儿说的话很有道理，就叫你妹子依你这样说罢了。今日时间仓卒，我也不许他出去的。"芷芬当时听见他母亲同姐姐都这样说法，只得付之一笑，也就罢了。依梅氏当晚便要留着兰芬在家中盘桓一天，不肯放他回去，兰芬却因为赛姑尚在自己家里，那里肯辜负这良宵美景？一定强着不肯在家宿歇，傍晚时候，依旧回来同赛姑谈笑，这都是在先的事迹。及至赛姑真个回家之后，又已请过兰芬，陶老夫人虽然不曾肯去，近来却十分思念赛姑，催着兰芬去接赛

姑来盘桓盘桓。又因为此番从远道晋省，尚不曾请过缪老夫人那边女眷，当时便同兰芬斟酌此事，兰芬却不便阻拦，知道芷芬也急于要会赛姑，不如便趁这个机会让他们大家见一见罢。

所以赛姑这一天到了陶家时候，意中本是要想来晤兰芬，却不料意外转会见芷芬。其时在座诸人尚有梅氏同着范氏，大家看见赛姑，没有一个不啧啧叹羡说："这小姐真个生得十分齐整，无怪那些强盗们竟想劫他回去，冶容诲淫，古人讲的话原是不错的。若不是遇着我们陶姑少爷将他救得转来，岂不白白将这位佳人兀的糟蹋了。"至于芷芬的心理，却因为他姐姐先前说得这林小姐模样儿如何生得好，总有些不肯相信，怕是他姐姐说话有些妆点。又知道这林小姐曾经在路途遇祸，暗念他毕竟是个深闺弱质，没有本领去对付那班匪类，若是我缪芷芬凭着这平生武艺，断断不至陷落在强盗手里，因此又想要在会见这林小姐时候，问问他当日情事，是以芷芬急于要见赛姑的心比他人还增得十倍。再讲林赛姑久已闻得兰芬告诉他，说自家有个妹子性情异常憨媚，若论容貌更是红闺翘楚，年纪还轻，尚在闺中待聘。赛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怦怦然动，巴不得立刻就同这芷芬会面。后来不知道为甚缘故，几番逼着兰芬去接他这位小妹，兰芬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肯答应，赛姑也没有法子。所以那一天家里请客，他遂百般的怂恿祖母，要打发人一齐将芷芬接来。他祖母因为尚不曾同缪家那边走动，不应该冒失便去接人家小姐过来，赛姑没法，也只得罢了。至于这一次陶老夫人命人来接他，却不曾提着有缪府那边女眷在座，他欢天喜地的一径坐了轿子到来，走入内室，早看见满屋子里坐着许多人，花团锦簇，老少不齐，单论那些仆妇丫环已是黑压压的堆了一大丛在阶上阶下，自己转吃了一吓。这

个当儿陶老夫人瞧见赛姑，已望着他们笑说道：“亲家太太们瞧瞧我这干女到生得何如？”一面说，一面便用手指点赛姑，命他一一向众人行礼。赛姑方才知道坐在上面的两位妇人一个是兰芬的嫡母，一个便是兰芬的生母，再一凝神向那梅氏夫人身边望去，只觉得有一团光彩艳艳的照人眼目，光彩之中笼罩着一位十四五岁的绝艳女郎，态度声容，真是目所未见。又见那女郎也是双目澄澄，不住的向自已浑身上下打量，赛姑暗暗喝采，猜准这定然便是兰芬所说的那个小妹芷芬。彼此相形之下，不觉有些珠玉在前，自惭形秽起来，又被众人交口向自己称赞，益发羞愧无地，止不住脸上红云直泛，把个粉颈俯至胸际要抬也抬不起，只是站在堂屋中间动也不动，转将那个芷芬引得格格的笑。他母亲梅氏向他诃责道：“芷儿，你看别人家小姐比你长不到一两岁，见了生客何等规矩，不像你只是疯疯癫癫的，还不走过来同这位姐姐见一见礼。”芷芬听他母亲这话，忙忍着笑，真个走近赛姑面前，深深的鞠了鞠躬，赛姑也就回了一鞠躬礼。芷芬重行大笑，又避入他母亲身后，望着他姐姐指指点点的不知说些什么。兰芬这时候早已瞧见赛姑有些怯生模样，深恐他受了委屈，趁势上前便轻轻握了赛姑玉手，口里说道：“这里人多，妹妹且到我房里去坐一坐罢！”赛姑巴不得这一句话，立刻移动脚步，蹜蹜的跟着兰芬望后一进走去。芷芬毕竟有些孩子脾气，见他姐姐将赛姑引得入房，他也笑着随在后面赶过来，只嚷着，姐姐暂等我一等，你只顾同这位姐姐好，就不理我了！”

大家都走入兰芬的卧室，兰芬一手扯着赛姑，一手指着芷芬，说道：“妹妹早经要会这林小姐，今日可算是会见了。他不过也是一个女孩子，不见得比别人异样些，你要看他就趁这时

候将他看饱了罢，省得你老远跟着我闹。”芷芬笑道：“谁不知道这位姐姐是同我们一般的女孩子，自然没有异人的去处。但是我急于要会这位姐姐的意思，不过因为他是曾经同强盗打过交涉的，他的阅历毕竟与我们不同，我只是不相信那些强盗有什么利害，怎么姐姐被他劫了去就奈何他们不得？要是我呢，拿起一柄刀子，排头价向他们一顿乱砍，问他们以后还敢劫掠我们这些女孩子不敢，林姐姐你看我这话说的是不是？你们不用睬我姐姐，据他的用意，仿佛我会见过姐姐之后，姐姐就同我好，不同他好的一般，这不是叫人呕气。”说也奇怪，赛姑适才在众人面前觉得十分羞涩，这会子见房里没有多人，一般也老气起来。又听见芷芬说这一番话，咭咭聒聒仿佛那娇莺乳燕一般，委实非常好听，顿时堆下满面笑容，望着芷芬说道：“妹妹你不提起那些强盗倒也罢了，如今再重行提着那时情景，我兀自有些寒心。我当时被他们劫了去，只有哭的分儿，那里还敢向他们望一望？照妹妹这样讲，想必妹妹手段很强，方才有这胆气，我那里会有这胆气呢？”赛姑刚待再说，兰芬早从旁插嘴说道：“哎呀！他是个女豪杰，女英雄，你们不用同他去讲。我瞧他也是嘴边上说得热闹，万一真个遇着那些野人，怕他不吓得怪哭，还敢同人家动刀动枪呢！好妹妹，你不用去理会他，他老实是个疯子，简直一点轻重都不省得，你不过初次同人家相见，怎么又说出同我好不同你好这些疯话。我请问你人家坐在他自己屋里，又不曾到过我这里三次五次，你会不见人家，难道就算我怕你夺了宠去不成？”芷芬见他说话，真个有些急了，不禁拍手笑道：“我不过说了一句玩话，姐姐又同我生起气来，横竖姐姐说得好，这小姐左右也不过是个女孩子，同我好怎么样，不同你好又怎么样？像你这样掂斤播两的计较，不

要引我说出好话来益发叫你置身无地。”兰芬听他这话很觉得有些刺心，不禁脸上一红，勉强笑着说道：“呸！不同你讲了，老实说，狗口里还有象牙不成。”三人正自谈笑，外间忽然走进一个仆妇，传老太太的话，命少奶奶出去布置一切。兰芬忙答应道：“来了，来了。”转身又向芷芬说道：“你们也该同我一齐出去坐罢！”芷芬将头一扭，笑道：“太亲母打发人来唤你，又不曾唤着我们，要我们一起出去做甚？我向林姐姐在此谈几句体己儿呢，你替我快些滚出去，不用来扰我们。”兰芬没奈何，只得怏怏走了。

此处赛姑看见这缪芷芬又聪明又憨痴，端的十分可爱，巴不得离了兰芬，好让自己同他着实款洽。见兰芬已走，忙伸手去握芷芬的纤腕，一把将他扯入怀里，芷芬也不避让，竟偎偎贴贴的倚在赛姑膝边，一只手去摩弄赛姑颈项里挂的一副金锁，一长一短，絮絮的问他当日怎生遇见兰芬，怎生拜给陶家太亲母做干女，怎生又回家见着父母。赛姑这时候虽是随话答话，然而已是神驰魂荡，觉得这芷芬唇脂馥汗，轻躯柔骨，无美不臻，又禁着他在身上只管揉来揉去，若不是因为彼此初次相见，简直要不尴不尬起来。只得权且将心神按定，也就随意问着芷芬今年多少年纪，家里有几多人口，你的母亲他们还是钟爱你还是钟爱你姐姐兰芬，芷芬笑着答道：“我同兰芬姐姐虽是嫡亲姊妹，却是两位母亲生的，他的母亲钟爱他，我的母亲便钟爱我，我父亲平时教导我习学武艺，只是不许我去入学堂，姐姐你呢？”赛姑便告诉他，当初在福建时候，曾经在学堂里读过几年书的，后来因为家乡闹着兵乱，全家迁居到这广东，近来便不曾读书了。芷芬笑道：“原来姐姐是曾经在学堂里读过书的，怪道这般文明呢！好姐姐，将来倘遇着没事时候，不妨请到舍间去

走走，顺便就教给我读书，若教我读得明白了，一世也不忘记你的恩德，将来总有得酬谢你。”说毕，又嘻嘻的笑起来。

且说兰芬被那个仆妇请去之后，他少不得忙忙的在外边照料了一会，心里总有些悬心赛姑，偷着功夫早又跑回自己房里，一眼看见芷芬同赛姑正纠缠在一处，老大不以为然，不免从脸上露出不悦的颜色。赛姑他心里是明白的，知道兰芬醋意甚重，慌忙用手将芷芬推下身来，勉强同兰芬讲话，问他适才在外边干什么的，兰芬佯佯的不去理他，转一手扯着芷芬袖子，冷笑说道：“母亲他们冷清清的在屋里坐着，同我婆婆又没有什么谈笑，芷妹妹你也该出去陪一陪他们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们老远赖在这房里做甚？”芷芬被他扯住，没有法儿，只得跟随他出了房门，嘴里还嚷着说道：“姐姐为何不请林小姐一齐走，他一个人在这地方不是更冷清吗？”兰芬笑道：“理他呢！他爱在这里就让他在这里坐一世……”说着，真个脚不点地的将芷芬扯得走了。赛姑好生着急，咬着牙子恨道：“你看……你看……”说了这两句，也不说了，只顾望着窗子外面发怔。芷芬一路被他姐姐扯入前一进里，梅氏看见他们姊妹，便笑问道：“你们都出来了，林小姐在那里呢？怎么不一齐出来同我们谈谈。这林小姐委实靦觍，见人还有些羞羞涩涩的，到底是不常见生客的女孩子，像你们姊妹就不然了，无论到什么地方一点惧怯都没有。”芷芬望着母亲，笑道：“娘说的这话也未必尽然，那个林小姐见了你们自然规规矩矩的没有多话可讲，至于到了没人地方，他不是一样的有谈有笑。我同他在姐姐房里正谈得入港，不防备姐姐跑去同我们打岔，硬将那林小姐一个人撇在那里，这也不成个敬客的意思，论孩儿心上，转有些替那林小姐不平呢。太亲母同两位母亲都在这里，试评评这道理，可还觉得我这话讲的是不

是？”陶老太太听他这话，不禁笑起来，说道：“不料二小姐同我这干女儿倒有缘法，你们不过是初次见面就这样亲热，将来处得长久了，包管比你姐姐看待他还好。”随即望着身边一个小婢说道：“你们快去传我的话，请林小姐快些出来，大家在一处热闹热闹，老远躲在房里也没甚趣儿。”那个小婢答应了一声，便如飞的进去了。

这个当儿，兰芬被他们左一句右一句说得很是不大高兴，懒懒的站在一边。果然不多一会，赛姑已随着那个小婢袅袅婷婷的走得出来。第一个先是芷芬望见了，不住的点头向着他笑，赛姑也就还他回眸一笑，却好芷芬坐处闲空着一张椅子，芷芬用手向椅子上扑了一扑，笑说道：“林姐姐向这边坐罢，我喜欢同姐姐亲近一点儿。”赛姑点头便趁势坐下来，未及开口，陶老夫人先笑道：“怎么你恼了我们了，还是嫌我们年纪太老，同我们讲话没有趣味儿，这里还有我们姊妹俩呢！道不得一个人老坐在你嫂嫂房里。”赛姑忙陪笑说道：“干娘说那里话来，先前原是嫂嫂引我同芷妹妹到他房里去的，不知为什么适才跑来将芷妹妹扯得走了，将我一个人放在那边不理我。我闷了一会，刚待跑出来陪干娘同伯母们谈话，不防备干娘已经打发姐姐们来唤我了。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干娘如若不相信，嫂嫂站在这边呢，不妨问他一问就知道孩儿不是撒谎了。”兰芬此时听他说这样话，觉得句句都有些不满意自己，不禁咬着牙齿暗暗的望着赛姑冷笑，赛姑转将个头掉转过去装着不曾看见。陶老太太笑道：“好呀，我知道我这干女儿性情是再好不过的，断然没有嫌我们的意思，都是我家媳妇不好，为甚好好的让他一人坐在你房里不放他出来散散心。”说得梅氏同范氏两位太太都笑起来，趁势便又同赛姑讲了好一会话。此时只恼得个兰芬挟

着满肚皮的愤气，借着布置各事，一溜烟走向别处去了。赛姑偷眼看不见兰芬，嘴里虽然勉强同陶老夫人他们相对，早又转过身来不住的引逗芷芬谈说。梅氏笑道："你们看我家这芷儿天生成的倒像同林小姐是一双姊妹，林小姐至今还不曾有婆婆家呢，将来我们芷儿一样不知道嫁给一份什么人家。我们倒要替他留心，若是嫁的人家不好，不是白白可惜了这样美人似的女孩子……"林赛姑听见梅氏说这样话，故意将脸庞儿一红，借着站起来向芷芬说道："伯母们惯喜欢说这些叫人听了怪羞的，妹妹我同你走过一边不用理会他们。"

芷芬一面答应，一面便携着赛姑的手径向一个小花园里走来。赛姑低低问道："你姐姐今日不知为什么有些同我们生气。我还有许多话不便在这里同你畅谈，不知道伯母们可肯容着妹妹出来走动，几时我接妹妹到舍间去逛一天，不必给你姐姐知道，你肯允许我么？"芷芬点头笑道："理他呢！他自幼便是这样脾气，对着我总是鸡争鹅斗的。如今他已是出了阁的人，看见我同姐姐要好，他就满肚子的不愿意，我也猜不透他究竟安的什么心儿，只好由他去，我们休自理会干我们的。姐姐适才命我到府上那边去，这句话且放着再说，倒是我的母亲们窥他们的意思很有些喜欢姐姐，我今天回去便怂恿他们来接姐姐，就让姐姐在我们家里多住几时也不妨事，而且不必告诉我兰芬姐姐呢，你看可使得不使得？"赛姑连连点头说："这可好极了，有什么使不得呢！不过有一件事不大方便，你府上的人耳目太多，我若是同你好起来，怕被别人瞧见了要带累妹妹生气。"（观此数语，是儿大不怀好意。）芷芬笑道："呸！这又是姐姐太过虑了，我同姐姐好是女孩子们的常事，又不做出什么别的歹事来，他们看见也罢，不看见也罢，我去生气则甚？照

姐姐这样说，倒像你是男孩子我是女孩子，一经同你在一处，就有别人来议论我们了。（雷轰电掣，公然直说到此，真是文章有胆。）好姐姐，以后的事你只管听我调度，包叫你称心如意。"赛姑越听越是高兴，轻轻的用手在他香肩上一拍，笑道："我且问你，你当真的能够叫我称心如意，我倒十分感激你了。但怕你此时却只顾说得热闹，到那时候你没的又反悔起来，看我有得饶你。"赛姑此时只一味的佯嗔伪笑的同芷芬打着哑谜儿说话，可怜那个芷芬尚是个知识未开的女郎，他那里理会得他话中的用意？只是颦着两道似蹙非蹙的蛾眉，呆呆的听着。两人正在谈得十分得趣，里边早又一叠连声的命人出来请他们进去入席。

赛姑在席上胡乱吃了饭，少不得大家又坐在一处谈谈笑笑，兰芬得了空隙儿，又将赛姑唤至一边，叮嘱他不许同他妹子过于亲密。赛姑口中虽是答应，心里总怪着兰芬含有醋意，颇有些不以为然。迁延到傍晚时候，梅氏同范氏已向陶老夫人作别，仆婢们早经分付打轿子，陶老夫人假意留了一回，两位夫人一定不肯，催促着芷芬一齐回去。往常芷芬到了兰芬家里，兰芬倒也时常留着他在此盘桓几日，这一次因为赛姑的事很有些不满意芷芬，也就不曾留他。芷芬临走之时还依依的同赛姑讲了好一会话，只是声音甚低，别人也听不出什么。赛姑同兰芬又并肩送他们到二厅上，一直看他们上了轿子方才双双回转内室。

赛姑见芷芬已去，只是没精打采，也不大同兰芬谈笑。兰芬知他心里的意思，又恐怕冷了他的心，只得打起精神转先含着笑儿将赛姑携入自己房间，命他在身旁坐下，笑着问道："今日你可同我那妹子会见了，你瞧他长的模样儿比我何如？你只是实说，不许同我客气。"赛姑见他问着这话，不由嘻嘻的笑起

来，说道："你这句话问得我好怪，你妆台上也放着那一面菱花大镜呢，你不会走过去瞧一瞧看，究竟是你生得好是你妹妹生得好，你心里都应该有个分寸儿，还一定要叫我说什么呢？我若是从直说了，不是又该引你生气，说我不省得迎合你的意思把老实言语都讲出来了。"赛姑这几句冷嘲热讽的话，真个把兰芬说得眉横羞晕，两个小腮颊儿鼓得像个蛤蟆似的，指着赛姑冷笑道："据你这样口气，简直是笑我不知好歹，连一个容貌生得不如人家都不知道了。哼哼，你休得装着糊涂，打量我猜不出你的用心呢！你们今日那一番情形，我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看入眼睛里了，你一点儿不顾羞耻。我也不来怪你，我只恨我那芷芬妹妹他尚是一个黄花女儿，可应该他见了一个蓦生的人就这样亲热起来，那还了得！看我有这本领过一天回去告诉我那母亲，从今以后不许他再见你的面，看你们给我这样？道不得个用一碗冷水便生吞了我下去，你还不晓得你今天那个轻狂样儿。只要一见了我，就像乌眼鸡似的，显见得只有你们两人要好，左右不过多着我一个人。"兰芬说到此处，眼眶已是通红，盈盈的要流下泪来。赛姑见他这个样儿越发好笑，说道："好姐姐，你也不用拿话来吓我，你是玲珑做的心肝，我也是水晶做的肺腑，你有本领你只管去告诉你的母亲，你母亲他也不能拦着芷妹妹说他不许同女孩子交好。除非你真个明白说出来告诉他们我是个乔妆的男子，那时候我才佩服你。我横竖同你睡了好几个月了，我情愿耽着一个渎乱你闺阃的罪名，任你再会说些，你总不能说是至今一共不会知道我是乔妆的，你去你去，你明天就赶快回去告诉罢！我若惧怕你，我便是你的儿子。"赛姑越说越有些生气，也只闷恹恹的坐在那里，再也不肯开口。兰芬转被他说得笑起来，指着他恨道："好呀，人拿着

好意思待你，一共不曾买着你的良心，如今转拿这些话来勒措我，从今以后我们要恼就搁开手，省得弄到将来彼此像是仇寇似的。”说到此又笑了一笑，低低俯着他耳朵说道：“我今天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停会子用过晚膳以后，还是回家去还是在这里歇宿？”在先兰芬往往的问赛姑这话，赛姑必是涎皮癞脸央求着他，一定赖在他房间里不肯出去，所以此刻兰芬又拿这话来试探赛姑的心。谁知赛姑因为今日遇见了芷芬，早一心全注在芷芬身上，有些不大理会兰芬，蓦然听见他问这一件事，便懒洋洋的答道：“今夜怕不能在你这里耽搁，祖母曾经嘱付我回家去的，怕祖母他们盼望我。”兰芬不由冷笑了一声，顿时将脸放下来说道：“好好，你就赶快回去罢！不要将你的祖母盼望坏了，那一天我到你府上去的时候，你曾经同我说过什么来？还一定要留我宿在你那里，后来我百般的不肯，你又叮嘱我怂恿婆婆前去接你，好让你到这里来称心，如今你又要装乔儿，拿这些话来搪塞我，你不用自己将自己看成宝贝似的，疑惑我非你不可。哼哼！”还待再望下说，忽然外间跑进一个仆妇来，笑着喊道：“老爷回来了。”兰芬听了顿时吃了一吓，不免跨出房去迎接。赛姑趁势也就三脚两步跑入陶老夫人房里去了。

原来，陶如飞此次回省在前一回书中曾经交代过的，他本在外间驻防，所以将家眷送回省城。此番因为方钧在湖南一带累获胜仗，南军渐渐不支，陶旅长深恐兵力不敷，特来电调陶如飞的一营军队前去襄助。陶如飞得了这个电报心中虽是不愿，却又不敢违拗，只得将本营军队一齐开赴战地，顺道向家里走一走，至于军队却驻在城外。当时见了兰芬，遂将这话一一告诉他，兰芬也老大吃了一惊，念及夫妻之情，好像陶如飞此去就没有生还指望一般，不由簌簌的流下泪来。（良心发现。）陶如飞也

觉得心里十分懊丧，勉强笑着问他母亲还好？兰芬便将母亲连日发肝胃气痛，目下方才稍稍痊愈的话告诉他，陶如飞听了随即大踏步向他母亲房里走去。兰芬此时一眼已看见赛姑不在自己房里，知道他定然躲向婆婆身边去了，复行拦着陶如飞笑道："你且缓着！在路上给你劫来的那个林小姐此时在婆婆那里呢。固然他不愿意同你相见，而且你在先也说过的，无论林小姐在什么地方，你断断不同他会面，你忽然冒冒失失跑得进去，又该叫人家怪你。让我先去安置了他，你再行进房也不为迟。"陶如飞惊问道："怎么你们到省也有这些日子了，如何还不将这林小姐送回家去，老留住在我们家里干什么？"兰芬笑道："等待你说呢，我同婆婆一到了省城，便命人去打探他父母居址，早经送回了公馆了。今天因为婆婆思念着他，特地接他来走走，我的母亲他们以及芷妹妹都同这林小姐会见过了。"陶如飞将舌头伸了伸，笑道："送他回去不打紧，倘若他父母问起他来，说为什么被人劫了去，若是他再一五一十告诉他的父母，一时虽然未必同我闹起交涉，然而我以后拿什么面目去见别人？"兰芬笑道："这个你放心罢！我们都布置好了。告诉他的父母都说是被别的强盗抢劫，在路上遇见你的军队好容易将他救得下来，目下他的眷属不但不恨你，而且感激你到了万分。好在林小姐都肯听我们的话，回家以后一点风声都不曾露出来。可惜你在省没有多少日子耽搁，不然他的父亲一定是要请你亲来道谢呢！不瞒你说，在这几天头里，他家早曾打发女仆拿着大红帖子来请我们婆媳，婆婆因为身子不好推辞着不曾前去，那一天单是我在他府上打扰了一个整天哩。"陶如飞笑道："惭愧，惭愧，真是十分侥幸，这总算贤妻的功劳，替我弥缝得一丝不露。既是这样说法，我倒少不得要亲自去见见林小姐，向他道一道谢才是

道理。"兰芬连连摇手笑道："这个尽可不必，林小姐为人年轻脸嫩，最怕同男人家接洽。（只是喜欢同女人家接洽可知，为之一笑。）你没的去触恼了他反是不好，还等我去安置了他方才妥帖。"

兰芬说着，便紧紧跨了几步先行向陶老夫人房里走来，抬头四面望了望，只不看见赛姑身影，刚待开口要问，陶老夫人笑着说道："你想是要问我那干女儿的踪迹么？适才他告诉我说是听见外边传话进来如飞已经到家了，他羞怯怯的不肯同他见面，便行向我告辞，同他带来的那个小婢，业已打从甬道里出门上轿回去的了。（随手收拾，最是简洁。）如飞果然抵省不成？他好好驻防在那里，怎生能够转回来走走。"兰芬听见赛姑已走，兀自闷闷不乐，然而事已如此也只得罢休。又听见陶老夫人向自家问话，刚待答应，早见陶如飞已走近房门外面不住探头探脑的向里边张望，兰芬笑道："你进来罢！林小姐业已回去了。"陶如飞方才含笑进房，坐下来便将自家军队开赴战地的话告诉母亲，陶老夫人听了也觉得十分吃吓，说道："好好的驻防罢咧，怎么又叫你到那打仗地方去了？你几时又真个同人家打过仗的。吃这碗军务的饭也叫做身不由己，我也没有别的指望你，只指望你马到成功，早早回来同我们相见。"说毕也就哽咽起来。陶如飞笑道："这一回战事委实利害，至于母亲说的马到成功这句话还不能十分把稳，但愿托民国的洪福以及祖宗的庇佑，能够安安稳稳回来，那可就侥幸得很了。"又问道："我的兄弟久安呢，怎么不曾见他影子？"陶老夫人叹道："你的兄弟自从我们家眷到省之后，不曾隔了多少日子，他说是同着几个朋友向福建一带地方去运动北边军队，去的日子已是好久了，还不曾接着他一封平安家信，我近来也甚替他

悬心的很。我年近古稀，只生得你们弟兄二人，一个是做了营长，动不动就要同人家开战，炮子是没有眼睛的，生命也就十分危险了。他好端端的坐在家里罢咧，又去充什么好汉，做那些冒险的事。万一被人家看出破绽，又同他的性命大有妨碍，你叫我如何一天能将这条肠子放得下来？”（宗久安往赴福建，虽是前回书中业已表明，却又于此处轻轻一点。）老人家说到这里，格外哽咽得难受。陶如飞笑道：“母亲放心，兄弟这番往赴福建原是最秘密的勾当，轻易没有人能以看得出来；万一能建了这次功业，将来少不得也有个发迹日子，如今的时势，少年人都要有点冒险性质才好，若是一味的贪图安逸，怎生骗得功名到手呢？”陶老夫人点点头，不住的拿手巾擦抹眼泪。良久又说道：“你一路上风尘辛苦，还该叫他们替你预备晚膳，吃饱了也要早早安睡，你们夫妻俩阔别也好久了，谁没有几句体己话儿讲说讲说。你同媳妇进房去罢，让我也好生歇一歇儿。”陶如飞含笑答应，少不得随着兰芬进入自家房里，灯边款洽，被底温存。在陶如飞，离家日久自然觉得琴瑟之好远别胜于新婚，无如兰芬因为心里恼着赛姑今日情事，又恨他适才不别而行，不无十分懊恼，对着自己丈夫只是懒懒的不大愿意去招揽他。（兰芬不堪。）陶如飞平时本来畏惧兰芬，却也不敢疑惑他别有事故。

一宵无话。到了次日清晨，陶如飞因为军情紧急万万不能延缓，立即辞了老母，出城率领兵队一直向湖南进发。不曾隔了半月光景，家里接二连三的便接到他失败的信息，只急得陶老夫人惶骇无主，除得在神佛前焚香祷告默佑他儿子平安无恙以外，又日日求签问卜探听吉凶。在这个当儿，可巧宗久安同赵珏在福建事发被捕，急急的逃回广东，赵珏便在陶公馆里权

且住下。后来宗久安又知道赵珏同北边营长方钧至好，因此便想邀约他到湖南去运动方钧，将这番话告诉了陶老夫人。兰芬虽然不甚怜惜陶如飞，然而一念及夫妻之情，毕竟不忍心坐视他濒于危地，婆媳两人暗地商议，除得恳求赵珏亲临战地却也别无良策。赵珏被宗久安强迫不过，虽亲自答应，论他心理，此次赴粤固是避祸，也想同林赛姑相会一面，知道赛姑与宗久安嫂子最相投契，却好借这事情作他同赛姑相见的交换条件。兰芬心中明知道赛姑是个男子，便让他见一见赵珏原自不妨，一口便在宗久安面前允许了。

且说赛姑自从醉心缪芷芬之后，将爱慕兰芬心肠渐渐冷淡，轻易并不向兰芬处走动，怕兰芬同自己絮聒，坐在家里只日日盼望芷芬那里打发人来接他。谁知芷芬原是小孩子家的见识，初次同赛姑会面原爱赛姑容貌生得美好，性情又同自己投契得来，所以觉得十分亲密，及至当日回家之后，他早又将这件事置诸脑后，绝口不提了。只急得个赛姑晨占鹊喜夕卜灯花，左思右想深恐芷芬年轻面嫩，不好意思催迫父母来接自家前去，一时又咬牙切齿怨恨芷芬太无情义。其实这都是赛姑一相情愿的见解，你爱慕芷芬的心却不曾怀着好意，思量联络他做个闺房密友。至于芷芬他确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郎，他又猜不出你是乔装的男子，他爱接你就来接你，不爱接你也只得罢休，你的心事他如何能体贴得到呢？后来又过了好些时，赛姑只是没有同芷芬会见的机会，兀自设法，暗念除得再同兰芬去联络一气，断断不能遂自己心愿，于是又向他祖母请求要到陶老夫人那边去盘桓几时，林氏强他不过只得答应了。赛姑欢天喜地早又坐着轿子到了陶府，兰芬一见了赛姑如获珍宝，也就不提前事，彼此又互相欢洽起来。所以赵珏那一次在陶家会

林赛姑，便全出自兰芬的调度。赵珏会过赛姑之后，觉得赛姑对自己的情意十分淡薄，总猜是女儿家性格应该如此，却也不去怪他，又因允许同宗久安赴湘不能自食前言，彼此收拾收拾径自往赴战地去了。至于他们在战地若何调度，若何奏捷，前回书中业已交代明白，此处不必再叙。

且表赛姑此次虽同兰芬款洽，然而那时情景却与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只是钟爱兰芬，情同胶漆，此番他有属意，遂觉得言谈语笑总露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神态。兰芬也是个明白透亮的人，有什么瞧不出赛姑的心事？心里异常愤恨，嘴里却不露出来，转将机就计拿着这件事去挟制赛姑，一总却不肯放赛姑去同他妹子芷芬相见。有时候赛姑嬉皮癞脸的哀求兰芬去邀约芷芬出来，兰芬尽拿父母家教严厉的话去支吾赛姑，赛姑虽然知道他的用意，却没有法子去奈何兰芬。

如此迁延下去，一直等至春末夏初离端阳佳节不远。广东省里有一种风俗，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汉子赶在端阳十几天前赌赛龙舟，争奇斗胜，踵事增华，无美不备。他们赛这龙舟又不一定在水面上玩耍，用纸竹扎成极大舟船模样，雇人抬着在街道上四面游行，锣鼓喧天笙歌沸耳，那些红男绿女也就成群结队热闹非常。目前因为外间时事不靖，警厅里虽曾出着告示不许地方上举行例会，无如阳奉阴违的人多，纵不敢明目张胆着大做，至于大街小巷仍是到处抬着那纸扎龙舟，声称为民间消灾降福，否则三伏以内必有瘟疫流行，因此那地方上的官吏也只好半聋半聩装着不曾看见一般，只要他们不闹出别的变故来就算是克尽厥职了。风声所播，第一家便是林府上十分高兴。林氏又最喜欢瞧看此等赛会，初到广东还不曾瞻仰过此地的热闹，赶先便命家人们调查赌赛龙舟的日期，查得清楚回来报告，林

氏又分付在公馆门墙外面设坐垂帘，仿佛那一年在福建瞧看夏老爷赛会的办法，只喜得个赛姑欢天喜地跳出跳进，帮着他们布置一切。在赛会头一天，林氏恐怕一家人瞧得不十分热闹，便想多接些亲戚家的女眷们过来在一处取乐，因此同赛姑商议，预备打发人去接兰芬，赛姑听了有什么不愿意呢，连连答应。接兰芬的人刚才走后，赛姑猛触动一件事，随即向他祖母提起缪家二小姐芷芬，说这位芷芬小姐我曾经在干娘那边同他会过一次，承他的盛意同我转是十分要好，那一天分手时候几次叮嘱我，叫我们家里去接他到来闲逛，我因为家里近来也没有什么事故，没的去接他做甚，因此便耽搁下了。难得今年龙舟赛会闹热非常，祖母又愿意多接些女眷过来，这芷芬小姐年纪又轻，性情又好，我想趁在这个当儿也打发人去接他一接，自家不敢专主，如若祖母高兴，我可借此也可以再会一会，不知道祖母以为怎样？所以请祖母一个示，方才好着人去照办。林氏笑道："这有什么不可呢！好在我已分付厨房里预备筵席，多添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希罕，你就打发人请这缪小姐去罢。办酒容易请客难，只不知道人家还肯赏这脸不肯？"赛姑听见他祖母竟肯答应去接芷芬，不由喜逐颜开，格格的肺腑里都要笑出声来，忙说道："包肯，包肯……"嘴里说着这话，那脚步底下好像滑了油似的，三脚两步便想跨得出去，打发家人们拿帖子去请缪公馆里的二小姐。再掉头一望，猛不防这时候他的母亲书云小姐以及舜华、玉青一干人都坐在房里，大家拿眼瞧他，赛姑被他们瞧得转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是趑趄着有些待走不走的光景，众人见他这样情形益发觉得好笑，先是玉青向他笑说道："赛小姐如今你的女朋友是越过越多了。那里来的又跑出这一位缪家二小姐，你这般同他亲热，想这缪二小姐为人生

得定然不错，但不知比起赛小姐来可及得赛小姐这样标致？”赛姑笑道：“呸！怎么拿我比起人家来，万一人家都像我生得这般笨手笨脚倒算不起做个小姐了。你们要看他，老实先去看我房里悬挂的那幅西洋美人。单论他那两片腮颊儿真个活像一枝鲜玫瑰花儿，又红又白，肌理细腻，我也形容他不出，只是要轻轻的掐他一掐，包管掐得出水来。那西洋美人别的都算好了，只不过头发是黄的，眼珠是绿的，望去还有些怕人。至于他的头发同眼睛珠子简直是漆一般黑，你们去想想，可爱不可爱？”赛姑越说越觉得起劲，引得旁人掩口微笑。书云小姐笑道：“你们信他呢！他是见一个爱好一个，当初不是夸赞那赵家小姐什么似的，后来遇见陶府大少奶奶又是这大少奶奶怎样好了，才同陶府大少奶奶好了没多时候，如今又说什么缪二小姐，天上有地下无的说出这一大篇混话。”赛姑急道：“我说混话么，我要哄你们做甚？我若是有心哄你们，叫我今晚便死了给你们看。”林氏忙笑拦着说道：“这又赌什么誓呢！死呀活的，也不嫌个忌讳，叫人听着心里难受。他们不相信你，由他们自去罢了！我总算不曾疑惑你说谎。”又望着书云小姐他们埋怨道：“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不知道叫孩子们心里欢喜，一味的拿话呕他。他是个实心眼的孩子，听不得一句半句就发急起来了，你看他头筋都暴涨得通红，天气渐渐暑热了，你们将他急出别的岔枝儿来看我可依你们？况且广东这地方女人家水色是好的，他姐姐生得就好，这位二小姐一定美丽不过，横竖我这里打发人去接他，包管明天就可瞧见了。赛儿你不用同他们在这里厮闹，就快些出去打发人到缪公馆里去走一趟罢！”赛姑听他祖母这样说法，方才转嗔为喜，趁势便跑到外面，详详细细将缪公馆住址告诉了仆妇们，叫他们务必要将二小姐接

得来，我另外自然有得赏你们。若是办得有一点不妥帖，看我禀明老太太，一个个定不饶你。家人们笑着答应自去了。此处书云舜华坐了一会，大家也就各回自家住屋，互相私议说："婆婆近来越发老悖了，他简直忘记赛儿是男孩子，一味的袒护着他，容他任意的同别人家小姐接洽，将来闹出笑话来，看他老人家作何处置？"

不表书云小姐他们心中不以林氏为然，且说两起家人去请客的不多时都一一回来。兰芬因为婆婆身体不安，龙舟会又打从他们门首经过，陶老夫人留着他在自己家里瞧看，不肯放他出门。赛姑听见这话虽是心里不甚欢喜，也只得罢了。去接缪二小姐的家人回说，先是他们老夫人也不肯放二小姐到我们家里来，后来因为二小姐急于想同我们小姐相见，不肯依从他家老夫人的言语，径自答应了，说在明日大早一定过来拜谒老太太同少奶奶。赛姑听到这里，兀自笑吟吟的跑到里面禀明林氏，林氏也自喜欢。

次日清晨外间果然热闹非常，引得满街满巷红男绿女纷纷挤挤。林氏同一干内眷都坐在里面，等候外间消息，以至门楼外间都收拾得十分齐备。一直候至近午，龙舟赛会固然尚不曾经过此处，便是缪芷芬的轿子亦未见到来，只急得个赛姑像热锅上蚂蚁一般，在堂屋中间只是团团的乱转。好容易又等了一会，方才听见外边家人通报进来，说是缪家二小姐已经进了大门，在前边厅口下轿了。赛姑顿时三脚两步的跳至外面，林氏一干人也都齐齐站起身来向外迎接。这时候早见赛姑满脸含笑，轻轻的携着芷芬皓腕并肩而入。芷芬流眸四盼，见堂前站立许多人自己一个都不认识，转低低的向赛姑询问，赛姑便一一指点告诉他。芷芬逐一行了礼，大家分宾主坐下，芷芬带来

的侍婢紧紧傍立在他身后。芷芬开口便先问他姐姐何以到这时候还不见到，赛姑便又告诉他兰芬不肯来的缘故，芷芬不由望着赛姑笑道："你这人真会欺我，怎么昨天你打发人去接我，说我姐姐也来这里瞧会，我的母亲听见这话方才肯让我出来，为何今天又没有他了？姐姐既然不来，叫我一个人怯生生的，我停一会立刻回家去，你不用留我。"说着便有些生气。赛姑尚未及答应，林氏忙接口笑道："二小姐你却不用错怪我家赛儿，昨天原是打发两起家人，一面去请陶家大少奶奶，一面去请小姐的。请小姐的时候还不曾知道陶家大少奶奶不来，他们以讹传讹的，所以将话说得不对头了。但是令姊虽然不来，小姐便到舍下盘桓盘桓也没有打紧。随后彼此往来熟惯了，不但二小姐可以常常光降，就是赛儿我一样要分付他过去谒见伯母的。"赛姑笑道："好了，也有人替我说一句公道话呢！你的姐姐他忽然要同我生分似的，请他去他不给我脸，我心里如今还很是怪他，将来等我会见他的时候我再同他讲理。好妹妹，你又不是个吃乳的孩子，一定要你姐姐做甚？我家的人又不是妖怪，难道将你吃下肚腹去不成！"这几句话才将芷芬说得卟哧笑了。

他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他们不住的拿眼向芷芬身上打量，见他果然生得比花还媚，比玉犹温。无论赛姑虽然美貌，究竟带着男孩子气味，举止动静远不如他，就是他姐姐兰芬也觉得聪慧有余温柔不足，比较起他来觉得终逊一筹。彼此心中十分爱慕，暗暗想着无怪赛姑夸赞他许多好处，真个一点没有说谎，因此大家都向芷芬问长问短看待得异常亲热。好在芷芬一毫也不羞怯，对着多人有谈有笑，仿佛平时会过的一般。书云小姐越看越爱，不觉动了一个念头，趁他

们在那里讲话，自己便悄悄的扯了舜华一把，低向他笑道："看这缪二小姐为人委实可爱，可惜我家赛儿一总还不曾改换男装，不好意思开口向人家去求亲，若是婆婆肯让他男装改换了，依我的主意，一定请出媒人来到他府上去，要这孩子回来做媳妇儿，你看可使得使不得？"舜华笑道："谁没有这样意思！但①是问他年纪已经十五岁的人了，像他们这份人家保不定早经被人家放聘，若是被人家聘下了，这话也是白说。"玉青坐在旁边已听出他们所说的话，不禁笑了笑，便向芷芬身后站的那个小婢问道："姑娘，我问你一句话，你们家二小姐至今可曾有了婆婆家没有？"那个小婢听玉青问他这话，忙用手帕子掩着口，只把头摇了几摇。猛不防芷芬眼快又被他瞧见了，忙接着说道："不瞒伯母们说，我如今是不给婆婆家的了。我父亲同我两位母亲一共不曾生过一个男孩子，单单生我姊妹两个，不幸姐姐又早就出了嫁了，母亲膝下单剩我一个人伺候着，若是我再出嫁，不成放着母亲他们孤另另的在家？况且我姐姐嫁的那位姐夫，父亲又不大喜欢他，说他们在军营里的没有什么好人，因此我将这意思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以为然，老早就允许我不嫁了，所以你们问我家这个丫头，他那里懂得什么呢？"芷芬这一番咭咭咕咕又轻圆又浏亮的说话，只引得满堂屋里上下人等无不失声大笑。一时十分嘈杂，转将芷芬吓得噤住了，又猜不出他们笑的为甚缘故，只管拿眼骨碌骨碌的四面瞧望。早一眼瞧见赛姑躲在他祖母身旁，伏着头不住的笑，见芷芬眼光射到身上，遂用手在鼻子上刮着羞他，低低笑道："一个女孩子也不害羞，只顾嫁呀嫁的闹得不清，你没的把人家牙齿笑掉了

① "但"字之下原衍"他"字。

罢！”芷芬将头一扭，也笑说道：“你们看赛姐姐他躲在那里笑我呢！我这句是正经的说话，有什么可笑的去处？我说的是不给婆婆家，又不曾说是要给婆婆家。不给婆婆家反引起你们的笑，难道做了一个女孩子转闹着要给婆婆家不成？照这样看起来，我知道赛姐姐心里一定要给婆婆家呢！不然，他为什么转来笑我？”这几句话益发将众人笑个不住。

大家正闹着，外间已有家人们传报进来，说那龙舟赛会已离此不远，停一会子包管就要经过门首了。请老太太同各位太太小姐们预先坐出去罢，省得临时又慌手慌脚的，瞧看不及。众人听见这话方才将笑声止住，果然听见街道上人声喧杂，还隐隐的夹着锣鼓声音。第一个是林氏忙得站起身来，说道：“大家快些走呀！没的忙了好两日功夫，再白白的将赛会走得过去瞧不到点影儿，那才懊恼死了呢！”书云小姐一干人也就不敢耽搁，齐齐迈步向外走出。丫环仆妇一大堆的人你推我拥语笑喧哗，纷纷的都跟随着他们后面。走至门楼底下，大门口帘子静悄悄的垂着，从里边向外边瞧看却是十分清楚。大家刚才站立下来，那赛会的前面旗帜已随风招飐，一对一对的从帘底下走过。家人们将桌椅已经预备完整，林氏同书云小姐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赛姑同芷芬只嚷瞧不明白，重行分付家人们扛出一条大门凳，两人并肩站在上面。芷芬好生高兴，指指点点的不住说这样夸那样，有时候还拍手笑起来。赛姑此时那里有心去瞧看热闹？只不转眼的盯在芷芬身上。见他只薄薄的穿了一件纱夹衫儿，外罩玄色三角缎背心，后面齐齐垂着两个鬏髻，分插两枝茉莉花饼，越显得发青肤白。单论他高领里蕴着一片蝤蛴酥颈，真是粉香脂腻一点微瑕都没有。芷芬只顾瞧了一回赛会，猛不防掉转脸来笑嚷着问赛姑道：“姐姐，为何这样好赛会不看，

转巴巴的瞧我则甚？我同姐姐算是会面过两次了，还有什么不认识我的地方，要这样把眼光射在我的身上。"赛姑被他问这两句，不禁羞得脸上通红，额角边便微微的有些珠汗浸出来，搭讪着说道："你也太会冤人，我何尝不住的瞧你。好妹妹，这地方人多，我倒觉得有些燥热起来，让他们在这里瞧一会，我同妹妹到后边去趁一会凉来再看不迟。"芷芬摇头笑道："姐姐要去自去，我是不愿意离这地方。停一会再来，怕这赛会已是去远了，有这样好顽不在这里顽，转跑去冷清清的陪你趁凉，我又不呆，为什么要依你？"别人全神都贯注在赛会上，却不曾留心他们说话，惟有书云小姐听见芷芬唠唠叨叨的讲个不住，心里暗想，赛姑委实不怀好意，深恐他们闹出别的笑话来，也就忙拦住赛姑，说道："赛儿你这般大的人了，如何还一味的小孩子气！二小姐他喜欢在这里站着，你做主人的倒如何勉强人家陪你向别地方走出。我劝你安静些好多着呢，不用三心二意，想到那里便问到那里。"赛姑此时见芷芬不解他的用心，非常焦急，刚待再想法子去打动他，又经他母亲含讥带讽的向自己责备了一顿，格外又羞又气，真个觉得五中烦燥，那汗越流得多，只好掏出一方手巾不住的向头脸上揩抹。芷芬看见他这样情形，也怕他受了委屈，不由笑着说道："姐姐真是怕热得很，瞧你的这方手帕子都抹湿了。既然姐姐要去凉一会儿，少不得我就陪你去。"说着，早就跳下门凳，仰头向赛姑说道："姐姐快下来，我扶着你，不用再跌仆了。"赛姑方才大喜，趁势便用手伏在芷芬肩上轻轻向下一纵，两人笑嘻嘻的携着手便向后面走了去。

偏生这会子那些龙舟左一起右一起的只顾走过来，众人都不曾看见赛姑同芷芬进去。赛姑走入二门以内，定了定喘息，笑道："哎呀，这会闹得人头疼，早知道如此，不赶出来瞧看也罢

了，好妹妹亏你耐烦得还要站在那地方！只是幸亏同我们在一处的，毕竟还是家里的内眷，万一再沾染着外间那些俗人的气息，怕没的要生出病来。妹妹可也是清净女孩子，这些轻重如何并不去讲究？”芷芬笑道：“你这话倒说得好呢，果然外间气息不好，你也不该将我接到这里来瞧会，如今既是为着瞧会来的，你忽然又不耐烦起来，不怪你主意不定还要编派我的不是！”两人一路走一路谈笑，赛姑见前后没有一个人影儿，心里只止不住扑通扑通的乱跳，一直将芷芬引入自己卧房。真是一间静室，收拾得十分清雅，自家先坐向一张睡椅上，口里不住的嚷热。芷芬含笑站在他身旁，见他鬓角边汗尚未干，不禁伸手用自己的罗帕轻轻的替他揩拭。赛姑只觉得他手腕一抬，天然有一种肌香打从他罗袖里荡漾而出，此时已是神迷心醉，不知如何是好？转一把用手扯着芷芬袖口套在鼻子上闻个不住，引得个芷芬只是嘻嘻的笑，说：“天气怪热的，姐姐为甚尽管同我厮缠，不能依着我的性子，我若是在家里时候此刻定然叫他们拎水来洗一个澡才舒服。”赛姑笑道：“我的家里不是同你的家里一样，你若真个要想洗澡，我出去叫他们替你预备可好不好？”说着，就想跑出房去喊人拎水，转是芷芬将他向椅子上一推，笑说道：“这话我是说着顽的，怎么你就认真起来！头一次向姐姐这里走动，没的叫人讨厌，又茶呀水的闹罢不清。我看姐姐这一会汗已干了，再凉一歇儿还是出去看会罢！老坐在这里你不嫌闷气，我还嫌闷气呢。”赛姑点点头说：“这时候那会已该过去完了，等到你再赶出去包管未必瞧得见，不如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多坐一会谈谈体己〔话〕儿，不比那大锣大鼓闹得人头疼的好。”芷芬指着他笑道：“好呀，你这人今天巴巴的将我请得来，原来并不是为着瞧会，专是请我来陪你谈体己话的，你这

算待客的道理？”赛姑笑道：“不错，不错，原是我不好，我做主人的偏偏坐在睡椅上，转让你这客站在这里，姐姐如今知罪了，让这椅子给你坐可好不好？”赛姑趁说这话的当儿随即站起来，顺手将芷芬一推，芷芬一个站立不稳，平空地直挫下去，将那椅子压得吱吱的响。芷芬刚待说话，赛姑更容他不得，顺势便扑到芷芬身上，笑道：“我益发得罪你这客罢，看你怎样奈何我？”一面说，一面便用手在芷芬身上呵起痒来。芷芬最怕触痒，被他这一阵胡闹，又笑又急，只弄得钗横鬓乱，气喘嘘嘘。正难分解，猛可芷芬带来的那个小婢打从外间走进来。原来这小婢本也随了大众一齐出去的，后来一眨眼看不见他家小姐，慌着便向别人询问。其中便有仆妇们告诉他，说：“你家小姐同我们家小姐两个人一路进去了，你老实瞧你的会罢，还怕你家小姐被人拐了去不成？”那个小婢当时虽然答应着，及至过了好一会功夫，依然不见他的小姐出来，怕耽搁久了小姐在里边要人伺候，自己也就悄悄的背着众人一路跟寻得来。可巧走至赛姑房外，听见里面两人的笑声，着实闹得不成样子，于是轻轻揭起门帘一脚便跨得进房。赛姑此时正在得趣，猛见了那个小婢，不禁吃了一吓，刚一松手，芷芬已坐得起来，含嗔带笑的望着赛姑说道：“你还是我的姐姐呢？一点良心都没有，这样的乱闹。”说着又卟哧笑了笑，说：“看你这身子也是轻轻的，怎么倚在人身上便会叫人动掸不得，我不相信你简直脱了女孩儿家气习了。”这句话未曾说完，那个小婢早用手指着芷芬，说道：“小姐快将鬓脚拢一拢罢，好好头发看乱成这个样儿！没的被太太们看见要笑话你。”芷芬怨道：“可是的呢！谁叫他没轻没重使劲的同人胡缠。好姐姐你分付我这丫头在那里去弄一盆水来罢！”赛姑正碍着那个小婢没处发遣，得

了这话便将一个面盆递向他手里，命他到后边去舀水。那个小婢不知轻重，径自端着水盆走出去了。赛姑春心荡漾，又复轻轻拢近身旁，想去亲芷芬的粉颊。芷芬此时已经防备着他，顺手便向他脸上一掌，（小试其锋，其声清脆。）赛姑哎呀一声，觉得腮颊上十分火热，又同他争论不得，只说了一句“你为甚好好打我”？芷芬笑道：“我这时候愤愤的想寻你淘气呢，请问你适才讨了我的便宜罢了，怎么这时候又想拿我取笑？”说毕也不理会赛姑，径自走向妆台旁边，对着那面菱花大镜，轻轻用梳子将鬓发掠整齐了。少停，那个小婢已将面盆取至，芷芬重新盥沐好了，轻匀脂粉，良久方才妥帖。赛姑被他这一下子，着实有些辣痛。原来芷芬平时本讲究过武技，腕底下很有些功夫，在他还算是轻轻奉敬一下子，不防赛姑已是吃了大亏。芷芬知道用力太猛，也有些不好意思，慌忙走近赛姑身边笑着问道：“可曾打了那里？原怪我一时大意，姐姐耽待些我罢，我替姐姐赔个不是。”赛姑也笑起来，说道：“这也怪我不好，谁不知你是女中英雄，我白白的来撩拨你，宜其被你的教训，适才还有些疼痛如今却是好了。”说着，又望芷芬笑了笑。芷芬笑道：“彼此再不用闹罢，依们出去瞧会是正经。”芷芬大踏步直望房外走去，赛姑同那个小婢也就跟出来。

走得不曾多远，早听见外间一大阵人的声音纷纷讲说，都转回后进。赛姑知道外边赛会已是完了，向芷芬笑道：“还忙什么呢！你不听见他们都回来了。”芷芬便将脚步停住，果然林氏同书云小姐一干人，说说笑笑的直向里走。林氏一眼看见赛姑同芷芬并肩站着，便笑说道：“痴丫头！外间这样热闹的赛会不在那里瞧看，转冷清清的跑向后进来做甚？”赛姑笑说道：“原是我因为怕热，同妹妹进来走得一走，不料那会就完了。先前我

同妹妹看得也是不少，这一会子便赶不及也就罢了。”大家说着话，于是一齐都回转内室，纷纷坐下来讲述适才的事迹，接连又忙着用膳，赛姑一共不曾再同芷芬厮混，心里只是郁郁不乐。约莫午后光景，缪公馆里早又打发家人们带着轿子来接芷芬，依赛姑的意思还想留住芷芬在此过宿，芷芬一定不肯，书云小姐也不勉强留他，只得大家送他上轿。赛姑依依不舍的靠着芷芬低低向他说了许多话，叮嘱他回去过几天来接自己，芷芬将头点了点径自回家去了。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兰芬耳朵里，只急得兰芬又气又怕，气的是赛姑得新忘旧，同自家妹子一心联络就将我丢在脑后；怕的是赛姑不怀好意，万一他竟去勾搭芷芬。若是芷芬果然允从这还罢了，否则定会闹出别样岔枝儿来，那时候大家拿什么脸面再去见人？思前想后，也曾累次打发人去接赛姑，要向他规劝一番。谁知赛姑也猜到他的用意，任是兰芬那里打发人过来，他总托词不肯前去。书云小姐明知他同兰芬定有暧昧，见他同那边冷落下来，转将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因此只将赛姑笼络坐在家里，命他写字读书。其实，赛姑那有心肠做这些没要紧的事？日日只盼望芷芬那里有人来接自己。

真个不曾隔了半月光景，缪公馆梅氏太太因想起那次赛会，芷芬曾经叨扰过人家一次，至今一总还不曾请过人家；这一天风和景明，梅氏便同芷芬商议，要叫人去接林小姐来走走。芷芬听见这话也自欢喜，便立刻打发女仆过去迎接赛姑。赛姑刚自下床梳洗，听见外边传报这话进来，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忍不住嘻嘻的笑出声来，扎着一双湿淋淋的手赶至房外，慌忙问道：“缪公馆的奶奶在那里哩？”那个仆妇抢近一步替赛姑请安问好，又将来意详细说出。赛姑笑问道：“可是你们

小姐想着我，才特地打发奶奶来接我的？”那个仆妇笑道：“我们小姐虽然也有这个意思，至于今天特地打发我过来请小姐还是老太太的分付，小姐方才知道这话的。”赛姑此时见不是芷芬命人来接，将心里适才的欢喜兀自打消一半，只笑了笑说道：“奶奶请在外间坐一坐，等我收拾完了，再同奶奶一齐过去替老太太请安。”说完这话，径自走回房里，重匀粉黛细整钗钿，着实加意修饰了一番，穿起簇新的衣衫，款款移步走向林氏那里告诉这话。林氏点了点头笑道：“这也是人家应有的周旋，前一次我们这里曾接过他家小姐，所以他家这一番也来接你了。小姊妹们像这样长长来往，热闹热闹也好，你就赶快去罢，没的叫人家在那里盼望你。”赛姑听完了话，疾便转身要向外走，林氏又喊着问道：“赛儿你可曾将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他们不曾？”赛姑其先原不愿意去禀明书云小姐他们，深恐他们要拿话阻拦自己，听见他祖母问着，只低低从鼻子里含糊应了一句，又将头略摇了摇。林氏笑道：“女孩儿家出门走动，总该叫做母亲的知道。赛姑须得拢他们房里走一趟，不要又叫他们背后议论我偏护你，没的连个礼数都不讲究。”赛姑这时候真个没法，只得怏怏的走入书云小姐房里去表明这事。其实书云小姐已经知道缪公馆里有人接他，况又见他打扮得花枝似的，不由笑着问道：“我适才早起就听见你在今日又要会缪家二小姐去了，我知道这是你心里最喜欢不过的事。但是去到人家那里须要放斯文些，同他家老太太们多坐一会儿，不用尽管不疯不癫的一味同他家二小姐厮混，叫别人看着像个什么意思。我全是讲的金石之言，也不能管你爱听不爱听，你如今岁数也渐渐长成了，不该同当年做小孩子一般依旧不知道轻重。”赛姑被他母亲这一顿话说得兀自生气，一句也不开口，脚底下便想趁势

要走出去。书云小姐又忙拦着说道："你忙什么呢？这时候还早，不见得人家有什么宝贝等着你去瞧。你且进来，我还有话问你，你此刻去了究竟在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打发仆妇们去接你。"赛姑嘻嘻笑道："回来不回来恐怕不能预定，万一缪家二小姐留我在他那里歇宿，我没的强着要转回家，倒像同人家生分似的，母亲也不必分付人去接罢。"书云小姐一听这话，不由放下脸色，冷笑道："你说的这话倒也轻巧，人家留你，你便该老赖在人家，你不会拿话去推辞！老实便说我不许你在外边歇宿也不为过。来来来，我请问你，你那祖母糊涂，忘却你的本来面目也罢了，难道你自己也忘记了自己不成？一旦将狐狸尾巴发现出来，哼哼，我怕你吃不了还兜着走呢！我也不拿话恐吓你，你若是明白，到了日落时分便坐着轿子回家，一切罢休。如果你真个安着歹心，竟在二小姐那里歇下了，我不问三更五更，都要命人将你接得回来方才放心，你可答应不答应？"书云说到此处，颇有些声色俱厉。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得陇望蜀，写尽男儿心理。为兰芬计，不介绍其妹固不可；欲介绍其妹，又恐赛姑移其所爱而爱芷芬。闺中约法三章吾只有怜，不复能笑。

芷芬初次出场可谓天真烂漫，试思其对于赛姑不知其为男子，固行止自如；即知其为男子，亦复从容不迫。天仙化人，如是，如是。

林赛姑既污兰芬，又欲污及芷芬，几几乎成为一轻薄子弟，苟非后来善自悔过，在书中且不足为完人，在家国中又乌足为奇士？及观后卷事迹，然后知以一时一事观人，

诚未足定其臧否。　（原评）

此一回处处补叙前事，处处绾合上文，却又另辟蹊径，不着一复笔，是好文章。

芷芬纯乎天真，自是书中第一人物，不独与乃姊兰芬薰莸异器，即赵瑜，刘秀珊二人虽同为好女子，亦难望其项背。赛姑既遇兰芬几忘赵瑜，既见芷芬又疏兰芬，此固是男儿薄幸得新舍旧，然亦足见男女爱情，非有正当之名分或特殊之地位以维系其间，则且暮楚朝秦，何所不可中道之捐，比比皆是，好讲自由恋爱者，殆未深察此种害处也。

　　（独鹤评）

第二十回

春融锦帐玉软香温　　祸起璇闺刀光灯影

赛姑此时塞满了一肚皮闷气，低着头只理那袖口子一共也不开口。书云小姐偏又追问了两声，赛姑那里肯回答！转哇的一声哭起来，引得书云小姐不由动了真气，站起身来指着他脸上，刚待说话，赛姑深恐他母亲要打他，疾掉转身直向林氏那一进跑去。三脚两步，跨入林氏房里，早伏向一张桌边，呜呜咽咽的痛哭。这时候将林氏猛吓了一跳，忙问道："好好出门去的，这是做什么，忽的伤心起来？好儿子，受了谁的委屈，你快告诉我，我替你骂他们。难得今天高兴巴巴的到人家走动，没的又闹成这个样儿，再将早间吃的饮食停滞在心里，呕出别的病来。"林氏尽管问，赛姑尽管哭，接连问了几遍也问不出个头绪。林氏急得什么似的，一叠连声向旁边伺候的那几个仆妇说道："你们快去打听打听，谁给气给小姐受了？"这个当儿，旁边早走过一个最伶俐的女仆，是林氏素来所宠任的，悄悄在林氏面前将书云小姐适才同赛姑所说的话，一五一十，从直告诉了一遍。林氏不听犹可，一听这话肝火直往上冒，立刻命人去传书云小姐到来问话。

书云小姐那里还敢怠慢！含着满脸笑容走入房内。林氏才看见书云小姐的身影，便冲着他喝问道："你敢是失心疯了？好端端的女孩子刚待出门，你打从那里来的寻出这些胡话，百般

向他薅恼，引得他哭哭啼啼的，我这时候逼着他出去他都不去了。你们做母亲的很有本领，偏赶在这早晚教训女孩子，我老实将赛儿交给你们，或杀或割悉听你们主张，你将他领得去罢！没的在我面前淘气。唉，我近来也是风中烛、草上霜了，能有几时同你们在一处过活？你们还百般的想出法子来要我的命，可想平素之间外面装着很孝顺似的，其实心里巴不得我早死一日，你们大家早好一日，不然为甚的专拣我疼爱的人有意来作践他？可知作践他，就是作践我了。”林氏越说越觉得伤心，止不住眼泪鼻涕一齐滚滚的下来。众多仆妇见这事体闹得大了，赶忙给信舜华同玉青他们知道，舜华同玉青不知就里，只得先后都走入婆婆房间里。大家肃穆无声的站在一处，只见书云小姐通红了脸，陪笑说道：“媳妇并不敢同他讲说什么，不过劝他今日早些回来，不要赖在人家歇宿。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得罪他的去处，谁知他就赌气跑了。好在妹妹他们都在这里，婆婆固然怜爱赛儿，便是媳妇平素也没有不怜爱赛儿的道理。”林氏听到这里忙将眼泪拭了拭，又冲着书云小姐的脸啐了一口说道：“你没的再在我这里折辩罢，你说这话的心眼儿打量我不明白呢！你在人前背后口口声声骂我糊涂，可知你的糊涂才是透顶呢！据你的用意，以为赛儿并不是真正女孩子，不要同人家小姐歇宿，省得闹出笑话儿来，可是不是？哼哼，赛儿他今年通不过才十几岁，能有多大的见识？我瞧他平时憨头憨脑，我能相信他怕连什么叫做男女一定还不曾分得明白，任是同人家女孩儿睡在一处，包管规规矩矩，清水不犯浑水，断然没有笑话闹出来。照你这样防范着他，简直是怕他没有笑话可闹，转教给他闹笑话儿去了。他分明是一块顽石，那混沌窍儿还不曾凿破，你们做母亲的偏生要蝎蝎螫螫，防他这样防他那

样，幸喜他还生得老实，万一伶俐的孩子，便去揣摩你们话里的滋味，他不会做的也会做了。你们瞧我从来可曾向他分付过这些混帐话儿，我又不是一定拦着你们不管教孩子，便是管教孩子也须有个分（方）寸。你们将他逼出病来,倘若有个长短，怎生对得住他老子，怎生对得住死过去的祖宗。谁不知道我家子息艰难，他爹爹不幸死得太早，将我一副老骨头留在世上，你的丈夫又不曾生得一子半女，我好容易像含宝贝似的将他父亲领带长成。娶了亲以后，左一胎不存右一胎不存，可怜急得我祈神拜佛头皮都磕破了,深恐林家绝了宗嗣。难得皇天庇佑，那一年生了赛儿，也是别人家好意，教导我的法子，说我家男孩子难于成立，必须装着女孩儿家模样方才易长易大，我又不是闹着好顽？白白的叫他装这模样儿。若是他母亲多生几个男女，我也可以免得这般爱重。固然赛儿以后他母亲不曾生过一胎半胎，便是玉青进门倒是小产了好几次，也不曾好好的生过一个。你们几个妇人通共只有赛儿这一个宝贝，还不知道爱惜，这不是安心同我做对？”林氏因为提到他丈夫不禁益发哭起来，书云小姐也是如此，心里加着十分呕气，也不由的呜呜咽咽的痛哭。舜华他们大气也不敢出，老呆呆的站在屋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时候赛姑转不哭了，尽管拿着小眼珠儿骨碌骨碌的向他们瞧看。

又过了好半歇，还是舜华向赛姑说道：“你这孩子,既然是缪公馆里打发人来接你，你又打扮得花枝似的，便该早早出去罢了，为什么又跑到祖母这里说长道短，引得你祖母同你母亲都愤惶起来。我看你近来年纪越长心地越糊，有什么事回来不好讲得？赶在这个当儿闹，又安的什么主意呢！看你这件罗衫儿刚是新制成的，如今哭得斑斑驳驳也不怕糟踏了衣服，还不

替我再回房去重新盥洗！有别的夹衫不妨重换一件，但是不可再耽搁了，缪家那位婆子还坐在我前一进屋子里老等呢。”玉青不等话完，早趁势一把扯着赛姑的手，笑道：“去罢，去罢！像你这样淌眼抹泪的，别人不知道缘故还只疑惑你是同人家抢果子吃抢恼了呢！”其实赛姑心里那肯不去？此时又见他的祖母护着自己数说了他母亲一顿，心中十分得意，一溜一溜的泪痕还印在粉颊上，脸涡边早又微微露出笑容儿来了。却好借着玉青这一扯，遂站起身子又重向他母亲望了望，径自出了房门。林氏见赛姑回嗔作喜方才放心，也就拭了拭眼泪，笑向赛姑说道：“好儿子，你今天就依你母亲的分付早去早回来罢了。彼此往来熟了，随后在人家宿歇的时候很多，也不在乎赶在这一天儿。”赛姑也不知可曾听见没有？径自随着玉青真个回房重新收拾了一会方才上轿。那个仆妇偕同赛姑带的侍婢一齐跟着轿子，眨眼之间已抵缪公馆门首，这且慢表。

且说书云小姐此时还站在林氏房里，林氏不叫他走他也不敢走动。林氏见赛姑已不在面前，又指指椅子命他们妯娌两人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做母亲的管束儿子这也是理应如此，我再老悖些也不能编派你们不是，但是管束的地方总该有个分寸。可是我适才说的赛儿还不曾有那些知识，你们也不应拿那些开知识的话去引诱他。当初你们不是常常劝我说是不如趁早替赛儿改了装罢，省得老远乔装下去没的被别人家知道，要在背后议论我们没有家教。其实这种话呢，我何尝便不知道？只是我有我的主意，大宗儿是因为赛儿改着女装方才无灾无难，长到今日十几岁了并不曾有过病痛，可知是他与女装相宜；然而也不能老远叫他如此误了他终身事业，我便打算再捱过一个三年五载等他娶亲时候，一边改装一边就替他办理喜事。那

时候叫人家忽然听见这事觉得新奇古怪，传说出去，一样编成新闻儿小说儿，可见人家没有的异事，偏生出在我们姓林的家里，我听着兀自高兴。你们能有多大见识，从小儿我看的那些古时小说像赛儿这般事迹很多很多，有男的装着女的，也有女的装着男的，后来封王拜相做了大官。我们家儿女虽然不敢希望〔像〕那些古时代的人，可以著了书传流下去，但是偶然做出一件两件也还不是没名望的举动。再者我们福建那些姓林的远族，谁不是乌眼鸡似的，你想我的心肝，我想你的五脏。我家自从生了赛儿，原是瞒得人实腾腾的，都相信他是个女孩子，前几年里早有许多族人想出法来，要将子侄继承给我家，希冀我家这份财产，我心里暗暗发笑，尽是拿着支吾他们。他们又打听得我家耀华以后并不曾生着儿子，据他们那些龌龊心里还不拿得十分老稳，千方百计的想过继耀华做儿子，将来还愁他们没有闹成头破血流的日子么？我此时一共也不露声色，让他们去打点这空头主意，万一到了那一天忽然发表出来，我们姓林的家里没有儿子，忽然有了儿子，不但从此堵了他们的嘴，还叫他们想着当初的那些种种举动不羞死也该气死呢。这都是我几年以来藏在肚腹里的话，从来不曾同你们提过，又岂但你们呢，便连耀华也有时提起赛姑的话我都含糊答应他罢了。如今委实被你们闹得不过方才将这心事老实说出来，你们听了还该替我守着秘密，便连玉青都不必叫他知道。他虽然是耀华的妾，毕竟他们年纪又轻出身又贱，恐怕不知道事情轻重，有的没的当做笑话去告诉别人，误了我的大事。”林氏说一句，舜华他们只得答应一句，那里还敢拿话去驳回他？

林氏说话时候，旁边已有仆妇过来伺候梳洗。一直等到梳洗完毕，林氏手里端着一盏冰糖燕窝汤随意呷了几口，又望着

舜华笑道："你的嫂子意思我也猜透他大半，据他的想头以为我们勉强着赛儿做女孩子，他自家若是不肯做女孩子起来，或者闹出别的故典，这也算是你们糊涂心眼儿，我也不来怪你们。哼哼，不是我同你们夸一句嘴罢，我今年小则小也活到六十七岁了，耳朵里听的比你们要多些，眼睛里看的比你们要广些，难道你们想得到的地方，我便想不到不成？况且赛儿又是我嫡嫡亲亲的孙子，我防范他的去处有个不比你们尽心的道理？不瞒你们说，我平时早就暗中试探他过了，谁知道还是一味孩子气似的，一总不曾有大人见识，所以我才将这颗心放下来，相信他不会有别的事迹。我说的话或者你们不肯相信，目前有一件真凭实据，你们再不明白些瞧着这件事也该明白了。我说的一件什么事呢？想你们也该记得，那一次我们在石龙镇上，赛儿被强盗劫去之后，好容易托神天庇佑遇见陶营长的军队将他救得下来。陶营长不知道他男孩子，真个就将赛儿送在他母亲同他妻子面前去了。他这位少奶奶同赛儿何等亲爱，据赛儿告诉我有时候也同这位少奶奶睡在一处。你们仔细去想想，若是赛儿安点别的邪心儿还怕他们不闹出来？就该是赛儿不肖，他们做少奶奶的人那一个不顾惜名誉，一经瞧出赛儿破绽，还能容赛儿安安稳稳住在他家好多日子？就这一件事体而论，我便死心塌地的相信我家赛儿真算是个天真烂漫的好孩子了。可想他每逢同那位少奶奶睡觉时候，还不是严严密密的裹着一幅衾被，莫说不敢同那位少奶奶肌肤相近，大约就是要讲几句笑话儿也怕别人家瞧出他的破绽呢！还有一层道理，若是那位少奶奶知道他是男孩子，我们上次接他来走动，他还有这脸面公然就来么？他既肯公然就来，可想他们至今总是清白无私。（这几句话倘被兰芬听见，定然置身无地。）赛儿同他在一处时候最多，

尚且没有这样暧昧想头，难道同他妹子缪二小姐不过会得一面两面，就该安着歹心起来？现钟不打反去炼铜，天下也没有这种傻子。总而言之，他既然是个老实孩子，你们千万不可处处防着他不老实，转引着他向邪路上走去，要紧，要紧。我这大媳妇的为人我知道，他最是精明强干，但是精明太过了，福泽上就怕有些欠缺，所以青年便守了寡。以后你凡事总要替我看开些，不要有得没得的专一向深处去想，你们听我这话可是不是？今天彼此都是为的自家儿女，也不曾安着别的歹心，说过就掉开罢，再不用像这种淌眼抹泪的叫我看着伤心。”书云小姐忙忍泪说道：“婆婆教训的话句句都是金玉之论，媳妇断没有不知好歹的道理。至于赛儿的举动但愿都应了婆婆的议论不至生出别的变故，那总算是我们造化。”大家刚讲着话，玉青已笑得进来说道：“太太请放心罢，赛小姐已是欢天喜地上轿去了，我也曾叮嘱他早些回来，他连连的答应，大少奶奶也不必再为他生气。”书云小姐笑道：“谁曾气呢？到了你们嘴里又该派说我的不是了。”林氏冷笑道：“你这话才对呢，做了人家媳妇，万一动不动就生气那还了得！岂不要叫做婆婆的反去承奉你们的颜色？你们大家坐一歇也就去罢，让我在这里静静的养息一会儿。如今是越发不济了，大前天因为看了一场赛会，虽然坐在那里只觉时候多了一会，浑身骨头早就有些不大舒服，连日十分将养方才将精神恢复起来。不料今天大清早起又着了些急，肝胃的毛病居然又要发动，这时候腰眼里着实的酸痛，像这种带病延年似的不如早早咽了这口气，眼不看心不烦，任你们好也罢歹也罢，我都不管了。”林氏说着，自己便弯着拳头儿向腰际里捶打。书云小姐坐在一边那里还敢开口。舜华听见他婆婆这种口气，知道他余怒未消，慌忙陪着笑脸赶过那边替

林氏捶腰。林氏摇手说道："哎呀！不敢劳动你们少奶奶的大驾，你们还是将大少奶奶的春姨娘喊得来罢，没的又偷着空儿去同仆妇门去凑一场赌局。他是顶着磨子不觉重，顶着尿泡不觉轻的蠢才，吃了三天的饱饭，他就该生出事故来了。"此时春莺正同别的仆妇们站在房外，见这话飞也似的跑进来，真个挨近床侧，一下一下的轻轻替他拍着。舜华伸了伸舌头，趁势向书云小姐他们挤了挤眼，大家轻轻的都出了房门向前一进走去。

舜华一路走一路笑着说道："我再不懂一个人上了几岁年纪，大凡说出话来便是一相情愿，只有他的理没有人的理。在我看，我也是过到四五十岁，阎罗王不来请我，我也要寻了他去，省得在世上颠颠倒倒的叫人听着讨厌。婆婆在先的脾气虽然不好比较近来还圆通些，如今是越过越老悖了，嫂嫂听他今天所讲的那一大套话，可笑不可笑？到末了，还牵涉到春姨娘身上又闹他去凑一场赌局了。可怜春姨娘自从进了我们家里以后，一举一动总还不曾敢有一点大意，到了他老人家嘴里好像春姨娘在先好赌，就应该一生一世都好赌了。照这样看起来，一个人生世上委实不能走错一步，若是走错了一步，便过到一千年，依旧都是个把柄儿叫人提着便拿他消遣。"书云小姐哽咽说道："我的命苦，便是我的娘家人处处都替我打嘴，这有什么说头呢！他偏生又不曾死，冤冤枉枉的又被我家救了出来，这样不争气的人物，他偏欢天喜地的在这里过着，要是我早就一根绳子去自缢了，有多少不干净。就拿今天这场气说起，真个是我万想不到的。赛儿是你亲生养的，承他父亲同你的情，因为他的大伯伯早经亡故，又不曾生着一男半女，把赛儿继在我的膝下，安慰我的心。我虽然没有这造化享受儿女的福，然而名分所关，怎有个不希冀他做个完全的子弟，不能安着坏

心一味的去放纵，酿到将来不可收拾的田地。据婆婆的意思，好像赛儿本是好端端的孩子，都因为我们做母亲防范他的不好，越去防范他就越不成人了。把我们的好意都当做恶意看待罢咧，果然你老人家见解真个比我们高些，总算我们在这里多事。他不知道赛儿近来同女人家那种情形，岂但稍涉暧昧，怕什么不能干的事他都会干了，最可笑的说是陶家少奶奶如若知道他是男孩子定然会闹起来，世界上有几个像这样端正的少奶奶？你们细评评这个理，看他老人家背谬不背谬呢！要是我安着坏心，就该让赛儿闹出笑话来，好去堵他老人家的嘴。无如赛儿是你我的嫡亲儿女，这又如何使得出来呢？"玉青在后面接着笑道："这也是大少奶奶过于忠厚罢了，要是我偏要让赛小姐去闹，等闹出笑话来看他老人家拿那一副面孔去见我们？那时候怕有地缝他老人家都钻得进去。我还有一层讲究呢，好在赛小姐他也不真个是女孩儿，便闹出笑话，他都占着别人家便宜，总不会将便宜被别人家讨了去，大少奶奶何苦防闲得这样严密呢！我不是说一句要遭雷劈的话，他老人家虽然是我们的婆婆，至于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入耳。譬如我不曾生着儿子这也是没法的事，他还在人前背后说什么寡欲多男，责备我同老爷不曾寡欲呢！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都是明理的，难道人家不肯寡欲就应派不该多男吗？这句话我死也不相信，我不怕你们笑，如今跟了老爷这欲要算是寡得不过了，叵耐我这肚皮偏不争气，连一男也不男起来，你叫我有什么法子想呢？况且做儿女枕席间的琐事，他老人家那里该去干涉，他又不曾亲眼看见，便硬派说我们不曾寡欲，这种冤枉也叫没处去诉。"说完忍不住格格的笑。舜华向他啐了一口，说道："呸！你又不疯不癫的讲话了，这样事亏你说得出口，倘若再被他老人家听

见，又是一顿狗血喷头的痛骂，那时候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不过尽哭罢咧，我劝你与其挨那样的生活，不如在此刻少嚼一两句舌头罢！”书云小姐被他也说得笑起来。到了前进，各人仍归各人的房间，且不必去表他。

再说赛姑坐着轿子到了缪公馆二厅上，里面早有许多内眷迎得出来。梅氏、范氏自从在兰芬那里会见过赛姑之后，回家时候不无满口称赞赛姑生得如何美丽，风流态度简直同芷芬姊妹不相上下。家里还有许多仆婢听见这话，满心都要想见一见赛姑，所以此刻听见他到来，大家一窝风的都挤在屏门旁边，各人眼光齐齐射在赛姑身上。赛姑下了轿，自己带来的那个侍婢在前引导，到了后进屋里，梅氏、范氏两位太太以及芷芬小姐都行了相见的礼。好在这一干人赛姑都曾见过，一毫也不羞怯，径自有谈有笑，一会子又向芷芬问及兰芬如何不来？芷芬笑说道：“我的姐姐他忙得很哩。他的那位婆婆一刻也离他不得，离了他就病儿痛儿闹得不清，所以今天母亲他们也不曾打发人去接他。赛姐姐，这都是做女孩子嫁人的苦处，我姐姐若是不曾到他家去做媳妇，譬如今天还不是同我们在一处热闹。我的好姐姐，有句老实话要来告诉你，如今这种世界，社会不成个社会，国家不成个国家，那一般糊涂的男人只顾醉生梦死，将一座庄严灿烂的中华民国已经弄成乌七八糟的了。我们一班做女孩子的若再随波逐流，像以先那些不尴不尬的学说以为必须嫁了人才算是终身有靠，全不想自己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形体虽异责任则同，再不打破这重嫁人的关头，定要去做那男人家的玩物，这就叫做没有志气，没有长进。好姐姐，你若是依我的话，我们姐妹们就在一处多亲热些，若是不以我这话为然，一味的还想到人家去做媳妇，那便各行其是，姐姐还

是姐姐，我还是我，趁早的撇开手，恼了都使得。”这一席话转将个赛姑吓得噤住了，一句也回答不出。转是芷芬的母亲梅氏向芷芬看了一眼，向他笑道：“不害羞的女孩儿，姐姐初到我们这里，你也不同人家客气些，尽管这样疯疯癫癫的不知说的是些什么。”

芷芬见他母亲拿话拦着自己，微微一笑。刚待再来辩白，早听见外间靴声秃秃，已有仆妇们传话进来说：“老爷进来了。”原来缪老太爷也是听得他们在先说过这林赛姑生得很好，又同他两个女儿都还合式得来，今天知道赛姑在此，特地走进来同他见一见。当时大家都站起来，芷芬便含笑告诉赛姑，这就是我的父亲。其实赛姑的为人，见了女孩就非常爽快，也会任意谈笑，但是一经同男人家晤对，他就满肚皮不大愿意，不免含羞带愧靦觍异常。因为缪老太爷是芷芬的老父，今天又是在他家做客，少不得提着袖子分花拂柳的拜了下去。缪老太爷弯了弯腰，口里只嚷着：“芷儿，替我拦着姐姐，不用行此大礼。”芷芬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发笑。赛姑行礼已毕，缪老太爷便让赛姑上坐，自己也坐下来一长一短向他问话，赛姑也勉强回答了几句，尽把个头颈低垂着抬也不抬。偏生那个缪老太爷又不肯就走，一味的向他纠缠不已，问他年岁，问他家世，又问他可曾进过学校里读书没有？赛姑一一回答已毕。缪老太爷又想起他前番被劫的事迹，依他意思还要赛姑从头至尾细细讲给他听，赛姑委实不很耐烦了，问他三五句，他只答应一句半句。梅氏夫人也怕赛姑受了委屈，便笑着说道：“我已经命人将点心预备在东首小花厅上了，芷芬快陪你姐姐去坐一坐罢，没的搁冷了吃了不舒服。老爷也到外间去休息休息，好让他们小姊妹散一散心。”

赛姑得了这个分付，忙立起身来就向外走，芷芬赶着笑道："姐姐你忙什么呢！你难道认识我家的路径？不要跑错了，再被拐子将姐姐拐得去，那可就了不得了。"说着跑了几步，方才同赛姑并肩走去。赛姑伸伸舌头笑道："哎呀！你家这位老太爷真真谈天要算一等名功呢，亏他有得没得的将辰年到卯年的话都想出来同人家厮缠。若不是伯母替我解这围儿，再捱一会子我真个要哭了。"芷芬笑道："我的父亲今天毕竟因为姐姐是个生客，不曾全开他老人家的话箱儿呢，若是处得熟了，他同你坐着谈三天三夜都有这能耐，动不动还要劝我们读书写字。这些还不算，有了闲功夫又要教给我们使枪弄剑，恨不得把他老人家浑身本领都卖弄出来。只有一层，不喜欢我们做女孩子的去进学校。适才他问你这句话，你不是说的在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读书的，他老人家登时就有些不然起来了。这就是我的一生恨事，被我这父亲拘束定了，再没有进学校的指望。"赛姑听他这番话，不禁摇头吐舌说道："照妹妹这样讲，以后我倒不敢常向妹妹这里来走动了，我如何有这耐性子陪他老人家谈天呢？若说是一径不来呢，我又舍不得离开妹妹。在我的意见，若是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还是妹妹到舍间去住几时罢！妹妹你的意思以为何如呢？"芷芬笑道："这个还待商议，如今且不能允许姐姐。"

两人说着话已走入花厅上面，一群仆婢都侍立在阶下，见他们进来，打帘子的忙去打帘子，拧手巾的也去拧手巾。刚自纷乱，梅氏太太已扶着一个小婢含笑步入。原来那位范氏太太因为今天不曾接着他女儿兰芬回来，心中兀自不甚高兴，假推着身子不快，便不肯过来同赛姑他们周旋。论赛姑的心巴不得少一人才好，大家虽然坐着用点心，毕竟还碍着梅氏在坐不能同

芷芬十分谈笑。用完点心之后，彼此又盥了手，随意散坐开来。赛姑便笑向芷芬说道："我们与其坐在这里，我倒想瞻仰瞻仰妹妹的卧房，想必再精雅不过的了。伯母最好请自方便，让我同妹妹随意去逛逛罢！"梅氏笑道："也好，也好，芷芬就陪你姐姐去卧室去坐，开中膳的时候还早呢。"芷芬笑道："我的卧房从来不曾讲究过，乌糟糟的没的引姐姐笑话，倒不如在这里谈一会罢！老远又绕向后进去。"赛姑笑着央告道："妹妹又来同我闹客气了。我们都是一般女孩子，虽然不在这陈设上讲究，毕竟卧房里都觉得清净些，坐了也好谈笑谈笑。好妹妹，你那一天到舍间去的时候，怎么我就不怕你笑话，还引着你向我卧房里去坐地呢！"芷芬笑道："姐姐那个卧房何等高雅，自然不会有人笑话你，少不得要引我去赏鉴赏鉴，亏你还说这话呢！那一天虽然在房里闹了一会，何曾见你容我好生坐着，只有同人嬉闹的分儿，我如今想起来还要罚你。我可不能像你那样慢客的光景，所以（人）倒不如在厅上安稳坐着的好。"梅氏太太笑道："芷芬，姐姐要向你房里坐坐 你又这样为难似的做什么？你平时没有事干还前前后后跑得没有一时休息，这一会子又嚷房间离得远了。这是你姐姐好性儿能担待你这样孩子气，要是我早就恼了。"说毕又掉头向身旁一个侍婢说道："苹儿，你在前引导着好好的伺候林小姐同你家小姐一齐进去，恐怕他们要茶要水，不要眨眨眼就溜向别处去偷懒。我近年腿脚不便，也不陪林小姐一处走了。"赛姑听了十分欢喜，忙站起来笑说道："伯母说那里话！有妹妹陪着我是再好不过的了。"芷芬没法，方才含笑同赛姑离了花厅，一径向后面走去，那个苹儿丫头以及赛姑带来的小婢紧紧跟随在后。

穿了好几重房屋，忽然走入一座花园里，豁然开朗起来。

花木扶疏，泉石幽险，那绿阴阴一带的藤架映着下面甬道，苍苔微润，小蝶纷飞。赛姑不禁喊起好来，笑望着芷芬，说道："此地好生清雅，若是我就将卧房安在这里是再好不过的了。"芷芬掩口一笑，用手向东南角上指了一指说："这不是我的卧房？我也因为花园没有人来往，特地向父亲索来要在这里歇宿，夜头早晚好吸受点新鲜空气。据老人家的见解还怕我一个人住在这地方胆怯，又说园子里花妖木魅很利害的，没的被他们吃了下去。这种话委实可笑，莫说这种神权迷信如今已是消灭的了，即使有什么妖怪，凭着我缪芷芬这一身本领，管叫他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死十个。我的宝刀又不曾封着，清平世界不好拿去杀人，倒不妨叫这些妖怪来试试我的刀锋可快不快。所以别的仆妇是凡年纪大些的我都一概不要，只要这苹儿侍候我在一处住着，却再清静不过，可算一点嚣杂都没有。"赛姑此时也无暇去理会他说话，只顾着他所指的地方。一眼瞧去，果然见远远的有一带绿杨，绿杨阴里隐隐闪闪的露着一角红楼，四面安着翡翠珠帘，静悄悄的垂在那里，芭蕉碧绿内中还夹杂好些垂谢的西府海棠。赛姑只顾叹赏，猛不防脚底下已踏着一道小小石桥，他是仰头朝山望的，桥址高起来却不曾留意，将一只左脚触得生疼，顿时弯下腰嚷着疼痛，不由倚向石栏干上颦眉苦脸，引得芷芬拍手打掌的笑个不住，说道："姐姐幸亏是一双天足，若是像当初女孩儿家将一双小脚裹得新月纤纤的样子，包管经这一碰，格外的疼痛死了呢！"赛姑带来的那个小婢忙走上前，问他碰了那里，又轻轻搀扶着他，然后才一步一蹶的走过了石桥。桥下一泓碧水，里面养着许多金鱼，见了人影子都洑下水底里去了。大家又绕转了好几堆太湖山石，方才看见迎面列着五间厦厅，那座楼便建设在厦厅上面。因为时近炎

夏，那厅上的格子都一齐开放，一例的安着曲折画栏。赛姑连跳带纵笑得进了厅门，喊道："哎呀，好地方呀！比我住的那个房间真是相悬天壤了。我这妹妹他还同我放刁，又说是怎生乌糟糟的了，你们大家评评这个理，看我可用罚他不用罚他？"芷芬跟在后面，含笑指着赛姑说道："姐姐这一会子小脚想是不疼了，看你跑起来比人家男孩子还要快些，我饶着这样赶你还带累我赶得喘嘘嘘的。"说着，就让赛姑在厅上坐地，赛姑那里肯安静坐下？只顾东张张西望望，一刻也不休息。眨眨眼瞧见那厅左首安着一个小小六角墙门，他又一转身跑至门外，见里边也是一个院落，却空空洞洞的没多景致，荒苔乱草，将路径都遮得满了，中间微微露出一条曲径。他也不嫌荒秽，提着罗裙便沿着那曲径行去，四面围墙也有一道板门却是关着，苹儿在后面笑喊道："林小姐不要去了，那是这园子里一道后门，外面通着街道的。"（一道后门先从此处安放。）赛姑笑道："我们何不将这后门开了，出去看看外边风景。"赛姑正在这里同苹儿说话，芷芬远远的向他招手说："姐姐快上楼罢！那里荒荒的是没有可顽的去处，若是多耽搁了，怕母亲他们又须催着开午饭呢！那时候转不能在我这卧房里久坐咧。"赛姑听芷芬这样说法，方才笑嘻嘻的重又飞步跑至厅里。见屏风背后一道胡梯，芷芬已站在楼口伏在一截栏干上向下瞧看。赛姑同自己的侍婢踏着梯子倏忽上楼，楼上是个三大间，中间是起坐的小小堂屋，东首一间堆满书卷以及许多体操的器械都安放在一处，西首想便是芷芬的卧房。

芷芬还引着赛姑迳进了房门，便命苹儿在楼后去预备茶茗，自家含笑指着窗口一张汽皮椅子让赛姑坐，赛姑也不依他，早跑近芷芬的绣床，向床沿上一坐，笑道："妹妹好精致幽雅的卧

室，怎么不早请我来赏鉴，若不是我硬逼着妹妹，可知妹妹一总还不容我到此地呢！”芷芬笑道：“我的生性不大喜欢花红柳绿的陈设，所以只粗粗的布置布置，那里及得姐姐住的地方华丽呢！”赛姑笑道：“我那地方俗不可耐，只配我这俗人住着，像妹妹这里才是神仙境界。我今日既到了这地方，倒想住一百年不愿意再下楼去了。”芷芬笑道：“什么叫做神仙，神仙毕竟是个什么物事，姐姐拿这样话来比我，我听着转有些不大懂得。”两人刚谈笑着，苹儿已送上两盏茶来轻轻的放在桌上，自己又走出去了同赛姑的那个小婢站在一处，从栏干里伸手去折那柳枝儿戏耍。

赛姑这时候一面同芷芬闲谈，一面拿眼瞧芷芬房里的陈设。只见沿着纱窗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也安放着文房四宝，一个雨过天青的磁花瓶成把的插了无数白栀子花，椅后一座天然几上面设着一盆白兰正开得芬芳馥郁，靠床左首叠着箱柜，一例都安着玻璃大镜，其余的器皿什物无一不极其精美。赛姑此时不禁已有些销魂荡魄，刚在无一而可的时候，猛然看见床钩子上垂着五彩长须，旁边便倒悬着一柄金光闪烁绿油皮的宝鞘，里面却猜不出藏的是刀是剑，伸手轻轻将那宝鞘摘下来，望了望便去扯那鞘子。芷芬站得远远的忙拦着笑道：“姐姐这不是好顽的东西，你休得去扯他，万一将姐姐手腕割开来，这个当儿却没有金疮好药替你医治。”芷芬虽是这样说，赛姑那里肯依他话，早将那柄九狮宝刀拔出半截来，只觉得寒光四射，冷气逼人，映在自己脸上，不由将一副粉红腮颊衬出青森森的颜色。赛姑伸了伸舌头，笑道：“哎呀！这刀委实锋利，妹妹把来放在床上亏你不觉得害怕，要是我早就搁在半边看也不敢去看他。”芷芬此时早走过来，将那刀接在手里，依旧插好悬在帐钩子

上面，笑道："这是杀人的利器，姐姐几时会看见这样物事?姐姐爱的是脂儿粉儿花儿朵儿，我就不然，那些脂粉花朵却与我没缘，单是刀矛钩戟是我最爱不过的。这柄刀还是我父亲当日从军的时候佩带过的，论他随着我父亲不知建过多少功业，如今我父亲已是老了，他就不免投闲置散起来。我父亲因为我喜欢弄这样东西，去年就赏赐给我了。他是我的一个闺中良友，我一刻功夫也舍不得离他，日间虽然将他挂在这里，至于到了夜头早晚，我还搂着他在一个被窝里亲亲热热的同他一齐睡觉。"赛姑笑道："同这东西睡觉有什么好处？搂在怀里怪冷的。我还有一层替你害怕呢，若是睡熟了时候一个不防备，再将妹妹那个香温玉软的小肚儿割开一道血口那才坑死一辈子呢！"说毕吃吃的笑个不住。芷芬笑道："呸！有这皮鞘子套在上面，那里就会割了我了？我很不用姐姐替我担这样的心。"赛姑(芷芬)又笑道："你既喜欢他，你可会舞弄他不会？"芷芬笑道："不会舞弄，难道放在这里装幌子吓人不成？不瞒姐姐说，那几套上三下四左七右八的格式，都被我学得精熟了，舞起来的时候能够叫人只看见刀光不看见我的身影。"赛姑扭头笑道："我不信像你这样伶伶俐俐单弱身子会使动这柄宝刀，怕是骗我的话罢！你能在这时候舞一套给我看看，我才佩服你。"芷芬笑道："姐姐你于这些武艺面上一点也不省得，还配讲究一个看人舞刀呢？没的引我将牙齿笑掉了罢！"赛姑笑拍着手说道："可又来！我说妹妹是骗我的话，你那里能真够会舞什么刀呀剑的。我虽然是个门外汉，然而就在这些上瞧出你是哄我的了。"芷芬本是个少年心性，那里禁得住别人拿这些话呕他，不由双眉倒剔，两片小腮颊上微微红了一红，顿时揎拳掳袖，对着赛姑说道："姐姐真个不信，横竖闲着没事，我就舞一套给你

看，瞧我是骗姐姐不是？这楼上地方太狭，不能容我施展，我就同姐姐一齐下去在园子里耍一会儿不妨。”又喊着：“苹儿，替我将刀捧着。”苹儿连忙答应，立刻进房，从帐钩子上面将刀取在手里。赛姑暗暗发笑想着：我若不是用话激他，他那里肯施展他的本领？于是偕着那个小婢，大家一齐下了楼走入园子中间。

芷芬刚待脱去大衣，在这时候忽然从外边走进一个仆妇来传太太的话，说是请小姐们出去用膳，筵席业已齐备，设在内室里时候已久，不可再行耽搁。芷芬听见这话笑了笑，说道：“姐姐先行请进去用膳罢，这可不是妹子不肯舞刀给姐姐看，无奈不巧，又被他们打搅了兴致了。”那个仆妇也笑道：“原来林小姐是要看我们小姐本领，我们小姐没事时候便常常来弄这个，把我们看得都腻烦了。小姐想是因为林小姐不知道他有这本领，所以要在林小姐面前卖弄卖弄。好在用过膳之后时间正长着呢，有多少不好卖弄，也不在乎赶在这里忙着。”芷芬向那仆妇吆喝道：“你几时知道我要卖弄本领给林小姐看的？因为林小姐不肯相信我会舞这刀，我赌气下楼来舞一舞罢咧，没的到了你们嘴里就该编派我这些瞎话了。”赛姑深恐芷芬真个着恼，忙搭讪着说道：“妹妹又何必为这事同他们生气呢！就这管家奶奶口气听起来，可知平时妹妹对这刀上很有讲究，不全是哄骗我的，此时妹妹便不舞给我看我也相信了。既是伯母他们等着吃饭，我们就赶快去罢，回来再舞也不为迟。”芷芬方才答应，又嘱苹儿依然将这刀送至楼上。此处几个人遂又分花拂柳的走入梅氏太太住的那个上房。梅氏太太见他们来了，眉花眼笑让着赛姑上坐，赛姑谦逊了一会方才坐了。

用过午膳，彼此又坐着闲话，延挨至日落时分，果然林公

馆里打发轿子来接赛姑，赛姑心里虽然想在这里歇宿，无如梅氏太太同芷芬也不曾坚留，只说了一句等着闲暇时候，叫赛姑常来走动，赛姑答应不迭。又坐了一会，免不得站起身来告别，梅氏太太一直送至阶下。赛姑扯着芷芬的手低低向他说道："我这一回去，不知几时可以再同妹妹相见，万一伯母他们忘记了我，你必须提着他们到我们家里去着人接我，我还有许多心事要同妹妹讲呢！"芷芬笑着用手将他使劲一推，说道："你那里有这许多罗唣的话，你的糊涂心事打量我猜不出呢！我若是替你讲出来，包管你羞得没有地缝可钻。"这句话不由将赛姑吓了一跳，重又低低问道："我的心事妹妹如何竟会知道，就请妹妹告诉我罢，好让我放心。"芷芬笑道："这时候不及同姐姐再说什么了，看外面轿子在那里等候着你，快些回去罢！有什么心事将来会见时要谈多少。"

赛姑没法，只得辞了芷芬，怏怏的径自上轿走了。回家之后先去见了祖母林氏，林氏听见赛姑真个回来，并不曾在外间歇宿，益发相信赛姑并没有别的不好意见，觉得他母亲书云总是多疑。抚摩了赛姑一会，又笑说道："你快去见见你母亲他们去罢，省得他们为你好似不放心似的。"赛姑点了点头，便自转身走到书云小姐房里，笑道："母亲，孩儿回来了。"书云小姐也笑道："人家倒不会留着你，回来倒也罢了，过后不妨常常去走动走动，也不在乎这一天里周旋。"说完这话，又问他今日在缪府里的情形，人家拿什么筵席款待你的，赛姑一一回答完毕，又去向舜华那里跑了一回，然后方才到了自己卧室，将身上所穿的新衣服一件一件的脱下来掼在炕上，分付丫头们替他折叠，自家换了平常装束坐向窗口，对着镜子只顾发愣。自忖着，芷芬看待我的情形，说他不解事又觉得他也解事，说他解事他

又疯疯颠颠的讲出话来刺人肺腑，不像肯同我亲密的样儿。便是你口口声声不愿意出嫁，难道今年已经长成十五六龄的人了，连一点风情月意都领略不来？我林赛姑当初在福建时候岁数也同你不相上下，怎么见了个赵小姐婉如就爱我宝贝似的。那个赵小姐一经知我是乔装的人物，虽然在先也吃了一吓，后来经我百般央告，他也便服服贴贴不同我执拗的了。其实论我这个人也并不是要有意去渎乱人家闺阁，不过我所遇见的女孩子偏生都叫我看着心醉，美玉明珠要是不碰在一处也罢了，老天既然有意无意的叫我们碰在一处，难不成还忍心不容我们称心满意吗？唉！我如今也不怨缪二小姐，只怪我同他究竟还不曾会过多少次数，万一将来相处得熟，他这一颗芳心未必便是铁铸的，到不得个没有一点怜爱我的地方。罢罢，且放着再瞧，此时也不用搁在心里了。想到此处，方才缓缓站起身子重新走入上房内同祖母他们坐在一处谈笑。

且说兰芬在先已经知道林府老太太接他妹子芷芬去瞧看龙舟赛会，自己原想也来的，后来因为陶老夫人病着，不放他走也叫没法，只得闷闷的在家坐着。后来又打听着赛姑到了自己母家整整盘桓了一个永日，又恨着芷芬只顾去接赛姑并不曾着人来接自己，显见得芷芬心里只有一个赛姑巴巴的同他亲密，深恐我到了那里有碍他们耳目，照这样看起来，这件事委实有些尴尬。越想越恨，不觉背人滴了无数眼泪，一时将心横了，权当赛姑已死，今生今世不必再去同他款洽。后来一个转念，要叫我白白地便让赛姑遂了心愿又觉得不很甘服，过了好几天，想等赛姑来的时候再一一的诘问他。谁知等了好多日子，一共不见赛姑肯向这里走动，心里益发生气，知道他定然真个同芷芬有了特别的感情了，方才将我置在脑后。他不肯来我偏生

要去接他，看他拿什么话对答我。主意已定，这一天便打发了一个仆妇到林公馆去接他家小姐。赛姑听见这个信息，果真将眉头皱了皱，悄悄的分付自己那个小婢去向外面回覆他，说我们小姐身体不好，一时不能过来替老太太请安。他刚附着小婢耳朵说话，已被他祖母一眼瞧见，便笑着问有什么事故了，这般鬼鬼祟祟的。赛姑还想拿话支吾，不防春莺正站在林氏身后替他捶背，忙插口说道："我们小姐忙着呢，前几天头里缪公馆曾着人来请小姐，如今陶公馆里也来请小姐了，小姐想是嫌人家请得腻烦了，分付大姐去回覆他不肯去哩。"林氏笑道："这又算什么呢！你的干娘那里往常没有人来接你，你隔了三日五日还赶着过去走动，如今人家巴巴的打发婆子们来，你又这样倔强似的装模做样起来了，给你干娘听见，又该说你这孩子没有良心，遭难时候便住在人家多少日子，一经没有事了就这样冷落了人家。赛儿快不要如此，依我主意还是去的为是。"回头又向春莺说道："你去分付他们，命陶家打发来的那位大姐多等一会子，我们小姐立刻就同他一齐过去。"春莺笑着答应，径自向外间走了。赛姑此时真是万分无奈，不得已重回转自己房间，草草的收拾了一回，少不得坐了轿子向陶公馆里而来。

先前接他的那个仆妇，随即引着赛姑到了陶老夫人住的那所房屋，陶老夫人见了赛姑，不禁细眯着双眼笑说道："干小姐好多日子不见你了，如今身段益发长成了些，你的祖母同你们母亲都好？天气渐渐热了，你想也各事妥适，亏你放心我得下，怎么影子也不来看望看望我？须知道我很有些怪你呢！"赛姑未及回答，却好兰芬此时刚在陶老夫人身边闲话，赛姑进房时候他微微抬了抬眼，似笑非笑的向他点头示意，及至陶老夫人

说到这里，兰芬忙插嘴说道："林小姐如今是人大心大了，加着近来的应酬又忙，不是东家请就是西家接，热闹非常。又是什么新姐姐、新妹妹的好得像胶漆似的，他那里还想到我们这分人家，轻易肯脚踏贱地？今天不是我巴巴的打发人去拳请，怕挨到明年今日还不知道他来是不来呢！"说毕又将头渐渐低下去，不禁露着无穷怨恨颜色。陶老夫人笑道："原来如此，这就不怪干小姐忘记我们了，但是你的新姐姐、新妹妹是谁，不妨告诉告诉我，让我听了替你欢喜。"赛姑笑道："干娘休听嫂嫂的话，他有得没得的编派着我。因为天气太热，祖母轻易不肯放我出门这是有的。谁曾向东家西家去走动呢！果然许久不曾替干娘请安，干娘近来肝胃气痛想该痊愈了，哥哥在湖南战地上可否常常有家信回来，那边战事消息总该没有意外变动？"陶老夫人笑道："承你问着，我这病痛越是到了冷天越发作得利害，一交春令再向五六月里过去身体也就复原，饭也吃得一两碗，夜间也不咳嗽，大约在这世上还可以混得几年呢。你哥哥那里自从有个姓赵的少爷，我们托他到北军那边去相机行事，各事想还得手。前天你哥哥还有信到家，虽然不曾说得详细，已较当初叠叠的打着败仗光景大不相同了。你嫂子的话我原自不肯信他，他是安心呕你顽笑的，你也是个实心孩子，那里便会像他说的这样忘恩负义呢？"大家谈了一会话，陶老夫人便命人安排点心随意在房里吃了。无如这时候赛姑同兰芬的心各人都怀着各人意见，虽然坐在一处，却是淡淡漠漠的，没有一毫兴致。陶老夫人心里揣度着，以为往常他们姑嫂要是不见面则已，每逢见面时候，委实亲密非常有谈有笑，今天这个样儿莫非干碍着我他们拘束起来，于是凑趣说道："干小姐闷坐在这里又没人陪你抹牌耍子，最好还是媳妇带领他外间去消遣消遣，

没的叫我这干女儿受了委屈，下次益发不肯过来了。”

兰芬趁这口气却深中下怀，便立起身来径自出房，却不曾去招呼赛姑。赛姑也知道他的用意，很想表白一番，见兰芬已走，自家也就随着出来。兰芬听见后边脚步响也不回头瞧看，他只顾走他的路。赛姑看见身后没有别人，不禁低低的笑说道："便是我得罪了你，你骂我打我却自不妨，为甚一句也不开口，叫人猜不出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死了也是个糊涂鬼。有像今日这样决裂似的，当初又何必看待我那个分儿，真真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如今才瞧出你这人的心来了。”赛姑话刚说完，两人已走入房里，先前兰芬一句儿也不理他，到了此际兰芬方才转过身来，冷笑说道："怎么你说的话句句都是我心坎儿上的话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也不知谁不肯红，谁不肯好？你别要同我这样花言巧语，你在婆婆房里吃点心的时候早有人告诉我过了，听见是我们请你的，便假说身子不好不肯来。不是你们老太太催着你逼着你，我今天还想瞧得见你这样宝贝似的人？老实说，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不来接你你便朝也盼望暮也盼望，几乎把眼睛都望穿了。我们来接你了'你身体忽然又不好起来。我倒要问问你：你害的什么病？一会子不好，这一会子为何又好了？不好也不好得快，好也好得快。你以为适才同我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将这样罪名卸在我身上了，你不用做梦！我们明亮人也不说暗话，也不用拿这些话暖我的心，我的心如今是冷透了，你便用出一百二十分的沸度来，我只是寒天吃冷水，点滴在心头。今番相见，就算我们最后的一度，以后各人撒开手，我也只当不曾遇见你这人，你也只当世上没有我兰芬罢了。”兰芬越说越气，那眼泪像断线珍珠一般，一点一点的将衣衫都湿遍了，只有哽咽的分儿，气堵住喉

咙，要说再也说不出什么。赛姑看见他娇嗔满面万种柔情，想起当初彼此亲热的情形，也就不觉有些酸楚，轻轻走至兰芬身畔，陪笑说道："哎呀！你忍心说出这样决绝的话来，叫人听着十分难受。我自问我待你的心肠可以对得住神天菩萨，便是今天你打发人去接我，原因为昨夜不曾好生安睡，今早起来有些懒懒儿的。我不过说了一句等待过一两日再来替干娘请安替你问好，后来一想，又怕你疑心，便是我的祖母不催着我，我也是要来的。像这样的事迹以前也是有过的，不止今日一次。以前你也不曾像这样怪我，如今因为着心里时时刻刻都把我同你好的心肠去同你妹妹芷芬好了，所以没头没脸给我这样气受。我能在你面前发个毒誓，以后再不想去同你妹妹见面，你也该可怜我饶恕我了。好姐姐，你眈待着这种血海干系，不惜瞒着婆婆，瞒着丈夫，将这千金身躯付托给我，我林赛姑若不知道好歹，再白白的辜负了你这番心肠，我还算是个人？还算是个畜生呢！你好好的将心打开，不用疑惑这一样那一样，我便为你死了都是情愿。你的身子素来又弱，禁不得一点半点委曲，万一再因为我弄出病来，你叫我心里听着如何得过？"赛姑说到此处，那种声气也就岔了，忍不住两个眼胞里汪着一泓清水。兰芬见他这个样儿，顿时将一团忿气销融得无形无影，不由破涕为笑，说道："呸！你这话倒说得好呢！谁当真要你同我好，不许你同我妹妹好。只不过这好的里面也要有一点分寸儿，不能随着你的那颗心，要干到那里就干到那里罢咧。他是一个黄花女儿，什么事他还不曾明白，你没的巴巴去诱坏他。固然我那父亲家法最严，不能容他错走一步，就是你将来也还要出来做一番事业，白白的为这些不要紧事将名誉弄坏了也不值得。在你的意思，都疑惑我妒着你们在背地里联络，其实我处处都

是替你打算，我的心没有别人知道罢了，难不成连你都不知道，我们不是白好了一场吗？你同芷芬会面已不止一次了，我的心里毕竟不能十分相信你同他是干干净净的。你固然不是个好人，我那妹妹近年来我瞧看他也渐渐解事了，你不爱他保不定他不来爱你？好在此时闲着没事，我且来拷问拷问你，不许有半个字欺瞒我。"说着，噗哧一笑，掉转头见有一个女仆、两个女婢都站在房外，兰芬向他们说道："此处且不用你们伺候，你们去向老太太那边照应照应，若是老太太要呼唤我们，你们再来给信不迟。"仆妇同女婢平时都也知道他家少奶奶同这林小姐有点不尴不尬，听见这话互相会意，大家笑了笑，一窝风早跑出去了。

兰芬四顾无人，高高的向床沿上一坐，用手在搭板上指了指笑道："你且替我跪下！"赛姑笑得合合的，真个扑通便跪下了，双手搭扶在兰芬膝上，仰着头等待兰芬问话。兰芬笑问道："你先供出同芷芬会过几次？"赛姑想了想笑说道："犯人自从……"兰芬笑呵着说道："呸！怎么老实你就这样称呼起来了，赤口白舌的，你不图忌讳，我还图个忌讳呢！万一你果真同芷芬有这样情事，随后闹到公堂上去，再像这样称呼也不为迟。我的绣房里也不是法庭，很不要你做作出这鬼张鬼智的样儿。"赛姑笑道："你说的要拷问我呢，你这房若不是法庭，你这人若不是法官，如何会有拷问我的权力？我对着你这威武样子已经吓昏了，所以信口就称做犯人起来。既然承你宽恩，我称个什么呢？就称做小的，可好不好？"兰芬一笑，点了点头。赛姑又笑说道："小的自从在你这里同他初次见面，并不曾多讲话儿，以后就是因为城里闹着龙舟赛会，我家祖母特地打发人去接他过来瞧看，那一天在我那里又见面了一次，以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

了。”兰芬冷笑道：“说这话就该打嘴，你打谅我不知道你们事迹呢！我是有耳报神的。在这几日以前，是谁连觉都睡不着，清大早起就忙忙的跑到人家去了，你这人还敢在我面前使乖吗？”赛姑笑着，急忙将个脸送至兰芬手边，笑道：“委实是小的讲错了，嘴在这里就请嫂嫂打了罢！”兰芬轻轻将他的脸一推，笑道：“我是女人家，不应该用手打你的嘴巴，你既知罪，你自去打了罢！”赛姑一面笑，一面真个举起手来在两边嘴巴上打了几下子。兰芬又笑着叫他住手，接着问道：“这三次会面时候，就中是那一次同他有私情的？你快从直讲来！否则，……哼哼，……”兰芬明知道他妹子芷芬性情举止很是庄重，与自己不甚相同，不见得遂同赛姑打起秘密交涉，此番问这话的意思固然有些疑心，一半也是同赛姑取笑顽的，并非真个去疑惑他们。谁知赛姑在这个当儿蓦然触着兰芬的这话，不由转了一个念头，思量哄他一哄，且可以卖弄自己是无人不爱，借此压服兰芬。他随即不顾轻重，故意将个头低了一会，一句也不开口，腮颊上转露出许多红晕，像是十分羞愧的模样。兰芬见他如此，不由暗暗吃了一吓，忙追着问道：“怎么我问你的话你没有回答了，若是果然没有呢，你就告诉我没有；若是已經同他有了私情呢，你也不须瞒我，便该从直些一一说来。好在你们是两情愿，又不是你逼迫他从你的，料想也没有什么大罪。我是他的姐姐，只有替你们掩饰的道理，难道肯去破坏你们的秘密不成？”赛姑仰头望了望，重行笑着说道：“第三次同他会面嫂嫂已是知道了，料想要瞒也瞒不过。我先前不肯说这话的缘故，便因为这一次在他公馆里，怎生去看他绣房，怎生在房里殷勤谈笑，怎生将丫头们打发下楼……”赛姑说到此，又掩口一笑。兰芬问道：“打发丫头们下楼，你们那时还在楼上，其中情

事可想而知，定然在这时候做出他些不顾廉耻的事出来了。”赛姑笑道：“嫂嫂所料一点不差，小的也是出于无奈，如今全行供招，悉听嫂嫂发落，我林赛姑甘罪无辞。”说着，又嬉皮涎脸的伏在芷芬身上揉搓。兰芬却不同他嬉戏，只长长的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赛姑说道：“你还跪着做什么呢？我此时也没有埋怨你的心肠，且放着再说罢！”赛姑瞧见兰芬气色不好，不似适才欢喜模样，自己也就趁势站起立在一旁俯首不语。兰芬坐向窗口一张椅子上，冷笑说道：“你这冤家，做作这样装束，将来不知要贻害多少女孩子！我也没有这本领来劝诫你，就使劝诫你，你也未必肯信，但是我那芷芬妹子为人甚是可恶，平时自命不凡，他也从不曾将我这姐姐放在眼里，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也没有人辩得他过。别的话不讲，单就他提起嫁娶这件事，没的把我们这些做人家媳妇的说成一个不堪人物。又是结婚不能自由呀！又是涂脂抹粉给男人做玩物呀！又是一生一世靠着夫家养活不能单独自立呀！长篇阔论，他也不顾人脸上有得下去没得下去，只要开了他的话箱，我们就遭了大劫了。我当时却不同他辩驳，我也打定我的主意，他若果然一生不去嫁人我也只好罢休了，万一他也有出阁的日子，等到那时候看我有这本领，一句一句的向他责问，瞧他再拿什么话回我？好了，如今也不用再去等他出阁了，好笑他也是这般惫赖，并不须结婚早就给男人家做了玩物，亏他还自命的了不得，不料遇着一个美丽些的男子，也不顾什么自由自立，悄悄的瞒着父母就嫁了。”（如此冤枉芷芬，我为芷芬叫屈。然而世有美不如赛姑，而其污蔑人家闺阁有甚于赛姑者，若赛姑尤其小焉者也。噫，世风日下，吾又奚言！）兰芬越说越气，背转身子也不拿正眼去瞧赛姑。赛姑觉得没有意思，只好倚在衣架旁边呆呆的

望着兰芬发怔。先前原想编着谎去逗芬兰嬉笑，不想兰芬转做出这样正经神态，自知出言冒失，又想再拿话去解释，只是无从说起，也只得一笑罢了。两人相持了一会，外间已有仆妇们传着陶老夫人的话，命他们出去用膳。赛姑巴不得这一句，早如飞的跑至陶老夫人房里去了。然后兰芬才缓缓走进来，依旧没精打采陪着他们吃饭。这一天赛姑虽是在陶公馆盘桓了大半日，却一共不曾得着采头，兀自恹恹不乐。勉强再坐了一刻，便命自家带来的那个小婢，出去招呼仆人预备回去的轿子。陶老夫人见他不甚高兴，假意慰留了两句，赛姑不肯答应，也只好随他自去。兰芬益发冷淡相待，所以傍晚时候赛姑辞了陶老太太依旧回去了。

自此以后，日来月往不觉又过了两三月光景。那个赛姑也有好几次到缪公馆里往会芷芬，无如他虽十分爱慕芷芬，至于芷芬的用意，觉着赛姑为人不像好好人家女孩子身分，有时疯疯癫癫向自己说着许多游戏的话，芷芬委实听不入耳，当时便很有些疑心，处处都远着他，不愿意同赛姑亲近。赛姑不识时务，一颗痴心终不甘服，还不时的央告祖母林氏叫人去接芷芬过来。林氏溺爱性成，不忍违着赛姑的话，也曾接过芷芬几次，芷芬那里肯来！赛姑没法，镇日价只是长吁短叹，容颜渐渐的有些憔悴，旁人看看替它吃惊，他却毫不觉得。也是这一次合当有事，（提笔郑重。）看看将近中秋佳节，原来缪芷芬小姐可巧在中秋这一天是他的生日，缪老大人同他母亲梅氏因为女儿渐渐长成，在家中过生日的时候很少，今年又是个十五岁，在广东俗例，这十五岁也同整生日一般，必定要热闹热闹的。于是在几天头里遂遍请亲友，兰芬同赛姑听见这样消息可知必是要来的。果然到了中秋那一天，兰芬是不待相请，已经打扮得

美人似的别了婆婆陶老夫人坐着轿子回家。至于赛姑那一边，不但备了一份厚礼送过去。赛姑是眼巴巴的只盼望到了这天，好借着这拜寿名目去同芷芬会晤，于是不约而同都在这一日清早陆续都到了缪公馆里面。缪公馆里是异常热闹，张灯结彩，鼓乐喧阗，只不过大厅上面不曾铺设寿堂，然而上房里也就铺设得花团锦簇。芷芬穿着一套新鲜衣服，眉横翠黛，眼晕娇光，含羞带笑的一一同来客见礼。不多时候，诸亲友家的内眷来的已是着实不少，互相会见之后各各分坐在两边，有知道赛姑的都拿着眼去瞧看他，有不知道的也就彼此问讯了一番。此时只把个赛姑左右流盼，不知道怎样才好。觉得那些女眷中间也有丑陋的，也有美丽的，看来看去大都及不得缪家姊妹。较比起来尤以芷芬年龄娇小，体态轻盈，为他人所不可及。无奈这一天耳目众多，大家都坐在一处，赛姑虽然有心要同芷芬去款洽，那里有这闲空儿？也只好同着他们勉强周旋应对。然而他只要看见芷芬坐在那里，必然赶去偎傍着他，像是十分亲热似的。芷芬那里猜得出他的用心？虽然不甚耐烦，然而因为人家今日特地来道喜，也没有去得罪人家的道理，也只得罢休。内中惟有兰芬是有心的人，每逢赛姑同芷芬并肩坐在一处时候，他就微微含笑，望着芷芬不住的点头，似乎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你们秘密的一般。芷芬见他姐姐这个模样，忍不住脸上一红，不由俯首下去，拈弄他团扇上的带须。兰芬见这神情，益发相信前此赛姑所说的话丝毫不错，由羡生妒，由妒生恨，很很的将赛姑眨了一眼，赛姑装着不曾看见，也不去理会兰芬。好笑这时候座中女客虽多，却没有一个知道他们的心事。

不曾隔了一会，兰芬的生母范氏打发身边一个丫头来唤兰芬，兰芬原已不耐久坐，趁这机会遂向人说了一句，径自随着

那个丫头到他母亲房间里来。他母亲见了兰芬兀自叹了口气，冷冷的说道："你看你这父亲，要偏爱到什么田地！二丫头不过一个小生日罢咧，值得惊天动地的如此热闹。不瞒你说，我眼睛里就瞧不上去，所以任他们在外间闹得烟舞涨气，我只是一个人躲在房里，不去同这上水儿，没的叫人议论我没有志气。这是你应该记得的，那一年你十五岁的时候，你的父亲可曾像这样待你？不过名分上隔别些罢咧，难不成你就不是你父亲生的？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只拿着一副冷眼瞧着这二丫头，将来看他怎生替他父亲争这份门户。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年这个样儿，明年还不知那二丫头可活在世上不活在世上呢？没的一旦打了嘴，我就趁心满意了。"范氏说着，又提起袖子来揩拭眼泪。兰芬这时候看见他生母为着芷芬生气，又触着父亲偏爱的话，不由的冷笑说道："母亲你老人家又何犯着为二丫头气坏了呢！你老人家说得好，看这二丫头将来怎生替父亲争这份门户？我瞧父亲同嫡母也不用这般溺爱他了，他年纪虽小，做出事来委实不小，打谅他的那些暧昧事迹我不知道呢，早已将父亲的脸面都削尽了。亏父亲他们瞒在鼓里，还这样偏疼着他，自然不怪母亲提着二丫头生气。"范氏听见他话中有意，不由惊问道："哎呀，难道二丫头做出什么不尴不尬的事出来么？好儿子，你不妨明白告诉我，好让我欢喜欢喜。我倒猜不出他好好的坐在家里竟有这些丑事，这男子是谁？几时同他混在一处的。"兰芬陡然被他母亲问着这句话，一时转回答不出，不觉怔了一怔，待要将赛姑女装的事说出来，其中情事又干碍着自己，万万不能出口。（绝倒。）只得勉强笑道："母亲也不必追问这人，横竖将来总是要晓得的，我左右也是听见人传说的，不能便据以为实，但愿二丫头没有这件事才好呢！"范氏笑

道："这一定是有的。你是在婆婆家那里知道，他近来的神气他是越发出落得风骚了，说出话来全然一些轻重也没有，一味的不把人放在眼里，若不是开了知识，如何全行脱掉了女孩子气呢？"母女两人正谈得入港，外间已有人来请兰芬，叫他出去陪客，兰芬笑着径自走了。范氏因为听见女儿这番话，却不像先前懊恼，顿时高兴起来，也不肯在房里闷坐，重新换了两件齐整衣服，也跑向外面同人家谈笑。他也有几家姬妾同他最谈得来的，还有尼庵里几个尼姑今天也在这里，范氏便将这一班人约到自己房间，一长一短将兰芬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好博大家一笑。那些人却不很相信，又不便拿话驳回他，只得笑着答应。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当晚众多女客都纷纷入席，芷芬坐的那一席，却有兰芬同赛姑在座，彼此谐谑笑话十分热闹。芷芬酒量本来很好，又禁不住大家一杯一杯的来劝着他，兰芬有意要将他妹妹灌醉希图博得一笑，不知不觉，自己也就吃了许多，眉眼饧涩，口舌缠绵，转有些支持不住。宴毕之后，别的女客走的走了，惟有兰芬在家歇宿不曾回去。赛姑见兰芬不走，自家也就迟迟疑疑的想在这里留连一夜，偏生这时候又没有人上前留他，他只得挨着芷芬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在一处闲话。也是芷芬高兴，说与其在这厅上无聊得很，大家何妨到我楼上去略为歇歇，我叫丫头他们预备好茶。赛姑巴不得这一句，随即抢着在前走去。芷芬因为时已入夜，花园路径怕赛姑不甚熟悉，忙命苹儿赶快在前边掌着纱灯照着赛姑行路，自己也就跟着走来。兰芬前本有些懒待动掸，听见他妹子约他上楼，他早已回说我的身子十分困倦，不再同他去厮混了，思量向他母亲范氏房里去睡觉。蓦然在这时候瞧见赛姑径自偕着芷芬双双要回卧室，他陡觉醋

劲大发，不甘心让他们背着自己去寻快乐，重又说道："好好，要乐大家一齐去乐，横竖我今天也不回家，明早在这里多睡一会也不妨。"说毕，也跟在后边走来。赛姑本意想尽今晚在楼上着实去挑逗芷芬，很不愿意兰芬有碍眼目，今既见他闹着要来，也叫没法，三人上楼之后，便有丫头们将茶献上。兰芬略呷了两口，便摇头说不喝了，倚在桌上朦朦的要睡。赛姑便附着芷芬耳朵议论兰芬的醉态，引得芷芬笑得合合的。兰芬一眼瞧见他们这个亲密样儿，又猜不到他们说的是什么，不由心里生气，加着有几杯酒盖住了脸，便不审度说话轻重，况且他已先入了赛姑之言，早拿稳芷芬真个同赛姑有了暧昧，在这个当儿忽的冷笑了两声，望着他妹子芷芬说道："哎呀！你们不必鬼张鬼智的了，什么事我不明白！何苦瞒得我实腾腾地，大家说开了，多少是好，若是拿我当外人，哼哼，我们就都不要想过安静日子，拚着大家喊开来叫父亲他们知道，看你们还能够称心满意！"兰芬这一番话说得没头没脑，转把一个生龙活虎的芷芬朦住了。又猜不出他是何用意，只觉得喃喃呐呐的，口齿全然不甚清楚，只管翻着两个小眼珠子不住的向兰芬瞧看。此时只急得赛姑无地可容，又不好去告诉他，说是当时那句话是我编着哄你的。你不可认以为真，只顾站在芷芬背后向兰芬挤眉弄眼，又将个头摇得不住。无奈那个兰芬醉眼惺忪，那里看得见你这赛姑在旁边做这样嘴脸，你只管拦你的，他只管说他的。芷芬原是一个聪明女孩子，细细揣摩他姐姐语气也有些明白，只不肯过于冒失，转装着含笑的意思，逼紧问了一句道："我并不曾有什么瞒着姐姐的事，姐姐何以有这一番议论，倒叫妹子一时猜不出姐姐用意，自家姊妹有话何妨明说了呢！"兰芬冷笑道："你们瞒得我多呢！可惜你虽然瞒我，你那意中人儿却不肯

瞒我，什么话都告诉我明白了，你还在我面前装这模样。我请问你，林小姐是男子假装出来的，你真个不曾晓得？既哄我不曾晓得，怎么又同他干那些羞人答答的事呢？”芷芬当下经这一番雷轰电掣的话，又羞、又怕、又急、又气，再不同兰芬纠缠，急急掉转身子不住的向林赛姑身上打量。赛姑见他这样神态，还希冀他将机就计，或者转因兰芬将此事说明，以后倒可以无庸顾忌，大家联络在一处起来亦未可知。赛姑正在胡思乱想情思迷离之际，猛不防芷芬向自己问道：“林小姐，适才姐姐所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么？还是姐姐冤枉你呢，还是你真个身为男子借此骗人，说出来也好让我自家明白。”赛姑见芷芬垂问，又觉得他而无恶意，不由双膝跪在楼板上笑嘻嘻的说道：“万事全望妹妹遮掩则个，我为妹妹已是魂颠梦倒倾慕多时，今既承兰芬嫂嫂替我说明，我们以后便可以……”赛姑还待再望下说，那个芷芬小姐只气得浑身抖战，将满嘴银牙挫得一挫，立刻在床栏杆上摘下那一柄九狮宝刀，飕的拔刀出鞘，对准赛姑头脑直劈下去，不审赛姑有无性命之忧。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芷芬与赛姑事为本书全卷一大关键，故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自今而后赛姑既还故我，芷芬遂作羁人，变幻风云使人莫测，有足使人感慨于无穷者。或曰，陶如飞、赵珏、方钧三君子者，久坐陶宅堂上，不其倦欤？虽然彼三人者，皆昧于事而溺于情者，使之久坐亦固其宜。

赛姑赝鼎势在必破，夫人而知之矣，然必俟与芷芬同衾合枕，然后芷芬始知其为男子，以至酿成剧变，琐琐笔墨究未免邻于秽亵，而且与赵瑜当日事不无重复，足使阅者憎

厌，今忽借兰芬口中带醉破露，情事固极诙诡，而笔墨之雅洁亦复出人意计之外。　（原评）

赛姑之事千回百折，至此而始决裂，实为一部《莺花录》紧要关头，故此回书乃不肯轻易落题，必处处用反振之笔以击动下文，庶几蓄势愈盛，文境愈妙，而结穴处亦愈见精采。林氏坚称赛姑为完璞呵责书云，范氏认定芷芬为不贞遍诉亲戚，俱是反面文章，不如是，不足见下文之出奇，未可视为百忙中之闲话也。

芷芬在未知赛姑为男子之前，已不慊于其言语举动，辄思避拒，足见一片素心，异常清洁，亦异常严正，初非一味娇憨者可比。艳如桃李，凛若冰霜，觉处处似有一侠女活现纸上。　（独鹤评）

第二十一回

因溺爱抱恨入重泉　　悔求婚含羞归故里

那个林赛姑也是老天生材，偏偏将他的眉目安置妥贴了一些，又不幸遇着那个糊涂昏瞶的祖母，又因为迷信上面叫他改作女装，他于是不知上进，便想借他这副面孔处处思量去偎香倚玉。一个赵瑜还不足，又加上一个兰芬，由是胆子愈粗心志愈大，以为世间凡有些美丽女子总该为己所有。不料那个芷芬年纪虽轻，性情却与寻常女子不同，任你百般向他缠障，他简直是个不闻不见，弄得赛姑没法。无奈他淫心不死，可巧那一天兰芬又拿着话来审问他，他一时高兴，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说成个已经同芷芬有了暧昧，其实他也不过要在兰芬面前卖弄卖弄，那里会想得到今天兰芬转和盘托出，用着他审问赛姑手段又来审问芷芬呢？依人间的法律与上帝的裁判，那一柄九狮宝刀便该照着赛姑脑袋伶伶俐俐的劈做两半方才大快人意。无如那时候芷芬的刀刚刚举起来往下直劈，兰芬见这模样顿时把酒都吓醒了，三脚两步蹿至芷芬身旁，也顾不得什么，嘴里只喊了一声，说：“妹妹这个可使不得！”那一双手便紧紧夺住芷芬臂膀。然则照这样看起来赛姑简直是没有性命之忧了，若使果然如此，岂不是更长了那一班轻薄少年的气焰，以后格外要无缘无故去污蔑人家了。谁知那个当儿兰芬拦得快，芷芬的刀下去得也快，赛姑可巧还跪在地板上要逃也逃不及，算是他人急智

生，忙举起双手来抱着头，意思想用他这副皓腕去同那刀锋放个对儿，看是谁长得结实些？说时迟刀锋离他的额角只差得一二寸远，那时快赛姑猛将头偏得一偏，只听得噗哧一声，那面刀锋已砍入赛姑的右臂，穿的衣裳又薄，这时候就全亏着兰芬夺住他妹妹臂膀的功效了，芷芬下手虽猛，终究被兰芬牵掣着，不曾将赛姑的右臂砍断，只见血雨横飞，罗衫尽赤。楼内楼外大家一声吆喝，顿时闹得沸反盈天起来。

赛姑那里还顾得疼痛？知道祸事已成，不敢怠慢，忙忙的立起身子趁他们姊妹忙乱之中一溜烟蹿得下楼。那个小婢苹儿也不知他们为甚缘故忽然的会动刀动枪，不由一路喊得下楼。其时缪老夫妇尚未入寝，兰芬的母亲房里还有几位女眷坐在那边闲话，听见这样消息，大家吓得索索的抖，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连外间的仆妇们都一齐拥到楼上探问缘故。第一个便是缪老太爷大踏步跨入房门，只见他女儿芷芬脸上气得铁青，手里还执着那一柄明晃晃的宝刀，左顾右盼像是寻觅人的光景，要走又走不脱，因为他姐姐兰芬匍匐在地使劲抱着他的左腿，连哭带劝，话又听不明白，连忙吆喝着问道："好好的你们闹的什么？自家姊妹有什么话不可以好生讲得，要这样持刀弄仗则甚？芷儿难不成是疯颠了？"芷芬眼见他父亲进房，又看见众多内眷都拥挤在一处，赛姑的影子又不知去向，方才将刀搁在桌上，指着他姐姐向众人说道："这都是我这好姐姐作成我的，他不知打那里弄来一个乔装的男子混入我的卧室要了。他又编派我好多污秽的话，我原打算将这男子砍了，然后再同姐姐讲理，他又护着他不让我结果那厮性命，那不是要将我硬生生的气死了？"说着，也就潸然泪下。这时候兰芬见有许多人进来，心里又羞又急，已经放开芷芬站在一旁，只是呜呜咽咽

的痛哭。众人虽然听见芷芬这样说法，一时间总摸不着头脑，只管呆呆的互相厮望。缪老太爷急道："这话打那里说起，你说的这男子究竟是谁，此时藏在那里呢？"芷芬一面拭泪，一面说道："还有谁呢？便是今天接来的那个林家小姐，谁知他竟不是女子，是装着这模样出来骗人的。"缪老太爷听见这话不由怒发上冲，虎吼了一声，兀的向桌上夺过那柄宝刀，从人丛里去寻觅赛姑。大家慌忙让开来，四下里寻觅了一番，那里有赛姑的影子？缪老太爷嚷着寻着，趁着月光一径赶至楼下，众多仆婢也就随着下来。早有一个仆妇寻至后面那个小院里，见后门业已洞开，地上还有斑斑驳驳的血迹，喊着说道："走了，走了，你们看他不是打从这一路逃出去的？"缪老爷仔细向院中一望，见人已逃走，没处追赶，忍着气重行折转身躯大踏步上楼，将刀掼在一边，双脚乱跳喊道："反了，反了！目前世界竟有这等妖人，做出这样怪事。"又望着芷芬说道："好儿子，横竖你也不曾受了他的玷污，我们也不怕这厮跑上天去，他的老子现在督署里做事这是我知道的，我也放不了他。今夜且饶他再活一夜，明天我去寻他老子讲话，他不将这无耻的儿子交给我办，我也不得干休。"缪老太爷一面说，一面气得喘吁吁的直摩着肚皮嚷痛。芷芬也不开口，转是芷芬的母亲梅氏冷冷的说道："我家芷儿呢总算是有志气的女孩子，他一经知道这样事，他就使刀弄仗的闹起来了。但是我就不解了，我家大小姐自从在那镇市上将这林小姐救得上船之后，难道到了今日还不知道这林小姐是男子不成？"梅氏说这话时候只管拿眼溜着范氏。不防这一句话转提醒了缪老太爷，跳起来嚷道："不错了，不错了！兰儿你既然知道他是男子改装，怎么也帮着他欺骗别人不叫你妹妹知道呢？我不知道你是安的什么心儿。总而言

之，你是打从我家嫁出门的，别的尴尬事体料想干不出来，但你不预先替他说明，你也算不得是个清白无私了。我且问你，他这乔装你几时才瞧破他形迹的呢？”缪老太爷接连问了两句，兰芬只不敢开口，只有抽噎哭的分儿。这时候论大家心理都还明白，也不敢替他说破。座中惟有他母亲范氏格外气得难受，回想今天早间兰芬在房告诉自己的话，说芷芬已经同人家男子有了暧昧的事，这不是分明指的赛姑，我一时糊涂就不曾想到这里，还百般的去告诉别人，如今弄出这般交涉，不想芷芬还是清白之身，我这女儿兰芬却就不得而知了。梅氏太太他那话儿分明讥刺着我们母女，幸喜老爷还不曾听得明白，万一再被老爷悟会出来重行申饬几句，我这面子如何得下？范氏越想越恨，忙忙的走至兰芬面前将他扯了一把，说道：“你在这里哭什么呢？你也是出于无奈，不见得早就知道这林小姐是男子改装来的，你让妹妹息一息气，你还是到我房里去安歇罢！早知道如此，我该不让你们一齐上楼倒也罢了。”兰芬也知道他母亲的用意，只得含羞带泪跟着范氏一齐下楼走去。此处那些亲友内眷想起日间范氏所说的话，大家暗暗议论，觉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分明他是妒忌芷芬不惜拿话去诬蔑他，此时转弄到自家女儿身上去了。大家又早知道赛姑在陶公馆里住了有好多日子都同兰芬宿在一处，其中情形不言而喻，然而这时候却没有人肯说出来，不免又劝慰了芷芬一番，然后将缪老太爷夫妇扯得下楼。缪老太爷口口声声只要去同林耀华拚命。这且缓表。

且说那个林赛姑当时猛被芷芬一刀砍下来并不觉得疼痛，只觉得右臂上像水一般不知流出些什么，性命要紧，还怕芷芬刀锋再下。人急计生，趁兰芬拦着他妹子时候，一溜烟径向楼

底下逃走。本待向外间奔走，又听得远远喧哗声音，知道已有人报了消息到内室去了，万一瞧见他们，还怕被他们捕获。蓦然一个转念，想到前次初上这楼，曾经看见后院里有一道小门通着外间街道，此时也顾不得吉凶，穿花拂柳一气跑入后院。月光底下，看见那道后门虽然关着，却不曾落锁；忙走近前拔开门栓，呀的一声，赛姑便蹿身而出。其时已有二更时分，所幸街上行人却不甚多，纵有些人瞧见他这样打扮，觉得一个孤身女子又没人在后跟随，心慌意乱的匆匆直往前走，也就不免窃窃私议。赛姑也不理会，转弯抹角出了大街，方才认出路径，此地原离自己住宅不甚过远，随又一口气跑到门首。门房里坐着两个爷们忽然看见赛姑单身回家，大大吃了一吓，忙赶着上前慰问，早见赛姑面色雪白，那一件淡青秋罗夹衫上右边已染着像猩红一般。内中一个年纪老些的仆人忙惊问道："哎呀！小姐怎么样了？这不是被人砍下臂膀来了。"这句话不打紧，才提醒了赛姑，忽觉得右臂上疼痛非常，顿时嘤咛了一声，不由直跌下去再也扶不起来，吓得两个仆人索索的抖个不住，连珠价叫起苦来。那个林福正躺在门房里吸那乌烟，听见外间嚷闹忙走近前探问，见这模样也嚷着说道："这个如何是好？分明小姐在路上遇见强盗了，这伤痕委实不轻。先前我们这里早已打发轿夫去接，如何不见他们回来，转是小姐独自归家，其中情事真个叫人测摸不出。"

正在互相惊疑，蓦的看见门外四个轿夫抬着轿子一步一颠的直望里走，先前跟随赛姑出去的那个小婢也是垂头丧气跨门而入，一眼见赛姑躺在地上，这才掉转头向那些轿夫埋怨道："我的话如何？依你们还想在那边老等，即使等到此刻那里去寻觅小姐呢！"林福见那个小婢还在这里闲话，不由急着问道：

"你们难道全是死的？怎么有轿子不请小姐去坐，转让小姐孤身在街上行走，以至出了这件岔事。你们还款款的押着这轿子开心，如今小姐已经弄成这个样儿，这种干系却不与我们相干，停会子看老太太可肯饶你？"那个小婢先前还不知道他家小姐已受重伤，林福在那里讲话时候他也不曾留心，及至走近赛姑身旁一瞧，见他血染衣襟，闭目无语，方才吓得哭出声来，说："我那里知道呢？晚饭之后，我只见我们小姐同他家小姐坐在一处，后来便又同着陶府大少奶奶一齐上楼去了。我刚在那几位管家奶奶房里坐着，不到半点钟功夫，忽然听见后楼上大闹起来，说是他家小姐同我们小姐闹反了脸，我们小姐气得打从后门走了。这个当儿，他家老太爷同老太太们又都闹得上楼，便有人告诉我叫我不必在这里等候小姐，不如押着轿子回公馆罢。这几个轿夫不肯相信，还抱怨我说没有的事，是我硬逼着他们回来，我以为小姐回了公馆罢咧，这膀臂上如何会有这样伤痕呢？"林福听那小婢的话，不由想了想，只管点头暗暗说道："我知道了，原来这伤痕并不是遇着强盗的，他家小姐反脸的缘故，照这样看起来大约可以不言而喻了。如今且不讲别的，烦诸位弟兄们贵手，先行抬过一张睡椅来将小姐轻轻扶得上去，大家抬着送入上房里好让老太太同少奶奶他们商量诊治，这是迟误不得的。"众仆人笑道："林二爷又来取笑了！小姐是位千金，平时我们都远着他不敢同他亲近，这一会子不顾嫌疑，又叫我们动手动脚去抬小姐起来，万一被老太太知道怕不要将我们骂个臭死。这位姐姐在这里呢，叫他去扶小姐罢！"林福笑着向他们啐了一口说道："你们休得取笑罢，什么千金呢？停一会子怕就要改成万金了。我同你们拍一个巴掌，若不是小姐装这千金样儿，今夜也不会闹出这大乱子，你们又明知小姐的根底，

亏大家还忍心拿这样话去奚落他，你看这位姐姐只有索索抖的分儿，他那里还有这力量去抱小姐！说不得大家辛苦辛苦，将来在老爷面前我自然会替你们说话就是了。"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于是果然在门房里抬出一张睡椅，大家七手八脚将赛姑扶上椅子一路吆喝着送进去了，那个小婢也淌眼抹泪的在后面跟着。

且说林府有一种规矩，每逢林氏老太太将要就寝之前，几个媳妇们必须到房里走上一趟，名目上是特请晚安，顺便陪婆太太讲几句闲话，必定等到林氏上床，分付他们各散，他们方才敢回寝室。今天晚上林氏因为赛姑未曾回家放心不下，便多坐了一会，先是舜华偕着玉青进房，林氏开口便问可曾打发轿子去接赛儿没有？舜华笑回道："轿夫早就去了，至今还不曾回来，想在那边等候赛儿耽搁了。"林氏听了不由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说道："依我的主意，便不打发轿夫去接也罢，他们小姊妹们定然合得来，方才如此亲密，管许他们那里留着不放，我们巴巴的硬叫人去接，倒像别有用意似的。一者赛儿不大愿意，二者缪二小姐也不欢喜。这话却也难说，儿子是你们养的，我再出些主意大约总不及你们主意的好。"林氏说完这话，便就懒懒的躺在床上，免不得唉声叹气。舜华刚待拿话再去解释，不防书云小姐已盈盈的走入房里，见舜华同玉青坐在一边，便笑着说道："毕竟你们可曾打发轿子去接赛儿不曾？论时候也该回来了，怎生还没有一点消息。一样你们不曾分付轿夫，单拿这话来哄我亦未可知。"书云小姐还待再往下说，舜华同玉青只管望他挤眉弄眼，又连连的摆手。书云小姐悟出他们意思，连忙截住了不再说什么。大家互相厮望，又默默的坐了好半晌。其时夜色沉沉，万籁寂静，壁上挂的那面

大钟早镗镗的鼓了十一下子，书云小姐见林氏又不肯睡，只躺在床上不大理会他们，知道林氏心里不大快乐，便搭讪着站起身子，亲自向茶桶里倒了一钟酽茶捧至床侧，低声说道："婆婆请吃一杯茶，依媳妇们意思还该早早休息了罢，没的失了眠倒值多了。赛儿早迟总该一定回来的，他是不肯回来，轿夫他们总不能陪着他在人家等候一夜。"话未说完，林氏早撅起身子，愤愤的坐在床沿上指着书云小姐说道："没的把你腻烦死了，赛儿他回来怎么样不回来又怎么样？便是人家留着他在那边过一宿儿，道不得个便有什么意外变故发生出来？像你们这样不放心似的，将来最好他锁在卧房里不许他出门行走一步，那时候真个将他当做千金小姐看待起来才算称了你们的心愿，我总不信他就同缪府二小姐……"

林福当时命人抬了赛姑，自己也顾不得什么内外，连忙的三脚两步跨入上房，掀起林氏房门帘便在林氏说到缪二小姐那句话的当儿，猛的失声说了一句："老太太，我们小姐回来了。"林氏笑道："才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刚在这里提到他呢，你们就让他进来罢了，又何必累及你林二爷巴巴的来告诉我们。"林福又道："小姐不是好好回来的，身上的伤痕很重，适才跌倒在门房外面，小的分付他们用椅子抬进来了……"林福刚说到这里，已听见外间吆喝声音，那个小婢吓得抖战战的直向房门里边走入。林氏同书云小姐他们骤然听见林福这句话，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直吓得各各站起身来向外边瞧看，林氏连"哎哨"两个字都叫不出来，连扒带跌直跳下床，玉青忙上前一把将他搀着。这时候赛姑已抬至房内，幸喜他还省得人事，虽然睡在椅子上，拿眼将他祖母瞧了瞧，不禁流下满脸泪痕，想将身子坐起来，那里能够动弹？只有哼的份儿。林福早移过一张电灯来

向赛姑身上照看，林氏一干人只见他右臂上染得通红，那血迹淋漓还一阵一阵的向外间浸沁，书云小姐同舜华早放声痛哭。林氏本来病体虚弱，受了这一重恐吓，哭也哭不出，一时气堵住了，两眼反插上去，即刻平空栽倒，玉青支持不住，听见扑通一声，大家格外惊慌，哭着闹着又来搀扶林氏。其时内外人等都得了这个消息，大家都拥得进房，走上几个女仆从百忙里将林氏抬得上床，捶的捶捻的捻，好容易才将林氏唤醒，一面命人去灌姜汤。舜华尽抱着赛姑一声儿一声肉的痛哭。书云小姐忙忍住了眼泪向林福说道："此时没有别的法儿，你就快到督署里去将他父亲请得回来，并告诉他父亲赶紧向医院里延聘一位西医过来诊视，万万不可迟误。至于小姐今夜出的这事，究竟还不知为的什么缘故？"一面又唤跟随赛姑出去的那个小婢，问他小姐好好在缪府上吃酒怎生闹出这样事故？那个小婢只是哭哭啼啼的，依然将他在门房里说的那番话告诉了书云小姐。书云小姐一时虽不完全明白，心里却已猜到十分七八，只叹了一口气也说不出什么。林福刚待出去，重又说道："大少奶奶也不必着急。小姐原是一个人逃回来的，我们先前还疑惑小姐在路上遇了强盗，后来经这大姐告诉我说，小姐原是在缪府上闹出来的。小的这会子先到督署里请老爷去，然后再拢一拢缪府上，其中情节或者可以探听的一二，回来时候再禀复老太太同大少奶奶罢。"书云小姐点了点头，林福然后飞步出外去了。

房里的内眷、春莺同一干仆婢们，围着赛姑椅子像个大拷栳圈儿，互相咂嘴咂舌私地议论。玉青走过来俯着身子轻轻向赛姑询问，问他："这刀伤是被谁砍了的？"赛姑尽着流泪一句也不答应。书云小姐发恨说道："玉姑娘你尽管向他絮聒则甚！他这伤痕自然是他自家寻出来的，你叫他能说什么呢？唉，早依我

一句话，何至弄到这步田地。”说着，就用手去脱他那衫子，才一近身，赛姑不住的嚷痛，书云小姐忙缩回手，望着春莺发话说：“你尽在这里白瞧又有什么益处？还不快替我取一柄剪子来，如今只好将这衫子　　了罢！”春莺答应，忙转身取了剪子递入书云小姐手里。书云小姐咬着牙齿轻轻将那衫子剪开，只见他右臂上面有一二寸的创口，不住的还流血出来。舜华同玉青在旁边望着，只吓得满眼垂泪。书云小姐恨道：“亏这人很心下这样毒手。”又抬头向舜华问道：“我记得大前年他父亲在外间带回一包金疮药，是交在你手里的，你快向房里去寻一寻，将这创伤裹护起来方好，不然，若是透了风进去，那可就了不得了。”舜华听见这话，含悲带泪，飞也似的跑向自家房里去寻那药，谁知寻了半会，心里越急越是想不起搁在那里，依旧空手跑得转来告诉书云小姐这话。书云小姐急道：“罢罢，不必耽搁了，你们有炉里的香火先撮一包来使用罢！”众人忙分头去取香灰，不多一刻倒捧了好些香灰进来，大家忙着又寻布条子。

正鸦飞雀乱的闹着，猛听见外间嚷着老爷进来了。书云小姐早看见耀华跑得满头的汗，慌慌张张的只问怎么样了，身后又跟着一位黄头发的洋人，耀华向众人摆摆手，说：“医生到了，你们权且让一让。”说着，便请那洋人进房。那位西医原是法国人，在城里同仁医院里开诊。耀华听见林福的禀报，自家连轿子都等不及，随即出了督署，亲自向同仁医院去将这位西医请来。西医走得近前，低下头去用手将赛姑的伤口按了按，又命人端过一盆冷水，轻轻用布将血迹揩拭干净，兀的站起身子，用他那不成文法的中国话向耀华笑说道：“没有事，没有事，这伤口虽深，并不曾损及里膜，敷上我的药去，包管两个星期可望全愈，你们大家不必着慌。”医士说完这话，众人听了方才有点

笑容。这时候那医士将手续一切做完，又拿眼不住的向赛姑胸口瞧看，只见赛姑上身脱得精赤，只轻轻束了一幅粉红肚兜儿，肌理莹洁粉白无瑕。耀华刚待请那医士向外去坐，那医士却不肯走，转向耀华笑问道："小姐今年青春多少？"耀华答道："小女今年十六岁了。"那医生将眉头皱得一皱，说："小姐的创伤原没有大事，但是小姐目下已届成人之期，如何这两个小乳头儿依然含苞未吐？他这身体发育上很是危险，不知小姐按月的月信可曾来了不曾？"医士说这一句话不打紧，早将房里的仆婢引得一个个的掩口大笑。（百忙中有此闲笔，奇绝。）

耀华也忍不住笑。刚待拿话来掩饰，忽见林福已匆匆的走得进房，仓皇失措的向耀华说道："回老爷一声，小姐今晚闹的这件祸事很大了。"耀华吃了一吓，书云小姐同舜华一干人也就怔怔的听着他说。林福又接着说道："原来小姐的乔装已被缪家二小姐瞧破，我们小姐不知道轻重，兀自去调戏他，缪二小姐性情又烈武艺又很了得，登时拔出刀来几乎将小姐砍死了，幸亏陶府大少奶奶拦得飞快，才仅仅的伤了我们小姐右胁。听说这时候缪老大人非常忿怒，总在明天要来同老爷讲理，还待向军政署里去告老爷一个治家不严的罪呢！"林福刚说到这里，书云小姐早望着舜华他们将双脚一顿，冷笑说道："我的话何如？如今可是闹出来了。"这时候林福说话又急，喉咙又提的高，林氏刚才醒转，正自放心赛姑不下，只恨自己一时瘫软坐不起身来，耳边忽然听见林福这一番言语，懊悔不迭，心里仿佛万箭攒刺的一般难受，只得闭着眼装做不曾听见。不防备这时候耀华双脚齐顿，急得嚷道："坏了，坏了，我早就叮嘱你们赛儿年纪一天长似一天，他又生得聪明，什么事儿他不理会得？恐防一旦同别人家女孩儿闹起交涉，我这脸面还是要不

要？你们一味的拿话敷衍我，通没有个正当办法。这小畜生竟不顾利害，忽然做出这样不尴不尬的事体，他这一会子若是死了，是他自作自受也抱怨不到别人。只是我呢，明天那个缪老太爷果真来同我办这交涉，我还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委实是家门不幸，偏生这奇奇怪怪事迹都出在我们这里，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如何可以信得？为什么好好的要装做女孩子就易长易大的了，照这样闹法便是绝了后代也好，还不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房里一干人见耀华十分着急，都鸦雀无声的不敢上前勉慰。谁知林氏已经听得明白，觉得耀华的话分明句句是埋怨自己，思前想后也悔不该老远任着赛姑乔装，千不合万不合，昨天为这件事还同大媳妇闹了一场意见，可想大媳妇他们的见解毕竟比我高得许多。又知道缪老太爷明天要来同耀华评理，这事果然闹出去，与耀华的声名很有干碍。论起罪魁来都是我做祖母的过于溺爱了孙子不好，于是又羞又急，又不能再帮着赛儿去堵塞别人的嘴，总恨赛儿不能替自己挣气，公然人大心大竟做出这样事来。在这个当儿蓦然喊了一声：“赛儿你好……”底下的话再说不出，已是舌干口涩，脸庞上一阵红光，双眼反插上去，那喉咙里的痰声仿佛是拽锯子一般呼拉呼拉的响个不住，筋骨抽搐，手足厥冷，业已去死不远。（写此一段，以为世间溺爱不明以至后悔不迭者之鉴。）无如当时众人都注视在他们父子身上，并不曾理会林氏，还是春莺无意中掉头望了望，瞧出这样神情，不禁大惊小怪的叫起来，说：“少奶奶们快来瞧瞧老太太罢，怕老太太要不好了！”众人听见这话，仿佛兜头震了一个焦雷一般，忙乱着拥到林氏床前。舜华上前哭喊了几句，林氏已是不能答应，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了。书云小姐急忙招呼林福，说：“趁着外国医士在这里，快请过来替老

太太诊一诊脉，看有救没有？”林福随即告诉了那个医士，那个医士分开众人走近床侧，命人点了一枝蜡烛向林氏脸上一照，然后伸手摸着胸口，兀的退了几步，悄没声的说道：“不济事了，没有救的法子，替他预备预备后事罢！”说完，迈开大步，直向房外行去，林福赶着送出来。此处众人听了医士的话，一齐放声大哭，仆妇们早跳上床，替林氏将一顶纱帐子脱了，将林氏身子好好扶正睡下，只听得一口气不来，早就呜呼哀哉了。

林耀华眼睁睁的站在房里望着见母亲已经咽气，只跌脚说了一句：“这不是要我的命了！”说毕，也就放声大哭。书云小姐同着舜华、玉青都跪在地下痛哭不止。耀华拭了拭眼泪，急着向舜华他们说道：“你们尽在这里哭有个什么益处呢？赛儿睡在这椅子上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快些叫人抬着向他自己房里去休息，没的闹死了这一个，再闹死那一个了。”一句话提醒了书云小姐，连忙在地上站起来，分付众多仆妇抬起睡椅将赛姑送至他自家卧室。赛姑此时也有些明白，只是伤痕痛楚一顿又昏迷了过去，耳边虽然听见他们哭声，依旧昏昏沉沉的不知道为甚缘故。书云小姐看见他这个样儿，心里又怜又恨，免不得陪着他进房，替他将衾褥铺叠好了，扶他上床睡着，又命春莺过来陪伴赛姑，恐防他要茶要水。然后自己又走入林氏房里，早见众人七手八脚的在房里掳掇什物，挑卸字画。由上房一直到外间点得灯光灿烂，家人穿梭也似的预备一切，一直忙到次日午后各事方才齐整，遵照民国体例成了丧服。

耀华一面命爷们到督署里去请了丁忧的假，一面寝苦枕块在公馆里哭泣守制。书云小姐同舜华不时的到赛姑房里去照看，依旧逐日请了那位外国医士替他诊治，日渐起色。有时清楚时候，他们便将林氏病殁的话详细告诉了他，赛姑想到祖母在

日爱惜他的那个分儿，也不免坐在床上痛哭了一场。书云小姐在背地里也曾问他那一天在缪公馆里的事迹，他只是低头不敢答应，被人问得急了，重行假装臂痛转又呻吟起来。（试为赛姑设想，真个叫他有甚话说？）书云小姐不住的向他点头叹气说道："好儿子，从今以后你可以一切改悔了罢！都为你这个孽障不肯学好，如今已将一个祖母气得死了，此后若再不改你的脾气，我做母亲的白白领带你一世了，叫我将来倚靠着谁呢？"说着不由掉下泪来。

著书到此，只好权且将赛姑这边事暂行搁起，重行用我这支秃笔去叙一叙缪公馆里那一夜光景。不然，诸君要诘问我在那时候缪老太爷本是雷厉风行，要赶在第二天向林耀华兴问罪之师，如何耀华打从他母亲死后在家守制已非一日，怎生不曾见有缪老太爷影子到来，岂非大大脱节？虽然其中也有一个缘故，若不重行叙转，诸君怎能够知道其中详细呢？

且说缪老太爷提着刀下楼追逐赛姑，后来见着后门洞开，猜准他已经畏罪潜逃。论缪老太爷火拉拉的性子，便恨不得立刻赶至林家去同赛姑拚命，无奈这时候众多亲眷以及梅氏太太都赶下楼来，大家做好做歹都拿话劝着缪老太爷，说是那个林赛姑虽然举动轻浮，擅自闯入人家闺阃，然而毕竟是年轻孩子，又是他家里本来命他女装的，与有意改头换面调戏人家闺女的不同。况且今天又是这一边特地命人将他延接到来尊为上客，没有个酒阑人散反同人家翻过脸来寻衅的道理。好在他的诡秘举动登时已被二小姐瞧破，并不曾受了他的玷污，此刻如若惊天动地的闹得起来，外间议论不一，一般的会疑惑到别的事迹上去，那时候有口难分，反要累了二小姐清白名誉。在我们大家意见，今夜由他逃去，便是明日去责问他的父亲也须

秘密些，不可声张出来，叫别人听了笑话。以后这种人不如径自断绝他的往来，他任是安着一百二十分邪心也叫他没有希望的去处，老爷须得息一息气。至于二小姐那里我们还待前去安慰他，他是一个女孩儿家，不要因此再酿出别的变故来要紧。缪老太爷听他们说的话也很近情理，不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扑的将一柄九狮宝刀跌落在地，匆匆的径自回转他那上房去了，此处自有仆妇们将刀拾起。

梅氏太太同那些女眷复行转身上楼，已不见兰芬踪迹，惟有芷芬还气忿忿的坐在床沿上。一见了母亲，方才立起身来，众人问着兰芬，芷芬冷笑道："姐姐在此哭了一会，已经被我们姨娘将他搀得去了。诸位看着今天这件事可委实的出人意外，照这样情形瞧起来，可想我那姐姐他通明白，分明同那姓林的串通一气要来哄骗我么！唉，他不想他是位千金小姐，如今嫁到人家也要替他丈夫挣一口气，为何明知这人是乔装骗人，转没早没晚同他混在一处。今番闹出来，他的颜面何在？父亲的颜面何如？"梅氏太太也怒着说道："我久知道我家这大丫头为人轻薄，举止没有一点大家规矩，不是我说句刻薄话儿，归根到底总算是小老婆生的与寻常小姐不同，这也是他父亲要娶小老婆的好处，没的打了嘴，现世现报。（梅氏又有梅氏心事，写来如画。）好孩子，你也不必为此气苦，好在这男孩子也不曾沾着你的身体，清者自清，浑者自浑，外人总该有个分辩。"那些女眷也笑起来说道："哎呀，谁说没有天理呢！眼前报应真是飞快，再没有像这样活灵活现的。"说着，也就将范氏今天早间向他们污蔑芷芬的那番话，一一告诉了他们母女。又道："如今闹出这个笑话儿来，不知你们那位姨太太心里作什么感想呢？"梅氏太太同芷芬听到这里，不由互相咬牙切齿价发恨。那

个苹儿这时已将那柄宝刀重行插入鞘里，轻轻的将那丝绦理得齐整，替他小姐依然悬挂在帐钩子上面。一面低低笑说道："我们小姐委实利害，那刀锋一下子下来，将那个林小姐臂膀上砍得血淋淋的，我想那林小姐就使逃得回去，这一只臂膀不知还能够保全得住呢？要是我就不忍心下这样毒手。"芷芬笑向苹儿啐了一口，说道："谁还同他客气哩！依我性子本想砍落他的那颗脑袋，硬生生的被大小姐攀着我的右手叫我不能容易施展，这一会子要你替他耽心吗？"苹儿伸了伸舌头，笑道："砍落林小姐的脑袋不打紧，他一定是死了，将来他那魂灵儿老远留滞在这楼板上，以后黑夜早晚小姐休得再逼着我替你寻取物件，撞着这没脑袋的恶鬼，没的将我魂灵吓掉了。"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众女眷又说："时候已是不早了，二小姐还该早早收拾安息罢，我们也不在这里打扰你了。"说毕，随着梅氏太太一齐下了楼梯。芷芬免不得送至楼口，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另有仆妇们打着灯亮，分花拂柳的在前面照着，一干人穿出花园。走至前进，众女眷又笑道："姨太太那里我们还待去慰问一番，老太太看是怎样，高兴何妨一路去走走，恐防将你家大小姐哭坏了呢！"梅氏太太正安着一肚皮气，那里肯陪他们同去，勉强笑说道："他的父亲一人在上房里坐着，此时不知他可曾安寝没有？我还待有话同他父亲商议，来不及陪众位太太们走动了。"众女眷知他的意思也不相强，便行告了别，又叮嘱梅氏太太道："明天老爷去同林家评理怎生个结局，还求太太给个消息儿给我们，好让我们放心。"（人家有了事故此辈最是热闹，所谓云端里看厮杀也。写尽人情，为之一叹。）梅氏太太点点头，径自转回上房去了。

此处众女眷又一窝风的向范氏房间里走来，刚刚揭起门帘，

一眼早看见范氏同兰芬坐在一边喃喃私语，蓦见众人进来，忙止着不谈了，慌忙起身迎接。众人见兰芬泪光融滑，粉颈晶莹，真像一朵带雨梨花一般，见了人兀自含羞，低头无语。范氏向众人拍了拍手掌，气忿忿的说道："这事从那里说起？有得没得的还牵涉到我家小姐身上，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冤没处去诉。他在这里恨得要死，是我方才苦苦劝他，你是一朵鲜花儿刚刚开放，如何禁得住这样狂风暴雨？只好竖一只耳朵，闭一只耳朵，由他们去诬栽你罢了，没的自己气坏了身体。他们是窝里鸡似的有谁来怜惜你呢？诸位太太都是生儿育女明白事理的，瞧我这话可错不错？"众女眷笑着说道："罢了，罢了，你们府上这位二小姐才有多大点年纪，估量他那身段还没有豆瓣子大，怎生性情这样暴躁，动不动就弄刀弄枪起来，林小姐知道他真个是男孩子不是？你也不曾拿着他真赃实据。凭你那气头上就要将人家脑袋砍下来，世界上难道没有法律了！可知杀了人没有个不偿命的道理。我们就替你抱不平，女孩子不知道轻重罢咧，怎么老两口子也跟在里面闹得烟舞涨气，还帮着他抢过那牢什子刀来没命的追下楼去，万一林小姐不急溜些儿走得快，一刀将他砍死了，无论林小姐究竟是男是女，看他这场大祸怎样收拾？（看他们对着范氏母女又如此说，手拉顺风旗，脚踏两面船，自是此辈惯技。吾奈何不欲屏绝一切亲友而闭户独处也哉！）我们的为人是你太太晓得的，委实是心直口快。不瞒你说，是我们适才多着嘴儿向他们老两口子动说的，若果然爱厚人家呢就多往来些，若不愿意人家呢，随后就一刀两断，不同人家走动也不妨事，没的今天巴巴将人家请到这里，忽又同人家闹起意见来，言语上面伤了人还不算，还要使刀弄仗去取人家性命，这又成个什么体统？我们不

怕你太太多心的话，论起你们老爷，不过当初在前清时候做了一任两任武官罢咧，若放他在今日民国里，做个现在的什么上将、中将，还不要一排头的将没罪的人都砍死了才算称了他们的心呢！哼哼，他们还不曾死了心呢，适才听他们的口气，明天还要寻觅那个林小姐的父亲跑去同人家厮闹。我们不保佑别的，只保佑跑去被人家一顿抢白，好好的碰一鼻子的灰回来，那才要将我们牙齿笑掉了呢！好太太，你还是劝劝你们大小姐不要同你那小妹妹一般见识，搁开手就算了罢！我们还有一说，譬如那个林小姐无论他是男是女，叫你们大小姐如何会得知道？据二丫头嘴里讲起来好像大小姐明知故昧似的，有意引着男人上他的楼去调戏他一般，这不是要将大小姐冤枉死了？”兰芬趁着他们口气，不禁又哭着说道："真个来了！我何曾知道这林小姐是男是女呢？他一定要栽害我，有什么话儿讲不出来？我这一颗心惟有天知道罢了。以后像这样闹去，我还有这颜面在世上生活么？左右不过要逼取我的性命罢咧。我一死不打紧，只是将我这母亲孤鬼儿似的落在他们手里，我在九泉底下也不放心呀！我母亲的秉性素来又极其懦弱，动不动被人家几句话儿就挟制住了，虽然在这门里吃一碗闲饭，也没有他多开口的地步，目前不过因为我嫁的这份人家还不十分落寞，姑爷又在外边做着官，（丑语。）所以他们才不敢一定按捺下他的头来。我只要一倒了头，哼哼，你看他们看待你什么光景，怕我一死，我母亲也就去死不远了。诸位太太们若是看我平日情分，常常的来安慰我母亲几句，我的灵魂总知道感激，一定保佑你们多福多寿。”兰芬说到这里益发哽咽得不能出声，范氏也就跟着哭起来，含悲带泪的说道："阿弥陀佛，日头也有照到屋里的时候呢！众位太太们不是青天说的话儿，句句打到我心坎儿上，

好像我要说的都给你们说去了。我的心肝，你好歹千万不可怀着这样短见，你一朵花儿才开到一半光景，怎生就想到那条路上去了？任他们血口诬栽你，信者有不信者自无，你不听见众位太太们说的好，林小姐是男是女也没有给你晓得的道理。（不瞒你说，晓得多时了，为之一笑。）你果然有个三长两短，不但你的母亲是再不能活着了，单就姑爷而论，他平时同你的恩爱是个什么分际儿。他这时候在湖南替国家出力，拚生拚死的巴结上进，你不替他撑持这分门户，抛弃着他走了那条路，你叫他听见这样信息，哭就要哭死了。在世上做个人只好自家快活，别的闲话休去听他。前清太后还有人背地议论他的暧昧，也不曾见他赶着别人去辩白，可想莫说你没有这样事，就使有这样事，各吃各的饭，谁也管不着谁。我说句笑话儿，难道你这一个营长的夫人还比前清太后的身分高着些么？"这几句说得众人哄然大笑，便连兰芬也就犀齿微露，粉靥乍开，掩口笑起来。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才各各辞别散去。这一夜兰芬且宿在他母亲范氏房里，第二天一共不敢回去。

且再说缪老太爷回了房里长吁短叹，一夜也不曾好生安睡。清晨起身，忙着唤进一个家人，分付他先向督军署里去探听林耀华踪迹。如若这林老爷还在署里，务必请他等一等不要远出，我立刻就去见他有要事同他面讲，那个人连连答应，登时便出门去了。不曾停了一歇，早又见他女儿芷芬慵眉弱黛，扶着小婢苹儿盈盈的走入他母亲房里来请了早安，开口便问他父亲，如何还不出去晤会那姓林的，同他起着重要交涉？他母亲梅氏见他兀自不曾梳洗，又怜又爱，忙用话去安慰他，叫他不用生气。又说你父亲已经打发人到督军署里去询问，他立刻便出门会他去了。芷芬冷笑道："若论女儿真个气恼，昨夜早就寻了死路

了，只是如今世界奸诈机械无所不至，第一尤以男子薄视女儿，简直把来当做是他们的玩物。即以昨日的事迹而论，在那姓林的心理都以为做女孩儿的总应该不顾廉耻，只要遇见一个清俊些的子弟，就不惜上了他们圈套，所以才敢明目张胆装做这模样擅自入人闺闼，女儿若是稍不自爱，万一竟同他鬼鬼祟祟干出那些不顾羞耻的笑话，岂但玷污了自家身分，便连父母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外人？我几次同父亲商议，说我们做女孩儿的总须能够自立，将来的终身才不至全倚靠着一嫁了事。父亲总阻搁我，不但不许我远行，单就在本省学校里去读一读书，都说是违背了母训。如今已是闹出这种暧昧的事来了，在父母们固然知道做女儿的清白无私不曾损失我家名誉，然而外人不实不尽，免不得还要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编派出许多邪说。你们老人家替女儿想想，叫女儿如何气愤得过？便是随着父亲的意思，将来要替女儿择一良配，怕都未必能如心愿了。今天父亲任是去同那姓林的严加责问，那姓林的也不过唯唯认罪罢了，不见得就可以替女儿洗刷得干净，女儿还不是依旧坐老深闺别无树立。女儿想，天地间既然生了一个人，同此形骸同此灵性，本来没有什么男女分别，父亲膝下又没有第二个儿子，姓林家的男儿还巴巴的乔装做女子，我替父亲想，何妨将我这缪家的女子权且当做男儿……”

芷芬说到这里，正待再往下说，那个缪老太爷早已大不悦意，脸上顿时露出不然的颜色来。可巧在这个当儿，先前向督军署里去探听林耀华的那个家人业已回转公馆，匆匆进来禀覆。缪老太爷此时且不暇诘责芷芬，忙掉转头向那家人问道：“林老爷可在署里不在？你想将我的意思全行达到他耳朵里去了，你瞧他那颜色，可否知道他家那个孽障在外闯下祸事不曾？”那个家

人忙垂手禀道："回老爷的话，林老爷此时已不在署，昨夜已经匆匆回了他自家公馆。"缪老太爷笑向他夫人海氏说道："如何？可想那件事他已经知道了，怕他一时还不敢公然到署里来同我见面呢！"说毕，又向那个家人呵斥道："你既然得着这样信息，若是会干事的，便该一径赶到他的公馆才是，终不成就让他逃掉了。老实说，他逃得掉和尚也逃不掉寺呀！"那个家人又说道："诚如老爷的分付，家人在署里打了一个转身，立即赶至林老爷公馆。谁知他这公馆里面洞辱沸反盈天，里里外外门通开着，他的那些管家们一例忙着搭丧棚、糊白门，家人还隐隐的听见里边哭声振耳，已有好些老爷们去向那里叩奠，门外车马络绎不绝。"海氏太太听到这里不觉惊讶说道："哎哟，照这样讲，那个林小姐竟被我家芷儿砍坏了。唉！虽是他孽由自作，然而我家芷儿毕竟下手得利害，我早知道你父亲那一柄宝刀是斫过长毛的，碰着他的刀锋儿，你们想想还有活命的道理吗？"芷芬小姐也不由吃了一吓，顿时双蛾紧蹙，呆呆的只管竖着两个粉耳朵往下静听。（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如此写芷芬方是血性中人，并非《水浒传》中孙二娘、顾大嫂一味杀人不眨眼者可比。）那个家人又说道："当时小的也这般想，疑惑是他家小姐死了，谁知却又不然。后来经小的向他们管家们打听，才知道他们老太太因为他家小姐在我们公馆里闯下这祸，心里又急又痛，懊悔使他家小姐装着这模样儿，本来身体多病，经此巨变，登时一口气不来，便在夜里归了天了。据闻那个林小姐伤势也十分危险，他们延聘医院里外国医士替他诊治，还不知性命有无妨碍，昨夜足足闹了一夜，今天林老爷已向督军署请了丁忧的假，大约暂时尚不能见客，小的所以忙着回来禀知老爷，悉听老爷斟酌办理。"家人说完之后，见缪老太爷没有别的

分付，随即退后两步，如飞的依然走出去了。

这时候转将缪老太爷说得怔了好半晌，只把眼来望着梅氏一句开不得口。梅氏太太忙笑着说道："罢咧，人家因为这件事已经闹出这样重大变故，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他虽然不好，跑来逗引你的女儿，毕竟你的女儿替我们争气，又不曾中了他道儿，转落得抱头鼠窜带着重创回去。可知家人们说得不错，还不知他将来性命有是没有？你这一会子再巴巴的跑去同人家厮闹，也觉得不近情理，在我看不如权且将这事搁在一边罢。料想那个林小姐以后再不会像这样女装，一定要改换男子的服式。他们年纪还轻，留着他的脸面好让他重行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也算是你我积了阴骘。俗语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没的逼着人家走头无路，我的主意却是如此，老爷自家再去斟酌罢！"（是好梅氏，我已替赛姑感激不尽。）一番话说得缪老太爷连连点头。此时梳洗已毕，仆妇们早送上点心来，缪老太爷一面吃一面愤愤的望着芷芬，冷笑道："你且过来，我还有话问你。人家男孩子改了女装做出不端的事来，可知已经将他的祖母气死了；你这女孩子适才说的又要改做男装，这的定然没有别的说了，不过也想将你父亲气死了，就算趁了你的心愿可是不是？"（如此发端，神来之笔。）芷芬笑吟吟的答道："父亲又来了！女儿方且骂别人乔装的不是，难道自家转去蹈人覆辙，当真装扮男子去欺人不成？女儿适才的用意，不过因为父亲年老，膝下又不曾生过兄弟，将来将我同姐姐都嫁了出去，那时女儿便算不得是父亲的孩子了。女儿打定主见，只自己图一个自立方法，不一定要去嫁人受这些男人家肮脏恶气。倘能自立，就仿佛同男子一样做一个生利的人，不去做一个分利的人，一般可以在父母膝前甘旨承欢，一直等待父母百年之后，

永远不违颜色，岂不比较这样深深藏在闺中的好？”缪老太爷听到此处不禁沉下一副严正面孔，冷笑说道：“这些话我都听得厌烦了，不但你这妮子这样说，外间那些不守本分的女孩子没一个不是这样说。说的时候委实有理委实好听，只是到了那自立分际儿，他便父母也忘了，名誉也不顾了，遇着端正些的男人，他就想起他终身大事，乔张乔智的公然去行正式婚礼，一概礼义廉耻都顾不及，只播弄些自由平权的话头来搪塞别人。我虽然不肯便将这一班不长进的女孩子来比譬你，但是你要孝顺我也不在乎一定终身不嫁，不过这嫁人的权限都要出自我们做父母的，你若竟沾染外间文明风气，思量要去做一个平权自由的女子，那是万万不行。我此时且不扰你，你倒是将你的主意说出来我听听，等我同你母亲替你斟酌。”芷芬见他父亲讲话时候声色俱厉，他也毫不畏惧也不羞惭，转笑吟吟的说道：“孩儿也没有别的主意，父亲不是知道的，我们住在福建的那位姨母他膝前不是有一个姨姊姊？记得他的年纪约莫也有二十多岁的人了，去年姨母还有信来，说这位姨姊已在省城女子师范里做了学监，外间仰慕他学问的人很多。孩儿想这女子师范里需用人才定然不少，若是女儿说到他校里求学去哩，父亲必然不依，好在凭孩儿在家里研究的学术，不见得便不如那一班女学生的程度，虽然教员资格不敢希望，或者同我们那位姨姊商酌商酌，派一点庶务会计的职务给女儿去充当充当，也还不至偾事。父亲若是允许孩儿，孩儿就想暂离这广东地方，跑向福建去碰一碰机会也好。”缪老太爷不待他的话说完，连忙摇头晃脑，拦着说道：“好孩子，我老实告诉你罢，除得学校，别的还可以依你。你若提起学校两个字，我简直同这些学校里的朋友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别人不是我生下来的，我也没有法子去管束他，你再伶

俐些总算是我的嫡亲女儿，我断不能眼睁睁的望着你向着火坑里去跳。你提起的什么姨姊姊、姨妹妹我一句也听不入耳朵里。我左右不过两个女孩子，大女孩子兰芬呢，我昨夜揆情度理，他同林家那个小畜生定然免不得做那些丑事，好在他如今已是做了陶家媳妇，败坏的是陶家门风，与我毫无干涉，我也没有这肚皮装他们的闲气。目前只算剩了你这一个妮子了，你若是果然主意已定，不愿听从我做父亲的话，这也不难，你有的是那一柄九狮宝刀，先前砍那林家小厮不曾取得他性命，老实你就再拿来将你父亲惩死了，我那时候算是不闻不见，什么事不好由你胡乱去做？你万一没有胆量，你父亲活在世上一日，你一日休想趁了你的心愿。”

缪老太爷越说越气，渐渐的须发怒张，筋骸红涨。芷芬见这光景，不由俯首下去，一句儿再不敢开口，顿时扑簌簌的珠泪滚落下来。梅氏太太恐怕他们父女相持不下，忙笑劝道：“芷儿不过说了一句顽话，你答应他呢是他的造化，任是你不肯答应他也没有法儿，何苦急得这个样儿，未免转有些小题大做了。”又向芷芬说道：“好儿子，你凡事也不必忙在一时，等你父亲息一息气，有什么意见不好同他商议？在我看，你也回你楼上去读读书罢了，没的在这里受了委屈。”一面说一面又将苹儿唤得近前，分付他伏侍小姐回转卧室，芷芬也便趁势告了别，同着苹儿一路上楼去了。梅氏太太毕竟放心不下，深恐芷芬心中不快或者弄出别的岔枝儿来，暗暗告诉缪老太爷，当晚便同芷芬宿在一处，百般的拿话去安慰他。芷芬这时候却已打定了一个主意，外面并不露出形迹，至于他打的是个什么主意，既然芷芬小姐并未发表出来，作者也只好替他权且厮瞒着，留待下文再叙。

且说兰芬自从在母家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也知道别人一

定疑惑他同赛姑另有暧昧，那里还敢回去？终日只愁眉泪眼的藏在他母亲范氏房里，自己不敢去见缪老太爷。缪老太爷也嗔怪他行止不端，损坏名誉，也不愿意见他。林赛姑这一出新奇戏幕忽的在缪公馆里揭露出来，当时你传我我传你，登时哄遍了全城。都说林赛姑乔装女子，私地里通奸了陶少奶奶兰芬，因为得了便宜，又去通奸他妹子芷芬，不知怎生同那妹子芷芬反了脸了，在卧楼上动刀动枪几乎性命不保。这句话第二天就传入陶公馆里，那时内里的仆婢一个个张皇失措，举止与平时大不相同，不是你同我交头接耳，就是我同他议短论长，虽然不敢径去禀明陶老太太，然而这一番张皇神态简直是要给陶老太太知道的意思，任是陶老太太再龙钟些，到这时候没有个不去追问的道理。众人见老太太动问这事，好生高兴，少不得原原本本、从头至尾将外间听来的消息一一告诉出来。陶老太太那里便肯相信？将头一扭说道："这话打那里说起？没的叫他们编掉了下颏罢！林小姐好端端眩一个女孩子，怎生会变出男人来了。我还记得当初将他救得上船以后，他也还在我床上睡过好几夜，可怜那林小姐不是老老成成的裹着衾被儿睡觉，动也不敢一动，后来我留心瞧他举止动静，那里会有男人家形状？"陶老太太只管在里说，仆婢们只管在一边笑，彼此议论着。低低说道："瞧我们这位老太太可是背晦了，一点理解儿也不明白．林小姐才得十几龄的人物儿，他同你老人家睡在一处自然是老老成成的，你叫他不老成想干什么呢？至于同我们那位少奶奶亲近起来，彼此年纪又不相上下，又一般生得花枝儿似的 任林小姐再老成些，到了这个当儿一定会不老成起来了。"大家虽然在背地偷着私议，然而以我们这个后进共和国而论，那时候家庭专制毕竟还严，上下阶级毕竟隔别，谁也不敢将这意思去同老太太

辩驳。（慨乎言之，为当今共和下针砭不少。）陶老太太想了半会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赶紧将兰芬接回公馆好向他问个明白。登时传出话去，命家人们打发轿子去接少奶奶。家人们不敢怠慢，真个带着轿子去接兰芬。走了不多一刻，家人们将空轿子押回，重行上去禀明老太太说："少奶奶被他们姨太太留住了，过一天才让他回家。至于林小姐的事情，家人们已经打听得清楚，实系昨夜在缪公馆里闹出变故，缪府家人们还说他们老太爷已经命人到督署里去探听林老爷的踪迹，他们老太爷要同林老爷大开谈判，责问他将男作女的罪名呢。"陶老太太听到此处，方才相信那个林赛姑果然不是真正女子，仆婢们适才所讲的话确有征验。别的还不打紧，至于他的那位媳妇成日成夜同他厮混在一处这是他老人家亲眼看见的，一经回想起来，才知道他们那种亲爱分际儿并不全系姑嫂感情，简直是一对野鸳鸯双飞双宿。我家儿子官衔小则小也算是个统兵的长官，不料我这媳妇早在家里重重的替他加了一道绿头巾安然戴在头顶上了，只气得他老人家浑身抖战，牙齿儿也就捉对厮打起来。猜是兰芬没有这副颜面回公馆来见我，然而你终不能躲在你那母家一世，于是天天打发人去接他，兰芬不得已才回家走了一趟。偏生那位陶老夫人却不问青红皂白，见了兰芬便劈头劈脸的骂了一顿。兰芬虽然做错了事，却不肯认错，竟同婆太太勃谿起来，因此不曾隔了一日，又赌气跑回母家去了，陶老夫人却也没法。

可巧那个赵营长赵珏，正兴兴头头的在湖南请了归娶的假期，偏生又挟着陶如飞回来替他做媒，一位媒人还嫌不够，重又带上一个方天乐，三个人晓行夜宿安抵粤垣。前回书中不是说到陶如飞约同方赵两人一齐转回住宅，陶老夫人正怀着满肚

皮闷气，却好对着他们一老一实将前后事迹当面告诉他们得清清楚楚，他们三人更没有一句话可说，大家一步一步的重行退出到厅上，彼此长吁短叹，你也不能劝慰我，我也不能劝慰你，还是陶如飞因为地主之谊，当晚少不得备了一席盛筵款待他们二位。席间，转由陶如飞向赵珏询问道："以前的事迹再也不必谈了，料想林府那边正忙着丧事，吾兄万无再去会晤林先生之理。好在湘中和议尚未定夺，旅长大人又甚是倚重吾兄，不如在舍间耽搁两日，我同着你依然到湖南去罢！大丈夫何患无妻，况以吾兄年纪尚轻，此后再为物色人材，重谋家室也不为迟。"说着，又对方钧道："方兄以小弟这话为然否？"方钧点了点头勉强答道："事已如此也只得退一步想，只当世界上没有这林赛姑罢了。最好赵兄此次转回湖南也不必将这奇异事迹去详细告诉别人，便说这位林小姐已经身故，所有婚约彼此均已取消，别人也没有笑话你的道理。"赵珏此时手里正捧着酒杯子一杯一杯的尽往嘴里去灌，听见他们二人所说的话，便将酒杯放在席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世界上竟会闹出这样怪事，便是做梦也梦不到这般幻境。不瞒二位大哥说，自从在家乡初晤那林小姐以后，兄弟久已魂颠梦倒，什么事件都没有心肠去干，以为一生幸福总关系着此人身上，目下方才可以就绪，希冀这番抵粤遂我平生之愿。适才老伯母一番雷轰电掣的话，简直一声头的丧失我的魂魄，那里听得出其中情节，谁知我竟被此人哄骗了几个年头，依旧是镜花水月。我如今细想起来些小婚姻之事尚且十分颠蹶，此后功名事业更复何望？承旅长垂爱提携我做了一个营长，也不是我的本领，毕竟还是方天乐造就成的。那边营里英杰甚多，少了我一人不过像是太仓稊米沧海浮沤，陶大哥若是重返湘中，务请替我婉达旅长，我赵

珏自今以往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再不想出肩艰巨了。倘能侍奉老母天年，再将妹子姻事结束，那就算我一生结局。我此刻已是打定主意，明日径自束装就道遄返故乡，我所不能放心的有二人，一个便是刘镛，一个便是郝龙。当初虽由天乐提携他们出来，天乐去后他们同我感情也还很好，陶大哥若是俯念我们近来共事之情，在营里另眼看待他们两人，我同天乐自然知道感激。”赵珏越说越觉得怆然，不由一滴一滴的眼泪都滚入酒杯里面，又恐被那些伺候的家人瞧见，忙用手帕子拭了拭，重又搭讪着向方钧问道：“天乐你呢，行止何如？据我替你打算，不如径自同我向福建一走。我的事虽然中途变故，然而你的事我曾经允许过你，不免要设法替你们撮合，终不成又有别的变故么？”方钧轻轻从鼻中哼了一声，满腔心事因为碍着陶如飞在座不便明说，只说了一句“这事权且搁在一边，此时且缓提起，停一会子等同大哥宿歇时候再斟酌行止罢！”陶如飞接着说道：“赵兄这话讲错了。旅长非常器重赵兄，常常的在背后同兄弟讲起，都称赞赵兄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将才，如今忽然的飘然远引，将营里一切事务抛掉下来，旅长不说赵兄是恬淡成性，转要怪着兄弟同赵兄一齐回来如何不同赵兄一齐转去呢？况且南边政府竭力搜罗英杰之士，像赵兄这样人物一旦走了，他们一定还怕你投入北政府的旋涡，少不得要责备兄弟误了政府大事。”这一番话赵珏未及答应，方钧转笑起来，说道：“陶大哥这话未免说得过于高远了。论中国目前形势，局面愈坏，生活程度愈高，有几个人肯安贫乐道，不汲汲的巴结上进？南政府既然高高揭着护法的旗帜，定然有一班躁进之士转相汲引，一经号召可以立时罗致数十百人。赵兄他既无志功名，便依陶大哥勉强他重行赴湘，他也未必高兴再谋展布。陶大哥我老实说了罢，赵兄不出，

陶旅长夹袋中未必不另有英才，你还愁你营长一席虚悬无人么？”说罢，不禁烈烈狂笑起来。陶如飞这时候也叫做没法，彼此闷闷对坐了一会，想这番吃酒远不如在营中替赵珏送行的快乐了，杯盘草草，不一时遂终了筵席。

陶如飞命家人们在书房里替他们预备了卧榻，亲自送他们过去，然后才告辞走入里面。陶老太太少不得还另有一番絮聒的话同他谈论，又将平时兰芬同赛姑亲密的样儿形容出来给他看。说也奇怪，陶如飞任是他母亲怎样数说，他却不曾动一毫气愤，除得自家长长叹了两声，却也不提及兰芬的不是，孤灯漏永，枕冷衾寒，转回自己房里宿歇去了。

再说方钧此时同赵珏睡在一处，彼此那里能够酣然入梦？在床上翻覆了一会重行坐起来，案上残灯依然明朗朗的。方钧含笑向赵珏说道：“大哥适才说是不再到湖南，这话可确不确？”赵珏急道：“这个有什么不确呢？你想我的姻事忽然经此一番打击，世界上竟有的奇事都发现在我赵璧如身上，我还有这副面目再转回去给他们嘲笑？便是他们不忍嘲笑我，我也觉得灰心了。”方钧点点头，又说道：“在席上时候承你盛爱，嘱我同大哥一路到福建走一趟，好完却我同令妹的姻事，然而据我看起来怕是又成画饼了。前次我在府上同令堂太太接洽提议这事，伯母像有十分委曲似的不肯擅自答应。当时我还猜不出伯母究竟是何用意，如今出了这一场笑话，前后事迹倒可以瞭然明白，可想悔婚一事还不一定出自令堂太太主张，在其中作梗的定然还是令妹。我虽然不敢武断令妹同那林赛姑有无别的情谊，单以他们自幼儿在一处同学而论，其亲密去处已经与常人不同。后来又知道他们常常会面，令妹纵是孤芳自赏，免不得姓林的挑以琴心，不然一个阿兄主持的婚姻如何不肯承认起

来，竟会那般决绝的回我，其中情节可想而知。依我的愚见，最好此次也不必再劳我的跋涉，一老一实，大哥回去竟将林赛姑的踪迹明白宣布出来，好同伯母商酌商酌，不如竟将令妹许嫁给他为妻罢了。天下多美妇人，我方钧又何苦不为鸡口转为牛后呢？”方钧这一番若嘲若讽的话，说的时候又含着讥诮赵珏意思，不由将个赵珏引得震怒起来，拍着桌子说道：“方天乐，你这话未免欺人太甚了！你安见得舍妹就同那姓林的有何暧昧？忽然出此反覆之论。我赵珏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如何替自家妹子订的婚约竟能由他们做女儿的不肯承认起来；况且那姓林的白白骗了我一场，累得我给万人腾笑，我还去俯就他转将妹子嫁给他为妻？再没志气的人也还做不到此。我妹子悔婚自然有我去责问他，若是再由你悔婚起来，你莫要倚仗你深通韬略，那可我们就拚一拚，看是谁胜谁负。”说着，那头筋已根根的暴涨，双手拍得那桌子价响。方钧知他真是急了，重又笑道：“我们左右不过在此闲论，你果真不以为然，不妨再从长计较，照这样看起来，我倒少不得要陪你走一趟了。”赵珏急道：“你不陪我走一趟，这婚事上面将来我打那里去寻觅你？你又是行踪无定，万一我妹子肯了，你不在此，更向谁去接洽？”方钧连连答应说：“我便依你，明日你可动身不动身呢？”赵珏道：“不动身在此作甚？你瞧陶大哥也十分不高兴似的，何必在此白打扰他。我此时转心急如火，恨不得立刻返了家园，从今以后闭门谢客，方才趁我心愿。”两人又谈了片刻，方才觉得困倦，不由沉沉睡去。第二天起身之后便向陶如飞告别，陶如飞勉强留了他们几句，赵珏一定不肯，当日真个就打叠行李，出了城径赴火车站，一直向福建进发。

陶如飞亲自送出方、赵两人之后，遂打发人去接兰芬。兰

芬得了这个消息，知道陶如飞回家必然听见婆太太告诉他那一番事迹，他既经识透这其中详细，如何肯与自己干休，不由心里七上八下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还是他母亲连说带劝叫他回家，看姑爷看待你若何光景，万一他竟欺负了你，你的母家不是没有人了，也容不得他无理取闹，你爹爹同你那嫡母他们若是不管，我会拚着这条老命去结识他。好孩子你不用害怕，尽管大大方方的去同他厮见，看他怎样？兰芬此时思前想后也没有别的方法，（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只得硬着头皮，别了他母亲范氏，坐了轿子径自回家去见陶如飞。

陶如飞这时候正闷坐在自家卧室里，外面有人通报着少太太回来了，如飞一共也不起身。兰芬掀起帘子趔趄着向房内走进，心下好生惭愧，不由脸上红红的勉强笑着问道："你几时回来的？在这前头并不曾接着你要回来的信。"陶如飞冷笑道："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就回来了。不能由着你的意思，恨不得我老远死在外边才好。"兰芬此时听见他这几句赌气的话，益发心里吃虚，禁不住眼眶里便溶溶的流下泪来。暗念自同如飞结褵以后，夫妻何等恩爱，从不曾反目过一次，如今偏生因为赛姑这一件事闹出这样笑话，平心而论实在是我负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想到此际，格外哽咽。陶如飞见他这娇羞神态，知道他心里十分难受，只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你还哭什么呢？当日早点拿定主意，既经瞧出他的破绽便该来告诉我明白，我少不得还要感激你。谁知你一时糊涂，不但白白受了人家欺骗，还累得名声不好，没有面目出去见别人。你仔细想想，可还对得住我对不住我呢？"说着，便走近兰芬身旁去握他纤手。兰芬满以为此次同陶如飞相见必然有大大一番气受，不料事出意外，

如飞不但不曾责备自己，转有意无意的用话来安慰，由感生愧由愧生恨，只哭得抬不起头来，也就紧紧握着如飞的手表示自己感激的意思。如飞还待再往下说，不料他母亲已打发一个侍婢来，去喊他到自己房里说话，陶如飞只得舍了兰芬，径自来见他母亲。

陶老夫人向他问道："我适才听见他们告诉我，说媳妇已经回来了，但是这件事你怎生发落他？依我主意，便不将他休了回去，也该重重责罚他一顿，方才可以稍泄我心头恶气。不知你适才同他会面怎样对付他的？他的那些巧语花言万万不可相信，你大小总还是一个营官，总不能任凭妻子做出这般丑事来，还装着憨儿说是不曾知道。"陶如飞笑道："我也曾诘问着他，他已知道自己做错了，坐在房里只是尽哭。"陶老夫人急道："哎哨，哎哨，难不成一哭就罢休了？你通共不曾打一下在他身上，这还了得！将来他胆子越大，做的丑事来越多，到那时候你便砍了他也来不及了。我不相信你做了几年营官，连一点火性儿都没有了，若是被人听见不是要将牙齿笑掉？"陶如飞见他母亲非常震怒，连忙带笑劝说道："母亲也不必为他生气，但是这件事儿子也曾细细想过，虽然是媳妇不顾廉耻做出这不端的事迹出来，推其原因总还是儿子不肖，平空在路途上将这姓林的小姐弄得上船。母亲当时一味责备儿子，硬生生的将这姓林的交给媳妇去结伴，他们年纪既是相仿，性情又投合得来，少不得自然在暗中通同苟且，若是做儿子的当时不安着歹心，也不至获此显报。上苍主宰，赏罚分明，我想要略骗人家，不曾得手转倒赔贴了一个妻子，这就是神明处分我的办法。所以我在这个当儿也不再去埋怨媳妇，只要他以后知道改悔，已往的事一概都不必谈罢！"陶老夫人冷笑了两声，又因为他说的话

也还在理，也没有话可以拿去驳他，转笑着说道："好好，你既然肯饶恕他，我做母亲的又何必苦苦去同他作对？俗语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我且权当作痴聋罢了。"自是以后，这一天祸事竟消灭得无形无影。兰芬也因为感激他的丈夫，彼此相处得较往时尤加亲密。不过公馆里上下人等都不知道陶如飞是何用意，还一味的在背后谈笑，都说他家这位少爷没有志气，这且按下不表。

且表那赵珏的母亲湛氏，当赵珏未曾往赴广东之先曾经寄回一封家信，上面说是已经向旅长请了完娶的假，不日便到广东谒见岳翁林耀华好娶他小姐回来，娶亲之后少不得也要将妻子先送回家，然后再到湖南的话。湛氏接信之后非常欢喜，便将这话告诉了赵瑜。这时候那个刘小姐秀珊也还住在家里、一闻得这样消息，他心中不无暗暗吃了一吓。因为自己姻事曾由母亲说合要将自己嫁给赵珏，便是连日瞧看湛氏的意思也很想要自己做他媳妇，此次赵珏既已向林家那边去就婚，自己料想是无望的了，虽然说不出口，然而很有些怏怏不乐的形态。赵瑜是个聪明女子，早猜到秀珊心事，不免有意无意的笑向他母亲说道："哥哥这一番跋涉，在女儿看来怕是徒劳往返了。林家小姐的姻事何尝出自人家的主意，都是哥哥一相情愿，也不等待人家是否承认，早兴致匆匆的去向广东就婚起来，岂非可笑？母亲权当我这话讲了玩的，管不到几天哥哥一定要恼得出来。"湛氏笑道："你又来在这里瞎打算了！你哥哥若是没有把握，他如何肯去冒昧就婚？保不定他在广东时候已向人家接洽好了，他才请了完娶的假。任是再快些，这几天里总不见得就同着你嫂嫂回家。"赵瑜见他母亲不肯相信他说的话，也只得付之一笑，就不再往下辩驳了。

果然隔不了几天功夫，湛氏正闲着没事，坐在屋里同秀珊他们闲话，忽的外间家人们进来禀报说："家里少爷同那个方少爷一齐回来了。"湛氏不由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少爷可曾携着家眷没有？"家人又回道："少爷只是薄薄的一肩行李，不像带着家眷模样。"湛氏望着赵瑜说道："奇呀，他向广东去就婚的人，如何回来恁快？怕是要应了你前日的话了。"赵瑜此时听见哥子回家，倒也不甚觉得意外，（你自然不觉得意外。）只是家人们又说那个方少爷一齐遄返，心中老大不很愿意，只微微向他母亲笑了笑，一把将秀珊扯得进房。湛氏刚待起身，一眼早看见赵珏匆匆进了堂屋，先谒见了母亲。湛氏笑问道："你前次写信给我不是说到你岳家去就婚的，如何这一会子又赶得回来？"赵珏飞红了脸，摇着手说道："母亲再休提起这其中缘故，不是一言可以说得完的，随后缓缓再告母亲知道。此番方大哥已同孩儿一路抵舍，现今坐在厅上，母亲还见他不见？"湛氏想了想，因为上次方钧不辞而别心中不大欢喜，只说了句"方少爷既然有你陪着他，便在这里多住几时不妨，此时也不必急于同他相见了。"赵珏点点头，命家人们将所有行李一一都交入屋里，自家依然出来偕着方钧闲话。还有些当年同学朋友分居城内，少不得偕着方钧重行上街，各处会晤了一番。

湛氏又忙着吩咐厨房里预备了酒席，当晚替他们两人接风洗尘。席散之后，赵珏将方钧安置在书房里宿歇，自己方才走进内室重行同母亲妹子相见。赵瑜又引着秀珊出来拜见赵珏。赵珏又问起秀珊到这福建缘故，湛氏遂替他告诉赵珏，说："刘小姐原奉着母命，一路到此寻觅他表兄方钧踪迹。谁知他刚到了这里，第二天那个方少爷早又走了，我便留着他在家里多盘桓几日，不曾让他回北边去。好在他们表姊弟们明日便可以在此见

一见了。”说着又嗔怪他们行踪无定，转累家中父母为你们悬多少心，“譬如你好好在湖南罢咧，又写信告诉我说是到广东就婚，既是去就婚，便该在那边耽搁住了，怎么又冒冒失失的跑回家里来，这不是叫人一点摸不着头脑？上次接到你的家信以后，你妹子瑜儿就笑着告诉我，说你的这件姻事是一相情愿，人家未必就肯答应你。我还呵斥他，说他是孩子们的话，一共不肯相信，今日你不是分明真个不曾婚娶又转回来了？可想我们年纪老迈的人远不如你妹子的见识，你且将这其中情节告诉我一番，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缘故？”赵珏听见他母亲这一番议论，不由先向他妹子赵瑜望了望，似乎惊讶我这妹子他如何会猜我这婚事的变故，难道那个林赛姑他早经知他是男子不成？（岂敢！）赵瑜也知道他的用意，只是低着头含羞不语。赵珏在这个当儿少不得将在广东听见林赛姑是乔装的语告诉了湛氏，湛氏顿时吃了一惊，失声说道：“哎呀！林小姐那个袅袅婷婷的样子，叫人怎生看得出他是个男子？这事也就奇怪极了。”说到此处不禁又想着当初赛姑曾经同瑜儿宿在一处的事，心里转有些突突的跳个不住，然而还指望或者瑜儿也不曾瞧出他的破绽，若是瑜儿已经知道他是乔装，这件事委实有些不大尴尬了。当着赵珏同秀珊在此，又不便向女儿询问，只辘轳的在心里盘算。

赵珏见他母亲半晌不语，又说道：“孩儿便因为这件婚事，如今已是灰了心了，立志不再往赴战地，情愿回家侍奉母亲。孩儿想一个人立在社会上，遇着什么事业皆可以替国民出一番力，享受盛名也不在乎一定投入政界旋涡。况且今日南北战争本出无名，以同胞戕杀同胞，南方便胜了北方也算不得武功，北方便胜了南方也算不得伟烈，没的转将孩儿陷在里面，便是

博得一官半职，也落得千秋唾骂。方大哥的主意同孩儿也差不多，所以他既不肯做北政府里的爪牙，孩儿也就不肯做南政府里的鹰犬。（愿中国一切爱国男儿听者，彼力梗和议，若惟恐南北同胞肝脑不尽涂炭，妻子不尽离散者，读此能毋汗颜。）孩儿一生幸福，经此蹉跌已再不作他想。但是妹妹年已长成，也该提议着他的婚事，当初孩儿觉得方钧为人很是不错，擅自做了主张，曾经将妹子一枚戒指换给方钧，替他们将婚事订了成约，尚不及告禀母亲。后来听见方钧告诉我：说前次他特地到我们这里求母亲允给他的婚期，母亲因为不知道此事不肯答应，他所以又赶到湖南同孩儿斟酌。孩儿想妹子终身的事固然该是母亲做主，然而父亲去世得早，便是我做哥子的替他多了这件事也不能就怪我违法。孩儿在营里的时候已同他说定，准一路转回家中，一者禀明母亲，二者就想替他们完结这桩大事，不知母亲意思以为何如？”湛氏听了半晌，又想了想，方才摇头说道：“这事很费周章呢！前次方家少爷到此，依我的意思，觉得既是你做哥子的替他们说定此事，不妨就将你妹子给他放聘，谁知瑜儿听了这话坚执着不以为然，立意同我反对。据他口气似乎怪着你擅自做主，悄悄的将他戒指换给别人，因此生气，其实内里曲情，还不一定便为这个缘故。”湛氏说到此处，又悄悄的告诉赵珏说道：“他又要悔婚，叫人家退还他的戒指，他在去年又冒冒失失的将人家那枚戒指弄坏了，便是人家退还你的戒指，你又拿什么物件退还人家呢？我少不得也就要帮着他一味同那方少爷支吾着了。论理，做儿女的这样大事，原不该容着瑜儿牛性儿独断独行，但是婚姻这一层关系他们一生幸福，就使勉强将瑜儿嫁了给他，他自家心里不愿意，可想将来的结果也不会好的，我当时所以但说等你回家来再议。你

今日已经回家了，你也须细着心替他们揆度揆度，不要弄出别的意外事来叫我担心，我也就不去理会你们了。”赵珏这时候不听这话犹可，听见这话忽的双脚齐跳，暴躁如雷，急得说道：“母亲你太忠厚了，这个如何使得！他安的什么心我也不去管他，但是我做哥哥的既已同人家订了婚约，他有这面目同人家反悔，我做哥哥的却没有这面目跟随着他去同人家反悔。老实说，瑜妹若是死了，这事便罢；他若活在世上一日，我断不能容他不嫁姓方的去嫁别人，别人却也没有这大胆子想来娶他去做妻子。”赵珏越说越气，急得脸上红筋虬结，怒发上冲。湛氏见他这种模样，又气又恨，更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呆呆的望着他发怔。

先前赵瑜在房里已听见母亲同他哥子议论这事，自家已是发恼，几次要想走出来当面同赵珏讲论，转是秀珊拦着叫他不用着忙，且待他们母子怎生议出一个办法。后来又听见赵珏震怒起来，说的话越发强横，赵瑜更忍耐不得，掼脱了秀珊的手径自走出房外，一手理着鬓脚，一手指着赵珏冷笑道：“哥哥何用如此着急，妹子的事很小，若是因此将哥哥身子气坏倒值多了。我且请问哥哥装出这个样儿可想并不是替妹子做主，简直安心要同妹子赌气，妹子区区一身原不足惜，然而累及哥哥因此伤了手足情分，这并不是安慰父母的心，转来叫父母替我们悬心了，而且……”赵珏不等他的话说完，跳起来指着赵瑜脸上问道：“你不用同我冷讥热讽的，我只不理会别的，我只问你：你一个女孩儿家终身的事，不要哥哥做主倒要让你自家做主不成？我知你是个大文学家，说出话来自然会咬文嚼字，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而且而且，你且说出这而且道理来我听！”说毕，将两手叉着腰胯，挺胸叠肚的听他讲话。赵瑜心中好生气苦，

只得勉强忍着又说道："而且就使父亲在日，当今日平权时代，像这种婚姻的举动也该问一问我可同意不同意？没的冒冒失失、人不知鬼不觉的便将我戒指骗出去给了人家，算是定了我的终身大事。妹子在房里听见哥哥口气，似乎妹子除非死了可以罢休，不然就不能不顺从哥哥的主意。然则做哥哥的不过逼妹子一死，算是哥哥的目的已达。先前我还佩服哥哥在外边历练了一番，见识毕竟与常人不同，说出话来委实好听，什么同胞杀同胞既算不得武功，又算不得伟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谓辩才无碍。）妹子及哥哥可算是同胞，难不成必要将我这同胞置于死地，然后方才称心满意吗？这又算什么武功、伟烈呢！好哥哥，我也告诉你一句老实话罢，妹子死了倒还没有什么打紧，若是凭着你的鬼祟手段一定强着我嫁给不愿意的人，除非海水东流，太阳西出，或者还可以有这希望。"说毕，赌气一转身早又回房去了。此处只将那赵珏弄得不知道怎生才好，只睁圆了两个眼睛珠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湛氏看见他们兄妹俩相持不下，好生着急，只得悄悄的将赵珏扯过一旁，低言密语的向他说道："好儿子，这事我劝你不用同那丫头死命去辩驳罢！先前我还不很明白他的意思，如今经你告诉我，说那个林小姐是乔装着女子出来哄骗人的，我将前后的事迹想了想，你这妹子定然有他的主意，断断不能再去嫁方少爷了。我何以说这话呢？他当初同林小姐既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后来又形影不离互相厮爱，别人不知道林小姐是男子，赵瑜儿不见得就不知道他是男子。万一他们在背地里订了婚约，我们做母亲的不能体贴他这意思，转一昧的去逼他另嫁，可想而知定然是要决裂的了。好儿子，你也不用生气，你能同方少爷商议，叫他将你妹子的戒指交还出来，我少不得要

感激他，不然，弄出别的岔枝儿来彼此总不好看。”赵珏宁了一会神，也就恍然大悟，重行急着说道：“他有这脸面去索还人家戒指，我却没有这脸面去索还人家戒指。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说出话来到今日忽然反悔，我这颗头可以杀掉，我这句话总不能说出口。罢罢罢，算我做事糊涂，从今以后我也再不管了，你们有本领你们去同方少爷办这交涉罢！他只当没有我这哥子，他也是要嫁人家，我只不帮着方天乐同你们厮闹罢了。他若是肯答应，我又何必苦苦的在这里为难呢？瑜妹他不用做梦，那林家小厮已经被缪二小姐砍得不死不活，这一条性命还不知道将来怎样，便是他重行医治好了，他经过这番羞辱，还有面目出门来见人？瑜妹任是想嫁给他，怕未必遂能如愿，我就拿着眼睛瞧罢。”说毕，就想走了出去。湛氏慌忙一把将他扯着，又急又笑说道：“哎呀！当初系铃也是你，今日解铃一定还要借重你，你如何可以置身事外呢？好儿子，你素来是最孝顺母亲的，你忍心瞧着做母亲的为难，不来帮个忙，转说出这样话来，叫我一个妇人家怎生去同方少爷办这样的交涉呢？”赵珏此时愤气填膺，也顾不得冲撞老母，急得跳了跳脚说：“你们权当我在湖南被敌人炮弹子打死了呢，难道将这件事也来倚赖我？他既不以我的说话为然，又要逼着我讨人家没趣做甚！一千件事都可依得母亲，这一件事宁可担个大逆不孝的罪名，我总没有这副颜面去同人家启齿。”一面说，一面早夺手跑得出去。

湛氏见扯他不住，早急得泪流满面，眼睁睁的钉着他开口不得。还是秀珊小姐在房里看见这种情形，又知道赵珏业已负气走了，三脚两步早走至湛氏身边，说：“伯母也不用着急，他们少年男子总有些不肯折气。伯母尽管逼着他，越逼他越不愿

答应。好在侄女明天都是要同表弟会面的，这事权且交在侄女身上，让侄女缓缓同他斟酌。他也是一个明白事体的人，道不得个便不依我。”湛氏方才止了眼泪，向秀珊小姐称谢不迭，便托他明天会见方少爷时候，将这苦衷向他剖白，能叫方少爷答应了便是大家造化，又长长叹了口气，说道：“人家巴巴的要养儿女做什么呢？我膝下不过仅这两个冤家，你看他们你生姜我皂荚的早闹个不了，做母亲的不曾得着他们一点好处，转预备肚腹来装他们的闲气，几时我一口气不来眼闭脚直，让这两个冤家闹去，我那时候转清净了。”说着又哽哽咽咽哭起来，秀珊少不得又拿话安慰了好一会子，这一天大家都是没精打采。

再说赵珏赌气走到前面，见方钧正坐在书房里手里捧着一本书在那里阅看，一见赵珏出来忙忙起身迎接。虽然不便去问赵珏，免不得拿眼去瞧他的气色，只见赵珏怒容满面，扑通坐下来也不说什么，只是长吁短叹。方钧心里已瞧科九分，知道婚事依然不妙，也只相对坐着一句儿也不开口。停了一歇，赵珏觉得很是没趣，只得搭讪说道：“上次令表姊赶到舍间打听你的消息，只因迟了一日，你已经离了福建。我在湖南时候接到家信，不是曾经将这话告诉过你的。谁知我们这番回来，令表姊还不曾回京，适才我们也见了一见，他和家母他们倒还异常亲密。”方钧惊问道：“表姊在府上耽搁时候已是不少了，怎生还不曾回去？姑母一干人住在京里，亏他倒还放心得下。”说着又想了想道：“好在兄弟不久也须还家省亲，大约可以同他一路北上，少停大哥会见表姊时候，可以将我这意思代为转达。”赵珏笑道：“他知道你在舍间，还愁他不出来同你相见？我适才同家母他们已经争竞了好一会，谁还肯跑进去同他们周旋，我不如陪着你在这书房坐谈一夜罢。”方钧勉强笑了笑，

也不肯问他为着何事争竞，赵珏又不便告诉他长短，转弄成个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

赵瑜也知道这件事非秀珊小姐竭力向方钧磋商不足以就绪，当晚少不得又将自己心事委委曲曲告诉了秀珊，秀珊含笑不语。次日遂在内室里命人将方钧请进来相见，赵瑜避匿在房，湛氏遂陪他们坐了一会，假托有事也就走入自家房间去了。此处秀珊先将母亲上次不放心哥子同表弟的意思向方钧说了一番，又问方钧此后踪迹安往。方钧大略告诉了一遍，说是自家无意功名，在福建也有没多时耽搁，大约仍然转回北京省视父亲同姑母他们一番，然后再斟酌行止。秀珊笑道："表弟如返北京，愚姊可以同你一路就道，家母叠次有信来催促，不过这边伯母坚意留着，婉如妹妹又看待得十分殷勤，一时不好决然舍去。"方钧见秀珊提到婉如两个字，不由失声长叹，很露着失望颜色。秀珊便趁势告诉他这边不能附为婚姻的缘故，方钧先前还不肯答应，后来秀珊小姐又坐近一步，低低的向方钧说了一番话，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些什么，但见方钧当这时候倏的站起身来，向秀珊慨然说道："既是赵小姐有这样苦衷，小弟将来便勉强娶了他，可想琴瑟之间一定不能从容静好。况且小弟近来也新灌输了几多文明智识，难道为着这事向人家施用野蛮手段？不过上次小弟来求亲时候，伯母对着我又不曾将这道理说明，一味的同我支吾，叫我听着如何不气？罢罢，君子不夺人所好，既是赵小姐意有所属，今生算我们没有姻缘之分，只好等待……"方钧说到此，也就有些哽咽声音，不肯再往下说，那一枚戒指早轻轻向手上退下，端端正正的送至秀珊面前，说："这就是赵小姐的珍饰，小弟不便当面交还，便请姐姐替我致意罢了。"方钧这一番慷慨的神情及爽快的言论，不独秀珊小

姐觉得出自意外，便连湛氏在房中也感激不尽。正待走出来向方钧陪话，不防赵瑜忽然袅袅婷婷的从自家卧室里走出上前与方钧相见。方钧不由吃了一惊，正不知赵瑜出来相见，更有何用意。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此回情事诙诡已极，有出人意计中者，更有出人意计外者。缪芷芬之不从赛姑，此人人意中之事也。陶如飞返里，忽听见其妇与赛姑有所私染，无论伊谁，必料其爻占脱辐，闺中大大有一番激烈风潮可知也，乃自家忏悔，谓私赛姑之罪非兰芬之罪，乃其劫夺良家妇女之罪，情理交至，谓非出于人人意计之外与！赵瑜之不肯再嫁方钧，此人人意中之事也。方钧抵闽本为赵珏牵掣，有赵珏周旋其中，鲜不谓雀屏之选或不在赛姑而在方钧，及至秀珊以调人自任，方钧亦未必遂肯俯首帖耳降心相从也。乃数语未终，聘物遂显然呈诸几上，谓非又出于人人意计之外欤！在人意中者不奇，出人意外者乃奇，出人意外而又不悖于理乃奇而又奇。

（原评）

赛姑颠倒情场自鸣得意，若再率性而行，更将何所底止。赖有九狮宝刀为当头之一击，始能猛省。从此改过迁善得为佳士，则芷芬之于赛姑，实不啻有再造之德也。今之所谓拆白党者，往往怙恶不悛，至于蹈刑网丧生命而犹悍然无悔，皆不幸而未遇芷芬之刀耳。

刀劈赛姑而后，意谓必有骇浪惊涛继之而起，却只随笔收束，一天霾雾散作云烟。放便放得开，收便收得紧，是好

笔力，是好章法。

林氏之死其实可怜，然断无有人怜惜之者，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独鹤评）

第二十二回

感挚爱异地结新盟　　望和平公园开大会

天下事不可以理遣者，未尝不可以情动。在赵瑜当日悔婚之举原是出于万不得已，无如芳心中所蕴的秘密一时又不可举以告人，其委婉曲折之衷业已辗转忧伤，万难自制。及至方钧坚持前约愤不可遏，赵瑜亦遂恼羞成怒，加之阿兄不谅，亦复据理力争，无怪其以死自誓，几乎决裂。其实方钧为人亦是少年中明白透亮的人物，在广东时候知赛姑为乔装女子，他想到赵瑜当日同他在一处耳鬓厮磨，即使没有别的私情，然而两小无猜难保无婚姻之约，当那时候，方钧对于这件婚事未免已有悔心。及至此番同他表姊秀珊晤谈，秀珊又将赵瑜陈说的苦衷背地里告诉他知道，他益发相信这段婚姻断无指望，纵使坚持到底，不免嘉耦翻成了怨耦，亦非将来身世之福，所以落得做个人情，慨然将赵瑜那枚戒指铿然陈诸几上，可算表示自家已经取消前约了。湛氏刚待出房酬谢他几句，却不料他那爱女瑜儿在房里一一听得清楚，其感激方钧之心几于声泪交下，好在近来男女限制不似当年严密，不由出于至诚，要想来来安慰方钧一番言语方才可以对得住他，在方钧却断断想不到此，忽见赵瑜搴帏而立，含悲带泪的先向方钧行了一鞠躬礼，然后哽咽说道:“这件事委实是我们有负方先生了！区区私衷，一言难尽。难得方先生体贴入微，不使我处于万难解决地步，则此后

有生之日皆出自先生所赐，诚如先生所谓，今日没有这种缘法，相报之处永誓来生。先生若果不弃，虽不能附为婚姻，未尝不可订为兄妹，从今以后请以家人相处，就请哥哥在上受妹子一拜。”说着，便分花拂柳的折拜下去。转吓得方钧不知所措，慌忙回拜。两人重立起来，只喜得个湛氏打从后边走出，笑说道：“我的孩儿知恩报德理应如此，只是老身对于先生又未免僭居长辈了。”方钧当初虽然也偷见过赵瑜，却不似此番清楚，又见他玲珑娇小，说出话来测测动人，真是又怜又爱，转弄得不知所措。此时秀珊已将那枚戒指替赵瑜轻轻套在指上，含笑说道：“妹妹此番举动真是爽快不过，表弟却不可负他美意，还不快快的拜见伯母。”方钧被秀珊一句话提醒，真个含羞带笑，上前重行替湛氏行礼。

湛氏大喜，忙命仆妇们出去清少爷进来好告诉他此事。那些仆妇们当时看见这样情形，无不眉飞色舞的在暗地里欢喜，听见湛氏吩咐，立刻走过一个仆妇，笑嘻嘻的出了二门来请赵珏。赵珏正坐在书房里愁眉不展，知道刘小姐秀珊将方钧请进内室相见，定然要同他提到妹子婚事。料想那个方钧如何肯径自消毁前议，少不得定有一番冲突，还不知此事将来毕竟作何结束，蓦的看见那个仆妇匆匆走得进来，向赵珏笑道：“太太请少爷赶快进去，有要话同少爷面讲呢！”赵珏没好气的答道：“你快去告诉太太，说权且当我死了，他们的事我再也没有这颜面前去过问。要你这样蝎蝎螫螫的跑来请我则甚？”说毕，掉头不去理会那个仆妇。那个仆婢被他这一顿抢白转自怔住了，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更不敢说什么，忙匆匆的依然跑入后面告诉湛氏这话。湛氏笑着骂道：“这是你们少爷不知道内室里的细情，所以还在那里生气。你们这些蠢材该多嘴的地方又不肯多嘴

了，你再去跑一趟，也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告诉少爷一句，小姐同方先生已经拜了兄妹了，他自然会理会得，谁叫你没头没脑不向他说出缘故呢？”那个仆妇方才省悟这意思，果然又走至书房，将湛氏吩咐的话一一向赵珏说了。赵珏听了兀自纳罕，暗想方钧难道当真就将婚约取消了么？心中还不甚相信，忙立起身来随着那仆妇一同进入内室，果然见他们花团锦簇的大家都站在一处。先由湛氏向他招手，说道："珏儿快来！你妹妹已认方先生做了哥子了，你以后不要将你这哥子居奇罢！”这一句话将满堂的人都引得哄然大笑起来。赵瑜立在一旁只含羞低首一言不发，赵珏一时依旧摸不着头脑，痴痴的望着他们发怔。湛氏便将适才事迹一一详细告诉赵珏，赵珏将方钧望了望，又将他妹子望了望，然后走至方钧座侧不觉深深作揖下去："难得大哥竟如此爽伉，不教小弟为难，小弟此时感激之私匪言可喻，只好永铭心版的了。”方钧又谦逊了几句，便要告辞出外，湛氏那里肯放，说道："如今可算都是一家人了，方少爷千万不用客气，我还要备一杯薄酒便在内室里大家痛叙一番。”说毕便招呼仆人去准备酒宴。

少停开席，湛氏坐在上面，左首命赵珏同方钧并坐，右首便命赵瑜同秀珊小姐并坐。秀珊因为赵珏在座，迟疑不肯答应，赵瑜那里肯放走他！湛氏又笑说道："这又算什么呢？承小姐盛爱，将我看待像母亲一般，珏儿同小姐便与兄妹无异，难得大家聚在一处，权当这酒席做一个团圈家宴有何不可？”秀珊无奈，也只得坐了。这时候却写不出他们各人心中乐处，方钧一面饮酒，一面细细评较赵瑜同秀珊颜色，觉得各有各的风致。秀珊小姐年纪稍长，矜庄态度，自是不同；赵瑜则秀韵天成，眉目如画，也频频偷窥自己，蕴着无限深情。方钧想着这

样美人自己竟无福消受，转让给那个林赛姑，心中委实有些不很甘心。既而一个转念，世间珍物当其未得之先不乏艳羡念头，及至到手之后也不过视若寻常，转如我今日这番做作，能使芳心里感恩怀德，不惜联为异姓骨肉，且坐在一处容我仔细赏鉴，未始非意外之福，想到此际也就心地涣然，有谈有笑。这一席一直饮至日落时分方才各各散坐。赵珏便邀同方钧到前厅去坐，方钧又向湛氏告了扰，然后才随同赵珏出外。

秀珊小姐携着赵瑜的手转入香闺，低低向赵瑜笑道："妹妹这件事可要谢谢我替你出力！所幸不辱雅命，克奏肤功，他日同林少爷成了眷属，不知可想及我这姐姐不想？"赵瑜向他笑了说笑，重行说道："我还有句话要问姐姐呢，我哥哥为人你应该在适才时候瞧见他了，性情虽觉得激烈些，然而却是少年英俊。"秀珊不待他说毕，不觉笑道："呸，这时候要你讲这话呢！令兄当日同我们在海船上不是朝夕相见，你还当我同他是初见么？"赵瑜接着笑道："这可更好了，我适才的话尚未说完，我想姐姐此来既然自己做了个青鸟使，谅来对于信中那句缔婚的话一定是同意了。倘真不弃寒微，我倒想同母亲商议，不如目前诸事现成，就聘姐姐来做我的嫂嫂罢！"秀珊听了脸上不禁通红起来，指着他笑骂说："好呀！人家替你出了这番心力，巴巴的趁了你的心愿，不曾得你什么酬谢，转落得你拿话来打趣我。你不用得意很了，万一恼了我，我有这本领立刻叫我那表弟进来，再同你索取那枚戒指，看你可还敢这样摇唇鼓舌似的？有这时候的快乐，也不记得昨夜那种愁眉泪眼向我央告的情形了。"赵瑜笑道："人家同你讲的全是正经话儿，何尝敢来打趣姐姐。姐姐左要我酬谢，右要我酬谢，我替姐姐做了这媒，便是酬谢姐姐了哇！"引得秀珊将赵瑜双手按在床上挠他的痒骨

笑道："你越说越好了，看我可肯饶你！"

两人正在闹着，猛不防湛氏笑吟吟的走得入房，问他们怎生这样快乐，不妨告诉给我听听。秀珊见湛氏进房，忙放下手来站向一旁含笑，赵瑜盈盈立起，便将适才所说的话，笑着告诉他母亲。湛氏听了兀自欢喜，沉吟了一会，说道："可惜刘府太太住得远了，我们便是两家同意，又教谁去同那边求亲呢？"此时秀珊已移步至妆台旁边，对着一面菱花大镜，轻轻用手理那鬓脚上乱发，口里低低说道："都是瑜妹妹引出伯母这些话来，停会子看来撕你的小嘴！"赵瑜又笑道："母亲真个糊涂了，放着媒人在这里，只要母亲拜托他，这事包管一说便成。"湛氏方才悟过这话。果然到了晚间，命一个仆妇到前面去请方少爷进来，我有话同他面讲，我们家少爷他若有事，就叫他在外间坐着不必同方少爷一齐见我。

方钧听见这话更猜不出是何用意，只得又别了赵珏立即到后面见了湛氏。湛氏当时便将要求秀珊做媳妇请他做媒的话告诉了他，方钧满口应允，说："这事包在小侄身上，不久到了北京定然向家姑母说知。家姑母极爱赵大哥的为人，原有相攸之意，一定允洽。"湛氏大喜，又同方钧谈了许多家常的话。随后又说到赵瑜身上，慨然向方钧说道："不料小女不能奉侍巾栉，仔细思量起来对着你很为抱歉，你们年纪还轻，各人婚姻也是前生注定的不可勉强。少爷此后若是将我家赵珏儿这姻事说成功了，我总觅一个好好女孩子聘给你为妇。你不知道我虽然嫁在福建，我的母家原是浙江人氏，我还有一个内侄女儿名字叫做湛镜仪，今年约莫也有十七八岁了，还是前几年我归宁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一面，生得非常美丽，同我家瑜儿站在一处宛似同胞的姊妹，方少爷你放心罢，好歹我不能消受你做女婿，做

了我的内侄女婿想也是一般的。”几句话转将方钧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坐了一会，依旧告辞出去。

赵珏见他出来,笑着向他问道:“家母请你进去做甚?我不料瑜妹妹认你做了哥子，我母亲同你亲热的分儿连我都当做外人看待了，同你讲话都不许我旁听，你替我想可不叫我气闷?”方钧笑道:“你这话又错怪伯母了。伯母同我讲话,自然有不能许你旁听的缘由。”说着便将湛氏要秀珊做媳妇的话告诉了赵珏。又笑着说道:“你还在这里说着气闷哩，不知道我心里的气闷比你要加得几百倍，我的一个妻子好端端的被你们白赖得去了，如今已没有娶亲的指望，转巴巴叫我替你来做媒，这又是打那里说起?”赵珏听见这话,忙放下脸色说道:“天乐,你千万不要听他们的话，我是绝对不能赞成的。你也不用叫冤，便是你替我做了这媒，我不但不感激你，将来一定还要带累你为难。我先前不是告诉过你的,我的婚姻自经这番打击,久已灰心世事，不再作室家之想，你通不见现在有好些文明男女抱守独身主义，你瞧着罢，我不久就要同他们入党去了。况且这刘家小姐在先不曾到北京时候，他的父母久已有心给你为妇，是你说他年纪比你长了些你就不愿意答应。我的妹子既不能嫁给你，要嫁给你的人如今再被我夺了过来，天理人情上也讲不过去，我还成了一个什么人呢?母亲他们不知道其中有这曲折，所以又来闹这把戏，等我进去将这话说明白了，包管他们也要懊悔。”赵珏且说且向里走，方钧不觉笑着拖住他的袍袖，说道:“你且站住!你这是什么用意，我倒要请问你呢。你既知道当初我因为家表姊年纪比我长些,我不肯应允这婚事,如今又过了多少时候，家表姊年纪自然越发比我长了，不见得又会倒转过来。论他的年纪却同大哥仿佛，表姊的为人你又是亲眼看

见的，配大哥还配得过，不见得辱没了你。我还记得你住在家姑母那里时候，姑母也曾提过这事。我知道你那时心心念念都在林小姐身上，也不便将这话告诉姑母，随后也就搁过一边了。难道伯母他们有这意思，不是一举两得，你还有什么留难呢？若论目前那些文明男女，外面虽说是抱守独身主义，其实他们总有不可告人的宗旨，不见得真有什么伟大思想。况且伯母只生了你一个男孩子，你不娶妇，难道便从此绝了宗嗣不成？至于承你盛情替我打算，我虽然经令妹这番打击，少不得也就灰了一半的心，然而因此就讲到终身不娶，小弟虽愚却不敢作此欺人之语。不瞒你说，伯母已经替我计较，要将你那表妹嫁给我，我虽不曾一定承认，然而若果人物不错，小弟也就委曲将就了。”赵珏听他这一番话，不禁笑起来说道：“家母说的那个表妹要替你做媒？”方钧笑道：“你难道有几多表妹呢？我听见伯母告诉我，说是叫做湛镜仪的。”赵珏听了，笑得连连摇手说道：“我母亲告诉你我这表妹人物如何，你试说给我听听看。”方钧笑道：“伯母说这湛小姐同令妹站在一处简直像是姊妹，可想颜色是好的了。”赵珏大笑道：“奇谈，奇谈！你千万不用相信我母亲的话。这湛小姐若是同舍妹比并起来，像舍妹两个身段方才可以及得他一个，因为我那舍表妹又矮又胖，大约将他的身子劈分了庶几可以同舍妹一样；而且前年又新出的痘花，那副花容上却添了许多圈点，你若是娶了他一定坑死你一辈子呢！我听了也不甘服。”这一番话说得方钧心里冰冷，只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既照你这样说去，也只好搁着再讲罢！”两人谈笑了一会，各自安寝。

次日，方钧便要动身回京，命赵珏回上房去告诉这话，湛氏那里肯答应？又苦苦留他们盘桓了两日，然后才放他们就道。

动身前一日，秀珊小姐同赵瑜商议一定要湛氏这边派一名女仆送他们北上。湛氏也防他们表姊弟在路间同走不大方便，遂派遣了一个老女仆伏侍秀珊小姐。方钧也因为秀珊小姐将来要嫁给赵珏，觉得这样办法很是周到。当日便买好车票，湛氏母女亲自送秀珊出门，随后又命赵珏一直将他们护送到火车上方才转身回来。

方钧一抵北京，因为自家在北军营里有失机私逃的罪名，外间也有通缉的公事，虽说那时候像方钧这般人物政府里不大注意，耽搁下来，那通缉公事也成了一种虚文，然而却不能不有所防备，只得悄悄的先同秀珊抵了他姑母那边。他姑母方氏见他们姊弟回来心里十分欢喜，又问方钧："你那镛表兄此时究竟安插在那里？他轻易也不曾寄过家信，不过凭秀儿在福建寄信来时提过他几句，我总放心不下。"方钧便将刘镛现已投了南军的话详细告诉他姑母，方氏也不曾说什么。方钧趁势又问自己父亲近来身体可好？方氏皱眉说道："你休再提你那父亲身体了，简直一天颓败一天，一总不曾有个硬朗起来的希望。如今同你那姨娘又过得生分了，几乎没有三五日不嚷闹一次。先前你父亲听见你在湖南失败消息急得什么似的，恨不得要亲自去访你一趟，后来经我苦苦拦着，又因为接到秀儿函札说你已经在逃，你父亲方才罢休，只是日日盼你回家，不住的叫人求神问卜，毕竟父子天性。当初他虽然不合听信你那姨娘谗言，如今却是懊悔不迭了。好孩子，你也休记你父亲前事，还该前去看望看望他，好让他放心。"方钧听见这话，不禁泪如雨下，忙用手帕子拭着眼泪，说道："姑母说那里话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况且父亲当日怜爱我的光景却是姑母们知道的，总是我做儿子的不好，在外东飘西泊，累他老人家替我担心。就以姨娘

而论，他也是个年轻女子，性情浮躁些也是有的，只要他能将我的父亲侍奉得好好的，再能替我家支持只份门户，虽有当初不好的去处，我也不去计较他。侄儿打算在今日入夜时分偷着向家里一走，姑母此时且不用声张叫外人知道。"方氏点点头，说道："要这样才好呢，足见你的孝心原是不错，你同秀儿巴巴的一路回来不无辛苦，且休息一会，也不用急急赶得回去。"说着又笑道："这是打那里说起！秀儿又无故的打扰赵太太那边好多日子，叫我如何过意得去？想起来不久还接着秀儿的信，说他家少爷到广东就婚，如今赵少爷可该将新媳妇带得回来了，他们小两口子想还恩爱？"秀珊小姐这时候本坐在他母亲身旁听着他们说话，及至听见母亲问到这一件事，不由噗哧一笑，又防着方钧提起赵珏，不免要牵涉着自己，立时避入房间里面料理自家的行篋。此处方钧笑说道："姑母休提这事罢，告诉谁也不肯相信。赵大哥意中原是要向那林家小姐求亲的，此番在湖南得了战功，新近也授了官职，好不高兴，匆匆的赶至广东去完缔此事。谁知我们才抵着广东时候，那林小姐早闹出笑话儿来了，赵大哥不但亲事没娶成，还落得一肚皮的呕气，如今发恨连营长都不去做了，依然回转他的福建，我同秀姐姐上火车的时候不是还累他亲自送我们的。"方氏甚是愕然，忙笑说道："敢是那林小姐做出不端的事迹，或是另嫁了别人了？"方钧连连摇首说道："姑母猜的都不是，他那里会嫁了人呢！他是想人家女孩子嫁他，所以闹的动刀动枪，几乎连性命不保，目下兀自躲在家里养病呢。"方钧便将前后事迹一一告诉了方氏，方氏伸出舌头半晌缩不回来，惊问道："难道真有这样奇事？世界上可想是天翻地覆了。怎么好端端的一位小姐会变做男孩子起来，古时小说本上或者有这样事迹，我们还疑惑

那些著书的编着谎哄人玩的。就如这件事要不是我亲耳听见，又是你们亲眼看见，万一遇着那些弄笔墨的人把他再编出一部小说出来，真真是你说的，无论告诉谁也不肯相信呢！哎呀，这可也难怪赵少爷气得发昏了。”

方钧重又凑近了一步，低低向方氏说道：“便因为这岔枝儿，赵老伯母十分爱我这表姊，巴巴的请我进去，托我向姑母这边求亲，要想我们表姊去做他家媳妇。小侄斗胆在那边便替姑母一口应承了，所以特地告诉姑母一句，料想姑母不怪侄儿擅自专主。”方氏听了非常快乐，强敛着笑容，说道：“好呀！你竟不由我做主，擅自将你表姊许给人家了。这却也难怪你，我知道你现今做了他家爱婿，凡事少不得卫护着你的岳母，可是不是？说起来我还不曾问你，这婚娶的日期可曾定了没有？”方钧不觉哭丧着脸，说道：“姑母休提这件事罢，提起来委实叫人不自在。不瞒姑母说，侄儿同那边业已毁了婚约了。”方氏大惊说道：“怎的，怎的！怎么你们又毁了婚了？赵少爷婚事不成是因为林小姐变了男孩子，难道你的婚事不成那赵小姐也变了男孩子么？我今天被你弄得一塌糊涂，倒简直摸不着头绪了。”方钧长长的叹道：“便因为那林小姐变了男孩子，侄儿婚事所以就不成了。”方氏将头一扭，笑道：“林小姐又与你们什么相干？你又扯到他身上去。俗语说的墙倒众人推，你同赵少爷娶不成妻子，都把来推到林小姐身上，我听着很有些替林小姐大不服气。”方钧笑道：“姑母你不知道，赵小姐不肯嫁我的缘故，就是因为当初他原同林小姐在一处的。别人不知林小姐是男孩子，他不见得不知林小姐是男孩子，所以他此时只有嫁给林小姐可以解释他当初的私情。我也可怜他有这委屈，方才慨然允许便毁了婚了。”方氏想了想方才明白过来，不由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这也算赵小姐难得，抱定从一而终主义，不像目前那些文明女孩儿，起先不妨嫁给这个人，过后又可以再嫁给那个人，那就更不成事体了。但是我替你想想，赵小姐既然要嫁林小姐不肯嫁给你，你的表姊姊你又跑出来做媒将他嫁给赵少爷，林小姐同赵少爷都算是有了婚姻的指望，只是你呢不倒转落空了？”方氏说到此处也觉得底下的话有些碍口，便一笑不再往下说。当晚少不得也备了一桌筵席，留方钧在那里吃了晚饭。方氏又将送他们回来的那个仆妇唤至面前，着实道谢了几句。方钧辞了他姑母，径自回家去看他父亲。

方氏母女两人看着方钧出门，然后回到房里又絮絮叨叨谈了好多赵府上的话。方氏笑向秀珊说道：“各人的婚姻看起来实在是有一定的，在先我本意要将你嫁给你的表弟，后来蹉跎下来也不曾提议这事。至于赵少爷，当初同我们搭船到北京时候，我又属意那个赵少爷，想他做我的女婿，不知怎生又没有成议，不料你此番向福建走一趟，转又同赵少爷那边结了亲事了。我适才不是向你表弟说的，只是他的亲事一共还没有着落，我转有些替他着急。”秀珊听见他母亲提着自己婚事，只是低着头含笑不语，后来又因为他母亲说到方钧身上，方才笑说道：“母亲不用替表弟担心罢，那边伯母已经允许替他做媒，要将自家内侄女儿嫁给他呢！”方氏笑道：“这也罢了，我说的呢，那边伯母既然托他替自己儿子出力，少不得也要有点酬谢他的地方。”秀珊又告诉方氏，说哥哥在南军里办事的话。方氏笑道：“怎么你哥哥也叫人好笑，先是帮着北军去打南军，后来又帮着南军去打北军，手扯顺风旗，脚踏两面船，睡屋脊的滚来滚去，一例儿都给他做到了，这还成个什么忠心报国？”秀珊掩口笑道：“母亲又来迂执了。如今当军官的谁不是像这样

方才算得个明哲保身，又说是见机而作，有乳的便是亲娘，谁给点好处给我，我就帮着谁去出力。要都是像母亲这样固执鲜通，那些人也不必想升官发财荣宗耀祖了。"方氏听了兀自点头不迭，又笑道："你这几日在火车上也算是辛苦够了，不如早点睡觉罢。明天有了闲功夫，我还待同你向你舅舅那边走走。"于是母女二人各自回房休息不提。

且说方钧别了姑母一直赶回家里，其时已入夜时分，星月漆黑，幸喜却没有人瞧见他。及至到了门首，那两扇大门已是闭得紧紧的，方钧使劲拍了几下，良久方才走出一个仆妇前来开门，见是少爷回来很觉得出自意外，立即转身进去禀报。方钧随在后面，自己顺手将门关好，打从厅上经过，只见一张桌上安放了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虽有几张桌椅条凳，都是七零八落，灰尘积得有一二分深浅，心中甚是纳闷。走入后进已听见他父亲痰喘声音，提着劲在那里询问仆妇，说："少爷回来在那里呢？你还不快快叫他进见我。"说着又喘息了一会。方钧其时已走入他父亲住的一间房里，所有陈设也不十分整齐。那个仆妇站在床前，一手替他父亲扯着帐子，他父亲倚在床栏干上用手揩拭双眼，含悲带恨的问道："钧儿你今日回来了，我想你想得……想得好苦。"说着又大喘起来。方钧此时见这样情景止不住心酸泪落，抢上几步先用手去替他父亲敲背，一面含泪说道："儿子多时不曾替父亲请安，不料近来父亲身体益觉衰惫了。儿子身子虽然在外，却没有一时不忆着父亲，父亲不用烦心别的事件，还该保重这身子，把多年的老病赶紧医治医治才好。姨娘呢，如何看不见他的影子？"方钧还待再往下说时，他父亲喘息略定，伸出一双干枯手腕来扯着方钧的手，流着眼泪说道："好了，你回来了，我只求见得你一面，早晚便是死了也落

得心安意稳，你还提你姨……”说到此，又四面望了望，那个仆妇知他的意思，忙说道：“姨太太早就睡了。”方浣岳又问道：“今天那个人来也不曾？”那个仆妇又点点头，笑着说道：“还等这早晚呢，若是不曾来，姨太太此刻也不见得就去安睡。”方浣岳又流泪说道：“你还提你姨娘则甚？我如今已是懊悔不迭，当初不该闹着娶他进门，硬生生将你母亲气死了还不算，如今又临到我头上来了。我常时想起你的母亲好处，有点对不住他，如今好了，可是我不久也要同他在九泉里相会，我只好慢慢的再去同他谢罪，叫他不用记着我当初仇恨，上帝还许人悔罪呢！终不成你母亲就不看夫妻情分，我死后他还不肯饶我。”说毕，又哭又喘，连那个仆妇站在旁边都听得心酸起来，用手去擦眼泪。方钧一时摸不着内中头脑，只得劝着他父亲说道：“父亲凡事总要看开些，不要尽向这凄惶上落想，你有什么委曲，尽管告诉儿子，有儿子替你做主。”方浣岳又摇了摇头，喘着说道：“你做什么主呢？我也很不愿意你再去同他结着仇恨，我如今已在病中，悟出世界上一切因果，天下事都是人自家寻出来的烦恼。我当初不娶你这姨娘造这样的因，今日又何至受他气恼结这样的果？我如今不但不去怨他，还尽着容纳他，或者会有一天解释了我们两人的冤缠恶孽。”方钧听到此处，已不禁双眉倒剔有些气忿忿的，又不敢拦他父亲的话，忍着再往下听。他父亲歇了歇，又向他说道：“我自从赋闲以来手头渐渐不丰，这也是你知道的。难得你当初在营里时候还一百八十的寄钱给我浇裹，我心里着实宽慰。然而在这京城地方支持一份门户委实不很容易，你那姨娘他只顾任性挥霍，我所有的一点积蓄这些时都给他挥霍殆尽了。他嫁我的时候也有好些细软首饰，他是把守得紧紧的一共不肯破费，这也罢了，我不合在先因为贪恋

他有点钱帛，以为娶他进门可以人财两得，如今才知道这全是做男人的一番痴想，别人所有依旧是别人的，几曾见过当妓女的将身子嫁了这人，又将他的钱财也肯交给这人，这是万万没有的事。日积月累，眼看得我这门户是支持不住了，门房里的家人说我这穷官儿没有发迹日子，走的走了，都去别寻主顾，目前伏侍我的只有这个老王他还算忠心报主，见我病成这个样儿不忍舍我而去。你姨娘身边倒有两个侍婢终日听他使唤，也不管我死活。你在家的时候他还有意无意的装着照应我的模样，一自你到湖南，他益发没有畏惧，成日价在外边厮混。你是我的孩儿，我也不怕你笑话，他说我病成这个模样不能遂他的私欲，他早就在外间七搭八搭，不知怎生同一个交通部里录事勾搭起来。有人告诉我，那厮叫做什么彭璧人，倒是一个年富力强的汉子，约莫有二十多岁光景，两人打得十分火热。先前还瞒着我在背地里出去住宿，目下益发壮着胆子简直不怕人指摘，没早没晚将那个姓彭的引得来家厮守着在一处，别人还讥诮我不会去捉拿他们，你想想我已病得像鬼一般，还有这气力同他们厮拚？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他们胡干罢了。（此一段全为老年不知分量娶妓女为室者炯戒，并非闲话。）天可怜我叫你卸了职务回来，老实你一时也不必出去走动罢，等我咽了这一口气以后，你将我好好的打发下土，也不枉我只养了你这一个孩儿。至于你那姨娘，我既已死了，他也断然不肯守在我这门里，任他嫁给谁去，你也不必干预他。倒是你至今还不曾娶着妻房是我最悬心的事，在先你不是同福建赵府上结了亲的，论理还该将这件事早早完结，方才可以叫我心里快慰些，不知你的主意如何呢？”方钧见他父亲问及此事，也不便将以上的事迹详细去告诉他，只得权且含糊答应。又见他父亲觉得话说得

太多，两片颧骨上渐渐红晕起来，咳嗽得更是利害，心里又痛又急，忙拿话安慰了一番，依然伏侍他睡下，自己悄悄走出房外。

那个女仆端过一盏茶来，方钧接在手里兀自闷闷的似有筹画光景，怔了半晌，向那个仆妇问道："老爷适才提着的那个姓彭的，你可曾瞧见过他没有？"女仆笑道："有时候瞧得见他，也有时候瞧不着他，今天姨太太归房很早，那姓彭的在此住歇亦未可知。"说着，他径自走了。方钧一肚皮恶气忍无可忍，在大衣里掏了掏，却好平时带的那支手枪还插在口袋里，也不计较利害，立刻蛇行鹭伏，踅过左边他姨娘住的卧室，隔着几株芭蕉，见绿纱窗子里隐隐露着灯光。他轻着脚步走至窗下，从纱眼里向内张望，只见他姨娘一个人坐在一张大理石桌子面前，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支颐不语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连两个丫头影子都看不见，更没有那个姓彭的在内。自已跌了跌脚，暗念今日不巧，这厮却不曾来，不然我此时便跨得进房用手枪结果了这厮，好替我父亲伸这口怨气，这不是白造化了他。方钧只顾在窗外顿脚，不防那声音大了，将小赛金吃了一惊，用手将灯移了移，提着喉咙问："谁？"方钧知不能隐藏，忙接着答应了一声："是我。"一面说一面早掀起门帘进来。

小赛金住的这一重房屋原与右边一带住宅隔别着，所以方钧进门之时他一共不曾知道，如今陡然看见了方钧出自意外，忙放下一副笑容，说道："哎呀！大少爷是几时到京的？怎么我们连一点影儿都未曾晓得，此番冒冒失失的见了大少爷倒叫我吃了一吓。"方钧却也不同他多话，只是拿眼睛四面瞧望，像个寻觅什么物件似的。小赛金非常灵慧，心中不由猜出他的用意，老大不很愿意，他却不露声色一叠连声的唤着丫头们过来

倒茶。那两个丫头刚躲在套房里打盹，听见他姨太太呼唤，彼此都揉着眼睛忙忙的跑得过来。见了方钧，大家都有些觉得奇诧，将茶倒来之后，方钧也不去吃茶，只冷冷问了一句说："我的父亲病成那个样儿，倒不看见姨娘在那里照应着，这半年多的日子不免累了姨娘辛苦。"小赛金忙笑道："这是打那里说起？你父亲的病应该是我照应的，今天晚上不是在那一边好一会子，适才因为有些困倦，所以才进自家房里歇一歇脚，这些情形我面前这两个丫头他们都是知道的。你父亲病得久了，肝气很旺，他说的话少爷却不可一味去相信他，他要冤枉人到什么田地就到什么田地，平时我都忍着气一句儿也不敢同他分辩，他若是能像少爷这般体贴下情倒没有话说了。但是我听见少爷在南边同人家打仗，说是如今已辞去差使了，外面谣言却闹得利害呢，又编派着你说是逃走了的，这句话我就不大理会，少爷这次回京还打点什么主意呢？"方钧先前进来时候本挟着一团愤气，及至不曾看见那个姓彭的影子，也就有些疑惑他父亲的话不免误听了别人谗言也是有的；加着这小赛金甜言蜜语说得委婉可听，自己转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少不得又换了一副和悦面目，重行搭讪敷衍了小赛金几句。小赛金益发笑着说道："少爷是几时抵京的，现在行李可到了家里不曾？如不曾到家，我立刻打发人替你取去。"方钧摇头说道："这个正不消姨娘费心，我的行李已经全发到姑母那里去了，我停一会子尚要赶去歇宿呢，怕姑母等候我。"小赛金笑道："这个如何使得？少爷是家里的主子，如何转住到亲戚家去。少爷虽不计较这些，给别人听了还要责备我的不是。今日已晚不必谈了，明天一早，少爷务必将行李发到家里来，也还有个照应。"方钧连连点头，又说道："横竖我在京里一时还不出去，稍停几日再将

行李发到家里来也不为迟。”

方钧稍坐了一会，随即辞了小赛金，依然出了自家的门，赶到方氏那里住。一路上思量小赛金适才情形也暗自纳罕，想到当初曾经同他冲突过一番，此时倒不见他记着前番仇恨，毕竟是女人家面慈心软，我们这些负气少年涉实有些度量不足，若果是父亲冤枉着他，说他举止不端，这倒要我来解劝解劝呢。好笑方钧虽然如此着想，其实那个小赛金的心事与他大不相同，他近来的举动照方浣岳所说的话却是一毫不错，原仗着方浣岳病势恹恹终日没有下床的指望，他便任意妄为。有时候打扮起来向外间游荡，甚至招纳许多少年子弟，偷期密约出入无忌，内中尤以方浣岳所说的那个彭璧人同他最为密切。

这一天晚上，彭璧人原约定了到小赛金这里来下榻，不料一直待至起更时分，那个彭璧人影子也不曾来。小赛金心里十分不乐，将两个丫头支使开了，独坐在银灯背面在那里长吁短叹静待情人。他那里想到，冒冒失失的忽然跳进一个方钧进来。方钧进房的神情他早就瞧科九分，知道他已经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少不得要告诉他自己的劣迹。虽然在仓卒之间用了几句话将方钧骗住，又听见方钧一时并不出京，以后有这方钧住在家里，不但自己的举动有许多不便，还怕他窥出动静。他又是个当过军官的，万一再寻根究底被他看在眼里，我这性命保不住不十分危险，因此越想越怕，越怕越恨，看看的斗转星移时将半夜，苦没一个商量的人。在这个当儿，忽然外边有轻轻敲门的声音，小赛金止不住心头跳了两跳，知道是彭璧人来了。立即唤起一个丫头命他前去开门，将彭璧人放得进来。彭璧人才跨进房，早一眼看见小赛金慵眉愁黛楚楚可怜，猜是他埋怨自己来得迟了，不禁陪着笑脸向他安慰道：“真个晦气，不早不

晚偏在打从津浦铁路上来了一位车务总管，那个蛮子别的不喜欢，又只喜欢几张麻雀，死命的扯着陪他打了十二圈，打完了以后，大家忙着吃酒，我是假推着身子不快，连饭都不曾好生吃得，跨上车子就赶到你这里来了。你若是因为这个抱怨我，我的委曲真个就无从辩白呢。”小赛金不由笑了笑，向他眨了一眼说：“别人家有别人家的心事，倒不在乎你来得迟早，你早来也好，迟来也好，以后便永永的不来也好。”彭璧人笑道：“你又来了！这不是分明怪我，我以后为甚要永永不来？便是死了，我的魂灵儿也一日要来一百遍呢！”小赛金笑道：“呸，谁同你枉口赤舌的死呀活的乱说。我告诉你罢，我家大少爷叫做方钧的，他今日已打从南边回家，适才不知听了谁的报告，走到我房间里那两个鼠眼睛儿东张西望，连什么地方他都瞧到了。幸喜你不在这里，被那个蛮子纠缠着，若是你早来一刻，怕不有岔子闹出来。我虽然不见得怕他，但是闹出来以后，我终究还担着这虚名儿在他家里，不见得他便不能干预我们的秘密。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一时还不见得出去，像这样终日坐在屋里，他又比不得那老不死的病在床上，万一看见你的影子，他是充当过营长的，平时杀人不眨眼睛，你这文弱的身躯如何敌得他过？我适才所以坐在这里愁闷，不料你却跑得来了。”彭璧人骤然听了这话，不由吓得脸上变了颜色，一时间没有主意，只是望着小赛金发怔。小赛金见他这模样，不由噗哧一笑，向他肩上拍了一下说：“怎么你听了这话会不开口了，天下事除得死法要想活法，难不成白让他分开我们的情爱？你不用害怕，我问你一句，先前不是听说京里传说，因为方钧通了南军故意打了败仗，溃散营头他掼下来逃走了，陆军部里不是恨得他牙痒痒的，要将他活捉住问罪。如今倒好有多时不听说这话了，横竖你们

在部里像这样消息总还会打听得出来，如若陆军部里要这人时，你不会前去替他出首？保不定还要给你点好处。你瞧我这主意可使得？”彭璧人被他这句话提醒，不住的点头晃脑，似乎称许他这主意很好。当下又重想了一想，向着小赛金笑道："你的见识真个比我们做男人的还高得十倍，只是这条计策却未免很毒了些，我同他平日又无仇无怨，不能因为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涉，转去伤天害理白白将人家性命送掉了。在我看，能够有别的方法叫他不敢干预我们的事最好，正不必跑去向陆军部里报告。便是报告了，好处还是他们陆军部里的人享受，不见得有什么大利益换到我们交通部里，去同人家结下这样冤孽似乎也不值得。”小赛金见他不肯答应，立刻放下脸色，冷笑道："好好，你果然是个菩萨心肠再慈悲不过。罢罢，你既不肯下此毒手，我也犯不着去勉强你，只是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你也再不用向我这里来显魂。老实说罢，同我要好的也不止你彭璧人一个，丢下了你，不见得我便寻觅不出一个知心贴意的汉子。哼哼，我倒不曾见过祸事已在临头，你还在这里谈因果讲报应呢！如今换了中华民国了，那些迷信的话一概都已取消，你便将他告发出来，政府里枪毙了他，也是情真罪当，不见得那个方钧当真会在阴曹地府里告你一状，叫你去偿他性命。我倒不相信他们那些做总长、次长的动不动就去结果人的性命，其间也保不住没有冤枉，也不曾见他们怕有冤魂来索命。你这豆瓣子大的录事官儿，倒转蝎蝎螫螫妆着做起正经人来，可不把我牙齿要笑掉了。胆小没有高官做，我替你算定命了，你也只好一世做个录事罢咧。若想巴结做总长、次长等的位分儿，怕你这颗良心不去改换改换，做梦也没有你的指望。”小赛金越说越气，倏的立起身子，向案头一个古铜香炉里添了

一把芸香，高着喉咙向那两个丫头说道："你们快点提着灯便送彭老爷出去罢，我们这些恶人住的房屋仔细不要将彭老爷熏染坏了。"小赛金说这话的时候，那两个丫头只嬉嬉的望着他们笑，却站在旁边不肯动身。彭璧人笑着说道："啧啧啧，你瞧你们这位姨太太气性很大，人家不过同他商量着办事，没的倒引着他像决了口子似的，滔滔不断说了有两大车子的废话出来。"说着便嬉皮癞脸挨坐在小赛金床沿上，悄没声的向他说道："我的意思也不是单单卫护着那个方钧。你想，若是照你的那般办法，少不得弄成一个北京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是我彭璧人替他出首，大家推原其故，必定要议论到我彭璧人为甚要替他出首呢？寻根究底，不是转将你我两人的秘密无辜的就要披露出来。你是不怕人的，我毕竟在交通部里混饭吃哩，万一名誉因此损失，再与我这职务上有点关系，被总长他们知道，实行开除起来，以后我靠那里去谋生活？我家里的那位老母年纪已经就迈，我至今又不曾娶过妻子，这叫做损人不利己。想你最是怜爱我的，道不得便忍心望着我身败名裂？我适才坐在那里默自想了一个好主意，包管告诉了你你也赞成。"小赛金此时依旧气愤愤的撅着身子，冷笑道："你说，你说。"彭璧人便接着说道："我这计叫做声东击西的计，当年诸葛亮军师便用这计惊走了曹操的，是再稳当不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同我在过一家钱铺子里，他也做伙计我也做伙计。后来我谋就了这部里录事，他也混入北京，便在那个陆军部里充当一名侦探，平时我们会见总算要好不过。我便在早晚去悄悄报告他，说是如此如此，他得了这个消息自然便要赶紧率领兵士前来捕捉。若是果然被他捕捉到手，这就未免太毒了，我想便将这好人给你去做。你在背地里给他一个信，他自家性命要紧，那里还敢在这

北京城里逗留？一定是溜之大吉。我们只要打发这冤家离了眼前，也不必一定要置他死地。至于我的朋友那方面，他们捉获不到方钧，应该怪他们手段不灵，却不能怪我报告的不确。这是两全其美的法子，料想你听了也该以为然的。"小赛金笑道："你这人真是慈善不过，菩萨不保佑你别的，定要保佑你生一个肥头大脸的孩儿。"彭璧人笑道："我又没有妻子，这肥头大脸的孩儿少不得要累及你的大肚皮了。"小赛金望他一笑，又啐了啐，方才彼此解衣入寝。

再讲到方钧在他姑母那里住着，方氏连日便催着他写回信寄给福建，说秀儿亲事准照这样办理，一经那边择了好日子，或者请他家少爷到京入赘或是我亲自送秀儿到福建出嫁，一言为定永无翻悔。方钧却因为抵京之后，连日不无偷着出去会晤自己一班至好朋友，有些朋友便约他在外间吃酒，兀自忙得不得分身。又迁延了几日，方才静静的坐在屋里将寄福建的信函写好，用着双挂号的邮票亲自到邮局里投递。刚才出门，走不到两条街，迎面遇见前日在一处吃酒的一个朋友，蓦的见了方钧很露出惊讶意思，慌慌张张的四面望了望，失声说道："哎呀！天乐你怎生还不曾知道，兀自这般从容不迫的在街上行走？"方钧不知就里，笑道："你问我知道什么，我在这街上行走又有什么妨碍？"那个朋友杀鸡抹脖似的望他眨眨眼，引他到一条僻巷里行去。方钧心里也十分疑惑，进了那条僻巷彼此站立下来，那个朋友冷笑道："怎生你自家的关系都不吃紧？你可知道有人替你在陆军部里报告，说你潜逃入京窥探政府举动，保不定这时候已有人去捕获你了。"方钧听了不免吃了一吓，忙按了按心神，含笑问道："这话是打那里说起！我自问生平却不曾同人有这偌大的仇隙，何至诬陷我这样罪名，谁不知道我

已同南军脱离干系，我做什么又替他们出力来窥探政府举动呢？”那个朋友急道：“如今世界上的事也说不得个公理，只要有诬陷人罪的导线，他管你有仇隙没有仇隙？好像这件事我打听得明白，便是你家那位姨娘同他的情人联合起来告发你的。我同你毕竟是至好朋友，既知道这缘故，不忍无辜的坐视你入人圈套，你自己赶快去打算罢。事机重大，我也不便同你多谈，改一天我们再会。”说毕，又两边望了望，方才一溜烟跑得无踪无影。

这一番话转将个方钧弄得茫无所措，心中疑信参半，转一步一步走得回来，将送信一件事倒忘记了。方氏见他脸上变了颜色，手里依旧拿着那封信函，不知就里笑着问他道：“怎么你去送信的人又巴巴跑转家里，敢是忘记什么言语不成？”方钧摇头说道：“姑母这信正不必别劳周折，老实侄儿还向福建去走一趟罢！”方氏笑道：“你同你姐姐刚打从福建回来还不曾住得多少时候，如何又要向福建去走一趟？委实你们少年孩子不知道往返的辛苦，在我看你到福建也没有要事，不如还在这京城多住几时的好。”方钧将眉头皱得一皱，跌脚说道：“侄儿原想在这北京多住几时，只是外间又闹起风潮来了，硬生生的逼着侄儿无容身之地。”于是便将今日在路上遇见那个朋友所说的话，一一告诉了方氏，又说道：“至于他们疑惑我家那姨娘在里面通同作弊，这话却恐未必。那一天晚间在姨娘房里同他相见，觉得他待我也还十分殷勤，又叮咛我叫我将行李移置家中暂住；侄儿虽不曾竟自答应，然而未尝不感激他，彼此要没有深仇，何至便报告我想置我于死地。”方氏听他这番话，不由吓得索索的抖个不住，急得说道：“侄儿你倒不要这样托大，你那姨娘口蜜腹刀，奸诈百出。譬如我有时候回去问问你父亲的

病，他对着我听也甜言蜜语像是亲热似的，谁知他在背后常常挑拨你的父亲议论我许多短处。他既有心要陷害你，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方氏刚说到此处，陡然门外有敲门的声音，其声甚急，不似寻常人来往神态。方氏益发吓得要死，连连摆手叫方钧躲向他房里去，方钧此时也觉得茫无所措，真个便揭起门帘跨得进房。适才的话秀珊已听得清楚，正代方钧捏一把汗，见方钧进来，兀自起身迎接，自家转立向房门外面替他掩盖着防人瞧见。

方氏忙开了大门，幸喜并不是什么捕获方钧的军队，原来是方公馆姨太太打发来的一个仆妇，口称奉着姨太太分付立等方少爷前去说话，不可迟误，说毕掉头便走。方氏刚自回他说，方少爷不在这里，那个仆妇也不曾听见。方氏将门关好，战战兢兢的转入内室，见方钧正同秀珊站在一处，不由含着眼泪说道："这事委实不好，刚才是你家姨娘打发人叫你前去，你仔细想想，这不是他特地来诱你入他的陷井？你试将主意拿定了，还是去见他不见。”秀珊忙接口说道："娘又来糊涂了，既然知道是姨娘那边施的诡计，表弟如何还可以去得？”方氏点头说道："秀儿所见一点不差，照这样看起来，这北京地方你万万再逗留不得了。你适才说的要向福建去暂避一避，不如就此走罢！”方钧此时已是茫然无主见，赶忙跑入自家住的那个屋里，将要紧物件打叠在一个皮包之内，随即向方氏母女告辞。挨到黄昏时分，悄悄的上了火车，简直向南边进发。

后来那个彭璧人打探得方钧业已逃去，忙去告知小赛金，还笑着说："便宜了这厮。”及至方浣岳病急时问及方钧行迹，小赛金支吾了几句，是以他们父子自此以后遂终身不复相见，这是后事缓表。

且说赵珏住在家里百无聊赖，终日除得闭户读书，有时候便向外间同几个知己朋友谈笑排遣。这一天正坐在自家那所书房里阅看上海报纸，见南北两方已有停战命令，各派代表在上海租界上开始和议，不觉浩然兴叹，只说了一句："同是中国的人民，在先本不应启此兵争，今日又何消各持意见，眼见得这些代表必然各人有各人的心理，怕这和议一时还不见得遂能成就。在我看起来，他们既分成两派，这其间若有处于第三位的人出来替他们促进和议成立，或者还有点指望，否则，日日言和，还不知弄得末了作何结局呢？"想到此处，兀自恹恹不乐，扑的将那一搭报纸掼在一边，支颐不语。

这个当儿忽听得内室里有谈话声音，好像是母亲同妹子赵瑜在那里辩论什么似的，遂不禁提起脚步蹜蹜的向后边蹿去。湛氏一眼看见赵珏进来，忙向他说道："珏儿，你来替你妹妹斟酌看，他因为林家那个少爷病着，他兀自不能放心，他同我要求，叫我放他独自向广东去走一趟。如今各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兵事，然而以你一个伶仃弱质又不曾行过远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我在此阻拦他几句，他便哭了。"赵珏转头一看，果然见他妹子坐在靠窗口一张椅子上，愁眉泪眼，大有不胜之态。赵珏老大不甚愿意，不由冷笑着说道："母亲说妹妹未曾经过远行怕路途上不很方便，这话固然是不错的了。然而在我看起来，这还是第二件可虑的事，我倒要请问妹妹，即使你到了广东，走到林府上要同他家少爷相见，这相见的缘故究竟持何名义？若说是幼年同学，他如今业已改了男装，别人看着一定要横生蜚议。就依妹妹决心要同林少爷联成婚约，你们又不曾告知两家的父母，妹妹此番到了那里非鸦非凤，叫人家怎生看待你为是。在我看不如将一条妄想划除干净，在这福建地方若遇着相

当的人材，母亲从速将妹妹的终身完结了罢，省得妹妹镇日价将这件不要紧的事搁在心上。”赵瑜原因为他母亲不顺从他的意思，坐在这里生气，不料赵珏进来益发说出这样不近情理的话，格外怨愤交集，更不同他辩驳，早一摔手躲向房里，和衣倒在床上去了。

湛氏见此情形好生没法，赵珏也觉得十分无趣，冷笑了两声依然向外间行来。时刚逾午，意思想出去寻访朋友闲话，整顿了衣履一步一步向街上踱去。蓦的见道路上的人纷纷传说，大家嚷着，有一班女学生们在公园里开会，好生热闹。我们就不相信，如今世界上的事新鲜花样愈出愈奇了，国家打仗不打仗是那些大人老爷们应该干预的事，与我们做百姓的有什么相干，与他们做女学生的益发没有相干了，怎么他们也要赶在这里闹得烟舞涨气。还是我们老前辈说的话一点不错，国家拿出白花花银子开设学校，没有别的好处，只是转同那些大人老爷们去做对，怪不这学校是我们中国内不应该设立的了。

赵珏一面走一面听在耳朵里，暗想：据他们的口气，这分明是我适才说的，在南北两派以外处于第三位的人好促进和议的了。不料这样事我赵珏虽然想到，毕竟还不曾做到，如今做到的转在那一班英雌，真要叫我们须眉愧煞了。左右闲着没事，不如就向公园里去瞧瞧他们议论，看是怎生一个办法。于是也不去访那个朋友了，一直折转过来向公园一路行去。其时那条路上果然纷纷拥挤，行人委实不少，及至进了公园大门，两旁绿树参天青苔遍地，又穿过几条甬道，落后到了一座厅上是平时游人憩息之所。早见厅旁柱上用一张白纸高高贴在上面，写着“促进和平大会筹备处”，一条一条的长凳摆设得齐齐整整，男女宾客各有席次，丝毫不乱。到会的人大家都列坐在那里了，谈笑喧

哗，从纷杂之中都还露着静穆气象，赵珏便在男宾席上拣了一个座头，端然坐下。

约莫停了两刻钟光景，座中诸人不约而同的都伸着头向外边瞧看，原来那一班女学生已经排列着队伍履声橐橐，走得进来。前边有一面绣旗随风招飐，白地黑字分明绣着“女子师范学校”字样，大约因为今日这件事不比什么庆贺的纪念，都含着哀感的意思，却一例不曾奏着军乐，越显得非常沉静。演说台旁本来设着他们的坐位，坐定之后，有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先行登台，摇了一回铃，侃侃的报告今日开会宗旨。铃声甫作，顿时鸦雀无声的不似先前嘈杂，随后便由诸女学生继续登台演说。赵珏一一看去，却没有一个认识的，暗想：早知道今日有此盛会，应该将妹子赵瑜约得来，他总该同一班女学生认识。正演说得热闹，外间已有好几个警士装束的人，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原来当地长官因恐人心浮动，最忌他们这一班躁进的人开会演说，虽不肯公然出来干预，已嘱付警察厅长派有许多警士在那里防范一切，若有激烈的举动，准许他们上前解散，万一解散不听，那可就要借着维持治安的名目，实行捕获惩一警百了。众女学生那里得知？先前不过讥诮政府里没有议和的诚意，后来又讲到政府全不足恃，我辈若是真个希望和平，非得群策群力，由商学界里各立一个促进和平的大会，做两方议和代表的后盾。政府一日达不到议和目的，我们做百姓的理合不纳租税，不能将我们辛苦挣得来的金钱，供他们这一班野心家争权攘利的用度。刚说到此处，那场中一片击掌之声如雷而起，竟有大家站起来喊赞成赞成的。这个当儿那会场秩序着实有些紊乱，好些男人家都猴在凳子上将身子站得高高的，倒像看戏的人看到特别的好处．竟不知不觉要想出个风头起来。

前面站起的人挡着后面坐的人眼光，那坐着的也许要站起来了。瞧这样光景，依那些躲在外面的警士，就想闯进来热闹热闹，说也奇怪，忽的从那一班女学生人丛里，飞出一道宝光轻轻落在讲台上面。不独将场里的人陡然噤了一噤，便连场外的人刚要闯进来时候，早被那道宝光将他们吓转回去了。

哈哈，著书的又来讲笑话了，这宝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如何竟能具此绝大魔力？诸君，诸君！这种魔力委实大得很呢，不明白说出来诸君也不得明白。原来这一道宝光闪过之后，便将一个绝标致、绝玲珑的女郎色身发现，猜他年纪也不过十五六龄，至论他的姿颜，不但通福建省里寻不出第二个来，怕统中华一个全国他也要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别人要驳我这话，如何说得这样把稳，我便将适才诸位对这女郎的神态描写出来，就可以算是一个大大凭据。起先他夹杂在众多女学生之中，别人也不曾注意，这一会忽然鹤立鸡群的翘然显露，大家的眼光有个不全行注射在他身上的么？那女郎不慌不忙从人声鼎沸的时间，他也不摇铃也不讲话，只轻轻的将他那两片纤掌拍了几下。好笑那些人不但不敢嘈杂，连鼻息儿老实都不肯呼吸，怕扰乱了这女郎掌声。那女郎击过手掌，方才提着那莺燕般喉咙说了一句："诸君且请安然坐下，听我一言。"这一句话不过才出樱口，不知为什么大家好像前清官僚奉了大皇帝上谕一般，登时一个个矮挫下来，只听见四下里扑通扑通的坐得屁股价响。坐定了动也不敢少动，居然凝神壹志侧着耳朵在那里静听，那女郎仿佛眼泡里还含着汪汪清泪，慨然说道："瞧诸君适才这一番慷慨激昂的神态，有什么目的照这样子还有达不到的道理，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热度，外人讥诮我们多，则只有五分钟的延长，这句话列强可以说得，我们同胞却万万承认不得，这承认不承

认也不在乎口头辩论，倒是要在最后一步上着想。诸君要晓得我们国家责任当初付托在君主手里，今日已完全付托在我们公民手里。君主不能爱国罪在君主一人，毕竟还是少数，公民不能爱国罪便在中国全体。一个人不知道爱国还可以声罪致讨，若是中国全体都不知道爱国，这又有谁来声罪致讨呢？不是简直要应了外人的讪谤，说我们中国非得亡国灭种不可了。据我个人的眼光看起来，一定要说我们便该亡国灭种，这却是没有的事，我又何以见得呢？因为我们同胞心腹里总还蕴着一种自强独立的抱负，不过没有人提起我们，我们便就昏昏沉沉，各人仍去干各人的营私罔利，不知不觉的就把国家撇在脑后，一经有人忽然提起，我们良心上立时也就感发起来，恨不得立刻便将这国家造就到与列强平等的地位。譬如我们今天不过才对着这南北议和一事略略发表点意思，承蒙诸君不以我们为轻举妄动，登时兴高采烈喊着赞成赞成。鄙人不敢菲薄诸君，鄙人所最悬心的：诸君此刻在公园里没有个不赞成的道理，但怕一经出了这公园大门，不赞成的固然不去赞成，便是赞成的也就不赞成起来。照这等看起，转不如仍将这议和重大事件交给南北两方代表还爽快些，又何须摇旗呐喊要我们这些没有政权的人促进他们做什么呢？”这女郎正在讲台上面高谈阔论，单就他那一种热心毅力而论，真是字字出自肺腑，比较社会上那一班英雌，每逢遇见演说时机，他们必须跳上去出一出风头的不同。其时在座的男女两席虽然不曾哗噪，然而那击掌声音已经隐隐隆隆，仿佛那雷霆隐在云雾里一般，在势要乘机而起。再一看到女郎说到沉痛去处，蓦的从衣襟底下掏出一方洁白手帕，约莫有一尺来长，铺在案上，霎时拳回纤指凑近樱口，下死劲的一咬，咬得那纤指鲜血淋漓，面不改色，低着粉颈挥挥洒洒在那

手帕上用血写出八个红字，是"赤心爱国，永永不移"，写到第二个永字，指血已罄，他又在那创痕上重咬了一下，方才将字写完，高高举起给四面坐的人瞧看。这个当儿那一片震天震地价吆喝，真是万窍齐鸣，翻江扰海，人头攒动，不约而同的都喊着："小小女郎尚且如此热心爱国，我们若再坐视不理，不去少助一臂之力，简直不是人类！"内中又有好些少年站起来倡议说："我们进行第一便上街做一番示威行动，然后大家拥至军民两署，责问这一班官吏对于此番南北和议是否有所赞同。他们如若唯唯否否，不给我们一个满意办法，我们立刻便闹将起来拚个以身殉国。与其将来做了亡国的奴隶，转不如此刻烈烈轰轰将性命结识了他们罢！在场的人如若有一个不表同意的，我辈就奉敬他这件东西。"且说且将桌上的一个茶盏豁琅琅的向地上一摔，从这一声之中，登时沸反盈天，秩序大乱，便有人结合了大队，势头汹汹的要向外间奔走。

赵珏见这个光景也就雄心勃发，夹杂在里面随声附和的吆喝。这时候厅外的警士那里还敢怠慢，立刻整齐队伍鱼贯进来，向他们拦阻。这一班人谁也不肯服从，仗着人手众多，劈手将先前进来的那个警士一掌，众人也就一齐上前，扯的扯打的打，一时搅得大乱，警笛乱鸣，不多片刻功夫已有许多兵队上前捉人，个个背上都扛着锋利无比的洋枪。那些在场的人毕竟都是意气用事，见了这种势派，知道事情不妙，早就见机而作，有打从屏风后面逃走的，有来不及出门跳着窗子向外飞越的，众多女学生也就仓皇无主，夹在人群之中躲避不迭。惟有赵珏很不放心那个演说的女郎，见他依然站在讲台上声色不动，手里还拿着那方血书手帕，脸上转露出无限诚毅颜色，心中着实钦佩不尽。至于那些虎狼兵警，早捕了许多男女，其时

又窜上两名警士，鹰拿燕雀的想来扯那女郎下来。那女郎不慌不忙用手推了一推那两名警士，好像随风落叶都跌入台下去了。那女郎然后才跳下台，举起那粉也似的两条玉腕，横冲直撞从兵警中间打开一条道路，已窜出大厅外面。

叵耐这件事已传入督军署里，督军异常震怒，又加派了许多兵队到公园里来弹压。那跌倒的两名警士已经扒起，赶在女郎背后，大声呼唤说："这便是倡议捣乱拒捕兵警的要犯，（随口就加上一种重大的罪名，这是中国军警的长技。）千万不能放他逃走！"先前进来的兵士以及督署里续派的兵士听了这话，放着众人不去赶逐，都合拢过来围着那女郎不放。此时尚因为公园是游人众多地方不曾开枪，否则那女郎焉能逃得性命？究竟那女郎虽是勇猛，区区弱质如何抵御得过？赵珏焦急万状，只远远的附合在那些胆大的游人队里大声呐喊，拦着那些兵警休得用武。那些兵警那里去睬他们？将那女郎已逼到公园门首。天色渐渐黑暗，街市上的人已得了这种消息，早纷纷拥拥跑向公园来瞧看热闹，人声鼎沸如临大敌一般。那女郎身手伶俐，凡是有近着他的兵士都被他打退，只是彼众我寡，且战且却，依然出不了重围。女郎面上虽然并不畏惧，然见这种势头不好，心下毕竟也有些张皇起来，刚要出园门时候，不防脚畔有一株古树根儿将那女郎纤足一绊，扑的跌落下来。众兵士大喜，不由分说一窝风拥得上前，用手来捺女郎。门外门里的闲人没有一个不替他捏一把汗，以为今番这女郎必然被他们擒获了，也都一齐围过来，伸着头垫着脚看那女郎如何施展。那女郎在这跌落当儿，知道要遭毒手，更顾不得青红皂白，倏然飞起右脚，将第一个上前的兵士打退了有好几尺远，意思便想就此站立起来，其余许多兵士那里肯放松一些！齐打伙像饿虎似的都

扑过来。危急之际间不容发，不料在人丛里蓦然窜出一个少年，打了一个鹞子翻身，将一众兵士纷纷击退，也顾不得道途漆黑，从万声喧攘之中扯着那女郎飞奔出了公园。好在一路上闲人甚多，他们几个窜身，已经不知去向，这一班兵士见那女郎已走，却也不去追赶，但施展他们余威，又向园子里去乱行捕获。

赵珏先前看见女郎倾跌，不觉顿足长叹，说："罢了，罢了！"恨不得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又防无辜的阑入这漩涡里要被母亲他们埋怨，正自游移不决，不料居然出来了一个同志，将那女郎生生救出重围，他这一快乐几于无可形容。还有一层奇怪，远远看见救那女郎的人，分明与方天乐模样一般无二，暗想：天乐这时候尚在北京，他断然不会飞到这里，无巧不巧的来救这女郎出险。然而再一思索，那人的身段衣服简直便是天乐，真叫人无从索解。想到此际，更不迟缓，立即挤出人丛随着二人身后一路赶去，隐隐约约越过几重街道，人烟渐渐稀少，那人同女郎的脚步也就缓得下来。赵珏赶紧跨上几步，凝神向那人一望，不是天乐更是谁呢？不由大笑说道："天乐，天乐，你怎生来得这样巧法，是几时到了省城的，你同这位女士认识没有？"方天乐此时喘息略定，也不料到在这地方会遇见赵珏，惊喜交集。那女郎不消说得自然感激方天乐相救之惠，正待开言道谢，赵珏望了望，见路途之间不免有行人往来，大家聚拢在一处很不方便，就先向女郎说道："敝居去此不远，女士如不见弃，可即移玉至舍间一谈，省得在此招摇别人耳目。"那女郎慨然允许，三人先后行着，一齐到了赵珏家里。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此回情事其诙诡处较上一回尤足使人拍案叫绝，方钧慨然

允许退婚，而赵瑜即以兄妹之情相报，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各得事理之平，洗尽纤靡之习，读书至此，未有不眉飞色舞者。秀珊与方钧本有婚姻之约，而此时此际又为湛氏所爱，转乞方钧出为媒妁，不独其姑母方氏笑其两处婚姻落空，即在读书诸君亦鲜不谓作者之于方钧未免过于淡漠矣。虽然天下万事正有未可以常情测者，谓予不信，请观下文。

小赛金之谋陷方钧，正所以速其赴闽也；方钧之赴闽，所以为救女郎地也。虽然公园恶剧赵珏不能为力，而方天乐陡然发现此处，其事固已极奇，然而所救之女郎为谁，作者未尝明言，阅者尚未敢臆断，及其知女郎之为谁，然后叹此书之结构奇之又奇。（原评）

秀珊之来看似闲文，然舍娟娟此豸外，斯时斯际竟无第二人可以斡旋赵瑜之事。作者随手安排人物，固独具其妙用，又顺便与赵珏缔婚，论文章极其简洁，论情事却极其圆满。

写方钧父子相见时情形及彼此所述之言，觉有无限酸辛，令人为之下泪，是性情中文字。

作者以全力写爱国女郎，有声有色，固足睥睨当世，压倒须眉，彼何人斯？吾知读者至此，殆无不欲亟翻下文求其来历，虽然必观下回而始知女郎之为谁，亦非善读书者也。（独鹤评）

第二十三回

忆坠欢玉人嗟薄幸　　释宿憾公子忏闲情

赵珏因在路间不便和方钧讲话，遂邀同那个女郎向自己家里去暂息一息，那女郎感激方钧援救之恩，也就欣然允诺。三人先后行着，穿过几条街道已抵赵珏门首，赵珏先行进门，早见他母亲同妹子站在阶下向他问道："适才外间传说公园开会，兵警捕捉为首滋事的人，说是枪弹横飞打死的很是不少。我们深恐你也在那里，同你妹子委实放心不下，难得你如今好好赶回来了，不知你可晓得公园闹的这事没有？"赵珏笑着说道："不瞒母亲说，儿子刚打从公园回来的，还邀约了一位女士，要累母亲同妹妹替我招待。可喜方天乐大哥亦已到了，适才在公园门外不期而遇。"湛氏惊问道："方少爷如何这一会子又转回来了？他同秀小姐往北京还不曾隔多少时候，其中定然另有缘故呢。"

他们刚在这里说着话儿，外边的方钧早偕着那女郎盈盈近前，赵珏便一一替他介绍，这是家母，这是舍妹，那个女郎忙上前鞠躬行了初见的礼。此时大家且不走入内室，便都在大厅上面分着宾主坐下来。先是湛氏向方钧问道："方少爷，你的姑母同你表姊都还安好？先前你说是在北京多耽搁几日，怎生又匆匆折回？抵省之后，何不径到舍间，为何又在公园里边同我珏儿碰在一处？"方钧微微笑道："侄儿此番来南的缘故，其中

细情十分复杂，随后再一一告禀伯母。至于问到侄儿不曾一经轻造贵府，转向公园那地方去走动，也有一种原因。侄儿此行甚是匆促，仅仅孤身一人，来不及多携行李，下了车站信步进城，一路上只听见许多人传说，说是公园里一班女校学生在那里开促进和平的大会。侄儿平素久已抱此宗旨，惜无同志，今日忽然听见这事非常愉乐，又觉得时候还早，便在那里多勾留一会再来拜谒伯母也不为迟。于是随同那些瞧看热闹的人一路迤连行来，其时又见许多人纷纷折回，扬言女校学生业已肇祸，警厅里已派了无数警士去捕捉人犯。小侄骤闻此言，不觉止不住心头愤怒，暗念当这共和时代，中华民国为百姓所公有，不为政府所私有，况且促进和平总算是爱国的作用，不能就妄入人罪，公然去捕捉起来。小侄其时雄心勃勃格外不肯迟缓，飞也似的想去公园探看他们的举动。谁知刚到得公园门首，竟有一班野蛮军士，成大伙的追逐一个女士……”方钧说到此处便用手向那女郎指得一指。湛氏同赵瑜不由吃了一吓，大家都转回头来向那女郎瞧看。那女郎也不搀杂他的说话，只是俯首微笑。方钧又接着说道：“任是女士这般勇猛，终觉得寡不敌众，不料又被脚下树根一绊，几乎遭了他们毒手，我实在怒不可遏，也顾不得凶吉，立刻跳过去打倒几名军士，才救了女士出险。毕竟是女士的造化，适值天色曛暮，闲杂的人又拥挤不堪，我便趁势挈着女士避过他们的眼目。否则凭小侄一身本领，若是同他们再鏖战起来这胜负还未可知呢！”说毕，又回头笑向赵珏说道：“譬如你几时瞧见我的，怎生便知道从后面赶来？但是你既在场，为何竟容他们这般猖獗，就不上前排解排解，说几句公道话儿也见得你的心。”赵珏听见方钧驳他这话，顿时脸上红了一层，勉强笑着说道：“大哥你不知道那些军警

委实野蛮得利害呢，肇祸之顷，谁也不在那里凭公伸说，无如他们一句都不理你，你若再出一出头，他老实就要捕起你来。我不怕大哥笑话，我在那时候喉咙都喊破了，到这时候讲话还有些呛咳。"说着，又咳嗽了两声，站起来向痰盂里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又说道："我第一件不放心这位女士，他其时发表的意见没有一个人不赞同的，若不是兵营来得太快，大家早就闹入军民两署里去了。"赵珏随即又将那女郎如何演说，如何咬破纤指写成血书的话，铺张扬厉说了一大遍。

这时候早把坐在旁边的赵瑜说得倾佩无似，更不怠慢，立刻跑入后边，取了许多敷药以及玉树神油出来，扯出那女士皓腕，殷殷勤勤替他扎缚好了。见他衣服上面不无沾染了些泥垢，又引着他到自己闺房里，命仆婢将水盆呈上，让着他盥沐，又在箱子里取出几件簇新衣服替他穿换，忙乱了好一会功夫，通共还不曾问着那女郎姓氏。（岂独书中人要问，即书外人亦已要问久矣，特不知作者迟迟不发表者何意。）一直等到那女郎收拾完毕重行出来，还是湛氏想起这话，笑向那女郎说道："今日在公园开这大会的既是我们省里的女子师范学校，可想小姐定然也在那校里读书了。听小姐的口音却不像是我们福建人氏，小姐毕竟贵籍何处，芳名叫做什么，打从几时入这学校的？"那女郎笑了一笑，说道："承伯母垂问，侄女惭愧得很，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据家父的意思很不愿侄女从事学校，硬逼着侄女老在广东享家庭之福。无如侄女的宗旨与他老人家迥不相同，总以为今日国事已在存亡危急之秋，男子固不容置身局外，女子亦未宜袖手旁观。譬如一肩重担子，一个人扛着就觉得十分吃力，大家分任起来总要轻松得许多，是以侄女虽然蛰处深闺，却时时希望雄飞，断断不甘雌伏，因是想出一个方法，

将我那老父骗得一骗，然后才容侄女到这学校。"湛氏接着笑道："你们听听，这小姐口齿简直同我家瑜儿一般无二，我只恨老天为甚不将你们都变做男孩子，省得你们抱着这一种雄心无处发泄。"赵瑜将他母亲袖子扯得一扯，笑拦着说道："你老人家可不用在这里打岔，你听这位姐姐往下说罢！照这样讲起来，可知姐姐入校时候未久，怎生今天又闹出这样变故呢？"那女郎又笑道："便因为南北议和代表近日仍然各持极端主见，不肯稍稍迁就将这和局联络成功。要晓得目下欧战告终，外人要措置我国的主张，正在那里鹰瞵虎视，东邻逼处益复要制我们死命，那里还容他们玉帛雍容委蛇坛坫？他们这些大老固然要保持他们权利势力，我就不服我们这些穷而在下的尽让他们醉生梦死，不去促进和平。伯母同姐姐听着不必生气，福建同我们广东不过仅隔着一省，要知道这时候我们广东早已对着和平力持正论，惟有贵省的人物简直至今不曾有所表示。侄女不自度量爰在本校着提倡此议，幸蒙诸多姊妹很以侄女的办法为然，所以特地拣在这公园地方开了一个促进和平的大会，侄女的用意不过想鼓舞鼓舞贵省的同志。不料警厅长官不察愚衷，转以破坏治安来相干涉，侄女其时一腔冤愤无可发挥，少不得便暴动起来，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说到此处又笑了笑道："侄女此举不免意气用事，原也算不得什么义勇，但是若叫伯母听着，总该要责备我们做女孩子的不守本分。莫说轻易不应该同男人交手，便是这抛头露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演说国事，也就轶出规矩之外了。其实要论侄女的心理，只恨我那一柄九狮宝刀还搁在我的宿舍壁上，早知道今日有此变局，应该将他携带出来，像那种野蛮的军警多砍他几个，也好替地方上除害。政府只顾糜费许多粮饷，养着这许多军警为他们干城之选，其实像这

样倒行逆施，转觉得地方上没有他们倒还安静些，不知将来可能有这步希望没有呢？侄女手无寸铁，虽然不曾砍着他们脑袋，然而吃侄女一顿手脚，也打得他们鼻青眼肿煞是快活。落后因为他们的党羽越来越多，侄女一个人几乎遭了他们毒手，那就亏这位先生慨然相助，救了侄女出险。”一面说，一面就用手指着方钧，粉脸上很露出异常感激的神态。随即又恭恭敬敬立起身子，向方钧同赵珏两人问着他们姓氏。

方钧连称不敢，又笑说道："我们还不曾请教女士贵姓，里居何处？”那个女郎含笑忙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小小卡片递向方钧手里。方钧接过一看，原来上面印着"缪芷芬”三个小字，不由惊讶起来，向赵珏说道："原来女士便是陶如飞陶大哥的令姨，你去想想，那里料到大家会在这地方相遇。”赵珏也便很为诧异，不住的向那女郎上下瞧看，转引得芷芬羞涩起来。又听见方钧提着他姐夫名字，搭讪着问道："原来先生们同家姊丈也是相识？”方钧忙接着答道："陶大哥我们岂但相识，原是自家要好的弟兄，又在湖南战地上共过事的。”说毕，也就从身边掏出一张名片，又向赵珏索了一张名片，一齐递在芷芬手中。芷芬将赵珏的名片略睨了一睨，便随手搁在几上，仅将方钧名字看了几看，不觉犀齿微绽，笑盈盈的说道："原来先生在北军里曾任过军务的，大名鼎鼎久萦寤寐，不图今日在此幸会。”方钧惊问道："小姐如何得知鄙人曾在北军任过军务，这委实奇怪极了。”芷芬笑道："何奇之有？先生当时屡获胜利，几乎连破南军之垒，那时候家姊丈十分危险，殊有性命之忧。家姊时时提及先生大名，我其时便就异常钦佩，无怪今日公园那些野蛮军警不足当先生抨然一击了。咳，以先生抱如此才具，北政府里转不得容先生久于其位，怎生不使豪杰灰心，英雄短气

呢？”说罢，连声惋惜不置。此时只将个方钧欣喜得无可言说，觉得美人香口中这一番温谕，比较陆军部里命他去当师长还荣幸十倍。霎时眉飞色舞，虽不免也说了几句谦逊话儿，然那词气之间都含着欢欣鼓舞的意思。

其时赵珏坐在一旁懊悔得什么似的，觉得公园那一番豪举全给方天乐做得去了，自己不能分任过一点半点儿，以至美人青眼只垂向天乐身上，与自己毫不相干，只好看着他们热闹，自己转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想了想，蓦然触起林赛姑那件事迹，不由冒冒失失向芷芬问了一句，说道："缪小姐既同陶大哥那边是姻眷，陶大哥在路间误救的那个乔装男子林赛姑据闻也同小姐认识，不知可确不确？"缪芷芬此时不料赵珏会提起这事，像是有心奚落自己一般，心里十分不快，蹙起两道蛾眉，冷笑了一声说道："不错，这姓林的起先原同我相识，后来便因为他是乔装，几乎被我砍掉了他的脑袋，这种龌龊的举动毕竟是我们中国社会上的孽障，后来我打听得他这装束，原是他的祖母因为迷信上逼着他做的，与那些有意出来欺骗人的其中究有分别，况且他经我惩创以后已经异常悔过，立刻改换了男装，这也算是他迁善之勇，不知先生同这林赛姑有何瓜葛，转殷殷来垂询此事，若谓先生是吐辞轻薄故意同我取笑，以我与先生方是初会料应尚不至此。"这几句话侃侃而谈，早将赵珏噤住了，也悔自己过于孟浪，顿时将个头低下来无言可答。转是方钧笑着说道："小姐若问此事，其间曲折很多，也非此刻一言可尽，总之我们这位赵大哥也是因为误认那个林小姐是女子，闹了许多笑话，小姐随后自理会得，此时且不必向赵大哥追问，转叫他听着难受。"芷芬方才明白，只得一笑而罢。

惟有赵瑜先前尚不知道这缪小姐就是砍伤林赛姑的人，看

着芷芬非常亲爱，此番听见他们这番说话，心中不无微含羞愧，转默默的不似适才高兴。芷芬却也不曾留心，湛氏在旁插口笑道："好呀！提起缪小姐来倒还是熟人呢，亏你当时忍心下得这般毒手，你通不知道这林少爷是我家未婚的女婿，万一那时候你将他砍死了，我们此刻同你相见一定要兴问罪之师，怕你逃得出那个公园转逃不出我们舍间了。"这几句话说得方钧同赵珏都失笑起来。赵瑜羞得绯红了脸，站起身子想避入后进去不再坐在厅上。芷芬眼快，早已走过去一手扯着赵瑜笑道："原来如此，这原怪妹妹太卤莽了。早知道是姐姐的郎君，决然不肯同他反脸，幸喜伤痕不重，妹子由广东出门时候听说他已经大好了，还请姐姐将心放下，千万不要责备妹子，妹子只好等待姐姐结婚佳日再行赔罪罢了。"赵瑜被他说得益发羞愧，待要走脱又被芷芬紧紧扯着，只得依旧坐下。方钧又笑道："缪小姐也不必提起谢罪的话，将来最好便请小姐将我妹妹这段姻缘出点力撮合起来，比较给他们谢罪还好。"芷芬慨然笑道："这件事尽管交给我去办，包不误事。倘若那林少爷亏负我这姐姐，好在我的那柄九狮宝刀还在身边，管叫他再尝一尝那宝刀风味。"说的众人都大笑起来。湛氏也是十分欢喜，便要留着芷芬在此晚宴，芷芬辞谢道："伯母盛情侄女此刻却不能叨扰，因为适才这场乱子，还有好些同学怕已被他们捕获而去，这事由侄女一人发起，何容连累别人，少不得要赶回校中商量办法。况且他们也不曾得着我的消息，怕他们也在那里悬心，老实伯母这让侄女回去，相见有日也不赶在这一时宴会。"湛氏见他说得有理，却也不好勉强相留，只说了一句："此刻权让小姐回校，等待事平之后，明晚便请至舍间还有要事同小姐斟酌呢！"芷芬连连答应，便翩然起身告辞，又向方钧依依的问道：

“方先生你可否便寓在此处？明天如没有别项要事，我再来访你罢。”方钧点了点头，又说道：“这件事万一他们蛮横，小姐还须给一个信给我们，我好同我们赵大哥再邀约许多同学，务必同他们力争上游，主持公论。”芷芬点头称善，大家将他送至二门。

且不表缪芷芬只身返校，再说方钧一干人送出之后重行转至厅堂，赵珏先问他怎生又从北京到此的缘故，方钧便将他姨娘陷害一节告诉他们知道，是以北京城里万万再勾留不得，姑母连夜促我动身。说毕，又笑向湛氏说道：“伯母委托的事幸不辱命，家姑母甚以此举为然一口允许，本叫侄儿写信回复这边，不期信刚写好便发生这事，是以不曾将信送入邮筒，如今已由小侄亲自带来，现还放在随身衣包里面呢，等待明日出城取至再呈给伯母阅看。”湛氏听见这话，着实道谢几句。方钧转身又向赵珏道贺，说是恭喜恭喜。赵珏脸上红了一红，也不同他答话，只是低着头闷闷不乐。当晚少不得又替方钧接风洗尘，方钧暂时便住在赵珏那里，没有一定的去所。

缪芷芬返校之后，同学人等看见他安然回来，忙着上前问他适才怎生脱险。芷芬略将遇救的事说了一遍，又转问他们同学有几多人被军警捕获，此后怎样向官署里交涉。同学随即又告诉他，说是那时候虽然有好些警士上前解散我们这会，我们当时不肯服从，他们也没有法子可想，口里虽然声称要捕捉我们，其实不敢擅自动手，所以我们同学的倒不曾有一个人被他们啰唣，其余被警士捕获的转是那些来宾席上的男人，后来我们打发人出去探听，说是警厅厅长也深恐因此鼓动各界公愤，便在沿路上已将他们释放去了。我们一直等到这时候只不见你回校，转猜摸不出缘故，正在这里悬心，不料你也安然回

来了。据校长意思，便拟命我们不必干预国事，大家以求学为本，适才还说了许多训饬的话。我们也不曾有一定的办法，横竖这件事原是姐姐发起的，以后这会如何进行，还是就遵守校长的约束不去干涉呢？芷芬冷笑道："这个如何使得！我们做学生的求学固是要紧，不过南北之争一日不息，国事一日不得承平，久而久之相持不下，必有第三人出来干涉。我们自家的事一经要别人干涉起来，那个还成是什么国体？国不亡也就亡了。中国既亡，我辈学成又有何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况且中国人做事大家都晓得是虎头蛇尾，又说是五分钟点热心，我们权且不必问这件事做到底究竟何如，第一先要将这几句羞耻的话洗刷得干净，然后才可以称得起做了个中国国民。军警不干涉我们，我们此后固是要尽力去做；若是军警依然来干涉我们，我们此后益发要拼命去做。依我的愚见，此时且不必去同校长商议，再等些时，我们偏要在那公园里开会一次，形式上都要叫福建省里各官署衙门知道我们做女孩子的尚有此热心毅力，不容易被他们任意摧残，他们也是中国一份子国民，道不得个便没有这种爱国的良心？竟生生的同我们做对。万一他们手握政权的因为我们也感动起来，只须由督军署里发给一纸电报主张和议，比我们成篇累牍的还有效验呢！我的话诸位若以为然，就请举手表示。"芷芬刚说完这话，众多女学生无一个不眉飞色舞，立刻举起数十条皓腕像个肉林也似的。芷芬十分高兴，又讲了许多闲话，然后才纷纷散去各归寝室。

芷芬这一夜便不曾好生安睡，固然由于日间同军警相持不无辛苦，再一想到那个救我的方姓少年，真要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今社会上凉血的人物很多，像方先生这种人倒也不可多得，越想越觉得欢喜，反侧辗转有大半夜功夫，方才沉沉睡

熟。次日校中虽然照常上课，论自己心里，急于再想到赵府那边去走一趟，告诉他们昨日情事。因为方钧说过这话，如果警厅里当真将女学生捕获前去，他们一定要纠合同志出来力持公论，芳心里深恐他们悬盼，是以虽在教室中坐着早已神驰不定。不料刚才下了课以后，校役室里已送来一纸名片，是赵瑜的名字，上面并写着"准今晚邀约芷芬到舍小叙"。芷芬接了此信非常欣慰，等到日落时候，他便请了事假出校乘坐一辆人力车，如飞的径向赵瑜那里行去。彼此相见之下，赵瑜第一句便问他同学是否被捕，芷芬便将昨日的事告诉了一遍，大家方才将心放下。芷芬当时四面望了望，见方钧同赵珏俱不在座，不由含笑便向赵瑜问及方钧，赵瑜笑道："他们今天曾在家中私议，恐防警厅无礼，真个拘留贵校学生，他们现已邀约同志准备出来干预这事，停一会子包管他们也要回来了。"芷芬点头无语，湛氏早已命人预备筵席，就摆设在内室屋里。

席间，赵瑜便向芷芬问道："既是老伯当初不许姐姐到敝省求学，后来怎生又容姐姐就道呢？"芷芬笑道："这话说来甚长，家父是前清官僚，生平不以新学为然，尤以我辈女孩儿家入校求学为不安本分，我们做儿女的既不能承欢膝下，何可以求学的缘故转去触恼亲心？妹子当时想来想去只得变通办法，少不得要负一个欺瞒父亲的罪名，背地里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给我们姨母。我这姨母他原在师范学校里充当职员，就嘱托我那姨母假说病危，务叫我到他老人家面前一晤。家母那时接信之后，悲痛万状，同家父商酌，要亲向福建来起一趟，家父念他们姊妹之情不好固执，便答应了。家母立刻携着妹子就道，及至到了贵省以后会见姨母，姨母安然无恙，遂将妹子的用意告诉家母。家母听了兀自没法，只得由我办理。家母住了

不多日期依然返回故里，妹子自此便随姨母在学校里做了学生了。（芷芬就学事迹，便从芷芬口中叙出，省笔之法。）妹子还有几句良心上的话，不妨告诉伯母同姐姐罢，侄女此番权诈，从表面上看起来固然觉得是求学心重，然而我心里所蕴蓄的志愿，却不仅仅乎在求学这一件事上，因为求学获益不过造就了我的一身，倘能因求学而替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方才可以保全我这一国。我们一班姊妹们总以为入了学校智识便开通了，名誉便成就了，舍此以外几于一概不问，全国的重要担子都把来交给在那些男子身上。照这样讲起来，那个上帝当初造人时候，何不都造出些男子，又叫我们这些女人在世界上做什么用呢？（披肝沥胆之谈，愿社会上一般女孩儿听者。）是以侄女听见南北两方久久相持不下，遂不自揣度，联合着同学姊妹们出来干预。这不过是我们发轫之始，至于以后遇着国家出了什么变故，侄女总还想帮着全国国民，群策群力一力进行呢。目下欧战告终，譬如那青岛地方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理由，无如我们国势不振，竟有人出来挟持强硬态度要攘夺为彼所有。政府一味敷衍，传闻外交上着着都归失败，这还了得？少不得将来还要借重我们国民魄力，好做政府的后盾，一定要闹到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办法。侄女计划已定，到那时候自然有一番表示，伯母同姐姐且看着再说罢！”这一番话说得赵瑜心悦诚服，口里也称赞不出什么，只是点头无语。

彼此正谈论得快活非常，外面已有仆妇进来通报说：“方少爷同我们家少爷业已回来了。”赵瑜便站起身子，说请他们进来。少停，方钧同赵珏先后走入后堂，同芷芬相见。芷芬便将昨日的事约略告诉了方钧。赵珏便望着方钧笑说道：“如何？我说如今是民权大昌的时代，他们手握政权的断不至公然摧残民气。转将

大哥今天白忙了一日，停会子还须着人去告诉他们一句，明天联合到督署里的举动可以作罢了。”方钧笑道：“这件事虽然算是和平了结，缪女士他们的宗旨不见得便从此罢手，怕还要继续进行。我们明天纵不到督署，大家就是在一处会议会议也不嫌过分。况且山东交涉渐渐发生，我们除得促进和平又须料理这抵制外货的事，也须得大家商议一个极文明而不暴动的方法。”芷芬听见这话，拍手笑道：“知音者芳心自同，可想这件事我方才同瑜姐姐提议着，方先生也就思量到此，我们中国全国的青年倘能个个都像方先生这样热心毅力，还愁没有富强的日子么？”方钧此时尚未及答应，赵瑜从旁笑道：“好一个知音者芳心自同，照这样看起来，方大哥便算得是芷芬姐姐的知音了。”芷芬经赵瑜说破了这句话，自己也觉得出言过于亲密，任他是个生龙活虎的女郎到此也就不免羞云微展，笑了一笑，指着赵瑜说道：“我倒瞧不出姐姐竟会说这些俏皮话呢！我要不因为同姐姐初会，看我有得轻饶了你。”赵瑜笑道：“罢罢罢，我久知姐姐利害，何敢来捋姐姐虎须！幸喜姐姐今晚不曾将那柄九环宝刀携带出来，否则姐姐还怕不砍断妹子的右臂以为出言不慎者戒。”芷芬拍掌笑道：“我知道姐姐不但恨我，而且恨我那柄九环宝刀深入骨髓。其实妹子那柄宝刀业已懊悔错砍了姐姐的那人，如今何敢再来错砍姐姐，等一天好让妹妹那柄宝刀捧在手里，在姐姐面前亲自谢罪何如？”赵瑜本是无心的话，不防芷芬暗暗牵涉到赛姑，便像适才的话全是替赛姑不平一般，回想起来好生惭愧，立刻将头低得下来盈盈的无言可答，引得席间湛氏，席外的赵珏、方钧都觉得十分好笑。湛氏深恐他们闹顽话闹恼了，忙搭讪着说道：“方少爷同珏儿可曾吃过夜膳不曾？若是还不曾吃，不嫌简亵，便在这席上饮杯残酒可好不好？”方钧

笑道："伯母请自便，侄儿同大哥已在朋友那里吃过晚膳了。"湛氏笑道："既这样说，你们还请在前面去坐罢，好让他姊妹们在此多谈一会儿，我不虚留你们了。"方钧连连答应，随即同赵珏走出后堂。此处他们席散之后，赵瑜坚要留芷芬在此住宿，芷芬也爱赵瑜性情和蔼，慨然允许。

当夜两人便在闺中挑灯闲话，芷芬又提到在广东时候怎生同赛姑在一处的事迹，又悄向赵瑜问道："姐姐这件姻事如何搁着久久不提呢？"赵瑜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同姐姐虽是萍水相逢，然承姐姐不弃愚顽引为同调，像这样事件也不须再瞒姐姐。"赵瑜说到此处，便将当初同赛姑在一处读书，本来不知道他是男子，入后因为形迹太密，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话一一告诉了芷芬。芷芬不觉笑起来，说道："原来这林少爷便因为这乔装上面占了许多便宜的，无怪他凡是遇着一个女孩子，都把来当做姐姐看待，千方百计的想遂他的心愿。哼哼，若不是做妹子的眼明手快，几乎也落了他的圈套。姐姐不要怪我卤莽，当时我虽然砍了他一刀，也算是着实教训他的地方，使他不可一味的欺我们姊妹。只是我腕底留情，不曾损他性命，万一遇着一个再比我激烈些的，何苦将自家有用身躯白白的死于女孩儿剑锋之下。我们当初要好的时候，妹子未尝不羡慕他温柔聪慧，如今细想起来他这人只是柔媚有余刚强不足，殊非男儿有志上进之道，听自经创痛之后，已经着实改悔，这就狠好。要晓得上帝既然赋畀他一个男人形质，原想叫他克自树立，在家则做一个令子，在国则做一个贤豪。他们太夫人舐犊情深，无端的命他将男作女，在小时候还可以视为儿戏，你既已开了智识，如何只一味的将错就错擅自出入人家闺闼，损坏人家声名？人知之既丧他的道德，即使人不知亦未免负疚神

明。譬如当初就算遂了他的心愿，万一我愿意嫁了他，他又置姐姐于何地呢？可想还是个随波逐流，毫无定见。这种人不但负了他自己一身，还负了姐姐待他一番好处，我此时毕竟还替姐姐抱些不平呢！”赵瑜见他这番话，很有些触起自家心事，想到赛姑薄幸，不禁潸然饮泣珠泪盈腮，转默然不发一语。芷芬向他笑劝道：“姐姐你尽哭这又做甚呢？我们中国女孩子没有别的本领，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是将眼泪来洗面。须知姐姐便是哭一世，这一副伤心涕泪，总不能打从这闽江里一直送到珠江，叫林家少爷捧一掬清流去辨酸咸之味。依我的意见，凡事总须有个切实办法，林少爷他负了良心能够不来，他也不能禁止姐姐这边不往。妹子虽非押衙，倒愿意以黄衫自任，随后等我先通一封函札给林家少爷，他若是明白的自然会来料理这桩姻事，他如果依然置而不理，看我在校里请几日事假，少不得亲自回里一趟当面去同他交涉，看他究竟怎生对付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欺负姐姐就同欺负了缪芷芬一般，看我可得饶他不得饶他！”芷芬愈说愈怒，简直有些眉横杀黛，眼露锋芒，转将赵瑜吓得粉面失色，忙破涕为笑，说道：“姐姐请息一息怒，姐姐这番热肠妹子很知道感激，但是事已如此急切也难于料理，只好随后再累着姐姐罢！”芷芬凝神了半晌，一手搭在椅上只不开口。

赵瑜又搭讪说道：“姐姐还不知道我所处的苦衷呢！家兄因为被他所误，婚事托诸空谈，又迁怒在妹子身上，百般阻挠不许我同林少爷结婚。早年他又瞒住我，同前日救姐姐那个方少爷订了婚约，妹子因为心里横亘着这事，自然要同家兄龃龉，决意悔婚，难得方少爷体贴妹子苦衷，慨然允诺……”芷芬听到此处，不禁眉飞色舞，拍掌笑道：“好呀！方少爷这种举动才

不失为英雄作用，但是姐姐对于方少爷将何酬报呢？”赵瑜脸上红了一红，低低笑道：“我们做了一个女孩儿家，对着他们怎生有酬报的去处？家母爱他的为人，后来命我们结为异姓姊妹，不然近日我们相见之顷，如何能像那样不拘形迹呢？”芷芬一面听一面只管出神，也猜不出他想到什么去处，只觉得有些形神不属。赵瑜望着他良久良久，彼此都默然相对，半晌，赵瑜忽然笑起来，望着芷芬说道：“妹子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倒不妨同姐姐斟酌。姐姐适才责备妹子无以酬报方家少爷，这句话委实一点不错，然而妹子此时却有酬报方少爷的去处了。妹子此身既属林姓不能同方少爷附为婚姻，论方少爷的为人，其少年英锐，见义勇为要算如今社会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姐姐又是英姿爽飒迥异凡庸，与方少爷正是天生嘉耦。好在他对着姐姐又有前日一番义举，感恩报德，姐姐亦不当置方少爷于膜外，妹子不揣冒昧拟替方少爷向姐姐乞婚。若蒙姐姐俯允，在妹子既可以酬其悔约之情，在姐姐亦可以报其相救之惠。姐姐是须眉巾帼，谅不以妹子为唐突，便请慨然金诺。妹子知道方少爷若听见这事，包管他要喜而不寐呢！”赵瑜说毕，只望着芷芬嬉嬉的笑。芷芬初时听了尚有些不耐烦的形状，后来却不曾动怒，停了半歇转用手指这着瑜笑道：“好呀，别人家方替姐姐在此设法要成就姐姐的好事，我不料你不来感激我，转拿这些胡话同我取笑。”赵瑜笑道：“谁敢同姐姐取笑？这件事细想起来，真要算是天作之合呢！姐姐我益发告诉了你罢，方少爷的婚姻一直至今已历过无数曲折，妹子固然是悔了婚了，他在先还有一个表姊，自幼儿他的姑母便愿意将他表姊嫁给他，后来耽搁许久也不曾定议。不料这位刘小姐前此又到舍间走了一趟，这刘小姐为人却也温柔贤淑，又被我母亲爱上了，一定强着方少爷出来做媒

要他做我的嫂嫂。如今这事算已成熟，我哥哥虽然失之于林，却喜得之于刘，惟有方少爷独自向隅迄今未有良匹。不图在公园里竟遇见姐姐，这不是上帝在暗中有意无意的专叫他等候着姐姐吗？”芷芬微笑了笑说道：“一件事到了姐姐嘴里转说得这般委婉好听，若是叫姐姐去充媒婆，怕世界上的情人都一例的成了眷属呢！好在妹子年纪还轻，一时尚提不到家室之好，且放着随后再看罢！”两人说了大半夜闲话，彼此都有些困倦，遂展衾而卧。

次早起身，芷芬依然别了赵瑜照常进校去上课，后来那个和平大会却也开了好几次，不过官中虽然不曾加以严重的干涉，却也不肯信从，一直迁延了好久。赵瑜背地里也曾将向芷芬所谈的话告诉赵珏，叫赵珏转行告诉方钧。方钧听了自然欢喜不尽，平时他们借着朋友名义也时时同芷芬相见，只是急切不敢提议这事罢了。芷芬起先决意要替赵瑜同赛姑将他们的婚事撮合起来，没事时候便自己思量一个办法，想恳恳切切由自己写封函札去责问赛姑，要强迫他亲自到福建来乞婚。后来一个转念，因为当初曾经同赛姑反过脸的，若是由我写信给他，万一他纪念前仇置而不理，不是转误了赵瑜大事，因此总不敢冒冒失失的下笔。由是又耽延了好些日期，每次会见赵瑜，觉得赵瑜虽然不好意思追问此事，然而自己总有些抱愧。有一天忽然想到自家姐姐兰芬，他同林少爷的秘密原是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最好由我写信寄给兰芬，再请兰芬去向林少爷接洽，有此转折不怕林少爷不肯承认。主意已定，当真便写了一封恳切的信寄至兰芬那里，信尾上还赘了一句事之成否，专待他的回信。谁知这信寄去之后，候了有几个月的光景，不但不见林赛姑前来，且不曾见兰芬一封回信表示若何办法。芷芬是个

年轻负气的人，更按捺不住，以为林赛姑是一定负义的了，依他性子，恨不得立刻转回故里闹到林赛姑那里去向他责问，又苦于校务纷繁，兼忙着开会事务急切不得分身，好容易隔了许久，才向校中请了一个假要回家省亲。湛氏母女得了这个消息，少不得又备了送行筵席，邀约芷芬到家里来叙别。芷芬平时虽然也同赵瑜时时把晤，便是写信寄给兰芬的事也曾向赵瑜说过，赵瑜心下十分感激，后来因为不得兰芬回信，芷芬屡次为此生气，赵瑜还百般的向他劝慰。这番芷芬又向赵瑜提及此事，言间露着无穷怨愤，有时候还提着赛姑名字戟指痛骂，说我此番回去第一件事便须亲自去会林家少爷，看他对我有什么话来解说？赵瑜也无言语，只是潸然流泪，又因暂时分别格外哭得伤心，芷芬也不免怆然雪涕。

当夜芷芬并不曾回校，又同赵瑜宿在一处。芷芬含笑向赵瑜说道："林少爷既已这般负心，姐姐何必苦恋着他呢？在我看起来，姐姐便是勉强同他结了婚约，像这样少年也难保没有白头之欢。好在目前世界风气开通，莫说姐姐并不曾同他正式行过婚礼，尽有在一处生男育女的夫妇因为性情不合，还尽管彼此离婚呢！"赵瑜低低叹道："姐姐的议论何尝不是，但是妹子也有妹子的愚见，如今世界上自由的名词固然成就了一班女子，也会遗误了一班女子，从一而终虽是古时男子专制的作用，然而朝秦暮楚、弃旧怜新在男子尚不得算是完人，在女子又安得称为贤妇！妹子当日千不合万不合已经失身于他，若叫我此时腼颜再事别人，实在抚心惭愧。姐姐此番返里，若是果然同他相见，也不必过于激烈。他果肯翻然悔悟自然有他的办法，万一他竟甘居薄幸，姐姐赶快写封信给我，我已打定主意从此长斋绣佛事母终身，做一个女孩子的不见得不嫁丈夫便成饿莩，姐

姐觉得我这话还是不是呢？"赵瑜说到此处，也禁不住珠泪纵横，襟袖尽湿。芷芬望着他又无以慰藉，也只得浩然长叹。停了好半歇，芷芬重又说道："姐姐适才所说的话，足见恢宏大度不肯予人以难堪，但是白白的叫人家讨了便宜不给他一个惩戒，妹子心下委实有些不大甘服。我此时倒想起一个好主意，不知姐姐听了可还使得？"赵瑜哭道："妹妹方寸已乱，姐姐如有分付，尽管告诉妹子，妹子没有个不遵依的。"芷芬笑道："我的意思想邀约姐姐同到敝省去走一番，一者可以借此解释愁肠，二者那个林少爷听见姐姐亲自前来，他一定要触起前情，重联旧约，比较我们这些局外的人在这里面干涉的好。横竖也不过一两月的耽搁，假期一满依然由妹子将姐姐送回尊府，这是再便当不过的了。"赵瑜听了也深以为然，想了一想重又说道："此事足见姐姐盛情，但是恐怕母亲不放我出门，我自幼也不曾离过母亲，将他老人家一个人放在家里，妹子也有些放心不下。"芷芬笑道："姐姐又来蝎蝎螫螫的了，如今做女孩子的还像当日要谨守闺门，动一动脚步儿便许被旁人议论。若讲到伯母一人在家姐姐不放心他老人家，这又不必顾虑，令兄既承欢膝下，目前又多着一位方少爷住在一处，他老人家断然不苦寂寞的。老实说姐姐若不依我这样办，我此番回粤发誓不再替你料理这事，包管叫林少爷将姐姐搁一百年然后再来迎娶。"这句话转将赵瑜引得笑起来。

当晚不得已便将这意思禀明湛氏，湛氏起先尚是游移不定，后来一个转念，因为关系着赵瑜终身大事，我若不顺他们的意思，万一这里面有个舛误，不是要叫自家孩儿怨我；况且又见芬芷十分殷勤，不忍过于拒绝，当时也就答应了，只分付赵瑜在广东不可多耽搁，必须早早回来。芷芬同赵瑜非常欢

喜，忙着打叠包裹。赵瑜又问芷芬行囊可否收拾齐备，芷芬笑道："我一身以外别无长物，说走就走，不至耽延时刻，不像姐姐这样琐屑，箱笼什物成大堆的闹得不清。若是不知道的，还要疑惑姐姐是忙着出阁呢！"赵瑜不禁含笑向他啐了一口，大家方坐在屋里闲话。

外边赵珏早同方钧走得进来，两人笑嘻嘻的手里捧着成大卷的纸束，一眼瞧见赵瑜房门外面堆着行李，赵珏惊问道："妹妹敢是要出门吗？不知道这一会子又忙着到那里去。"湛氏便将适才的事告诉赵珏，赵珏只点了点头一言不发。方钧笑道："可惜缪小姐在这假期里又要回里，放着这里开会又少了一个热心的人，在我看便暂时不回广东也好。"芷芬笑道："开会的事原是要继续进行，我虽不在这里，那些同学的女友已允许我随时写信报告。"方钧笑道："促进和平会固然要开的，如今又发生一种青岛问题，各学校又忙着开惩办国贼抵制日货的会了。"芷芬吃了一惊，随即站起身子问道："怎么这种问题真个发生了？"赵珏答道："今天北京大学已派了学生到此接洽，各学校学生闻得此信，已在那里秘密运动，大约不久也须有罢课的举动了。喏喏，这不是他们刊印的许多传单，除得向各处张贴，还沿路的散给各人阅看，你们不信，包管一瞧这上面的话也就明白了。"

此时芷芬同赵瑜两人早将那传单取在手里，湛氏吃了一吓，冷笑着说道："哎呀！为什么好好的又抵制日货起来了，我记得前三年曾经闹过一次，后来不到两个月光景早就销声匿迹了。可是抵制日货这件事，他们闹也闹得快，掉也掉得快，又不晓得热心几天大家搁开手不去理会呢！"赵珏笑道："娘又来说这些呕人的话了，这番的事不比前番，全由各校学生主动，他们

眼光很远魄力很大，道不得个随意闹几天就搁开手哩。况且那个卖国贼姓章的听见说是已被北京大学学生打得半死，他们一共还不肯罢休，一定要强迫政府里提出他们的罪名，从严惩办，好儆戒以后的人不去蹈他们的覆辙。”湛氏接着说道：“珏儿，珏儿！我请问你，这姓章的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还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怎么这许多学生都知道爱国，他偏生要去卖国，人人又骂他是贼，又要问他的罪。”赵珏跌脚说道：“他何尝不是我们中国的人！他不但是中国人，他当初也还是中国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一经做了出洋公使，他就卖起国来了。”湛氏不等赵珏的话说完，重行冷笑说道：“你又来！这卖国的贼原来也是学生，可想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大约够不着去卖国呢，便口口声声去讲爱国；一经够得着去卖国，他们也就不爱国，一定也会去卖国了。”赵珏听他母亲这几句话，不由气得脸上通红，也顾不得挺撞，便指湛氏急道：“母亲你不知道就少讲一句儿，也没有人说你是哑子，无怪我们的国里凡是有了几岁年纪的，没有一个不像母亲的这番论调。哼哼，一个堂堂民国，若都交在像母亲这一班人手里，大约不到一二年必然亡国，必然灭种。”湛氏怒道：“好呀！你的见识高明得很呢，我的话总算是没理，你们说的话无论再没理些总算是有理。我不相信，我打从做女孩儿时候算起，便听见许多人讲中国要亡了，中国要灭了，如何一直到了今日也不曾见他亡过，也不曾见他灭过，难不成到了你们手里好好的中国就会灭亡起来？我瞧你们也不用肉麻罢，倒是我们这一班老成持重的人不会将国家弄得一败涂地，怕像你们这样闹法，真个不闹到亡国不止哩！无论什么事都要图个忌晦，好端端的一个国还不曾到了那个要亡的时候，你们公然今天也说是救亡，明天也说是救亡，我怕当真闹到亡国那一步

田地，包管大家也将个脑袋一缩，商议着某地可以避兵，某处可以逃难，任他再亡到什么模样都就不去管了。”

湛氏愈说愈气，赵珏方待再拿出话来去辩驳，转是芷芬此时手里捧着那许多传单，一面看一面点头说道：“激烈得很，单是议论的几条办法也选稳健。惟是今日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必文明到底，不能有丝毫暴动，让别人据为口实，要晓得我们今日抵制日货全是自保的政策，并非与邻国的商人有仇，就是学生对着政府也须自居于辅佐他们的地位，不可居于仇敌的地位，同舟共济，艰巨同肩。万一自己家里彼此先闹起意见来，宁可亡国，若要你让我一步我让你一步都是做不到的，这就错认了题目，必至酿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惨剧了。学生既然说是政府糊涂，可想他们都是明白的了。未曾举事之先必通盘筹划，这件事闹起来落后究竟作何结束，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只顾奋然一往，不计祸福。你们大家想想，这不计祸福的办法在个人尚且不可，何况这重大问题关系着一国存亡万民性命呢！赵先生同伯母也不必作此无谓之争，须知当这风雨飘摇国家多事之秋，忽然又发生这非常变故，也不是一二人的私见可以转移得来，只好看我们中国气数，为祸为福此时尚不能决定。”方钧站在一旁，忽然听见芷芬口里说出“气数”二字，暗暗纳罕，只管目不转睛的向芷芬脸上瞧看，芷芬微微飘了一眼，重又说道：“至于方先生适才所说，以为目前发生这事，我便不可以离开这福建，这话却又不然。中国一家，我可以替这福建出得力，何尝不可以替广东出得力？我同婉如姐姐赴粤之后相机行事，一样在那里着着进行，福建这地方便交给方先生同赵先生，有你们二公在此主持一切还怕人才消乏么？”方钧勉强笑了一笑，见他决然要走，也就怆然露出惜别颜色。芷芬也窥见他的用意，惟恐

为情魔所缚，转咬了咬牙齿，扯着赵瑜袖子走入房里以料理衹被为名，不再在厅堂里久立。赵珏同方钧然后将那些传单一一掳掇在手，依旧出到厅上去了。

我此时且缓叙述赵珏他们在福建若何联合同志，若何对待政府，且表缪芷芬偕同赵瑜安抵广东之后，他母亲看见芷芬回来自是异常欢喜。缪老太爷虽然不大愿意他诡辞求学，毕竟膝前只有这一个娇女，平时又钟爱惯了的，也就不曾责备他什么。梅氏看见赵瑜生得十分美丽，固然觉得怜爱，但是触着前番赛姑的事迹，几乎疑惑赵瑜也是乔装来的，私地里笑向芷芬诘问，芷芬连连摇手，笑道："母亲真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世界上像那种不经见的事，那里会一而再而再三呢？可怜这赵小姐便是你女儿的前车之鉴，你女儿侥幸不曾被那林少爷略骗了去，他却不幸已被林少爷略骗到手了。"芷芬便将赵瑜当初事迹一一告诉梅氏，又说到此次来粤，正为了他同林少爷结婚问题想要趁此解决，说完又问道："不知近日兰芬姐姐可曾回家走走，他近来身体还好？"梅氏冷笑道："问你兰芬姐姐么，他轻易却也不肯回家。便是偶尔我们打发人去接他，他到家之后也只是鬼鬼祟祟的同你那姨娘在一处谈笑，他的眼睛里那里有我这嫡母呢？"芷芬笑道："明天我们再打发人接他去，他知道我回来或者肯到此相见，我还有要紧的话向他询问呢！"梅氏点了点头。

当夜赵瑜便同芷芬宿在一处。芷芬又指点他这坐卧楼上当日刀砍林少爷便在此地，赵瑜听了，也不知道是羞愧是畏惧，只低着头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兰芬果然坐着轿子回来，姊妹相见不免也亲亲热热的叙了许多契阔，芷芬又介绍到赵瑜，彼此又寒暄了一番。一直等了用过午膳以后，芷芬方才将他姐

姐邀到自家楼上，三个人坐下来啜茗闲话。芷芬笑向兰芬问道："姐姐你看你这人可好不好，妹子在福建时候曾经寄过好几次函札到你，所托的事不但不曾得着你一个切实办法，便连一封回信都不曾答复过我，我可猜不出你在家里忙的些什么？"兰芬以前在芷芬信里已知道赵瑜同林赛姑的事迹，此时见芷芬问起这话，不禁皱起双蛾，微微含笑说道："咳，这个人你们还提他则甚？我瞧世界上薄幸的男子总算不少，还不至像他薄幸到这般田地。妹妹不问我我却也不便直说，打从那一次你同他闹过风潮以后，他在家自要养息病体一步不能出门，这也原怪不得他。后来我接到你的那封函札，我又打听得他的伤痕全然平复，我便暗暗地打发仆妇们到他府上奉请，好等待他到来以便同他接洽。说也奇怪，我一次打发人去他固然不理，两次三次打发人去他仍是依旧不理。"兰芬说到此际，不由脸上红了红，含笑望着芷芬说道："以前的事大概妹妹都是明白的，我也不消瞒得你。他自己去问良心，我那一件事儿亏负了他？莫说我还实在有事同他接洽，便是没有这件事，你痊愈之后也须防着我替你悬心，论理早该来见我一见才是道理。就是你急切不能出门，难道打发一个仆妇来告诉我一句，就给了我的脸不成？我后来着实急了，暗想他虽是负心，我却不可误了别人的要务，除得将妹妹原信直接寄给他瞧着，另外我还写了几句，一面问问他的身体，一面责问他不肯来的缘故。我以为他见了这种函札总该给我一句回话了，咳，我如今提起这事我便气待腰疼。"说着又轻轻拳回一只皓腕，在肚腹上按捺着，复行叹气说道："谁知他依旧给你一个不理。哼哼，你负了我也罢了，赵小姐他却是一块无瑕美玉，你有今日像这样同人家薄情，你便不该当日同人家要好，你一个做男子的可以另娶，赵小姐他是

一个纯粹女孩儿他断然不能另嫁。赵小姐却不要生气，并有人来告诉我，他府上叠叠有人前去替他做媒，至于目前究竟可否同人家结亲这却不敢替他决定。那时候我原想写一封回信，将这些情节详细告诉妹妹，后来一个转念，又怕赵小姐知道这事必然生气，不如姑且替他瞒着，随后等妹妹回来再议罢。不料妹妹此番又挈同赵小姐一齐到此，我就要替他掩饰也掩饰不及了。”

兰芬说完，只是唉声叹气。再看赵瑜已是纷纷珠泪，一声儿也不言语。惟有芷芬听见这话，顿时怒焰熊熊，说：“这还了得！这姓林的简直不是衣冠中人，与那些痞棍枭匪略骗人家妇女的无异了。你们能饶恕他，我却断断饶恕他不得。”兰芬笑道：“妹妹你且坐着，这件事总须想一个善处之法，也不是负气的事。在我看，须得耽延一两日让赵小姐休息休息，然后用赵小姐的名义亲去会他，或约他在一处地方相会，那时你再插身进去，替他们完全此事，否则，你冒冒失失的一径同他去会晤，他是个惊弓之鸟，听见你的鼎鼎大名，包管缩着头躲在他们公馆里再也不敢出来见你。不转闹得决裂，反误了赵小姐的正经事情么！”芷芬想了想，觉得这话也很近情理，于是先劝赵瑜不必因此烦恼，既由我们姊妹出来帮同你料理此事，断不至望着这姓林的辜负你当日待他的那番情分。兰芬当是也向赵瑜调笑了几句，直弄得赵瑜又羞又气，细想也没有他法，只好权且在芷芬家里住下。过了几日，坐着轿子亲自去拜访赛姑。

原来林赛姑自经芷芬刀伤右臂，他祖母林氏便因为这事一口气转不过来旋即殒弃生命。在旁人观察，林氏之死原可为溺爱不明的报应，但是旁人可以这样想，赛姑却不可以这样想。要论赛姑的心理，却是铁聚九州铸成大错，不孝之罪上通于

天，赛姑若果然是个蠢如鹿家的男儿，或者尚不至引为疚心之痛，无如他又生有自来聪明天赋，自小儿不过是绮罗裹体兰麝薰心，无端的叫他易弁而钗，他也就顾影自怜，揣摹颦笑，倚仗着自家这一副俊俏面宠，觉得得天独厚，无论世间什么好女子总该尽我消受，别人容或因为男女异体，虽欲偷韩寿之香，窃何郎之粉，尚不免为名教所防，礼义所缚，至于我却迷离扑朔，不辨雌雄，画阁并肩，璇闺促膝，更没有人加以防范。况且平居把晤，一得之于赵瑜患难相逢，再得之于兰芬，他便以为从心所欲，事无不谐，几几乎要化为蝴蝶，遍睡花心，刻作鸳鸯，永圆香梦了。是以自从遇见芷芬以后，他又见异思迁，得新忘旧，不料芷芬的为人既不同赵瑜之温柔，又不比兰芬之淫荡，窥破形迹顿起情澜，举九狮之宝刀作当头之棒喝。虽复经医诊治，未曾损及生命，然而赛姑当痛定思痛时候，方才恍然大悟，觉得人生情缘自有分定，未必全国的女子皆能如我的私愿。他那时候心理上倒一毫不去怨恨芷芬，转感激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暗思我若不经他这一番惩戒，万一自今以往径情直行，不但负了我一生的事业，且难保不堕祖宗之基业，败父母之令名。譬如祖母他老人家竟因为爱我的缘故，还不曾受过我一点好处，他老人家竟一瞑谢世，倘论我的罪名，真是既不可以为人，复不可以为子。大凡一个人要老远糊里糊涂的做去倒也罢了，偏是一经悔悟，论他的这一颗心大约比较什么惨痛还难禁受。赛姑当时一天一天的想去，越想越觉得不容腼颜人世，于是便在那居丧之中一步也不轻易走出房门。初时别人还当他创痕未愈借此养息，及至后来渐渐平复，他也是除得在林氏柩前守灵尽孝，其余只独坐在自家房里默默不语，书也不读，字也不写，背着人一般的用手在空中乱指乱划，口里几哩

咕噜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他母亲舜华怕他因为新改男装，或者耻于出外见人，有时候还拿话去安慰他，说道若是男装不惯，不妨在家里依然穿你的旧时装束。他听见这话，急得飞红了脸，几乎要同他母亲冲突起来。玉青看着暗暗发笑。每逢同赛姑坐在一处时候，时常戏着他说道："陶家少奶奶那里你倒有好些时不去走动了，你不想他，还防着人家要来想你。你若是果然愿意同他相见，虽然你改装之后不便轻造他的府第，我们何妨将他请得过来替你解解闷也是好的。"谁知赛姑不听这话则已，自从听见玉青这番话，总疑惑玉青是有心嘲谑自己，恨不得咬牙切齿，当日便寻刀觅杖希图一死，好表明自家心迹，吓得舜华他们百般的哄骗他，又将玉青数说了一顿方才罢休。

自是以后，赛姑想到当初书云小姐遇事规劝自己，便对着缪家姊妹一事他也曾同祖母反对，说不该让我去混入闺闼，早依了我这母亲的话，此番又何至闹出如此的变故。是以合家之中惟有对着书云小姐十分孝顺，依依膝下，遇有事件都要去同书云小姐斟酌。书云小姐固然喜欢他能悔过，然而窥探他的举动又觉得改悔太速，形态又是若疯若癫，怕由此酿成别的变故，有时便拿话去试探他，他也是所答非所问的叫人无从测摸，因此书云小姐转着实有些悬心。这也罢了，还有一件最可怪诧的事，每逢他父亲林耀华打从督署里回家，他偏生一长一短向他父亲询问外间的国事，他父亲便一一的同他谈论。他听到得意去处，遂不由的眉飞色舞，听到失意的去处，他便非常的咨嗟太息，这是他一生未有的举动。他平时除得在那脂香粉泽里陶熔，偶然听见人家说一句正经话，他忙不迭的掩耳而走，不知道他近来何以变换得如此飞快。所以他在那个南北议和没有决断的当儿，在家里已是愤不可遏，大有跃跃欲试之势。叵

耐缪兰芬又在这几日里打发人来请他去相会，试想赛姑那里肯去理他呢？后来左一次右一次兰芬着人来催促，他更置而不理，连回话都不给人家一句。兰芬请他相会的缘故，便因为接到芷芬的函札，想借这个名目以便重续旧欢，及至见赛姑不肯前来他也没法。当晚便在银灯底下恳恳切切写了一封情函，大致都是责备赛姑薄幸的话，然后再将芷芬替赵瑜说媒的那封信套入自家情函里面，每二天命了一个家人送至林公馆，上面写明交给他家少爷亲手开启。林公馆里的家人接到此函不敢怠慢，立刻便送入赛姑房里。赛姑正坐在床上闭目养神，听见这话，随即接过来用眼一瞧，见是兰芬的手笔，不由皱了皱眉头，等待家人出去之后方才缓缓的将信拆开，大略看了一遍随手搁在旁边，却好另行又抽出一束笺纸，正是芷芬寄给兰芬叙述赵瑜近状命兰芬亲向自家接洽的，不由大大吃了一吓。暗想芷芬原来已到福建，这件秘密的事偏生又给他知道，明知当初赵瑜不时的也曾有信寄给我处，那时候我因为一心系恋着缪家姊妹身上，就将他置诸脑后，从来也不曾回复他一句亲密话儿，无怪他心里对着我要非常怨恨。再一想想以前小时候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真是耳鬓厮磨形影相对，彼此解了知识又是深深款款，食则同桌寝则同床，海誓山盟恩情何等固结。便论我们挈眷赴粤，其时离筵惨痛珠泪盈腮，犹可想见他那一种可怜状态，今日的事委实是我负他并非是他负我。赛姑想到这里，不觉一缕情丝从新荡漾而起，手里捧着那一封信早就神驰意荡，不知怎样才好？不料在这个当儿，又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蓦的将银牙一咬，暗暗提着名字喊道："林赛姑，林赛姑！你的初志是怎么的，如何今日见了这一封信就会改变宗旨，将来你这人还能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么？况且我如今已瞧破世界上一切情难，虽然

剩此躯壳尚无从摆脱，但是一遇见摆脱躯壳时候，我就要将浩然之气还诸太虚了。婉如的事我既已遗误于先，何肯再纠缠于后？他年未及笄，后来的幸福甚大，我若是再回他的信叫他对着我抱无穷希望，不肯再嫁别人，岂非一误再误，他不负我我转负了他么？婉如，婉如！人各有心，不能掬以相示，随后只要你听着我的消息，才知道我林赛姑并非负义之辈，我这不情的表示正别具苦衷呢！”想到此处，对着以前的事非常懊悔；对着以后的事又非常畏惧。蓦的在案上取过一柄水晶界尺，认定左臂上的伤痕使劲敲扑，一霎时满腮清泪索索落落滴满衫袖。此时只把房里站得几个仆婢吓得手足无措，又猜不出这位少爷是何用意？更不敢怠慢，早飞也似的跑入后进禀告书云小姐他们，说：“少爷忽然发了癫病，无缘无故的坐在房间里用界尺敲扑自己，像是不知道疼痛似的。在我们冷眼瞧着，幸喜少爷取入手里的仅仅是一柄界尺，万一另有一柄刀子在桌上，他一般会夺过来砍他的颈项，那可就危险的了不得了！”舜华同玉青听见这话，吓得急泪交流，立刻拽着衣裙向赛姑房间里跑进。

书云小姐心里虽然也是一般着急，却比他们镇静些，忙站起身子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近来看这孩子举动与从前迥若两人，他能知道悔过原是好事，但是悔得太快了些却叫人异常悬心。”一面说着，一面也就移步到了前进。这时候赛姑见有人进房，他早顺手将案上那一叠信函背着人向抽屉里一塞，界尺搁在一边，少不得起身迎接。舜华同玉青见他却没有什么变故，倒也没有话说，书云小姐冷笑望着他，说道：“我听见仆婢们告诉我那一番话，我们才走过来看你，我且问你，近来究竟安的什么心，一味的不疯不癫，做出事来总叫人发笑。譬如你一个人好好坐在房里罢咧，忽然想到什么去处，将父母的遗体任意糟踏

起来，这难道算你十几岁的人应该做的？好孩子，你父母一生单就生了你这一个宝贝，便是我青年守节所为何来？不过指望你将来显亲扬名，既可慰你祖母的阴灵，又可报答你父亲的恩养。我看你虽然将以前的那些闲情绮迹铲除得干干净净，然而却从不曾读书上进，勉为完人。要晓得你目前责任很是重大，年纪也渐近长成，我同你的母亲他们也没有别的希望，不过想赶紧替你娶一房好媳妇，一二年后生下几个儿女，我们就可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如今纷纷来替你说媒的很是不少，我初意还想起你当初在家乡时候，那个赵家小姐同你非常亲密，不过因为你那时还是乔装，不便同人家提议姻事。那女孩子我们却是瞧见过的，生得真是不错，可惜如今相隔太远，好在你们也没有婚约，只得权且将他搁起，另行替你在此定亲。你若是一味像这样疯癫，被人家知道了，又有谁肯将女孩子嫁给你这呆头呆脑的女婿呢？你没事时候替我仔细想想，看我这话说的可是不是？"舜华同玉青也接着说道："可是你母亲说的话句句金石，你若是想娶妻子，就不该象这般举动。"

赛姑先前听他们在此侃侃说话，也只默默听着，并不拿话去搀杂他们，惟有翻着两个小白眼睛珠儿发愣。此时知道他们的话业已讲完，他转哈天扑地烈烈狂笑起来，转将书云小姐他们吓了一跳。但见赛姑笑了一会，重行望着他们说道："母亲你们希望我好好上进，拿别的话来哄骗我都还使得，若是拿这娶亲的话来哄骗我，那可是你们走错了路了。老实告诉你们罢，像中国目前这样累卵世界，已经岌岌有朝不保暮之势，依我的心理，方且恨我那祖父不该娶亲，以至生了我的父亲；我又恨我那父亲不该娶亲，以至生了我。你们想想我还肯娶亲，再生下我的儿子么？譬如我的儿子他本来是没有的，只因为我娶了亲

他便有了，既然不幸又有了他，以后中国越危，他的惨痛愈大，将来他所受的惨痛都是我成就他的。他若是同我一样明白，可不是恨起我来也如我今日恨我的父亲，恨我的祖母。在儿子的愚见，以为要想脱离这万恶世界，固然不可娶亲，便是要想挽救这万恶世界，也须得人人不思量娶亲。”舜华同玉青只听见他叽叽咕咕的说，却一时悟会不出他的意思，只是冷笑说道："你们听听他又在这里闹疯话了？”惟有书云小姐却知道他的用心，因就趁势说道："照你这样讲，左右不过都是些消极的办法，若是讲到积极的办法呢，你这点点年纪知道热心爱国这是最好的事，但也不是一味发呆可以济事的。我们须得将这大道理讲一讲，即如你说的中国如今实在是危险得很，但是这转危为安，全要凭着我们做中国人的大家振作起来，方才可以希望一天一天的进步。譬如你觉得今日在政府里办事的人不好，你就须要磨练你的操守，增长你的学识，恢宏你的志趣，一班年纪大的死了，又有你们一班年纪轻的出来担当国事，那才是正经办法。若是左右像你这样委靡不振，口口声声都说这些颓丧的话，难道眼睁睁的就望着这中国亡灭了不成？”赛姑连连摆手说道："这些老生常谈母亲也不必再同我讲，这都是孩儿素来知道的。不但知道，而且想来想去，像母亲这种议论是我们中国人永远做不到的。我只不相信我们中国那个政府简直是人不能进去的，无论什么人，平时慷慨时事没有一个不痛心疾首，及至一经叫他手握大权，他平空的就操守也变了，志趣也换了，学问也不知丢到那里去了。我不但不能相信别人，我而且不能相信我自己。我今日置身局外，分明觉得政府实在不好，然而果然有人叫我去做总理，去做总统，包管会神差鬼使的，那心地自然而然就转换过来。所以拿我的心度人的心，一个人如是，人人也

是如是，至于这其中的奥妙连我也就不得而知了。我还有一句极其不通的话，益发告诉了你们罢！若要中国有万一的转机，必先将政府里所有若大若小的权利，一概删汰得干干净净，将来没有一个人肯去做总理总统，这时候或者真有点希望了。母亲你们仔细去想想，看还能够做得到做不到呢？”

书云小姐此时尚未及答应，那个玉青早在旁边笑着说道：“少爷这句话一点也不难呀！你不看见昨天报纸上内阁总理固然已经辞了职，不是说那个大总统也立意要辞职么？这就是没有人肯做总理、总统的凭据了。”赛姑正色说道：“姨娘你知道什么？没事的时候便就职，有事的时候便辞职，这固然算不得是良心上作用，况且他们辞职的虽然辞职，那些在暗中活动，忙着去做总理、总统的人还不知有多多少少呢！这难道就算得是中国的转机吗？”书云小姐觉得他越说越近于乖僻，不由心里又恨又急，顿时向他大声叱喝道：“赛儿我和你的母亲此番来看望你，原不是要同你议论国家大事，这些话且搁着一边不必去谈，但是我究竟要问一问，你的宗旨终不能像这样不疯不癫的一世，自今以后，你的宗旨想怎样才算得人家一个好儿子呢？”赛姑冷笑道：“我也没有别的宗旨，我的宗旨已抱定了一个死字。这死字便是我一生的学识，一生的操守，一生的志趣。我这死又不是白死，我拿我这死做中国全国的人一个榜样，做全国人的一个指导，叫那些手握政权的人想到世界上毕竟还有一死。只须时时刻刻将这死放在心坎儿上，便连权利也不必贪了，南北也不必战了，强邻也不必怕了。孤行其是，好留后世之名，百岁何常，莫造生前之业。”

赛姑正说得高兴，谁知舜华站在旁边，蓦然听见这句话好像赛姑就立时要死了一般，止不住喊着儿呀肉的嚎啕大哭起

来，玉青也是凄惶不已，吓得满房的仆婢猜不出他们所为何事，背地里交头接耳的私议。书云小姐也觉得赛姑出语不祥，又怕再同他多讲，再招惹出些外邪恶祟来，勉强忍着眼泪向舜华他们劝说道："赛儿全是些孩子说话，你们不要去理他。让他静养一会，他自然悔悟他这话说的全然不近情理。"赛姑冷笑说道："我句句都近情理，偏你们说我不近情理，包有这一天，我做出来你们就知道我不是孩子说话了。"大家真个没法，少不得依然回转后进，互相议论赛姑的举动。书云小姐只得将伏侍赛姑的几个仆婢唤得近前，分付他们平时留心少爷的起居饮食，又加派了好几个人日间监守着他，夜间轮流在赛姑床前值宿，防他一旦有意外变故，直闹得一家上下鸡犬不宁。赛姑见这模样，心里暗暗好笑，有时候也同那些仆婢说道："你们休得大惊小怪，我难道立刻便死了么？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在家里，叫那些不知道我的还要疑惑我死得无缘无故。你们不用理会我那母亲的说话，徒然叫你们白操了心，像是看守囚犯一般，叫我看着又是生气又是好笑。"那些仆婢们见他这样说法，大家也就趁势劝了他几句，以后防守的地方也渐渐松懈下来。

不料又过了几个月光景，赛姑这一天刚坐在房里拿了一本《留东外史》在那里阅看，正在颠头播脑的别有会心，蓦然外间传进话来，说外面有位姓赵的小姐，新近打从福建过来的要求见少爷，家人们回复他少爷不肯见客，他兀自不肯答应，所以特地进来禀告一句，少爷究竟见他不见呢？说着已由一个仆妇手里呈上一张名片，上面分明印着"赵瑜"两个小字。赛姑听见这话觉得出自意外，不由吃了一吓，略略沉吟了一会，暗想：我此时已决意摆脱尘网，万一同他见面，再被他将情缘束缚起我来，不但负了婉如，而且也负了自己。英雄作事第一要刀斩斧

凿；不如径自回绝他，任他骂我无情，转可以博得心地清净。主意已定，立刻沉下脸色，向进来的那个家人说道："你们对这赵小姐说，就告诉他我此时卧疾在床，万不能出见生客。至于他的居址，我们也不必去动问他，我也没有前去回看他的机会。"那个家人领了赛姑言语，径自垂头走出去来回复赵瑜。

再说赵瑜此番本不好意思径自到赛姑这边求见，无奈缪芷芬强逼不过，说任是林家少爷再不讲理些，他听说你打从远道而来，断没有个不殷勤招待的道理。只要你们两人相见之后，你虽然不必径自发表你的意见，他的父母少不得定然有个办法，不是悄没声的将这件事联合了么？赵瑜细想他这话也近情理，只得含羞忍愧坐了轿子，带同芷芬使唤的一个侍婢赶在这时候前来求见。他也断料不到赛姑竟会有此决裂。当时那个家人在轿子面前将赛姑的话一一说了，可怜赵瑜在轿子里勉强点了点头，一句也不曾开口，只分付将轿子仍行抬回缪府。他坐在轿子里不由抽抽噎噎的痛哭不已，将一幅罗帕全行湿透；觉得被赛姑拒绝这事引为生平奇耻大辱，恨不得立刻便寻了自尽。

此时，缪芷芬同他姐姐兰芬，正坐在楼上议论赵瑜的事迹。不多一回，外边有人通报说："赵小姐业已回来。"芷芬这一惊委实不浅，猜道事机不妙，不然断不会甫经出门便行遄返。兰芬早合合的笑个不住，两人互相携手迎接下楼，早已看见赵瑜扶着那个小婢一路含悲带恨的进来，彼此重行相将上楼，芷芬更忍耐不得，忙问道："姐姐此行可同他会见没有？"接连问了两遍，赵瑜只是拭泪，更不开口。还是那个小婢将适才情形禀明了芷芬，只听得桌案上扑通一声，原来是芷芬的纤掌拍得那案价响，大声吆喝道："哎呀！这厮竟非人类了，他的这颗心我猜

不出他究竟是什么做的，无情无理一至于此。中国社会上万一都像这厮，那个国也不消人家来灭早该自家灭掉了。好姐姐，你尽哭则甚呢？放着我芷芬不死，你肯饶他，我也不肯白饶了他。走走走，我同姐姐再行转去，看这厮躲向天上去，我也有这本领从兜率宫里将他扯得下来。”一面说，一面早向帐钩上去摘他那柄九狮宝刀。兰芬在旁见他妹子这种形状，不禁笑得前仰后合，指着他说道：“你简直成了一个什么人了！动不动便去同人家持刀弄杖，好像砍了人是不用偿命的。这个人不是我今日才诬栽他的不是，比如别人的心容或是铁石做的，这厮的心简直是金刚钻石，又坚又硬。我猜准他的心里也不是一定同赵小姐有什么深仇大隙，我久经打听得清楚了，我们本省那一位督军，不知道他怎生知道这厮生得很好，托出媒人来同他父亲商议，要将自己的一个小姐招赘他为婿，他父亲正在督署里做事，自然要迎合上意，竭力赞成，这厮有这番际遇，那里还容得赵小姐去同他纠缠？我不怕赵小姐见怪，你们又不曾过了明路，他若不负前约是他的良心，万一他竟自掉转脸来将以前的事一概抹煞，凭我这妹子有天大的本领，难道轻轻易易便将你那九狮宝刀搁在他颈项上，叫他答应了你不成？”芷芬顿足急道：“照姐姐这样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终不成就白让他过去，不同他讲理吗？你们怕他，我缪芷芬偏不怕他。”说到这里，立刻便逼着那个小婢下楼去分付他们预备两乘轿子，我同赵小姐再去走一趟，务必叫那厮交代我们一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哩。那个小婢还是望着他们尽笑不肯动身，急得芷芬揎拳掳袖要上前去打他。兰芬笑着拦道：“你这人性子真急，赵小姐适才打〔那〕边回来，你此时又逼着他前去，这成个什么样儿？好在你们在家还有几时耽搁，这件事又不是三言两句可以

解决的。依我主意，今天时候也不早了，你权让赵小姐休息休息，过一天你再去充什么黄衫押衙也不为迟。”说着又掉头向那个小婢笑道：“你也不用呆站在这里，你去分付他们预备些盥洗的水上来给赵小姐梳洗。”那个小婢得了这话，忙跑下楼去了。不多一会，果有两个仆妇送水上楼，兰芬便扯着赵瑜到芷芬卧室里帮着他盥洗，芷芬却也没法，只得忍着一口闷气，怏怏的坐在一边不言不语。赵瑜盥洗完毕，大家坐在窗口闲话，兰芬倒很觉得赵瑜楚楚可怜，不时的想出话来去安慰他。芷芬插口说道：“姐姐你尽拿话安慰他也没用，我想来想去，除得同那厮严重交涉，此外皆是无济于事。不管他，我准在明天同瑜姐姐好歹都要过去，向那厮质问。”

彼此正谈着话，时已入暮，下面早送了酒菜上来。三人分着宾主坐下，芷芬吃了几杯闷酒，不由发起满肚子的牢骚，慨然长叹说道：“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性质毕竟是怎样造就的，任是别的国里再好的方法，一到了我们中国人手里做起来不知不觉便生出许多流弊。譬如‘共和’两个字的政体，委实是再好不过的了，为甚才将专制君主推翻，那争权竞利的人便都风起云涌，你也希冀这样，我也钻营那样，人人可以讲得话，人人便想遂他的私心。你要责备他的不是，他就拿出这‘共和’两字做个大题目好掩饰他的诡计，在这个当儿你要说是中国不适用共和，还不如用一个虚君政府重行专制的好，这话固然万万讲不下去，但是长此以往，若照这样一味胡闹，还不知道要闹成一个什么局面？委实叫人越想起来越觉得害怕。”兰芬笑道：“妹妹这话未免太觉得过虑了，就我个人的见解讲起来，这事一点不难。妹妹要晓得如今掌握大权的人，毕竟还是当初那一班资格高深的占着多数，他们脑筋里既不曾多灌输

些新智识，他还要想多霸占些财产，多把持些禄位，好让他子子孙孙享用不尽。以后我们中国里若是教育普及，那一班青年学生自幼儿浸淫平权自由的名词，领略共和民主的学术，年纪大的死也死了，年纪轻的自会呈露头角展施手段。不消二十年后，若不做到生聚教训，媲美列强，你尽管来将我这双眼睛珠子抉了去，我不怪你。”芷芬笑了笑，重行摇头咋舌说道：“姐姐所见何尝不是，但是这教育普及的希望，如今究竟还不能一定乐观哩。即以此次抵制日货，惩办国贼而论，固然由许多学生发起，他们锐意进行手段激烈些也是有的，然而风闻各地对于学生捕的捕拿的拿，也就叫人听着寒心。然而还有一件最可骇的事，是我同赵瑜姐姐由福建动身以后，前天有几个同学写信告诉我，说督军署里便因为这件风潮，已经捕获本地学生至六千余名之多，事出传闻，或者不可据以为实，然就此看去，姐姐教育普及这句话，将来怕还在未定之天。咳，总之中原大局，为祸为福固然要凭着上帝的布置，也须倚靠着四万万同胞的良心，也只好随后再瞧着罢。”

他们姊妹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正讲得十分高兴，惟有赵瑜坐在那边含愁无语，劝他的酒也不肯多饮。芷芬瞧这模样不由又叹口气道：“瑜姐姐好端端的一个女孩子，不是也吃的这自由结婚的亏？比如欧美各国的男女，没有一个不崇拜这自由结婚的好处，惟有到了我们中国里人做出来，便生出许多流弊来了。姓林的那厮固然不消说得，就要瑜姐姐也同目下那些文明女子一样，朝结识了这一个，暮又结识了那一个，他做男子的可以抛弃得我，我做女子的也可以抛弃得他，什么叫做廉耻，什么叫做从一而终，一概搁置在脑后，那就不消说得了。瑜姐姐也不至从福建寻到广东，我缪芷芬也不必苦苦的要替他出气。你们

想想别的文明女子可以做得到，我这迂腐顽固的瑜姐姐他还做得到做不到呢？”芷芬这一番话不由将兰芬同赵瑜都说得笑起来了。芷芬又接着说道：“我这兰芬姐姐他平时都讥诮我性情执拗，不是我一定性情执拗，你们瞧这种污浊世界，我们若想保持这清洁身体，除得拿定独身主义还有什么法儿呢？”兰芬笑道：“妹妹又来讲这话了，老实说，不是我唐突妹妹，妹妹如今不过不曾遇着一个知心合意的男子，所以才这样说法，若是万一遇见同妹妹一样的人，彼此投契得来，任你再要拿定这独身主义，怕这独身主义也有改变的日子了。”赵瑜这时候不觉微微一笑，低低说道：“我们这芷芬姐姐如今可算已遇着知己的人了，他还依旧这样说，可想他心口也不相应。”兰（芷）芬忙笑道：“这人是谁？怎么竟会叫我这妹妹瞧他得起，真是意外的事，赵小姐也不必替他瞒隐，道好说出来让我听个欢喜。”赵瑜便将芷芬在公园演说肇祸，遇见方钧救他出险，后来彼此在自己家里晤对的话说了一遍。兰芬笑得连连拍掌，说道：“我的见解如何？这转要替我妹妹道贺的了。”芷芬任从他们在那里谈笑，他也不羞涩也不辩驳，只一味的端着酒杯子放在唇边嫣然无语。大家又谈论了一会，方才罢膳就寝。

到了第二日，芷芬毕竟要强着赵瑜同他一路去访赛姑，赵瑜只是不肯答应，含泪说道：“羞人答答的，我一个女孩儿家，左一次右一次去赶着别人会面，别人又不理我，我有何面目再去讨人家没趣。”芷芬急道：“他又不来，你又不去，这件事万无合拢的指望了，好姐姐你将来究竟怎生结局呢？”赵瑜哭道：“我也不管结局不结局，还有一个死呢！人只须拿定了死的主意，再也没有难处的了。”芷芬顿脚叹道：“死有什么打紧，只

是姐姐死了于情于理上都不值得，何苦自便宜那厮！你便是要死，他也未必肯跟着你死。”两人正在这里闹个没有开交，还是兰芬笑着说道：“妹妹你既然肯犯难替赵小姐抱这样不平，他不便去，你不会一个人径自去会他一会，难道还怕他家将你吞吃了不成？若是你果然胆小，你就将你那柄九狮宝刀佩带着做个防身之具，也就可以充得一个朱家郭解了。”芷芬听他这话却也有理，顿时怒晕横生，叱咤那个侍婢将刀摘下来，望着赵瑜说道：“姐姐你就坐在我这里等候消息，我此番前去，他若有一句半句的支吾，我立刻将他那颗脑袋砍下来，替姐姐出这口无穷怨气。至于杀人偿命，我缪芷芬拚着性命结识他了。”说毕，真个将刀握在手里，转身就想匆匆下楼。赵瑜见这样情形又急又怕，也顾不得羞耻，忙上前一把夺住芷芬那柄刀鞘，说：“姐姐与其砍了他，不如先砍了我罢！”芷芬急道：“姐姐这是什么话？你又恨他，你又护他，难道这种人你还要留他在世上不成？”兰芬见他们两人相持在一处不禁异常好笑，急抢上前将那柄九狮宝刀劈手夺过来向楼板上一掼，笑向芷芬说道：“呸，你这人敢是真疯了！我倒不曾见替人家说媒的人先自去持刀弄杖，还要将人家吓坏了呢。去罢，去罢，不用在这里尽耽搁了，我们在这里好静候你的佳音。”一面说，一面又命那小婢下去分付轿子。芷芬笑道：“谁耐烦乘轿，我有腿敢自不会走路。”说着便携带了那个小婢径自出门，向林赛姑这边走来。

赛姑此时刚坐在房里，他母亲书云小姐也在一边同他闲话。忽的外边走进一个家人，仓惶失措上前禀告，说缪家二小姐亲自过来拜会。赛姑不防，蓦然听见这话吃了一吓，忙向那个家人说道：“糊涂东西！是有人要来会我，我早分付过你，一概回绝，说我不在屋里，你巴巴的又进来禀告则甚？”那个家人急

得说道："这缪二小姐与昨天那位赵小姐情形不同，家人起先也曾拿话去回他，谁知他不由分说，也不问少爷是否见他不见，他早就跟着家人进来，此时正坐在厅上，好像要和少爷淘气似的。"书云小姐惊问道："哎呀！他这番要来见你毕竟是何用意？怎么你们又说昨天有了赵小姐来过了，这赵小姐是谁？可是当日我们在福建时候，同你同学的那个赵小姐赵瑜不是？若果然是他，你为甚又不肯同人家相见？这缪二小姐自从砍伤你右臂之后，我久知道他往福建求学，此次难保不是同赵小姐一路回来的。你不肯同赵小姐相见，他一定听着恼了，要来干预这事，你万一再叫家人们得罪了他，他的性子是你领教过的，他又比不得男子，你不愿出去难保他就不进来。你瞧你吓得这个样儿面目都失色了，你若害怕就先向你姨娘他们房里暂避一避，等我出去同他相见，问他一个缘故，然后再定办法。"赛姑连连答应，真个避入后边去了。

书云小姐忙忙的走出前厅，早听见芷芬在那里同家人发话，说："这又奇了！我若不因为有事同他相见，何必白跑向这里，他难道躲在内室里我便不能进去？"那个家人未及答应，瞥眼已看见书云小姐，忙含笑上前行礼。书云小姐笑道："原来是二小姐亲临寒舍，许久不见二小姐，如今越发出脱了。据闻小姐近来在福建求学，目下想是请假回来。小儿自从病体全愈之后，接连因为守着他祖母的服制一共不曾出门，停会理应命他出来同小姐相见。但是小姐见访不知有何事故？如能见告，不妨明白宣布。"说话之顷，仆婢们已端上茶果。舜华同玉青本坐在内坐，因见赛姑仓惶失措的告诉他们缪二小姐见访的话，他们大家均不放心，随命赛姑在内室里稍待片刻，他们早悄悄的都拥至屏风背后在那里窃听。芷芬此时见书云小姐异常和蔼，

也就将心头一股愤气按捺了一半，先自叙了几句寒暄，然后才原原本本将赵瑜在先同赛姑的事迹详细叙述出来。又说："此次赵小姐原不肯赴粤，因为自家怂恿，方一路结伴抵省。昨日他亲来拜谒，尊府又严行拒绝不容相见，无情无理莫此为甚，所以侄女不惜横身干涉，一定要求尊处一个办法。"书云小姐大惊，说道："原来竟有这等事，我们实在不曾知道。"说着便向那个家人申斥道："怎么赵小姐到此，你们统不进来禀报。"那个家人回道："赵小姐原是要见我们少爷，家人们所以仅向少爷那里禀白。少爷分付家人们这般去回话，家人不敢违背，这是全出自少爷的意思，实不干家人们之事。"书云小姐跌脚急道："不肖孽儿荒谬已极，莫说赵家小姐当初在一处同你读书情好亲密，便是寻常内眷巴巴的从远道而来殷勤求见，也没有一个拒而不纳的道理，无怪二小姐听着生气。不瞒二小姐说，自从那一次承蒙教训之后，他兀自像换了一个人一般。无论何事均持冷淡主义，即对于家庭骨肉亦复视同陌路，大有超尘出世之想。我们做母亲的方因此很替他担忧。至于要说别缔良缘仰攀贵介，道路传闻实在不足凭信。小姐在外间阅历已深，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性质，分明是一件影响之谈，只须传到第三人耳朵里便就据以为实，督军膝前原有一位小姐，还是数月前他父亲的同僚曾经举此为戏，孽儿听了这个消息还百般的同我们反对，说时艰方亟，何以为家。"书云小姐说到此际，便又将赛姑前日所发的求死狂论一一告诉芷芬。芷芬听了，心里也觉得十分纳罕，方才知道赛姑拒绝赵瑜之意原不一定出于薄幸，或者这人竟别有抱负亦未可知，不禁点头叹息，半晌不语。书云小姐又说道："若论情理，赵小姐既从远道而来，应该由敝寓招待一切。既蒙眷爱，赵小姐已在尊府下榻，无论如何准于明日由

我处恭备请帖，敬邀赵小姐同小姐光临敝寓，藉叙契阔，并稍尽东道之谊。令姊陶少奶奶亦须偕二位同来。孽儿举动虽背常轨，鄙人当竭力剖解，务使他们圆成好事，向平之愿，庶几稍慰。赵小姐处并请小姐代达鄙意，昨日之事委实不知，请赵小姐千万勿罪。”这一番委委宛宛的说话，早把一个芷芬说得矜平躁释，非常快慰，忙起身连连答应，说：“明日定然同赵小姐前来替伯母等请安，至于家姊兰芬，侄女亦当代达尊意，来与不来悉听其便。”书云小姐又要留芷芬在此用膳，芷芬坚辞不肯，说：“赵家姐姐尚在舍间无人作伴，好在明日便行奉扰，此时权且告别。”书云小姐也不便强留，便一直将芷芬送至二门以外，然后方转身回来。

此处舜华同玉青他们方才知道赵瑜见访的事，互相谈笑。书云小姐见了赛姑，不免又重重的训斥了他一番，又告诉他明日请他们到此宴会，你须出来略为酬酢，不可一味执拗。始乱终成已非盛德，始乱终弃你叫赵小姐将来终身作何结局？（至理名言，非书云小姐不能有此议论。）幸喜你尚不曾同别姓结婚，不妨力谋晚盖，此事须由我们替你做主，你若再拘执成见，那就简直不以人类自待了。赛姑听一句只摇头一句，后来听他母亲说毕，他转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情障牵缠竟使我摆脱不得，赵婉如既不相谅，区区此心也无从掬示，以后若何进行孩儿决不自主，悉听母亲们料理一切罢了。”书云小姐听他说到这里，方才欢喜，笑向舜华他们说道：“怪道赛儿在先每逢人家替他提起亲事他兀自生气，原来他意有所属，不知不觉的已在暗中将我们媳妇聘定好了。赵家小姐我们在福建时候不是曾经会见过的，性情举止非常端静，如今屈指起来已有好两年不同他相见，可想越发生得好了。一经等待他娶过门之后，再

好好的替我们生下一两个孙男孙女，我们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去处？”说得众人都笑起来。赛姑觉得异常羞愧，趁势避入自家卧室里去了。

且说芷芬回家之后，自觉这件事已做得十分满意，一见了赵瑜，将适才的情事揎拳掳袖的向他讲说。赵瑜听了虽然暗暗欢喜，脸上却露着绯红颜色，兰芬又在旁边向他戏谑，他益发默默不语，尽低着头不去理会。芷芬又笑向兰芬说道：“明日林太太还命我代请姐姐一同过去，我却不曾替你答应，万一人家真个来奉请，姐姐还是去不去呢？”兰芬蓦不防听见这句话，芳心里止不住跳了两跳。据他的意思，久想要去同赛姑会晤，只是无缘无故不便向人家那边走动。此际忽然听见林太太也请他一同去宴会，却也顾不得碍着赵瑜在座，以为既同赛姑相见之后，保不定不能重续旧欢再圆好梦，登时向芷芬笑道：“妹妹你明天还去不去？”芷芬笑道：“我如何可以不去？没的叫瑜姐姐孤零零去同人家酬酢，有我在里面帮衬着他好多着呢！”兰芬红着脸笑道：“既是你们大家都去，我也只得奉陪。”芷芬不禁向他瞧了一眼，冷冷的说道：“你在当初原同林少爷是至好，此次应该也去走一趟，但是林少爷这会子已改了装了，不比当日同姐姐是假姑嫂，姐姐究不便过于同他亲密才好。”兰芬被他说得益发羞愧，笑道：“那些事提他则甚？偏生有你记得这样清楚。”三人刚说着话，外间早将林家请帖送得上楼。

到了第二天清晨，那边又早打发三乘大轿到来，芷芬逼着赵瑜赶紧梳洗，大家穿好了衣服，一齐坐着轿子径向林公馆行走。这一天书云小姐真个一毫不肯怠慢，虽然丧服未满，然而觉得这件总算是喜庆的事，特地将左边五间大花厅上收拾得花团锦簇。上下人等无不知道赵瑜是将来的新媳妇儿，内中有同

赵瑜儿见过的，还有不曾见过的，无不伸头垫足赶着赵瑜瞧看。（为赵瑜设想，殊难乎为情。）赵瑜瞧出这样光景，益发羞羞缩缩，及至上了花厅之后，早有许多仆婢簇拥着书云小姐同舜华、玉青他们远远的下阶迎接，彼此行了相见的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先由书云小姐向赵瑜询问了好些话，又说前日委实不知小姐光降，十分开罪，诸希小姐原谅，又问他母兄在家安好。赵瑜也略略酬答了一番。兰芬同他们本是熟人，也互相慰问了好些话。舜华又向芷芬道谢，说："赵小姐在尊府打扰心里殊抱不安，不知赵小姐究竟还有许多时候在广东耽搁？以后必须请赵小姐到舍间来住，方合正理。"芷芬不肯答应，只说瑜姐姐在舍间起居同在府上都是一样。

大家说了好半晌话，惟有芷芬左瞧右盼，只不见赛姑出来。他是个性急口快的人，那里按捺得住，不由冷笑说道："奇呀，我这瑜姐姐巴巴的打从远道而来，用情不为不厚，怎生你们少爷一点儿也没有敬客道理。前天既已屏人于门外，此次蒙伯母们殷勤招待，论理他也该出来同瑜姐姐见一见，方尽地主之谊。我们来了也有好一会子，如何还不见他出来，不知何意？"书云小姐见芷芬在一旁发话，深恐他动怒，忙笑说道："这孩子连日身体不好，起身很迟，小姐们来的时候他刚才忙着下床，如今也是时候了。"说着，便命身旁一个女仆，说："你快进去催一催少爷，着他快些出来同诸位小姐们相见。"那仆妇笑着答应进去。其实赛姑并非因为下床太迟，他实是不愿同芷芬他们会面。头一天晚上便因为这事，很同书云小姐他们闹了一次。书云小姐原也没法，方以为今日芷芬他们到时，如若不一定要他出来便可作为罢论，不料偏生遇见这位芷芬小姐苦苦逼着要赛姑晤面，书云小姐又不便告诉他们实话，只得勉强命那女仆去

同赛姑商议。等了半晌，那女仆同赛姑都不见出来，书云小姐焦急万状，一面向赵瑜他们周旋，一面又将玉青唤得近前，同他附耳说了好些，玉青点头答应，也跑入后进去催促赛姑。赛姑始犹不肯允许，禁不住玉青带劝带扯，又告诉他芷芬如何生气，万一触怒了他的性子，当真同你母亲他们厮闹起来，你不是转叫母亲他们为难。赛姑此时真是万分无奈，少不得委委曲曲随着玉青走至厅上，大家见了赛姑都站立起来，芷芬方才大喜，用手招着赛姑，说道："林少爷你休得装腔儿，你看这人是谁？你们许久不见了，还不快过来行个礼儿。"说着早用手扯着赵瑜向赛姑面前一推，直羞得赵瑜没有地缝可以钻得进去，几乎急得要哭出来，一厅上的人无不哄然大笑。赛姑见了赵瑜不免想起当初的情好，又见他这个委屈模样，心下十分难受，好在便趁芷芬说话当儿，深深的向赵瑜行了一鞠躬礼，又转身同芷芬、兰芬相见。兰芬偷眼去看赛姑，见他换了男子服色，格外觉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真是绝世人物，只不过觉得近来消瘦了好些，不及先时丰满，登时芳心里觉得荡了一荡，依他的意思便恨不得上前去同他谈话，要问他一个避不见面的缘故。无如碍着众人在座，又见赛姑神情落寞，迥与当初柔情密意的不同，只得向他笑了一笑，依旧坐下。赵瑜当着人也不便同赛姑絮语，惟有芷芬恢谐自如，大刀阔斧的向赛姑左一句右一句谈笑。赛姑不免也回答了几句，不耐久坐，早向他母亲们面前告辞，径自转回他自家内室。

此处书云小姐对着他们转是十分殷勤加意款待，散坐之后，又将芷芬小姐扯过一边，去商议赛姑同赵瑜的婚事。芷芬便替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是目前就在广东举行喜事固然赶办不及，最好等我同赵小姐同回福建，你们少爷便可以同我们一

路偕行，入赘到赵小姐那边，一切仪文只须应有尽有也不必过于琐屑。现在便由侄女那里写一封信通知赵家伯母，赵家伯母准许乐从，我可以负这完全责任，包不误事。书云小姐听了非常欢喜，说就是照这样办法最好。两人计议妥贴，是日便尽欢而散。

晚间无事，书云小姐少不得将这事告诉了大家，舜华尤其欢喜无已，玉青便拿这话同赛姑调笑，赛姑只是闷闷不乐，却说："母亲们何必多有一番举动。赵小姐他不肯相谅，一定要苦苦的践当年旧约，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魔劫，当不至怨我赛姑亏负了他。"别人听他这话有些没头没脑，也猜不出他毕竟是何用心，也都不去理会，只管忙着进行一切事宜。

书云小姐又择了一个好日子，备齐了十六件礼物，以外还有花果羊酒并求婚帖子一封，都把来送至缪公馆里。缪老夫妇也很替赵瑜欢喜，一般的大开筵席，替赵瑜热闹了一天。芷芬觉得这件事做得非常美满，背地里常同赵瑜取笑，赵瑜也是感激万分，没有酬报芷芬的去处，便趁这个当儿将方钧的为人以及在福建共过患难的话，详细告诉了缪老太爷夫妇。又说到自家要替他们撮合姻事的意思，缪老夫妇也很以为然，不过防着芷芬性情与人不同，必须他自己愿意俯就方才可以提议，否则也是徒劳无功。"不瞒小姐说，历来向我们这里求婚的人很是不少，无如芷芬都抱着一个独身主义，绝对的不肯赞同，是以屡梗父母之命，只也不可不虑。"赵瑜又说："自家也曾窥探芷芬姐姐的意思，对于这姓方的觉得非常钦佩，大约只要伯父同伯母允许，这件姻事，便可以包在侄女身上可望联合。"缪老夫妇登时也就答应。

不曾隔了几日，芷芬这里已接到福建回信，大略说是已知

瑜儿婚姻成就，来闽入赘无不乐从，所有妆奁等项自当料理齐备，惟望瑜儿同缪小姐早来闽省等语。赵瑜接到此信以后，从背地里也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并提及方钧同芷芬姻事的话，嘱付若能命哥子同方少爷到粤一行，好让缪老夫妇见方少爷一见，此议便可决定，这件事母亲在家必须替方少爷赶紧做主。这都是两方面琐屑的接洽，不必细表。

光阴易逝。又过了几时，计算芷芬假期将满便须来闽，这预定的婚期也就渐近了，湛氏便因为这事忙得异常。第一件先同赵珏商议，命他到广东去接妹子赵瑜，又将方钧唤至面前，告诉他芷芬的姻事必须你亲自赴粤一趟便可集合。方钧听了正中下怀，没口子的答应不迭。惟有赵珏十分不快，板着面孔向湛氏说道："妹子此番回来，林府那边少不得也要派人护送，正不须儿子亲去，况方大哥他也要赴粤，一路上就烦着方大哥照料一切，我在家里自然还有我的职务，也不能累着母亲一人操心，不知母亲意下如何？"湛氏明知他是因为赛姑的事，心中老大不甚愿意，所以不肯前去相接，自己也不好勉强着他，只得笑说道："这倒也罢了，家中喜事不无要需人料理，你就在家布置罢。他们此番回来，便烦方少爷替我们当心，等到家时候我再重重酬谢。"方钧笑道："伯母说那里话！侄儿理宜效力，请伯母各事放心，凭侄儿一人包可保得他们新夫妇儿安然抵省。"说毕便去收拾行李，随身也带了一个家人，搭趁火车径往广东进发。

赵瑜在前几天里已接到方钧电报，知道他在这一天抵省，早已禀告过缪老太爷。缪老太爷觉得这方钧是他将来的新婿更不肯怠慢，早分派好几名家人，清早便向车站那边等候。及至会见了方钧，更不容他寻觅旅馆，早簇拥着他到了公馆。缪老太

爷已在厅上坐等，方钧上前谒见。缪老太爷看见方钧一表人物，器宇不凡，心里早十分快活，立刻传报进去。赵瑜及芷芬也知道方钧已到，便都齐集在梅氏内室好同方钧相见。方钧拜见过梅氏，又同赵瑜及芷芬问讯了一番，然后又告诉赵瑜，说赵珏不能前来的缘故。大家正在那里闲叙，外边又传报进来，缪老太爷相请方少爷到厅上用膳，方钧告辞出去。

缪老太爷又一长一短的同他攀谈，先泛论着些时事，后来又讲到军事学识上面，方钧对答如流，并将当日在湘中同南军宣战的事迹详细告诉了缪老太爷。缪老太爷掀髯大笑，说："论你这般才具，可知我那个大女婿如飞万分不是你的敌手，可惜北方不知道作养人材，不但不叙你的功劳，转叫你避祸潜逃飘流无定，可想他们全是倒行逆施，中原还不知何日可以安戢呢？"

且不讲外间在此谈论，再说到赵瑜这时候已同芷芬上了卧楼，不禁含笑望着芷芬说道："姐姐你试猜方少爷此来究竟为的何事？"芷芬笑道："这有什么难猜，自然是伯母不放心你们在路途上没有人照应，所以请方少爷权当此任。"赵瑜摇头笑道："这话不然，照料我们应该是我哥哥的责任。我哥哥不来转请方少爷抵粤，可想而知其中定然别有作用。况且你不看见伯父对待方少爷的情形真是异常亲热，好姐姐你也是个聪明人物，不要装着没事的人一般。我劝姐姐能俯就些便俯就了罢，也叫堂上二老籍完心愿，省得牵肠挂肚的替你操心。"芷芬笑道："呸，你在先那些鬼鬼祟祟的样儿打谅我不知道呢！百般的在我父母面前怂恿他们替我联合这事，老实说一切都任从你去办罢，我也不管。"赵瑜笑得合合的说道："奇呀！又不是别人的事，你不管谁又管来？万一到了结婚那一天，人家要同你行礼，

什么合卺呀，交杯呀，你也能够说出我不管吗？要知道凡事人都能替代你，这件事是没有旁人能替代得的，那时候我偏要瞧你管不管呢?”芷芬被他说得也笑起来，指着他恨恨的说道：“我委实猜不出你们是何用意，一个男女彼此要好些罢呀，到了你们心眼里，一定都要向婚姻上去着想，就像一个女孩儿生在世上不去嫁人就虚生了一世一样。譬如方少爷为人我心里原很爱他，他爱不爱我虽然不得而知，就是彼此都还相爱，会在一处，一般可以亲亲热热谈话，为甚总要逼着人嫁了给他，然后才算趁了你们的心愿？如今既承姐姐的错爱，又拿着家父家母这样大题目来压服，我却也不敢违拗。但是我还有一句话要申明在先，将来就烦姐姐转达给方少爷听，依我呢就这样办，不依我呢，我老实还抱定我那独身主义。”赵瑜笑道：“你说，你说。”芷芬道：“我嫁了他以后必须让我照旧求我的学，他照旧出去干他的事，会着他的时候自然要比寻常朋友亲密些，若要勉强着我有天没日的坐在那个闺房里面，成日成夜陪着他调脂弄粉压线添香，像是囚犯拘留在牢狱里一般，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一番话说得赵瑜甚是好笑，忙摇着双手，笑说道：“这些以后的条件请你不必预先提出来研究罢，我将来总替姐姐将这话转达给方少爷知道可好不好？但是我替姐姐出了这番力，姐姐便有这许多话向我啰嗦，请问我的事又与姐姐什么相干？姐姐偏要横身插在里面，不惜提刀弄仗来圆成我们的事呢？”芷芬笑道：“这又不可一概而论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姐姐的目的不过仅仅要嫁给林少爷，其余通不过问，我所以也只要将这件事办得圆满了就可以告无罪于姐姐。这句话并不是我敢唐突姐姐，你试抚心想一想，只要听见林少爷不来理会你，你便淌眼抹泪哭得像个泪人儿，好像一天不嫁给林少爷，就要一天没有

饭吃终身没有倚靠似的。照这样看起来，只须林少爷把姐姐娶得进门，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依得林少爷去做，将来闺房之乐，甚于画眉，又不仅调脂弄粉压线添香了。”芷芬越说越觉得高兴，不禁笑得拍手打掌。此时只把个赵瑜羞得无以形容，那粉庞上一朵一朵的红云如潮而起，站起身子就向楼下走去，一路说道：“看我告诉伯母去，姐姐可该拿这样话奚落我。”芷芬见他真急，忙抢近一步，扯着他手腕哀告道：“好姐姐饶恕妹子这一次罢！以后可再不敢了。”赵瑜那里肯依？使劲夺手要跑。芷芬笑道：“姐姐能在我手里夺得跑了，算你本领。”于是紧紧的捏着赵瑜手腕，果然赵瑜要想扭脱再也扭脱不得，不由笑着说道：“你凭着你力气很大就百般的欺负我，看我明天就离了你这地方，省得叫你讨厌。”芷芬笑道：“离了我这地方，难不成便跑向林家去？”赵瑜笑道：“我还敢同你住在一处？省得你拿着我取笑。”芷芬笑道：“姐姐适才不同我讲这样话，我又何敢取笑姐姐。”

且不必表他们姊妹们在背地里闲话，这时候惟有林家忙得十分热闹，合家上下都在打叠赛姑就婚的事情，真是花团锦簇，刻无宁晷。至于赛姑却只声色不动，也不去阻拦也不觉欢喜，镇日价拿着许多报纸躲在房间里评论时事。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咂舌，看到各处抵制日货风潮极烈，他也没有发泄的去处，转向案上望得一望，凡有东洋物品平时陈设在一边的，兀自取在手里乒乒乓乓向地上摔得粉碎，听见那一种声息，觉得非常快活。不到几日功夫，那些品物已经被他摔得干净。别人初时还只当他赌气，跑来向他劝慰，他便指手划脚将这道理一一演说出来给别人听。后来没有东西可摔了，他又想到有好些衣服是东洋的原料，又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撕的撕烧的烧，闹

得一塌糊涂。书云小姐看不过去，便责备他不知道物力维艰任意毁坏，他登时又痛哭流涕起来，望着书云小姐说道："娘你不知道时局，万一我们做了外人的奴隶，什么财产还容着我们好好享受？与其将来被他们夺了去，不如在这个当儿，趁我们还有这主权把来毁坏净了倒还爽快些。"书云小姐也被他说得感动起来，真个命公馆里上下人等，是凡有东洋物品一例都取出来焚弃，因此又闹了好几日，赛姑方才十分欢喜，连日见了人竟有些笑容了。书云小姐同舜华他们暗地里叫声惭愧，希望赛姑由此回心转意，惟有玉青很不以这事为然，说好好拿钱买来的衣服什物何苦白糟蹋了？我不如悄悄将这些东洋货收拾起来藏在一边，等待后日再用也不为迟。于是瞒着书云小姐他们，真个实行他的主义，别人忙着却也不去查究他。

一直忙了有半个多月光景，由芷芬那边递过信来，说是赴闽在即，要赛姑这边择日就道。书云同舜华得了这信，益发忙得利害，从几天头里便将箱笼行箧衣装什物打叠了有百十来件。先是大家议论，赛姑此去就婚原是一件重要的事，便叮嘱耀华亲自送他前去，后来耀华因为督署里近来公务繁重万万不能分身，便转请书云小姐替自己代劳，书云小姐勉强答应了。玉青想起他母家原在福建，久已不曾归省，此番也想随着书云小姐同行，书云小姐觉得多一个人照料也甚欢喜。舜华在家中筹备一切，准备赛姑娶亲回来的热闹。当时又派遣了两名女仆四名男仆跟着一齐动身。耀华觉得他们物件又多，人口又众，若是搭赴火车万不方便，随即命人向虎门那里打探往赴福建的海轮，一路上觉得妥贴些，又亲自去晤会方钧，将这话一一告诉，方钧也很以为然。赵瑜得了这个消息心里也甚快乐，因为同赛姑在一个火车上，保不定不同他厮见，究竟有些羞涩，如

今改乘海轮，那海轮房间又多，一切起居较火车上格外安适。芷芬是无可不可，登时也就赞同这话。

缪老太爷知道他们有了行期，赶忙备了盛筵，替方钧同赵瑜送行，内室一席，外厅一席。缪老太爷陪着方钧在厅上饮酒，内里梅氏便同赵瑜提着芷芬的姻事，说："依他父亲的主张，原想就在目前替他们正式结了婚礼，无如芷儿执意不肯，一定要等待国事平静外交胜利以后方才可以议及家室的事，大约这件事只好暂缓再议，到那时候还望小姐从中竭力，不要由着芷儿性子去做。"赵瑜连连答应，只是望着芷芬尽笑，芷芬也不理会。席散之后，各自料理行装，准备明日登程。

再说林府上在前一夜晚间，书云小姐特地命人将神佛前香烛点得齐整，分付赛姑穿好了衣服一一行礼，赛姑也不违拗，果然端端整整的向神前叩拜，又复转身望着他父亲耀华母亲舜华叩拜下去。这时候赛姑便止不住心头一酸，那眼泪登时簌簌而下，引得众人很是诧异，也猜不出他是何用意。赛姑忍泪立起身来，又走到他祖母灵前叩拜，这一叩拜下去，却早放声大哭起来。书云小姐还猜他是不惯出门的缘故，忙上前安慰着他，又笑说道："这是你大喜的事，你祖母若是在世，看着定然欢喜，此时他老人家形骸虽然相隔，神气毕竟相通，只要你将来替祖争光，夫妻和美，也不用你伤心到这步田地。"赛姑勉强答应，复行要向书云小姐行礼。书云小姐拦着说道："我同你一路到福建去，那时再行礼不迟。"赛姑一定不肯，毕竟向书云小姐也磕了几个头方罢。

第二天清晨，缪府那边已命家人们来催促，说："我们小姐等人已经上船，专候这边太太同少爷从速光降。"书云小姐更不怠慢，携着玉青同赛姑向耀华夫妇告别，然后各人坐着轿子径

向船埠而去。到了轮船上面，少不得互相厮见。其时尚未开行，玉青欢天喜地的在上面观玩，早看见有许多年纪轻的学生，各人背着篮子在船上兜售货物，像似穿梭一般往来不绝。玉青笑向赛姑说道："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赛姑道："他们在那里提倡国货，你不看见各人篮子都有字样。"书云摇着头微笑道："他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固然是热心，但是兜售货物总不是学生分内事，况且专靠着这样做个小贩，也不见得就能发达国货呀！"不多一会，那船渐要开行，方才看见那些学生纷纷上岸。此时众人各归舱位，略事休息。

赵瑜、芷芬同书云小姐都聚在一处，惟有赛姑及方钧两人并宿在一个房舱里，彼此谈及时事。方钧倒还慷慨激昂，赛姑只有叹息，吃了便睡，睡了便独自默坐。那海轮行了一日一夜，这一晚已离福建不远，暮蔼四沉，海风平静，便有好多旅客都向甲板上去闲步。方钧邀着赛姑也向那里吸新鲜空气，赛姑倚着栏干默默的向海天怅望，方钧背着双手踱来踱去。蓦不防这个当儿，忽见赛姑大叫了一声，涌身向栏干外边一跳。方钧吓得魂飞魄散，抢近一步要去扯他已是不及，船上所有的人无不大声吆喝，登时喧哗沸反起来。方钧再望那海水正自滔滔不绝，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男子不知卷向何处去了。这种消息传入书云小姐及赵瑜他们耳朵里，立刻飞奔出来，那里见有赛姑的踪迹？

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林赛姑佳子弟也，徒以萦情粉黛，致堕落情劫而不自知，虽然聪明绝世之人，其堕落也易，其悔悟也亦不难。惟其堕落之深，乃愈觉悔悟之切。深闺枯坐，默想神游，其时

死志已决，特他人不及察耳。嗟乎，世有佳子弟如赛姑者，立身之道，其可不慎之又慎哉。

林赛姑之悔过，由于芷芬之棒喝，芷芬虽巾帼，其亦善知识也。然天下事固有不可以常情测者，赛姑不悔过则不死。赛姑亦既死矣，吾不知赵瑜此时，一寸芳心中其对芷芬，感之欤，抑恨之欤！恨不起书中人一问之。　（原评）

芷芬慷慨激昂，固是女杰身分，然处处重实行顾名誉，初非纯盗虚声毫无实际，或且冒英雌二字之头衔，叫嚣放浪致私德不可问者，所能同日语也。赛姑陷溺甚深，而悔悟亦极速，一经悔悟，回溯从前种种，自觉不可为人，其良心上之痛苦，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至欲以一死自忏，益以家国艰难风云险恶，身世之悲触目增感，于是海天寥寂，云水苍茫，竟决然舍弃一切，而愿于清流中得一大解脱矣。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芷芬平日侃侃而谈，颇具撇环终老之志，而一遇方钧即生情愫，足见男女之爱终难绝灭，惟其相悦，实出于怜才之念与感恩之意，自与寻常所谓恋爱者不同耳。　（独鹤评）

第二十四回

劫中劫不肖子竟作波臣　　缘外缘有情人都成眷属

且说书云小姐同赵瑜得了这个消息，自然是惶骇无主动魄惊心，望着那莽莽海天哀号欲绝。便是那全船上的人都在那里互相议论，有的说是失足落水的，有的说是这人疯狂自尽的，饭饱茶余，倒好多一件事去谈论谈论。再看那海舶双轮，依然是倒卷碧波乱翻白浪，骨东骨东的向前路进发，也没有个为赛姑一人停船去打捞的道理，况且这海水汪洋一望无际，便是打捞也无济于事。书云小姐不得已只好将方钧唤进舱来，问他看见赛姑投水的情形，毕竟可否有别的言语。方钧一面垂泪，一面指手划脚，说："好好的彼此都倚着栏干凭眺，再不防他忽然生此短见，倏的涌身下海，我要扯他也扯不及。"书云小姐点了点头，说："这孩子在先我也猜出他的用意，其求死之念已非一日，但不料他在这途路之间忽然抛撇我们而去，我做母亲的白白抚养他一场倒也罢了。"说到此，又指着赵瑜哭道："早知如此，又何苦来多此一举，将来叫我这媳妇作何安顿？"说毕又哭。大家再望望赵瑜，已是哭得声嘶泪竭，只有哽咽的分儿。芷芬也含着两包清泪，拍手说道："我可错怪了他了，先前总讥诮他冷心冷面，对于我这姐姐像是薄幸似的，谁知他有他的心肠，明知道要解脱这世界而去，不忍以负己者负人。我们偏生不体谅他的苦心，百般的替他们撮合此事，福兮祸倚，目前竟酿成这

样变局，功魁罪首，我缪芷芬不独负我瑜姐姐，兼负了林少爷了。”方钧接口说道：“林少爷死志既决，可想他胸有成竹，必非仓卒出此，连一句遗嘱都没有。伯母且缓啼哭，倒是在他箱箧里查一查看，怕一样会留下笔墨来亦未可知。”书云小姐哭道：“我那里忍心再去查看他箱箧哩。人已是死了，便是查出他的笔迹，益发叫人伤心。”

书云小姐说这话的时候，玉青却十分积伶，早将那两个仆妇唤至面前，吩咐他们去将少爷的行箧打开来阅看。那些仆妇先本挟着一团高兴，准拟到了福建少爷正式结了婚礼，他们少不得总要得些赏号，如今忽然出了这事，大家都哭丧着一副面孔，没精打采的走过来搬移箱笼。玉青便从箱子里一叠一叠的番出好些字迹，却都不关紧要，后来在一个小皮包里取出三封信函，上面却写着赛姑绝笔字样。芷芬眼快，一把早捞到手里，轻轻的启开封皮。原来一封是留给父母的，大致总说是以前作为罪孽深重，在家庭要算是不肖子弟，在社会要算是无赖国民，万无可逭的还有逼死祖母一重大罪，日夜疚心永难解免，除却一死更无办法。又说此身一死，祖宗血食虽然由我而斩，然论家族制度，我罪似无可逃，若论国家制度，凡为国民均同一体，只须黄种一日不灭，即谓林姓百祀永存，亦无不可。一封是赠给赵瑜的，先叙日前拒绝不肯相见的理由，后又力劝赵瑜此后当另缔良缘，断不可为我区区一身矢柏舟之节，转使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第三封却是哀告同胞，以为今日国势阽危甚于累卵，强邻虎视犹操同室之戈，危幕燕巢仍作争权之想，激意气者徒取快于一时，安委靡者仅偷安于旦夕，区区之躬苟无瑕玷，理宜群策群力相助进行，无如此身已矣补救无从，不得已借一死为惊醒同胞之作用，以后能资助政府者当为政府之

后援，不当仅视政府为仇敌，万众一心，富强有日，则我林赛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一封书洋洋约五千余言，因为他篇幅太长，作者却不便把他再抄录出来，徒然占我这部书的地位。好在方钧同赵珏他们在福建晤对的时候，早将这书送入各报馆里替他按日登录，诸君如要窥他这书的全豹，不妨在报纸上去浏览浏览，此是后事。

再说那时候赵瑜将赛姑赠给他的那封信从头看了一遍，立刻斑斑点点的泪痕湿透个笺纸，一句也不开口，倏的立起身子直向舱外奔走。依他的意思原想步赛姑的后尘，依然向那茫茫海水里做了比翼之鹣，连理之木。无如芷芬异常敏捷，早紧紧随在他后，一把将他扯住，含泪向他说道："姐姐你这是什么用意呢？林少爷这事已叫他母亲肝肠寸断，还禁得住你再蹈他的覆辙，你不去替伯母想想，叫他如何得过？况且姐姐的尊堂他还不知道消息，眼巴巴的在家里盼你回去，你这一死比较林少爷更是无名了。"书云小姐同玉青也百般劝慰，赵瑜只是痛不欲生，茶饭一点儿都不肯入口，只闹得大家神志丧失，坐在船上毫无生趣。芷芬对着赵瑜只是行监坐守，一点也不敢大意。好容易这一天船抵福建海岸，依书云小姐的意思便不想舍舟就陆，要在海轮上耽搁几日，依旧随着原船回粤，经芷芬他们再三劝慰，一定要求书云小姐进省去盘桓些时，排遣排遣胸中愁绪。书云小姐被迫不过，也觉得玉青此番归来，必须也有好些日子耽搁，只得勉强答应。

芷芬他们当那未上海轮之先，原已发电到赵瑜家里，叮嘱他们着人来接。湛氏已经将家中一切布置收拾得齐齐整整，准备女儿女婿回家来行礼。这一天计算日期已知他们行将抵岸，一清早起便分付赵珏，带了好几名家人前去迎接他们一干人

众。赵珏心里虽然不大愿意，然而想到赛姑此后已是做了自家的妹婿，又奉着母亲命令，也就兴兴头头的跳上轮船分头寻觅。但见那轮船抵岸之后，上下人等纷纷拥挤急切看不清楚，赵珏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的时候，蓦听见远远的有一个人喊着"璧如，璧如"，赵珏忙掉头一看，原来正是方钧在那里指挥脚夫检点行李呢。赵珏大喜，三脚两步抢得近前，问道："妹妹他们呢？"方钧用手指着一个房舱，说："婉如同芷芬不是都坐在舱间，璧如来得正好，可帮着我来料理料理。"赵珏此时正待走过去同赵瑜相见，方钧扯了他袖子一把，哭丧着脸说道："我先告诉你一句话，你可不用跑去大惊小怪，你可知道林赛姑蹈海死了。"赵珏不等他话说完，不由双脚齐顿嚷道："你说的什么？怎么好端端的他会蹈海起来，这一来我们这喜事怎么办呢？"方钧冷笑道："还提什么喜事不喜事，他们已是哭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所以我拦着你且缓同他们相见，没的又要累他们哭泣。"赵珏急道："赛姑他不是为着喜事来的，他这堕海还是有心，还是出自无意呢？"方钧一面支派人挑抬行李，一面向赵珏摇手道："这里面的细情一言难尽，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一会我们回到尊府，再细细告诉你不迟。"赵珏搓手顿足正没做方法，随来的家人已听出这样消息，登时互相私议，站在一处面面相觑，只是开口不得。赵珏急起来望着他们骂道："你们在这里发呆则甚？还不快去多雇几顶轿子来抬小姐他们回去。"方钧笑道："这且不忙，我们现带来的几个家人，他们早已将轿子预备好了，好在贵管家他们闲着没事，就拜托他们将这许多行李押着先上岸去罢！"众家人答应了一句，立刻各干各事。赵珏毕竟不能忍耐，早跑向舱里去同他妹子相见。赵瑜一见了哥子只是尽哭，也没有别话可说。赵珏又同书云小姐他们相见，船上不

便行礼，只淡淡的说了几句话，然后大家上了轿子。玉青已同书云小姐他们说过，他一径转回母家，改一天再到赵府拜谒。

此处一行人众纷纷离了海轮，直向赵府行去。可怜赵瑜一进了自己的门，已见前前后后悬灯结彩十分热闹，还有好多亲友的女眷都坐在屋里，知道他们今日回家预备道贺。赵瑜一下了轿放声大哭，经仆婢们搀扶着一直哭进内室，吓得湛氏摸不着头脑，亲友女眷也觉得非常诧异，赵瑜一眼看见了母亲，扑向湛氏怀里，只说了一句："苦命孩儿回来了。"湛氏刚待向他问话，外面接二连三的已通报林太太和缪二小姐都一齐进来，湛氏急忙撇了赵瑜，上前迎接。书云小姐含着满胞眼泪同湛氏相见，彼此行了初会的礼，芷芬也上前拜谒。湛氏见他们都是神情落寞，一点笑容没有，心中已七上八下的跳个不住，看这情形像是不大吉祥，然而还猜不到他那位爱婿有别的缘故。及至大家分着宾主坐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没有人开口，仿佛哑子一样。还是芷芬性急，指着书云小姐向湛氏说道："这便是林家伯母，此番本系送着林少爷来入赘的，不料林少爷走到半途之间忽的堕海身死。"湛氏听到这话，好像劈头的打了一个焦雷一般，登时面容失色，觉得两太阳心里火星直冒，眼睛一黑，忽然晕绝在椅子上面。书云小姐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赵瑜在旁边益发哭得利害，芷芬也就凄惶无已，拿着衣角去拭眼泪，随来的两个仆妇也帮着哭泣。一时间沸反盈天哀声动地，吓得那些亲友女眷手足无措。一面忙着去救转湛氏，分付预备姜汤，一匙一匙的灌得下去，湛氏悠悠醒转，依旧几天儿地的哭闹不休。大家劝一会这个又劝一会那个，好容易才住了哭。湛氏少不得又向他们备问详细，在湛氏想去总还疑惑赛姑是无心落水，决不会抛舍家里这份财产，又新近要娶这一个如花似玉的

妻子，白白的轻身起来。依他主意还要派人雇船去向一带海滩上打捞尸骨。众亲友家的女眷乘兴而来，少不得败兴而返。家里一切喜事的陈设，重行收拾得干干净净。书云小姐勉强在赵府住了几日，依旧偕着玉青逌返广东去了。惟有赵瑜茶饭不思，精神恍惚，恹恹毫无生趣。

再讲方钧同赵珏他们这一干人别的且不忙着，早连夜的将赛姑蹈海而死的事迹，分头刊发传单向各学校里散发。大家得了这样消息，没有一个不提着林赛姑三字崇拜到非常地步，登时鼓舞起来，格外对着那保全青岛，抵制日货的风潮竭力进行，毫不退步。便是各商界各工界里面稍明时势的人，也觉得这赛姑的为人真是满腔热血，足以惊醒一班沉迷不醒的国民，于是爱国的热度也就腾腾的加到百十度上。其时各省的学校学生都忙着成立学生联合会，这个风声传到福建，先由方钧提倡着说道："林兄决志捐躯，清流殒命，这件事是人人不肯做的，这件事却又是人人不必都去做的。我何以说这话呢？若是人人肯做林兄之死，倒不足为奇；若是人人都效法他去做，则蜩螗国事，时局艰难，更有谁人出来担负？林兄原是福建人氏，论他家财产之富，虽然不能首屈一指，却还在数一数二之列，他便安然做个纨袴子弟也尽够他一生逍遥快活；况且新婚在迩，娶的妻子又系自幼儿耳鬓厮磨志同道合，将来闺房的幸福定是人人艳羡的。他公然抛弃一切，不惜以一死做全国人的模范，要使那些争权慕利的人，人人都挟着一种百折不回的志向，冒险进行，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畏惧。如今他死却已死了，后来之责，我们做朋友的不替他去继续，更有谁来替他继续做得好呢？五色国旗一定还有飞舞全球之日，即使做得不好，大家末了毕竟还有一死，不妨偕着我那林兄永作波臣，后先媲美。目前的风

潮是再接再厉，由北京而遍及全国，我们这福建并非化外，即使没有林兄做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也该鼓励前进，何况林兄还眼巴巴的在天国里瞧着我们呢！”他这一篇议论发表出来之后，不但赵珏心悦诚服，便有那许多学校，始则激着赛姑的事迹，继则感着方钧的言论，没有一个不奋起急追，大家都在暗中秘密运动。还有许多女学校，更禁不住缪芷芬在里边鼓动，先说时势如何危急，又告诉他们林赛姑的为人，怎生拒绝婚姻，怎生舍命救国，那一班女学生格外的富于感情，赞叹不置，便真有买丝绣像的，那个哀词挽对更是不消说得。

于是福建的那个学生联合会，男校里便有方钧为首，女校里便有芷芬为首，什么刊布传单，到处演说，闹得惊天动地。（读者记清，须知他们所做的事，便全是林赛姑所做的事，书中虽无林赛姑，倒觉得处处都有一林赛姑在。）好从政府里又传出捕捉大学学生的消息，反响愈烈，罢课的举动渐渐发生，福建的学生少不得随波逐流，也就互相罢课起来了。罢课之后，格外没有事做，镇日价便团聚在那联合会里议论进行的方法，除得雪片价电报向北京拍发，要求将捕捉的学生释放，他们还怕不能达到目的，渐渐的想去哀求商人罢市。那时候，地方上的官吏也打听得外间闹得甚是利害，初则还推聋装哑不去理会他们，又因为上次在公园里兵营逼迫女生大违舆论，这一次也就不肯轻举妄动，以为学生的能力除得罢课也没有什么别的本领，且自任他们去闹一会，过些时一定会自然消灭的。却不料后来愈闹愈紧，公然要去办到罢市这一层举动，好在官吏的敏捷手腕比较学生总还利害些，早在这个当儿将省里商会的会长请到署里来议会，叮嘱会长去安抚各商人不可随声附和。

这商会会长名字叫做王璥，家资富厚，省里有许多大商铺

都系他的资本，为人又极其狡猾，素来同政府各方面最通声气，他虽然也是一个商人，自从运动得了这个会长头衔，俨然有前清一二品大员的威焰，说出一句话做出一件事，众商人惟有唯唯听命，从来不敢向他违拗的。当时各官长在饮酒之间遂竭力的向王璈疏通，劝他务必持着稳健态度，不可为外间群议摇动，万一商人持重不去盲从，任他们学生再会闹些也不足为害，以后大功告成，省长必然有所酬报。王璈登时眉飞色舞，拍着胸脯说道："这事全交在会长一人身上，包管没事。众商人各有血本干系，谁肯将店门关闭起来不做交易，自己去同自己为难？至于行政一方面自有官吏主持，他们做学生的只合埋头课业，将来造就成材，何能容着他们干涉外交，公然高谈救国起来，想那一班年轻的孩子究有多大见识。譬如一家总还有个家主，子弟不服从家主便是不肖的子弟；一国总还有个元首，国民不服从元首便是叛乱的国民。风传有个什么姓林的，他还为着这事白白的蹈海而死，这分明活得不耐烦，所以遭这天谴。他们且说这林的死得有价值，益发胡闹得不可开交，岂非笑话？况且抵制日货这件事，与邻国亲善上很有重大危险，我国本无实力，徒因口舌上致触强邻之怒也非善策。学生呢，会长却没有这权力去压制他们，若讲到蠢蠢商民，不是会长说句夸口的话，却是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的违拗。罢市举动，我要不去布发传单，他们断不至显干法律。"说到此又低低笑道："事平之后，只求省长大人保举保举会长，那就感恩非浅了。"（说来说去，目的只是在此。至于一篇论调，便全是官僚口吻，不谓商会会长其官气十足也如此，商会误人乎，仍是会长二字自误之耳。哀哉！）那些官吏听他说出这一番话，交口称赞他卓识远见，王璈益发得意。席散之后，第二天便忙着去请几个有体面些的

商人，将上峰的意思一一告诉他们。有以他这话为然的，有虽然不以他的话为然当面却不敢驳回的，依然没有什么结果。然而毕竟因为王璥这一番布置，众多商人心里虽然不平，外面却都在那里观望街市景象，依旧没有什么变动。王璥十分欢喜，借着这事便时时向官场里去走动，吃酒打牌，非常快活。

方钧他们也议了许多办法，第一件便是制了许多旗帜，招摇过市，恳恳切切的说出许多亡国的惨状。谁知闹了好几日，除得学生在社会上往来奔走，没事时候还去向各店铺里调查日货，其余的百姓大都在背地里私议，一点表示都没有。方钧同赵珏后来也打听出王璥的事迹，只是唉声叹气，也只好付之无可如何。不料这一晚忽然接得上海的电报，说是因为北京又捕获学生四千余名，群情愤激，已于本日全行罢市。方钧得了这样消息，喜得手舞足蹈，随即拿了那封电稿跑向女子师范学校里去给芷芬阅看，相见之下，方钧哈哈的笑道："人心不死，国运必昌，我不料中国商民竟还有这样热心。上海为通国商务总汇之区，他们既已罢市，各处必有闻风继起者，我们福建何肯甘居人后？明日一早，我们便刊发传单遍告此事，行见不逾片晷，我们这街市上一定要罢市起来了。"芷芬望他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且休这样快活，我且问你，那个商会会长日前的举动你可知道不知道？"方钧笑道："这个我岂有不知道的道理，但是王璥那厮，他有本领迎合上意，他难道还有这本领遏制群情吗？果使众商民全行罢市，管教他翻着眼白望着，他不羞死总要气死。"芷芬摇头说道："这个怕还未必。当这开通时代，我却不敢鄙薄商界里的诸君竟没有一个热心国事的，但是商人性质却又与我辈不同，他们各有性命财产，总还得瞻前顾后，方才毅然决行此举。所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果使大家都去罢

市，他们自然会随声附和，不约而同。若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你不敢去举行，他又不敢来发动。再加着王璈那厮从中阻挠，包管罢市这一层在上海容易，在我们福建却很烦难呢！”方钧笑道：“照你这样讲又未免过虑了，必先有国然后有家，不去爱国如何保家，又如何可以保得财产？众商人不是不知这道理的，区区王璈何足为梗。你平时发的议论我却没有一次不佩服你，这一次我转觉得你过于蝎蝎螫螫的了。”芷芬将粉面一红，不禁含怒说道：“横竖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果然遂了你的志愿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万一王璈那厮不达时务，凭着我芷芬不死，我都有这本领去对付他。”方钧笑道：“芷芬，你却不可过于托大，也不宜过于激切，如今世界还有什么公理？你还须诸事慎重方是正理。”芷芬怒道：“林赛姑在天之灵，巴巴的望我们替他积极进行，维持国事。若是你也顾虑，他也慎重，不如各自缩着头坐在家里，又何必苦苦的忙着罢课，又苦苦忙着罢市呢？你的身家性命要紧，你且去相机行事，至于我呢，只晓得努力向前，却不用你来体恤我。”方钧被他这一顿抢白，不免羞惭满面，重行陪笑说道：“谁说性命要紧的？不过死也要死得有个名望，若一味的凭血气之勇，便是绝项断头，徒然供别人讥诮，这不仍是匹夫匹妇自经沟渎的办法。”芷芬笑道：“呸！谁告诉你凭血气之勇的？难不成我便去同那姓王的匹夫拚命，他还不配呢！好歹你只管瞧着罢了。”

方钧到此也无可再说，只得别了芷芬依然回转到那学生联合会里。第一件只有将那上海罢市的话，刊出许多传单，分派众学生持向各店铺、各热闹街市里布散。登时这一种消息遍传全省，有一班明白事理的商人便想依样进行，一时街谈巷议，罢市罢市的声音，竟不约而同的互相鼓舞起来。商人性质毕竟老

成持重的居多，无论心里要干这件事若何的蓬蓬勃勃，却不敢擅自举动，少不得集合了一大群人，走向商会会长那里去要求着罢市。会长王璥听见这话随即吃了一吓，又因为自家在官吏那边是承认过的，说是断不至发生意外，此刻忽然觉得这罢市风潮公然像那流行病一般，竟会传集到本省街市，不免手足无措。幸喜他有这一副厚脸，当时勉强用好言安慰，历叙这不可罢市的理由，无如你说只是说，众商人闹只是闹，把一所商会里竟闹得仿佛是登台演戏，人声庞杂，众口喧哗，很不安静。王璥被他们闹得没法，又觉得大势所趋，非自己的权力可以按捺得下。他又狡猾不过，并不肯独为其难，悄悄的退入后面，打发人快去请警察厅长和县知事到会商办要公。这时候众商人瞥眼忽然不看见王璥，还只当他逃遁起来，便有好多人揎拳掳袖要进去寻觅会长，正难分解，蓦听见大门外面一路吆喝着说是厅长同县长到了。商人胆子最小，听见官长已到，那时已走去大半，剩了一半是大铺子里的执事依然排列坐在厅上。王璥忙着出外迎接厅长、县长，请他们二公坐了主席，自己侧首相陪，便将众商人来意侃侃表明了一遍。那厅长性情最是猛厉，听了这话大大不以为然，还是县长有些见识，从中调和说道："北京捕捉学生这事尚在传闻，众商人热心爱国本县长也极加赞许，不但本县长如是，即省长督军亦莫不如是。为今之计，众商人且安心忍耐数日，俟督军打一个电报到部里询问，并将众商人的意思代为陈明，如果北京政府里没有这事就罢了，万一果有这事，再不肯俯顺舆情，力维公论，那时候一任众商人若何行动，本县长定表赞同，决不加以干涉。至于目下这儿日间千万不可率意而行，致干法纪。"这一篇话说得有情有理，八面圆通，第一个先由王璥拍掌喊好，众商人也就各各无辞，一哄而散。

方钧刚派着人在外打探这样消息，及至听到这里，再一向街市去观看观看，只见各铺户依然照旧交易，丝毫没有别的变象，心里不由焦急万状，只是往来的盘旋并无主意。一直等到第二天上会见赵珏，赵珏也是唉声叹气，说："我们这福建商人竟是毫无血性，怎么外省已纷纷的全都罢市起来，我们这地方难不成竟是化外？"他们刚在这里互相感叹，那里会知道那一天王璬在商会里做了这一番的手脚呢？王璬却是得意非常，便偶然从路上瞧见那些学生，他都露着趾高气扬的颜色。谁知那些商人当时虽然听了县长的话在铺子里安心等候，转眼之间倒又过了三四日，见县长那里也没有回信，大家相约又到商会里去求见王璬，王璬早躲起来，简直给他们一个永不见面。众人知道已为王璬所骗，各各愤不可遏，竟不待王璬的命令，从这一天早间互相不去开门。王璬打听得确实，便又施展手腕，随同警厅里许多警士沿街察勘，见有不曾开门的，始则婉言劝导，继则用压力去强制他们，说是谁发起这事，就带谁去见警察厅长。商人胆小，纵有几家罢市的，听见这话早又将门开放了，仍是个毫无效力。

王璬见这模样，相信罢市这一层断然不会竟成事实，当晚便欢欢喜喜的转回家里。晚膳之后同了妻子儿女坐在一处，将这事当做笑柄互相谈论。时刚二鼓，王璬方待就寝，忽的听见屋瓦上有人行动，他是个怀着鬼胎的人，遂不由吃了一惊，刚要询问，这个当儿房门开处，忽然看见一个伶仃女子身上结束得非常紧密，已走近自家身边，吆喝了一声说："王璬奴才，你认识我么！"说时迟那时快，早由腰间拔出一柄宝刀，冷光森森逼人毛发。世界上大凡像王璬这一种人，任你唾弃他笑骂他，他一总不觉得害怕，至于性命这一层却是非常要紧，总以为一

个人既然没了性命，那以前谄媚官吏欺压良民的种种手段，又所为何来呢？是以缪芷芬小姐早洞见这些匹夫的症结，施展出他擒贼擒王的手腕，觉得比较方钧他们尽在那里奔走呼号容易收效些。那一天他同方钧驳诘的当儿早就存了这样念头，只是不曾对方钧明说出来，及至过了几日，罢市这一层文字简直没有做得到本题，他遂从这一晚上闯入王璈的住宅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果然王璈这时候已吓得浑身抖战，先还疑惑他是强盗，后来听出芷芬口气是专为罢市而来，再回头看一看房里的女眷，早都逃避的逃避，惟有他妻子是呆呆的站在半边，他也没有别法，只连珠价哀求饶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允许。芷芬知道他胆小，便命他立刻布散传单，分咐众商店明天不许开市。王璈抱着头抖抖的说道："依你，依你，但是今夜已近二更时分，便是传单也来不及布散，容待过了今夜，明天一准遵照小姐的话办理，小姐不妨先请回学校。"刚说到此，芷芬接着冷笑道："你这厮如此狡猾，平日为人已可想见。你将我当三岁孩儿哄骗，骗我今夜将你释放，你明日倒好向督署里一躲，再不然去报告警察，好多派些警士过来替你防守门户。要知道那些警士为地方上造福则不足，为你们这些会长保护则有余，那时候我难道还跑来同你开仗不成？"芷芬一面说，一面早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态度来，王璈连连哀告道："小姐有话尽管分付，千万不可动怒，我适才说的既然不是，依小姐意思究竟要我怎么样呢？"芷芬冷笑道："若是要我饶你，你尽今夜多写几张分付众商人罢市的布告交代给我，我携回去自然会着人上街去张贴，很不用你再去费心。"王璈这时候真是万不得已，惟有连声答应。他妻子见他们已有办法，方才殷殷勤勤的将芷芬邀过一边备茶款待，众家人也就陆续出来。王璈忙命人拿了笔砚，真个

便坐在房间里写了十多张布告，但下面不用了自家名字。芷芬还逼着他亲自签了字，然后一张一张的过了目，把来折叠完好向怀里一塞，方才带着宝刀起身告别，王璈夫妇一直送至门外。芷芬一路走着，重行向他笑说道："王先生你须知道今日时事与当初专制政体大不相同，任政府里那般赫赫威权尚不敢显违民意，你这会长有多大能耐，不去帮着众商人做一番事业，转阴谋诡计的去献媚长官。我是一个娉婷弱女，今日尚是文明对待，你早恐惧得那个样儿，万一长此不改，将来再遇着比我还激烈些的人，你这性命财产怕一总保不住安稳。我觉得你这人可与为恶也还可与为善，是以用忠言奉告，你若是相信我呢，毕竟是你的造化，如果你不见信，依然任意去倒行逆施，放着我芷芬在福建一日，包可以看得见你的将来结果。"王璈更没有别话可说，只是唯唯答应。芷芬别了他们，遄返学校，大家正坐在那里等候消息，一见他欣然而回，知道这件事已经就绪，纷纷的都去向他询问，芷芬略略答了几句，立刻便命人去将方钧请来。

方钧正坐在赵珏家里无计可施，忽然听见芷芬相请，也猜不出有甚缘故，便约同赵珏一齐前去。见了芷芬之后，芷芬后不曾说甚，早从桌上将王璈亲手写的布告一古拢儿拿来给他们瞧看，方钧同赵珏两人望着那布告朗朗念了一遍，真是出自意外，不禁望着芷芬笑问道："这布告是打从那里来的？王璈那厮如何竟肯亲笔写这样物事，还请小姐明白宣示，好让我们听了欢喜。"芷芬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是凭着你们去干，那里会奏此功效？"说着，便将当晚事迹一一告诉他们，直喜得个方钧手舞足蹈，笑道："佩服，佩服！但是倒累着小姐独为其难了，我当替众商民顿首道谢。"芷芬笑道："大家都是为国，谁又要你们道谢！但是我同那厮缠了半夜委实辛苦已极，我能

将这布告取得来，至于若何布置，还仰仗你同赵先生一同去干，我可要睡一会子休息休息了。”赵珏笑道：“这事小姐放心，我同天乐此时就着人遍处张贴起来，包管明天再没有人肯做买卖。”说毕，同方钧取了那一叠布告，别了芷芬也不回家，径自向联合会里走去。

那会里本有好些学生住在那里常川办事，方钧便纠合了他们分派着人，按着地段将这布告连夜张贴好了。果不其然，到了第二天上，那街市各商铺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真个没有一家肯做交易，顿时将一所热闹省城变得像鬼市一般，便连行路的人觉得比往常都少得许多。这个缘故固然由于各人心理上都一致不以政府举动为然，而且这商会会长的威权，竟是登高一呼万方响应。

再说这个消息，一霎时便传入各署，初则还不肯相信，继而派人上街略为探听，才知道竟演成事实。众官吏都觉得出自意外，以为那会长王璥本同我们是一鼻孔出气，如何竟不曾同我们斟酌就擅自发表布告，难道他不怕督军震怒么？大家正在那里互相议论，猛不防外面已有人通报进来说是会长到来求见。先由警察厅长叫请，见了王璥，不由放下一副严厉面孔，问他外间的举动可否知道？王璥自经芷芬恫吓之后，当夜原想将这一件事，一总推在女学生身上，好洗脱自己的干系。不料在五更时分发现天良，觉得爱国热肠应该是人人所同具的，以缪家小姐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他竟不畏强御，甘犯险难来同我王璥施此手段，临别之顷还谆谆用言相劝，说的那一番话委实是金石之论，颠扑不破的大道理，我王璥也是国民一份子，并非化外，何独连一个女孩子都不如起来？若果甘冒不韪倒行逆施，剩此须眉何以立于今日的世界？如此委曲想去，

第二天清晨不但不去阻拦各家铺户，而且竟公然来同各官相见，第一便来先会警察厅长。及至厅长问他这话，他转不慌不忙，将芷芬恫吓的事一字不曾提起，反说是上海既已罢市，昨夜有电报到此，会长一再思维，在势不得不同他们一致进行，明知会长这番办法有干宪怒，然而为俯顺舆情、维持大局计却是不得不出此着，伏祈厅长原谅。那个厅长忽然见他换了这一番论调，不由气得须发怒张，连声冷笑说道："好好，好个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你这小小会长竟比督军见识高得许多？你且回去，听候督军发落罢！"说毕也不送客，拂袖竟起。王璬虽然吃了这一顿没趣，然而问心无愧，却也不去计较，竟自转回家里坐着，猜道督军他们必有一番威压，还隐隐替芷芬他们耽心。

果然竟不出王璬所料，约莫午后光景，已有人纷纷传说，督署里已派了许多军队一面押令各铺开门，一面捕获学生入狱。说也奇怪，论我们中国商人的性质素来胆小，便是偶然看见本地县令发一张示谕，无论有理没理，大家都是服服贴贴不敢有丝毫违拗。何况以堂堂督军尊严无比，所派的军队又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谁知他们见了竟毫不为意，任你说得舌敝唇焦，他们只是如聋如哑。便有几家迫于威势，军队在这里时候他们勉强开放门户，及至军队过去又重新关闭起来，真弄得那些带兵官没了主意。后来总觉得此事是学生主动，遂迁怒到学生身上。在督军用意，不过命他们对于学生略略恐吓一番，军官们却是不然，竟从联合大会里将所有学生一古拢儿捕捉出来。路途之间，只须瞧见是学生装束也就牵连而去，又恐没有这偌大监狱拘系多人，是以拣选了一个极大操场将他们围在里面，足足围了有一昼一夜。那些学生程度更好，一任你百般凌折，他们不但毫无怨言，转是态度安详声色不动，除得女学生

不曾逮捕，至于方钧、赵珏一齐都在罗网之列。这时候只急得赵珏的母亲湛氏既望着赵瑜连日以来是哀哀欲绝，又听见儿子被捕，还不知道性命如何？芷芬小姐偷着空儿还去看望赵瑜，安慰湛氏，又向各处拍发函电，叙述学生被捕的缘由。各处接得这种消息大动公愤，不住一起一起的用电报来责问督军。幸喜其时北京政府忽的翻然变计，先前政府里总疑惑学生是为人利用，商人是为学生利用，后来接得各省纷纷报告，仅以罢市这一件而论，几于万方响应一道同风，然后才知道民气发扬，那些压制政策万万施行不去；便在这个当儿下了一道命令，把那卖国贼曹、章、陆三人一齐罢职。各省闻得这信，真个欢声雷动，无不额首称庆，立刻重行开市，福建这边自然也照这样办法。督军也只好将机就计，命军队将学生好好释放，又拍了许多电报纷至各处，表白自己并不曾虐待学生。

再说方钧同赵珏一干人出来之后，觉得他们所希冀的目的，一是抵制外货，一是铲除国贼，可算到此已略告成功，自然说不尽心中愉快。各省的学生自然各有功不可没的去处。至于福建这一省，在各校各学生论功行赏，早公推出男校这边惟方钧同赵珏用力居多，女校这边惟芷芬小姐用力居多。当时虽然不能像君主时代，或是晋他们一阶，加他们一爵，然而群情推戴，少不得对着他们三人必有相当的酬报。于是择定了一个日期，大家便在那个学生联合会里开了一场会议。这一次会议却是议的什么哩？说来却也可笑，原来金戈铁甲，既销为日月之光，粉盒脂奁，遂叠奏凤鸾之曲，众学生知道方钧同芷芬女士在先本有婚约尚不曾行着正式婚礼，他们便想在这个当儿替他们联合起来，做一场圆满筵席。所有婚事中的用项并不须方钧同芷芬料理，大家将贺份儿公凑齐全便足够这一天的热闹，这

是一层。后来又打听得赵珏也聘定了刘秀珊女士为室，一双两好，便在一处举行。在他们三人既算得酬庸，在众学生又可以借此聚乐。计议已定，然后才将方钧、赵珏、缪芷芬女士约得过来，将此番举动一一告诉他们，至于结婚行礼的场所便在公园里面，以为方钧、缪芷芬那一天在公园遇合的纪念。其时方钧听见这话自然喜形于色，虽然谦谢了几句也就默认其事。赵珏因为方钧上次至闽曾奉着他姑母的言语，说既是刘府这边求亲，他没有不允许的道理，母亲湛氏已经替他们订了婚约，这件事少不得是要做的；既然附合在公园里同时举行，又比较在家庭之间增许多光彩；不过因为秀珊女士尚远处北京，一时未必能来就婚，尚待回家禀明母亲，发信向那边通知一声，好让那边预备妥帖再送秀珊到来，不知大家还能等待不能等待？众学生又道："这件事原非仓卒可办，至快必须迟至半月以后，赵兄回去快快通信，想还来得及哩。"赵珏当时也答应了。

惟有芷芬同好几位女同学坐在一边听他们纷纷谈论，他却不去赞同，也不过去驳辩。停了好半响，方才侃侃提议着说道："目前这件大事，众擎易举，独力难成，不集合全省同学不足以济事，不集合全国同学也不足以济事，在鄙人固不敢贪天以为功，在诸君尤不可因此而论报。况曹、章虽去，奸佞犹多；签字虽停，隐祸尚伏；悲观固不必抱，而乐观亦未必可期，莽莽神州危机遍地，国难不已何以家为？然而既承诸君挚爱，不惜牺牲职务，糜费金钱，诚意热心为鄙人等议成婚礼，鄙人等实逼处此，若必过于坚拒，亦恐近于矫情，只得敬谨拜嘉，勉循盛意。"众学生先前听见芷芬口气，觉得此举简直不能成立，后来又见他慨然允许，不禁十分快畅，不约而同的那鼓掌之声如雷而起，众女同学也就一例的色然而喜含笑相迎。芷芬等他们鼓掌既

毕，重又叹着说道："但是诸君对于我们生者固已曲尽其情，然而我们生者对于已死的那位林先生未免有些抱歉。诸君要知道别的省分我们姑且勿论，若讲到这福建一隅，我同诸君所以竭力进行固是大局关系义不容辞，至于这一番拚生拚死，刀锯在前桁杨在后，并不肯有丝毫让步，一半还由于想到林先生蹈海这一节，叫人勇往直前不遑返顾。今日侥幸算已集事，苟一想到茫茫长夜，尚有一英姿飒爽的少年抛弃室家解脱遗蜕在那里翘首盼望，他虽不索我们的酬报，我们若竟置之不理，将来何以鼓舞后哲，又何以安慰英灵。"芷芬说到沉痛去处，那一把感慨淋漓的痛泪也就登时挥洒出来，众学生也便竦然动容全行起立，敬待芷芬往下再说。芷芬哽咽又说道："诸君只知道赵先生同刘女士定有婚约，又知道方先生与鄙人定有婚约，还不知道赵先生有位令妹婉如女士同林先生所定的婚约尚在我们四人以前。他这一次本系随着林先生回里结婚，林先生便因为国步艰难，人心全死，不惜舍自己之生命警醒全国同胞。万一侥天之幸，那时候他不在海轮上赴义，此次同我们一齐在公园里行礼，何等荣幸，何等快慰！如今转将那婉如女士抛弃下来，只影伶仃凄惶无主，我们不先去安慰婉如女士，转忙着自家的事，似与天理上、人情上均讲不过去，不知诸君还以鄙人这话为然么？"众学生齐齐答应着道："缪女士所论极是，提议及此，实为吾辈所思虑不到，但是一方面安慰赵女士，一方面酬报林先生，毕竟若何办法，还祈缪女士筹划进行，同人等无不赞同。"芷芬又说道："这又没有别的办法，依我愚见，固然刘女士远在北京仓卒不及到省，即以我辈而论，亦须稍事摒挡，半月之限尚觉匆促。不如尽先将这半月全行料理林先生的事，大家在公园里替他设起灵座，由同人等开一追悼大会，务须请赵女士亲自出席。一

方面将林先生就义事迹，编成行状在南北各家报纸上详细登载，征求各处的挽对哀词，裒集成册，立行刊刻，庶几光泉壤而彰义烈，也叫那些贪生鄙夫知道死有死的价值，与其偷息世间为人奴隶，为人犬马，远不如飘然羽化，抛弃了这五浊世界，还落得后人唏嘘凭吊感喟无穷。至于我们的婚礼费用，既由诸同学热心担任，鄙人等所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然而遂叫我们不名一钱，安然享此厚贶，我们毕竟万分抱歉。所以我倒有一个主意，林先生此番开追悼会的一切费用通由我们两边分认，断断不许诸同学再行问讯，昔贤耻独为君子，想诸同学亦应体谅我们的私衷。”芷芬说完这话，众人觉得他义理交尽，无不心悦诚服，又拍了一阵手，遂行订议。方钧同赵珏更是不消说得，自然愿意出这重资襄办林赛姑开会的经济。

大家散会之后，赵珏同方钧一路回去，笑着向方钧说道：“你看缪小姐这一番作用真是叫人钦佩已极，像这种女郎做了你的妻子，不知你几生修到。我仔细想去，我却不甚值得，从往年便魂梦颠倒，把全副精神都注重在那假林小姐身上，谁知一旦败露，我只自落得一个贻笑千古，转有意无意的将一个妹子给他为妇。这也罢了，偏生事机不测，赛姑忽然又蹈海而死，弄得舍妹只身无主，未成凤耦先叹鸾孤。便是刘家小姐虽也秀丽天然，至于比较起缪小姐来终究有大巫小巫之叹。天乐，天乐，上帝何厚于你，何薄于我兄妹二人，我转有些由羡生妒起来了。”方钧这时候虽也勉强谦逊了几句，然而总算说不出心中愉乐的去处，那眉宇之间也就露着扬扬自得的颜色。两人回家之后，赵珏便进去见了母亲，又告诉他妹子赵瑜，说是大家要替林赛姑追悼的话，赵瑜听毕益发伤心落泪哭泣不止。赵珏又问赛姑可有什么小影在妹妹这里，也须将他取出来，交给他们在会

场里悬挂以便大家行礼。赵瑜哭道:“前番匆匆由广东旋里，妹子轻易是不便同他相见，也不曾向他索取小影，可惜林家伯母又匆匆回去了，他如在这里住着，或者问他可有这小影没有？如今打那里去寻觅这件东西哩？”说毕，又哽咽起来。赵珏急道：“这便如何是好？”说了这话，又赶向外间去同方钧商酌。方钧想了想笑道：“你且休如此着忙，依我看起来，当初你那令妹同林少爷终日厮混在一处，断然没有不赠他小影道理，你再进去问一问包管就有头绪。”赵珏见他这话也还近情，果然又跑至里边向赵瑜询问。赵瑜凝了一会神，重又说道:“当初虽然有几张小影存在我处，可惜都是女装，终不成可以将这女装放在那里被人家看着取笑。”赵珏笑道：“这却无妨，我们自然另有办法。你尽管将他女装小影交给我，我可以再请同学中的朋友会铅笔画像的照样将他放大，只须有了他的真正面目，便轻轻改成男子装束也还容易。”赵瑜依言，便走入自家卧室，将他绣案上供的一张林赛姑影像，含泪取出来交给赵珏。赵珏端详了一会，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径自拿出去了。

此时湛氏也知道要娶媳妇，赶着写好了信寄至北京，将结婚喜期以及请他母亲送秀珊到省的话详细叙述了一遍。赵珏并不曾理会这事，镇日价同方钧在外边布置开追悼会的一切事宜，收拾出公园五开间的大厅，里里外外程设得非常齐整。不到五日之后，那各处纷纷寄来的挽诗、挽对还有吊祭的许多文字真是应接不暇，幸亏各学生人多手众，分头办事却一毫不觉得凌乱。其时学生权力未免扩张起来，便是警厅里知道他们办理这事，还派了好几名警士替他们守护公园驱逐闲人。好容易一直忙了半月功夫，看看追悼的日期已至，从这一天清晨，那来往游人已是成群结队的来预盛会。正厅上面安设了灵座，绣

幕沉沉，内里安放着赛姑二尺来长的上半身影像，画手又非常工细，真是英姿秀态，奕奕如生，一班人那里见过这样美貌少年，无不交口称赞，只恨不能亲见这赛姑活跳新鲜的来此会面。约莫到了午后三句钟光景，两旁来宾的席次已坐得文风不透，各学生照料各务井井有条。不多时候，芷芬已率同众女学生簇拥着赵瑜到会。赵瑜虽然未穿重孝，浑身素服益发显得天然妩媚，况加以愁眉泪眼楚楚可怜，一入厅事，众人眼光都一齐向他瞧看，霎时军乐大奏，奏了好半晌，方才戛然而止。灵座上首本设着一座高台，首由方钧上去报告开会宗旨兼叙赛姑死事缘由，其时鸦雀无闻，大家侧着耳朵静听。方钧叙述完毕，便有赞礼的高声喝着脱帽行礼，方钧也跳下台随同众人排班站立，于是各各扯脱帽子向赛姑影像行了三鞠躬大礼。其次便是芷芬同众女生排班行礼。这时候便该赵瑜登台致谢，再望一望赵瑜，见他坐在一旁已是哭得死去活来。芷芬含泪近前向他扯了一把告诉他这话，无如赵瑜哽咽难言，几次要晕厥过去。芷芬不得已重行登台，将这话报告了大众，说是等赵女士稍事休息，然后再致谢来宾及各同学，此时先由我们将撰述的祭文对灵开读罢，众人齐声答应。于是鱼贯而起，挨着次序一一向灵前致祭。

好容易等到祭文读毕，那军乐又大奏起来，便从那军乐声中，忽然见那守园门的几个警士，匆匆荷枪进来，向方钧他们说道："外面有美国海军军官，率领着许多兵士闯入园内，警士们阻挡不住，是以赶着进来禀告，不知诸位先生们还是见他不见？"方钧听见这话十分惊愕，望着赵珏一班人只管发怔，暗想：我们又不曾预备接待外宾的席次，这一来如何布置？芷芬急道："你们还不出去赶紧道歉！万一让他们径行到此，仓卒之际 简

略了他们也非道理。"方钧将头点了几点，更不及再说别话，向警士们挥了挥手，跳起身子刚待向外边走去，蓦不防有十几名美国水军靴声橐橐，后面便跟着一位威风凛凛的军官，须发皓白，徽章灿烂，一手按着佩带的那柄指挥宝刀，含笑上厅。最奇怪的身后还有一位军服少年，英姿爽飒，蹙着两道秀眉，似笑非笑，似恨非恨，直向灵座上供的那幅小影瞧看。两边来宾以及男女学生无不诧异，均各起立，一例的向外观望。惟有芷芬最是眼快，一见那少年进来，早已失声怪叫，说："哎呀！这不是林赛姑少爷，这不是林赛姑少爷！"可怜赵瑜刚俯着头坐在那里哭泣，任是这里若何热闹，他一毫不曾注意。不审为什么耳畔忽然听见"林赛姑"三字，他是如梦初觉如醉方醒，自然而然流转秋波远远看去。果然不是赛姑是谁？他也顾不得羞愧，从人群里直挤过来，一手紧握着赛姑衣袖仔细端详了一会，喜极而悲，一欹身已晕入赛姑怀里。赛姑见这光景，已止不住双泪交堕，一把将赵瑜扶着，低低唤道："婉如，婉如，赛姑真在这里呢！"场中诸人大约除得方钧、赵珏、芷芬三人，其余都不曾同他见过，大家这一欢喜真是非同小可。暗念，适才我们对着影像还恨着没有一个活跳新鲜的赛姑会面，如今不是竟有一个活跳新鲜赛姑在此了么？说也可笑，连拍掌都来不及，那一声喝采宛深似半空里响了一个霹雳，顿时全场沸乱。有那身段矮些的人，还恐瞧不清楚，竟有跳上几案去观看的。十几名美国水军各守秩序，早一排鹄立在阶下，至于那个老军官大约连芷芬也认他不得，只见方钧思异常惊喜之中，赶近身旁笑着叫道："姑丈，姑丈！"赵珏也是出自意外，在旁鞠躬拜谒，说："刘老伯是打从那里来的？今日何以忽然到此，又怎生同舍妹婿会在一处咦？"

那林赛姑出现，虽属奇怪，尚在人情想望之中，至于这刘

金奎老先生遥遥事隔十数回前，不独今日在场诸君觌面不能相识，我怕读我这部小说的锦心才子、绣口佳人因为年代已湮亦当茫然不复省记。讵知白沙滩口，蛇尾港边，当年惊涛骇浪之中，方怪此老愎谏违言，致罹不测，匪独尸骸难觅，亦且音信杳然。如今忽然发现在这福建公园，也不知苍苍者天，是有意无意，特地叫在下构成这一篇奇局。

再表这刘金奎见众人这纷乱情形，他也微微含笑，后来见他们闹得没有休息，他也不去理会方钧赵珏，转伸出他两只大葡扇似的手腕不住的向众人连连摇摆。众人会得这意思，方才渐渐宁息各自归了座次。赛姑同赵瑜已有芷芬一班人将他们劝得止了泪痕，并坐在灵座右侧，然后由刘金奎侃然说道："诸位可想对着今日的事迹，没有个不惊奇诧怪的道理，但是老夫这番归国，如何得遇林君，内中情节曲曲折折殊非一言可尽。趁今日诸君一齐在座，少不得破费老夫一番口舌，将以前的事迹约略叙来，使大家好欢呼称快。"其时方钧早已起立接着说道："姑丈所论极是，以前事迹想在座诸君没有一个不急于要探讨下落，好在今日设有讲台在此，便请姑丈对着大家演讲一遍罢！"那刘金奎年龄虽迈，兴致极豪，这时候真个向大家行了一个举手礼，立刻跳上讲台侃侃而谈。他的声气又宛似洪钟一般，刚才发声，那四座之间倏的肃静无哗，大家竦然敬听。刘金奎先笑着向方钧、赵珏笑道："自从那一夜海船遇风时，你们不肯听我的分付，大家都纷纷凫水逃难，我心里很不以为然。谁知便因此番愎谏，等不到一点钟光景，那风势愈大，全船渐渐沉没。我知道性命已在顷刻，幸喜我于这些事尚有经验，立即拿定主意，抱了一块舱板随着他跳了下海，意思想浮近海滩或可望保全性命。叵耐下海之后，那身躯竟不为我所用，浪掀波

拥，转将我迫入莽莽洪流，一直挨到黎明，我的知觉渐渐迷失，不料远远的却好来了一只兵船，我便大声呼救，那兵船见有人堕海，随即放下舢板，一霎时间将我救得上船。原来那只兵船是美国派遣驻在我国的，因为欧洲战事，奉政府命令叫他们回国。那兵船上的主将名字叫做福尔瓦特，救我以后便问我的姓名居址，我感激他救命之恩，一一的告诉他明白。他知道我是在前清做过武官的，倒也异常敬服，他说本拟送我上岸，无如他们奉着紧急命令不能一刻耽搁，同我商议预备将我带回美国，然后才设法送我回家。诸君想想：那时我自然唯唯答应，道不得个不近情理还去同人家违拗，于是径自随着那主将出洋去了。论理我一抵了美国之后，便该拍一电报告诉我遇险出险的事，再者也不放心合家眷属，亦须探个确实消息。谁知行装甫卸，忽的骤撄重病，平时既伤于沉湎，加着年衰精惫，又叠遭患难饱受惊恐，那时一病便病得不省人事。福尔瓦特转为我着实悬心，随派人将我抬入一所医院，神志昏迷终夜谵语，去死也不过咫尺，如是病了有大半年光景，好容易渐告痊愈，又过了数月才出医院，便住在福尔瓦特家里。其时我心甚为焦急，可不能再不拍发电报报告家人了。最可恨的，你姑母究竟住落何处我已模糊忘却，发电报时只得糊里糊涂拍至北京城里，后来由北京送来回电，说这封电报无处探投，可怜我整整哭了一夜，料定失事那一夜里你们必然都遭了危险，合家眷属都付波臣。哭过之后，我倒也放开怀抱不去思想你们了，终日仍然以酒为命。福尔瓦特也是一个好饮的，同我脾气十分合得来，由此格外亲爱，便要和我结为异姓兄弟，劝我从此便入美国国籍。我想此生既无返里之期，不如就依了他的话罢。后来因为德国厉行潜艇扫海的政策，美总统异常震怒，便派了许

多军舰着着进兵，福尔瓦特也在派遣之列，遂携着我一同赴战。我的军事学识不瞒诸君说委实可以去得，于是东驰西荡，竟被我立了许多功绩。及至欧战告终，德皇屈服和议大定，总统得福尔瓦特的荐举，竟任命我做了海军兵官，令我带领一只兵舰，这也可算得荣幸极顶了。诸君，诸君！我虽然已入了美国国籍，至于中国是我祖国，我毕竟刻刻放心不下，比不得那些狗彘不食没有心肝的汉奸，倚仗外人势力，处处欺负祖国同胞。”说到此，那一片拍掌之声又如潮而起。

刘金奎又接着说道：“我暗想我的眷属虽已没有指望，然而亲戚故旧尚有多人，我年已就衰，万一竟死在异国，不得再践中原国土，未免抱憾。因此同福尔瓦特商酌，托他在海军部中要求一件驻扎中国海口的差使，借此可以到中国走一趟。福尔瓦特也知道我的用意，果不其然，不曾隔有多日，部中竟命我率领自家兵舰来驻广东虎门。我听了魂梦里都是喜欢，刻不容缓就由美国启碇，不久已抵中国洋面。事有凑巧，那一天正行至闽粤交界地方，我在甲板上向海中眺望，其时波平浪静，蓦的见海面上淌来一个人；我想起我当年堕海情形，不禁心有感触，遂下令停轮，派了许多兵士下海将那人救起，看是死活。及至救得上船验他尚有鼻息，兵士们将他水控得罄净，然后才微微苏醒，将息了半夜，问他姓名，他便一一告我知道，又说他死的缘故并非失足，实系因中国时局万难支持，不惜以身命为殉。我当时听了打从心坎儿里十分佩服，又见他生得非常清秀，家世住址都被我探得明白，我便留他在船。无意中向他问一问你们消息，谁知他同你们不但交好，还有一重戚谊，这时候我方才知道你的姑母以及表姊表妹均各安然无恙。我登时额手谢了上帝，随即携着这位林君一路向广东驶去。抵岸之后，

林君先拍了一个电报给他父母，可怜他的父母得了这样消息，立刻赶到虎门同他相见。据他那位太夫人告诉我，林君原同赵府这边结了姻眷，此番航海本系就婚，我又知道天乐已同一位缪女士订了婚约，我的女孩子秀珊已聘给赵府，哎呀，相隔没有多年，其中种种变幻种种曲折，真个叫我听了又是喜欢又是感叹。依林君父母主意便要将林君领得回去，重行送他到这福建来，我兀自不以为然。我当时便说也要到福建来看望看望你们，不如就将林君交给了我，借此扰一杯喜酒吃罢。他的父母倒还爽快，当时也答应了。我又觉得这件事希奇古怪，拦着他的父母不用给你们知道，好让我将林君带到福建时候叫你们出自意外那才别有兴趣。谁想我们昨天才抵福建海岸，早从报纸上看见许多说话，又是什么追悼会呀，又是什么挽联、挽诗呀，闹得一塌糊涂。我见了十分好笑，暗暗向林君笑道：'他们这班人不是活见鬼么？你分明好好活在世上，他们转把你当做死人看待。'先本拟同林君进城来访你们，后来一个转念，益发让你们将这追悼大会开得起来，好给你们一个冷不防闯得进场，看你们可吃吓不吃吓？老夫马齿虽增，童心未化，半生来贪于嬉戏，明知此举虽快人意，然而不免累及我那赵女士多多哭了几场，老夫问心实深惭愧，适才同林君在一处握手的想就是赵女士，好好，我们请过来见一见。”刘金奎一面说，一面早跳下讲台，赵瑜这时候不免含羞带笑，盈盈的走过来行礼，引得合场哗笑，快乐非常，悲容都改笑容，吊客转成贺客，无人不同声叫好。其时早有许多仆役，会场乱嘈嘈的将赛姑影像撤得下来，四壁上挽联、挽诗收拾得干干净净。（追悼会如此收场实为仅见。嗟乎，民国成立以来，凡为伟人志士开追悼会者，不知凡几矣，问有如此美满痛快者乎？不有秃笔一支，曷补情

天缺陷，读书至此，为浮大白者再。）

众学生更不怠慢，随即命人排齐餐桌，除得来宾不与其列外，大家恭恭敬敬推着刘老先生坐了首席，其余便是林赛姑同赵瑜并坐，方钧同芷芬并坐，赵珏以下一边是男学生，一边是女学生。重行奏乐侑酒，花光含笑，烛彩腾辉，写不尽众人心中乐处。至于刘金奎带来的水兵自有别人在外间设席招待。饮酒之顷，众人又将日前如何罢市，如何被捕，如何经芷芬女士同商会会长用武力对付，然后才可以达此目的。总而言之，事关国计，大家固然不能坐视，然而这其中种种进行，不计利害不顾祸福，总全亏着林先生一死，大家才格外奋发，不稍退步。今日论功不属之林先生，更将谁属？林赛姑听见他们这番议论着实谦逊了几句。刘金奎听到快活去处，那一杯一杯的酒越下肚得快，拍掌笑道："好极，好极！我在先还以为中国今日各方面的行为竟无是处，现在听到诸位这一番举动，真叫老夫五体投地。老夫老了，去死已不过远，以后中国这重担子全望大家去负荷，我也没有别的奉祝，我再喝十大杯，算我一点敬意罢！"于是命人斟下十大杯酒，骨碌骨碌一口气饮干。又掀着长髯，向方钧、赵珏两人笑道："我的酒量是你们知道的，那一次海船遇险行将覆没，我还在舱里伏地牛饮呢。但是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一夜出事时候，同我搭船的不是有一个汉子，姓名我却记不清楚，这人的见解倒高我几倍。他力劝我凫水上岸，我不但不曾听他，还将他骂了一顿，如今觉得我的性情未免过于褊窄，但不知这个汉子后来可曾逃出性命没有？"方钧笑道："这人名字叫做郝龙，并不曾死，当夜大家却全赖他照应，便是表姊也经他同赵兄救起的。"方钧于是逐将当日带兵在湖南开战的话说了一遍，又告诉他，表兄刘镛以及郝龙这时候还驻扎湖南地方暂时

不能回家。刘金奎哈哈大笑道:“应该，应该，这姓郝的既有功于我们，我们也不辜负了他，过了今天，请老侄替我写封信寄给你表兄，叫他辞去差使，携带那姓郝的一齐到我兵舰上来罢！我那里也很需人使用。老实说，我们中国政治腐败也无庸讳言，譬如老侄这样替他们出力，他们还听信谗言叫你投奔无路，这怎不叫英雄气短？这些话如今不必去谈，但是诸位的喜期约在何日？如若相离不远，我急切就不回广东，好在这里耽搁些时，以便扰你们一杯喜酒。况且我的秀珊我也要见他一面，他母亲能送他到来尤妙，又可让我们劫后余生的老夫妇重行团聚，真是非常愉乐。”说毕，掀髯狂笑，引得四座的人都笑起来。

方钧然后才告诉他，喜期定在半月之后，最好姑丈就在这里耽搁几日，秀姐姐到此，姑母一定要同他一齐来的。刘金奎笑道:“好极，好极！你的那位夫人呢？据适才他们的言论，可想你这夫人真是敢作敢为女中豪杰，我得了这们一位女士做我的内侄媳妇，不独你自家欢喜，我也替你欢喜不尽，我们也该得见一见才好。”一面说，一面早伸着脖子向那女学生席上瞧望，芷芬随即立起身子向刘老先生行了一鞠躬礼。刘金奎端详了一会，不禁伸出一个大拇指头，啧啧啧的赞叹，说道:“好呀！一个赛过一个。赵小姐是丰姿楚楚，看着叫人可怜；缪小姐又是英气内涵，看着叫人可敬；照这样看起来，这三对新夫妇儿还是我家秀儿稍逊一筹了。”说完这话，方钧自然是眉飞色舞，赛姑也就对着赵瑜微微含笑，惟有赵珏很不满意，不免低下头去装做吃酒模样默然无语。刘金奎也瞧出赵珏神态，觉得自家的话未免说得没趣，忙拿话搭讪着说道:“天乐，你在这边住居何所，成婚之后还回北京不回北京呢？”方钧答道:“侄儿此时现

住在璧如那边，至于结婚时候，大家已同那边伯母说过，另行租赁几进房子，我们都拟住在一处觉得热闹些，那边伯母十分赞成，前天已将房屋租好，不久便可搬入里边居住。今又加上林先生这番意外的喜事，那边伯母一定越发高兴了。”刘金奎点了点头，又望着赛姑说道：“停会子我就回船了，你呢？”赵珏听见这话，忙接着说道：“林兄自然随同我们一齐回去，舍间房屋尽宽，可以暂住几日不妨。”林赛姑尚未及答应，刘金奎又笑道：“这却不好，今日文明时代，虽然林君便住向府上也不妨事，但是总觉得有许多妨碍。他家父母将他委托给我，依我的意见，你今晚不妨先去见你岳母一见，见过之后依然还回我的兵舰，等到吉日再由我送你过去如何？”林赛姑当时也就允许了。

再说这件事已经沸沸扬扬几于闹得通省皆知。早有家人们将赛姑遇救的事赶回去报告湛氏。湛氏听了已是笑得拢不起嘴，约莫知道他们宴会将散，早打发轿子来接赵瑜。这时候刘金奎依然率领着水兵同赛姑回船，芷芬同众女学生返校，方钧、赵珏、赵瑜先后抵家。赵瑜见了母亲，说不出心中无限悲喜，转扯着湛氏的手又痛哭了一会，经湛氏劝慰了一番。逐日便忙着将以前预备的装奁一一查点出来，新居择定五重住宅，两座大厅，为三家公共处所。看看离喜期不远，三日之前由北京来的是方氏母女。方氏得了刘金奎再生的信，其喜悦自不消说得，不为这事尚且要亲自送女儿的嫁，何况急于要同刘金奎相见呢？由湖南来的是刘镛、郝龙，还有陶如飞营长。刘镛也系接到方钧的信，告诉他老父在闽，分咐他携着郝龙来，刘镛遂辞了职，率同郝龙就道。陶如飞因为自家同赵珏、方钧交情很好，也请假来此祝贺，一边又写信给他妻子兰芬，命兰芬随着他父母到福建来厮会。于是由广东来的是缪老夫妇、兰芬母

女，还有许多仆役，许多陪宾，更有耀华、舜华、书云小姐、玉青以及孟老先生的侍妾春莺。春莺却好在这里同郝龙的妻子秋鸿相见，想起当年欺负秋鸿老实，特地将他遣嫁出门。不料时事无常，秋鸿却是夫妇双全，膝下又有儿女，自家只落得孤身无偶降为厮役，心中自然另有感想。众人抵省之后，都拣在一个大旅馆里住下，非常热闹，只等待喜期这一天观礼。其间惟有方钧的父亲方浣岳因为小赛金不安于室，后来竟随着那个彭璧人逃走，方浣岳愈加气恼，病势格外沉重，终日困顿床褥，方氏携着秀珊就道时候，也曾将这件事告诉他知道，方浣岳只叮咛了一句，命儿子方钧结婚之后赶快回京一走，好图父子相见。谁知方钧结婚不到半月，那方浣岳便溘然谢世，所以此次不能到此躬与其盛，这是后话不表。

再说三日之后，那公园地里已经被众学生收拾得焕然一新，真是鸭鼎香浓，虾帘风细。风声传播，人人都知道这一天三对新人一齐行礼，觉得是从来未有的盛事，是以来宾比较前日开追悼会尤多。午后二时，先由各家眷属到了园里等待，然后香车宝马纷至沓来，军乐齐鸣香风四起，三对新人厮并着行礼，交换戒指，互相盖印，各家家长训辞，来宾祝辞，新人谢词，足足周旋了有半日功夫。迨至夕阳西下、皓月东升、来宾各散之后，各家眷属方才率领着三对新人转回住舍，重又大开筵宴极尽欢乐，少不得一对一对的将他们送入各人的新房。方钧同芷芬是性情相得，自联鱼水之欢。即赵珏同秀珊也算患难之交，定熟鸳鸯之梦。惟有赵婉如女士此时却想到赛姑的薄幸，始则因为系恋兰芬，将自家撇在脑后，及至亲往访旧，他又拒而不纳冷语冰人；这还罢了，分明那一次婚约已成，返里合卺，他又撄情国事竟忍心投身海峤，全没有一点夫妇恩爱。今幸出生入死

好事重圆，万一竟撒手人天，我这寡鹄孤鸾不是他作成我，是谁作成我的呢？因此越想越气，竟自和衣睡入床上不去理会赛姑。赛姑没有法儿，只得陪着笑容，低声下气，拿出他当初做女孩子的温柔手腕在那里苦苦哀求。鱼更再唱，好梦未圆，毕竟他们是几时方才可以双宿双飞，在下却没有这闲功夫去替他们查考了。（如此作结特饶风致。）

林赛姑胡为乎，而必出于死也。赛姑不死，则方钧、芷芬、赵珏一干人虽有爱国热心，未必肯如此百折不回挺身犯难。然则方钧、芷芬、赵珏救国之功，即谓咸出于赛姑之功也。况赛姑在此书中虽不失为一佳子弟，然而迹其当时所为，往往不轨于正，败子回头，不有大过人者，未足完全其人格也。致使读者茫无所主，以为赛姑之死殊杀风景而怼人心，岂不负作者之苦心哉！至救赛姑者，乃出于遥遥十数回前一既死老翁，则尤出人意外，线索愈远，收放愈奇，入后总结全书中人物，觉运笔工细毫发无遗。（原评）

此回总结全书，非运以奇笔不能出色，兹乃于追悼之场逢快心之事，出死入生破涕为笑，亦新颖亦圆满，于是书中人皆大欢喜，书外人亦皆大欢喜。当赛姑蹈海一段初刊入《快活林》时，阅者诸君纷纷贻书诘责，谓赛姑而死实为全书一大缺憾，众口一谈，积函盈尺。余乃以书抵作者，略云赛姑自杀明知是公故作惊人之笔，决非如此收场，令爱读《莺花录》者完全失望，然赛姑亦既死矣，将如何而使之复活？若令我为作者，必令于堕海以后，遇一美国军舰遂乃得救，从此即随美军官远适彼邦学习海军，为日后报国

之计庶较圆满，且深合爱国之者。嗣获作者复书，亦不明言所以，但嘱静观结局自知其妙，余亦一笑置之。后得全稿，果亦倩西方美人为救苦尊者，窃喜文字知音同此心理，惟更以一刘金奎穿插其间，遂觉统括全书毫无隙漏，是其思想之缜密，布局之新奇，更有出人意外者矣。

（独鹤评）

（本卷校点者：王太原、林平　责任编委：周榕芳）

中国近代小说大系

书　　名　战地莺花录
作　　者　李涵秋
出版发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护封印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625　插页1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510,000　印数1—2,000册
ISBN 7-210-00746-6/I·252
定　　价　10.30元